越縵堂讀書記

(清)李慈銘撰
由雲龍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清)李慈銘撰
由雲龍輯

越縵堂讀書記



下冊

中華書局



八　文學

(一)詩經

詩經

詩如月之恆，傳恆弦也，箋月上弦而就盈。案正義本經文本作縆，故孔沖遠云集本定本作恆。釋文本則作恆，故陸元朗云，恆本亦作縆，兩本不同。今注疏本作恆者，後人以合刻釋文而改孔從陸也。然陸氏言恆縆之音，則同爲古鄧反，今人用日升月恆及升恆字，皆作平聲，所謂重性貤繆矣。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八月初十日

大雅板之詩曰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箋疏以下，多不得其解。上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皆喻其感應之速；而下句忽以攜字連之，古人文義無此例也。攜無曰益之攜，當是上字之誤，古文上作二，而古於重文皆作二，此詩承天之牖民，而曰上無曰益，牖民孔易。上者君也，君之於民，無求多也，其牖民亦孔易也，善者民化之，不善者亦民化之，今民固多辟矣，無更立辟也。辟者邪也，毛訓爲法，亦爲未審。而於攜無曰益句無傳，蓋毛所見字猶作上，故不煩加釋，至鄭君時已誤作攜之重文，遂曲解之耳。至難易變易，古無二音，呂氏讀詩記引李氏說，謂多求於民，則牖民之道變易，蓋泥於韻而不知古音，說轉支離。然其解無曰益，爲無多求於民，與朱子集傳兩辟字皆訓爲邪，均爲至確。若近儒段、

氏，謂上辟字本作僻，下字作辟者，非。今人俞蔭甫謂益卽隘，隘與阸通，謂如取如攜，無有所阻阸也，則卮言曰出矣。

桑柔之詩曰，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兩稼穡字，毛鄭本作家嗇，段氏玉裁馬氏瑞辰皆主之，是也。惟力民代食，諸家說皆迂回。盖力民，猶勞民也，言王惟好嗇斂於家之人，勞民力而代之食，下云家嗇維寶，代食維好，皆刺王之任貪病民也。下章所謂貪人敗類，首章所謂捋采其劉、瘼此下民，語意皆同。鄭箋好是家嗇爲居家吝嗇，毛傳力民代食爲無功者食天祿，義尙未盡。王肅妄於無功上加一代字，遂不成語。近人陳碩甫主王說，謂當作稼穡者，非也。顧惟康謂韓詩外傳載晉平公藏寶之臺燒事引稼穡維寶二語，亦正是戒聚斂之意，本作家嗇，後人以今詩改之，是也。

進退維谷，阮文達謂谷乃穀之叚借，穀善也，因上韵爲不胥以穀，故叚谷字，此謬說也。進退維谷，正以朋友相譖，無可自明，前郤俱窮，幷林中之鹿之不若。小雅之跼天蹐地，易之不能退不能遂，皆同此意。阮氏引爾雅東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書昧谷周禮注作柳穀爲比，不知谷之言穀，猶天顚也，日實也，同音相訓之例，不得用顚作天，用實作日也。昧谷柳穀，古今文字，同音異字，非此之比。此詩作谷之義，傳箋甚明。小宛云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漢晉六朝文字有云若墜淵若墜冰谷者，不可指數。晉書賀循傳元帝嘗問其父齊被禍事，循流涕曰：臣進退維谷。可知古無異解。阮氏又引晏子春秋對叔向言進不失忠，退不失行，引此詩爲證。不知晏子此事，亦以齊衰晉亂，各憂其身，爲事惰君者之法，正喻其進退俱難。至引韓詩外傳，則載齊家石他、楚申鳴之死，兩引此詩，正與毛鄭同義。阮氏強傳其曲說，而云詩有此例，古人文字有

此苟且者乎？今市肆書穀作谷，書薑作姜，起於趙宋之世，而謂西周人避重韻者已爲之，亦厚誣古人矣。馬元伯以阮說爲確，好新之蔽也。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陰猶隱也，漢書霍光傳贊陰妻邪謀，顏注謂不揚其過也。赫者，顯相恐猲也，毛訓炙，鄭讀作嚇，其義相成。赫與陰爲反對之詞，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者，謂予既爲女隱，不揚其惡，而女反顯相爍炙，更暴其過也。此承上指朋友言，謂女等貪殘敗類，闇冥之事，自極詭祕，予豈不知。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者，飛蟲亦喻小人，言女所爲雖如飛蟲，倏忽變亂，然亦時有爲人弋獲者。箋義本如是。自宋儒以飛蟲爲芮伯自喻，以弋獲爲千慮一得，甚爲不辭。馬氏瑞辰說此詩最近是，惟以陰爲諳悉也，則尚未盡箋以陰爲蔭，失之。陳氏毛詩疏專違箋義，而此獨從鄭解，其說此章最迂曲，以赫炙爲侵削，尤非。

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與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詞意相成也。蓋始爲之隱，後薄言不可，而女反背極詈之也。雖曰匪予既作爾歌者，匪同非，猶詈也；既，遂也，廣雅釋詁遂、竟也，禮記玉藻注既猶畢竟也；謂女雖非詈予，予遂爲爾作歌，不能復爲女隱也。與予豈不知而作語，遙相貫應。既作爾歌，與卷阿末章結句維以遂歌，文法正同。鄭箋及朱子集傳皆以雖曰匪予爲女雖言此非我所爲，而我已爲爾作歌，既字皆訓已然，近於不辭。毛詩疏訓既爲終，亦非。以爾爲指厲王，此誤沿正義說。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七月初三日

鄘風騋牝三千，毛傳謂騋馬與牝馬，其實詩人特形容其馬之多，謂騋馬之牝者有三千耳。馬七尺以上爲騋，舉此以見馬之壯大，牝馬至三千，極言其字畜之盛。千者都數之名，三者積數之辭，非實有三千，不必

分騋牝爲二也。爾雅釋畜古本作騋牡驪牝玄，此以釋詩騋牝爲騋馬之牝玄者。釋文引孫叔然注本及鄭君周禮夏官、禮記檀弓注引爾雅皆同，此古讀古義也。今二禮注皆誤作牝驪牡玄，幸有周禮釋文及爾雅釋文可證。爾雅凡言牝牡，皆先牡後牝，其釋鳥亦後言雌，此正名一定之例。今爾雅郭本作騋牝驪牝，以玄字屬下駒字爲句，此以驪牝釋詩之騋牝也。驪騋雙聲，蓋以詩言騋牝爲黑色之牝耳，今本誤作騋牝驪牡，則不可通矣。幸釋文云牝頻忍反，下同，可證上下皆牝字也。雪窗本亦不誤。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七月初四日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箋以公子爲豳公之女公子，謂春女感陽氣而悲物化，有與公子同嫁之志，是也。古人爲政，先以男女及時爲急，故桃夭以宜家爲美，摽梅以迨吉相期，周南之風，尙承豳公之澤。其後周禮有中春會男女之文，周之先公先王，禮教所由興也。春日采桑之女，感遲日之來，知嫁期之至，故女心傷悲者，所謂女子有懷、遠父母兄弟也。殆及公子同歸者，見其時君民一體，國無失時，所謂好色與民同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也。毛傳謂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夫古者男女不同行，國君之子，雖勤於民事，亦何至親率采桑之女同出同歸乎？鄭君易之，自爲致確。朱子謂此女將嫁豳公之子，則非矣。陳氏啓源謂嫁言于歸，無言同歸者，豈知帝乙歸妹見於易經，伯姬歸宋，書於魯史，謂嫁曰歸，古今通誼。故連文則曰于歸，單文則曰歸，何容疑也。至輔廣謂女感春陽而欲與公子同歸，事近於褻。不知男女之情，古所不諱，懷春有女，亦詠召南。若謂公子省耕，游女羣集，夕陽曠野，逐隊同歸，不更褻乎？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正義引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臧氏琳經義雜記謂據此知孔本經作勿士銜枚，

箋作初無銜枚之事。今正義本依定本及釋文改經銜作行，箋初無下增行陳二字，當以孔本爲是。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七引詩勿士銜枚與孔合。慈銘案，臧說極確。毛傳行字無訓，於枚訓微。胡氏承珙謂微卽徽字，徽者止也，銜枚以止言語者是也。毛以銜字人所盡解，不煩爲訓，鄭箋卽申毛誼，行陳二字，明是後人妄加，蓋必銜枚二字連文，方能成誼。若經文本作行枚，而鄭箋以行陳釋行字，銜枚釋枚字，夫不曰陳，則行者何事？不曰銜，則枚者何物？古人有此文誼乎？阮氏校勘記及胡氏馬氏瑞辰皆以臧說爲非，殊不可解。至制彼裳衣，箋云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蓋言在家婦女，方爲征人制裳衣遠寄，而東國已平，無有銜枚之事。所謂兵服者，卽征人所服，非必戎服；所謂無事銜枚者，不過謂無事征戰，故箋云言前定也，謂衣方來而事已定也。馬氏謂制彼裳衣，是制其歸途所服之衣，亦非。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毛傳烝窴也，鄭訓烝爲久，云古者聲窴塡塵同也。有敦瓜苦，烝在栗新，毛傳烝衆也，鄭箋烝塵也。慈銘案，常棣烝也無戎，毛訓烝爲塡，鄭亦訓爲久，復云古聲塡窴塵同。是鄭以塵久爲烝之本字，以塡窴爲聲近誼通字，以烝爲叚借字，兩云古聲窴塡塵同者，皆所以力申毛誼。蓋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者，蠋是桑中蠃蟲蠁蟺，在野以喻士之露宿車下，故云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憫士之勞也。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者，栗讀如東門之栗之栗、謂行上栗也。古者以栗表道，苦瓜而繫積栗薪之上，以喻征人之婦，無所繫屬，日夜望夫之至。必云瓜者，左傳言瓜期而往及瓜而代，蓋古以瓜熟爲戍歸之期。栗在家巷之前，婦望歸人之處，故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言思婦之苦也。毛訓烝爲衆，凡物塵積者必衆，誼亦相申。胡氏謂語同訓異者非。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箋謂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此眞善言物情，極得詩人之旨。古人三十而娶，周初必無失時未昏者。其從戎役，皆取壯者，膂力方剛，能勝軍旅，必無少弱充數者。故東山四章，皆以夫婦相思爲言。首章言獨宿車下，結章以夫婦之情樂之，云其新孔嘉舊更如何，所謂婉而多風也。自王肅以倉庚羽翼鮮明，喻嫁者之盛飾，孔晁遂謂倉庚二語非紀時。見周禮媒氏疏引孔晁申毛傳義。蓋始以爲士歸而取妻，而此詩所言時物皆在夏秋，故以熠燿其羽，爲喻嫁娶之盛。夫九十之儀，何至取喻於小鳥之有文？古人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先王制禮，一定不易，不得以歸士有勞，夏秋爲昏。且方言新娶，忽慮及久長，豫言其舊，於情爲不合，於詩爲不詞。胡氏力申王孔之說，而以箋誼爲迂，失之甚矣。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舃几几。箋謂周公進則躐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跲其尾，謂後欲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成王以爲太師，履赤舃几几然。慈銘案，序言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箋皆本此爲說。故通其前後攝政，綜公一生言之。其始攝政，若聞流言而不辟，則無以自明，將如狼之躐其胡。其後攝政，若已致太平而不復子明辟，則爲王所疑，將如狼之跲其尾。惟公遜成功而不居，以太師終老，履赤舃而安固，說文擊固也，引詩赤舃擊擊。其誼甚明晳，無可易者。毛傳誤以公孫爲成王，王肅遂云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正義申鄭說，又謂旣

遜而留爲太師，是退有難也。夫美周公而言及成王之盛服，已爲辭費，且於狼跋疐之誼，何所取輿？留爲太師，何爲有難？皆害經旨而違鄭誼。胡氏謂專指周公初攝四國流言時事，二叔不咸，沖人未悟，周公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正跋前疐後之狀，以箋爲非。不知此詩次東征西歸之後，殿豳風之末，自據公始末之事，美其不失其聖。所云近則王不知者，成王雖因風雷之變，悔悟迎公，然使公久固其權，則始疑未必不復萌。後世假託公事，所謂延登受册假王涖政者，或胥小讒搆，因之以起，是如狼之疐尾，公亦終失其聖矣。惟孫其碩膚而反政，故受太師之位，優游履道，詩人以赤舄之几几，反形狼之跋疐，皆以足容行步爲言，是體物之工，屬辭之妙也。馬氏從孫毓說，以傳公孫指成王爲非，而謂周公亦豳公之孫，以碩膚爲膚革充盈，異於狼之跋疐，亦病纖鑿。

鄭君箋詩，成於晚年，最爲純粹。略舉五則，以見箋之不易讀而鄭學之可貴也。

十一月初二日

韓詩外傳

閱武進趙氏懷玉所校韓詩外傳。予嘗謂外傳辭旨，雖雋永可味，然在漢人著作中，經術最爲疏淺。所引大事，尤多乖謬；較之劉子政說苑新序，更不可信。其詮詩與內傳往往不符，蓋以意逆志，僅得孟子之一體者也。三家詩本惟魯爲最近，外傳又太傅緒餘，宜於風雅之原，不能無舛矣。但以兩漢人書，存者無幾，此書幸得不亡，古訓法言，在在可述。億孫此校，彌尚謹嚴，故可寶貴耳。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八月十四日

詩經世本古義　明何楷撰

得蓮士書，以明何氏楷詩經世本古義借閱。楷字元子，福建漳浦人，崇禎中爲御史，負直聲，後仕南都，至戶部侍郎。入閩，升尙書。閩亡後卒。此書以時代先後爲主，傎倒次第，始于公劉行葦諸篇，謂在夏少康之世，此明人割裂古書之妄習，雖多存古義，采取頗富，而支離鹵莽，得不勝失。蓮士來書，謂其頗涉武斷，誠然也。前有范文忠林蘭友字操聖。曹學佺字尊生。三序。予最不喜明人經說，因遂還之，並以三朝要典屬轉還節子。卽作復書，言毛詩之學，以注疏及呂氏詩紀嚴氏詩輯爲之綱，近時有合刻嚴呂詩說者，于廠市見之，甚佳。以國朝陳氏稽古編胡氏後箋李氏紬義馬氏瑞辰傳箋通釋爲之緯，他書可不讀矣。顧亭林聖安本紀載南都降臣有戶部侍郎何楷名，而黃梨洲行朝錄錢田間所知錄皆言其入閩爲戶部尙書，掌都察院，以忤二鄭請告歸，爲盜截其一耳，欽定明史因之，蓋僅于降表簽名，而未嘗迎附者也。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正月廿一日

嚴氏詩緝補義　清劉星燦撰

夜對燭看近時鄞人劉星燦所著嚴氏詩緝補義，多正朱子集傳及嚴氏之說，徵引頗富，而取裁亦當，其心力亦云勤矣。燭再見跋，倦而就寢，殊有裴晉公撥商陸火之感也。

咸豐戊午（一八五八）十二月三十日

三家詩拾遺　清范家相撰

校閱范蘅洲先生三家詩拾遺。四庫提要本及吾越嘉慶庚午刻本，俱以文字考異及古逸詩各一卷冠於

首，卷三至卷十方依次以毛詩三百篇爲綱，而輯綴魯齊韓三家之說。提要以古逸詩與三家無涉，譏其開卷名實相乖。然蘅洲自序，明言以此二卷附後，其凡例亦先言魯齊韓三家之次第得失，而後言文字異同及古逸之詩，則四庫所收本及家刻本皆鈔胥之誤。凡例第三條有云：列之於首，以廣見聞。首乃後字之誤。嶺南遺書所刻嘉應葉鈞重訂本，其序言嘉慶六年得范氏書鈔本於保定蓮花池之奎畫樓，亦以文字考異及古逸詩居首，因據其自序爲移附於後，蓋鈔本同出一本也。提要既不及細審序例，葉鈞不過略一迻易，而遽自稱重訂，其序幾欲據爲己有，伍氏遂收入嶺南遺書，亦可笑矣。至范氏此書搜討功深，具有心得，提要亦稱其詳贍有體，較王氏所錄爲備，雖時有引據稍疏，於三家亦間有出入，而功在疏通大義，使後人得以推求先秦漢初經師微恉，非僅以掇拾繁碎爲浩博也。近儒嘉興馮氏登府及閩陳氏壽祺父子推衍遞精，要皆原本范氏，沿襲爲多；而陳氏跋馮氏三家詩異文疏證，詆范氏爲自鄶以下，抑何言之過與？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正月二十日

詩瀋　清范家相撰

閱范左南太守詩瀋。四庫提要謂其學出毛西河，而持論斟酌於毛傳朱傳之間，頗爲平允。然其中從毛駁朱者爲多，惟略於考據，多論文義，而時出新意，異於前人。雖涵詠詩辭，往往有得，究不免空談測臆之病，非說經家法也。其首二卷爲總論，較平實可傳。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正月初二日

閱范左南先生詩瀋。其中說詩，多有名言雋指，蓋出於鄉先輩季彭山先生詩解頤之派；其考據典禮，亦

多心得，而不甚信鄭君，吾越說經家法，皆如是也。然援證確實，迥非傅會景響者比。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正月二十一日

毛詩通考　清林伯桐撰

閱番禺林桐君學正伯桐毛詩通考，共三十卷。皆考鄭箋之異於毛傳者，大恉皆申毛而難鄭；其時陳碩甫毛詩疏尚未出，而宗恉則同也。書止兩册，每卷首皆有考鄭箋異義五字，蓋本其通考之一門，故以此標目，而全書未成也。如止考鄭箋，不得名曰通考矣。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二十四日

毛詩識小　清林伯桐撰

閱林月亭伯桐毛詩識小三十卷，亦僅兩册。其書罕所發明，往往直錄箋疏之說，亦多采近时諸家。以大率言名物，故曰識小也。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三十日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　清段玉裁撰

段氏詩經小學，簡核精深，治詩者不可不讀。然如歸寧父母，謂指文王之父母，則迂曲甚矣。以葛覃爲后妃在父母家之詩。以言告言歸爲嫁，自是序傳相承先儒古義，至歸寧父母，則毛傳於釋師氏下曰婦人謂嫁曰歸，此釋言歸之歸也；於寧安也下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此釋歸寧之歸也；兩歸字本不同，卽謂歸寧二字不連，如召南草蟲箋之言寧父母，說文引此詩作以晏父母，皆是無父母詒罹之意。段氏乃謂既歸曰舅

姑，未歸言父母，未知於古何據？ 又引禮記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以爲稱父母之證，夫曰壻之父母，自對壻爲文，於女何與？ 此等實爲漢學之累，招妄人之排擊者也。 又以傳文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九字爲後人妄加，而其後作毛詩故訓傳定本，又不敢自堅其說，仍存此文，而注云或云此九字恐後人所增，是亦未有定見者也。

光緒戊寅（一七八九）正月二十一日

毛詩考證 尙書今古文考證 清莊述祖撰

閱珍埶宧叢書中毛詩考證尙書考證兩種，其意本主考列文字異同，而時佐以新意。 其解書我舊云刻子爲亥子，云卽易荄滋之明夷，荄滋當作亥子，言殷以亥子亡也。 庶羣自酒當作眉酒，說文眉鼻息也。 圻父薄章爲章卽衞字，薄者迫也，言司馬迫守邊衞也。 禋祭歲爲烝同蒸，禋祀用燎也。 王賓殺禋爲殺當作秉，古文柔與秉形近而誤，王賓爲二王之後，秉禋卽秉璋也。 皆令人失笑。 惟解薄章稍爲近理，然鄭及僞孔，皆以若疇圻父爲句，下文定辟二字，總上三卿。 惟蔡傳讀圻父薄章爲句，宏父定辟爲句，則定君專屬司空爲不辭矣。 其他改讀文句，尤多迂妄。 其解詩多取段氏毛詩小學阮氏校勘記之說，較書爲優。 而解先祖匪人爲匪當作斐，先祖指后稷，斐人卽便人，則尤怪妄矣。 莊氏之學，大抵如是。 其諸書中惟弟子職集解爲最佳，以多用洪稚存箋釋本，故聲音訓詁，文從字順，古誼湛然。 次則五經小學述，雖寥寥數葉，未成之書，而依據說文，參證近儒諸說，尙有可取者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八月二十日

閱莊氏述祖毛詩攷證，其第一條鐘鼓樂之，云石經鐘作鍾。慈銘案唐石經及宋刻本鐘鼓多作鍾，雖曰同音，古或通用，實經典相承之誤也。鐘鍾二字迥別，又非有古今先後之殊，何以鐘鼓字必作鍾以淆人目乎？此等說出於臧拜經嚴鐵橋諸家，迺佞宋之癖，名爲好古，適以亂經，余所最不取者。其第二條我馬虺隤，云何焯曰虺作𡯌與仲虺之虺不同。慈銘案，說文無𡯌字，玉篇尣部有𡯌隤，集韻十五灰有𡯌，十四皆十五灰皆有隤，俱訓馬病，實後出俗字也，廣韻尚無之。虺隤本字當依說文作𤺺，爾雅作穨，今經典作虺隤，是叚借通用字。今說文無𤺺字，爾雅釋文𤺺，字林云病也，不偁說文。然詩周南釋文云，虺說文作𤺺，必有據。義門不通小學，故有此說，莊氏采之，過矣。陳氏啓源謂當依爾雅作虺穨，攷爾雅各本祇作虺穨，無有作𡯌者，亦誤。其餘雖頗簡略，罕所發明，然謹嚴得漢學家法。惟先祖匪人一條，謂匪卽頒，頒卽𢍏，𢍏卽便先祖，指后稷。先祖匪人，卽禮表記所云后稷自謂便人，則迂曲幾不可訓，余已於壬申日記中論之。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七月初六日

詩經廣詁　清徐璈撰

閱詩經廣詁，桐城徐璈撰。璈號樗亭，由進士戶部主事改浙江壽昌縣知縣，調臨海縣知縣。前有道光十年洪氏頤煊序，其書共八册，不分卷，先以序例綱領及詩家源流，其後自國風至商頌，依次爲說，皆搜輯古義，以爲證左而不加論斷。凡春秋內外傳周秦諸子以至宋明國朝人之說，無不甄錄，間亦附注己見。曰廣詁者，取詩無達詁之義也。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三月二十二日

毛詩後箋　清胡承珙撰

閱毛詩後箋。胡氏此書，體例與並時馬元伯之傳箋通解、近出之顧訪谿學詩詳說，大恉相同，不載經文，依次說之，兼采諸家，古今並列，微不及馬，而勝於顧。蓋馬專於漢，顧偏於宋，多識達詁，終爲詩學專家。若其取義興觀，多涉議論，後人之見，未必果得古人之心。此紬繹經文，體玩自得，乃宋歐陽氏以後之法。唐以前家法皆重訓詁，而不爲序外之說，所以可貴也。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六月十五日

詩双聲疊韻譜　清鄧廷楨撰

閱鄧嶰谷詩雙聲疊韻譜，凡分四目：曰錯綜，曰對待，曰累句，曰單詞。謂錯綜爲古人巧思，對待爲作者常例，累句偶見，單詞最多，大率通所可通，而不强通所不通，猶有亭林愼修諸君家法。以虞協侯，不從顧而從江，以妻韻室，不從段而從孔；亦爲謹嚴。前有自序及凡例八則，持論皆佳，惜於古音同異之故，俱不標注，過爲簡略，又其中可補者尙多耳。此書與說文雙聲疊韻譜皆成於總督兩廣時，俱有番禺林伯桐序。以駢儷言音韻之學，源流深邃，裁制精工，亦近世之名篇也。林字月亭，廣東舉人。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四月二十一日

三家詩遺說考　清陳喬樅撰

閱陳樸齋詩遺說考，共四卷。三家齊最無徵，樸齋本其父左海所輯之緒，增而益之，推衍其說，凡所增者，加一補字以爲別。其自叙謂轅生以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而夏侯始昌最明。始

昌通五經，后蒼事始昌，亦通詩禮爲博士。戴德戴聖慶普皆后氏弟子，詩禮師傳旣同，則儀禮及二戴禮記中凡所稱詩皆當爲齊詩。鄭君本治小戴禮，注禮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知禮注所述多本齊詩之義。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班固之從祖伯少受詩於師丹，叔皮父子，世傳家學，漢書地理志引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並據齊詩之文。又云陳俗巫鬼，晉俗儉陋，其語亦與匡衡說合，是漢書皆用齊詩也。荀悅叔父爽師事陳寔，寔子紀傳齊詩，見經典釋文。後漢書言荀爽嘗著詩傳，爽之詩學，太邱所授，其爲齊學明矣。轅固生作詩內外傳，荀悅特著於漢紀，尤足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是漢紀、申鑒所引皆齊詩也。公羊氏本齊學，治公羊春秋者，其於詩皆稱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其治穀梁春秋者於詩亦稱魯也。董仲舒通五經，治公羊春秋，與齊人胡母生同業，則習齊可知，是春秋繁露所引皆齊詩也。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尙書有夏侯洪範之說，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皆明於象數，以著天人之應，淵源所自，同一師承。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卽東海孟卿子，焦延壽所從問易，是亦齊學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齊詩說，非僅甲戌巳庚達性任情之語，與翼氏齊詩言五性六情合；亥午相錯，敗亂緒業之辭，與詩氾厤樞言午亥之際爲革命合。桓寬鹽鐵論以周南之兎罝爲刺義，與魯、韓、毛迥異，以邶風之鳴雁爲雍文與魯、韓、毛並殊，是所引亦皆齊詩也。其搜采可謂備矣。綜而論之，惟詩緯如推度災氾厤樞含神霧等，蓋多齊詩說。公羊本齊人，春秋繁露中或有齊詩說，餘皆推測流派，近於景響之談。至鄭君本傳明云習韓詩，亦間用魯詩，坊記注以燕燕爲衞定姜之詩，與劉子政列女傳同，中壘世習魯詩，則注所用魯詩說也。至班孟堅本傳惟云九歲誦詩書，及長，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則其於詩無所謂家法。漢書地理志引齊詩曰子之營兮，顏注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又右扶風杜陽下

引詩曰自杜，顏注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王伯厚輯三家詩，據以載之齊詩。左海文集答許子錦論經義書，謂師古時齊詩久亡，不知何從得其說，其注此志以周道郁夷爲韓詩，而不知韓詩實作威夷，則其踳駁未可盡信。班固之習齊詩，它無左驗，其說甚覈，樸齋強以漢書證齊詩，亦顯背其父說矣。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九月二十八日

毛鄭詩釋　清丁晏撰

閱丁儉卿毛鄭詩釋共四卷，前有道光壬午自序，稱是少時所爲。本名毛詩古學，其後刪存十五，改題今名，然實卓然漢學也。末附書段氏校定毛詩故訓傳後一篇，補正金壇意必之失，足爲功臣。又附詩序證文一篇，毛傳格言錄一篇。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三月初四日

毛詩傳箋異義解　清沈鎬撰

閱震澤沈駕部鎬毛詩傳箋異義解。其書薈萃自漢迄今諸儒之說，折衷其平，而以說文爲主，近時人之最有根柢者。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二月初五日

詩箋禮注異義考　清桂文燦撰

借得桂孝廉文燦詩箋禮注異義考，意在申明鄭學，而寥寥數紙，詞旨拙澀，遠不及其羣經補證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六月二十六日

毛詩稽古篇　清陳啟源撰

閱毛詩稽古篇第二十五卷至第二十九卷。陳氏古學湛深，此五卷爲總詁分舉與考異正字辨物數典稽疑六門，薈萃衆義，尤爲精確。其考異正字辨物三類，條分縷析，貫串古今，考古者所不可不讀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十二月初五日

毛詩傳箋通釋　清馬瑞辰撰

閱馬氏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凡三十二卷，首有自序及例言七則。其書第一卷爲通考毛詩源流篇，次傳箋正義異同得失，共爲說考辨十九篇。第二卷以下，乃依詩詮釋，先列傳箋，下申己意，亦往往與毛鄭相違，惟必本之古訓古言，且多駁正宋以後儒肊決之說，故爲治詩者所不可少耳。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九月十一日

馬元伯毛詩傳箋通釋云，韓奕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釋文引王肅孫毓並音燕烏賢反，云北燕國。潛夫論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路史云，北燕伯款亦姞姓，則燕與蹶父爲同姓，蹶父疑卽北燕之君，入爲王卿士者。慈銘案，左傳宣公三年，鄭穆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鯈，余爾祖也。杜注，姞南燕姓，伯鯈南燕祖。若北燕爲召公之後，自是姬姓。揆王肅等意，以此燕爲北燕者，以韓地近北燕而非南燕，今順天府固安縣東南有韓侯城是也。若南燕，則今河南衞輝府延津縣地。左傳隱五年，衞人以燕師伐鄭，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引世本云，燕姞姓。漢書地理志東郡燕縣今本燕上衍一南字。南燕國，姞姓，黃帝後，以地去漢之方城卽今固安。遠，故以北燕當之耳。然南燕是姞，而北燕非姞，馬氏誤據路史而忘左傳，亦

可謂疏矣。至梁山傳箋皆主禹貢之梁山，鄭君更明言在馮翊夏陽，蓋皆以韓國後遷今陝西之韓城縣後爲晉所滅者，然此詩言奄受北國，其追其貊，是宣王時韓尙未遷，則梁山自當從水經濕水篇注良鄉縣北有梁山，高梁水出焉爲韓國鎭山之確證。陳氏毛詩疏以梁爲呂梁，尤肌說無稽。

江漢詩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無如無念爾祖之無，無者語詞也，詩語皆如此。鄭箋及正義皆解爲有無字。陳氏疏引韓詩外傳以予小子爲宣王自稱，此呂氏讀詩記引李氏陳氏說皆同，然皆曰女無以我爲小子，則更不辭。予小子，天子對祖考言之，三字合讀，不能分也。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者，言無亦曰予小子敢文武是似，女惟召公是似也。文不具者，古人省文簡質而語意已自足。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七月初五日

毛詩讀　清王劼撰

閱近人巴郡王劼毛詩讀，凡三十卷，咸豐乙卯刻於成都。自序謂初爲毛詩述義，與包愼伯陳碩甫相商榷，道光戊申於南昌舟次失去，歸田後重輯此書。大抵掊擊鄭箋，以朱子集傳爲不足辨，而謂詩皆是責備臣道之辭，寓言婦德。關雎序言后妃，后妃謂王者之匹偶，引晉語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鎭撫國家惟王妃兮。韋昭注言重耳當霸諸侯，爲王妃偶，以證后者王也，妃者匹也，后妃之德，言賢臣當匹其君之德。不特周召爲后妃，卽文王亦爲后妃，雅則后妃之政有大小者也，頌則美后妃之成功者也，變則非其后妃者也。舊說誤后妃爲王后，他經前史無稱王后爲后妃者，周書之后皆斥王，周禮皆稱王后，不稱妃，何彼穠矣序云：下王后一等，葛覃傳云：王后織元紞，與周禮合，惟關雎八篇序傳合正喻二義，而立后妃之名，示人以臣道之重，有

偶王之責，不得如後世公卿徒卑以自牧也。所言皆狂悍迂曲，絕不可通，雖亦頗講古本章句及典禮名物，而大端已謬，其文義又多故爲晦窒，不足取也。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六月十四日

詩毛氏傳疏　釋毛詩音　清陳奐撰

閱長洲陳氏奐詩毛氏傳疏。奐字碩甫，金壇段若膺氏弟子也，故所疏一以段注說文爲宗，以名物訓詁獨詳。近儒之爲毛詩學者，汪氏龍有毛詩申成，胡氏承珙有毛詩後箋，段氏有毛詩小箋，皆竟伸毛說，不主鄭箋。陳氏亦屢引後箋小箋之說，而略不及申成，蓋汪氏此書，行書絕少，予亦未嘗見也。陳氏書分爲三十卷，總爲十册，前有自序及凡例各一篇。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九月初四日

陳碩甫毛詩音云：參差雙聲，參音如縿，又音人參之參；差音如瑳，又音等差之差。案經典釋文，參初金反，差初宜反，又初佳反。是讀參如識，平聲；讀差如蕤，又如釵也。廣韻二十一侵嵾，嵾差不齊也，亦作參，楚簪切。集韻二十一侵，嵾，初簪切，嵾差山不齊貌。又出參字云，參差不齊。考嵾差是後出字，廣韻猶以嵾參爲一字，集韻竟分二字，誤矣，然其音則皆與陸氏合也。縿音所銜切，說文糸部廣韻二十七銜集韻二十七銜皆同，其讀如衫。人參之參，音所今切，說文木部有槮差，竹部有篸差，皆音所今切。槮下且引詩曰槮差荇菜，此殆陳氏音人參之參所本。差音如瑳者，蓋因左傳鄭有子齹，說文引作子䶢，而䶢音昨何切，故音差如瑳耳。說文本有齹字，曰齒參差也，楚宜切，䶢字當時後人竄入，非許書本有。其引春秋傳曰鄭有子䶢，當本作子齹，引在齹下，今本皆

後人亂之。廣韻言𤔡字出字統，不云出說文。又𤔡从佐聲，而說文無佐字，此其顯然者。段氏玉裁注本乃反删𧀻存𤔡，其誤甚矣。段氏偏信釋文𧀻說文作𤔡之言，不知元朗所引說文多不足據也。總之初金之音，自是六朝以來相承舊讀，與初宜初佳昨何三音皆爲雙聲，卽讀倉含切，亦與雙聲不隔。今俗語曰舛錯，吾越方言曰侵瑳，皆自然音轉。若讀如衫如森，則與初宜等三音，皆非雙聲，不特音和不合，卽以類隔取之，亦相遠矣。至其本字，則參當作槮，或作篸，差當作縒見說文糸部，楚宜切。或作𧀻，而參差皆借字也。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正月二十二日

詩小學　清吳樹聲撰

閱保山吳樹聲詩小學共三十卷，又補一卷。前有自序，言不精於訓詁聲音，不可以說經，尤不可以說詩，而段氏玉裁毛詩小學毛詩故訓傳，皆用其注說文雙聲疊韵之法解字以解經，然域于毛傳專門之學，因謂采蘋于以奠之，傳奠置也，據禮注奠獻也；簡兮簡兮傳，簡大也，據左傳等書注，簡選練也；考槃在澗傳考成也，據箋及說文漢書注考老也，皆當以疊韵字爲訓。北門室人交偏摧我傳，摧沮也，據說文摧擠也，太玄注摧趣也；定之方中靈雨既零傳靈善也，據說文作霝雨既零，訓零也，皆當以雙聲字爲訓。又謂詩中有古字，如凱風吹彼棘心，心爲尖之古字，說文作櫼。母氏聖善，聖爲聽之古字。定之方中匪直也人，也爲殹之叚借，卽緊之古字。斯干君子攸芋，芋爲宇之古字。文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不爲丕之古字，不顯亦世，亦爲奕之古字。抑無競維人、桑柔秉心競烈、文無兢維烈、執競武王各競字，皆爲強之古字。泮水靡有不孝，孝爲學之古字。有譌字，如關雎君子好逑，逑爲仇之譌。左右芼之，芼爲若之譌。汝墳惄如調飢，調爲朝之譌。殷武罙入其阻，罙爲突之譌。有叚借字，有合音，如采苓舍旃舍旃，旃爲之焉之合音。七月八月斷壺，壺爲胡盧之合音。東山有敦瓜

苦，敦爲團圞之合音。十月之交山冢崒崩，崒爲崔巍之合音。楚楚者茨，茨爲蒺藜之合音。有一字數義，如同一介字，或訓爲助，或訓爲大，或爲匃之叚借，或爲戒之叚借。同一且字，或訓爲往，或訓爲存，或爲怚之叚借，或爲輔之叚借。有一義數用。如曰與于，皆語詞也。女曰鷄鳴，士曰昧旦，義近于云。見晛曰消，曰嬪于京，義通乎聿。曰止曰時曰爲，爲之叚借。黃鳥于飛之子于歸，于與曰同義。于彼原隰，于邑于謝于訓爲往，作于楚宮，作于楚室，于讀爲爲。其書純用段氏疊韵雙聲之法，有不得通者，參用旁通引申之義，博采古籍，研極形聲，卓然小學名家。然不遵小序，好異舊說，往往近于武斷。雙聲叠韵，固爲訓詁之本，而義貴引申，故訓所傳，必非無自，亦安得以聲韵相限？卽如穆姜曰元者善之長也，四語俱于聲韵不相關合。天者顚也，天有顚誼，不得以顚誼盡之。日者實也，日有實義，不得以實義盡之。吳氏開卷釋周南二字，以周爲地名，南爲樂名，皆攷之未審。以商頌天命元鳥爲本作天命元王，漢世爲讖緯之學者所改，則近于妄矣。說文霝字下本引東山詩霝雨其濛，古零作霝也，靈雨既零之零與霝同，非靈與霝同。若如吳解，則霝雨既零之零字，當從段氏注說文零字解，作徐雨也，此謂霝雨既徐耳。而吳仍依說文舊本，解零爲餘雨，謂霝雨已後尚有餘雨也，則不成語矣。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九月三十日

詩三家注疏　淸周曰庠撰

見有邑人周曰庠所著詩三家注疏。其經文依毛詩，而注三家異同於下。其確知爲三家說者，直書曰齊說魯說韓說，升大字爲注。其足補翼三家者，自周秦迄國朝諸家之說皆采之。惟毛鄭孔朱四家，以人所盡讀，故不錄，亦升大字爲集說。注與集說，皆以小字，各爲之疏。前有貴陽周起濱序，稱其書可與近時陳碩

甫毛詩疏並傳。曰庠號一峯，老於諸生。其自序言羣經皆有論撰，惟此書已有清本。今詢其子，言亂後所著盡亡矣。因假此以歸。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六月二十四日

閱邑人周一峯秀才詩三家注疏，其清本僅存二卷，至邶風止；稿本至豳風止。頗孳綜古訓，有裨經術，而體例未妥，約有數病。采集三家之說，不標出處，一也；集說泛存異義，非主三家，二也；疏多游移出入，罕所發明，三也。諸家或稱名，或稱字，或僅標書名，時代先後，凌雜無序，四也。

七月初九日

詩氏族考　清李超孫撰

閱李引樹詩氏族考，蓋以王伯厚有詩地理考，故作此以補之也。前有香子序，其書依詩之篇次，取所稱之人名氏族，自后妃以至殷武，條舉諸書，而下系以考證。凡經史諸子箋注義疏，以及近儒著述，搜羅頗備，有倫有要，亦治詩者所不可少也。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十一月十二日

詩管見　清尹繼美撰

湜軒來，談甚久，以所著詩管見爲贈，幷屬爲勘正未當處。其書博證詳說，不爲漢宋門戶之見，發明詩人本旨，多令人解頤。論羣詩中多爲樂歌，尤足補先儒所未逮。惟好攻鄭箋，是其病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四月初四日

學詩詳說　清顧廣譽撰

比日讀顧惟康學詩詳說，其書雖自稱不專漢宋，然實墨守集傳，攻擊鄭箋，於鄭間有取者而不敢直言其是，於朱亦有一二異者而不敢顯言其非。蓋嘉興守張楊園陸三魚之學者，惟恐以一語背朱，爲得罪聖門，猶不出學究之見。觀其札記中稱一吳下少年，著止敬編，其學於顯處都已勘透，微處都已加工。然其人余曾識之，乃一聲氣之士，好言經濟，於學實全無所解。惟康所言，尙在余識之者十年以前，而推許等之聖人，則其識卑可知矣。其說詩所采諸書，頗亦不陋，亦閒涉考據。然止獺祭諸家，擇其文從字順有當於私臆者，以爲折衷，自詡實事求是，以意逆志，而於恉趣之博，制度之精，名物之賾，皆未能探討。於治亂升降、風會政事之大，四始六義微言之緒，及漢儒專門授受之業，尤所未知。故其論小序，亦出入依違，忽疑忽信，雖如鄭風，亦不敢斥爲淫詩，而終橫一朱子之辯說於胸，謂序所指刺忽者不可盡據，其他無論矣。惟其涵文會意，亦頗有得於經恉，尤甚便於初學，不可廢也。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六月初八日

閱顧惟康學詩詳說。宋人解經，每以後世文法繩改古人，朱子之迻大學孝經章句，分中庸章節，皆不免此病。其論詩關雎序，謂當於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下直接然則關雎麟趾之化句，以至於末爲小序，而自詩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爲大序。不知此篇爲關雎之序，卽爲全詩之序，首尾貫串，包蘊衆誼，古人文成法立，無可閒然。故梁昭明以爲卜子全製，編入文選；陸元朗孔沖遠皆以爲詩之綱領，無大小序之分，誠知言也。卽舊說以自用之邦國焉以上爲小序，以自風風也以下爲大序，亦仍諸篇之例，以首一句爲小序，

下爲大序，分而不分，文氣仍聯爲一也。蓋風風也，正承風之始也句，以下備言詩之教化聲音及六義四始之恉，推言詩之至極。然後自然則關雎麟趾之化句以下，又歸本二南，以見二南之所以爲風始，而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下乃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又歸本關雎本詩，以見關雎之所以爲詩始，而結之云是關雎之義也，正以明此篇之爲關雎序，古人文法之密如此。朱子徒以兩化字可粘合，強以接之，而不知然則二字語氣之不接。蓋上方云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而下忽云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不特氣促詞迫，亦全無義理。此南宋以後古文家及近世時文家湊拍無聊掉弄虛字之故智，豈秦漢以前所有乎？而大序又突以詩者志之所之也句起，無根立論，此後世作詩文集序者脫頭文字，其末又以詩之至也句截然而止，無所歸宿，古人皆不任受也。蓋宋人文章，委苶已極，而好以私肊裁量古人。豈知文從字順，亦談何容易邪？余不喜駁斥宋儒，而此等是非，自不可泯，聊一發之。惟康謂朱子說視舊說益爲允當，眞鄙夫子之見矣。此書用力甚勤，亦頗平心求是，而不知古義，識解卑近，惟便於初學而已。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五月二十八日

宋人說詩，不知言外之恉，故所作詩，亦無漢魏以來比興諷諭之法。卽如漢廣之詩云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鄭箋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其義明白曲盡。蓋上云不可求思之求，卽關雎寤寐求之之求，其求游女與求淑女無異也。至不敢求而慕之無已，猶之寤寐思服也。乃不敢斥其歸己，而云其歸也我願秣其馬，以致禮餼，此發乎情止乎禮義，忠厚悱惻之至矣。而歐陽文忠更之云出游而歸，願秣其馬，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欣慕焉。此則韓冬郎詩之自憐輸廄吏餘煖在香韉，爲香匳媟褻矣。

朱子呂成公皆從之，不可解也。嚴華谷謂秣馬指將來親迎之人，尤無謂。

五月二十九日

（2）詩文總集、選集

古謠諺　清杜文瀾輯

秀水杜文瀾所輯古謠諺一部共一百卷。文瀾以諸生從戎，今爲江蘇候補道，屢署兩司，聞其精於詞律，有補正萬紅友之作。此書雖體例紛糅，出入任意，然以經史子集分編，采取博洽，亦可觀矣。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正月初十日

文選　梁昭明太子選

讀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弇州巵言以是賦從洪水發端，可移用之九河，不免辜負大海；結亦似未了。後之評文選者，俱以爲不然。然細思此等大題目，起法實難。元虛從禹治九河、水盡歸海着想，爲海之大發源，雖似略大舉小，亦避熟趨巧法也。至結處歸到神仙杳冥，而又總之以包乾之奧、括坤之區、宏往納來、何有何無等語，似亦更無餘義；而讀之若不滿者，則禮足而詞未足之病耳。或以爲故留不盡之地，殊不然也。

咸豐丁巳（一八五七）正月十五日

文選理學權輿　清汪師韓撰

文選考異　文選李注補正　清孫志祖撰

閱文選理學權輿八卷，錢塘汪師韓韓門撰，又補一卷。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李注補正四卷，皆仁和孫志祖詒穀譔。汪書分譔人、書目、舊注、訂誤、補闕、辨論、未詳、評論、質疑九門，自譔人至未詳，皆卽李注，叠錄以便檢尋。評論則輯自唐迄國朝之論文選及注者。質疑則汪氏自記所見，以訂注文之誤。其於選學，可謂篤信謹守，實事求是者矣。名曰理學權輿者，以此爲窮選理通選學之權輿也。孫氏爲補輯評論一卷，於汪氏書中，亦時訂正其失。考異則據潘稼堂何義門錢圓沙三家㪺本，而更爲參證異同，致稱詳愼。補正李注，亦古義湛然，精覈不苟。世之讀文選者，固當以此爲津逮矣。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六月二十九日

文選旁證　清梁章鉅撰

終日小極多臥，閱梁氏章鉅文選旁證，考覈精博，多存古義，誠選學之淵藪也。閩人言此書出其鄉之一老儒，而梁氏購得之。或云是陳恭甫氏稿本，梁氏集衆手稍爲增益者。其詳雖不能知，要以中丞他所著書觀之，恐不能辦此。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四月二十五日

六朝文絜　清許槤編

閱六朝文。竊嘆自來帝王能文，無如梁武帝，少以文士著名，著書至數百種。顧以英武之姿，手創基業，而晚境潦倒如是，諸子如昭明簡文元帝，皆負異才，而夭歿僇辱，無一令終，在南北朝中，亂爲尤甚，得非文字之厄耶！先儒謂高貴鄉公深通經術，而死於司馬昭，帝王之學，洵與文士異。余謂梁武亦然。至擅辭

賦之美者，則推陳長城公李隴西公兩亡國主。余讀簡文元帝諸賦，艷思綺抱，觸緒紛來，亦何嘗不獨絕耶？

咸豐甲寅（一八五四）八月初七日

唐文粹　宋姚鉉編

閱唐文粹。文選體目分析，昔人以爲病，文粹踵之，於各體中多區門類，尤近繁猥。然古人因事類文，備人取則，蓋有所自，至宋文鑑出，而古法頓改，此亦不可不知者也。寶臣此選雖本之文苑英華，而別擇精嚴，中、晚唐後樸野詭促之作，汰除略盡。今日校讀其記二卷，苦無暇得畢讀耳。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六月二十一日

唐詩鼓吹

讀唐詩鼓吹。此書傳出元遺山，後人疑之。錢蒙叟謂其所選皆與遺山論詩所謂高華鴻朗者印合，必非贋物。然其去取多未可解，所載許渾陸龜蒙諸人膚俗之作尤夥。郝天挺之註尤陋，固不能無疑也。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六月初六日

唐宋元二十二家文　明葛鼒選

坐舟至倉橋街，以洋一元買得明人葛鼒所選唐宋元二十二家文一部。唐四家：顏魯公陸宣公李衛公杜樊川。宋十六家：韓魏公范文正司馬溫公范忠宣鄒道鄉二程合爲一家李盱江張文潛黃山谷楊龜山王梅溪朱文公陸象山陳龍川眞西山文文山。元二家：劉靜修虞道園。其去取殊未善，前有錢牧齋序文，深詆當時吾越孫氏之評經，楚鍾氏之評左傳，爲僭妄之尤，其論甚美。又有楊維斗序。其書共廿二本，板多訛舛。（按

此處書眉有後記：王漁洋嘗欲選陸宣公李衞公劉賓客皇甫湜杜牧孫樵皮日休陸龜蒙之文爲八家。予欲以劉皇甫杜孫皮陸，更合元次山獨孤及李習之李觀歐陽詹劉蛻爲十二家文，而以陸宣公李衞公合王子安楊盈川張燕公權文公爲六家，蓋皆以駢體見長者也。惜諸家集多所未備，所見者惟唐文粹中數篇耳。姑誌此以俟異日。次日越縵又記。）

咸豐戊午（一八五八）十二月十四日

唐人萬首絕句選　清王士禛撰

王漁洋唐人萬首絕句選本，四庫全書目錄提要稱其謂晚年審定最謹愼之作。竊謂漁洋他選，若古詩選及徐迪功高子業兩家詩選，亦俱精當；三昧集及十種唐詩選，俱能成一家言；此選未必遠過之。玉樓天半起笙歌一絕，竟至兩見，亦未爲精細。然名篇佳句，大略備矣。邇日偶取評點，時有獨得處，因以識一時興會所在，識力所到，不必爲定評也。今日加墨訖，他日或更有所見，當續寫上，亦不必他日眼力果勝今日也。但讀書不輟，自有此一番境界耳。

咸豐己未（一八五九）十二月初五日

唐賢三昧集　清王士禛撰

詞章不可無考據，取近儒所論兩則錄之，以見此事之不易爲。閻百詩氏阮亭唐賢三昧集云，祖詠夕次圃田店云：西還不遑宿，中夜渡涇水，涇水當作京水。京水出滎陽經鄭州，圃田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與關中之涇水，遠不相涉。王維宿鄭州詩明當渡京水可證。孟浩然夜渡湘水云，行侶時相問，潯陽何處邊，潯陽當

作涔陽。涔陽在岳州府澧州北七十里，湘水入洞庭，與漢時尋陽縣在黃州府蘄州，東晉時尋陽在九江府德化縣西者皆無涉。河嶽英靈集正作涔陽何處邊可證。王維詩東南卸亭上，莫使有風塵，卸當作御，御亭在晉陵吳大帝駐輦處，後人建亭。晉顧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以禦蘇峻。庾肩吾亂後經吳御亭詩御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可證。又王詩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千里送行人，蔡州如眼見；兩蔡州皆當作蔡洲。漢末蔡瑁居漢水之洲上，故名蔡洲，魏武帝嘗造其家，在襄陽峴山東南一里，此地理之當考也。段茂堂氏與阮芸臺書云：許丁卯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閣是谷之譌，溪雲起而日輪不見，疑下沈谷中，谷與樓以實對，由溪雲大起而日輪韜晦，而狂風滿樓，而山雨暴至，詩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三句神理，皆於此二句見之。淒淒者風滿樓也。題是咸陽城東樓，首句一上高樓萬里愁，中聯此二句皆是實景，時在樓中，故樓字不嫌複。日沈谷爲遠景，風滿樓爲近景，若作閣字，則語意晦甚，題外生枝，而又與樓複矣。白樂天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泉流水下灘不成語，且何以與上句屬對，當作泉流冰下難，故下文接以冰泉冷澀。難與滑對，鶯語花底，泉流冰下，形容澀滑二境，可謂工絕。杜牧之秋盡江南草木彫，本作草未彫，坊本尙有不誤者，作草木彫便無意味矣，此誤字之當校者也。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十二月二十三日

全唐詩

再剪燈閱全唐詩，至劉若虛詩，遂加墨點識，且評之云：劉挺卿詩所傳只十四首，鍾伯敬林古度王貽上皆極賞之，以爲字字可傳。其詩多淸空一氣如話，却有不落色相之妙，然稍近率易。殷璠謂其氣骨不逮，誠

哉是言。古詩天際南郡出，林端西江明，深林度空夜，煙月資清眞四語，最爲高妙。律詩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十字，亦有禪諦。寄江滔求孟六遺文一首，清氣直達，却句句是律體，此境亦不易到。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廿九日

全唐詩逸　**日本河世甯輯**

點閱日本人河世甯所輯全唐詩逸，其中佳句甚夥。第三卷所載亡名氏海陽泉等五古十三首，云得之藤原佐理眞蹟中者，其風格高逸，極似次山文房諸家，決非宋以後人所能爲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十二月二十四日

文苑英華

閱文苑英華書疏類。其徐孝穆王無功諸書，首曰徐君白、王君白，皆其後人刻家集者諱其名而但曰名，遂誤爲君耳。孝穆爲陳武帝文帝未爲帝時作與人書，尙皆曰陳諱白及陳諱頓首，豈有自稱徐君者？無功雖高誕，亦不至是，蓋文章無此體也。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十月二十九日

檢閱文苑英華。其所收賦至一百五十卷，唐賦居十之七八，陳陳相因，最無足觀。中書制誥四十卷，翰林制誥五十三卷，表七十四卷，皆以當時所尙，而宋初尤重之，多足以攷證史事。判五十卷，則唐代以此設科，其文雖寂寥，而不失雅馴。最可觀者，書二十七卷，論二十三卷，碑九十卷，誌三十五卷，可謂考據之淵藪，册府之鴻寶也。其雜文中不收柳州乞巧文、昌黎送窮文，而收沈下賢爲邯鄲伎李客子所作乞巧文，殊不

可解。

十一月十三日

會稽掇英總集　宋孔延之撰

閱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凡二十卷，先詩後文。一州宅諸詩，二西園諸詩，三送賀監諸詩，四鑑湖諸詩，五蘭亭古詩及前後序，附以宋人王相王安國題蘭亭康相墓顏魯公斷碑七古二首，六剡中諸詩，七五泄山諸詩，八石繖峯諸詩，九四明山諸詩，十浙江諸詩，十一山水雜詠，十二雲門寺諸詩，附若耶溪詩，十三天衣寺諸詩，十四應天寺諸詩，十五天章寺諸詩，十六禹廟諸詩，十七曹娥廟諸詩，十八寺觀諸詩，十九送別諸詩，二十寄贈諸詩，二十一感興諸詩，二十二詠人物詩，二十三唱和詩，二十四雜詠，二十五史辭，史記越世家贊一首。二十六頌，李斯秦德頌一首。二十七碑銘，二十八記，附唐太守題名及宋太守題名，至熙寧三年沈立止。二十九序，三十雜文。每類皆有標目，或系以小序，而不立總目。所采自秦漢至北宋之文，其自序謂到官後命吏卒偏走巖穴，且攟之編籍，詢之好事，得八百五篇，故多世所罕見。其書成於熙寧壬子，自署銜爲尙書司封郎中知越州軍州事。據嘉太志延之以熙寧四年任，蓋代沈立者也。延之字長源，臨江新淦人，慶曆二年進士，歷知潤州宣州，有文集二十卷，曾子固爲撰墓志。有子七人文仲武仲平仲，即所稱淸江三孔也。是書向無刊本，四庫據祁氏澹生堂舊鈔本錄入。嘉慶丙子予姻山陰杜明經丙杰從文瀾閣轉鈔付刻，末附札記一卷。提要稱此書在宋人總集之中最爲珍笈，精博在嚴陵諸集上；又謂其有功文獻，禆益良多，誠爲知言，越之人士，尤宜寶貴。惜明經所纂拾遺二十卷，未及刊行，今亂後杜氏藏書，悉歸亡何有之鄉，是書之版，亦久銷毀，予特最其細目於

此。故鄉巖壑，按籍可稽，亦足以慰文字之古懷，通煙霞于夢寐矣。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二月初十日

古今歲時雜詠　宋蒲積中撰

閱宋人蒲積中所輯古今歲時雜詠鈔本，曹秋嶽藏書也。每卷有曹溶印，及溶一字印，皆朱文。書共四十六卷，裝訂爲二十冊，而譌舛甚多，且有空白，全不校勘，非佳本也。積中字致和，眉山人，其本末無可考。前有自序，言宋宣獻公所集歲時雜詠，前世以詩雄者俱在選中；然本朝如歐陽蘇黃與夫荆公聖俞文潛無已之流，逢時感概，發爲辭章，端不在古人下，因擇今世之詩以附之，名曰古今歲時雜詠。末題紹興丁卯仲冬。其書自卷一至卷四十二，起元日，訖除夜，皆依節序編之；卷四十三至四十六，更以正月至十二月非關節序及有月無日之詩編次。蓋皆依宋之原，第宋書止二十卷，此所取宋人詩過倍。每類皆先曰古詩，卽宋所編自漢至唐也；次曰今詩，則蒲所續宋詩。於宋人如歐宋司馬等或稱公，或稱謚，或稱爵，又有韓資政縝呂相公公著等皆稱官，蘇黃梅陳等皆稱字，而劉筠楊億晏殊皆稱名，又有豹林先生、東溪先生等稱，頗無義例；不如宋選之概題姓名也。其中如本朝字，皆提行，敬字等皆缺筆，蓋據宋本鈔出。惜太艸艸，不足觀。書賈索價甚高，至四十六金，今日以二十金諧定，然尚不値，明當退還之。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十一月廿六日

赤城集　宋林表民編

今日少覺淸爽，偶取架上宋臨海林表民逢吉所編赤城集閱之，凡十八卷，皆輯台州掌故，文字大半冗

漫，罕可讀者。文至南宋，蕪雜已甚，平生不喜鄙薄古人，要亦不能爲違心之言也。表民嘗續其父名師藏，號竹村居士，以布衣終。詠道所編天台詩集及陳壽老書卿赤城志，此編所載以洪适分繡閣記、尤袤玉霄亭杜記、節愛堂記、唐仲友中津橋碑爲最佳。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五月初九日

赤城集載元祐中天台令鄭至道所作劉阮洞記，言洞在護國寺東北二里，斜行山谷，隱於榛莽。景祐中寺僧明照采藥還，見金橋跨水，光采眩目，二女未笄，戲於水上。至道因植桃數百本，以追遺迹，由寺沿澗而上，名其澗曰鳴玉澗。澗東之隝曰桃花塢，塢北攢峯疊翠，左右迴擁，中有流水，隨山曲折。水盡有潭，清鑑毛髮，羣山倒影，浮碧搖蕩。中有洞門，潛通山底，其深不測，即寺僧見金橋之地也。名其潭曰金潭。潭之南滸，水淺見沙，中有磐石三，不沒者數寸，可坐以飲。自上流浮杯盤，必經三石之間，俯而掇之，如在几案，名曰會仙石。其上三峯鼎峙，峻極雲漢，東曰雙女峯，西曰迎陽峯，中曰合翠峯。三峯之間，林麓疏曠，艸木瑰異，左連瓊臺雙闕之山，右接石橋合澗之水，曰迷仙隝。自隝以出，至於迎陽峯之下，有巨石偃於山腹，廣袤數丈。寺僧因石爲阯，構亭其上，前臨清泚，瓦影浮動，魚跳圓波，浮杯在目，名曰浮波亭。其文頗能狀泉石之勝。是集所載涉台嶽者甚少，惟此約略言之，靈山麗景，髣髴在目，足令羈客悅魂，逸侶企踵。

五月十四日

文章軌範　宋謝枋得撰

偶閱謝疊山氏文章軌範七卷，共六十九篇，皆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耑爲舉業設者。其選分放膽小心二

目，以昌黎與于襄陽書至盧陵氏春秋朋黨縱囚諸論共二十二篇爲放膽；以蘇老泉管仲論至陶靖節歸去來辭共四十七篇爲小心；皆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大率韓柳歐蘇之文，韓文居三十二，大蘇居十二，而廁入諸葛出師表及陶辭兩篇，詮次無序。唯論歐陽公文章爲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鍔，韜光沉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彩。獨上范司諫書及所選三論，氣力健，光燄長。又論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意思淺而味短，獨潮州韓文公廟碑詩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殊爲當時創論。欽定四庫全書提要言其中獨前出師表歸去來辭兩篇無圈點批注，似有所寓意。凡所標舉，動中窾會，古文之法，亦不外此云云。今按所選如元結大唐中興頌序辛棄疾紹興辛巳親征詔草跋，皆寥寥數字，而亦收入，殊所未解。顧元序標注頗精細，辛跋不經見，因並錄之，以便吟諷也，其勾注圈點皆依樣。

大唐中興頌序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唐明皇。太子卽位於靈武，肅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篡位同。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太子立則稱皇帝。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天子退位，則稱上皇。於戲，前代帝皇有(盛業)(大德)者，必見於歌頌，前代帝皇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於歌頌。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書　辛稼軒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讐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此

虜猶俱存也，悲夫。

疊山以此兩文入第六卷爲小心，每卷首皆有小引，此卷首云，此集才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云云。是則此卷所選，殆最留意，其第一篇卽武侯前出師表也。中興頌序注中以肅宗之立爲篡，近乎苛論。靈武之舉，應天順人，唐之不亡，繫此一着。宋人多詆之，迂儒不達時變，雖疊山亦不免。然其鉤抉深細，於盛德大業分合處，指出微意，痕跡寂（？）然，雖聲叟當日未必有此深文，而讀者不可不推求至隱，此卽尋間法也。稼軒以附會開禧用兵，稍損名節，然其拔賊自歸，固無日不枕戈思効，卽此四十六字，滿腔忠憤，幡際天地間，如聞三呼渡河聲矣。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十月二十八日

臺館鴻章　明沈一貫輯

閱臺館鴻章，明萬曆間大學士沈文恭一貫所輯，而吳文恪道南鄒四山德溥爲之評點。其前有張文莊位及文恭兩序，凡十九卷，皆明代人所作。爲文十七卷，爲詩二卷，分體爲類，而又多分子目，瑣屑糅雜，殊無倫次。蛟門閣老之文，染於當日塗飾險詭之習，而才氣終不可掩。故此選雖意主應制，多取其閎肆開暘者，間或傷俗傷蕪，流入江湖小說家言，而情文瑋麗，名篇甚夥，且多不經人見之作，較之明文衡明文授讀等書，乃轉過之。蓋有明三百年古文可傳世者，實爲寥寥，而臺閣榮世之文，則一代自有一代之風氣，其間鋪華摛藻，尚存古風，似不如今時之專意頌揚，千篇一律。至名臣奏議，尤多犯顏強諫，無所諱忌。卽下而山林小

品，清言佳致，亦有可觀。故裁以古作者之體格，經訓之粹言，則多見絀；而就其一時人才，以甄綜雅俗，抽英擢華，固亦有不容概沒者也。是書板甚惡劣，魯魚豕亥，十而七八，蓋當日坊市射利翻刻，故標題曰三太史評選皇明臺館鴻章云。

同治庚午（一八七〇）正月二十三日

四六法海　明王志堅撰

閱四六法海。此書所收頗多不常見之篇，唐四傑之作尤夥，四庫書錄頗稱之。又謂其隨事考證，亦皆典核。按其書中如辨死姚崇能算生張說事，謂崇卒時，說方在幷州，無由得往弔，頗有見地。至王勃作滕王閣序，時勃已以罪廢，往省其父於交趾，途經南昌，遂有此作，旋卽渡海溺死，年二十九，傳記甚明，而志堅猶仍十四歲之妄說。是誤始於王定保摭言，豈知其稱童子者，乃對都督尊官言之，謙辭云爾。村學究造爲此說，遂相傳訛，志堅亦未能正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六月二十七日

皇明詩選　明陳子龍撰

閱陳臥子皇明詩選，臥子主張王李之學，故所選格律可誦，然亦有徒存腔拍者。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八月二十三日

明文授讀　清黃宗羲編

閱梨洲先生明文授讀，其子百家所編校，凡六十二卷，爲奏疏四，表一，論五，議一，原考辨一，解說釋

一，頌贊箴銘一，疏文對答述叢談一，書八，記七，序十四，碑文一，墓文五，哀文一，行狀一，傳四，賦五，經一。蔣德璟鄉經珠經兩篇。其中又各自分類。梨洲先爲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後又得徐氏傳是樓所藏明集三百餘家，遂增廣爲明文海四百八十卷，此乃卽文海中擇其尤者，加朱圈以授百家讀之。百家乃幷輯耆其父所論識之語，綴于各篇之下，間附以百家私記，而梨洲門人張錫琨爲之付梓，亦間附錫琨記語。其篇中圈點，悉依梨洲原本。南雷之文，浩瀚可憙，而才情爛漫，無復持擇，故往往不脫明末習氣，流入小說家言。其論文主於隨地流出，而謂方言語錄，皆可入文。於明文痛貶前後七子，以宋潛谿方正學楊東里解春雨李西涯王震澤王新建唐荊川王遵巖歸震川郭江夏錢虞山諸家爲大宗，趙大洲趙浚谷徐天池桑民懌劉子素盧次楩吾惟可謹湯若士倪鴻寶黃石齋尹宣子民興李寒支曾弗人諸家爲別子。其極推者潛谿新建大洲天池四家，極貶者空同弇洲，而謂大復習氣最寡，滄溟尚可附庸於孫樵劉蛻，於二袁鍾譚則頗節取其長。於艾千子雖稱之，而謂其傳者當在論文諸書，他文摹倣歐陽，生吞活剝，亦猶摹倣史漢之習氣，又謂其理學未嘗深思，而墨守時文見解，批駁先儒，引後生小子不學而狂妄，其罪爲大。於虞山雖許以正宗，而病其不能入情。謂荊川大洲文皆得之新建，則其宗旨大略可見。至以天池之蕪俗而稱爲嘉靖間大作手，勝於震川，殊不可解。故所選頗泛濫駁雜，多非雅音。以先生學識之高，精力之富，而鑒裁斯事，尙多溷淆，文章正法，固非易知者也。書中頗多范左南太守評語，字蹟草率，中有及守柳州時語，蓋是晚年所爲。其評多致不滿之辭，而議論亦未确實。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七月二十三日

閱明文授讀，梨洲明文案序，言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庵道園，尙有所未逮。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敍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無足怪也。其論可謂通矣。然竊有未盡者，古文爲天地之元氣，關乎運數。宋文最高者歐曾王三家，然已不能及唐之韓氏。歐王毗於柳子厚，曾毗於李習之，蘇氏老泉最勝，東坡次之，然僅毗於杜樊川，而筆力且不逮焉，子由則又次矣。遺山牧庵皆學韓而不得其意，道園學歐而不得其神，此固氣運爲之，雖有豪傑之士，不能強也。至明文之病，非特時文之爲害也。蓋始之剏爲者，潛谿華川正學三家，皆起於草茅，習爲迂闊之論，不知經術，其源已不能正。故其後談道學者，以語錄爲文，其病傖；沿館閣者，以官樣爲文，其病霸；誇風流者，以小說爲文，其病俚；習場屋者，以帖括爲文，其病陋。蓋流爲四耑，而趨日下。國朝承之，於是四病不除而又加厲焉。道學爲不傳之祕，而傖之甚者，舍語錄而鈔講章矣。館閣無一定之體，而霸之甚者，舍官樣而用吏牘矣。小說不能讀，而所習者十餘篇游戲之文；近時一廣東人繆姓者，所作曰文章游戲，惡劣至不可道，而風行海內已久。帖括此本唐人習明經科者帖經之說，明人借以言科舉業。不復知，而所倣者一二科庸濫之墨。至今日而自朝廷以及鄉塾之文，蓋無一能成句者。其間傑出之士，非不大聲疾呼而思救也，經師碩儒之所作，非不份份質有其文也，而世俗陷溺，乃至于是！且非獨古文，時文亦然，夫明自嘉靖以後，時文之壞，壞於好用子史語也，好以己意行文也。今則無論子，無論史，皆取材於一二科中之文，而意則合數十年天下數億萬人皆此意也。問之己而己不知，問之父師而父師不知，問之主司而主司亦不知，嗚呼，是豈梨洲亭林諸先生所及料者哉！吾故以爲國運之憂，而時

文之在所必廢也。

七月二十四日

閱明文授讀。梨洲明文案序謂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練，掩絕前作。而授讀中評圭峯之文，以爲逼仄，所爭在句法奇險之間，非大家氣象。羅玘字景鳴，南城人，官至吏部侍郎，謚文肅，著有圭峯文集三十卷。明史入文苑傳。吳人黃省曾言其爲文苦思，或棲樹顚，或閉一室。嘗爲都少卿之父作墓銘，謂少卿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又謂崇禎時三吳以牧齋爲典型，同時江右之艾千子徐巨源，閩之曾弗人，卓犖相望。而授讀中評錢受之文謂有五病，評千子文，謂其模倣歐陽，生吞活剝，猶王李等之模倣史漢。評徐巨源文，謂其賦豔麗，文則小品，皆抑揚不同。其譏千子尤甚者，以千子極詆陳大樽，而梨洲與大樽交契，故謂臥子晚年亦趨於平淡，未必爲千子之所及。而圭峯則千子所推爲大家，故梨洲亦駁之，然是選終未登大樽一篇，而圭峯千子之文，入選頗夥。又千子與陳人中書，極口鄙薄，大樽初字人中，後字臥子。至令受者不堪，而是選亦載之，則又似未嘗爲大樽地。出入無定，疑是書多出主一百家字。所爲，非梨洲論定者也。所選自正學陽明圭峯荊川遵巖震川石齋牧齋天傭即千子。數家外，雖間有可觀，不過是議論好，或小品有致，求其知古文義法者，蓋無一二，以此歎明文章之衰。

八月初一日

明詩綜　清朱彝尊纂

閱明詩綜數卷。竹垞此選，最稱完美，然于後七子，貶斥太甚。滄溟僅選十八首，其七律七絕高作，多置不錄。子相僅十七首，亦多遺珠之憾。子與明卿，律絕俱佳，而竹垞尤峻詆之；徐取二首，吳取四首，彌爲

失平。其稍許可者弇州一人，亦多所刊落。卽此後之公安竟陵，叢訶攢罵，談者齒冷，竹垞于中郎雖稍示平反，而其佳章秀句，十不登一，伯敬友夏，則全沒其眞，此尙成見之未融也。

滄溟諸君，可厭者擬古樂府耳，五古亦尠眞詣，七古高亮華美之作，自爲可愛，惟不宜多取。至於七律七絕，則虛實開合，非僅浮聲爲貴，胡可非也。如謂其用字多同，格調若一，則又不盡然。觀其隨物賦形，古澤可掬，何嘗不典且麗。至詩中常用好字，本自不多，陶謝韋杜王孟諸公，何獨不然？且明之高薛邊徐二皇甫專長五古，比而觀之，多有雷同，較其眞際，亦不數見。牧齋竹垞，于彼則譽之無異詞，於此則詆之無遺力，不亦失是非之公耶！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五月二十七日

臥看明詩綜。竹垞此書，精心貫擇，與史相輔，余自十七歲卽喜閱之，平生得詩法之正，實由於此。惟其議論，先懲王李，後惡鍾譚，故於滄溟弇州七律七絕諸名作，概從汰置。卽子相之五古七古七律七絕，明卿七絕亦大有佳篇；而於子相尙有恕辭，明卿置之不齒。其於公安，略有采取，而集中五律七律，名句駱驛，十不存一。伯敬友夏五古近體，亦有佳者，竟以妖孽絕之。而嘉定四先生以牧齋表章太過，亦等之自鄶。長蘅五古，如南歸諸詩，豈在四皇甫下，亦槪置之。子柔五言，入選尤稀。又以牧齋力推孟陽，稱爲松圓詩老，故訾之尤力。集中五古深秀之作。以及七律之高婉、七絕之溫麗世所傳誦者，一首不登，此則選政之失平，矯枉之過正，故爲異議，遂近褊衷，致一代之製作不完，使所選之常留遺恨，是可惜也。有人能爲補之，且補注晚明諸人仕三王後官職出處殉國降竄及乾隆時之追謚，則盡善矣。桑海諸公遺集，其時尙多忌諱，

十九不出，尤宜搜輯存之也。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閏五月初八日

列朝詩集小傳　清錢謙益撰

閱列朝詩集小傳，康熙中錢湘靈陸燦所輯也。前有湘靈自序，力辨吳修齡殳正錢之誤，皆有據依。其書一如原次，分乾集、甲前集、甲集、乙集、丙集、丁集上中下、閏集。蒙叟此集之選，成於順治四年，自祕書院學士罷歸之後，既自慚墮節，又憤不得修史，故借此以自託。其編次皆有寓意，而列明諸帝王后妃於乾集，列元季遺老於甲前集，自嘉靖至明末皆列丁集，分上、中、下，以見明運中否，方有興者，其文亦純爲本朝臣子之辭，一似身未降志者，其不遜如此。列李贄於三大奇人中，在諸僧之後，推闡備至；又極推憨山紫柏兩僧爲彼教中龍虎。其論詩力表程孟陽，用遺山中州集溪南詩老例，謚之曰松圓詩老，贊歎投地，若不容口，過情之論，殆近侜張。然其大旨揚處士而抑顯官，薄近彥而尊先輩，於孤寒沈悶之士，崇奬盡力，是則存心頗厚，宜爲一時雅俗所歸也。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四月初九日

三節詩

偶于友人寄存破篋中料檢文書，得吳其泰廉訪所刻三節詩一册，……隨閱之。三節詩爲武進湯貽汾、商邱陳景雍、濟源李仁元。湯字雨生，以祖父死事蔭，積官至副將，盛事詩酒爲名聲。老被廢居金陵，癸丑死事者。著有琴隱樓集，蕪率無可取。其無題云：輕烟綠蠟三更榻，香汗紅羅五月衣，稍有風致。陳字熙堂，

由進士爲縣令，殉節湖北之通山縣。所著春影樓詩，僅廿五首，頗有通倪孤直之概。如塞下曲云：健兒枕人頭，老馬齧人骨。呈月坡師云：我佛全其體，吾儒重於用。翦山署中雜詩云：寒風偶一吹，沙泥落書几，獨立楝花風，徘徊踏苔翠。窺園云：窺園記前度，芳草隨屐香。重來徑已沒，草生如我長。芟除力偶廢，滋蔓逐相連。見惡不見美，誰謂順其天。旅病云：旅人少歡樂，慣受風霜侵，小病不自覺，自覺病已深。藥方固無用，殘卷聊搜蠹，含怒強言笑，恐失僮僕心。皆眞率自喜。李宇資齋，陳甥也。道光乙巳成進士，年僅二十。由舍人宰江西鄱陽，力戰死，一家皆歿。所著靜觀齋詩，出入于韓杜溫李，格高采警，直到老成，乃百年來僅見者也。惜其殉難時，著作盡失，此卷乃其寫似廉訪者，吉光片羽，殊可寶貴。如風穴洞云：人馬踏嵐光，暝嶂蒼然合，巖陰氣漠漠，石古春颯颯。凌雲閣云：排空峯下突，湧峻檻孤上。王屋云：一峯正崔嵬，萬壑低破碎，巖虛日晦明，谷沓泉向背。轘轅關云：入險漸覺高，下望懸如髮，呼吸屹當關，危途感倉卒。奉先寺云：剝蝕肅壯嚴，陰森溢飛動，冥冥妙香渺，黯黯山寒湧。等慈寺云：地偏樓閣寐，天闊鐘鼓警。西華道上云：涼意颯深波，精輝帶遠客。柿林云：遙陰山獨青，夕氣日更赤。開母石闕云：殿迥納晚翠，閣荒栖殘葉。喜雨五律云：三年但聞哭，一雨暫留春。未惜殊方濕，遙愁上賦貧。諸侯誠送喜，羣盜尙窺人。野門頻消息，安危望重臣。過先外祖故宅云：釣遊前日事，池閣幾回新？怱怱廿年夢，蕭蕭重到人！著書懷孝緒，扶醉慟王筠。千里山邱感，梁園宿草春。春雨枕上作云：一雨滴蕭瑟，愁人聽到明。孤燈疎帳影，高枕遠雞聲。黯黯沈殘夢，迢迢入別情。模糊千里思，眠食感浮生。秋夜云：百蟲咽露息，一月轉天高。夏夜直閣云：獨夜仍爲客，微材已負官。旅懷云：衆中憐獨影，夢外渺鄉音。懷李春舫師南陽云：月明唐子市，花發宋公園。出

都感懷云：青雲三殿夢，白髮兩閭心。莘縣夜感云：河山新歲感，笳鼓異鄉愁。秋夜七律云：縹渺長空數雁鳴，千門急杵動高城。沈沈鼓角涼無際，颯颯關河夜有聲。遠道秋風驚戰伐，故園新鬼愴縱橫。客窗寂寞催寒雨，短燭單衣感別情。過無錫懷薛曉帆湘云：同趨北闕三千里，獨往南溪五六年，他日酒樽悲更遠，近時詩卷向誰傳？龍峯日沒山光重，鶴瀆烟生樹影圓。思汝吟春復𢥞散，圖書雞犬載行船。重謁商邱外家感賦云：樓臺舊隱仍泉石，婢僕新來訪姓名。懷耿石村雲南云：三月鶯花仍輦下，九華烟雨夢梁州。其餘七古如嵩嶽覩日出圖云：老魚低目陰魅走，赤波剝剝鳴銅精；又云：黑風夜撼壁間松，一卷生紅照秋雨。七絕如雜事詩云：王箆金合證蘭因，燕語鶯飛感夢靑。剛是貴宮扶病起，下簾香細更無人詠張無頗。一曲飛鴻急玉箏，螺杯磲碗酒還傾，王郎小妹工容態，魂斷豐肌帳底聲詠汝陰許生。洛陽曉月憐紅淚，鄂渚淸波怨綠裾，旎髮涵眉十年事，湘烟無限暮春初詠氾人。惆悵詞人沈下賢，秦宮草長夢如烟。金鈿香繡高樓冷，搖落梨花似去年。詠沈亞之。皆佳作也。此君稍假以年，直可追古作者。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十月初九日

碧血錄

閱碧血錄。所載諸忠被難時詩文，以顧裕愍自敘與李忠毅就逮諸詩爲佳。顧公自敘刑曹事七條，語簡意盡，眞漢廷老吏。獄中雜記五條，皆見道語。別同志絕筆，首云雲陽市告了假纔十日耳，辭涉戲笑，尤非常情所能測，覺楊忠烈刃砍東風於我何有之語，尙有客氣。錄稱顧公佞佛，於生死之際，了無畏怖；不虛也。李公詩氣和律穩，竟似有意爲文，丹陽道中二律尤佳。錄中記天啓六年五月六日王恭廠災一事，其變甚鉅，

爲古所未有，而明史頗略之何也。撰是錄者自稱燕客，筆墨簡潔，不但其人奇絕可傳。盧氏文弨序言卽是書首題彙次諸忠之黃煜者是也。盧序及趙氏懷玉序皆佳。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六月二十九日

感舊集　清王士禎撰

夜閱感舊集。此實漁洋隨時命人鈔撮未成之本，故編次雜糅，所選亦不一律。德州盧氏編刻時，頗以己意更定，每人下多附補遺，亦純疵不一；然人爲補傳，頗費搜羅，采輯之功，良不可沒，順治康熙兩朝詩人，亦大略具矣。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三月十三日

三陶文集

閱三陶文集。三陶者，常熟陶元淳字子師，康熙戊辰進士，官廣東昌化縣知縣。及其子貞一字改之，本字駿文，晚號退菴，康熙壬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正靖字稺柬號晚聞，雍正庚戌進士，官太常寺卿。也。凡子師先生文集四卷，南崖集四卷。南崖集者，其令昌化日官私文書也。退菴先生集二卷，上卷雜文，下卷虞邑先民傳略及自敍晚聞先生集十卷，又補錄一卷。三陶皆粹然君子，學有本原，其文眞實和平，而詞藻斐然，抑揚往復，俱於廬陵爲近。南崖集所言民情利弊，洞悉豪髮，殷殷請命，切於家事，循吏用心，令人觀感。退菴集中有讀易偶識四十三則，讀漢書雜說四十則，皆平情析理之言。明史紀傳論十三首，乃其修明史時稾本，亦醇實可翫。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十月十八日

閱陶晚聞先生集，晚聞晚年得第，深悉世變，故其文剴切多裨實用。第二卷經史說摺子九篇，乾隆初輪奏所進者，皆推經義以言時事，反覆詳盡，侃侃有古大臣風。第三卷周官辨僞，駁舉桐城方氏載師廛人文劉歆竄入之說，條而駁之，極爲明晰。詩說二十五條，雖不甚信序傳，亦多任肊之談，而涵泳經文，言之娓娓，多切於國政世變，全謝山氏比之范逸齋嚴華谷，不虛也。春秋說七十八條，體段亦如詩說，而所得較多。論班史八條，頗不滿孟堅，不如其兄退菴所得之深，而文甚條暢。議官制三事，極言郡守之權當重，道員之官可省，佐貳當各舉其職，經歷照磨等當以代幕賓，使自相辟召，而以名聞銓部，視守令之殿最而黜陟之，皆鑿鑿可行。第四卷明史張居正傳及衞青張璁等傳贊，皆史館擬稿。第五卷靖海侯施襄壯公等傳九篇，亦國史擬稿，其體例與今稍異。太常年十五，從其父之昌化任，以縣有浮糧銀六百兩，屢請上官不能革。及太常爲御史，具疏言之，竟得請，以九卿歸田，至課讀自給，孝思淸節，奚媿古人，觀其自序，可謂有始有卒者矣。此集爲正甫從兄貴池縣知縣同福所刻，去年冬始刊成，惜於子師晚聞兩集，有所刪削，不能無恨耳。子師汰十之四，尤可惜。

十月十九日

鈔補陶晚聞文集兩葉。三陶之文皆醇實爾雅，有油然自得之趣；退菴晚聞較其先德尤勝，故雖近刻新出，不惜手寫完之。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十月初五日

古文辭類纂　清姚鼐選

閱姚惜抱先生所選古文辭類纂。其書凡分論辨等十三類，自唐宋八家文外，惟前及國策史漢騷賦，後及明之歸有光，國朝之方苞劉大櫆，餘不入一字，蓋一家學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十月初七日

清尊集

病臥閱清尊集，汪氏振綺堂所刻也。凡詩詞十六卷，作者七十六人，道光甲申至癸巳間汪遠孫小米、适孫又村兄弟偕仁和胡學士敬、餘杭嚴明經杰、仁和孫學博同元、武進湯貞愍貽汾、歸安張舍人應昌、錢唐吳總督振棫等爲文酒之會，每月一集，分題賦詩，選其最而刻之。詩詞皆縛於浙派，多餖飣局束之病，而言必典雅，多關掌故，承平觴詠，風流可思。漢上題襟，玉山酬唱，相去正不遠耳。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閏四月初一日

國朝文錄　清姚椿輯

國朝文錄共八十二卷，計文千三百八十首，分十七類，首論辨，終祭文哀誄，大略依姚姬傳古文辭類纂例而小變之。其甄錄之恉，亦以桐城爲圭臬，故于陸稼書汪苕文朱可亭方望溪劉海峯朱止泉澤澐姚姬傳張鱸江朱梅崖王述庵管異之諸家文，錄之最多，餘亦大半心性蕪言，俗體釀辭，漫無義法，沈溺桐城末派，全無別裁。然卷帙既繁，良楛雜出，亦時有不經見之作。如所載孟遠上龔合肥張侍讀魏蔚州宋司寇于北溟等書六首，皆痛陳時敝，洋洋數千言。其自稱曰：遠會稽一賤士也，厠名成均；又曰：遠會稽賤士也，九試棘闈不見納，一赴殿陛不見用，則固爲越人，而鄉里不知其名，亦不知其著有何集。蓋潛曜之士，姓名湮沒者，不知

凡幾，深愧見聞之陋，而益歎選輯文字，有功幽微，自非淺鮮。張温和爲此書序，言至道光三十年，錄稿始成，足見用力畢生，搜羅非易。其選全謝山王昆繩之史論，張皋文彭甘亭之賦，似尚能持擇。其于別派之胡稚威，選至數十首，而于毛西河錢竹汀凌次仲孔顨軒，不錄一字，王山史王于一顧黃公孫淵如，皆僅錄一首，黃梨洲僅錄二賦，汪容甫僅錄釋三九三篇，侯朝宗僅錄三首，洪稚存僅錄文二首征邪教疏、樂毅頌。及天山等四贊，朱竹君石君兄弟錢新梧阮芸臺等皆不挂姓名，姜西溟李穆堂等所錄亦甚尠。惲子居碑志高作，張皋文諸體文，概從屏置。計甫艸之籌南三策，魏叔子之新樂侯傳，邵子湘之盧忠烈公傳，皆古今有數名篇，而俱不入錄。李寒枝龔定盦爲偏師巨伯，則或因未見而致遺。其姓名稍僻，卽予之淺學所及見者，尚不下百家。此其綜錄之疏，亦可概見，至沒於道光三十年以後者無論矣。程魚門之正學論，閻懷庭之文士詆先儒論，皆病狂夢語；侯朝宗之郭老僕墓志，袁子才之書魯亮儕，端木太鶴之論易葬，皆小說讕言，亦汙簡牘，是又何耶？

文錄載張貞所作楊石民先生傳，稱楊名青藜，字祿客，萊州之濰人，國初副榜。順治丁酉上書於安邱劉少傅正宗，歷數其怙寵擅權，有曰龔芝麓之鐫十三級，則以蜀洛分途也；趙淸止之坎壈終身，則以避馬未遠也；周櫟園之擬以立斬，則報復睚眦也；陳百史之無辜伏法，則爭權競進也。又指其家人居鄉之不法，有曰時禁私鹺，則大車方軌而進，皆謂劉衙湯鹽。時禁通洋，則大木連艫而下，盡稱相府房料。又曰直指陳君，按部安邱，乃與盛伻並轡入城，未至府半里許，卽下車行泥淖中。又過半里許，然後升車云云；可見國初相權尚盛。而楊以鄉里布衣，素未相識，盡言力詆，勸其速歸，劉亦不以爲忤，蓋猶有古人之風。其全書文甚

鄙拙。張貞字貞一，安邱人。敍事亦無法。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七月十五日

姚春木國朝文錄中有康熙時會稽孟遠上龔合肥等書六首，文各萬餘言，此君鄉里無知者，姚氏不知何處得之，壬申歲欲錄存其上張侍讀書一首，甫寫十之一，因其文太長，又其言時事，雖暢達而根柢太淺，無書卷以副其議論，其指陳利弊，亦時有村學究識見，遂輟不復寫，近始補完之。褚少孫讀史記言東方朔上封事萬餘言，武帝讀之數日不能竟，輒乙識其處，此類是矣。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十二月十五日

國朝文錄續編　清李祖陶輯

閱國朝文錄，凡四十家，共八十有二卷。道光間江西人李祖陶所輯。四十家者，漢陽熊伯龍次侯有熊學士集。崑山顧炎武寧人有亭林文集。新建陳宏緒士業有石莊鴻桷寒崖恆山堂敦宿堂等集。餘姚黃宗羲太冲有南雷文定文約等集。商邱侯方域朝宗有壯悔堂集。南昌彭士望躬庵有恥躬堂文集。南昌王猷定于一有四照堂文集。臨川傅占衡平叔有湘帆堂集。永新賀貽孫子翼有水田居文集。睢州湯斌孔伯有湯子遺書。宣城施閏章尚白有學餘堂文集。澤州陳廷敬子端有午亭文編。丹徒張玉書素存有張文貞公集。新城王士禎貽上有帶經堂集。貴谿鄭日奎次公順治十六年進士，有靜庵先生集。安谿李光地林卿有榕村全集。商邱宋犖牧仲有西陂類稿。慈谿姜宸英西溟有湛園未定稿。廣濟金德嘉會公有居業齋文集。武進邵長蘅子湘有青門旅稿簏稿賸稿。高安朱軾若瞻有文端公集。興縣孫嘉淦錫公有文定公奏疏。漳浦蔡世遠聞之有二希堂文集。鄞縣全祖望紹衣有鮚埼亭集。錢塘陳兆崙星齋有紫竹山房集。漳浦藍鼎元玉霖

有鹿洲文集。丹棱彭端淑樂齋雍正十一年進士，官至廣東肇羅道，有白鶴堂集。廣昌黃永年靜山乾隆元年進士，官常州知府，有南莊類稿。桐城劉大櫆才甫有海峯文鈔。嘉定錢大昕曉徵有潛研堂集。桐城姚鼐姬傳有惜抱軒文集。獻縣紀昀曉嵐有紀文達公文集。仁和趙佑啓人有清獻堂文集。鉛山蔣士銓心餘有忠雅堂文集。長洲彭紹升允初有二林居文集。萬載李榮陛奠基乾隆間進士，官雲南知縣，有厚岡文集。安化陶必銓士升貢生，有萸江古文存。甯州劉大紳寄庵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山東知縣，有寄庵文集。湘鄉謝振定薌泉有知恥齋文集。長樂陳庚煥惕園貢生，有惕園存稿。祖陶字欽之，上高縣舉人，故所選多江右產。又以嘗及陶文毅公之門，遂幷數其父必銓爲一家。蓋識趣旣卑，見聞又狹，其序文評語，多淺陋迂拙，全是三家村學究批抹時文習氣，固不足與于選政。惟極詆袁子才之文爲破律敗道，譏朱梅崖之摹倣古人，而謂林雲銘古文析義之選，最爲俗劣，是亦少有見解。又自言此外別選魏叔子汪堯峯朱竹垞方望谿李穆堂惲子居爲六家文錄；又選金元明八家古文，以繼唐宋八大家，而雜輯此四十家，以見一代源流升降之略。其未能選盈一卷者，如毛西河魯絜非王鐵夫諸家，又都爲一集，其人尙存者弗錄，亦可謂有志於此者矣。四十家中自習見者外，陳宏緒爲明尙書陳淸襄公道亨之子，崇禎時嘗官知州監軍推官，明史附見道亨傳。本不當列之國朝人中，其文亦卑冗無法。鄭日奎文頗能狀山水，而有小說氣。彭端淑文極拙劣。黃永年李榮陛劉大紳稍有可取，然不知古文義法。陶必銓賫江劉氏族譜序二子名字說瘞殍文三篇頗佳，然其二子名字說，疑是文毅貴後其門客僞爲之，餘文皆不工。陳庚煥筆舌蕪陋，議論閒有可取。要之四十家中最惡劣者，莫如熊伯龍之文，其李雲田紀年稿序，尤令人嘔噦。伯龍時藝名家，而古文幾不成句，此俗學誤人，爲可歎也。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六月二十四日

批點李祖陶國朝文錄中邵靑門鄭次公朱可亭蔡梁村姚姬傳彭二林李奠基 榮陛 陶士升 必銓 劉寄庵 大紳 謝薌泉 振定 陳惕園 庚煥 諸家，隨閱隨評，淩雜無次。祖陶所選，雖蕪陋可鄙，然鄭之靜庵先生集，李之厚岡文集，陶之莨江古文存，劉之寄庵文集，謝之知恥齋文集，皆予所未見。五家誠不足言古文，而次公軍陽山記東山巖記兩作，狀景頗工；與陳元公書一首，論明代文章門戶之習，亦甚痛切。奠基好考古而陋學自用，妄詆漢儒，文尤蕪雜。然其佛生日辨書楊宏山 士雲 大理郡名博議後駁李中谿 元陽 大理山川志諸篇，議論嚴切，頗足傳世，予爲删改其累句，且正其題目。佛生日辨原題作中土附會佛生茈實考；楊宏山大理郡名博議後，原題作宏山不諱僭曾論；駁李中谿大理山川志，原題作論大理志傳合天竺山川之謬；皆不合法。莨江之資江劉氏族譜序，考據議論俱可觀。二子名字說，極似蘇文安作，而絕不蹈襲。瘞殍文秋夜游東園記兩作亦佳。薌泉名御史，其巡城杖和珅妾弟一事，風節尤著。文雖率易，然如游上方山記登太華山記，雖皆信筆敍次，無作家簡練之功，亦尙不至拉雜如路程記，較之明人王履蔡羽輩自爲過之。西涯雅集記游焦山記淸徹可入小品。寄庵宰縣，循聲汔今尙在人口。壽陽祁文端當今上御極初，疏陳其政績，詔列入國史館循吏傳。其文頗有氣勢，而蕪穢彌甚。惟伏生子孫世襲博士記一篇，有關掌故，文亦疏暢，當與趙鹿泉重修有子祠墓並立五經博士序並傳。其東南山中看桃花記三篇，亦小品之可觀者。惕園存稿世尤罕見，其文亦蕪傖涉市井氣，然頗有資考證，如衢州孔氏幷官 今多悞作幵官。夫人楷木像記 原本題作孔氏夫子夫人楷木象考，既不辭，其文亦是記，非考，故正之。最有關係之文。讀明儒學案上下兩篇，議論亦好，擬增補明儒陳第傳足裨史缺。略最 俗撮字。其目於此，以備他日選擇焉。

十二月十九日

閱國朝文續錄凡四十九家，爲姚端恪文然、杜于皇濬、顧皇公景星、王無異宏撰、申孚孟涵光、計甫草東、魏善伯祥、丘邦士維屏、徐巨源世溥、張簣山貞生、李維饒振裕、陸清獻隴其、秦留仙松齡、徐健庵乾學、汪蛟門懋麟、趙仲符執信、俞寧世長城、趙恭毅申喬、王予中懋竑、謝霖石濟世、朱斐瞻仕琇、楊勤慤錫紱、萬字兆承蒼、紀愼齋大奎、汪文端由敦、方文輈婺如、沈確士德潛、沈本謚文慤，後追削。沈冠雲彤、陳文恭宏謀、陳黻儒之蘭、際泰曾孫。袁子才枚、羅臺山有高、劉東橋澂、熊玉煇璟崇、陸朗夫燿、段若膺玉裁、洪稚存亮吉、沈埴爲叔埏、管緘若世銘、茹遜來敦如、李申耆兆洛、許周生宗彥、張蓮濤錫穀、焦理堂循、陸祁孫繼輅、沈學子大成、陳恭甫壽祺、余卿雯廷燦、姚文僖文田，共六十七卷。有總序，有各家小序，每篇後皆有評語。去年何中允廷謙視學江右始爲之刻行，而附以邁堂文略四卷，爲五十家。祖陶陋學鄙見，妄操選政，哆然以古文家自命，而又好言經濟理學，力攻漢學諸儒，蚍蜉自矜，尤爲可惡。此選龐雜不倫，較前錄彌甚。如紀大奎陳之蘭熊璟崇張錫穀輩，直一無所知之人。臨桂陳相國、吉水武進李趙兩尙書，亦豈得以文章論。簣山雙湖陋俗無識。端恪勤慤皆是通暢公牘，無意於爲文。陸清獻之庸傖，俞寧世之促陋，萬孺廬之拙滯，沈歸愚之蕪劣，皆此事中之下下者。韞山止水，經學既疏，文辭尤拙。卽白田果堂懋堂理堂諸君子，經術精深，而文實不工。今舍其考據論辨之篇，而取其序記誌傳之作，是何異拔梧檟而養樲棘，屏昌陽而進豨苓耶？蓋此四十九人中，小足名家者，不過顧王魏丘徐巨源汪松泉方羅祁孫陸陳左海等十人，其餘尠可節取。文略四卷，則尤蕪俗庸劣，如市儈帳薄，村媼家書，閱之令人嘔噦。中允校刊亦極粗疏。以國朝文選者寥寥，雖牛溲馬

勃，亦可蓄取，故景蓀以遺予，而予亦姑存之焉。

十二月二十八日

閱國朝文錄續編，略批抹之。其中最不通者，臨川陳之蘭之香國集，令人歐噁。大士太乙山房文，方樸山巳醜詆之，無論其孫矣。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正月初二日

閱文錄續編，訐勒沈雙湖管韞山許止水張蓮濤諸家，皆文拙而議論謬者。

正月初三日

國朝文述　清王塗編

閱市見有近人王塗所編國朝文述一帙，借歸閱之，乃皆從經世文編錄出，而稍增入數篇，因夜讀之略偏，至四更方寢。塗字亮生，亦有文名。其書分類編次，不依時代。中如顧亭林與人論學書汪文端由敦上徐大司空論從祀書張蒿菴袁氏立命說辨黃棃洲六世祖小雷府君萬里尋兄記陸周明墓誌銘董文友宋太宗論全謝山曲端論孫文定三習一弊疏劉才夫阮君傳彭秋士先府君述亡妻龔氏壙銘錢竹汀七出說章實齋原史永清義門列傳序韓節婦傳彭尺木曾孝女傳陳和叔傳張積石春秋常事不書解夫人無歸寧禮辨性述上下篇管韞山春秋公羊說陸朗夫與王惺齋論佛教書王蘭泉續復仇論與畢秋帆論續通鑑書慰忠祠碑郭舟山廟碑王惕夫故明二楊將軍傳李忠毅公行狀姚姬傳朱竹君先生傳洪稚存邵學士家傳惲子居辨微論彭甘亭劉晏論錢心壺記强忠烈事，皆佳文也。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二十五日

皇朝經世文編　清魏源輯

夜讀經世文編學術門之原學儒行法語廣論諸文，禮政門之家教正俗諸文。此書名爲賀制府長齡所輯，實出於邵陽魏默深一人之手。魏君博學有霸才，近宋之陳同甫。此書大旨欲救儒之不適於用，而其時當漢學極盛之後，實欲救漢學之偏，以折衷於宋學，故其去取不免左袒於宋，而又欲合洛閩之性理，東萊之文獻，永嘉之經制，夾漈之考索諸學爲一，其志甚大，用亦甚要。惜其中如程魚門之正學論三篇，姚姬傳之贈錢獻之序、安慶府重修儒學記，閻懷庭之文士詆先儒論，此皆猖狂不學率天下而爲空疎無實之言者，何以濫登簡牘耶？程氏之言曰：宋以來七百年之書，浩乎若涉海之靡涯，難以究竟，是以窮居坐論，必玉篇廣韻說文爾雅之書，必康成服虔賈逵之末緒，以爲人心之巧，嗚呼！程氏以唐以前書存者不多而視爲易讀耶？此眞全不知學者矣。夫宋以後書雖繁雜，大率文從字順，泛濫荒謬，其最精者爲諸儒語錄。又多糾纏空衍，千篇一旨，最其要語一編盡之矣。而唐以前書，卽以三禮注論，有一生不能究者矣。姚氏之言曰：今日學者，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又曰：當朱子時，有象山永嘉之學，雜出而爭鳴；至明而陽明之說，本乎象山，近時陽明之燄熄，而異道又興。學者競於考證訓詁之途，自名漢學，穿鑿瑣屑，駁難猥雜，其行曾不能望見象山陽明之藩，其識更卑於永嘉，而輒敢上詆程朱。夫姚氏以爲漢儒之注，僅訓詁而無精義耶？毛之詩，董之春秋，鄭之禮，荀虞之易，皆僅見經之枝而昧其根、得經之細而舍其鉅者耶？象山之學，與新安互爲出入，且不必論。若永嘉則伯恭正則諸公，又

何病於朱子耶？豈以呂氏身任文獻之學固爲玩物喪志耶？若閻氏謂人之攻程朱者，以六經之言，皆其所不好，刦於勢而不敢議。程朱去今未遠，無聖人之號，於是以其宿怒積忤於六經之意，盡發舒於程朱而不能復忍云云。則尤陰險小人之言矣。嗚呼，漢學固不能無蔽也，而其爲之甚難，其蔽亦非力學不能致也，特未深思而辨之耳。予亦非能爲漢學者也，惟深知其難，而又喜其密實可貴耳。至段氏玉裁朱子小學跋，有曰：歸里而後，人事紛糅，所讀之書，又喜言訓故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根本，老大無成，追悔已晚。而戴敬咸祖啓答其子問經學書，有曰：今之經學，六經之本文不必上口，諸家之義訓無所動心，所習者爾雅說文之業，所證者山經地志之書，及其菁華既竭，精力消耗，則茫然與不學之人同。吾家東原，蓋痛悔之。晚嬰末疾，自京師與余書曰：生平所記，都茫如隔世，惟義理可以養心耳。又云：吾向所著書，強半爲人竊取，不如學有心得者，公諸四達之衢而人不能竊也。段氏之言，蓋其自抑以尊先儒，謙而非悔；戴氏未知果有是言與否，卽曰有之，夫讀書未有不求義理者，其養心之言，卽平時功力之證。至著書可竊等語，則賢者之失言矣。夫著書固將以明前言，示當世，啓來學也。苟利於人，何必在己，且心得何物，而可公諸衢乎？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二十一日

二月初一日

夜手錄皇朝經世文編姓名總目，其中名字官爵籍貫科次，多有舛誤，稍爲訂正之。

下午小愈，編寫經世文編八十册。魏氏此書體例揚榷，頗爲盡善；惟前數卷論學術多采程晉芳戴祖啓閻循觀等愚誣之論，而於諸經儒論學問升降、辨名物得失、極有關世道人心者，皆不之采。蓋魏氏未窺漢學

塗軌，以爲典物度數皆繁瑣之事，聲音訓詁非義理之原；而不知一名物之沿譌有極害於政道，一音詁之失正有詒害於人心，學術不明，遂致畔經離道者。乾嘉以來諸儒，固有掇拾細碎，病其委曲繁重，無與大指；而即一物一事，推論精深，大義微言亦往往而在，所當分別觀之也。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十一月二十一日

金陵國朝詩徵　清朱緒曾撰

閱朱述之所輯金陵國朝詩徵。采擇不苟，多有可觀。所載程嗣章，上元人，廷祚之弟，字元朴，號南耕，謂縣莊專心經學，南耕專心史學，所著有明史紀略、明儒講學攷、史學例議、金陵識古錄諸書。其詩有明宮詞絕句百首，選九十二首，雖取材多出正史，亦頗有佚聞，足資采擷。其寓賢卷中采錢唐吳慶百農祥金陵集詩有甲申南都紀事、甲申述事、乙酉南都雜感、乙酉秋感等七律二十八首，頗高壯可誦。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正月初三日

國朝駢體正宗　清曾燠編

閱國朝駢體正宗，所取自毛西河至汪竹素全德凡四十二人，中多有僅取一篇者，乃至凌次仲亦止一首，汪容甫僅至三首，而吳穀人多至十六首，袁子才亦十二首，而辭隨園臨幸上尹制府啓及吳桓王廟碑二首，爲子才傑作者，乃反不列焉。曾氏此選與吳山尊八家四六皆以當家操選事，並風行於代，而兩公實未能深辨氣體格韻之間，故雅俗雜登，菁華多落。山尊自爲之文，稍勝賓谷，而又以聲氣爲進退，此劉圃三與賓谷所以各占一家也。國朝此事，跨唐跋漢，論定之責，其在後人乎？其在後人乎？

湖海詩傳　清王昶纂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二月初六日

閱王述庵司寇昶湖海詩傳。此書去取頗爲失當，予素厭之，然所載蒲褐山房詩話，皆有資掌故。高廟六十年中，下逮仁廟之初，朝野文獻，半賴以足徵。其體裁全仿朱氏靜志居詩話，幾亦足與相亞。惟過尊沈歸愚，謂爲一代宗主，雖師門之誼，然述庵於詩固無所解，宜其見嗤識者耳。卷中江浙人十居八九，其時海內富樂，三吳尤繁盛，爲帬屐所歸。上而公卿，多投簪早退，優游山水；下至商販，亦爭輦金結客，投轄題襟，風流駘蕩，飽享太平之福。烏乎，可爲羨豔者已。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三月十六日

閱湖海詩傳蒲褐山房詩話。此書于癸丑壬戌歲評點兩過，一歸刼火，一爲周叔雲攜去。述菴生極盛之世，又享大年，交徧寰中，國朝人物，是集已得大半。而拘守歸愚詩法，短於鑒裁，故所選者往往膚庸平弱，腔拍徒存，求如明之青邱二李大復大樽，國初之牧齋梅村，以及稍後之漁洋愚山伽陵翁山，竟無一首。蓋自海珊樊榭寶意外，無能成家，而自沃田西莊白華蘭雪雲伯外，幷無堪節取。此固去取未精，而我朝詩學之衰，亦可概見矣。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清徐斐然選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十一月二十六日

閱歸安徐斐然所選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共三百五十一首，前有嘉慶元年歸安吳蘭亭、太順曾鏞兩序。

其中如毛際可徐廷駒茅星來等，皆濫竽充數，且采及陸隴其袁枚，而如黃棃洲徐巨源顧黃公王山史李寒支彭躬菴傅湘帆毛西河張京江陶子師儲畫山杭堇浦陳和叔劉海峯邵思復方樸山全謝山姚惜抱錢竹汀彭二林諸家，皆乾隆以前以文集早行，世所共知者，俱不錄一字，其稍僻及後出者，更不必論。即其所選，如陳說巖之午亭文編，馮山公之解舂集，雖文未成家，而皆僅登五首，又頗拙劣。魏勺庭邵靑門方望溪三家名作林立，而多遺大篇，取其小品。以王于一之李一足、湯琵琶傳，侯朝宗之馬伶、李姬傳，爲近俳不錄，而采王之孝賊傳義虎記，侯之郭老僕墓志，乃彌近小說。勺庭劉文炳江天一諸傳，最爲出色，乃屛不收，而取其大鐵椎傳，則俚率游戲，直是水滸傳中文字。靑門盧忠烈公傳，爲集中第一首，乃舍之而登老儲之作。蓋斐然本三家村學究，耳目陋狹，即予所約舉之二十家，尙未能知。又專以時文挑撥之法妄論古文，務取其淺近滑易者，系以庸劣之批尾，乃井蛙自足，遽定爲國朝二十四家，一何可笑耶！所錄惟竹垞湛園二家，甄別較當；其不取沈歸愚藍鹿州等，亦差爲有識。予閱此最早，嘗爲補訂彰石壯悔叔子望溪四家，今亂後失其本矣。

同治庚午（一八七〇）二月十一日

受經堂彙稿　清楊紹文編

受經堂彙稿四册，張氏惠言門人楊紹文子掞所編，凡五種。首爲茗柯文初編一卷，二編二卷，三編一卷，四編一卷，皆皋文所著也。次爲竹鄰遺稿，歙金式玉朗甫著。式玉爲輔之先生從子，寄籍浙之仁和，嘉慶壬戌進士，改庶常，旋卒。次爲齊物論齋賦，武進董士錫晉卿著。次爲安甫遺學三卷，歙童子江承之著，皆張氏及門也。次爲雲在文稿，即子掞所自著也。子掞自稱山陰人，而吾鄉無知者。此書前有鮑雙五侍郎

序，言雲在爲張之同里，官天津鹽大使，蓋越人而僑居常者歟？受經堂者，張氏在京師講學之堂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二月十四日

閱茗柯文初編至四編，粗涉一過。皋文不特經學奧邃，其文亦力追先秦，字字有法，而不同北地滄溟之膚襲割綴，眞古學也。激切高厲，亦如其人。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正月十八日

（三）詩文別集

陶淵明集　晉陶淵明撰

張公束來，以近日安徽新刻陶淵明集兩册見贈，此卽北齊陽休之所編十卷本也。卷七爲五孝傳，卷九卷十爲聖賢羣輔錄。咸豐辛酉獨山莫氏得旌德縮刻宋本，其中宋諱缺筆至寧宗嫌名廓字，知爲慶元以後刻矣。桃花源記欣然規往不作親往；羣輔錄比時本多八十餘字。莫子偲題識謂與毛斧季祕本書目所稱宋板淵明集皆合，桐城徐氏醵金重刊之，頗精緻可觀。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六月初五日

盈川集　唐楊烱撰

楊盈川李懷州墓志銘云：公諱沖寂，字廣德，左衞大將軍西平王之孫，荆州大都督漢陽王之子，今上之族兄也。案今上謂高宗，沖寂卒於永湻元年。案新唐書宗室世系表，太祖子蔡王蔄子安，字元德，隋右領軍大將軍

趙郡懷公，追封西平王；子瓌漢陽郡王；子沖寂兗州長史。沖寂下一格注云缺。據此志則沖寂歷官太府、鴻臚二少卿，青、德、齊、徐、宣、陝六州刺史，檢校司禮太常伯，營州都督，蒲州刺史，少府監檢校，將作大匠營義陵，銀青光祿大夫，行少府監，檢校右領軍將軍，以公事左授歸州司馬，遷中大夫，行兗州都督府長史，卒贈懷州刺史，其歷官甚顯，表止載其卒官耳。下云：長子某，官某，次子某，官某。是有二子，皆已歷官，亦可補史闕；惜不詳其名也。又鄭國公墓志銘云：公諱柔，字懷順，恭帝之孫，鄭國公行基之子，薨於永昌元年二月；亦兩唐書所未詳。惟代王侑卒時年止十五，行基未必恭帝所生也。

光緒丙戌（一八八五）六月十八日

陳拾遺集　唐陳子昂撰

閱陳子昂感遇詩。子昂人品不足論，其上周受命頌，罪百倍於揚子雲之美新，所爲詩雖力變六朝初唐綺靡雕繪之習，然苦乏眞意，蓋變而未成者。感遇二十四首，章法雜糅，詞煩意複，尤多拙率之病。緣其中無所見，理解不足，徒以氣體，稍近漢魏。旋得張曲江起而和之，唐音由此而振，遂爲後之論詩家正宗者所不能廢，元遺山至有黃金鑄子昂之語，亦可謂幸矣。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初五日

張燕公集　唐張說撰

閱張燕公集，內有謝賜鍾馗及新歷表，足見小說言明皇晝臥驪山夢稱鍾進士者，固妄說也；與新歷並賜在冬至時，又與今時用之端午者異。表中及鍾馗者，惟屛祛羣厲、績神像以無邪二語，蓋莫攷其所始矣。燕

國文博雅有勁氣，其駁行用魏徵注類禮表云：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亦竟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違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又改撰禮記議云：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云云。皆獨具卓識，有功儒林。後世若俞東老吳草廬輩，顚倒割裂，蓋未聞此論者也。其贈別楊盈川箴云：才勿驕恡，政勿苛煩，明神是福，而小人無寃。畏其不畏，存其不存，作誥于酒，成敗之根，勒銘其口，禍福之門。雖有韶夏，勿棄繫韇；豈無車馬，敢贈一言，深得古人贈言之義。盈川時輩先于燕公，而其辭如此，尤非晚近所能。才勿驕恡四語，深中盈川之病。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二月二十八日

儲光羲詩集　唐儲光羲撰

偶閱儲太祝詩，其田家雜興云：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親友。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儒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日暮閒園裏，團團蔭楡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淸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讀之覺景物高爽，卽有清風拂拂從紙上來，小病爲減。古人起病愈風，眞有此快。此詩寫田居光景，不過眼前，以吾所處論之，亦非極難，而惘惘求官，遂墮塵紲。山水贈往，風沙饜今，緬此詩境，幾如苦海中望蓬萊三山，令人有不能作飛仙之歎。他日歸約，終當以此詩爲程。臨川誓墓，東坡指江，得此不歸，便非人類！太祝甘受僞署，其人頗與所言相戾，且詩雖取境高逸，而每入於淺俗，

遠遜王韋，次蹔孟柳，如此篇者，亦非數覯。然若同王十三維偶然作云：野老本貧賤，冒雨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蓧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話羲皇年。數語寫出淳悶氣象，眞復不讓陶公矣。

咸豐己未（一八五九）十二月十四日

元次山文　唐元結撰

閱元次山文。次山首變六朝之習，昔人推爲韓柳若蚡。然其命題結體，時墮小說，後來晚唐五季以古文名者，往往俚率短陋，專務小趣，沿至宋明，遂爲山林惡派，追原濫觴，實由次山。蓋駢麗之弊，誠多蕪濫，而音節有定，終始必倫，雕飾鋪陳，不能率爾。旣破偶爲單，化整以散，古法盡亡，惡札日出。次山惟容州謝上諸表、送譚山人歸雲陽序及記銘小品，間有可觀，然狀景述情，較之子厚之記永州，何止大小巫之殊哉。虎蛇頌化虎論等，不諱虎字，以肅代時太祖已祧；至它文屢用淵民，則宋以後傳寫者所肊測妄改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三月初二日

柳宗元集　唐柳宗元撰

閱柳文。子厚謫永州時，年僅三十三，其所表見已卓然。及在永五年，與蕭翰林俛書，有云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上聲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又與李翰林建書，有云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不足把玩，亦已審矣。其言悽愴，讀之酸鼻。然子厚後僅十年而歿，壽止四十七，而文章行業，照耀千古，汔今如未

死者。以視僕之年已四十，文筆歌詩，自亦不在人後，而皓首場屋，入貲爲郎，聲稱泯然，無一可恃。百病迭攻，奄奄視息，身雖拘于褊民，魂已游於岱獄，不又重可悲耶！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三月二十一日

閱柳文。二王八司馬之事，千載負寃，成敗論人，可爲痛哭！子厚終身摧抑，見於文辭者若不勝其哀怨，而絕不歸咎叔文。若牛賦弔萇弘文弔樂毅文諸作，皆爲叔文發，蓋深痛其懷忠而死，雅志不遂。雖與中朝當事者言，亦但稱之曰罪人，曰負罪者，終未嘗顯相詆斥。至與許孟容書則幾頌言其寃矣。古人此等處自不可及，而世無特識，多爲昌黎順宗實錄所厭俗作壓，雖歐陽文忠宋景文、司馬文正尙皆不免，可歎也夫！

三月二十二日

中山集　唐劉禹錫撰

閱劉夢得中山集。中山敍記諸文，簡潔刻鍊，於韓柳外自成一子。其祭昌黎文，謂子長於筆，我長於論，以矛禦盾，卒莫能困，王厚齋笑其不自量，未爲知言。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閏五月初八日

李元賓集　唐李觀撰

呂衡州集　唐呂温撰

閱李元賓集呂衡州集。元賓之文，昌黎以故交且早夭，因極稱之，本非定論。後人無識，遂謂其才足與昌黎並，陸希聲且謂其辭勝昌黎。今平心論之，元賓卒時年僅二十九，其文嶄然自異，不肯一語猶人，使假

其年，正未可量。卽其所傳諸篇，如項籍碑銘古受降城銘弔監察御史韓弇文弔涇州王將軍文上宰相安邊書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其文皆有奇氣。餘篇大率意淺語枝，囂而無實。又少年負氣，急于自見，所沾沾者，惟在科名，不止王阮亭所舉與奚員外孟簡兩書，作使酒駡坐態也。四庫提要以與孫樵劉蛻並稱，蓋不及孫，差過于劉耳。和叔之文，當時儗之左邱班固，誠非其倫，然根柢深厚，自不在同時劉夢得張文昌之下。其文如三受降城碑銘古東周城銘成皋銘酹王景略文凌烟閣勳臣頌狄梁公傳贊張荊州畫像贊，置之韓柳集中，亦爲高作。其他書表，多有可觀，議論亦甚平正，此以見八司馬中固多君子，其氣勢格律，皆出于學問，自非元賓輩所可及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五月十二日

王建詩　唐王建撰

閱王建詩一卷。仲初宮詞固佳，其他詩都有俗氣，樂府最名於代，雖稍有工者，亦多失之質直。七律格韻尤卑下，乃開晚唐五季庸劣一派，可謂惡詩。中唐以後人五律如姚祕監王仲初等，皆極淺弱，稍於一二近景瑣事，刻畫取致，亦往往有工語。然道眼前景，每至取極俗極瑣小極無意味者，乃墮打油釘鉸惡道，仲初詩「小婢偷紅紙」等類是也。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八月初九日

下賢集　唐沈亞之撰

夜閱沈亞之下賢集。亞之文以峭厲名，然多俗氣，中唐以後作家，往往如是。至於司空表聖羅昭諫諸

人，崛强幾如驢橛矣。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月二十八日

李衛公集　唐李德裕撰

夜閱李衛公集。中唐以後文，自韓柳外，首推牧之，次則衛公，次孫可之，次李文公，次皇甫持正李元賓，又次則獨孤文公元次山劉中山李遐叔李子羽梁補闕蕭茂挺歐陽四門，若張文昌元微之李義山，又其亞也。劉文泉沈下賢皮襲美陸魯望，已不免村野氣太重。司空侍郎羅江東，則樸不勝俗，健不勝麤矣。

十一月初四日

白氏長慶集　唐白居易撰

讀白香山樂府。樂府自太白創新意以變古調，少陵更變爲新樂府，於是並亡其題。香山從而和之，明乎得失之跡，詠歎諷諭，令人觀感。今之樂猶古之樂，固不必排切字句，牽合聲律，以爲不墜雅音。然香山詩如上陽白髮人驃國樂昆明春西涼伎牡丹芳諸篇，雖言在易曉，終覺冗長，音節亦鬆滑，不及杜之疏密得中也。至其佳處，如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上陽白髮人。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西涼伎。少迴卿士愛花心，同似吾君憂稼穡；牡丹芳。則固不可掩耳。牡丹芳篇中三代以還文勝質、人心重華不重實二語突接，亦見作家本領。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五月初五日

樊川文集　唐杜牧撰

讀杜牧之樊川文集。牧之詩力求生新，亦講古法，故晚唐諸名家中，尤爲錚錚。子九（孫垓）論詩絕句云：若向生新論風格，就中尤愛杜司勳，眞知言也。

咸豐乙卯（一八五五）六月三十日

午後讀樊川文。予自己酉冬於唐文粹中讀牧之文數篇，不過謂其生峭便學，如孫樵劉蛻之徒。今日復之，乃知才學均勝，通達治體，原本經訓，而下筆時復不肯一語猶人，故骨力與詩等，而氣味醇厚較過之。所著如罪言原十六衞守論戰論諸篇，前惟賈太傅治安策過秦論，後惟老蘇幾策權書，可以鼎立，固爲最著；他如李飛墓誌盧秀才墓誌李賀集序注孫子序杭州新造南亭記上李司徒論用兵書上李太尉論江賊書黃州刺史謝上表進撰韋寬遺愛碑文表塞廢井文題荀文若傳後諸作，皆奇正相生，不名一體，氣息亦直逼兩漢。長篇如韋寬遺愛碑，尤見筆力。燕將錄竇列女傳亦卓然史才，雖取境太近，然一展卷間如層巒疊嶂，煙景萬狀；如名將號令，壁壘旌旗，不時變色；如長江大河，風水相遭，陡作奇致；又如食極潔諫果，味美于回，眞韓柳外一勍敵也。至若送薛處士序，則諷以處士二字之難副；上昭義劉司徒書，則勉以討賊之忠義；上高大夫書，則論取士之不可以資格；與人論諫書，則戒直言之激怒致禍；投知己書，則告以不急人知之素；答莊克書，則規以求人作序之非，具見生平風節。唐史言其以從兄悰貴顯常悒悒不樂，亦未可信矣。又考牧之雖稍見用於大中初，其時職史秉筆，未免於會昌朝事，稍形指斥，此亦君相之意。其微詞見義，如奇章公墓誌中直載劉從諫入朝還鎭月日，及杭州南亭記言武宗毀佛寺事，固曲直甚明爾。

七月初一日

樊川集中上池州李使君書，有曰：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爲注解之罪。僕觀其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出，必挈置數子，坐于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爲師，要得聖人復出，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出，終不爲學。聖人復出，卽亦隨而猾(全唐文作汨。)之矣。此等議論，唐中葉以後，人所罕知。樊川文章風概，卓絕一代，其學問識力，亦復如是。予向推爲晚唐第一人，非虛誣也。宋子京深喜樊川之文，新唐書中傳論，多取其語；其自作文字，亦力倣之。故于啖助等傳論末學之弊，其識議亦與樊川同，非韓歐文章家所知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七月初二日

樊南文集　唐李商隱撰

上午閲李義山樊南文集。義山詩律雅鍊，固不待言，古文亦齊名孫可之皇甫持正杜牧之諸家，四六尤爲中唐後一大宗，論者謂不特非宋人所及，卽王楊四子亦覺遜之。余嘗論四六雖大家所不經意，然初唐後竟失傳。蓋六朝人整鍊者如白戰健兒，流麗者如簪花美女，其氣息神韻，均不可及，又能不見堆垛之迹，如徐熙畫梅，無一瓣複衍。王楊四子稍滯矣，然如王謝子弟，揮麈談笑，總饒俊逸。燕許二公更弱矣，而短衣勁服，猶有古裝。至陸宣公李樊南全以氣行文，大開宋人門徑，如法師參禪，武將賦詩，時露山野氣，風雲色，自鄶以後無譏矣。樊南尤長者，推祭誄諸文，然概以四字成句，率多浮詞套語。余雅不喜此體，近周叔子（譽芬）極詆之，謂其出語庸劣，有幷不及宋人者。今日細看數篇，乃知國朝陳伽陵吳薗次諸家，直胎息於此，一經傳法，已墮惡道矣。惟小文如李長吉傳與令狐拾遺書蝨賦諸作，固自佳；爲王茂元檄劉稹文，亦不

弱陳孔璋輩。義山極推崇昌黎平淮西碑，其作李衞公會昌一品集序，力倣之，而才實相遠，蕪詞枝語，衝口即出；稱頌處雖極用意，亦時有失體語，與鄭亞改本相較，相去遠甚，此君固非大手筆也。序作於宣宗大中元年，時文饒已三貶爲太子少保分司，亞亦由中丞貶外。未幾以吳湘獄，貶文饒司戶崖州，亞以審是獄時爲御史知雜，亦再貶循州刺史，而序中尙極意推重，擬之天之春秋，地之秦洛，人之伊周，足見衞公當日聲望之隆，而朋黨之固結不可解也。然不以失勢反面，如鄭公者，亦君子人與！

咸豐乙卯（一八五五）六月十八日

閱樊南文集，此書予於甲寅乙卯間觀之甚熟，意頗輕之，今已二十五年，殊覺其可取者多也。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九月二十九日

玉谿生詩注　清馮浩撰

閱馮孟亭侍御浩玉谿生詩注。孟亭於此書幾用一生之力。其考證史事，固爲詳盡，而筆蕪詞漫，附會迂曲，時復不免，轉不及朱長孺本也。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二十四日

閱桐鄉馮孟亭御史浩玉谿生詩詳注三卷，樊南文集詳注八卷，詩有錢香樹尙書序及自序，文有錢茶山尙書序，又有王西莊閣學詩文注總集序。詩集前爲史傳藝文志年譜贈詩詩話，曰首卷。詩文各有發凡。其書極一生之力，多正朱長孺徐藝初兩家之誤，屢有補訂，極爲細密，文後又附輯逸句，然頗傷蔓引，又多辨舊注不甚關係之事，且喜推測詩意，議論迂腐，筆舌宂漫，時墮學究之習。至求詳太過，往往複沓瑣碎，轉淆

檢閱，其弊亦與其子星實鴻臚應榴所注蘇詩正同。自宋迄國初錢蒙叟朱長孺，注詩文家，皆斷制簡括，不如是也。然攷玉谿詩文者，詳博無踰之矣。朱氏極推義山之忠愛，有知人論世之識，馮氏頗詆之。西莊為馮之門人，乃益言其浮薄。馮王皆非知詩者，宜其言之過矣。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九月二十七日

閱玉谿詩注。馮氏不通訓詁，所解時失之鑿，又未深知義山詩恉，蓋用力勤而識不足也。

二十八日

黃御史集　**唐黃滔撰**

閱唐黃御史集。凡分兩帙，上帙賦詩雜文，下帙書啓、祭文、碑銘。以影鈔宋慶元刻殘本為主，而補以明崇禎刻本。文江律賦頗有佳句，洪景盧容齋四筆已言之，餘文亦頗不率爾。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九月二十五日

羅昭諫集　**唐羅隱撰**

閱羅昭諫集，詩文共八卷，康熙中新城張瓚所刻，四庫所收即此本。惟此本第八卷即兩同書，而四庫書目，既於集部別集類收此八卷，復于子部雜家類列兩同書二卷，卷數重出，殊不可解。昭諫所著讒書，自文粹所選外，不可得見，四庫亦無有。顧澗薲思適齋集中有讒書跋，謂係拜經堂本，蓋武進臧氏刻者。讒書乃吳兎牀校刊，所謂拜經樓本是也。嘗問河之（按：顧瑞清），云其家有之，今毘陵之板，當已不保矣。昭諫詩格雖未醇雅，然峭直可喜，晚唐中之錚錚者，文亦嶄然有氣骨，如其詩與人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十月十五日

讒書　唐羅隱撰

閱羅昭諫讒書，亦章碩卿所刻者，據海鹽吳氏愚谷叢書本重翻。凡五卷，尙少誤字，前後有昭諫自序及宋人方虛谷跋、明人錢叔寶跋。兔牀跋其書乃懿宗咸通八年丁亥留京師時所次雜文，明年戊子落第赴江東，又一年己丑以徐賊龐勛甫平，詔罷科舉，因復序而行之。曰讒書者，自謂用其文以困辱，比於自讒，其命名之義已淺。所次論說雜出，閒以韵語，大率憤懣不平；議古刺今，多出新意，頗以嶄削自喜。而根柢淺薄，篇幅短狹，所識不高，轉入拙俗，此晚唐文辭之通病。余嘗謂國之將亡，江湖派出，故唐宋元明之季，皆各有一江湖派，爲山林鄙野畸仄浮淺之人所託，而唐末最詭瑣，故五代之亂最甚，文章之徵運會，豈不信哉！世人偏訾明季，又專以江湖派譏宋人，非知言者也。昭諫文於當時猶爲近古，其與招討宋將軍書，謂宋威也，責其養賊釀禍，謂行酷於尙君長王仙芝，辭甚峻厲。請追癸巳日詔疏，言用水器鑪香蒲篠絳旛致坊市外門爲禳旱舊法不足恃，其首自稱曰歲貢賤臣，二文蓋皆私擬爲之，然足見其心存君國。後之請討賊温，志節皎然。其說石烈士，記石孝忠推倒淮西碑爲李涼公訟功得召見；拾甲子年事，記大和中張谷歌姬李新聲勸谷去劉從諫爲谷所縊死兩事，爲後人言史者所取。其風雨對、蒙叟遺意、三帝所長謂堯、舜、禹。救夏商二帝謂桀、紂。伊尹有言、後雪賦、荆巫、蟋蟀詩、市賦、二工人語、書馬嵬驛、迷樓賦、弔崔縣令凡三十首，皆可觀。文共六十首，缺二首；又兩同書二卷，亦昭諫譔。上篇五末皆引老氏曰，下篇五末皆引孔子曰，惟第十篇無孔子曰，蓋有脫文。其恉以爲老與儒同歸也。亦章氏所刻叢書之一。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三月二十四日

騎省集　宋徐鉉撰

閱徐鼎臣文。二徐兄弟爲會稽人，陸氏南唐書載其世系甚詳，而宋史作揚州廣陵人。據陸氏徐鍇傳云：父延休，唐乾符中進士，仕吳爲江都少尹，卒官，二子鉉鍇遂家廣陵。宋史遂因此而誤。今欽定全唐文從陸氏，作會稽人。吾越自宋以前，無卓卓以經術文章冠一時者，二徐實爲崛起，是固鄉邑之榮矣。二徐說文，紹千載之絕學，汔今海內家有其書，而大徐詩文，今四庫尙存騎省集三十卷，小徐則散佚無幾。陸氏書謂鍇著說文通釋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鍇卒逾年，江南見討，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者。則楚金詩文，固未嘗一日行於世。今文苑英華尙存十餘首，亦鱗爪僅見者也。鼎臣文多偶儷，雖不及燕許之宏麗，而高秀整拔，頗近常楊，五代宋初，固無其對。所作吳王神道碑，哀感古今。他若岐王墓誌銘文獻太子哀册文齊王贈太弟哀册文諸作，均爲悽艷。其作韓熙載墓誌銘，雖極推崇，而中有云：公少而放曠，不拘小節，及年位俱高，彌自縱逸，擁妓女，奏清商，士無賢愚，皆得接待，職務旣簡，稱疾不朝，家人之節，頗成寬易，雖名重於世，人亦訝其太過。又云：向使檢以法度，加以愼重，則古之賢相，無以過也。皆直言不諱。當時後主於熙載方極力褒崇，鼎臣與文靖亦有知己之感，而其詞如此，亦非後世所能及。二徐兄弟忠於南唐，楚金以國勢日削，憂憤得疾而卒。鼎臣當金陵被圍，奉使入宋乞緩師，臨行時請後主無止上江援兵，勿以使臣爲念，言辭慷慨，至今閱者爲之感動。而宋人小說，乃有歸宋後向太宗述後主悔殺潘佑李平之言。小人不欲成人之美，類皆如此！所惜者，楚金卒時，年已五十五，南唐贈禮部侍郎，謚曰文，可謂身

名兩全。而鼎臣隨主俘虜，至太宗時，貶官凍死。猶之人笑褚公，不幸有期頤之壽耳。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十八日

柳仲塗集　宋柳開撰

閱柳仲塗河東先生集共十四卷，前爲宋史列傳及其門人張景序，又國朝盧氏文弨序，末附景所譔柳公行狀及國朝何氏焯兩跋，浦陽戴殿海跋。仲塗初名肩愈，字紹先，其自爲東郊野夫傳及景行狀皆同。而宋史作名肖愈，字紹元。仲塗以子厚爲其祖，必無用元字之理也。文頗蘄岸有筆力，勝於穆參軍，而好爲大言，則與之同，蓋唐末江湖之氣，猶未盡洗矣。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十一月廿八日

閱柳仲塗集，其文言理及自譽者皆甚可厭，又喜多用語助字，或支離詰曲，唐季之惡派也。論事敍人，頗有佳者，又可以證史者三事。上主司李學士書云，開之大王父諱璨唐光化中趙公諱光逢司貢士也，實來應舉，趙將以榜末處之。有移書于趙公毁我先君者，趙公始得一書乃遷其名而進一等，前後得謗書二十六通，每得一書，必進一名。是歲也，趙下二十七人，故我先君名止于第二，苟是時未止于二十六人之毁也，卽必冠乎首矣。我先君後果作相于唐，而後有扶大難之美，陷乎身而君子到于今稱之。案大王父者，蓋曾祖也。張景爲仲塗行狀，言曾祖佺祖舜卿，皆不仕。考承翰爲監察御史，世居魏，宋史及東都事略皆言開大名人，父承翰。考唐代亦無柳璨爲相者，璨不成字，疑卽柳璨也。璨傳言光化中登進士第，昭宗末同平章事，後與蔣元暉等同爲朱全忠所殺。惟璨爲公綽弟公器之孫。舊唐書公綽傳云，京兆華原人；而璨傳云河東

人，蓋舉其郡望，皆與魏不相涉。仲塗以子厚為祖，是亦出河東，而其曾祖自名佺，此書乃稱為大王父，又屢稱為我先君，且以負國賊而謂以力扶大難陷身，皆不可解。蓋以同宗之祖行，強相攀附，卽其祖子厚亦然，文人虛夸之習也。然此一節，可以存唐代科名故事。又宋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贈侍中孟公墓志銘及滁州祭孟太師文，皆為孟昶子玄喆作，宋故和州團練使李侯墓志銘為李筠子守節作。孟志言玄喆字遵聖，母趙妃，早殞。蜀昶卒後尚有楚齊越國三夫人。玄喆歷守兗州貝州定州，加特進，以功封滕國公，授金吾統軍知滑州，最後知滁州，以淳化三年九月卒，年五十六，贈侍中，有子十五人。隆證，曹州觀察推官；隆詰，知□豐縣事；隆說，吉州軍事推官；隆詮，秀州軍事推官；四人皆登進士第。隆諲，供奉官；隆諫隆謂隆讜隆諗隆詢，皆殿直；隆譓隆譯隆謐隆護，皆幼。案以上祇十四人，蓋脫其一。李志言守節字得臣，曾祖植，贈太尉；祖益，贈太師。守節以開寶四年二月卒，年三十三，無子，有弟曰鈞，皆史所不及詳。仲塗由第進士至殿中侍御史，雍熙中與侍御史鄭宣等五人並以文臣有武略，改右班，出知州鎮。仲塗改崇儀使，後加如京使，終於知滄州，而行狀系銜曰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蓋宋初武臣州任階勳檢校官，猶沿中唐以後藩鎮之制，超越數等，至軍州必兼御史大夫，則邊鎮多同，元豐未改官制以前猶如是也。其卒在咸平三年三月，年五十有四，宋史作四年誤。又宋史言開兄肩吾至御史，肩吾三子湜灝沆，並進士第。攷集中贈大理評事柳公墓志銘及故贊善大夫柳君墓志銘，則肩吾實仲塗仲父天雄軍都教練使承昫之子，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郢州，未嘗為御史。有六子，湜浣液瀿濬潯，湜第進士，官中牟尉，無名灝沆者，蓋浣等後改名又第進士耳。史文疏舛，大率如此。

十二月初一日

穆參軍集　宋穆修撰

閱穆參軍集。凡詩一卷，文兩卷，僅二十首，後一卷爲附錄遺事。前有祖無擇序及宋史本傳，後有南宋臨江劉清之跋。參軍爲尹師魯兄弟所師事，以古文倡其代，名與柳仲塗埒，而所作平衍疏冗，實尠佳處。上陳觀察劉侍郎兩書，干乞之辭，過於自卑。史言其任泰州司理時，以直獲罪；又極表其剛介之節，而兩書皆在貶謫之後，蓋亦苦節不貞者歟。其稍可取者，如答喬適問學文書，有曰：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爲小人。上陳觀察書，有曰：古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材，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送崔伯盈序，有曰：士困窮而篤于學，庶民困窮而篤於利，然學之利久，或泰於身，或數世而弗斬。庶民日贏日陷，若坳坎聚潦，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怠。皆平實可味之言。蔡州開元寺佛塔記，前半言天下從佛之盛，由於聖人著禮明義以節生民之情，而不及死生禍福之說。佛於聖人之外，因民所惡欲而諭以死生禍福之報，禮義不競，故佛猖盛於時。議論亦甚好。送李秀才歸泉南序，小篇極有文情。要而論之，參軍才無過人，學亦不競。惟生昆體極盛之世，獨矯割裂排比之習，以文從字順爲文，而說理明確。尹氏歐陽出而推尊之，故名遂震爍，猶唐人陳伯玉之詩，殊無眞詣，而於舉世絺繪之時，獨爲古風，張曲江李杜從而崇奉之，名亦遂以千古矣。參軍詩更無名什，惟過西京絕句云：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來恨不逢桃李日，滿城紅樹正秋風。此本載代州馮如京評云不減龍標，固未爲允，然氣格殊不卑也。宋人說部，言

其與丁晉公故舊，後以傲失歡，遂以行不逮文，短之眞廟，故成怨郄。而集中聞報晉公自崖徙雷詩云：從來崖貶斷還期，聞徙雷陽衆共疑，卻訝有虞刑政措，四凶何事不量移。則怨毒之心，亦太甚矣。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閏五月十九日

歐陽文忠集　宋歐陽修撰

夜坐閱歐陽文忠集中濮議及或問數篇，以儀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一句爲主，謂降其服，不降其稱，乃聖王之制，仁義並用。因援漢宣帝稱其父史王孫爲悼考，光武稱其父南頓君爲皇考故事，而謂濮王宜但稱親，不追崇封爵，因塋爲園，卽園爲廟，令王子孫世承其祀，云云。議論甚正而當。至謂先王以父子天性之親最重，生我者不可降，惟降其外物而已。而里巷鄙俗之人，乃謂人不可以貳父，遂絕其所生者之親，至以爲諱，此兩制禮官臺官議之所本也；則辭意未免強執過當。且痛詆當時諫官若范純仁、呂誨、呂大防、趙瞻等之庸愚狂妄，借此洩平日之怨，肆行誣詆，對君悖謾，求得罪爲名高云云。而其後英宗榜朝堂詔，遂明揭誨等及傅堯俞諸人營私誣罔之罪。歐公又謂臺官與兩制相爲表裏，意氣愈盛，無所畏忌，英宗日後每語及此，未嘗不擊案痛憤。是公于當時諸君子幾欲得甘心矣。呂范輩皆一代名臣，公作此議已在神宗時，諸公皆迭進用，名位日盛，而公下筆時乃不爲少留地步如是耶！

按濮議之興，公與韓魏公在政府，祇執皇伯二字之無稽，原未嘗稍及尊崇之典。英宗一見皇太后責政府手書，遂急詔罷議，自是久不言及。而呂范諸公執其一得之見，遂豫以漢哀桓待其君，而指歐公爲首議之人，比于董弘朱博，言一不行，遂空臺求去。宋時待臣子最寬，朝廷愈留之，則求去愈力。甚至趙瞻堯俞等

以奉使契丹，不及同貶，乃力請出外。歐公謂趙瞻至對人言官家留我只少下拜。司馬温公及韓持國以請留誨等不聽，亦請偕去；此最儒者習氣可厭處。且以當日魏公之定策國老，而臺官欵其交通宦官，熒惑太后，嘻，何其甚也！然歐公言當日儒官知禮者，如太常博士孫固，上疏亦主儀禮以稱親置園爲是，而鬨然羣詆爲奸邪，自是識者亦箝口不敢言。而歐公以蔣之奇議相合，遂援引爲御史，此則未免各以意氣行事矣。明代張文忠桂文襄霍文敏席文襄諸人議興獻禮，援據較明，本可不煩言而解。而內閣及外廷百僚，皆力主一議，明之諸帝，皆草芥其臣，世宗一怒，遂至竄戮略盡，天下遂羣以奸邪坐張桂諸人，而諸人議論雖正，實皆以此希驟進，心術本與歐公懸殊；所貶者又皆老成俊乂，故張桂尤爲衆惡所歸。此雖所遭之有幸不幸，亦可以觀君子小人之得失矣。

咸豐戊午（一八五八）九月十四日

胡文恭集　宋胡宿撰

宋胡宿文恭集有宋故左龍武衞大將軍李公墓誌銘，卽後主弟從謙也，其中多可補十國春秋之闕。云：從浦字可大，本名從今本作初，四庫考證以爲從字之誤，是也。謙。陸氏南唐書誤謂從鎰，改從浦；它書又皆作誧，亦不詳其字。云：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後，南唐烈祖之孫、元宗之子。文恭爲北宋人，與從謙父子同籍常州，又與從謙子友善，而此志明言憲宗子建王之後，則五代史諸書謂託於太宗子吳王恪者，皆風影無據之詞。又云：後主友愛異於它弟，開寶中受言奉幣入貢誕節，後主嘗因置酒，惻然有勤望之勞，賦青青河畔草一篇，章末有王孫歸不歸、翠色和春老之句，當時士人莫不傳諷。此它書皆未載。又云：入宋後，授右神武大將軍

領漢東郡事，移江夏及同谷。南唐書等皆作知隨、復、成三州。據此則鄂州非復州也。云：卒年五十，男子七人：仲儀左班殿直，仲昕右班殿直，仲勖無祿，仲某三班借職，仲假登進士第，歷踐省閣，今任尚書刑部郎中淮南轉運使，仲連右侍禁，仲荀郊社齋郎；三女，長嫁琅邪王王祐之，次二女內寺出家爲尼，並賜紫方袍，善才號妙智大師，善聰號崇因大師；孫男九人，孝友剡縣尉，孝嗣試校書郎。十國春秋僅載仲假一人，止云：舉宋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又有故朝散大夫太常少卿致仕李公墓志銘，即仲假也，言仲假字晉卿，進士丙科，歷知蘄春縣、大理寺丞殿中丞出知越州會稽縣、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台州、都官員外郎知眞州、召拜侍御史遷司封員外郎淮南提刑，入爲三司度支判官除兩浙轉運使，賜紫除工部郎中判三司度支句院，假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充契丹國信使，還除刑部郎中淮南轉運使，至和元年以兵部郎中知蘇州乞病，以本官分司南京，聽家武進，後四年告老，除太常少卿致仕，嘉祐戊戌卒，年七十七。子孝嗣秀州崇德令，孝直試校書郎，孫元規太廟齋郎。蓋仲假是江南李氏之顯者，仲假之知會稽縣及爲兩浙轉運使，孝友之爲剡縣尉，吾越府縣志皆失載。又故祕書王公墓表云：本匡姓，曾祖克模、祖建甯俱仕南唐，爲偏將，周師圍壽春，國主令建甯齎密詔至守將劉仁贍所，致命而還。亦諸書所未及也。放翁南唐書謂從謙後不知所終，其時年代未遠，而不知其有子嘗令會稽爲兩浙轉運，且文恭四世學譜，放翁亦未見其集，足見攷古之難。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六月十七日

尹河南集　宋尹洙撰

閱尹河南集，據嘉慶間長洲陳氏刻本也。詩一卷，文二十四卷，五代春秋二卷，共爲二十七卷，附錄一

卷，爲本傳墓表志銘祭文之屬。師魯文筆警特，議論通達，似唐之杜牧之，而平正較勝，色澤差減耳。然宋人如張晁以下，皆不及也。歐陽文忠稱其簡而有法，知言哉。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十二月初二日

閱尹河南集。其卷二考績論云，國朝考績之制，自五品已下悉自上功狀，有司程殿最覆奏以升退之，所以甄年勞而重祿賞也。按唐貞觀故事，門下置具員，以次補庶官。建中三年，中書上言貞觀故事常參官外官五品以上，每有除拜，中書門下皆立簿書，謂之具員，取其年課以爲選授，此國之大經也。今諸刺史四考，郎中起居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三考與轉，餘竝准故事，宜循其制，申命有司，自五品而下，謹其官簿，取歲月當遷者，籍其治行於朝而命之。有司失舉與自上功狀者，鈞其罰。據此，是宋制五品以下官皆自陳年勞，以乞遷轉，故東坡未嘗以歲課乞遷，其後至尙書承旨而階止於朝奉郎也。卷四王氏題名云，陝郡開元寺建初院有進士登科題名二記，其一題云天復四年左丞楊涉下進士二十六人，實唐昭宗遷洛改元天祐歲駐蹕於陝所放榜。第十四人王公諱澥之，第十一人劉岳，後官太常卿。開寶二年王公嗣子工部某所追書。此事可采入唐代科名考。徐星伯嘗輯此書，其稿本在故大理卿朱修伯學勤家。又題祥符縣尉廳壁云，縣治都門外，所部多貴臣家，前世赤縣治京師，不以城內外爲限制，事廣而勢任亦重。今京城中禁軍大將領兵儌巡，廛市之民不復知有赤縣，此乃因循權制，豈前世法哉。據此則宋時京縣已治都門外，然開封尹及南宋後知臨安府者，猶治城內事，至明而順天府尹亦不與城內事。國朝因之，故京尹但取具員，無有以政稱者矣。其卷十五大理寺丞皮子良字漢公。墓志銘云其先襄陽人，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

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佐吳越國，爲其丞相。父粲，元帥府判官。歸朝，歷鴻臚少卿。公幼能屬辭，淳化中以家集上獻。初尚書以文章取重於咸通乾符世，及丞相鴻臚，皆以文雄江東，三世俱有編集，總百餘卷，至是悉以奏御。得召，試對便殿，賜出身，仕至巢縣令，監筠州酒稅。子仲容，官太常寺博士。四庫全書提要已據此及放翁老學菴筆記證新唐書言日休降黃巢被害所說全異，趙雲松陔餘叢考亦辨之。此又言日休移籍會稽，子孫世越，至子良卒後始葬河南，則光業以下已爲會稽人。吾鄉郡縣志宜以日休入流寓，光業入人物，而自來無及之者，蓋是集世固罕得見也。

十二月初五日

尹師魯卒時年僅四十七，而樹立卓然，文章亦底於成，非特論事深切可喜，其言多類知道者，此杜牧之所不及也。集中答王仲儀書云，才者容有小人，而不才者不害爲君子。君子而才不至，其進也於世不甚益，亦不甚損；小人才而進，雖樹功立事，其蠹益深。與李仲昌書云，賢而適不與己親，不肖而適與己親，足下雖能辨其賢不肖之異，而皆用其親疏而親疏之，豈以人厚己，棄之不祥，不己親而強附之爲佞耶？君子之親賢，非以發其祿仕，振其名譽，蓋將以立身而至於道者也，焉有親賢而爲佞乎？若不肖者業與之厚，不當絕之，毋自昵焉可也。世復有以附己者爲賢，異己者爲不肖，不獨置親疏其間，又從而反其賢不肖之實，此所謂朋黨者也。皆不刊之論。其答王仲儀又一書云，某到隨州，城東得一僧居，竹樹甚美，頗有隱者之趣，所愧者以罪來耳。乃其貶漢東節度副使時，所言洒然，絕無怨尤，非知道者不能也。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正月十四日

蘇魏公集　宋蘇頌撰

閱蘇魏公集，凡七十二卷，卷一至卷十三爲古今體詩，卷十四爲輓辭，卷十五以下皆雜文，而內外制至盈十六卷，靑詞、齋文、祝文、樂詞、春帖子、教坊致語，皆入內制。詩多酬應率爾之作，文亦頗病沓拖。子容當時負文學名，而所就止此，足見非特歐蘇爲間出，卽楊、劉、晏、夏、二宋、二劉、王華陽胡武平諸公，臺閣雍容制作之才，亦一代僅見也。然子容學有本原，集中如立家廟議、承重議、學校議、貢舉議、論前代帝王追尊本親及嗣王公襲封故事、論祖無擇對獄事、奏今後不許特創寺院、請增修尙書省稍復南宮故事，皆準古酌今，深得國體。其駁呂公著王安石等請復侍講坐講議，謂侍講居侍讀之下，若侍講輒坐，侍讀當從何禮？若亦許之坐，則侍從之臣每遇進說，皆當坐矣。足考宋設侍讀、侍講學士，班制自有高下，至今沿之，而宋史不詳，尤可裨史闕。惟謂侍講解詁舊儒章句之學，非有爲師之資，不得自居傳先王之道，則近於蔑經而阿主矣。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七月十七日

盱江全集　宋李覯撰

購得李泰伯先生盱江全集一部十册。此書按欽定四庫書錄言明左贊删其中駁孟一書，並點竄其文，使改而尊孟，殊爲庸妄。今因不得其原本，姑仍贊本錄之而附訂其謬云云。余尙有明槧殘本三帙，今此本乃雍正間其後裔所刻，詩文集共三十七卷，年譜一卷，外集三卷，與四庫所收者同。末又附其姪山甫詩文一卷，首有盱江先生像，又有明成化三年吏部驗封主事左贊請修泰伯墓及立祠一疏，蓋贊亦南城人也。書中

字多訛脫，又半爲不知病狂人塗抹，甚至有改竄者，字跡汚率，語句不通；又往往破句讀之。慶曆民言三十篇中，惡札幾遍行墨間，甚可痛恨。因其罕覯，故買之，付錢四百文去。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十月十二日

蘇詩補注　清查愼行撰

閱查初白蘇詩補注本。初白於此書用力甚勤，蓋平生瓣香，孜孜不倦；其中小有疵誤，馮星實補注及四庫提要亦加駁正。然馮注徵引太繁，往往喧奪，不如此本簡覈謹嚴，用爲家塾讀本，爲最宜也。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六月初七日

陶邕州小集　宋陶弼撰

閱陶邕州小集，宋人陶弼所著。弼字商翁，永州祁陽人，官至康州團練使，事蹟見宋史本傳。詩僅一卷，七十三首，小有風致。如落照縣漁市，孤煙起戍營；秋日登南城臺。月天高寺影，春雨一橋聲。東湖。樹色纔分楚，江聲未出蠻；陽朔縣。花露生瓶水，松風落架書；羅秀山。瀑布聲中窺案牘，女蘿陰裏勸桑麻；題陽朔縣倉。兵送遠人還海界，吏申遷客入津橋；天涯亭。一區海上神仙宅，數曲人間水墨屏；閤皁。安城太守知邊計，菡萏花中閱水兵；安城卽事。皆不失爲佳句也。此亦章氏所刻。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三月廿八日

李忠定公集　宋李綱撰

閱李忠定公集，明崇禎間桐城左羅生光先爲邵武建甯縣知縣時所選，忠定後人刻之。凡奏議十五卷，

詩文集二十二卷，附靖康傳信錄三卷，建炎進退志四卷。忠定梁谿集今所傳者一百八十卷，近日閩中有新刻本，此不及三之一，甚至賦僅存二首，制詔全删去，亦云妄矣。然宋人文集每患太多，近所刻者版樣濫惡，此本稍清楚，取其簡便可耳。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四月初五日

閱李忠定公集。其荀彧論中杜牧之之說，而以唐末之裴樞相儗，國朝魏叔子之論實本於此，蓋未之見也。

四月十一日

莊簡集　宋李光撰

讀先莊簡公集。四庫據永樂大典搜輯成之，余家譜中有莊簡所爲祖父贊，餘姚姜山有宋刻家訓，宋元學案所采論學語五條，皆未收入；陸放翁老學庵筆記所載千山亭一詩亦無之。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四月初九日

讀莊簡公集。其中奏議書牘，言言剴切，肝膽照人。在昌化時與胡忠簡往復諸書，意氣安舒，皆見道之言；而偶及於權奸當軸，勁直無所避。其家書及與故鄉戚友書，皆處置如平時，詩尤閒適和平，若未嘗在憂患。瓊州昌化兩謝表絕無怨懟乞憐語，而貶斥賊檜，不少屈節，較東坡儋州謝上表尤爲警絕。放翁嘗記公靑鞵布韈，聞命卽行，及譏趙忠簡效兒女子之語，蓋學問沖邃，自信有素也。四庫提要謂散佚之餘，所存皆鴻寶，信哉。

四月初十日

羅鄂州集　宋羅願撰

閱羅鄂州集，宋羅願端良著。其文爲當時朱文公樓宣獻所極推服，文雖不多，皆非苟作，簡重謹嚴，議論純粹，絕無南宋人迂冗酸腐之氣。然求如帝統爾雅翼序者，自兩篇之外，亦不再見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五月十一日

朱子文集　宋朱熹撰

閱張清恪公伯行所選朱子文集，閩中正誼書院刊本也。共十八卷，有圈點。朱子之文明瀞曉暢，文從字順，而有從容自適之致，無道學家迂腐拖沓習氣。然其佳者在封事，剴切醇厚，不爲高亢無實之談。次則碑志諸作，敍事簡潔，亦多情至之文。若序記已非所長矣。至書牘論學諸篇，不過詆蘇學，攻陸氏太極西銘，糾纏不了，方言俗語，這的怎麽之詞，黃茅白葦，一望而盡，固不得以文字論者也。張氏此選，於封事不錄一首，碑志表狀，亦僅寥寥數篇，而書荅乃獨盈八卷，理學論文，固別有肺腸者耶？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四月初八日

攻媿集　宋樓鑰撰

閱宋樓宣獻公攻媿集。宣獻名鑰，字大防，四明鄞山人，嘉定中官至參知政事。四明博學推王伯厚，文章推宣獻。集中內外制居半；近體詩格律莊雅，亦宋人中錚錚者。宣獻著名黨籍，生平大節皎然。眞文忠序其集，謂南渡文章推李漢老汪浮溪與公爲三大家。今按其文，詔誥諸作，莊重簡當，極合王言體；奏疏亦

明暢；他文率多記山水寺觀，不甚生色，殆亦以人重者歟。

咸豐乙卯（一八五五）五月十六日

閱樓大防鑰攻媿集。其文辭爾雅，亦能原本經學，不墜南宋人空疏鹵莽之習。觀其答楊敬仲論詩解書、答張正字論莊子講義書，皆確守先儒訓義。跋飆書、樞書及答趙郎中書論濂谿之濂字，於小學亦甚留心。答徐敬甫書言翼祖雖已經再祧，在臣子終不當以敬爲名字及齋室之名，因言張南軒之字敬夫爲非是，而引文潞公當翼祖祧時，或勸復舊姓，潞公答以老夫弼亮四朝，未敢遽改，此亦足見其學行之醇謹。王漁洋極稱其題跋之佳，而惜毛氏未刻入津逮祕書，誠知言也。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十二月初一日

閱攻媿集。宋世官制及科名選舉之制皆屢變，史不能詳。今攷集中跋元豐八年進士小錄云：是錄大略與今日相似，而不同者九。終榜無一宗子，蓋天族未有試進士者。任子當有自鎖，試進亦不見一人。既無廷試，案是年以哲宗在諒闇，故不廷試。止書第一、第二等期集，所供職纔二十五人。卷首祇以二版書雜事，試官書知舉，而不及參詳以下，猶有明經科，謝恩延和殿，賜優牒於崇政殿門外，不曉優牒之義。四月二十九日奏號，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奏名，六日奉敕放榜，皆事之變。又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錄云：此錄分試題爲三等，殆不可曉。同年生無分職，姓名下每事輒容一字，事之因革類如此，不能詳攷矣。又跋咸平元年王扶、盛京二家金花帖子綾本小錄，有云：知舉止列祖父，不及三代，詩限六十字以上，論限五百字以上；皆與今小異。今止書第一人，此直書狀元，外氏書其母之封祖父俱存者，今曰重慶，此書榮侍下父祖未仕者，書

不仕三代名下，書皇仕多有稱皇不仕者，又或止書見任某官，每一項各空一字，皆與今不同。足見北宋科名制度，南渡後已不能盡知，無論後世矣。又云：藝祖一朝進士凡十五舉，多者不過三十餘人。太宗朝取士寖廣至二百餘人，獨孫何一榜放三百三十五人，諸科合千餘人。後世但駭其多，而不知前兩年詔權停貢舉，至是集闕下者萬人，太宗既多取之，而後連四年俱有權停之詔。次五年爲至道三年，三月以大喪不暇及，至咸平之初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爲例。於是進士孫僅等及高麗所貢並賜及第，此小錄所載五十一人是也。是科以眞宗諒闇，不廷試，而敕下禮部放榜。登科記亦稱省試，時猶得以帖子報中選者，非以不臨軒策試而廢也。此榜止五十人，可以綾書。不知前此孫何一榜三百餘人，亦可以綾書耶。五十人貫開封者三十七人，不應如此之多。按端拱二年有旨，國子監生竝須品官子弟開封府有戶貫者充，豈以此故士子多用開封貫耶？慈銘案：此三跋爲考宋科名者所不可少。孫何榜爲太宗淳化三年，文獻通考謂是歲諸道舉人凡萬七千餘人，蘇易簡知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爲例。殿試始令糊名考校，內出巵言日出賦題，試者不能措辭，容齋隨筆言孫何不得知所出。相率叩殿檻上請。隨筆言上爲陳大義。得孫何等三百餘人，諸科八百餘人，是則舉士不得謂非濫，而所取者又如此，則人才可知。史言是科錢易日未中三題皆就，上以其輕俊出之，宜其登選者皆庸庸矣。至咸平元年一榜，通考亦言自淳化五年停舉凡五年，至是始行之，是榜五十人，高麗賓貢一人。密州發解官坐薦送非人，特詔停任。洪容齋謂自第一名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燁爲河南人，餘皆貫開封府，其下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如是其多，疑外方寄名託籍爲進取之便。攻媿所引端拱二年之制，亦猶今之江浙人多寄順天籍登科也。攻媿謂是科知舉四人楊礪李若

拙梁灝朱台符，台符卽前一科孫何榜第二人，劉燁卽劉温叟之子，中山劉子儀、參政李子淵皆在此榜，高輔國爲高從晦之孫，父名保寅，呂蒙休爲文穆公蒙正之弟，王克從爲彥超中令之孫，句希吉爲中正之子，盛京爲文肅公度之弟，樂黃庭爲樂史之子。李山房謂是榜知名之士幾三之一，然則取士愈少者，得人愈多，不益可信哉。

十二月初五日

趙昌父詩集　宋趙蕃撰

閱四庫本宋趙昌父蕃詩集，凡乾道稾一卷，淳熙稾二十卷，章泉稾五卷。昌父事蹟附見宋史文苑傳，以祖蔭得官，不過簿宰之秩，平生大半隱居，而以老壽，官至直秘閣，沒得謚文節，可謂儒生殊遇。素與朱子及楊誠齋等交契，其詩頗爲當時傾重，與韓淲澗泉有二泉先生之稱。其五古頗淵原陶詩，五律七律胎息中唐，具有灑落自然之致；又詩中多言梅花及山林閒適之趣，故筆墨間亦時覺蕭然塵外。惟根柢太淺，語多槎枒，時墮江湖、擊壤兩派，章泉稾後附雜文二首，亦迂宂不足觀。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六月二十七日

石湖集　宋范成大撰

閱石湖集。文穆詩頗兼率易槎枒之病；然其晚年寫老疾之態，多如人意所欲言，於我今日，尤體狀曲肖也。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七月十一日

閱石湖誠齋兩家詩。石湖律詩雖亦苦槎枒拗澀，墮南宋習氣，然尚有雅音，五七古亦多率爾，而大體老到，不失正軌。誠齋則粗梗油滑，滿紙邨氣，似擊壤而乏理語，似江湖而乏秀語。其五言如：寒從平野有，雨傍遠山多。雨蒲拳病葉，風篠禿危梢。萬山江外盡，一塔嶺尖明。葉聲和雨細，山色上樓多。竹能知雨至，牕不隔江清。遠山銜岸出，釣艇背人行。煙昏山易遠，岸闊樹難高。山煙春自起，野燒暮方明。皆上可幾大歷十子，下可揖永嘉四靈。而數聯以外，絕少佳者。七絕間有清雋之作，亦不過齒牙伶俐而已，如閒居初夏午睡起二絕云：梅子留酸輭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松陰一架半弓苔，偶欲觀書又嬾開，戲掬清泉灑蕉葉，兒童誤認雨聲來。亦是尋常閑適語，不出江湖側調，然已膾炙古今，其餘蓋尠足觀者。退休集尤晚年之作，老筆頹唐，其甚率俗者，幾可噴飯。惟至後入城道中雜興云：大熟仍教得大晴，今年又是一昇平。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邨邨打稻聲。畦蔬甘似臥沙羊，正爲新經幾夜霜。蘆菔過拳菘過膝，北風一路菜羹香，兩絕句最佳，非以前諸集所及。然二公高懷清節，皆以止足自期，樂志田園，不爲物累，其詩亦以人重，故世樂道之耳。誦其石湖養閒諸什，東園歸老諸詩，雜綴園亭，經營草木，鄉居瑣事，吳俗歲華，亦足以陶寫塵襟，流傳佳話，雅人深致，故自不凡。

十月初四日

南澗甲乙稿　宋韓元吉撰

閱宋韓无咎元吉南澗甲乙稿、无咎爲魏郡公維之元孫，尹和靖之門人，朱子之友，呂東萊之婦翁，仲止淲之父。其詩文雅健，具有北宋典型，南渡以後可與晦翁、攻媿竝稱；而宋史旣不爲立傳，其集亦久無傳者，

名姓翳如，可歎也。其中銘志頗多，殊病繁蕪。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二月十四日

閱南澗甲乙稿，共二十二卷，四庫館輯本也。其答朱元晦書兩書，一有云：貸金荷不外。某窮悴，止江東有少俸，適遣二女子，且置得數畝飯米；去歲了兩處葬事，今年又從人假借矣。他時稍有餘，尙當相助，亦已轉語趙德莊矣，渠爲地主，必能周旋也。一有云：嶽祠須自請，朝廷意雖未可知，亦不應便以嶽祠除下爾。至謂無用于世，非復士大夫流，不知元晦平日所學何事？願深考聖賢用心處，不應如此忿激，恐取怒于人也。與世推移，蓋自有道，要不失己，但人于道不熟，便覺處之費力耳。此兩書一在朱子葬母後廬墓時，一在朱子辭召命而願復畀祠祿時。无咎旣不應所求，而爲之籌畫，具見古人交情眞摯，言無矯飾。其辭薦乞祠，又直言相規，侃侃不避，尤見无咎學識有本，爲朱子所嚴事；而借貸往復，亦聖賢所不廢也。

二月十五日

魏鶴山集　宋魏了翁撰

閱魏鶴山集中題跋，津逮秘書所刻本也。其跋虞丞相帖、跋文忠烈公眞蹟、跋祖擇之龍學帖、跋河東轉運使王岦陷虜後家書、跋向侍郎子諲拘張邦昌家屬檄槀、跋黄尙書由與任千載逢詩後、跋唐恭愍公遺墨、跋任諫議伯雨帖、跋虞雍公折虜使奏劄、跋晏元獻公帖、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文眞蹟、跋東坡辭免中書舍人槀眞蹟、跋高宗付吳玠凡事密奏宸翰、跋孟蜀斷憑、跋韓持國帖、跋何丞相㮚家藏欽宗御書、跋鄭忠穆公家問遺事、跋高宗賜吳玠招納關陝流亡御札、跋山谷安樂山留題後、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棁等十事、跋司馬文正

帖、跋宋龍學帖、跋劉御史逑帖、跋馬御史涓帖、跋王拱辰等七賢帖、跋趙忠定公與游忠公仲鴻帖、跋呂文靖公試卷眞蹟、跋端明程公振諡剛愍議、跋張忠獻公所與張忠簡闡三帖、跋吳正憲公充帖、跋鄭資政剛中遺事、跋李淸臣奏疏、跋晏元獻公帖、跋蘇文定公帖、跋陳正獻公所藏孝廟御書用人論、跋陳忠肅公嶽山壽甯觀留詩、跋方宣諭宗卿庭實奏議、跋陳忠肅公帖、跋北山虀議、跋張忠獻呂忠穆與李忠肅書、跋羅文恭公點諫稿、跋羅文恭公薦士稿、跋羅文恭公後省繳駁稿、跋辛簡穆公與秦檜爭和議奏稿、題蘄州儀曹范埧元帥府牒後、題吳武安所得高孝兩朝宸翰，皆足以考證宋事，深裨史學。其文亦多忼慨激昂，往往引詩以詠歎之，有周秦諸子之遺風，其議論亦甚平允。惟過貶荆公，動以王、呂、章、蔡並言。其跋王荆公眞翰云：介甫旣爲相，而庳屋寒蔬，不改其素，所以見信於當時，而得以肆行其志也。則幷其淸節而訕之，非惡而知其美者矣。其跋尤氏遂初堂藏書目錄序後備舉宋世士夫家藏書之厄，謂其理不可曉，是眞不可曉也。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正月初六日

蒙齋集　宋袁甫撰

看宋人袁正肅蒙齋集，閩中仿武英殿聚珍本也。正肅奏疏剴切詳明，具見風力。南宋甬上人物如袁氏樓氏者，文學政事，奕葉映耀。正肅之祖文友著甕牖閒評，考據淵洽。父正獻公燮著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及絜齋集，根源深厚，皆有本之言。其後入元，則文淸公桷淸容集，又爲一代之宗。樓氏自揚州安撫使名璹者進耕織圖詩，其後宣獻公鑰、迂齋先生昉世爲儒學名臣。兩家名位俱隆，而俱無宋世頭巾習氣。其學問切實，文章博雅，亦無當日空疏塵俗之弊，故可貴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三月二十八日

林霽山集　宋林景熙撰

閱林霽山集。南宋人詩，自江湖小集別開幽隽一派，至四靈而佳句益多，月泉吟社，尤爲後勁，霽山其領袖也。所作高淡深秀，前躋石湖，後躡梧溪。其詩本名白石樵唱。予嘗謂南宋中葉後詩，姜堯章最淸峭絕俗，德暘集名，適與之同，筆墨町畦，亦出一致，當時取號，蓋非無因。詩有元統中崑山章祖程注解，雖不免村塾弇陋之氣，而同時人物，多藉以考證。其詩中多及越中地名，蓋霽山旣與王潛同志相善，而王修竹又爲風雅所歸，遺民故老，多主其家，所謂王監簿者是也。王氏居陶山，霽山白石稿中，又有陶山修竹書院記，其起語云：越爲東浙望，前將作監簿修竹王公爲越望。可見其壇坫風流，勝游推重矣。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八月十三日

元遺山集　金元好問撰

閱元遺山文集。遺山詩格固高，文亦屹爲金元間一大家。元世潘文僖昂霄著金石例，屢引其所作爲據。詩集爲毛氏汲古閣刻本，所在多有，而文集罕得見。康熙間，無錫華希閔曾即元人刻本翻刻，流傳亦甚鮮。此本乃道光丁未定襄李鎔經合詩文刻之京師，錯迕訛奪，字畫甚惡，書有愈刻而愈亡者，卽此是也。其文碑誌居十之八，多可考見史事，文亦落落大方，殊有風氣，而重滯平衍，時亦不免，頗覺遠遜於詩，與宋之周益公樓攻媿，元之郝陵川危太樸，先後相䕫，蹊徑如出一致。其東平行臺嚴公實碑雷希顏淵誌銘，最爲佳作；贈鎭南將軍節度使完顏良佐卽陳和尙碑獨拙劣，中敍其大昌原衛州倒迴谷三戰三捷，及鈞州之死，皆闇寞

率易，毫無生氣，而前後敍述非要，乃轉蕪冗。他作往往以空議冠首，多宋人理學膚語，尤可厭耳。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二月十七日

閱施北研國祁箋注元遺山詩集，頗參校衆本，較汲古毛刻多七律一首。其注則專詳本事，所采不出金史中州集歸潛志契丹大金國志遺山文集及同時滏水滹南諸集，多曼衍旁及之辭，而於詩之事義甚略，非善本也。首有例言數十則，乃合其文集校之。又爲年譜，每年下分系所作詩文，而冠以舊序志。傳末爲附錄一卷，則當時投贈詩文及後人評目語也。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八月初二日

夜閱遺山集，後附樂府四卷，續夷堅志四卷，及淩次仲氏翁覃谿施北研所撰年譜三種。淩譜得之漢陽葉氏傳鈔，最有條理，辯論亦最詳盡。然崔立功德碑一事，遺山終不能辭咎。歸潛志所敍情事曲折甚明，淩氏必欲歸獄京叔，力詆其誣，則可不必耳。翁譜亦分晰勝於施譜。

十月初二日

閱續夷堅志，此書無甚足觀。惟一條云：古人稱祝，多云千萬歲。國初種人淳質，相祝惟云百二十歲。自太祖收國元年乙未至哀宗天興二年甲午國亡，適得甲子兩周，是其讖也。遺山甲午除夜詩，甲子兩周今日盡，空將衰淚灑吳天。

十月初三日

閱遺山文集。遺山與元之姚牧菴、明之宋潛谿，皆唐宋以後古文巨手。然余閱三家文，皆三徧矣，元文

宂散，姚文沓拖，宋文平弱，實不解其佳處。

十月初四日

陵川集　元郝經撰

歸閱郝陵川集。文忠詩文雖不免粗豪，然頗激宕有氣勢。其詩如靑城行、照碧堂行、汝南行、三峯關、金源十節士歌，尤可傳也。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一月初七日

黃晉卿詩　元黃溍撰

終日閱黃晉卿詩。五古學陶，而雜以選體，頗多神似，乃元人中之傑出者，他體殊未稱耳。

咸豐己未（一八五九）正月初六日

松雪齋全集　元趙孟頫撰

閱趙文敏松雪齋全集，凡賦一，詩四，文五，共爲十卷，後附樂府。外集一卷，續集一卷。前有戴表元序及元史本傳，至順三年諡議及詔旨，楊載所作行狀。國朝康熙癸巳上海曹培廉刻本，其集十卷，是文敏子仲穆所編，外集至元間花谿沈氏所編，續集則曹氏所輯墨蹟石刻諸詩及題跋也。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三月二十四日

圭齋集　元歐陽元撰

閱歐陽文公圭齋集，道光十四年其族裔盧陵歐陽杰等所刻也，卽四庫所收成化六年刻十六卷本，國朝

乾隆中劉陽後人據成化本重刻之，是本又合成化、乾隆兩本，校以梓行者，上冠以四庫提要、像贊及舊刻諸序跋，而本傳惟取元史類編，不取元史，卽其書可想。圭齋負元季文章重望，一時詔册、碑傳、大著作多出其手，而集久散佚，此所存僅十之一，爲賦一卷，附頌一首，詩三卷，記二卷，序二卷，碑銘二卷，阡表哀詞傳一卷，各止一首。經疑書義策問一卷，詔表册文銘說等一卷，題跋一卷，贊疏簡啓祝文祭文一卷，附錄一卷。詩賦雖清雅，而淺弱易盡，文亦多落庸近，惟碑銘尙有氣勢，而自張齊郡公、趙國忠靖公、馬合馬沙。許文正公、趙文敏公、虞雍公、貫酸齋、揭文安公數篇外，亦尠有關文獻。然一代盛名，其文終可傳也。中有喜門生中狀元詩序云：泰定丁卯八月十二日，崇天門傳臚賜進士右榜第一人阿察赤，左榜第一人李黼，皆肄業國學日新齋，余西廳授業生也。是日京尹備鼓樂、旗幟、麾蓋甚都，導二狀元入學謝師，拜予明倫堂。榜眼劉思誠、探花郎徐容嘗因同年黃晉卿、彭幼元從予游，亦拜其側。其餘進士以門生禮來拜謝，圜橋門而觀者萬計，都人以爲盛事，昔未有也。同寅舉酒相屬，偶成四絕，以紀其事云：昔被仁皇雨露恩，三朝五度策臨軒。小臣報國無它技，館下新添兩狀元。禁院層層桃李開，天街繡轂轉晴雷。銀袍飛蓋人爭看，兩兩龍頭入學來。淡墨題名十二年，一官獨自擁寒氈。居然國子先生館，三五魁躔拜座前。都人舉手賀昇平，不羨黃金遺子籯。進士從今成典故，唱名纔罷拜先生。案圭齋時爲國子博士，據此則元時尙無新進士釋褐國學、謁拜祭酒之制，而榜眼、探花已爲第二、三人一定之稱。明史選舉志謂一甲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蓋其稱始於南宋時，而第三人亦可稱榜眼，第二、三人亦通稱狀元，猶無一定；至元代遂爲定名，明代竟成定制矣。新進士文廟釋褐始於宋，其拜祭酒則定於明初，見明史職官志國子監祭酒下，國朝因之。然無論曾入

國學與否，鼎甲三人拜於堂上，餘皆拜於堂下，其曾肄業成均者，復升堂三拜而止。拜祭酒司業，不聞拜六堂助教以下，祭酒司業又坐受狀元等之拜。竊以爲非曾在國學者，不應拜祭酒司業，祭酒司業亦不應坐受其拜，其嘗肄業者自祭酒以至學正皆應拜，今沿習流失，皆非禮也。近世詣國學釋褐者，惟一甲三人，餘皆不往矣。圭齋所言，猶有師弟古意。其狀元由京兆給旗幟、麾蓋，蓋卽起於此時，此足補史志所未及。圭齋爲仁宗延祐首科乙卯榜進士，故有淡墨題名十二年之句。集中又有天歷庚午會試院中馬伯庸尚書、楊廷鎮司業及玄皆乙卯榜進士偶成絕句云：省垣東畔至公堂，十五年前戰藝場；飽食大官無補報，兩科來此校文章。御史承差鎖院門，侍臣傳詔出天閽；試官被命聯鑣至，同榜三人出謝恩。是圭齋於泰定丁卯亦與主文，皆本傳所未詳。集中又有試院倡和詩云：至正覃興郡國賢，威儀重見甲寅前，杏園花發當三月，桂苑香銷又七年。案順帝以至元元年乙亥十一月詔罷科擧，六年庚辰十二月詔復之，次年辛巳改元至正，故有香銷七年之句。元代開科始於延祐乙卯，故云重見甲寅前，以甲寅爲仁宗改元延祐之年，先一年十一月下詔行科擧，與此正同也。是圭齋於至正二年壬午復爲主文，蓋三爲主文可考矣。而至公堂之名，亦始於元代，此皆考科名掌故者所必資焉。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三月初一日

雁門集　**元薩都剌撰**

閱薩雁門詩。雁門五七言律，非宋人所能及也。七古亦俊爽，不獨穠豔可取。七絕亦有高作。昔人有言元詩優于宋者，固非無見。予謂元詩優于南宋，元文則遠過於南宋；而明詩又勝于元，明文則遠不及元。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十二月初五日

金淵集　元仇遠撰

閱仇仁父遠金淵集，武英殿聚珍本。山村書畫名家，詩實非其所長，而氣格頗蒼老，不墮江湖惡派，故雖槎牙率易，終近雅音。是集輯自永樂大典得蒙高宗御題之什，比之蘇、陸，可謂厚幸矣。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三月二十六日

鐵崖樂府　元楊維楨撰

閱鐵崖樂府諸集。其擬古諸篇務求尖新，而多近傖調，時病粗梗，至改撰焦仲卿妻等詩，眞點金成鐵矣。詠史諸作，亦多苦槎枒，識議亦往往庸下，不及其門人張玉筍時有警句也。注爲乾隆間諸暨樓西濱孝廉卜瀍所撰，頗弇陋不足觀，所注樂府十卷，詠史詩八卷，逸編八卷。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五月二十三日

鄭師山文集　元鄭玉撰

書賈以澹生堂鈔本鄭師山文集四册來售。師山名玉，字子美，歙人，至正十四年除翰林待制，不起。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執至郡，不屈死，事迹詳元史忠義傳。此本詩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當時酬贈詩文及後人題詠等一卷，前有至正丁亥程文序，及至正庚寅玉自譔餘力稾序。每卷首有澹生堂圖籍記朱文印，曠翁手識白文印，子孫世珍朱文印。山陰祁氏因亂移書藏雲門山寺，後被賣出，半歸石門呂留良，此其一也。師山力守朱子之學，大節凜然，其隱居山中，潛心春秋之學，著春秋經傳闕疑三十卷，至今學者傳之。嘗往來富春，偶憇一巖石，臨江可釣，唐兀忠宣公余闕爲篆書鄭公釣臺四字，二忠相契，尤爲佳話。其文亦簡老，

無槎枒冗沓之病，惟議論多近迂闊，不深切於事理。如唐太宗論謂隋煬之暴，太宗弔民伐罪，才足濟事，而高祖庸人，不足有爲。太宗當徑起兵，不必以告高祖，則天下可自取，名正言順，前不致有劫父之嫌，後不致有殺兄之事，亦不必仍立代王，蹈前代篡禪故迹。不知高祖爲太原留守，世爵唐公，太宗不過一貴胄少年，手無一兵，豈能憑空起事？高祖久於軍旅，遵養時晦，沈幾觀變，其初拒太宗起兵之請，且欲執送長安，皆老成持重，欲以覘人心之向背，非眞碌碌者。古帝王起事，必有所資，漢高之因義帝、項梁，明祖之因韓林兒、郭子興，皆非以匹夫崛興也。張華論謂當賈后殺楊駿、幽太后時，華爲重臣，朝野屬望，卽當廢黜賈氏，申大義於天下，乃附會時局，苟幸未至大亂，卒致太后被弑，愍懷受禍，身亦族滅，爲不知經權之義。然楊駿之誅，方以反名，賈后兇燄正熾，華雖三公，不過一文臣，無兵權之寄，豈能遽行廢后之事？此皆不免過當。狄仁傑論極稱其爲社稷臣，而惜其不早圖反正，謂尙惑於當時習俗，以武后爲眞主，不知其爲唐之罪人，所謂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亦好爲高論，宋儒責人無已之故智也。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三月二十一日

吳淵穎先生集　元吳淵穎撰

閱吳淵穎先生集，凡賦一卷，詩三卷，文八卷，共十二卷，又附錄一卷。宋潛谿所編目錄後有淵穎子金華縣儒學教諭謌識語，後有一行云：金華後學宋璲謄寫。潛谿自稱門人，璲爲潛谿次子，而祇稱後學，此可爲法者也。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三月二十日

宋文憲全集　明宋濂撰

閱宋景濂集。文憲開有明文字風氣之先。余家有宋學士集，自少讀之，不覺其佳。丙辰歲更得其浦陽人物記，亦冗漫無取，顧常以其名重爲疑。丁巳復得王忠文華川集，二公同師同官，又同得重名，爲明代冠冕。亟閱之，則迂拙薄弱，又出宋下。而四庫書目稱宋文醇深演迤，王文醇樸宏肆，眞不可索解。今夕卽坊間借得文憲全集，徹夜繙讀，竟無一賞心語。其常開平康武義華武壯趙梁公花東邱侯諸碑誌，筆力孱弱，敍致拖沓。開平之采石戰功，花侯之太平死難，皆全無生色。其爲龍泉章溢墓誌至五千餘字述其世系，云遠祖有曰嚴者，仕宋以兵部尙書守泉州，遷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遷浦城，是宋乃劉宋也。六部尙書之名，定於隋，宋時祇有五兵尙書，安得有兵部乎？且泉州始于唐，亦非劉宋所得有，則無一不謬也。他文若燕書數十首，演連珠數十首，皆拙劣不足觀。序記書後，亦無佳者。予幼讀塾本古文，見有文憲秦士錄一篇，卽深厭之，今乃信所見之不謬矣。

咸豐己未（一八五九）十二月二十四日

翰文齋書賈送來宋學士集，康熙中浙江學政諭德彭始搏所刻，合嘉靖中韓叔陽彙刻三十六卷本有豐城雷尙書禮序。康熙中蔣超所補未刻遺集本，其文較黃溥所刻者幾多兩倍餘。黃刻止三百三十四首，韓刻至九百六十七首。又順治中吳應台增三首，未刻集增二十七首。（本作三十八首，中十一首複出。）而分卷止三十二。先賦頌詔誥表箋，次記序傳等，以至雜文，而終以詩，又附錄一卷。始搏自言先取明文各選本中對勘，又得朱竹垞所藏分年本，詳校一過，然誤字甚多，又有妄改者，甚矣刻書之難也。黃溥本刻於蜀中，是本前載舊刻諸序，有天順元年丁丑三月四川按察使黃溥

序，言景泰甲戌官蜀憲，於先生曾孫賢得其遺稿，請秋官侍郎羅公三復汰其重複，正其差訛，若所述無補於人倫世教者，雖工亦刊去之，得三百三十四首。又有天順二年四川按察使金谿王裕序，言其遺稿本五百餘篇。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十月十七日

宋學士全集　明宋濂撰

閱宋學士全集，明嘉靖中浦江知縣韓叔陽所刻三十二卷本，又附錄一卷，亦多誤字，而較後來刻本爲近古。金華文氣從容而博大，故有明推爲一代之冠；然頗乏精釆，故罕警策可傳誦者。其題跋三卷及雜著中演連珠五十首、諸子辨等，識議皆可觀。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正月二十三日

華川集　明王褘撰

閱明王忠文華川集。華川以文與宋潛溪齊名，開有明一代風氣之先，今閱之了不動人，何也？其擬左傳文及補昔人名作不傳者，若李文饒丹扆六箴表等，尤無謂。許渾傳至數十頁，從來史體，亦無繁宂若此者。其周官毛詩急就章，則殊便於初學，可錄以教子弟。

咸豐丁巳（一八五七）四月初一日

高季迪集　明高啓撰

閱高季迪集中避亂五古數十首，愈覺蒼老可愛，昔人于顚沛中不輟所業如此。故青邱死時，年僅三十九，而所作大全集詩至一千七百餘首，散失者不與焉。人之成名，無不以勤者，書之以誌愧也。

成豐戊午（一八五八）九月十七日

方孩未先生集　明方震孺撰

閱方孩未先生集，武進李申耆所編。凡奏疏四卷，獄中自述年譜一卷，報恩錄一卷，禍由錄一卷，偶然賸稿一卷，爲詩一百四十一首，皆被逮及獄中所作。惟武陵歎十二首，爲楊嗣昌作，則出獄後也。筆記六卷，曰決疑曰定難各一卷，乃崇禎十六年冬孩未爲廣東按察使。時吉王由長沙避難入粵，有楚中潰走之楊湯兩副將，以兵護之，至連州。粵人誤傳以爲賊，署連守朱蘊釮遁，粵將嚴某接戰而敗，廣州大震。孩未乃親至連朝王，而王已於十一月十七日薨逝。孩未乃奉其柩厝於陽山，而安插兩副將守藍山贛州之險。決疑皆勘報處置等檄諭，定難則守省扼險等公牘也。曰平反兩卷，則記其分守嶺西及權按察時讞獄等事。曰開節一卷，則記其署布政時征解等事。曰因才一卷，則記舉薦文武等事。以上六卷，皆公牘文字，而稱曰筆記，殊不可解。雜文一卷，附錄一卷，則明史本傳以及私傳薦疏集序贈詩之屬，共爲十六卷。

孩未感憤遼事，自請出關，有忼慨國士之風，其卽以此賈禍，尤爲奇冤。然天啓間六君子七君子，以皆下詔獄，無一得免，獨孩未與惠元孺幸下法司，九死一生，得見天日。而莊烈於旣死者贈謚褒卹，備極優崇，二人乃遲之又久，終不大用。當日廷臣爭惠者尤衆，劉忠介至書責烏程，罪其阻阨。其後惠得擢刑部侍郎，不久免歸，卒以受僞職負世大詬。孩未聲氣，遠不逮惠，臺諫中自馬如蛟倪元珙一二人外，尠入啓事。後以壽州守城功，僅敍授廣東叅議。明自隆萬以後，科道出爲藩叅臬副者比於謫降。故孩未在粵檄獻忠僞官決戰文，亦自稱左遷，豈爾時朝論，終以巡關之舉，失陷封疆，熊公旣不見原，故孩未亦不能無議耶？然考之

集，孩未實爲襄愍督學南畿時首拔士，而其言遼事頗不以襄愍爲然。嘗言經撫終日不算敵而鬪口，經說話雖穩而不肯做，撫肯做而漫無實著。又上經撫心同手異一疏，有云經撫兩臣，一爲臣之嚴師，一爲臣之至友，皆以襄愍與王化貞並論，無所是非，此劉忠介所以作書規之。轉眴而襄愍受禍，遂興大獄，孩未爲化貞所誣，郭興治據以疏劾，至擬辟刑，其年譜及禍由錄中屢言之。然則忠介之識，豈孩未所可幾，不將歎爲聖人哉！孩未血氣之士，質美未學，其詩文亦然，大抵亢爽自喜，而絕無涵養，又不脫晚明文士小說家常。其遭難後自號爲念道人，歸心佛乘，遂概以禪宗語入文字，而意激語矜，亦往往自許過甚。其撰年譜，旣自稱先生，而夸詡者又不一而足。在粵處置吉藩時，以御史故官行事，檄諭皆自稱本院，亦似非體。其報恩錄中，皆紀一時急難之人，而尤感霍維華。至云死何足惜，獨恨上無以慰母氏，弟無以慰浣叟，友無以慰鍾西，卽維華字。故篇中以浣叟始，以鍾西結焉。孩未自言孤蹤寡援，原不知東林爲何人，亦不知何人是門戶。其爲諸生時，以軍田誣控於督府李公修吾，三才字。至就羈縶，禍且不測，以張先生鶴鳴救得免。及爲御史，上疏請增閣臣，爲首輔劉是庵一燝別號。擬旨切責。後以廣甯失事被劾，張鶴鳴劾疏又稱其有功無罪，御史胡士奇等疏請超擢，奉旨速議。而是時孫暐爲掌院，楊左副之，卒不復請，以明其於門戶無與。蓋李劉孫三公皆東林之主持，楊左更不待言，而張則東林之勁敵也。其自辨可謂至矣。然以維華之奸狡而感之至此，實不可解，豈墮其術中耶？抑別有故耶？孩未身罹黨禍，又關系遼事，而明史本傳頗略。其列三案是非疏、再掃三案葛藤疏，持議最平，明史皆略撮數語，又易其上疏名目，閱之不甚了了。其崇禎初出獄恭謝天恩疏，自敍甚婉，而願在朝。及被罪廢棄，諸臣悉融成見，持論公恕，尤爲可稱。從信錄諸書亦載之，而明史一字不及。孩未

因疏論遼東閲臣姚宗文，遂嬰黨人怒，徐大化以與姚最厚，乘間報復，乃其以門戶賈禍之由，明史亦不載。其父因夢方正學而生孩未，故名之曰震孺。其巡遼時副總兵羅一貫方官把總，爲孩未擺馬，孩未力薦其可爲大將，後一貫卒立功稱名將以戰死。其在籍守壽州事，明史言之亦略。今觀是集附錄侍郎劉鍾英所譔方侍郎守壽實錄，則其時州城無一官，孩未堅守兩旬，拒衆數十萬，其功甚偉，史公可法列上其事，亦極稱之。明史於其官廣西後，僅云用爲廣西參議，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京師陷，福王立南京，即日拜疏勤王，馬士英憚之，敕還鎮，震孺憂憤而卒。今觀是集，孩未歷敍按察使布政使以授巡撫，據筆記開節一卷自序，稱方子以癸未八月掌臬事，會藩司缺，則又署藩，似已眞授按察使矣。然因才卷中請入賀萬壽詳文，仍自稱本道叨守嶺西。趙吉士續表忠記巡撫方公傳，亦云以參議晉巡撫，蓋崇禎特簡，與明史不異。其署臬時力辨吉王之非僞，散遣楚將，安集人心，及調兵籌餉備禦，皆有功於粵。至明史吉王傳言，崇禎九年慈煃嗣爲王，十六年張獻忠入湖南，同惠王走衡州，隨入粵，國亡後死於緬甸。諸王世表則謂慈煃以崇禎十二年襲，又闕一煃字不塡。據此書則慈煃入粵即薨，其入緬甸者，蓋其嗣王；而弘光初立所論曰貞之吉王，蓋即慈煃，非其父由棟矣。明史表傳於由棟慈煃，皆失其論，并其世次亦不明，賴此足證其誤。孩未署粵藩時，吾鄉嚴公起恒以廣州知府升蘄州副使，孩未力請奏留，謂民心所系屬，無如此人，請俾以副使職銜，仍掌廣州府事，自亦足見其知人善任，而明史諸書亦不載。惟附錄鄭之元所譔侍御方公傳言崇禎初將加不次之擢，時長山相國與公同門，欲索重賄；趙吉士撰傳亦云政府有索賄者，此似不足信。劉公賢者，必無是事，趙但云政府，或爾時別有主者耳。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三月十一日

升庵集　明楊慎撰

閱楊文獻愼升庵全集，偶記數則：

公羊傳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必如數求之，謂葵邱之會惟六國，會鹹牡邱皆七國，會淮八國，並無九國，眞癡人說夢矣。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此猶漢紀云叛者九起耳。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六十篇，宋人不曉此耳。

僖十六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穀皆言晦冥也。愼案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是也。公羊乃曲爲之說，于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原父之言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書晦，乖僞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曲說，以爲陣不違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理者也。

左傳齊燕平之月，注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注此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耳。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捄於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宋陳襄郊義云：祀圜邱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鍾者，

取其形以象天也。祭方澤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互有出入。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駕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皆可以資博雅者。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孔穎達附會鄭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玄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愼觀地官司徒掌葛，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徵艸貢之材於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玄原農隰農何所本乎？

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亦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卽行也，蓋行者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是祭井卽祭行，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刼羣臣，遂僞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於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金元夷狄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歆其可勝誅哉！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之令典？蓋屋誅者，卽漢人下

蠶室之類耳。鄭玄此說，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終葵耳。其後訛爲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手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傅會作鍾馗元夕出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文人又戲作傳，托言見夢於明皇，尤爲無稽。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無其人也，俗立石於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皆虛辭臆說也。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謀去公孫歸父，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又帥師城郚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殖，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然則小廉乃大不忠之飾乎？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尙未能，何以云三思也。朱註不得其解。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奸邪，傾覆宗社，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奸邪而可名爲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不惟此也，秦檜之奸，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議其橫。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諸葛亮則名之曰盜，又議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顚往來之書，亹亹千餘言，力詆之必使其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或者門人紀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李密陳情表有少事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

左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

咸豐甲寅（一八五四）七月二十日

下午閱升庵集，又記數則：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晉及隋不得比之。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疆土，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太宗，諸國始平，至眞宗而納幣於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割七百里地以獻遼矣。靖康以後，稱臣稱姪，更不足言，而其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南渡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於孤兒寡婦之手；而趙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況敢望張良李靖乎？故以方興之師，而不能克久疲之遼；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蕞爾之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時，則奉夷狄爲驕子，繼而眞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至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滅姚秦，滅李蜀，是蟲死不僵，虎斃猶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晉，而況漢唐乎？

小說載李泰伯不喜孟子，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子，即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至不仁，遙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迻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由是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爲無根之遊談，故詳辨之。

今帝王廟，元世祖亦得與祀，蓋以國家統緒所承也。按世祖之立國，貶孔子爲中賢，第儒流於倡後。國有大事，華臣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兼事沙門，其稱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於座隅，與其君同受羣臣朝賀。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征日本則十萬之師，棄於海島；遣使拓雲南金，責安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惡如此；然則史之稱謂，皆溢美也。按第儒流於倡後者，元制以樂工爲雲韶大夫，職正四品，在儒臣上也。

唐人目武后之世爲牝朝。

唐郭李二將齊名。子儀持重，光弼勁捷，各有所長。以詩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韓，李如柳。論雅正則子美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尙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又蕭穎士蒙山詩，有季隨躡遐軌之語，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聞也。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亦中行獨復者乎？

漢光武渡呼沲河，俄頃氷合，眞有神助矣。其後帝命其處爲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堨，以河氷泮爲神助，號爲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

黃鄮山嘗曰：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耳。玉山極口稱東坡，考亭力辨之；玉山再護東坡，考亭乃深求其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說。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之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然其苗脈，亦從爲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考亭亦以其詩爲是。蓋因爲門庭起見，遂有此焉，偏處亦不自覺也。鄮山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子此論，非特有激於汪應辰。全觀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而春秋償其所取之息。或者妄有散苗之譏，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之一事是耳，奮然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過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日流禍，恐不可言！南軒此論，可謂朱子之諍友矣。夫朱子學孔孟者也，孔孟平日之論，曷嘗譽驩兜而貶元凱耶？

于公異露布，爲德宗所歎賞，陸贄忌才，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惜哉敬輿而有此也。

辛甲爲商紂太史，七十五諫而去。其後周人封之，著書一篇，見漢書藝文志。

韓文諱辯漢有杜度。按庾肩吾書品，杜操字伯度，非名也。韓公亦誤用。何不曰春秋有衆仲，戰國有騏期？

唐人謂中書舍人爲小鳳，翰林學士爲大鳳，丞相爲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宋時猶襲其稱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爲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人之賢否，信乎在自立也。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

盧懷愼身爲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憸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荐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眩目前，以爲功必己出者能爾耶？史以伴食譏之，誤矣！

黃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己獨曰必能相者，滔滔皆鄭五之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斯可矣！又曰：棨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末諸相，率植黨與以持之，棨之旣相，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進退如此，不賢而能之乎？跡其生平，守廬州而盜不入境，留緡錢而盜不敢犯，亦有過人者，不謂之賢不可也。

荀彧沮曹操受九錫，唐裴樞持朱溫除一太常卿。文中子以彧及其子攸，比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尙惜，其肯以社稷與人乎？嗚呼，文中子永叔可謂愚矣！荀裴二人，旣與曹操全忠同爲逆謀，非一日矣，其靳九錫，惜一卿，欲微示異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我已許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之意，必疑曰彧與樞之意中變矣，細者如此，況大者乎，遂逞其忿，殺之不恤也。而文中永叔之論，毋乃

爲所欺乎？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姬。

墨子尙賢篇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網之中。

趙師羿爲趙千里從子，尹京有政聲，劾杭州奸僧事尤奇。而諂附韓侂胄，至學犬吠以爲迎合。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册，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今天下岳祀，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書忠武爲宜。

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鉛錄譚苑醍醐諸書，證引賅博，洵近世所罕有。惟議論多僻，又喜杜撰附會，以英雄欺人。其論理學則極詆陸王，論經學則極詆鄭康成。論文則雖喜左氏，而亦文致其失。論詩則極詆許渾，謂無異張打油胡釘鉸；而於少陵亦有微詞，率多逞其臆說舌鋒，不可爲據。如以左氏傳裨諶謀於野則獲，謂以論語草創一言而附會之；孔父之妻美而艷，謂以孔父正色而立朝一語誣之；此皆全無情理。左氏好浮夸，亦不至若是。詆訐渾凌歊臺詩有宋祖歌舞三千之語，謂史稱高祖清儉寡欲，而渾誣之若此，是目不見書。不知宋世武帝文帝孝武帝三世稱祖，凌歊臺乃世祖孝武帝，非高祖武帝也。其論正統，謂女主夷狄篡逆不得爲統，因謂中國當絕元代之統，不當帝之。夫女主篡逆固已，若絕

元而不帝之，則統不中絕乎？且其言曰：中國爲五帝三王之所自立，夷狄豈得而有之；而以文中子之帝元魏爲可誅。夫通生於元魏，不帝魏而將誰帝乎？且舜生東夷，文王生西夷，然則舜與文王，亦當絕之中國乎，其論之偏多若此。且又影撰古書以欺後世，尤不足以爲據。卽其譏鄭康成杜撰三農名目而鄭司農之說爲正。夫以司農山農澤農之名爲非杜撰則可，若其說爲確則非。蓋地官明言於山農徵絺綌，於澤農徵艸貢，其與九穀固無關涉。康成亦知其不可通，故更撰原農隰農二名。升庵讀書博而不精，卽此可見。升庵以力諫大禮，廷杖謫戍，生平風節，本有足觀。而其後居滇時，嚴介甫以詩屬點定，遂與酬和訂交，因痛詆夏文愍爲小人，而以河套之議爲不度時勢。夫桂洲誠有可議，然其與曾襄愍謀復河套，則社稷至計也。嵩文致之，而升庵亦巧詆之，可知其徇私隱而違公是矣。卽其父子俱以大禮議忤世宗，放棄以死，直聲震一時。然當時張桂之議，以犯盈廷衆怒，天下爭詬之。迄今是非論定，張桂所言，實爲允協；楊文襄早有張生此言聖人不易之語。升庵父子力持濮議，亦由讀儀禮不細故也。勝國考據之學，遠不能望昭代，惟文憲與陸文裕爲一朝弁冕。文裕儼山外集，余亦摘記之，雖博奧不及升庵，而議論較正。余又感二公生同時，又相爲友，亦一時盛事。而文裕在朝恩眷最厚，蹤跡亦與介甫尤密，卒後，介甫爲作神道碑；而生平自守確然，不爲所污，是其遇固優於升庵，而人品亦勝之也。然以二公之才之學，而皆爲嵩所結納，奸雄之牢籠賢智，又何如哉！

七月二十一日

閱升庵集，又劄記數則：

陳文惠公堯佐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後人於其地立鱸鄉亭。又碧瀾堂詩云：苕溪清淺霅溪斜，碧玉光涵一萬家，誰向月明中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二詩曲盡東南之景，後之作者，無復措手。

蕭遘春日詩，水隄烟報柳，山寺雪驚梅。唐人賞之，謂不減庾子山。

詩盛於唐，其作者往往托於傳奇小說、神仙幽怪，以傳於後；而其詩大有絕妙今古，一字千金者。試舉一二：卜得上峽日，秋來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又：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又：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宮，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中。又：命笑無人笑，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渡可憐宵。

鮑照詩，秋霜曉驅雁，春雨晴成虹，佳句也。杜子美詩朔風驅胡雁，本此。又庾信詩秋風驅亂螢句，亦甚奇。

古人殿閣簷稜間有風琴風箏，皆因風動成音，自諧宮商。元微之詩鳥啄風箏碎珠玉是也。今名紙鳶曰風箏，非。

陸賈南中行紀云：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女子以綵絲穿花心，繞髻爲飾。梁章隱詠素馨花詩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

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溫庭筠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妙。

孟東野詩云：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烟；雪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眞可憐。其辭風華秀豔，有古樂府之意。余嘗令繪工繪此爲四時嬋娟圖，以花當春，以竹當夏，以月當秋，以雪當冬。

唐書武后之世不見有征雲南事。余觀駱賓王集，頗見其事，今具錄其略。疇昔篇云：膏車秣馬辭鄉邑，縈轡西南吏邛僰，此駱賓王亦從宦於蜀也。其行路難云：去去止哀牢，行行入不毛；又云：交趾枕南荒，昆彌臨北戶，川原饒毒霧，谿谷多淫雨，則從征之事也。其姚州道破逆賊諾波弄楊虔露布云：浮竹遺胤，沉木餘苗；又云：三䑛巂鎮，此山卽南中巨防也。又破蒙儉露布云：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風雨之妖。水積炎光，山涵毒霧，竹浮三節，木化九隆，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愈扇。又云：營開舊穴，旆轉邛川，崚岐折板之危，滇池漏江之固。又云：城接祠雞，竟無希於改旦；山多神鹿，終未見於擇音。又代姚州道李義祭趙郎將文云：滇浦挺妖，昆明習戰，致令王師失律，兕狖憑陵。亭候多虞，故有負於明代；春秋責帥，豈無慙於幽途。合此觀之，始雖小勝，終亦敗師，史不書者，蓋當時不以聞也。唐之敗於南詔，不止楊國忠而後隱蔽，武后之世已然矣，故詳著之以表史氏之遺云。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午在南方則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解。愚按晉書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者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

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宋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余謂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梁沈氏滿願殘燈詩云：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韋詩實出於沈，然韋有幽意而沈淫矣。

陳張正見鄰舍詩云：簷高同落照，巷小共飛花。符載詩：綠迸穿籬筍，紅飄滿戶花。于鵠詩：蒸藜嘗共竈，澆薤亦同渠。傳屐朝尋樂，分燈夜讀書。劉長卿：雞聲共林巷，燭影隔茅茨。徐鍇詩：井泉引地脈，隣杵共秋聲。梅聖俞詩：籬根分井口，壁隙透燈光。總不如杜工部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一首之妙。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鬧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檣，月老聞鐘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青霄歌一曲，白首對汀洲。與君桂陽別，令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雁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薺菜泊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遙相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冷猿嘯時，泣對湘潭竹！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然題曰二首，非也，本一首耳。其詩眞景實情，婉轉惆悵，求之徐庾間且罕，況晚唐乎？

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禹錫柳枝詞云：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云：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烱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古樂府有朱露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徐陵詩有梟鐘鷺鼓之句。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

太白詩羌笛橫吹阿嚲迴。阿嚲迴，番曲名，張佑集作阿濫堆，蓋飛禽名也。明皇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番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耳。難以意求也。

唐鄭嵎詩，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詞名鷓鴣，本此。

玉女行觴，神仙留客，皆煬帝曲名。

江淹詠美人春遊詩，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詞名點絳唇，本此。

王荊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卽是老鸛；詩之小雅，卽是老鴉。荊公不覺欣然，久乃悟其戲。又問東坡鳩字何以從九，東坡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個。又自言波者水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高歡立法，盜私家十備五，盜官物十備三，備，償補也，音裴；今作賠，音義同，而賠字俗，從備爲古。

朱文公書，人皆謂其出於曹操。操書傳世絕少，惟賀捷表元時尙有，文公所學必此。劉恭父學顏魯公鹿脯帖，文公以年代近遠誚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出於

操，無疑也。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名言也。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勝宋人。

梁武帝詩，瑟居超七淨。瑟與索同；蕭索字一作蕭瑟，則索居亦得作瑟居也。蓋瑟索皆借用，正字作槭。

七月二十四日

早起，摘錄楊升庵集。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澈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樗蒲；皆極造語之妙。

說者云，宋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照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見。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

嘗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財貨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竅矣。此言也，虞紹庵嘗舉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唐杜暹聚書萬卷，每題其後云：清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爲不孝。其言似矣，然而

未達也。司馬温公云：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此興廢之常理也。余嘗愛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眞達者之言哉。

續錦帶集迎賓啓云：水候錦纜，陸遲華鑾。

褚亮詩：彤騶出禁中。蓋伍伯戴紅帽以唱騶，自唐已然矣。

禊、水上祓除也，有春禊秋禊。論語浴乎沂，注上巳祓除，此春禊也。劉禎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

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爲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所能爲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兎，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豕形，餘可推而知矣。（按此處書眉有注，此亦臆說。按北齊書文宣帝母有長子羊兒年，次子狗兒年之語，則南北朝時已有之，然法不得其解耳。）

點與玷通，古詩多用之。東晳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陸厥詩，旣叨金馬署，復點銅駝門，杜子美詩，幾回青瑣點朝班是也。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藎從武帝登樓，受詔賦詩立成。帝謂其祖溉曰：藎實才子，恐卿文章得無假手於貽厥乎？又稱故卿曰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此類也。

七月二十六日

偶閱楊升庵集，又錄數則：

山林家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黃連和焚；又或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印色古方用萆麻油，或用煎棡油，皆未爲佳。近傳用川山甲油，取其不滲。試之良妙。

劉聰以婢爲后，王鑒諫曰：不可以汚玉簀而塵瓊寢。

茨簷賤士，見晉書。葦庵漁父，見廣異記。

中朝故事云：天街兩旁槐木，俗號爲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爲柳衙，以其成行排列也。

海物異名記密丁魁，蛤之子也。江瑤池，海月也。天鸞瓦隴，蚶子也。青葉盤，海鏡也。西施舌，䲍子也。西施乳，河豚腸也。

吐綬鳥謂之錦帶功曹，卽詩所謂卭有旨鷊也。可對金衣公子。

梁黃門侍郎明少遐曰：狐性多疑，鼬性多豫；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乃知猶卽鼬也。

尹子曰，詩咏流離，史書梟獍。流離鳥名，少好長醜，蓋毛鄭舊說也。

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於史記。其說曰：東南神州曰旦音晨。土；正南卭州隋書作迎。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隋書作拾。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南柱州一作桂。曰肥土；西北玄州隋書作營州，一本作宮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其言本荒唐。漢人作河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代郊天，遂以其名入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崑崙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農之九

州也。

道經言海外蓬萊閬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上有碧霞之闕，瓊樹之林，紫雀翠鸞，碧藕白橘，主歲星之精，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紫艸紅芝，霞膏金醴，主熒惑之精，居一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三素之城，玉泉之宮，瑤林瑞獸，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瓊樓寶闕，金液龍芝，主辰星之精，五氣玄天之內。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池翠水，金井玉彭，主鎮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中天焉。

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猶五岳之外有五鎮焉。鄒衍書，四海之外有裨海環之。說文，以小益大曰裨。西域傳有裨王，漢書有裨將，書名有裨蒼裨雅，皆以小益大之義。

唐詩天子三河募少年。三河：黃河也，折支河也，湟河也。

蜀之三江：外水岷江，中水涪江，內水沱江也。

又錄文集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於永昌張愈光者尤急。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於渝，此彥會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鼂，路貫貴治，竟逢其違，匆匆勿勿。留手筆付馬生以答前款，區

區拳拳，未蔵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遺牋，豐踰千言，始則善誘之太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走雖昏髦，敢忘酬牘。下走賦質愚戇，天稟倔強，不能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下風，景睎高躅，緊有由矣。自昔文人，類略細謹，仰高明則濯纓清泠，牽絲壁立，不依禾涓，不謁黃䶮，不近冰峯，此固鄙人之飫聞鏤膺者也。邇者霸儒，創爲新學，削經劃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自叩胸臆，叵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蜉蝣撼樹，謂游夏爲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爲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無緇，此又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無奇，然竊有狂談，異於俗論。謂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此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擔土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

不可不知此等議論。何仲默亦謂古詩之法，亡於謝玄暉；古文之法，亡於韓昌黎。雖才人好爲高論，然亦足以增廣識見。

夫鸞輅生於椎輪，龍舟起於落葉，山則原於覆簣，江則原於濫觴。今也譬則乞丐沾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類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束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黥補刖。回維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謝，焉復效枉矢飛流，嚆箭妄鳴乎？故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竪爇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麋，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遺餘

年。若所謂老顛欲裂風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諭托忘機忘之教，則豈敢當也。然借以逃尺寸之負俗，斯則受貺良厚，不敢文過。末復以見志垂載爲勖，此叔達汲王無功盛心也，愈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游岱之魂將至，捧誦良言，深負德愛爾。

劉繪與升庵原書，謂足下脫略禮度，放浪形骸，陶情於艷曲，躭意於美色，抱尺寸者從而譏訕，以爲困躓夷險，降志辱身，厭溺嗜欲，不超玄遠。其略知足下者，又爲足下之才之惜。以僕之愚蒙，乃知足下之微。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譏之不深，則棄之不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之所爲，將求夫安與適也。古人臥酒家，買田宅，擁聲伎，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

與余鶴卿書：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闊，蘋焉五年。斷金睽于參商，渴瓊發於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枉珍翰，一投嘉藻，啓緘伸紙，喜與忭會。既覩手跡，兼照心素。滯荊之跡，雖同仲宣；投河之懷，夐異賈傅，欣惆欣惆，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闕便驛，遷延至今，傾翹益勤。走僝弱之軀，不耐瘴癘，戊午春月，忽中末疾，篤癃沉痼，行動仰人。窮荒絕域，乏醫鮮藥，閉門抱影，越歲逾時。近兵燹甫定，而扎瘥大侵，繼之蓬心搖兀，難以托根；波臣涸轍，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無悰寡侶，較頃彌甚，儋石同栗里，而室無阿舒之愉；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僻遠視瓊儋，而館無白鶴之假；寂寞均柳永，而遊無黃溪之適。時復靜言，進維疇曩，承淸塵於俊造，廁華景於英柳，桑梓芝蘭之契，宴笑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析，酒賦琴

歌之懽，炳焉服膺，宛猶昨暮；忽而影響，曠若隔世！存者如辰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芻狗之談，釋氏露電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此言詮，以濯情素。欵襟其遼，覼縷莫罄，時有南風，更冀良訊。

升庵議論之可取者，如論天則謂邵子有天地自相依附之言，而朱子遂云天外更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氣。然則天之軀殼，誰見之也；而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之言爲切要。論嫦娥則以爲常儀占月之訛。論新舊唐書，則以爲姚崇要說十事，舊書備載問答語；而新書裁節之，全失語氣，小宋之割裂類如此。論范少伯載西子游五湖，則謂越王滅吳，沉西施於江，曰使浮鴟夷以終。杜牧誤會浮字，且以范蠡號鴟夷子，而亡夫差以鴟夷沉子胥於江，遂有一舸逐鴟夷之句，而後人訛傳至今。論西海之祭，則稱邱文莊公謂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即西海也，宜於雲南城望祀之，今望祀於蒲州爲非。論小說則以汲冢周書爲害義喪教，首爲誣聖之書。其後十洲記漢武帝內傳洞冥記王嘉拾遺記王仁裕天寶遺事，宋有碧雲騢雲仙散錄淸異錄，皆淺漏虛妄，可以焚棄。論班史古今人表，則譏其有四謬。列曾子於冉閔仲弓之下；列魯隱於下下，而葛伯及於上中；列嫪毒於中下，而陳仲子與之同等；此識見之謬。以夔后夔爲二人，而一在上下，一在下上；以韋豕韋爲二人，而一居下上，一居上下；郵無恤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此荒略之謬。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固作漢書，紀漢事耳，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乖其名，復亂其體，此名義之謬。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世，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使其自署，當在何等？此妄作之謬。論陳壽無史職故災祥靡聞之語，

謂壽因父受髡辱，加茲謗議。按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無史官，此事何由而書？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爲不可解。是皆足以備稽考，非一時偏謬者比。升庵編戍後，世廟猶念之；乃以狎妓自汚，至綰角髻，簪花、穿緋衣，令妓舁之行。內侍有自滇回京者，以聞，世廟以爲病風，乃得免。是其佯狂避禍，同於袁海叟之對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亦古之智士歟！詩文皆宗六朝，苦少眞意。文更有貌爲高古者，牽割裂補綴，不足當方家；且議論多偏駁。嘗作二伯論，謂春秋稱霸，惟桓與文，而五伯之說，起於戰國策士，而孟子述之，不足爲據。因以秦穆公之穆，爲惡謚之繆，引董無心言暨史記蒙恬傳爲證。且謂古之得繆謚者，秦魯以之。夫春秋以來無惡謚，惟廢弒者間有之。秦穆雖未得比桓文，然在秦則創霸者也。且其置晉君，服覊喪，用孟明，皆人所難。而勤王則先出師，攘楚則願從役，其心術較晉文爲正。孔子亦錄其書爲秦誓，是即在中國，亦令主也，豈有康公爲其子而加以惡謚者乎？升庵以其置晉君而先惠懷爲幸禍，三良之殉爲穆公遺命，其何所見而云然？至論道學，則痛詆象山慈湖白沙姚江爲僞學，而於朱子亦力攻其短。論政事，則以王荆公爲奸邪之尤。論詩，則伸六朝，屈三唐；而於同時何大復屢有微詞。且以蜀人而專右鄉曲，皆其失也。

閏七月初三日

倪文貞公集　明倪元璐撰

閱倪文貞公集，首卷爲諭祭文史傳墓誌像贊，卷一至卷四爲制誥，卷五爲策論，卷六至卷八爲雜序，卷

九卷十為墓誌銘，卷十一為行狀，卷十二為婦人誌狀，卷十三為其父瓊州公行述，卷十四為雜傳，卷十五為記及題跋，卷十六為題跋，卷十七為銘贊，卷十八至二十為書牘；以上為文集二十卷。又奏疏別為十二卷，其制誥之作，文貞在日，門人楊忠節公廷麟等為刻代言選六卷，倪公當弘光時曾得諡文正，而楊公當永曆時亦諡文正，可謂眞師弟矣。而文文肅為之序。其酬應之作，文貞自編為應本一集，而黃忠端道周陳忠裕為之序。奏疏則宋忠節玫為之序。乾隆壬辰其元孫安世，乃合編代言應本，益以書牘為一集，平郡丞聖臺吳知州璜為之校訂，而鉛山蔣編修士銓主講蕺山書院時為之梓行。文貞長于論事，故制誥奏疏，俱嚴重剴切，似陸敬輿劉遼父，他文則學沈亞之孫可之，喜出以奧澀，然善叙情事，與同時黃石齋相上下，在明代中固錚錚秀出者矣。其詩別有刻本，乙卯丙辰間予曾見之，殊詭僻不入格，蓋學青藤未至，而染于並時王遂東一派者。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八月初七日

嚴介谿文集　明嚴嵩撰

閱嚴介谿文集。其中碑誌諸作雖平弱，然頗簡潔，無蕪冗之病。吾鄉若陶莊敏公諧孫忠烈公夫人楊氏墓碑，皆其所作，當時固以元老大手筆為榮，今日幾同佛頭着糞，可為慨歎！觀其自撰先塋諸碑，歷叙孤寒之跡，時已為少師，世蕃亦為太常少卿，請假修墓，而詞氣抑然，自稱不肖無以副先德，亦似非喪心昧良者，使不及敗而早死，復無奸子，亦足安其邱壟。所謂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也。其前列滿文莊諸人序文凡十餘篇。朱竹垞嘗言甘泉一序，尤令人張目；又謂道學者寅諛乃如是，然則如升菴荊川，固不足責矣。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十月初六日

張太岳集　明張居正撰

閱江陵張文忠公文集，凡詩六卷，文十四卷，書牘十五卷，奏對十一卷，萬曆四十年壬子其第三子修撰懋修所編，時去文忠之沒三十年矣。前有沈鯉呂坤兩序，及懋修所譔凡例兩則；又述先公致禍之由一篇。末有其長子禮部主事敬修等所譔行實一卷，則文忠初喪時也。有荆州高以儉後序。文忠相業爲有明第一人，任事過專，身後遂中奇禍。後之秉政者才旣相去遠甚，而又鑒於前車，務爲保身，相率推諉，於是明遂不振，陵夷以至於亡矣。讀是集者，令人歎息於神宗之昏，眞下愚也。書牘十五卷，字字老謀，最爲可觀。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七月二十七日

閱張太岳集。其雜著言秦之治勝於周，此文忠雜霸之術，有激言之，不可以訓。

七月二十八日

閱張太岳集。文忠於徐文貞顧華玉感恩知己，惓惓畢生，卽於高文襄雖始合終隙，然與文貞書，極稱中玄明白爽直，舉動極合人心；於止開泇河之議，亦稱其公心虛受，易於轉圜。其奔父喪及奉母入都時，兩次道過新鄭，與高相見，至於涕泣。及高沒後，與其弟書，爲之畫策，令文襄夫人具疏請卹，又爲之陳乞於上，其言肫摯，皆見由衷之誠。王大臣之獄，亦數與人書，言極力調護，至以百口保之，則文忠之心，千載如見。蓋新鄭之逐，以欲去馮保而反爲所乘，實以十歲天子，改爲十歲孩子之言，激慈聖怒，故沒後神宗猶銜之，謂其欺侮朕躬。文忠當是時不免以權勢相軋，幸其去而不救，若謂其與馮保合謀，已非事實。至大臣之獄，全由馮保所搆，文忠無與也，因楊博葛守禮之言卽力救之。而今明史諸書，乃謂文忠謀陷高；紀事本末等書至云

文忠改錦衣揭帖中鑿鑿有據四字，葛守禮識之，笑而納諸袖，文忠覺之，曰彼不諳體裁，我爲潤色之耳；則誣甚矣。文忠果改揭帖，何肯出以示人？葛方請救於文忠，何敢納帖於袖，其將以爲劫制耶？文忠何如人？而險忮如是又粗疏如是耶？至奪情時吳中行趙用賢等疏上，爾時文忠盛怒欲杖之者，蓋實有是事也。其時學士王錫爵等請之而不得，亦實事也。而紀事本末等乃增飾之云，尙書馬自强爲之解，居正跪而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錫爵造喪次請之，居正索刀作自刎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徑入不顧。此等形狀，直市井亡賴之所爲，而謂文忠有是耶？文忠之奪情，當日累疏乞歸，言甚哀懇，朝廷詔慰，部院疏留，亦皆往復數番，而史乃云朝廷亦無意留之，居正謀之馮保，且諷其所薦吏部尙書張瀚乞留，而瀚不肯，其事已不可信。又造爲此言，蓋出吳趙等怨者之口。文忠旋敗，仇怨愈多，人主積嫌，朋黨日盛，皆以江陵爲口實，然其誣誕，亦何能欺三尺童子哉！唐時牛李分黨，旣衞公敗，而宣宗銜之不已，僧孺後人皆貴，其黨益盛，遂造爲衞公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至對杜悰稱小子。王氏應麟謂以文饒爲人大概觀之，必無是事，蓋僧孺之黨誣之。余謂文饒已嘗爲相，時以節鎮入覲，何至驚喜於一御史大夫。且杜悰膏粱駑材，文饒視之，奚啻涕唾，而造爲小子之稱，此不出悰等奴儈之識見，史官無識，野乘多誣，古今若此等者，何可勝道哉？

國初王尙書鴻緒修明史時，東林復社餘燄未熄，尙書吳人，所任萬季野等皆黨人弟子，追原禍始，歸咎江陵。季野著羣書辨疑，列其二十四大罪，則當日之議論偏畸可想。乾隆時張文和重加刊修，稍爲持平，故如改錦衣揭帖、跪言饒我等事，皆欽定明史所不載。近日陳稽亭明紀亦不取，而夏嘯父明通鑑載之，陳之識勝於夏矣。究而論之，文忠之才及任事之勇、謀國之勤，有明第一人也。其量狹而少容，知進而不知退，則

學不足也。劉臺之劾文忠，本以私恨激而爲之，非出於公，文忠遽謂國朝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座師者，怒遂不可解，然尙曲意救之。及御史傅應禎亦以門生劾之，於是怒益甚，以爲天下無一人諒其心者。其與司空陸五臺光祖書，極言國事之不可一日無己，而以陸爲應禎解者，庸人之常言。至奪情事起，而吳趙皆以門生劾之，則益憤怒橫決，幾欲死之，而文忠之禍，遂中於是，明之黨禍，亦由此起矣。使文忠能容吳趙等而堅請奔喪，主眷未移，朝局未改，其所設施，未必有人變更也，奈何不審於輕重之閒，犯不韙以爲衆的乎？其後莊烈時楊武陵亦任事才也，而亦以奪情嬰衆怒，然則後之人有不幸值此而才萬萬不逮江陵者，其戒之哉！其戒之哉！

七月二十九日

儼山外集　中和堂隨筆　明陸深撰

日閒閱陸子淵先生深儼山外集，摘數則於此：

周詩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氏訓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集傳亦因之。不字當是丕字，淸廟之不顯不承，卽書之丕顯丕承。

孟子所論明堂在泰山，天子巡狩之地。古明堂神農作之，名曰天府。黃帝曰合宮，虞曰總章，商曰陽館，周始曰明堂。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埶卽藝字字之誤。隸書埶執字相類。埶樂也，是卽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四教亦是四事。

爲長者折枝。枝肢古通。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載拜跪，陶淵明以五斗米折腰，蓋卽爲長者揖拜耳。

三代公族，有親未絕而列于庶人者。

世言三尺法者，蓋用三尺竹簡書律法。詔書謂之尺一，亦以一尺版書詔。囊封加璽，又謂之璽書。

楊德祖與曹孟德讀曹娥碑。娥上虞人，今曹娥江在寧紹兩界中，孫權據越，當時孟德何緣得至江濟耶？

水經有三疑。桑欽能著書成一家言，後漢文苑何不爲立傳？欽之名姓又別無考見，一疑也。水經所具，至到源委，徧及夷夏，非一人一生所可窮極，一疑也。所稱酈道元注，道元後魏時人，其書該洽浩博，後來引用者，但稱出水經注而已，不知經注復何所出，又一疑也。偶覽通典，亦載水經郭璞注三卷，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且云所作詭誕，全無憑據，擬于吳越春秋越絕之流，其論當可信與。

唐補闕薛謙光上疏，謂戎夏不雜，自古所戒，夷狄無信，易勞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至謂冒頓彊盛不能入中國者，非兵力不足也；其所以解平城之圍而縱高帝者，爲不習中國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氊罽美於章紱，旣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心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漢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于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惟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叛，四方響應，遂鄙單于之號而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刧邊人繒綵麴蘗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用耶？言甚

剴質，嘗觀遼金元與五季二宋相終始，卒爲中華之患者，亦坐燕雲之外棄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代之龜鑑也。

今衢州卽古之太末，其山與武夷山石理大類，予未能周履其地，觀其起伏脈絡，卽一山所分也。曾子固記道山亭，亦謂粵之太末，吳之豫章，爲其通路。今廣信古之豫章，上饒諸山自武夷發，而龜峯尤類武夷，豈其左右臂耶？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卽今之山西，地瘠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爲然。

予嘗謂後世文章之快暢者，若阿房亂辭，陽冰篆贊，可謂千古如新，百過不厭者也。贊曰：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正於斯。嗚呼郡人，爲吾寶之！此劉中山禹錫之作。

地網，吳璘作於天水長道二縣之間，於平地鑿渠，每渠八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布網然，以礙虜騎，亦能制勝。

蕭齊衡陽王鈞好學，嘗細書五經置巾箱中，謂之巾箱五經。宋博學弘詞科，許士子持書入試，故巾箱板行書甚多。巾箱蓋始于六朝。

咸豐甲寅（一八五四）四月二十九日

上午閱儼山外集古奇器錄，因摘于此：

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記事珠。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見於夢。玄宗名爲遊仙枕，以賜楊國忠。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葉，於盃足上有鏤金字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氣相吹如沸湯。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解寒犀也。

內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爐上，硯氷自消，不勞置火。冬月玄宗常用之。

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腑臟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燕客，卽以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洒之，則颯然風至，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曾命中使取視，愛而不受，曰此龍皮扇子也。

學士蘇頲有一錦文花石，鏤爲筆架，嘗置於硯席間。每天欲雨，此石架卽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常以此爲雨候無差。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而此鞍在坐如温火之氣。以上俱見開元天寶遺事。

東方朔得西域國玉枝以進武帝，帝賜近臣年高者，云病則枝汗，死則枝折。老聃得之七百年不汗，偓佺得之三千年不折。見洞冥記。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盤龍，以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星。復鑄銅人十二枚，座皆高三尺，列於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一人吹空，一人紐繩，則琴筑笙竽等皆作，與眞樂不殊。有琴長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有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

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然。

余尙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越。土人云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五月初五日

閱陸儼山外集，又摘數條：

土圭之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廢井田，漢興，始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爲頃，至今版圖皆準之。一云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

立步制畝，經土設井，使八家同之，自黃帝始。世儒多謂難行，予行東西南北皆萬里，自吳越外田多荒廢，水利不修故也。井田亦徒擾。昔在山西按察時，嘗與于布政湛議，欲於京域外倣菜園之制，每三十畝鑿井一區，用以澆灌黍麥，庶幾歲穫可期，而亦不失井田之名，欲上其事于朝而不果。漢時龍首渠田，亦鑿井有深四十餘丈者，往往井下相通行水，蓋古法也。

自古取民之制計歲，故謂之歲辦。貢助徹皆什一。漢法最輕，史稱三十而稅一。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民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當時民力可想也。兩稅三限作自楊炎始。唐書食貨志兩稅具載，並無三限條格。蔡介夫云，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如此止是兩限爾。想兩稅俱限以三次征輸，亦有緩征之意。雖然，炎固萬世罪人也。

已上三條，皆關於國計民生之大者。憶昨與季貺（周星詒）論井田，謂此法為聖賢政治首務，何不能經久若是。今日吳越間卽湖濱峰末，一弓隙地，無不開墾種作，而丁口之數尙倍差于田，復何能一夫百畝，按數均給？季貺謂往時行山東燕趙間，有荒蕪數百里不見禾黍者，且西北萬山曼衍，皆可墾闢。試思顧寧人流寓所至，皆能耕墾致富，非明驗耶。予謂吾鄉之無閒田，皆以水利不修之故。使更有司牧如漢馬公臻築南塘復鑑湖故事，將水有所歸，如邑中青泂湖屭石湖瓜渚湖盎鶍湖白洋湖諸巨浸，皆可壅障增塡，此均田所以必兼治水也。今閱陸公語，恍若先得我心矣。

五月初七日

上午閱陸儼山集，又摘數則：

天下之務，日開而未已，如茶古所無，今則不可闕。茶之用始於漢，著茶經始于陸羽，摧茶始于張滂。爾雅檟苦茶，茶之名始見於此。吳志孫皓密賜韋曜茶茗以當酒，飲茶始於此。注以早採者爲茶，以晚採者爲茗，又名荈云。

今世所用摺疊扇，亦名聚頭扇。吾鄉張東海先生以爲貢於東夷，永樂間始盛行於中國。予見南宋以來詩詞，咏聚頭扇者頗多。余收得楊妹子所寫絹扇面，摺痕尙存。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正今摺扇，蓋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製爲泥金面烏竹骨充貢。出自東夷，果然。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鎭凡二十五所，是役頗大。明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烏紇，凡四萬餘里，高洋備邊如是。長子羊頭山秬黍可以爨律，河內葭莩灰可以布琯，非其地則無驗。今長子與河內地相連屬，豈天地之氣鍾于此耶？

唐制宰相不正名。初因隋制，以中書令侍中尙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爲尙書令，臣下不敢居，由是僕射爲尙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皆號宰相。然不輕授，故常以他官居職，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尙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始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始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他官居職者假他名猶故。自高宗已後，宰相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

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東西臺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倩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書，訖不改焉。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宰相之職，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丞郎已上至三師爲之。其上相爲昭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兩學士並監修國史並除焉。太祖乾德間，以趙普爲相，爲置參知政事以副之，謂參庶務以毗大政，其除授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至道元年，詔與宰相體例並同親王；而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則謂之使相，不預政事，不書勑，惟宣勑除授者在勑尾存其銜而已。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令尚書令而不除人，以尚書令之二左右僕射爲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之職。徽宗政和間，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間復爲左右僕射。高宗建炎間，改尚書左右僕射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並改爲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乾道間，又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云。按唐宋置相，沿革如此。元儒馬端臨謂宰相總百官，弼天子，既不當儕之他官，而其上不當復有貴官矣。唐自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爲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儕於他官自此始。宋自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國家重事，序宰相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郭李以勳臣名將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俱以節鎭帶同平章，事非一人，極而至於王建馬殷錢鏐之輩蠭起盜地者，皆欲效之，蓋鄙他官而不爲，而必欲儕於宰相，以自附於郭李，則唐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文呂以碩德老臣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

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太師總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皆欲效之。蓋卑宰相而不屑爲，而必欲求加於相以自附於文呂，則宋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其感歎於世變者深矣。

五月初八日

又中和堂隨筆摘錄：

孫權有舸名馳馬，曹眞有騎曰驚帆，正堪作對。

曹子建號繡虎，王仲宣泥下潛蛙，鄧艾伏鸞，陸雲隱鵠，皆喻其文也。

唐以雄緊望三等分別內郡縣，以上中下三等分別外郡縣。

余往來漕渠，未嘗不三致意也。通塞者，天幸焉。使北方無惰農，有此焉而不恃可也。國家詳於講漕，而略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五帝三皇之法，後世所存者無幾；秦始皇極不道，而其所爲後世不能改者三事，稱皇帝一也，郡縣二也，長城三也。

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乃居上耳，此汲黯語也。長孺在漢廷號不學，何其言之悲壯明快若是？萬世而下，讀者如新。

陸機赴洛，舡裝甚盛，爲戴淵所掠。及在洛，乃云有屋三間，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史書若此矛盾與！

戴淵字若愚，南渡歷官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爵秣陵侯，爲王敦所害。敦誅，贈右光祿大夫，謚曰簡。

晉書以避唐高祖諱，稱其字。鄭樵通志亦不改，今皆稱戴若思矣。

五月初五日

弇山堂別集　明王世貞撰

閱弇山堂別集中皇明盛事述、異典述、奇事述共二十卷，大抵紀官爵科名，雖亦間近瑣碎，而多繫於朝章國故，言明事者所必考也。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十一月初六日

夜閱弇山堂別集。其盛事述中紀南直隸之盛，至并明代帝王數之，殊爲非體。其載親王名下一字，皆左右參差書之，蓋明制不得直書親王名也。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十一月十八日

袁中郎全集　明袁宏道撰

閱袁中郎全集，係明季浙中所刻，合詩文共爲四十卷，不分錦帆解脫等集名目。公安之派，笑齒已冷，皆謂輕佻纖俗之習，創自石公。今觀其全詩，俚惡者固不免，如唐人小婢偷紅紙、嬌兒弄白髯之類，遷流愈下，幾同諧謔，然佳處亦自不乏，靜細之思，幽雋之語，觸目皆是。中郎一門風雅，出處可觀，其得盛名，良非無故。後人固不可專學此種，而論詩宜平心審定，公是公非，自有千古，不可執其瑕纇，因噎廢食，遂至埋沒古人。今爲略采其佳句於此，棄短從長，芟蕪擢秀，可以泯門戶之見矣。

孤塔銜人立，寒雲並馬歸。良鄉道中憶弟。侍兒偎火語，黠鼠背鐙行。宿涿州。縱心搜樂事，信口釋羣書。

任意吟。好花營地種，熟鳥認枝栖。和江進之寒山詩。檀烟熏睡犬，松子食雛雞。初夏同江進之坐池臺。白石連雲衮，青苓帶雨鋤。張伯起。近花安酒臼，避雨約牀書。曹以新。桒香齊吐甲，樹椶欲蒸花。嘉興道中。畫壁屯雲族，紅欄蝕水衣。過龍井。花風香水氣，梅雨潤苔錢。得錢字。茶煙和霧出，鐙影入流青。宿落石臺山房。樹分菱藻月，灘響鷺鷥風。飲南池。愁聽傳事板，懶答問安書。病起。夜蟲親火語，窗鼠觸明迴。夜起。池容通國水，柳散一城風。柳浪館月中泛舟。角杯窮酒事，分帖記花時。除夕觀諸公飲。坐依藤架月，行傍藕塘風。月下偶成。野客團茶社，山僧訪芋田。夏五雨不止。水含蒼蘚色，窗滿碧疇風。柳浪雜詠。曉風棉子落，村院瓦松香。和散木韻。夜雨沈丹竈，秋花蔽井牀。再和散木韻。迎風收栗子，過雨翦花頭。同上。花紋粘草地，人影散花池。九月二日集二聖寺仍用散木韻。窗啣半嶺日，院鎖一池風。同上。小榜依蠻市，枯楊臥水祠。村居雜題。坐久衣粘石，人歸雪滿窗。和僧韻。柳繁風絮亂，波淺水芽香。老學耕田法，貧添省事方。清明。酒香知社近，村靜識年豐。暑中舟行入村舍。暮煙慈竹嶺，秋水菊花渠。過龍君超新置山莊。漁樵分氏族，花果認干支。同上。霞光紅漲壁，水氣綠浮山。同上。高雲排鶴路，怒沫響魚梁。同上。寒泉鳴廢圃，鄰月影高幢。夜話清梵閣。風傳初稻信，雨應熱海潮。夏日泛舟便河。山連内史宅，水到賀公門。送周觀國還會稽。沙平晴獻雪，樹老夜屯風。江上。白波吹日上，粉堞映江開。郊外小集。一漚淙石底，萬斤枕泉聲。過荆門觀蒙惠泉。獵蹄晴捲雪，高隼怒盤風。鄴城道。山烟隨澗出，松火隔林香。雪中投宿棲隱寺。暮風欹鳥翮，春水玩魚紋。游赤壁。鑿曲添魚舍，芟枝減鶴棲。柳浪館雜詠。橘皮消酒氣，栗尾亂書牀。小集吳嗣仙齋頭。夢寒孤渚雪，茶響一鑪風。揚州舟中晨起。方言從事譯，山景隸人知，廨舍巢鸚母，鄉田貢荔枝。送洪子崖之歸化縣。廢楊穿竹嶼，小舫載茶烟。登蘇門山泛舟百泉。馬顧橫橋水，僧

歸別路松。書所見。故宮秋草裏，小邑水聲閒。過華清宮。巽沙千種色，密雨一湖泉。再泛百泉。菊殘將入枕，棉老漸裝衣。九月登高二聖寺。鹿皮充臥具，鵲尾薦經牀。張幼于。問方醫病竹，鄄水泛春茶。雙林寺逢本上人。譜石增新樣，和香覓舊方。雨中過王宦谷香光林。樹頭懸笠子，經背寫花方。瀟湘舟中別某禪人。負暄梳敗髮，發篋理殘篇。病起偶題。飢烏共分香積米，落花常足道人薪。遊虎跑泉。山水情多長愛畫，旃蘭氣少亦淸人。齋中偶題。破嬾始知經有味，送眠微覺酒多情。同上。研酒和來香泛帖，瓶花吹落溼沾書。戊戌初度。買鐙聊復歡兒女，弄筆粗能遣歲時。十六夜和三弟。公亭客過開生釀，石室僧來判種花。送夾山舅令太原。花前屢泛擯愁酒，架上聊存引睡書。和江進之雜咏。坐客始聞烹水法，高人時有乞花書。雨中坐方平弟旃檀館即事。幾回寺裏尋花去，獨自江頭看水還。初正偶題。柳態美如新櫛髮，山容親似遠歸人。久雪忽晴喜而有作。風信暖寒觀樹色，藥苗深淺記竿痕。花朝和坡公韻。松下壓槽經月醉，花間彈局一枰香。和萃芳館主人詹印齋韻。盡日竹烟消酒去，有時鸎語入簾長。春塘雨過波紋亂，花塢風回蝶翅香。同上。桐葉煙中遮去艇，麥苗風裏散行人。雨中集龔名世平遠樓。蓮葉漏中傾研汁，木查花底讀方書。叢筠傍屋多藏鳥，小市通江易得魚。四弟旃檀館即事。細雨小添澆藥水，落花時逐渡溪風。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全栽芝菊爲疆界，畫寫雲嵐入劵書。託龍君超爲覓仙源隱居。桐陰恰好當窗覆，柳色終宜近水看。郊外水亭小集。拾翠女來虛檻外，分蔬人立小畦中。同上。近日彈章中貴少，一時謫籍楚人多。贈人。幾年夜雨慈恩寺，十度春風奈子花。暮春遊韋氏莊，憶十二年前先伯修暨顧升伯偕遊此地。空崖壁冷長留雪，古屋雲昏尙鎖龍。登華。以上皆五七律，清新名雋，何減姚武功賈長江耶？其五七古殊少可採，絕句尙有風致，不及備錄，要以此兩體爲工，選擇已略徧矣。集中打油釘鉸之作甚夥，幾有同於戲劇科諢，

不成文字者，竟可焚棄。朱氏明詩綜亦謂其才情爛漫，無復持擇，頗錄取其佳者，而所登太狹，遺落甚多。後人有讀予是編者，可以想其閒靜高淡之概，亦煩俗中一服清涼散也。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九月初七日

天傭子集　明艾南英撰

夜閱艾忠節文集，其文多談制藝，雖不免有支離處，然佳者殊近廬陵。先生累試不得志，集中多詆斥主司進士，讀之可爲累欷。其募修文昌帝君閣疏，尤令人失笑。予嘗謂今人遇窮達事，輒標一字曰命，此固天地古今不易之理。然思天卽人心，好善惡惡，人之情也，何至科第命祿，而顛倒妍媸，無所不至？是上帝直一冥頑不靈之物，不然則造化二字乃全是戾氣惡氣所爲，故專收庸穢惡劣之人，而苦志力學者，至使無地自立。每求此理，深不可解。讀千子此文，可破涕已。

千子偏袒江右，嘗鼇雲間，不遺餘力。其答陳人中論文書，穢罵醜詆，至謂足下此時尚不能讀歸震川集，且執贄師陳仲醇輩，待深思十年後，徐徐與不佞論文。此不俟閱至終篇，令人勃然不平矣。余按吳梅村復社紀事，言自二張倡社，江右如陳大士羅文止輩，靡然從風，獨艾千子出其書相詆。後同人畢會於弇州山園，陳臥子年十九，詩文已傾一世，艾睨之曰：若年少何所知，復使酒罵座，臥子不能忍，直前毆之，乃嘿遁去。嗣後鐫刻時文，盛與吳中爲難，實非千子本意云云。是則千子此書，當在山園大會之後，毋怪其肆口憒詈也。卒之一殉義於魯監國，一捐軀於弇藩，忠裕忠節，並荷贈謚，生爲參商，死同箕尾，雖兩集各行，成言具在，而丹心朗節，均炳汗青，嗚呼，此可見君子之不同矣！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三月十六日

譚友夏合集　明譚元春撰

昨夕今晨，稍理清坐，因取譚友夏合集閱之，其集爲嶽歸堂新詩五卷，鵠灣文草九卷，嶽歸並已刻詩選八卷，諸稿自序附諸名家序一卷，共爲二十三卷。詩文皆分體編錄，中有評點。每卷首分標徐九一張天如楊維斗錢吉士顧麟士楊子常周勤卣張受先周介生錢彥林朱子若諸人姓名，而皆副以吳郡張澤艸臣，蓋皆出此人手也。竟陵之派，笑齒已冷，秀水朱氏，至比之泗鼎將沈，魅彪並出，爲明社將屋之徵。予幼時見坊本有選友夏游記數首者，竊賞其得山水之趣。及閱所評水經注，標新噱奇，時有解悟。前年在京師，見所選詩歸，雖識墮小慧，而趣絕恆蹊，意想所營，頗多創得。因謂盛名之致，必非無因，纖鉅高卑，視所成造，要亦秉其夙悟，運以苦思，執專門之矩規，樹並時之壁壘。而小道易泥，欹器懼盈，縱驚流俗之觀，𨓜來識者之詬。根本不實，窪水即乾，吹毛索瘢，遂無全體。衆棄之藪，莫擢其翹；千喙一談，竟從擯絕。今日閱其全集，總其大凡，詩則格囿卑寒，意鄰淺直，故爲不了之語，每涉鬼趣之言，而情性所鍾，時有名理；山水所發，亦見清思。惟才小氣粗，體輕腹陋，俚俗之弊，流爲俳諧。故或片語可稱，全篇鮮取，披沙汰石，得不償勞，見斥𤕤林，蓋非無故。至其散文之病，差亦同詩，傳誌諸篇，立言無體，幾爲笑柄，多類稗官。而書牘序言，頗有意致；銘辭游記，尤可取裁。敘泉石之奇，能超形想；寫友朋之樂，足散人懷。銘或具體於東坡，記多得力於酈注。其以蔡清憲爲師，鍾退谷爲友，皆有古人之風，亮節直言，庶乎無媿，潔情遠韵，亦自足多，世人平心觀之可矣。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九月二十三日

唐荊川文集　明唐順之撰

閱唐荊川文集。凡詩四卷，賦一首，書六卷，序二卷，記一卷，說銘誄贊祭文一卷，誌銘二卷，附行狀二篇墓表傳一卷，雜著一卷，附數論五篇共十八卷。荊川之文，自同時王遵巖序之，以爲吳之英華，惟季札言游兩人，繼之者荊川，其言絕誕，固不必論。國朝邵青門則謂荊川之規八家，醪醴之滷魄，則又訾之太過。王阮亭謂荊川之文，渾茫演迤，可與少游无咎文潛之流馳騁後先，而洮汰鍛鍊之功，有所未暇。蓋其中年自詭講學，而又不能忘情於用世；又其學博而雜，荊川自以爲徒業者不嚌其胾，此見答王遵巖爲作文序書。殆非盡誣，其論最爲平允。往時亡友孫二廷璋最不喜荊川文，屢質之予。予嘗再閱其集，亦多不滿意。今平心論之，集中書牘最多，大半膚言心性，多涉禪宗，其于學問，蓋無一得，而喜爲語錄鄙俚之言，最爲可厭。觀其所往還最密者，遵巖外惟吾鄉之王龍谿，吉水之羅念庵，而與吾鄉季彭山書，謂其治經當融眞機以求古聖賢之精，則其學可想見。序記諸作，多簡雅淸深，不失大家矩矱。傳誌墓表諸作，最爲可觀。其叙事謹嚴，確守古法，於故舊之文，尤抑揚往復，情深於詞，多造歐曾深處。以有明而論，遜於震川，勝於潛谿，而齒於遵巖弇州之間，其名震一代，良非無故。至其最著名者，叙沈希儀廣右戰功，一篇至八千二百言，古今推爲奇作，其中叙次歷歷如繪，備極聲色，固足動人。明史沈希儀傳多采節之，便與它傳迥殊。然自捕章扶諫以下，稍嫌支蔓，所記誘縛岑金事，雖曲折盡情，而太拉雜有小說氣。且此兩事，皆不得謂之戰功，若改其題爲書事，則無病矣。詩皆平直淺率，觀其與王遵巖書，謂文莫高于曾南豐，詩莫高于邵康節。此其詩文之優劣所分

也。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七月二十日

閱荊川文集。荊川爲人，王弇州極詆之，至謂其父民實之死，由荊川譖於分宜所致。野史中遂有謂王氏兄弟於荊川爲不共之仇，其卒於泰州舟中，乃王氏兄弟所鴆，此固無稽。而荊川晚出從戎，驟膺節鉞，則人多議之。然荊川立身自有本末，其官翰林而忤時兩黜，直聲炳然，蓋亦負氣之士，思欲自見於天下。既久不用，則遁而講學以自高，一旦得效尺寸之地，遂攘袂而起，力疾馳驅，經營海上，指臂不應，盡瘁以歿，此其遇亦可悲而心亦良苦矣。是時當國者嚴分宜，視師者趙文華，凶德參會。荊川方思自效，不得不委蛇其間，形迹疑似，易生嫌謗。觀其集中有與趙甬江司空書，力辭其修葺先墓，則亦嚼然不滓。與楊椒山書，推以豪傑，而勸其含蓄沈幾，少養其銳，其相愛亦甚摯。答曾石塘總制書，亦極致推許，而微勸止其河套之役。目錄中又有答夏桂州相公書，而無其文。與胡宗憲素相善，又共事行間，而集中有與胡梅林總督十三書，皆惓惓兵事，未嘗及私。其與白伯倫儀部書，有云三十餘年中第一老翁，偶得一淮揚都堂，世間便有許多搖撼，其牢騷不平之氣，溢于言外。而今之論者，尚譏其媚權躁進，或謂其輕出無功，徒累晚節，皆責備過甚者也。惟荊川本文士近名之流，而自謂悟道，妄思以講學名，遂過爲高論，唾棄一切，此固文人之通病，而荊川尤爲其拙者歟。

七月二十二日

浪淘集　明程嘉燧撰

閱松圓浪淘集，明季鄞人謝三賓所刊。合涉江、春盤、山樓、蓬戶、空齋、詠古、谿堂、移居、雪浪、遇琴、春湖、荆雲、春帆、松寥、雪江、吳江、易水、嘗甘十八卷，都爲一集，分上中下三卷。孟陽詩於嘉定四先生中尤爲清妙，惟氣力薄弱，不能爲長古，然近體絕可愛。嘗謂采松圓及我朝厲樊榭二家詩爲摘句圖，懸之坐右，朝夕誦之，可以除煩去膩，解凡入仙也。松圓材力旣局小，讀書又不多，錢蒙叟推爲一代宗主，自難服人，然其平生躭精詩畫，得於山川者深，所作風致絕世，自足名家。其雪江以後四卷，殊無佳什。蓋雪江吳江係北游時作，易水係居都下時作，長安風物，塵埃骯髒，無復煙霞泉石之習，所作遂頓無姿致，膚淺拙俗，氣體不侔。惟除夕踏雪看松絕句云：長安雪後無來往，報國門前獨看松，二語稍有風味。嘗甘爲南歸以後作，則老手頹唐矣。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九月初六日

堵文忠公集　明堵允錫撰

閱堵文忠公集，凡十卷。一至三爲奏議，四爲書啓，五爲論著，六爲傳誌，七爲序文，八九爲辭章，十爲附錄。牧遊之謚，明史本傳及王氏史稿皆作文忠。今按其集附錄墓表及家傳，皆云贈鎮國公明史作潯國公。謚文襄。後上蹕雲南，念公忠勤，改謚忠肅。表乃其同年進士永曆時兵部尙書孫順所撰。順綿州人，後降清。傳乃其幕客胡某所作，當必不誤，豈後又改謚文忠耶？然表傳皆作于其歿後十餘年歸葬之後；順之降我朝，亦已在大兵下滇永曆入緬之時，設有改謚，不容不知，卷中又附滈湖外史所作傳，亦云謚文襄，改忠肅。是蓋正史之誤矣。詩文皆直抒胸臆，工拙可不必言。忠肅負才略而不甚醇，頗近權譎，然其最被世詬者，以常德之役，疑馬進忠而

召忠貞營，激變棄地，致何中湘執而楚事遂不可爲。今據孫表胡傳所言，則忠肅未嘗疑進忠，亦未嘗召李赤心等；而赤心等之請並取長沙，假道常德，忠肅且力阻之。嗣以高必正輕騎突至，有奸人鄭可愛搆于進忠，遂焚城而走。是諸書言忠肅欲令進忠以常德讓赤心輩者非也。且諸書皆言何中湘以諸營悉去，自衡州携三十八追赤心等，至湘潭，僅存空城，遂被執。據表及傳，則中湘已與忠肅會師長沙城下，馬進忠之兵亦復至，同次湘潭。何公以楚事自任，議命進忠攻長沙，忠肅率忠貞營援江右，赤心等乃擁忠肅東行。不旬日而清師襲湘潭，進忠走，何公死之。是則諸書言中湘駐衡州未與忠肅遇者非也。以情事度之，進忠方燒船走武岡，豈能遽返？中湘方期大舉攻長沙，豈便欲分兵東救？此蓋孫胡曲筆，爲忠肅諱者。然謂忠肅必欲用忠貞營以分十三鎮之功因而撓敗者，恐不然矣。胡傳又言，忠肅卒于潯州時，有妾葉氏，遺娠生男，匿南甯山中。孫可望將常榮入南甯，以兵脅葉，葉大罵曰：吾宰相妾，豈汚若手！遂抱兒投邕江死。此足爲忠肅增色，而諸書皆失載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五月二十日

劉子全書遺編　清沈復粲輯

閱劉子全書遺編，沈霞西所輯，凡二十四卷，杜春生爲仿董无休氏例撰鈔述於首。卷一卷二爲語類，首曰證人社語錄，次曰問答，次曰學言，皆董氏删存之餘也。卷三至卷十爲文編，首奏疏六，次揭六，次書百一十九，次啓四，次序三十七，次引二，次題跋四，次考一，次議一，次記三，次雜著十八，次墓志表狀傳贊共十，次祭文四，次劉氏家傳二十三，次劉氏內傳三；次詩九十七；皆采之董氏所删及法帖墨迹家譜者也。卷十一

至卷二十三爲裒此俗字，當作捊。纂，首曰陽明先生傳信錄三卷，次曰人譜雜記二卷，次曰中興金鑑錄七卷。金鑑錄者，劉子於南渡時命門人同纂。曰祖鑑，法高帝也；曰近鑑，法宋高宗也；曰遠鑑，法唐肅宗晉中宗漢世祖也。曰王鑑，法周宣王殷高宗夏少康而附以越王句踐也；曰帝鑑，堯舜禹湯文武也。卷二十三附錄明史本傳。卷二十四附錄歷任始末誥命世譜，爲其次孫士林字子志所編，行實則士林所撰也。其前又冠以像及贊。霞西搜尋至勤，亦可謂不遺餘力，而忠介文以人重，雖片言隻字，芒寒色正，自足流傳，則其寶守之功，尤不可泯。然其中如與族弟諸書，多瑣屑家事；與祝開美諸書，覼縷方藥，半無文字，此等皆必不可存。答張生考夫第二書，末附注張語，貶斥姚江，隱譏忠介，此卽楊園畔師之實據，而一概載之，尤爲無識。至忠介本不能詩，董氏編入全書者，已無一可觀，今併其刪棄之什，掇拾靡遺，彌爲拙劣，明史忠介本傳出於拙手，敍次蕪澀，乃不能參互諸書，加以考訂。蔣士銓所作像贊，俗氣滿紙，至以熊廷弼與魏忠賢並論，其所見蓋不能及兒僮，而概爲闌入，是知別擇之事不可不屬之人也。其書校讎粗疏，誤文奪字，層見疊出，又不逮全書遠矣。

朱竹垞明詩綜小傳卽靜志居詩話。載思陵賜忠介勅詞曰：疏食菜羹，三月不知肉味；敝車羸馬，廿年猶是書生。以爲莊烈之知忠介，未嘗不深。今考此編所載誥命，則四語乃天啓元年忠介官太僕時制詞也。疏食菜羹，作素食布袍，蓋其時衆正盈朝，忠介方由行人驟歷三遷，旋又擢副通政，幾欲引之政府，故其詞頭推重如此。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十一月十六日

瞿忠宣公集　明瞿式耜撰

瞿忠宣公集十卷，道光乙未歲刻於常熟，武進李兆洛申耆所編。卷一卷二爲掖垣疏草，卷三至卷六爲留守封事，卷七爲畊石齋詩，皆其贖徒家居時所作也。卷八爲桂林詩，其留守時作也。卷九爲浩氣吟及家書五首。浩氣吟者，其被執臨難時與江陵張忠烈所唱和，故附以別山遺稿也。卷十爲雜文。忠宣身任危彊，百折不悔，明詔褒謚，無容贅辭。其文侃直周詳，悉由忠愛，固不當以優劣論。詩頗淺率，未爲當家，而亦時有淸新之作。嘗見魯可藻嶺表紀年，頗譏稼軒標榜五虎，不免勳鎭習氣，今觀是集，亦有不可解者。

如任人宜貴實效疏中力薦王永光之秉銓，呂純如之任中樞；直糾貪昧疏，痛劾來宗道楊景辰，而謂施鳳來張瑞圖各有本末；黔事速賜處分疏，痛劾張鶴鳴，而以楊鶴與傅宗龍朱燮元並薦。夫永光乃力護逆案之人，純如則逆黨矣。今明史本傳但載其薦永光而不及其薦純如，蓋爲之諱。瑞圖之附會逆閹，豈與宗道輩有殊？而乃謂其各有本末，原不相掩，其不相掩者何在耶？鶴貽禍彊事，禍烈於張，乃與朱傅並稱，奚止老韓同傳乎？至其在桂林時，屢疏稱鄂國公馬進忠之功，而進忠終壞楚事，此皆當日優崇悍鎭，無可奈何也。薦兵部左侍郎程源經理黔蜀，此蓋恐其濁亂朝政，欲假事權以出之，非得已也。而當五虎下獄時，連上三疏申救，全謝山謂嘗上七疏。且謂臣與五臣交稱莫逆，殺五臣卽所以殺臣；至後專上一疏，引咎乞罷。此則可藻之所謂勳鎭習氣，不至于標榜矣。當南都之亡，忠宣本欲奉桂端王長子安仁王監國，以隆武旣立而止，故其家書中屢津津言之。至云余之不服靖江王而甘受逼辱者，非爲唐王，爲安仁王也。以是安仁母子兄弟，直視予爲患難交。計其時爲丁亥正月，永曆已正位數月，此亦似非臣子所宜言。其丙戌九月所寄書，則云

今隆武三年曆已頒，太子慶詔已發，只要復得江浙南直，見得孝陵，便成得個天子。是時隆武帝已於汀州被難，而粵西尙未知也。其後則于隆武之變，言之甚若漠然，反以己之不入閩爲幸，至云此是天佑善人，巧留我于粵地，擁立桂王，眞是時會適逢，機緣湊巧。夫此何事也！國家巨變，三年之中，連喪三君；一綫海隅，苟延殘喘，尙何時會機緣之足云？且其時漏舟覆巢，危亡俄刻，凡爲太祖子孫者，苟可以利社稷、資號召，卽爲明朔之所系，亦何論莊烈之昭穆，神宗之子孫？斯時卽無桂王，豈別無可立者？而又何功何巧之足言耶？其述紹武擁立事，乃直稱蘇觀生曰蘇賊，陳際泰此別一陳際泰，三水人，登崇禎庚辰特用榜，非臨川陳大士也。三水之兵曰賊兵。其于同事諸臣，無不致斥，丁光三魁楚何象岡吾騶無論矣，如述靖藩之變，曰裏邊見東方聲張，逆王聲勢太很，竟認西撫已無生路。曾二雲櫻急急舉薦其鄉同年晏日曙代吾，日曙時在家中，突然一開府，從天而降，豈能按捺得住，隨星馳從間道至永州，牌來擇十二月廿五到任矣。吾作一書，告以不能卽日交代之故，彼初意怱怱，已而勉强延過一月，至正月廿六則已到任矣。此指隆武初以忠宣爲兵部右侍郎時也。爾時事勢，眞所謂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而尙爲一廣西巡撫如此張皇乎？述永曆初枚卜之事，曰李孝源永茂儘有相才，今已加閣銜，但以守制爲辭，堅不赴召，蓋絕頂乖巧。當時事艱難之會，落得借守制推辭，儻將來眞見淸甯，做相公豈無日子。况今業已宣麻，又落得做一山中宰相，此所謂討盡便宜者也。李映碧南渡錄，載甲申十一月升工科給事中李永茂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潮等處，時永茂忿忿，謂先巡京營，與諸弁爭庭謁禮，故阱彼使外，然因阱得擢，殆非也，皆謂閣臣王鐸以同鄉私之云云，此亦見其巧宦之一端。呂東川大器每事決斷，不肯模棱，第其性氣太剛，度量太窄，若識其性而與之同心共事，還勝光三多多，以其本體乾淨，不似光三之齷齪耳。楚中有姚崑斗明恭

滇中有王崑華錫袞，蜀中有王非熊應熊，粵中有何象岡吾騶黃玉崙士俊陳秋濤子壯，皆舊相也。何逃難而歸，卽陳亦身家念般，未必肯離故土。黃已老，非熊人多畏其愎，第其人實有才學，老詞林中所罕匹者，將來擬起姚崑斗，用文鐵菴安之，然亦非濟變之才云云。其論呂文肅王巴縣二人優絀固當，陳忠簡初之不赴閩召者，以崇禎時駁議換授之嫌，繼之不朝永曆者，以丁魁楚獵捧首輔之嫌，卒之崎嶇起師，屢敗不恤，子先戰死，身罹極刑，夫豈身家念般者？卽其逆億孝源，亦似過刻，若蘄水瑣瑣，蓋不足譏，與文夷陵涇渭迥判，亦不得以一概論。其報中興機會疏中，載錢謙益所寄書，力陳進兵之策，謂中興之基業事功，惟我皇上今日爲最易。今日之要着，宜以重兵徑由遵義入川，皇上則駐沅州或常德，爲居重馭輕之勢。今日之急着，宜先招降辰常鎭將馬蛟麟，王師則亟北下洞庭，以圖入長江，爲處處響集之計。按其時在永曆三年九月，爲我朝順治之六年，時江左久平，謙益已以祕書院學士告病回籍，而猶潛通書牘，以示不忘故朝，此眞反覆之尤。忠宣乃極稱其忠驅義感，言不及私，是全謝山所謂爲其師太過者也。語見鮚埼亭集外編浩氣吟跋。其永曆元年三月十二日飛報首功疏，自謂心堅似鐵，又謂可以告無罪于皇上。六月初一日破口大獲奇功疏，十一月十六日飛報大捷疏，有謂督率諸鎭，成此大功，皆督撫臣何騰蛟一人之力，而輔臣嚴起恒憲臣劉湘客科臣萬六吉督臣于元煜按臣魯可藻與臣式耜調停措置，備極苦心，左右贊襄，不遺餘力，殆未可謂因人成事者也。皆似未免矜張太過。其報其孫昌文入粵疏，言昌文少聰穎，長有血性，其出門之日，不告父母，不謀師友，至誠感神，終遂其志。又謂爲忠臣難，爲忠臣之子若孫抑又難；亦似失對君之體。其詩中又屢稱其孫爲文孫，尤古今所僅見。忠宣一代偉人，其文字所存，當與日星不晦，末學小生，何敢吹索。然是非自在，要不得謂非君

子之過耳。

其集中可證史事者，如崇禎元年六月爲原任刑部尚書王紀請謚，得旨王紀忠節可嘉，準與他謚。乃知天啓朝名臣如吏部尚書周嘉謨、張問達、戶部尚書汪應蛟、工部尚書鍾羽正，皆不得謚，而紀獨得易名莊毅者，以忠宣爲之奏請也。永曆三年十一月，爲楚宗通山王蘊舒請晉爵承襲大宗，其疏謂楚恭王子定王四子：世子監利鍾祥興國。世子三子俱死難，今之應繼大宗者，止興國監利鍾祥之親枝。所云定王，蓋卽華奎，爲張獻忠沈于江者。故疏謂其新謚定王，疏中備載昭王以下傳授世次，云愍王被殺，次子襲封，是爲恭王。恭王新謚定王，定王四子云云。文不可通，蓋恭王下有脫文，當云恭王二子，長子襲封，與德化俱死難，新謚定王。 案李氏南渡錄載弘光元年二月辛酉謚楚王華奎曰貞，與此又異。此謂新謚定王，豈由永曆改贈耶？而定王支子，又有監利鍾祥興國三郡王之封。今明史表傳既不著定王之謚，而表所載華奎支下有一漢陽郡王蘊鑨，爲華奎庶一子，萬曆二十四年所封，又與此不合。疏又云昭王生十子，莊王嗣封而外，巴陵壽昌岳陽景陵無後，崇陽以辠除，其傳國永安通山通城江夏四郡。案明史諸王世表，楚昭王子自莊王外，止巴陵永安壽昌崇陽表作滎陽，蓋誤，楚封不得涉河南。通山景陵岳陽江夏八王，無通城。惟明末在江南起事者，有通城王盛澂，計其名之世次，爲華奎之孫行蘊舒之子行，不知楚藩中果有此一支否？蓋無可考。若通山一支，則世表所載，已傳十世，至容柄太祖命名楚宗下曰孟季均榮顯英華蘊盛容。而蘊舒則爲容柄之祖行矣。疏中力訟蘊舒之功，謂其當郝搖旗來奔，力請督師彈壓，今夏楚師入粵，親冒鋒鏑，調停主客。又謂自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督輔何騰蛟以齒序昭明題請，奉旨蘊舒且嗣封通山郡爵，其大宗稍俟平定舉行。是則蘊舒以永曆元年紹封通山王，而何瞿二公以其有功，爲之請紹楚封，故瞿疏云：時平則先嫡

長，世亂則先有功也。後有詔謂藩封大典，譜系攸關，著宗人府同禮部會議，妥確具奏。其年三月，又爲靖江王亨歅請更封靖王，其疏謂亨歅自前王肆虐，備極荼苦，檻車既邁，幸襲舊封。當皇上正位端州也，卽欲虛舊府，備行宮；迨皇王移蹕當作迻蹕。桂林也，又復捐私橐，以充御餉，可謂乃心天室，克盡宗子之誼。伏察藩封體統，一字與二字迥殊，而獨靖江與親王無異。蓋因開國功高，假此以明優異；而嶺嶠絕徼，尊之以示彈壓也。今乞皇上亟因舊寵，特降新封，易兩字而爲一字，錫名靖王，在亨歅不過安其崇顯之常，而在朝廷已式廣其時庸之誼。蓋隆武初亨嘉謀反被擒後，卽紹封亨歅爲靖江王，忠宣更爲之請進一字王。亦有詔令禮部會同宗人府九卿科道確議具覆。此二事後俱不知得請與否，皆可以裨明史之闕。吾鄕何中湘之謚，明史諸書，或作忠烈，或作文烈。中湘雖以乙科起家，而致位督輔，歿晉王爵。明世自嘉靖以後，宰輔雖或不由翰林，其謚無不用文字者。然至末造，輔臣殉國者，則以忠烈之謚爲重。如黃石齋固以辭臣起者，而隆武帝謚之曰忠烈，不用文字。永曆帝之於中湘，亦不異隆武之於漳浦，其謚忠烈，蓋無可疑。至文烈之謚，永曆朝得此者三人：張尙書家玉、張侍郎同敞、楊閣部畏知，其尊崇皆下中湘數等。今閱瞿忠宣集，有哭何中湘文節王詩。文節之謚，當時所輕，中湘不應得之，此蓋誤也。魯王謚史道鄰亦曰忠烈，可知二字之重。亞此者爲文忠，明季得此者，弘光時謚孫閣部承宗、賀閣部逢聖、孔閣部貞運、馬庶子世奇，隆武時謚劉侍郎同升、夏考功允彝，魯王時謚高閣部弘圖，永曆時謚陳閣部子壯、瞿閣部式耜、吳閣部貞毓。

浩氣吟末附張忠烈別山遺稿，其和忠宣詩，自署銜名曰兵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門生張同敞，則別山固未晉尙書也。今野史中有稱柱國少師兵部尙書者，蓋其歿後追贈之官。詩中有自注一條云：先曾祖居正，

謚文忠，先祖敬修，謚孝烈；先叔祖允修，謚忠烈。按敬修爲太岳長子，官禮部主事，以籍沒時自縊死。允修爲太岳第五子，崇禎時蔭尙寶司丞，死張獻忠之難，二人皆不應得謚，蓋永曆時以別山故別贈者。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五月十九日

劉蕺山集　明劉宗周撰

夜讀蕺山集中諸表志。蕺山先生不以文章名，其叙事亦多循俗稱，未嘗講求義法，然眞氣旁薄，字字由衷之言，轉非文士所能及。如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醒涵臧公名照如，字明遠，長興人。工科右給事中聚洲王公名元翰，字伯擧，雲南寧州人。封資政大府兵部尙書原任刑部浙江司郎中文源李公字廷諫，字信卿，吉水人，忠肅公邦彥之父。諸志，丁長孺先生名元薦，長興人，官尙寶司少卿。禮部尙書孫文介公、江西參政養冲姜公名士昌，字仲文，丹陽人。諸表，皆極言朋黨門戶之害，追源禍始，反覆抑揚，深情如揭。刑部河南司郎中日乾趙公名會楨，字夷如，慈谿人。墓志，據事直書，黑白自見，未嘗回護趙君，而亦不以異同致疑，尤見公心如稱。少師恒岳朱公墓志，詳而有要，筆力亦足相副。大中丞張浮峯先生名元沖，字叔謙，山陰之白魚潭里人。福建右布政使馬湖來公名斯行，字道之，蕭山人。兩志，皆有裨鄉邦文獻，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二月二十五日

讀劉忠介集中諸書。忠介之論學頗直截，較諸儒之言心則分情性意志之先後，言理則分氣質知行之偏全，殊爲一掃葛藤。其下一卷言時事出處，尤爲老謀深識，字字名言。吾越之爲理學者，陽明尙矣，龍溪亦經濟之才，忠介難進易退，不竟其用，其抱負宏深，實足爲名世間出，非宋元諸儒及薛胡曹蔡之比，亦非並時

梁溪漳浦所能頡頏。莊烈知而不用，天之所以亡明也。其與周綿貞起元書云：吾輩出處語默之間，亦多可議。往往從身名起見，不能眞心爲國家，其所以異於小人者，只此阿堵中操守一事，然且不免有破綻可乘，安得不授以柄？所云吾黨之罪，在宋人之上，不爲虛也。與丁長孺書云：山林學問，只是平淡布素，不必冥冥，亦不必汲汲。黨錮之日，徐孺子亦其人乎？問以國家事，笑而不答，兄復喃喃口不絕世事何也？第二書云：封疆連喪，而朝士猶爭經爭撫，言是言非，尙無定案，迄於彌月不用一人行一事，束手待斃，國事至此，眞可痛也！今日公論，似反出於小人；外患卽不來，小人亦當翻局，助內璫以殺正人君子，而況外憂內難，且洶洶交作於旦夕乎？目下禁中事益可虞，閣部大老中無有見及此者，恐大禍只在目前。吾黨刼運，義無可逃。山林廊廟，同是君臣之義，不知吾黨他日之不負相許者幾人耳！時爲天啓壬戌。觀此可知當日東林諸君子蹇裳濡足之習，先生亦心非之，故言之凜然，絕無適莫，而先幾之哲，尤非趙鄒楊左諸公所及。故先生雖首劾客魏，而其後僅遭削奪，終不及於慘禍，則先生之自處皭然有以致之也。其答方孩未震孺巡關書，力匡其不善處經撫，但以不和二字藉口。有云：今日之局，經處內而撫處外，勢不得不以經隨撫，協力成功；而撫身逼虎狼之穴，又不得不決言一戰，以僥倖於萬一。爲經略者，眼空一世，所見無人，固其素性。一旦身膺節制三方之寄，其肯一一寄人籬下而惟撫之進止乎哉？此措置之不善也。丈何不明言其事，當一委經臣調度撫臣。撫臣既不受節制，則當以經臣駐節廣寧，身決戰守之計，而徹回撫臣居山海關，以聽調度。倘經臣不願居廣寧，則當聽經臣自擧一巡撫，更換舊撫，惟其調度，無不如意。由是而功成，則朝廷固不惜通侯之賞，敗則不難以尙方膏七尺之頸，而當是任者，雖有卸擔卸罪之計，無所用之矣。不然，是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

命，絕物而已。經臣宜何居焉。時爲天啓辛酉。其於遼事，洞若觀火，而熊襄愍日後之禍，亦已燭照，且益見當日之不善用襄愍，所謂自壞長城。此其識豈葉文忠鄒忠介魏忠節等所可同日語哉。其與錢牧齋書，慰其丁丑之被逮，有曰小人之欲借門下以殺君子者久矣，而門下每不知所以自全，一旦禍發而不可解，生死之際，寵辱之交，前人處此，已多榜樣，幸門下自愛。與黃石齋少詹書，唁其戊寅之得罪，有曰語云漢文不能用賈誼，誼與有故焉。當此之時，君負臣乎？臣負君乎？以徵近事，千古同慨。僕不意門下學古之道而僅以長沙擬也。其詞嚴義正，皆有泰山巖巖氣象。其上溫員嶠體仁相公書，在丙子七月。歷數其營私弄權，辭直而不絞，勝於廬陵之上高司諫書。其與章羽侯正宸吏掌垣書在辛巳八月十三日。切責其曠官緘口，氣婉而益嚴，過於昌黎之爭臣論。至罷官時與祁世培卽忠惠公。祝開美淵惲仲升日初諸書，國變後與張考甫祁世培熊雨殷汝霖諸書，皆非有意爲文，而危切深警，精神迸溢，讀之令人振悚，此先生所以爲有明第一流人，亦道學中之第一流人歟。

二月二十七日

樓山堂集　明吳應箕撰

夜閱吳次尾樓山堂集，粵雅堂叢書本也。凡文十九卷，賦一卷，詩十七卷，前有周仲馭侯朝宗陳臥子陳名夏諸人序。次尾以氣節經濟震動一世，集中史論五十九篇，持議侃侃，多有特識，如宋之陳同甫一流。時務諸策，亦慷慨如其人。其國朝紀事本末論一卷，尤有裨於國故，詩則粗率枯梗，非其所長耳。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七月二十二日

瑯嬛集　明張岱撰

夜閱張宗子先生岱瑯嬛集。先生著書頗富，如史闕鵑舌啼血錄西湖夢尋錄諸書，余甚慕之而不得見，所見者石匱藏書及陶菴夢憶兩種耳。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十一月二十三日

鈔本張陶菴岱瑯嬛文集兩册，前有王白岳雨謙祁季瓢豸佳兩序。陶菴全集向藏李柯谿小李山房，後歸一賈人子孫姓。此集皆序記小文，詼諧鄙俚，爲明季山林中下品惡派。惟所載越山五佚記，雖文甚俗劣，而小有裨於志乘。五佚者：一曹山，二吼山，三怪山，四黃琢山，五蛾眉山也。又有快園記，言園爲御史大夫五雲韓公別業，有蘙韭亭，載郡志，後歸韓氏壻諸公旦，改名快園，明末以歸陶菴。觀記中所稱，蓋卽錦鱗橋之韓衙池也。又興復大能仁寺記，言嘉靖丙辰胡總制豪斂爲呂相國花園，寺及佛像，一日盡毀，住僧無漏憤而自經死。呂氏後造無量庵於城西牆下，以奉寺之伽藍，又塐呂文安葵陽姜山三先生像於寺，最後祁德公以三千金復之。胡總制卽胡宗憲，呂相國花園，卽樛木園也。此二事亦可採附郡志。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四月十八日

初學集　錢謙益撰

閱初學集中太祖實錄辨證兩卷，奇作也。於李善長獄事尤詳，備載洪武二十三年善長及家屬等供招，及太祖昭示奸黨錄手詔等，謂善長以與胡惟庸姻親瞻顧，首鼠兩端，文吏奸深，負恩懷詐，故底於罪，而供招之不足信，獄辭之傅會可疑，皆列著之。又謂善長實下獄受誅，國史謂太祖召見撫慰歸家自經者，非。其子

駙馬都尉祺已前一年卒，幸不及禍，史謂謫居江浦，於二十六年卒者，誤。其辨李文忠之卒，據王弇州史乘考誤引李景隆襲爵誥文，證文忠之非令終；其辨常昇之襲封，據逆臣錄言昇爲藍玉之甥，與玉通謀，玉誅後又於三山聚兵謀逆，是昇於洪武二十六年伏法無疑，諸家紀載謂昇於靖難兵至時，與魏國公分道力戰者，失實：皆深裨於史事。至於龍鳳丙申七月記張士德之擒，載臨海陳敬初基詩云：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曾此將樓船；間關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寇年。楚公卽士德元所贈者，寇指明太祖也。時蒙叟爲明臣，而於陳詩語略無避忌，蓋明代文字之網最寬，如陳之夷白集等聽其流布，無所禁耳。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三月十三日

四照堂集　清王猷定撰

閱王于一四照堂集。文學史記，少嫌霸氣，然情韻絕好。詩學七子，甚粗僿。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九月初五日

寒支初集　清李世熊撰

閱李世熊寒支初集八卷，先詩後雜文，前有釋本曉序、彭士望序、葉穎序，道光間甯化知縣餘姚陳塏以活字版印行者也。寒支以一諸生，固守其志，不應徵命。自言受學于黃漳浦最晚，而終身服膺，觀其與漳浦辭薦書，及止其出師書，識議偘偘，不啻諍友，故漳浦復書，亦未敢以門人視之。其詩文皆幽折奇奧，與竝時彭躬庵傅靑主相似。蓋滄海橫流，商聲孤唱，鬱伊善變，其勢然也。其文如閩社釆風錄序、贈林君若序、紡授堂曾弗人堂名集序、畸人傳序、妖祥志序、藝文志序、反恨賦、明光祿寺署丞李公墓志銘、鄧秀才顯卿墓

志銘、雷孝廉墓表、答葉慧生書，皆思溢物表，俶詭萬狀，讀之令人心怖，雖非正宗，固天地間不可朽之文也。它若黃槐開傳、羅宣明傳、傅相公傳冠略、畫網巾先生傳、乞免廷試疏、上隆武帝。明浙川知縣愚山揭公春高墓志銘、甯化縣知縣徐公日隆墓志銘、貴州鎮遠府知府李公世輔、即元仲之從兄。墓志銘、雲南永昌府通判劉公廷標墓表、監紀推官吳公世安墓表，俱可以攷見桑海間事，而文亦忼壯可傳。其餘佳篇尚夥，惟有擬閩督院與海上一書，則似可不作耳。旅館淒辰，寒雨如晦，百憂坌集，無可晤言，幸得讀此異書，差堪自遣。而鸞臺悲惋，交迭相乘，正如濁酒楚騷，祗益悽結，惜不得並其二集讀之。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五月二十七日

借得李元仲寒支初集元刻本及其二集，杭人汪士瑔家故物也。初集較新本僅多狗馬史記序上中下三篇，然有目而去其文。狗馬史記不知所謂，或以喻明季誤國降賊諸臣，觸諱故去之耳。寒支以丙戌祝髮僧般名曰寒知，見歲紀。後改寒支，蓋取東坡詞揀取寒支不肯棲意也。見釋本嶢所作集序。

二集凡六卷，前有寒支歲紀。寒支生于萬曆三十年壬寅，卒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年八十五歲。據其子權跋，言歲紀自丙戌以前，寒支所自書；丙戌以後，權所續錄。中載試文之甲乙，交遊之廣遠，想見明季士不務學，標榜聲氣，以社稿爲釣弋，以奔走爲耕畬，雖賢如寒支，亦不免也。集凡詩一卷，文五卷，其晚年所作，多平易，無警拔者矣。所載張煌言郭之奇楊畏知諸傳，亦頗疏舛。郭傳言其任福建提學副使時，鄭成功方應歲試，求食餼不得，僅置二等。又言巡撫張肯堂欲庇其私人莫遠，遂誣劾郭。巡按陸清源不平，亦疏糾張。此則他書所未見。鯢淵賢者，何至于是？寒支蓋感郭試擢第一之恩，故甚其言耳。案顧亭林聖安本紀，載甲

申九月升福建提學副使郭之奇爲詹事府詹事，謂之奇由庶吉士改禮部郎出爲副使。自來庶常旣散館，無再入翰詹者；亦無有以監司爲翰詹者，之奇以副使四品入爲詹事三品，尤事所未有，此著其亂制也。又案李映碧南渡錄，言之奇以庶吉士散館爲禮部，轉提學，至是因按臣陸清源薦，忽批轉詹事，閣臣王鐸所擬也。乙酉二月丁卯，停福建巡撫張肯堂俸，命剿賊自贖。巡按陸清源候考核調。新升正詹郭之奇外任用，明旨責其玩視地方，專搆小隙也。之奇忽內忽外，有同兒戲。觀此可知其事本無分曲直者矣。

六月初一日

祁忠惠公遺集　清祁彪佳撰

夜閱祁忠惠公集中越郡園名記，以壺觴村爲山陰山水最佳處，余以爲不及湖塘也。

咸豐甲寅（一八五四）四月二十一日

梅村集　清吳偉業撰

閱吳梅邨文集。梅村文不及詩遠甚，前人皆言之不必論，余獨喟其中如王永吉張鼎延碑梁西巘墓表，每敍及易代之際，格格阻礙，若因人笑褚公而幷自貢其忸怩跼蹐之狀，其亦合六州鐵不能鑄此錯者耶？梅村出處之際，固屬可原，比之錢蒙叟，殆不可同年而語。其出也，以蒙復社黨魁之名，杭人陸鑾劾其有異志，故不得不應召。雖然，國破家亡，而尚欲護持社局，致匪人得以東林遺孽齮齕之，遂以一生爲天下笑，宜哉！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二月十九日

舊有吳枚菴箋註梅村集，此予十七歲購書第一部也。前携入都，復以贈允臣，今復取閱之。忽忽三十

年，闕幘之交，已無一有，惟與此書相對矣。梅邨長歌，古今獨絕，製兼賦體，法合史裁，誠風雅之適傳，非聲韵之變調。而世人不學，皮傅唐人，輒藉口杜韓，哆言正變。豈知鋪陳終始，正杜陵之擅場；蚍蜉毀傷，入昌黎之雅謔。嗟茲聾瞽，難語精微，世有知言，必契斯恉。至其諸體，未可概論，五古間有佳篇，七絕亦饒雋致，五律七律，沿襲雲間，要皆具體古賢，不足專門自立。枚庵之註，亦未爲精。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九月二十六日

點閱梅村集。其言磬清湖之勝，令人神往。吾越之芝塘湖，風景相似，而地多山，尤爲秀絕，磬清所不及也。貧瘁奔走，一椽之卜，終不遂懷，平生游屐，亦多未至，眷言鷗鷺，深負林泉。

九月二十七日

閱吳梅邨七絕讀史有感八首，蓋亦爲孝陵董貴妃作也。其第一首云：彈罷熏絃便薤歌，南巡翻似爲湘娥，當時早命雲中騎，誰哭蒼梧淚點多？第二首云：重壁臺前八駿蹄，歌殘黃竹日輪西。君王縱有長生術，忍向瑤池不泣棲。第八首云：銅雀空施六尺牀，玉魚銀海自茫茫。不如先拂西陵枕，扶下君王到便房。其情事皆甚顯。又古意六首，其第一首云：爭傳婺女嫁天孫，纔過銀河拭淚痕。但得大家千萬歲，此生那得恨長門。第二首云：豆蔻梢頭二月紅，十三初入萬年宮。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第四首云：玉顏憔悴幾經秋，薄命無言祇淚流。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見尚低頭。第五首云：銀海居然妒女津，南山仍錮愼夫人。君王自有他生約，此去惟應禮玉眞。則皆不知何指矣。或云爲攝政王娶肅武親王妃而作，然詩恉不似言朱邸也。疑章皇崩後，嬪御有出嫁之事，年代已遠，國史又諱之，莫得而詳。後來世俗悠謬之談，遂

從此出，君子所不道焉。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十月二十日

南雷文定　南雷文約　清黄宗羲撰

閲南雷文定卷二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云周益公思陵録錢清江者，東自三江口來，西過諸暨，約三百餘里，闊十餘丈，運河半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皆築堰，上水別設浮橋，渡行旅。大舟例剝載，小舟則拖堰而過，梓宮船欲渡，待其潮水平漫，開閘，水勢奔注，久之稍定，兩岸以索牽制，始放御舟。將達南閘，大舁轝繼之，御舟受觸，幸而篙工能事，得入閘口。轝舟不能入，横截南岸，册寶又往，江流湍息，舟人力不能加，直衝其腰。既而靈主亦來，復衝册寶，勢尤可畏。運使趙不流頓足垂涕，幾欲赴水，當日之險如此。今自麻谿作堰，錢清上流之水，引入錢唐，三江口作閘，潮水亦不入錢清，而錢清與運河相渾，有江之名，無江之實矣。案錢清江東晉以前爲浦陽江，韋昭等所稱三江之一，實漸江之別流。今清流演迤，闤闠夾列，並不知有江名。而舟子由此地者，多折而南入西小江以取蕭山，蓋計水驛較近十里。其地山水迴複，村港紛歧，易於藏匿，乃屢有盜賊之警。觀梨洲之言，彭戴二太守之功，其可忘乎？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正月二十一日

借得南雷文約，尚是舊版，已多漫滅處。余每勸鄉人有力者合文約文定刻之而無聽者，越俗不好古，亦其一也。此書自丙辰閲一過，今二十六年矣。梨洲文鮮持擇，才情爛漫，時有近小説家者。望谿謂吳越間遺老尤放恣，蓋指是也。然本原深厚，隨在傾吐，皆至情至理之言，讀之饜心，昔人所謂杜詩韓集愁來讀，似

倩痲姑痒處搔也。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三月廿七日

鈍吟雜錄　清馮班撰

閱鈍吟雜錄。定遠學問不足言，而頗有見地。其卷一卷二家戒，卷八遺言，卷十將死之鳴，所言多合事理。卷三正俗皆論詩，卷四讀古淺說，兼論詩文，尤其學力有得之言。卷五嚴氏糾，專駁滄浪詩話之誤，雖取指不同，各有是非，而辨正時代體製，自爲較確。卷六日記，卷七誡子帖，多論碑帖及學書之法，亦有微悟。其議論最佳者，如云古人文章自有阡陌，銘誄之文，不當入詩，馮惟訥詩紀載入古銘誄箴誡祝讚繇辭者失之。陸法言定韵之夕，如薛道衡北人也，顏之推南人也，當時已參合南北而定之，故韵非南音也，今人但知沈休文是吳興人耳。夫子曰信而好古，宋人讀書，未聞好古，只是一肚皮不信。讀書不可先讀宋人文字。嘻笑怒罵，自是蘇文病處，君子之文必莊重。蘇公自有大文字，宋儒議論是非不平，便是心不正處。太史公云，諸家言黃帝多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其不好奇明矣。揚子雲譏之，不知何見？子雲作蜀本紀，其書雖不傳，然所言上古蠶叢以來奇事，頗有存於他書者，皆非六藝所述，恐太史公不必信也。新唐書列傳論讚，大有不可及處，宋公未可輕議也。歐陽公文甚高，然用心不平，不便作史論。爾雅乃詩書之義訓，不讀此不能讀詩書。讀書而言古人之不善，不如稱其善之有益于人；讀書須從上讀下，先看後人書，於古人好處便不相入。宋人論文有照應波瀾起伏等語，若著一字於胸中，便不能看史記。眞西山文章正宗謝叠山文章軌範，唐人論文，絕無此等議論。文章無定例，只在合宜。王荊公論仲尼不應作世家，只是不知變例。凡此

諸條，皆非深造者不能道。卷中所附何義門評語，亦多精當。至若痛詆荀子，則定遠之學，固未足以知之。又謂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老杜得其縱橫，齊梁詩學問源流，氣力精神，有遠過唐人處。則其好尙之偏，不足爲據。又謂韓吏部變今文爲古文，歐陽公變古文爲今文，歐文不如唐人四六尙有古意。以及詆明詩爲更下于宋；詆楊用修好妄而健忘，其書幾於一字不可信；詆王李爲實是妄庸；詆譚元春鍾惺爲不通文理，不識一字；皆未免過當。歐文何可易言，明詩實勝于宋。升庵固好僞撰，其學識才情，究爲有明第一人。王弇州大非李比，其才雄學富，遠過震川，妄庸之譏，豈爲定論？友夏伯敬，亦有清才，學雖近俚，不無機悟可取也。

定遠又云：余於前人未嘗敢輕詆。老人年長數十歲，便須致敬，況已往之古人？然有五人不可容。李禿（謂卓吾）之談道，此誅絕之罪，孔子而在，必加兩觀之誅。程大昌之演繁露，妄議紛紛。（義門評曰，泰之不惟妄議，其健忘而謬誤處亦多。）楊用修之談古，欺天下後世爲無一人。譚元春鍾惺之論詩，俚而猥，乃狹邪小人之俗者。予謂以用修與此四人伍，究屬不倫。予生最不敢輕議人，然于古今亦有深惡者十餘人；魏王肅，唐啖助，宋鄭樵王柏陳亮，明程敏政，國朝陸隴其沈德潛程晉芳程廷祚朱仕琇翁方綱，近時方東樹，皆愚而自用，謬種遺患。若李贄唐寅祝允明孫鑛金人瑞袁枚趙翼張問陶之流，誕妄不經，世上小兒稍有識者，皆知笑之，不足責矣。至宋元明三朝中，若道學諸儒之語錄，蒙存淺達之經解，學究攷據之說部，江湖游士之詩文集，綱目家法之史論，邨塾門戶之論文，（如眞西山文章正宗、謝疊山文章軌範及明茅坤陳仁錫之類。）皆足以陷溺性眞，錮塞才智。學者於南宋以後書，自當分別觀之。其中經說叢說文集必不可不讀者，不過四五十種，餘則盡從屏絕，

不但可省日力，亦免流弊無窮。南宋經學，自衞正叔禮記集說、呂東萊讀詩記、嚴華谷詩輯、李如圭儀禮集釋外，說部自王伯厚困學記聞、洪文敏容齋隨筆、王勉夫野客叢書外，尚皆有一二可取。明則直無可稱。必不得已，其郝京山之經學、楊升庵之雜學乎？文集則明勝於宋，元勝於明。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一月廿三日

壯悔堂集　清侯方域撰

閱侯朝宗壯悔堂集。朝宗文，氣爽而筆靈，頗有飛動之觀，惜根柢太淺，不學無術，多近小說家語耳。余自十八九歲時，見其文，甚喜之。嗣於壬子冬得其全集讀之，大驚，以爲雋爽勁利，幾於無篇不佳。今日重閱，深歎其徒有機勢之勝，全無醞釀之功，其佳處往往直到龍門，離合變化，俱有神會；而用事之陋，措詞之淺，乃多近傖父面目。足見古人作文，須讀書養氣，行文不必徵典，自有經籍之光。以朝宗之天分，而能加以學力，杜牧皇甫湜不難到也。國朝古文推方望溪魏叔子爲最，彭躬菴姜湛園邵青門毛西河次之，此皆卓卓成家者也。魏根柢筆力俱勝，而氣稍霸。彭筆力相等，而稍稍秩于法度。方最醇正有風度，顧未免平淡太甚。姜邵皆講求蘊蓄，極自愛好，顧所就不大。毛文名不及諸家，而所作俱兀傲俊悍，法度井然，不在姜邵之下，其殆以博學掩者也。與朝宗輩流者，若王于一儲同人李穆堂，亦間有佳篇。王太近小說；儲多有時文氣；李多泛然酬應之作，佳者尟矣。汪鈍翁自命正宗，文亦稍有風神，顧迂冗蕪拙，不知剪裁。湯潛菴儒者之文，喜尙無語錄氣，敘事固非所長。自王以下，皆不能成家者爾。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二月初一日

昨夜閱朝宗文，論之如右。私念向與叔子兄弟俱極賞之，以爲國朝一名家。今覩其若吳伯裔伯元傳張渭徐作霖傳寧南侯傳與田仰書一二佳作外，殊覺底蘊盡露，大異昔日所見。昨自書肆攜其集兩册歸，以一借叔子，不知叔子觀之，當作何語。今晚叔子亦甚詆其淺陋，不足爲古文家，向日稱之太過。乃相對大笑，竊各自喜近年讀書進境如是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二月初二日

砥齋集　清王宏撰

王山史砥齋集世不多見，僅見於朝邑李時齋關中文鈔，其文頗有佳者，如劉文靖公從祀錄、郃陽世系譜後、艾千子罪王弇州論、侯朝宗責于忠肅論、水火論、山來閣記諸作，議論筆力，皆足勝人。其甲申之變論，詞意激烈。末一段云：「順治初山陰王思任寄書龍門解允樾，其詞悖慢，追咎神宗追咎熹宗不已也，終之曰繼之以崇禎勀俗作剋，經典祇作克。剝自雄。嗚呼，生勤宵旰，死殉社稷，此普天哀痛之時也。思任亦人臣，何其忍於刻責而肆爲無禮之言以至此哉！思任有女曰端淑，能詩文，刻映然子集行世中。有言思任之死嫌其數十日之生之多者，蓋謂其死非殉難，不能擇於泰山鴻毛之辨也。嗚呼，臣而非君，女而非父，一何其報之之符也」。案季重卒於丙戌，在魯王航海之後。所云順治初者，蓋當甲申乙酉間時，秦中已奉正朔也。季重之死，國論已定，惟鄉評尙在疑信間，觀此則知其女已有違言，無待淸議矣。惜映然子集今亦不得見耳。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七月二十二日

二十七松堂文集　清廖燕撰

夜半不睡，閱廖柴舟二十七松堂文集。柴舟名燕，國初曲江布衣。集凡十六卷，其文頗疏雋，欲以幽冷取勝，自負甚高。前題寧都魏和公閱，文後多系評語，蓋山野聲氣之士，而議論偏譎，讀書無本，不脫明季江湖之習。其爲金聖歎傳，極口推服，稱爲先生，言聖歎本名采，字若采，鼎革後，更名人瑞，字聖歎。則宗尙可知矣。中有上吳制府乞移李研齋柩歸金陵書，言李官至兵部尙書，國變後隱居金陵，復避亂至韶州仁化縣，卒於萬山中。據全謝山氏鮚埼亭外集達州李侍郎長祥事狀言卒於毗陵，然柴舟親與其子交，吳制府卽吾鄉留邨尙書，時以粵督行部至端州。李公子言吳公與其父有文章交誼，因謀還柩金陵，柴舟爲之上書，自當得其實也。又有南陽伯李公傳，言元允字源白，淅川縣人，世居縣西鵓鴿谷。本姓孫氏，少孤遭亂。崇禎中李成棟駐防淅川，往依之。及從成棟入粵反正，因以爲子。後至欽州，爲靖南王所執，百計誘降，不少屈。一日諸將校射，笑謂曰：汝曹何不以我爲的叢射之，令汝曹快心，我亦得見汝曹高下。聞瓊州瓦解，痛哭三日夜不絕，與弟源赤同日遇害。臨刑，語持刃者令面西，曰我君在西也。二妾亦相率赴海死。所敍較諸稗史爲詳。源赤蓋李建捷之字，建捷眞定人，亦成棟養子，後封安肅伯者。又有祭澹歸和尙文，首題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澹歸卽金道隱釋名性因，澹歸其字。是道隱卒於康熙十九年冬也。皆足以資攷證。其兩上吳制府書及謝吳侍郎書，皆指留邨尙書，以獻所爲文極被嘉奬。又附刻吳公與韶州守令兩書，譽之甚至。尙書以戎幕起家，而禮下文士，謙若不及，其風流可想。是集爲日本監察妻木氏所刻，前有江門鹽谷世序，末題文久二年壬戌，妻木鹽谷皆姓也。世宏下有字毅侯一印，知東國名字相配擬於中華矣。此爲去年何學士如璋使彼得之，歸以贈鐵香，鐵香以粵中久無板，謀更刻之，屬余爲之序，故志其略於此。

施愚山集　清施閏章撰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十月十五日

閲施愚山集。愚山古文學永叔子固，而詞氣太弱，僅得子固之迂緩，然自冲和肖其爲人。內有張長史墓志，言山陰張氏爲衣冠甲族，長史之祖爲明顯官，乃吾鄉白魚潭張氏也。今則子姓寥落，皆編農籍矣。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初一日

西河合集　清毛奇齡撰

閲西河合集中書牘、箋、引、題跋、書後、碑記及蕭山三先生傳越中先賢傳。西河縱橫浩博，才氣無雙，而往往失於持擇，其援引既廣，又不檢覆，故多不免舛誤，於掌故尤疏。集爲其門人及諸子所編，校勘不精，字句多謬，又多收酬應貢諛之作，蓋西河本多世俗之見，而及門諸子復不知別擇也。諸類中以尺牘、雜箋兩卷爲最佳，寥寥短章，意態百出，多有魏晉人雋永之致；且異聞叛解，溢出不窮，實較勝於蘇黃，而亦時有江湖小説氣。碑記如息縣雷迹碑記旌表徐節婦貞節里碑記范督師志完祠記觀音閣種柳記郡太守平賊碑記嚴禁開燔郡南山碑記，亦皆不媿名作。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初七日

閲西河合集。西河文筆警秀，而時墮小説家言，其碑志、記事之文，往往景飾，不足盡信。晚年家居，與會稽姜氏交摯，爲其先世作碑志，如言禮部郎中姜鏡之首請神宗建儲，以及子羔之清節，一洪之忠義，希轍之政事，皆未可盡據。然其爲逢元傳，言天啓時逢元兄弟自言非黨人，故撰三朝要典時，得爲纂修。其論

云：漢季皇甫規自言爲黨人，今乃自言非黨人，可以觀世變。則自爲直筆矣。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八月二十二日

閱西河合集。其攷古雖多疏，而雋辯不窮，才氣橫出，實能發人神智。至其津津自喜，刺刺罵人，多墮入小說家言，亦實令人生厭。

十二月初六日

湛園集　清姜宸英撰

閱姜湛園文，湛園文章簡潔紆餘，多粹然有得之語，此集皆其未第時所作，窮老不遇，他人皆爲搤擥，而湛園和平自處，絕不爲怒罵嘻笑之辭，其加于人固數等矣。七十通籍，一與文衡，非罪牽連，身塡牢戶，文人之不幸，蓋未有如湛園者！每讀其集，輒爲之悲惋不置也。湛園學養深醇，故集中論古，皆具特識。其楚子玉論荀氏八龍論等作，尤有裨于世教。蕭望之論，亦爲傑作。往時德夫讀漢書，深不滿于長倩，屢與予議論，皆與湛園暗合，恨爾時偶不記此，未及舉以相證。湛園謂望之量狹而妒前，附魏相則劾趙廣漢；惡韓延壽爲左馮翊聲名出己上，則劾韓延壽；以霍光輕己，則謀霍氏；以丙吉居己右，則短丙吉；又詛馮奉世，排張敞，尤極與予意同。又黃老論書史記儒林傳讀孔子世家諸篇，皆正議卓然，足以推明史意。其書史記衞霍傳後云，論者多左霍而右衞，熟觀太史公傳，所謂兩人點穴處，則左衞也，其於霍多微辭。傳敍衞戰功，摹寫惟恐不盡，至驃騎戰功三次，皆於天子詔辭見之，此良史言外褒貶法也，其言誠當。然左右字似誤用。自來書傳，皆以右爲助，左爲觭，此當云論者皆右霍而左衞，下當云則右衞也，方合文法。予尤愛其賀歸娶詩序

云，或謂予曰：古者婚禮不賀，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者賀之，禮歟？曰：奚爲而非禮耶？禮不云乎，賀娶妻者云，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蓋娶婦之家，不可以是爲樂，而姻戚之情，則自有不可廢者。然不曰娶妻而曰有客，若謂佐其鄉黨僚友供具之費而已，是其所以謂不賀也。曰：予聞之鄭氏，進于客者，其禮蓋壺酒束脯若犬而已，不聞其以詩也，以詩賀亦禮歟？曰：奚爲而非禮？詩間關車之牽兮，說者曰，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非今詩之祖與？文王新得后妃而關雎以詠，亦此物也。可謂說經解頤，不愧讀書人吐屬。車牽之義，出於宋儒，與傳箋不合，故更以關雎義佐之。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二月十九日

黔書　清田雯撰

閱田雯蒙齋黔書，凡二卷，八十七則，乃其撫黔時所作。前有徐嘉炎華隱序。此書王阮亭極稱之，謂其篇不一格，有似爾雅攷工記公穀檀弓越絕書者，讀之如觀偃師化人之戲，推許可謂至矣。然文章雖尚雅飭，而時不免俗氣，蓋猶染明季餘習；間爲駢文，亦近平弱。牡丹紫薇諸篇，尤散冗。下卷旣有人物名宦，而復有許長史等篇，皆于黔無所關係，殊病繁碎。人通馬語馬通人語等，幾近小說，卽阮亭所舉苗蠻種類水西馬烏蒙馬朱砂雄黃蒟醬邛竹凱里鉛等篇，雖敍次簡潔，亦未見有警絕者。惟所記風俗及治黔治苗之方，深悉利弊，極有裨于時政。其土官篇，深致美于高拱不從撫臣勦安國亨之請，平亂篇以李化龍討播蠻而克平，王三善之討水西而致亂，備舉其方略得失，兩兩相形，俱爲至論。甲秀樓篇論及經學理學之分，謂言敬言誠言禮言格物致知，莫不本于經學，苟于嬴氏灰燼之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注，傳各有釋，火盡薪傳，以聞于

後世，彼宋儒欲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云云，時當國初宋學極盛之時，而能爲此言，尤爲卓識獨出。白雲山篇，深疑建文行遯之事；詹廣文篇，極言王驥征黔之罪，皆有裨史乘。方言蠱毒瘴癘諸篇，尤入黔者所不可不讀。他所紀山水之勝，多警秀有六朝語，則侍郎本長于詩文故也。書向與其長河志籍攷，同附其古懽堂集。此本乃嘉慶時貴州布政使太湖李氏重刻者，頗多烏焉之僞。雯字綸霞，號蒙齋，山東德州人。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二月初二日

思復堂集　清邵廷寀撰

夜閱邵念魯先生思復堂集，所載明末文獻極多。章格菴傳，言行遯後數年，忽一日有僧逕入其家，登中堂之樓。公長子婦聞之，曰此必我舅侍郎也。肅笄出謁，則已去矣。此事諸家傳志中皆所無也。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三月初三日

閱思復堂集。全謝山譏念魯爲學究，頗抉摘是集之謬誤。念魯腹笥儉陿，其學問誠不足望謝山津涯，而文章峻急，則非謝山所及。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十一月十八日

念魯私淑梨洲，自任傳姚江之學，尤懃懃於殘明文獻，搴拾表章，不遺餘力，雖終身授徒鄉塾，聞見有限，讀書不多，其所記載，不能無誤，要其服膺先賢，專心壹志，行步繩尺，文如其人，前輩典型，儼然可想。鮚埼以固陋二字，概其一生，其亦過矣。至以王遂東爲不食而死，陳玄倩爲山陰產，鮚埼皆糾其謬。然禮部死節，越人相傳，孤竹名庵，采薇署號，揆其素志，蓋已不誣。或江上之潰，適遘寢疾，固非絕粒，不失全歸。

死際其時，無待引決；首邱旣正，夫亦何嫌？自不得以生日稱觴，曖昧之事，妄疑降辱。太僕里籍，向無定著，明史以爲會稽，齒錄以爲仁和（據崇禎丙子同年錄），而祖居山陰，亦載於錄。正命小赭，始終是鄉，迹其生平居杭可攷者，惟與陸鯤庭相訏一事，是則結埼杭有後人之說，滄桑遷徙，亦未足憑。舉此二端，正不得謂紀事之疏也。第八卷有史論十數篇，皆言明事，中有予六世祖殿纂公評語，蓋亦相交契者。

十一月二十日

解春集　**清馮景撰**

夜擁衾閱解春集。山公文疏雋可喜，而時不免小說家言。其力攻僞古文尙書，與竝時閻氏相唱和，乃其生平最所致意之學。文集中第八卷第九卷，皆駁古文，論疏證，與百詩相往復之書，而總題曰淮南子洪保，以與百詩訂交在淮南，而洪保者大安也，蓋猶晚明人著書之餘習。他所攷證，亦多碻核可傳。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十九日

方望溪集　**清方苞撰**

夜閱方望溪集文集。予不閱此者，近十年矣。其文終有本領，而義法未純，由讀書未多，情至處彌爲佳爾。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十一月十六日

閱望溪文集。其敍天倫悲苦處，棖觸生平，時爲泫然廢卷。痛莫切于傷心鮮民之謂矣。

十一月十七日

閱望谿文集。望谿粹然儒者，其文多關世教，又語必有本，事能見道，自責之言，尤近聖賢克己之指，宋儒以後，誠不多見。惟務以至高之行，繩切常人，其家訓及示道希兄弟諸書，謂春秋二祭及考妣忌日皆三日齋，生日及祖考妣忌日皆二日齋，祖考妣生日及高曾祖妣伯叔兄弟忌日皆一日齋，期喪雖伯叔兄弟皆終喪不御于內，緦麻喪雖舅甥亦終月不御于內，大功以上同財共居，小功以下同財異居，婦人歸寧，非遠道不得信宿，父母歿不得歸寧，其親伯叔父同父兄弟兄弟之子來視者相見於堂，食飲于外，嫂叔惟吉凶大節以禮見，此皆今日所必不能行者。古人於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皆止時祭耳。忌日惟父母有終身之喪，亦止一日不樂不飲酒食肉而已，期喪惟祖父母及妻終喪不御于內，餘皆止三月。大功同財異居，小功異財，望谿謂聖人制法以民，非賢者所宜自處，是以禮爲未盡，而責其後世天下之人皆務加崇於古哲，而不肯俛就禮文，恐無此理也。凡教人者，必使中材可及，家訓尤宜淺近簡易，俾子孫可守，望谿所言，亦大而近迂矣。又古有世封世祿，故有宗法，後世無之，故無所謂宗子。惟嫡庶之分，長幼之別，則無論貴賤，萬世不易，此即宗法所寓也。望谿拘守禮文，未明禮意，謂必立宗子，祭必於宗子之家。不知古之宗子，祿足以收族，爵足以馭貴，故皆宗而尊之，今之宗子，何所取也。自唐及今，定制士大夫皆祭及高祖，其或立祠堂，通祭始祖以下者，皆民間私爲之，朝廷特不禁不問耳。望谿乃定其先世曰某始遷，某死節，某有重德，某始爲大夫，當百世不祧，餘親盡則祧。不思百世不祧，是天子諸侯之制，私家何可擬也。望谿立朝，議論亦多如此，泥古而不切，強人以難行，當時皆厭苦之。雖曰堯舜君民之心，不知堯舜之世，民亦未必皆法堯舜，所謂比屋可封者，不過嬉遊化日，安分自守而已。儒者陳義過高，適足壞事，此溫公所以不滿于伊川也。然其大體嚴正，

足以箴砭人心，使我輩不肖者讀之，凜然如對師保父母，其益非淺。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正月二十三日

閱望溪集。其讀經讀子史諸文，多不可訓；時文序壽序亦嫌太多。若其書後之文，語無苟作，墓銘志傳，亦多謹嚴，敍述交游，尤爲眞摯。與人諸書，無不婉切有味，此實可傳者也。余二十年前讀之，多爲浮氣所中，又過信錢竹汀汪容甫諸公之言，頗輕視之，故自後從不寓目，此以知讀書貴晚年也。

二十七日

閱方望谿文。望谿能知周禮經體之精，儀禮品節之妙，及荀子之醇處，其識自在並世諸家之上。惟任其私肊，謂周禮有劉歆竄入處，因推及於儀禮喪服之尊同不降，禮記之文王世子明堂位及雜記之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一條，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使其子主之一條，尚書之康誥序君奭序召公不說語。毛詩之序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傳，史記之周本紀魯世家燕世家，荀子之儒效篇，謂皆歆所竄入，以媚王莽，而傅會莽事，信口周內，絕無依據，不知子駿何仇，而於千餘年忽遭此羅織。其言之斷斷甚無理，而悍然不疑，往往讀之失笑。又拾朱子之唾而痛詆詩小序，尤爲無識。故嘗謂望谿集中讀經二十七首，當刪去太半，則於望谿之學，不爲無益，所以深愛望谿也。然如讀大誥、讀王風、讀周官、讀儀禮、讀經解五首，簡括宏深，必傳之文，非望谿不能作也。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十二月二十四日

孟鄰堂文鈔　淸楊椿撰

閱武進楊農先學士椿孟鄰堂文鈔。學士爲明崇禎癸未狀元泳如修撰廷鑑之孫，芝田諭德大鶴之子，四世淸華，一家先後入翰林者七人，集爲其曾孫魯生所刻。前有朱石君太傅趙味辛郡丞兩序，凡十六卷。學士頗以古文史學名，其文平正而乏剪裁，論明史事，殊有深識。卷五至卷十序說，攷辨書論，皆言經義，如說卦攷、伏書孔書篇數攷、盤庚攷、武成攷、伏書非口授辨、漢儒不見古文尙書辨、鄭聲淫說等作，皆有卓見。其時漢學諸儒未出，卽百詩閻氏之書，亦似未見，而所說多與閻惠江王諸家闇合。其論九族，雖異先儒，亦爲近理。其論服制喪主諸書，皆有可取。惟以孝經爲漢晉諸儒所綴輯，條駁其謬；以周禮爲文種吳起李悝申不害之徒所增竄，有與齊次風書十二首，皆各舉一事推論其非；以儀禮爲魯臣臧文仲季文子等所爲；以詩爲無風雅正變之分；以關雎鵲巢采蘋爲皆求賢人之詩；則皆不根之言矣。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七月二十日

閱孟鄰堂文鈔。其與明史館提調吳子瑞書，辨王民望唐荆川事，謂民望之死，非由於荆川。民望逮下獄時，荆川在南討倭，已逾七月，至次年冬民望死西市，而荆川已先半載卒于泰州舟中，可證野史言弇州兄弟遣客刺荆川死之妄，其說甚確。然引萬季野說云，民望與鄢懋卿同年相契，力慫其劾己以求罷。懋卿謂上於邊事嚴，喜怒不可測，止勿劾。民望乃自屬艸，付其門人方輅上疏劾之，帝果大怒，遂下獄論死。是民望之死，實自爲之，與嚴氏亦無涉。然果爾則弇州兄弟，何以切齒分宜？世蕃之刑，至買其一胛，持歸祭墓，孰而噉之。據沈德符野獲編，言介谿以弇州兄弟皆得第貴，怒世蕃謂其不肖，世蕃遂謀中傷之。而民望聞楊忠愍之死，爲之悲歎，屬其子振䘏其家，禍以此起。它書亦言分宜因弇州與忠愍游，又經紀其喪，適以求

古晝于民望不得，怒遂不解。蓋論者謂以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荆川指其中一人閉口喝六，證爲贋物，固屬附會東坡指李公麟畫故事，而王氏父子結釁嚴氏，則固有之事也。如楊氏言，則以荆川閱兵𠠎疏，實陰爲民望解，鄢懋卿又力沮民望之求𠠎，似其死全出世宗意矣。

七月二十一日

果堂集　清沈彤撰

閱果堂集。其儀禮女子子逆降旁親服說以爲此聖人制服之權，鄭注獨得其義，然以傳文專指嫁於大夫說，遂謂大夫爲其子、昆弟之爲士者大功，則子以將出降，而父以尊降，皆大功也，故可以嫁士，不得降旁期爲大功，雖其子可以嫁，若其父則不可以嫁子逆降之禮。惟大夫之女子子有之，不及於士，則失經意矣。大功章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已嫁之女於期不降，此以大夫之尊，故降其私親之爲士者。又曰：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此包大夫士而言，傳文本甚明，如沈氏所言，豈士之女子子成人者，獨無出道乎？又謂其子可以嫁，然則將誰命之乎？蓋此條降服惟主女子子言，不及其父其子當逆降者。父無論大夫士，臨嫁將事，以尊行者攝之，不必泥禮記大功之末可以嫁子之文，謂須父降然後子亦降也。其儀禮喪服爲人後者爲本親問，言於本親高祖無服，亦非高祖正尊之服，雖出後，亦當如爲本親曾祖服也。其禮記問喪篇後記言孝子自升屋之復，三日之后斂，以及既葬之虞於親攀號而不釋，無時不望其復生，形雖不可得復生，而其氣則留，故親之魂可以復反於宗廟，則眞精理名言矣。

青谿文集　清程廷祚撰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九月初一日

閱程綿莊廷祚青谿文集，嘉慶間其從曾孫國儀所刻。前有姚姬傳汪瑟菴兩序。凡論三卷，辨一卷，說議考一卷，序一卷，雜著一卷，書後及碑記一卷，書三卷，尺牘及行狀誌銘墓表一卷，共爲十二卷。綿莊爲經專考據之學，識趣豪邁，欲一空依傍，銳然獨出於世。其學雖不專漢宋，然與程朱時致異同，而稱其遠紹聖門，功不可及。於漢儒則多詆譏，謂其未嘗聞道。蓋自以所討論者皆得聖人之精，固非漢儒所及見，而亦不同宋儒之空說，自負可謂至矣。然其文往往陳義甚高，而不切於世用。其論易論書論詩論周官及論六書，辨禹貢南江，辨古文尚書，辨堂庭廟寢，辨六宗五祀，辨姜嫄廟，辨聖廟從祀，辨石鼓文，抨擊康成叔重以下諸儒，不遺餘力，實皆臆決景讖，又頗添改古書，以成曲說，不足爲據。其與程魚門論萬充宗儀周二禮說書云：大抵浙儒多特識而喜自用，往往失之于粗，非獨西河爲然；然綿莊之自用而失粗，實較充宗尤甚。集中與魚門及袁簡齋論古文書甚夥，而三人之文俱未窺古文門徑。簡齋嘗病綿莊之好考據，魚門嘗病綿莊之攻朱子，以爲身後無子，是其顯報。然綿莊固未能爲考據，亦未顯背朱說，是適成爲枚與晉芳之見而已。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八月二十七日

樊榭山房集　清厲鶚撰

偶閱樊榭集。太鴻學問淵洽，留心金石碑版，尤熟于遼宋軼事。其詩詞皆窮力追新，字必獨造，遂開浙西纖哇割綴之習。世之講求氣格者頗詆譏之，以爲浙派之壞，實其作俑。然先生取格幽邃，吐詞清眞，善寫

林壑難狀之境，其佳者直到孟襄陽柳柳州，次亦不失錢郎皇甫。昔人評顧況詩，爲翕輕清以爲性，結冷汰以爲質，煦鮮容以爲詞，先生殆可當之。惟七古意務數典，而才力又苦逼窄，未免襞積飣餖，毫無生氣。議者舉其最弱之體而概其他製，又以學者之不善而集矢先生，誠爲過也。予詩與先生頗不同軌，而生平謅喜先生詩。同社中叔子孟調蓮士雅有同嗜。三子中叔雲有其秀，孟調有其幽，蓮士有其潔，所趣固近，宜其尤相契矣。今日天氣漸暄，小室對爐，稍有春意，體中微疾，客懷益深，因取先生詩讀而摘之，便如置我雲門柯山中，松赓谷吹，花韻波香，秋琴獨張，春舷孤扣，不復知戶外十丈軟紅塵矣。先生游跡，北至廣陵，東至越，南至婺；而笠屐所事，則於西湖西溪，窮極幽討。數其六十年中，僅兩至京師，皆不久歸去，山水之福，令人羨妬。其能貧而不出者，則以當時有揚州馬氏兄弟，爲之供饋也。井丹高潔，雅不甘讓先生，獨安得如玲瓏山館主人，爲晚世之鄭莊孔北海乎？徵君詞亦精細，苦乏韻致，遠不及詩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正月二十八日

道古堂文集、詩集　清杭世駿撰

閱杭大宗道古堂文集。大宗學問貫串淹洽，以詩古文負重名。詩學少陵，僅得其腔調；古文亦少剪裁，而證據辨博，自非讀破萬卷者不能。

其論王充論衡，謂充悉書其祖父之劣行，且創或人問答，揚己以醜其先，甚至謂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淸，不牓奇人，是直名教之罪人，書雖奇無足取。而范史稱之爲孝，殊無識見。近時臨川陳際泰小慧人也，作書誡子，而以村學究刻畫其所生，其端實自王充發之。

其論許劭，謂劭以月旦評重汝南，而不能知太史慈，致劉繇恐用之爲笑。諸葛誕與陸遜書，稱許子將輩更相謗訕，或至於禍，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又許文休爲劭從兄，私情不協，擯之不得齒敍。是劭之評論，特以聳動汝南一時之人，非灼然眞賞，而謝承范曄漢書推之太過。

其論荀爽，謂爽恐李膺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之，而書辭曰：久廢過庭，陟岵瞻望，竟至以父爲喩。夫常人之於周公孔子，相去萬萬，亦不過以師尊之，而爽之言若此，是其壞倫喪己，失莫大焉。東漢氣節固高，然皆傲於宦官而諂於名士。孔融之於鄭玄，韓融之於陳寔，李豐郭冲之於杜畿，皆執子孫之禮；若爽者，又特浮慕而已。初爽與北海公沙孚相約不事權貴，後爽依違董卓之世，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孚相見時乃至割席而坐，使膺尙在，有不麾之門牆之外哉！

其議朋友制服，謂喪服傳曰朋友麻。漢郭有道碑，朋友如韓子助宋子復服心喪朞年者二十四人。後漢張劭死，范式爲服朋友之服。晉京兆韋泓受應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唐裴佶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餘慶行朋友之喪，而史不言其服制何若。唯戴德撰喪服變除，有云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然今日必不可行。或朋友死於外，無親者爲之主，儀禮喪服記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此猶可遵也。

其辨牛耕，謂於經無所證。周禮大司徒言任地者備矣，獨弗及是。鄭康成註閭師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賈疏，六畜惟牛可爲農事。註里宰云，以歲時合耦於耡，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據此二言，則似六典未設以前，已有牛耕之事。至考工記賈公彥疏謂後漢用牛耕種，故有歧頭兩脚耜，據此則似古無牛

耕，牛耕始於漢也。漢平都令光教趙過以人輓犂，始見於班書食貨志，後遂以爲牛耕之肇始，宋之學者多不信之。浚儀王氏引山海經，謂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夫山經出於伯翳，與后稷並時，焉知其孫叔均之事乎？此爲後人所羼入可知。平園周氏據賈誼劉向，以爲飽牛而耕，出於邾穆公之語。水心葉氏以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若非用耕，於牛何取？夫新書新序掇拾舊聞，皆生於秦火之後，不可爲據。孔子弟子之有字，非據史遷之列傳，卽文翁之學堂圖；而家語一書，又出於王肅之增加，皆不能確鑿。若謂春秋之世已有行之者，當時功利之臣無一言及此，非心計疎也；蓋徵發繁興，人車牛輦，悉以供戰鬭之用，其所以不得兼者，勢也。杜元凱疏云：古者匹馬邱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其言似可聽，其實一無所據。余以爲牛耕之制，蓋自秦始創之。平原君云秦以牛田之水通糧，其明證也。故呂不韋作月令云，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亦因其國之所利言之也。故太史公律書言牽牛云，牛者耕植種萬物也。夫牽牛本於星經，星經本於甘石，甘石之徒生於戰國，然則耕植種萬物之語，非秦之制乎？若趙過之以人輓犂，則漢世遂以爲常法，而非其所特創者歟。

咸豐甲寅（一八五四）六月初六日

夜閱道古堂集。大宗史學勝于經學，其文頗取藻于班范，得氣于韓蘇，而體例未精，純駁不一。碑誌之作，多沿俗稱，以徇時好，然古雋爽勁，時有可觀。蓋學人之才製，非作家之峻裁，雖不免詞科習氣，亦一世之傑矣。予嘗品浙人之登大科者，康熙己未，則西河鴻而不博，竹垞博而不鴻。乾隆丙辰，則息園博而不鴻，堇浦鴻而不博。合而斠之，則齊之腹笥，已儉于蕭山，杭之才華，實遜于秀水。若言毛之天姿，朱之學力，則

又二君折軸喘牛所不能驂，先後懸隔，非可強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二月初七日

閱道古堂集。其論辨說議諸作，予於甲寅之夏，曾手錄一過，今日讀之，彌見其佳。與人書亦多雋作。漢爵考及所條盧氏禮注，尤爲精密。

十二月初九日

閱杭大宗道古堂集。文博而采振，眞鴻詞人語也。其胎息于范蔚宗爲多，惟拙于敍事，有淸藻而乏筆力。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六月初四日

閱道古堂集。堇浦以趙淸常錢遵王皆爲藏書之藏書，非讀書之藏書；以汪鈍翁爲文人之說經，以高澹人之天祿識餘爲徒嘗禁臠；其言皆確至。謂朱竹垞亦詩人之說經，則過矣，竹垞之學，恐非堇浦所能及也。其碑誌之文，拙於敍事，然徐文穆梁文莊兩志，獨嚴整有體裁；其他傳畸人瘁士及序記小品，吐屬淸華似范謝，標舉冷雋似皮陸，待月巖記三殤瘞甎兩篇，尤一時之獨絕。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一月二十七日

閱道古堂集。堇浦攷據之文，多未甚覈。如毛詩叶韵序，謂車與華同在麻韻，車音居，始自吳之韋昭，古無居音也。不知唐始有麻韵，古讀華如呼，故蕚从𠌶聲，𠌶从亏聲，凡麻韻之字，古皆在魚虞模歌戈五部也。欣託齋藏書記謂儀禮鄉射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下，注脫二十字，疏脫五十二字，此沿其同館吳氏

紱之說，謂下節卒受者以虛觶降下注，今文無執觶云云二十字，及疏今文此經云執觶者云云五十一字，當在此節下，今官本已迻改，然戴東原盧抱經皆以爲非，宋嚴州單註本亦在下節，雖吳說似較近理，要不得竟謂之脫也。席寶箴遺詩序謂唐制中書與翰林爲兼官，故知制誥者必學士兼舍人之職。不知唐翰林有院，中書有省，未嘗相兼。翰林學士無定品，亦無定員，除者皆帶他官。舍人爲中書令之屬，正五品，上有定員。中唐以後，多以它官除知制誥，卽舍人之職，而不眞除舍人。其翰林學士則備顧問，參機密，其任日重，有以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者，則舍人不過帶官，不復知制誥矣。張氏五世著述記謂倚相以左史爲官，丘明遂大放厥辭，此以左氏爲倚相之後，乃鄭樵之妄說，黃楚望已駁之矣。蓋其學博綜泛濫，強識而不審思，然每舉一事，元元本本，羅列家珍。如言中書掌故，言家集，言年譜，言家譜，言朋友之服，言期功去官，皆條舉數十事，眞不媿博學鴻詞也。惜其續禮記集說北齊書疏證金史補三書，俱無由得見；三國志補注雖收入四庫，民間亦未版行耳。

十二月初一日

閱杭大宗道古堂集。大宗之文，雅贍富麗，不媿宏詞之選，惟其攷據則多不確。如謂劉歆列孟子於兵家，蓋據漢志兵家陰陽有孟子一篇，而不知儒家自有孟子十一篇，班氏自注名軻、鄒人，子思弟子甚明，兵家之孟子列力牧鬼容區之後，師曠萇宏之前，蓋三代以上人，其詳不可攷，安得混之。又謂余佘各自爲姓，以余氏先訓與佘不通婚姻爲非。不知佘字本余之譌變，因轉音如蛇，猶庫氏之別爲厙音舍，刀氏之別爲刁音貂，皆本無其字。廣韵九麻佘作余，不作佘也。又謂余之先世在漢有爲大司馬及司徒者，不知兩漢大司馬

安得有余姓，司徒亦無姓余者，此皆其失之大也。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五月二十五日

閱杭大宗道古堂詩集。大宗詩分橙花館集過春集補史亭賸稿閩行雜錄赴召集翰苑集歸耕集寄巢集修川集桂堂集嶺南集閒居集韓江集送老集共十四集。閩行雜錄者，其末第時應聘爲福建壬子科鄉試同考官時作也。修川集者，罷官後修海寧志時作也。大宗才情爛漫，詩學蘇陸，頗工寫景。其刻秀之語，同時如厲樊榭符藥林等往往相近，所謂浙派也。其敍事詠古之作，用字下語，亦頗橫老，又與同時全謝山爲近，蓋筆力健舉，書卷尤足以副之，自非江湖塗抹輩所及。余最愛其書漢書高后紀後一首云，孝惠棄天位，呂氏恣僭擾，後宮美人子，一一痛孤藐。代王亦側室，非呂焉用剿，乃知平勃謀，用意甚陰狡。專心媚長君，畏忌及黃小，濟北一何愚，淸宮殊草草。異哉蘭臺史，此義未蒐討。眇眇四皇子，闌入恩澤表。卓識雄論，獨出千古。蓋少帝及四王，實孝惠子，特非張后子耳。平勃誅諸呂時，恐日後不利於己，而迎立代王，史漢高后本紀中皆明言之，其後併加殺害，因名之爲非劉氏子，肺府如見。余向有此議，後讀俞理初癸巳類稾，言之甚詳，然此詩已先發之，夫豈尋常議論哉。文帝謂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側室者，左傳趙有側室曰穿，又卿置側室，猶言庶子也，非後世稱妾之謂。側室之子，猶言庶生之子，非當阼之適子也，詩用側室字，亦見斟酌。又邱嚴夫婦合卺詩序，述仁和民嚴輝遠女，字吳興邱天柱，天柱貧，嚴欲它昏，女恚將自殺。其所鞠外母徐訴之縣，縣令歷城高模字彥範，爲具衣襦環珥，卽日成婚於縣廷，以儀從載酒肴送至邱氏，釋輝遠弗罪，令往壻家飲食以媿之，予天柱銀五十兩，營生計。因及康熙末縣民王四聘刑書馬仁女，馬更賣其女於典史蔣某爲妾，四

訟之縣。時郡守蓬萊張爲政墨吏也，受蔣賕，以屬錢唐令芮復傳，芮遂匿其媒勿出，坐四誣，杖而荷校一月，女竟歸蔣。牽連書之，以見令之賢否，關於人心風俗甚大，冀後之修志者錄而存之，此尤足以當詩史也。　六月三十日

閱道古堂集。堇浦詩亦秀爽，而風格太卑，無一眞際語。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四月十二日

石笥山房文集　清胡天游著

閱胡稚威先生石笥山房文，乃道光丙午山東所刻本，嗣又有淮上本，所載較多，譌舛亦稍正。聞杜徵君煦有手校本，搜采更廣，惜未梓行。此本文僅六卷，魯魚帝虎，幾不可讀。先生文之工，固不待言，其經學尤絕。乾隆丙辰舉鴻博，辛未舉經學，皆以先生爲第一。惜其書無傳，今惟散見文集中，若湯陵考古冀耿地辨耿非祖乙所遷辨論周尺與周內翰論洪範書數篇耳。先生自言嘗作地表一書，今亦無存。相傳其著述爲阮文達以千金購去，然儀徵經學，自有本末。其所傳若詩書古訓考工記車制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曾子十篇注，纂述歲月，皆可考見。他若大戴禮注釋儀禮注釋，皆其專治之書，而未見於世。（按此處書眉有後記：或疑文達揅經室集中諸經說，當有取之先生者，然以文達爲人大概觀之，斷不至是。）其未爲諸生時，已爲汪氏中、凌氏廷堪諸經師所盛推，豈肯攘他人之作以爲己有？況儀徵表章同時諸儒，不遺餘力，贍其家，刻其書，惟恐知之不盡，何獨于先生而遺之，且效郭象何法盛之故智耶？蓋先生詩文皆隨手散棄，其所撰纂，尤不自愛惜，遺失殆盡，固非儀徵所能見矣。吾鄉之碩儒，以王方川先生及先生爲最，次則家松雲先生，皆無

著作傳世。卽儀徵詁經精舍中人，若何先生蘭汀、顧先生廷綸、劉先生九華，亦泯然無聞焉，足見傳者之難矣。王先生名堉，乾隆辛卯進士第二人，由編修左遷知縣。松雲先生名堯棟，乾隆壬辰進士二甲第二人，累官至雲南巡撫。鄉先生之有遺書者，惟茹三樵先生敦和易學十種，最爲漢學之精詣，顧世不甚行。樊先生廷筠孟子注疏校補，其書未完，亦鮮獨絕之義。稍傳於時者爲范蘅州先生家相詩瀋及三家詩拾遺兩書。國朝山會人著書收入四庫者，亦惟此兩書耳。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二月初八日

閱胡稚威文集，造句鍊字，獨出奇秀，惟散文終嫌有駢儷蹊徑。然吾鄉究推獨出一頭地，未肯與文妖以下人竝論也。其持論極服樊宗師而詆歐陽以下人，卽所作可見。

稚威文工於刻畫，而紀事之法甚疏。故碑誌諸作，體例乖謬，不勝指駁。如贈太僕卿松江府知府周中鋐墓誌銘，竟不言其爲山陰人；句容縣知縣周應宿墓表，言君特以其文，四方士無識不識率皆字謂君，而不著其葆山之字，其他大率類此。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初十日

劉海峯文集、詩集　清劉大櫆撰

桐城劉大櫆詩文皆不能成家，其文尤乏佳處，雖稍有氣魄而麤疎太甚。其生平於古人文法亦甚留心，而所作往往軼於軌度；又或摹倣成拙，轉多可笑。詩稍勝於文，苦無作意。而程魚門姚姬傳輩極推之，姬傳稱之尤力。其爲作傳有云：康熙間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

苞何足道哉！邑子劉君者乃今之韓歐也，云云。又爲之作八十壽序，中亦舉此事爲言；且舉周書昌語，謂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夫望谿雖稍散弱，不及震川，而氣澹神淸，粹然有味，自深得於歐曾者，豈海峰所可望耶，姚氏壽序中又云：黃舒之間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儁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臂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耶？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云云，其推崇可謂至矣，豈果天下之公言乎？姬傳爲人，不至以鄉曲之故阿好如此，蓋其性習相近，遂致此蔽耳。傳中有云：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峯，查侍郎愼行，查侍郎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爲文力，不如專爲文。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初白官止編修，爲侍郎者其弟嗣庭，以作維止錄伏法者也，姬傳殆承望溪不看雜書之弊，故道眼前事，往往有錯誤者。此事援鶉堂筆記亦載之，而隨園詩話作劉公㦸語。簡齋固多妄說，然其敍此事，謂望谿先謁汪鈍翁，鈍翁斥之；復謁王阮亭，阮亭亦不之譽；乃謁公㦸云云，則較有本末，或足爲據。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二月初六日

茨邨詠史新樂府　淸胡介祉著

閱茨邨詠史新樂府上下二卷，山陰胡介祉著。介祉字存仁，號循齋，禮部尚書銜祕書院學士兆龍之子。康熙間官湖北僉事道。樂府共六十首，皆詠明季事，起於信王至，紀莊烈帝之入立也，終於鍾山樹，紀國朝之防護明陵也。每首各有小序，注其本末，時明史尙未成，故自謂就傳聞逸事，取其有關治亂得失者譜之。今其事既多衆著，詩尤重滯不足觀。惟阜城死下注云：忠賢生前作壽藏，壯麗侔陵寢。國變後，名下奄猶葬

其衣冠，今在碧雲寺。浣衣局下注云：客氏每歸私第，大學士沈漼與有私，人皆指爲嬉相。故客氏歸，歸未旬日，忠賢必矯旨召入。客氏亦不知書，而強記尤勝忠賢。忠賢用輕紅紗繡花鳥作大幔，恆與客氏密語其中。夜宴畢，閱廷臣章奏，細商責處當否，移時方就寢。客氏憚張后嚴明，謗以蜚語，謂海寇孫官哥所生，非張氏出。且揚言欲修築安樂堂，行廢后故事，又將遣名下宮人潛往河南，訪后家世。后聞之窘甚。適客氏歸私第，其母勸以危言乃止。又言張裕妃之被譖以死，由於過期不育。客氏常令美女數輩，各持梳具環侍，欲拭鬢則挹諸女口中津用之，言此方傳自嶺南祁異人，名曰羣仙液，令人至老無白髮。劉狀元下注云：故事內閣擬策問二條，御筆點用其一，匙所竄改。崇禎甲戌殿試問知人安民，帝親灑宸翰，更其大半。時諸進士率關通內閣，先得題旨，制策皆宿構。及茲入對，倉皇裁答，多不合旨。惟杞縣劉理順素硜硜自守，無所揣摩，至是條對特詳切。及讀卷官循故事硃圈進呈十六卷，劉不與。上閱進呈者不當意，命再呈十二卷，劉在其中。帝覽而善之，遂拔置第一，輿情未厭也。後甲申之變，劉竟闔門殉節。三罪輔下注云：薛國觀賜死，在廷申救，帝出其二揭。一請廢翰林院，一請更監視內臣冠服如朝士，時始知其奸諂。以國觀與周延儒溫體仁爲三罪輔。迎太后下注云：福王太后諭選中宮，使奄人田成選淑女於杭州，太后親命之，其言甚褻，致來物議。或言不早立中宮而選擇民間不已者，太后之故也。假皇后下注云：或言馬士英爲鳳督時，有首告居民藏王印者，取觀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負博者持以質錢。士英物色之，以爲眞福王也。國變後，遂推戴以邀援立功，天下皆以爲眞福王矣。數事皆他書所罕見。餘如復社行之極言社人之恣横，新女子之極言思陵之寡欲，東陽恨之極言許都之宛憤，懿安后之極言張后之嚴正，京營弊之極言戎政之積壞，內帑疑之力白莊烈之無餘藏，衣

冠辱之備寫諸臣迎降之狀，睢陽變之詳敍高傑被害之事，亦皆有裨史事。至極稱楊武陵之才，爲崇禎朝第一任事相，而廷臣以門戶故掣其肘；極稱毛文龍之功，以袁崇煥誅之爲寃；又謂文龍日以幣物致津要，華亭陳繼儒布衣負重名，方游輦下，獨不見及，銜之，遂搆之於錢相國龍錫；皆非事實。其以太監王之心爲殉節，以搆殺薛國觀爲出於曹化淳，以童氏爲福王藩邸繼妃，以周鑣爲南戶部主事；亦不免小誤。稱莊烈爲懷宗，亦非是。書爲諸暨郭雲也石種花莊刻本，前有宿松朱書字綠序，後附錄李驎書懿安皇后事一首，賀宿紀聞一首，皆力辨懿安死節爲舊宮監王永壽所目覩，並無亂後流落事。驎又據寶應陶徵故宮詞，力斥許承欽言烈皇盜嫂之誣。言承欽爲湖廣漢陽人，崇禎丁丑進士，官戶部主事。國變後，居揚之泰州。嘗大會賓客，言烈皇宮中穢事，絕誣妄。後見陶徵舟車集中有故宮詞云：慈甯宮禁老莓苔，元日鸞傳法從來，上下隔簾遙拜畢，六龍飛輅一時回。自注：故宮人左氏遭亂，流落爲民間澣衣婦，年今五十餘矣。嘗言懿安皇后居慈甯宮，元旦烈皇朝后，后必答兩拜，重簾邃密，不相見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三月初七日

芝庭先生集　清彭啓豐撰

閱彭尚書啓豐芝庭先生集。其詩庸率不足觀，文亦平弱，而冲和有自得之致。其碑誌傳狀之作頗夥，多有關文獻，而文體亦潔。如明巡按山東御史宋忠烈公祠堂碑、忠烈名學朱，國朝大學士文恪公德宜之父，忠烈死濟南之難，明史附張秉文傳，言其死節，而諸家野史，皆言不知所終，或言其降附。欽定勝朝殉節諸臣傳，乃列之通謚第一等。明周忠介公祠堂碑、惠定宇傳、教諭韋君傳、教諭名前謨，字儀喆，蕪湖人，子謙恒，一甲第三人，官編修，通經學。左都督洪公名起元，應山人。神道碑、史文靖公神道碑、浙江平陽鎮總兵官朱忠壯公天貴墓志銘、左都御史沈端恪公墓志銘、雲南巡撫甘

公名國璧，漢軍人，雲貴總督忠果公文焜之子。墓志銘、湖南巡撫馮公名光裕，代州人。墓志銘、左副都御史趙公名大鯨，字横山，仁和人。墓志銘、寧紹台道葉君名士寬，字映庭，長州人。墓志銘、浙江海防道莊君名柱，字書石，武進人，方耕先生之父。墓志銘、左副都御史雷公鋐墓志銘、禮部尚書沈文慤公墓志銘、禮部左侍郎胡公煦，時尚未賜謚。墓志銘、大學士陳文恭公墓志銘、戶部右侍郎蔣公名炳，字曉滄，陽湖人。墓志銘、蒲城縣知縣顧君名樾，字肇聲，元和人。滄州知州徐君名字作，建寧人。隴州知州鄭君名大綸，如皋人。贈文林郎昭文縣知縣康君名惇，興縣人。兩廣總督基田之父，時總督尙官通判。雲南馬龍州知州吳君名三復，吳人。等墓志銘，皆立言醇雅，序次不蔓。奉直大夫汪君名士榮。贈通議大夫袁君名志鑣，皆蘇人。兩志，言鄉里善人之狀。右贊善錢君名本誠，字肯伊，太倉人。志銘，敘交舊之誼，皆簡質有味，極似歐曾，錢誌銘辭，尤警絕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二月初一日

鮚埼亭集、外編　清全祖望撰

夜閱鮚埼亭集第四十二三兩卷，皆論史帖子。謝山最精史學，於南宋殘明，尤爲貫串。閥閱之世次，學問之源流，往往於湮沒幽翳中，搜尋宗緒，極力表章，眞不媿內譜之目。其論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及吳農祥嘯臺集邵念魯思復堂集，頗極詆諆。與紹守杜君札力辨王遂東之非死節，而極稱余尙書，自是鄉里公論。杜守名甲，嘗刻傳芳錄，於有明越中忠臣，皆繪像係贊，而有遂東，無武貞，蓋未以謝山之言爲信也。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十月十九日

閱全謝山鮚埼亭詩集，共十卷，詩八百三十六首，道光十四年慈谿鄭爾齡據董小鈍校本及二老閣諸本

付刻。先生詩爲餘事，而當日與杭堇浦厲樊榭趙谷林意林馬嶰谷等唱和極多，頗以此得名，亦頗以此自負。其詩學山谷而不甚工，古詩音節未諧，尤多趁韻，然直抒胸肊，語皆有物。其題目小注，多關掌故，於南宋殘明事，搜尋幽佚，尤足以廣見聞。五七律頗有老成之作，暇當最錄，以見其凡。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三月十五日

閱鮚埼亭集外編。全氏服膺宋儒，而覃精攷據文獻之學，蓋承其鄉厚齋王氏嫡傳，於漢注唐疏，擘穴極深。如漢經師論、前漢經師從祀議、唐經師從祀議、尊經閣祀典議、原緯諸篇，皆極有功于經學，漢經師論尤爲諸儒干城。而荆公周禮新義題詞陳用之論語解序王昭禹周禮詳解跋等篇，謂荆公解經，最有孔鄭諸公家法，因力欲存王氏一家之學。其禮記輯注序跋衞櫟齋禮記集說，深慨于陳匯澤之陋學，而以衞氏之書不列學官爲惜。跋夏柯山尚書解，極以明代專用蔡傳爲非。讀吳艸廬儀禮纂言，謂艸廬此書，本于朱子，然四十九篇流傳既久，不宜擅爲割裂顛倒。諸所論列，其于古學，眞能篤信謹守者矣。其左氏論說一篇，卓識通議，遠出顧震滄春秋謚法攷之上。集中餘文辨正名物剏通大義者尙多。至另刻讀易別錄一書，剖析精嚴，尤易義之槖鑰。余輯國朝儒林小志，惟載漢學名家，雖姚惜抱程綿莊程魚門翁覃谿諸公自名古學者，皆不列入，而獨取先生，固不僅以經史問答一書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二月初六日

終日閱鮚埼亭外集。予嘗謂國朝人著作，若全氏鮚埼亭集錢氏潛研堂集，皆兼包百家，令人探索不盡。次則朱氏曝書亭集杭氏道古堂集，亦儒林之鉅觀，正不得以鴻詞之學少之。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四月十二日

閱結埼亭外集，補訂數事。一跋崇禎十六誤作十七。年進士題名錄中會稽余增遠，誤稱其若水之號。山陰金廷詔，誤作廷詔。又是科有山陰李安世、餘姚李安世，亦未分析。一讀使臣碧血錄，言冥報事，尙有熊廷弼吳裕中之殺丁紹軾熊見三垣筆記，吳見南雷文約。顏佩韋等五人之殺毛一鷺見剝復錄。雷演祚之殺阮大鋮見南略諸書。一讀幸存錄言夏文忠官考功郎，不當稱小宰；其時小宰爲呂公大器。不知明人稱吏侍曰少宰，不曰小宰，其稱吏部郎曰小宰，猶唐人之稱小天。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二月二十八日

終日閱結埼亭外集。予最喜國朝朱毛全錢四家文集，所學綜博，纂討不窮。謝山尤關鄉邦文獻，其文多言忠義，讀之激發，自十八九歲時即觀之忘倦。平生坎坷，一無樹立，惟風節二字，差不頹靡，誠得力於後漢書及劉蕺山集謝山此集耳。其疾惡過嚴，避俗過甚，則於諸書受病亦不小也。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八月二十七日

全謝山謂蔡中郎書熹平石經，未及寫詩，至魏正始中乃補立毛詩魯詩，此特以章懷注引洛陽記止有尙書周易公羊論語禮記以符五經之數。然蔡邕本傳明言六經，不應無詩，是謂魏時所立，已屬無據。至洪氏隸釋所載詩經文，皆是魯詩，其間有齊韓字，蓋兼載二家異同之說，本未嘗有毛詩。全氏因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下注云，梁有毛詩三卷亡，遂謂石經魯毛並列，亦恐未確。

八月二十八日

閱鮚埼亭集外編。其水經漸江篇跋云：此篇錯簡舛出，故不可讀。漸江固至錢唐而止，然其江浦則由靈隱而阼湖，而臨平，而禦兒，而柴辟，而及於東岸之固陵，而查瀆；其自西陵湖而下始系之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而後由永興以入越，由是而山陰，而會稽，則了然矣。又云：漸江西入之道得柳浦而曉然；若無水何以有浦？又何以有埭？又何以有橋？既有之，則知其與臨平湖水合，由臨平而達禦兒之柴辟，江水亦合谷水，而下至於柴辟，渾濤東注，以趨固陵，是江水至禦兒已與浙江合。案水經注此篇敍浙江又東合臨平湖，又逕會稽山陰縣，又東北逕重山西下。重山卽種山，今之臥龍山。復云：浙江又東逕禦兒鄉，又東逕柴辟南，又逕固陵城北，又東逕柤塘，又逕永興縣北，縣在會稽東北百二十里，故餘暨縣也。禦兒者，今石門縣也；柴辟者，今海鹽縣地也；固陵今西興；永興今蕭山縣也。江水既至今紹興府治之臥龍山，而復至石門嘉興，且云東逕，其爲錯簡無疑。戴東原氏據歸熙甫本，移浙江又逕固陵柤塘一段於東合臨平湖之下，又逕會稽山陰縣之上。然下云逕重山西下，又東逕禦兒柴辟，又逕永興，則仍東西顚倒；且將固陵永興離析，尤爲非是。謝山仍依原本誤文爲說，而欲移又逕會稽山陰縣至東北逕重山西一大段於逕永興縣以下，其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二語，本屬之臨平湖下者乃移之西陵湖下。而西陵湖者，酈氏云：湖水上承妖皋溪，而下注浙江，亦謂之西城湖，蓋卽今之臨浦，六朝所謂漁浦也。柤塘卽查瀆，亦曰查浦，蓋卽今之龕山。以三國志孫靜傳、宋書孔覬等傳證之，可知毛大可杭志三詰三誤辨謂查浦蕭山地在峽旁者，是也。毛氏又謂浙江兩岸東西相對，有三渡，上折從富春江來，一入錢唐界，而兩岸有定山爲錢唐地，東岸有漁浦爲蕭山地，夾江而峙；其在中渡，則錢唐西岸名柳浦，蕭山東岸名西陵，亦夾江而峙；其下折則在錢唐海寧之界，東南岸蕭山

有回浦，西北岸海寧有鹽官渡，亦夾江而峙；皆據宋書孔覬顧琛吳喜諸傳、齊書沈文季傳爲說、自倘河通。惟以回浦爲卽漢志東部都尉治之回浦，則大謬矣。宋齊時之回浦乃江口小渡，地名偶同耳。謝山意以柳浦當今之閘家堰，謂漸江由富陽經今六和塔下，由靈隱會武林水，逕臨平會臨平湖水，逕石門合浙江，然後由海鹽澉浦逕海寧以東，注蕭山之西興。然酈注此篇錯亂甚多，終不能諟正也。今人汪士鐸譔南北史補志，以禦兒柴辟盡入之山陰縣下，蓋爲酈注錯簡所誤。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十二月初三日

閱鮚埼亭集外編。其釋奧一篇殊爲紕繆，謂古有奧神，故禮器云：燔柴於奧，鄭注奧當爲爨者非。不知五經異義引大戴記禮器本作竈（見御覽禮儀部），故鄭又云或作竈也。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正月二十三日

閱鮚埼亭集外編。此書終身閱之，探索不盡；然其經學自不逮史學也。

正月二十五日

寶綸堂集　淸齊召南撰

夜閱齊息園寶綸堂集，共八卷，皆雜文之屬。雖未成家，然頗有氣魄，浩浩落落，隨筆湧出，與並時杭大宗相伯仲；其學術亦相同，道古較稍精密耳。集中輪進經史劄子十篇，無錫秦瀛謂極似眞西山大學衍義文字，可爲確評。進呈尙書左傳公穀禮記漢書考證諸序，篇篇可傳。外藩蒙古五十一旗序，提綱挈領，部居晝然。駁山東巡撫請更孔子誕日議，駁升任副都御史陳請更祀啓聖王元配施氏議、再駁方苞請祀施氏議，皆

其官禮部侍郎時所作。孔子生日，亦從原議據穀梁十月庚子，爲今八月廿一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春秋經有明文。則十月庚子爲廿一日之確據。公羊作十一月庚子，齊氏謂傳寫之誤。按陸氏釋文公羊音義，子庚子孔子生下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則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是公羊本與穀梁同，今爲誤本也。而以今作八月廿七日爲非。又以史記作襄公二十二年爲誤，特謂舊典遵行已久，未可輕改耳。啓聖王元配駁家語施氏生九女無子之說，謂史記並無其文。家語出王肅僞造，不足據。又斥方望溪據史記索隱及祖庭廣記之非，皆有卓識。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九月十七日

學福齋集　清沈大成撰

閱學福齋集，華亭諸生沈大成字學子號沃田所著。凡文集二十卷：卷一爲論說解及與人書，卷二至卷七皆經史子集序，卷八爲贈人序，卷九爲壽序，卷十卷十一爲記，卷十二爲辭銘贊偈，卷十三爲書後文，卷十四爲題跋，卷十五爲碑表，卷十六爲誌銘，卷十七十八十九爲傳文，卷二十爲祭文哀詞雜著之屬。前有惠氏棟江鶴亭春詩文合集序兩首，任氏大椿、程氏晉芳、戴氏震、張氏鳳孫文集序四首。凡詩集三十七卷：卷一曰策衞詩鈔，卷二曰修門詩鈔，卷三至卷八曰嗽荔詩鈔，卷九曰西泠詩鈔浣江詩鈔蓺蘭詩鈔，卷十卷十一曰近游詩鈔，卷十二至卷十八曰百一詩鈔，卷十九至卷三十皆曰竹西詩鈔，而卷首冠以花朝月夕二賦。前有杭氏世駿序一首。乾隆間吳中三布衣名最重，惠棟松崖、李果客山及先生也。惠精于經學而不爲詞章，李工于詞章而不究經學，兼之者先生而已。松崖經學，自非先生所能及，然汪大經作先生行狀，沃田父喬堂，以貢生援例授六合教諭，世宗時引見，奏對稱旨，擢直隸州知州，旣改注知縣，選授天津青縣，以爭減水河役忤巡道，自縊死。言其所校十三經

史漢諸子說文以及梅氏曆算諸書，無不精密。先生集中釋悲文，亦云手校書萬卷，而與松崖東原兩君交。又松崖爲作集序，言生爲古學，求一殫見洽聞同志相賞者，四十年未覯一人，最後得吾友沈君，大喜過望。又云：沈君與余，不啻重規疊矩，其學邃于經史，又旁通九宮納甲天文樂律九章諸術，故搜擇融洽而無所不貫。東原之序云：先生之學，於漢經師授受欲絕未絕之傳，知之獨深。又云：先生于古人小學故訓，研究靡遺。則其學之大略，已可知矣。其文淸雅簡秀，意味油然，而論經謹守漢儒，論文必本說文，論算術痛闢西法。釋道岐黃，皆所綜究，雖所傳止是，而宏儒梗概，固悉具也。其前蘇州府知府童公傳，爲吾鄉心樸太守作，所述政績甚備，可以入郡邑志傳。略最于此云：公諱華，字心樸，浙之會稽人。年十六，爲博士弟子，數試南北闈不利。素爲高安朱文端公所知。雍正元年，文端爲主司，亦報罷。喟然曰，吾之不能以科名進，命矣！遂入貲，輸橐駝阿爾泰軍營，以知縣用，年四十九矣。會纂修律例，文端以其名上，令再芟削，原書四十冊，芟存十六，保任引見，命往直隸查賑，怡賢親王器之。補平山縣，至即開倉出粟七千石貸民。旋擢眞定府，權按察使，戶部議以私借倉穀例免官，奉特旨仍居職。丁未，怡賢親王奏理京南局水田營田，先後得田三百五十頃，移知蘇州府，務休養生息，有古循吏風，而發奸摘伏如神。越三年引見，命往陝西。經略鄂公檄辦九家窰屯政，穿直渠，溉屯田四千餘頃，民即屯所起祠。旋署肅州府，治如在蘇時。次年病免，而甘撫某誣劾之。乾隆元年，甘撫罷，起知福州，改漳州。福撫某嗛其抗直，甫越載，即中以事，失官還家，是冬遂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請田太湖濱議一卷，橐駝經一卷，九家窰屯工記一卷，銅政條議一卷，長岐紀聞一卷，忠臣傳六卷，詩文樂府九卷，藏于家。其歸蘇州時，吳人稱之曰况公再世云。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廿五日

閱學福齋集。沃田文旣冲夷，詩亦淸婉，高者逼中唐，次亦不失宋人風格。其古詩亦有老成可取者。蓋所爲詩文，皆未嘗刻意求工，故于文之義法，詩之標格，俱有未逮，而紆餘曲暢，棲託淸和，自是儒者之言，非專門名家比也。生平最相引重者，浙江布政使前廣東巡撫重慶王樓山 恕，福建巡撫常州潘敏惠 思榘，常依其幕府。交遊最摯者，惠戴而外，則程緜莊陳和叔許竹素黃莘田程魚門，次則吾鄉傅玉笥及杭大宗程易田丁龍泓王轂原汪康古王蘭泉諸公，想見一時人材之盛。而資其游息者，則江橙里鶴亭兄弟也。沃田少師黃唐堂，與秦樹峯尙書陳和叔有三俊之目，見其哭和叔詩中。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廿七日

閱沈沃田學福齋集，其文淸和婉約，持論有本，不媿儒者之言。

同治庚午(一八七〇)七月十七日

梅崖居士集、外集　淸朱仕琇撰

朱梅崖外集，文氣醇樸，而法散語枝，殊有南宋迂宂之習，然立意不苟，固粹然有道言也。大凡得盛名者，其所作必有獨到處，不可輕議，而張皇幽渺其辭，刻彫藻繪其字，雖所詣極工，所謂可驚四筵，不可適獨坐者，如吾鄉龔定盦胡石笥是也。乃近有妄人，未通當世聲律之文，而離上析下，顚倒句讀，彪魌爲形，蠅蛙爲聲，勦別字以爲博，貤繆文以爲奇，而哆然嚇于衆曰：自有浙江，惟有定盦，聖人也；次則雲持也，其自居蓋在龔胡間矣。字畫獰惡，逼眞其文，又曰：是北朝古法，非二王家法也。然捧麴齲笑者，惟晞輿化鄭燮以步

青藤，而描畫不成，醜怪百出。其論詩曰：宋以後無詩，近之金壽門，非唐人所及也。其狂愚率類此。客有傳其警語者云，樹吹客去風加意，山爲我來雲掩羞，是且不足爲壽門輿皂矣。余以其人向師越峴觀察者也，越峴古文得之新城，固出于梅崖者，因牽連書之。以告鄉之後生，無汚此習。梅崖高弟爲新城魯山木，山木傳陳碩士，而越峴由碩士及宣城梅伯言以私淑桐城者。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二月初七日

閱梅崖集。其文卑冗，全不識古文義法，而高自標置，甚爲可厭。究其所得，特村學究之稍習古文者耳。余在家時，粗閱一過，意便輕之。迨入都，則士大夫多有稱之者。嗣見其外集，文雖冗曼而頗得淳實之氣，又疑向時閱之不盡。兩日來悉心披誦，則筆弱語陋，疵累百出。惲子居嘗謂梅崖于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崖所得視望溪益庳隘。然庳隘二字，實未盡梅崖之病，其去望溪，蓋不可道里計也。余雅不喜菲薄前人，而勢有不得不言者，今日因舉其集中尤荒謬之文，用筆批勒之，以詔來學，毋使村野驅烏人孟浪言古文字！

四月初二日

戴氏遺書　清戴震著

閱翁批戴氏遺書，惟文集及毛鄭詩考證詩經補注兩種，所批皆大字塗乙，盡言痛詆，其中未嘗記姓名及圖章，而觀其所言與其字跡，眞覃谿也。覃谿金石之外，絕不知學，凌仲子最爲受知高弟，而校禮堂集中，未嘗一引其說。閩人何郊海，亦其高足，而跋經義考補正，縷舉其失，謂覃谿譜錄之學，當推我朝第一，而說經

非其所長。陳恭甫左海文集中，有答覃谿書，力詰其所訂阮氏說文校勘記、段氏周禮漢讀考之謬。今觀此書所評，或詆其文理不通，或詆其好造異說，蓋東原文辭簡質，多非覃谿習於文從字順者所能解。而覃谿又並注疏未嘗細讀，爾雅說文之義，尤所不知，遂疑他人爲造作。如所譏深則厲，戴氏引說文及水經注證厲爲榴，此確不可易者。而以爲無往不造，可以知其妄庸矣。中有云：考訂是極要之事，何爲蔣心畬忽起而斥考訂之弊，實皆此一種人有以激成之；又有云：渠向日罵蘀石，吾欲集同好至翰林公所聲其罪，同人勸解乃已。夫心餘蘀石，皆一小家詩人耳，蔣尤不知學，而覃谿暱之以爲助。覃谿佞於佛，此殆得婆羅門是我慢人之教而加厲者歟？惟評其論性諸篇，謂立意在駁朱子性卽理也，常聞其口說縷縷矣，其實無所見；又云不過不甘以考訂自居，欲顯其進窺聖道耳，到底一字講不出；又云此等文字頗與惠定宇易述後幅亦性相似，實皆與經義無涉；則東原此等文，固不免支離。蓋戴氏師江氏，而江氏之學由性理以通訓詁，戴氏之學則由訓詁以究性理。江氏語言頗有迂冗之病，戴氏亦覺稍晦，不若後來凌氏阮氏言性言仁之洞徹本原。而惠氏筆舌亦絀，其所發揮，往往枝梧，不如王錢諸公。至覃谿譏其如雜劇內裝出一帶眼鏡之塾師粧作儒者模樣，則覃谿之自爲寫照矣。其稍可取者，天保詩羣黎百姓，戴氏引韋昭國語注百姓卽百官，謂凡經傳言百姓皆此義。覃谿引易百姓用而不知、百姓與能，孟子誠有百姓者、百姓親睦等語以駁之，差爲近理。然戴氏說本毛傳，於天保詩本文之義，自從百官解爲長。六經文字無複疊者，此詩羣黎百姓，偏爲爾德，猶堯典所稱百姓昭明，黎民於變也。覃谿評此條云有心尋鬧無怪蘀石罵之。予按王述菴蒲褐山房詩話，有曰朱竹君極推東原經學，而蘀石頗有違言。每聚語及此，蘀石輒面熱頸發赤，齗齗不休。蓋蘀石於經學，僅勝袁子才

輩一等，而與同時程魚門覃谿輩，固同調也。書中大批橫抹，行間幾滿，相其書字，可知其無儒者氣象耳。

乾嘉以後，爲漢學者，固多流蔽，無論阮氏詁經精舍及學海堂中諸子，不免依附勦襲；卽如常州之臧氏鏞堂、莊氏述祖，徽州之程氏瑤田、汪氏嬰萊、俞氏正燮，雖涂徑各別，皆博而失之瑣，密而失之晦也，亦非吾之所取也。毛氏之易，劉氏之公羊，所謂道其所道者也，尤吾所不知也。而毛氏說雖粃，要亦自博考深思而得，終異於鄉壁虛造者；劉氏又不過漢儒家法之偏，此吾前所云爲漢學者其蔽亦非力學不能至也。

嗚呼！漢人傳經，時主所好，專門授受，多致通顯，上爲帝師，次典祕籍。故或賄改夫漆書，或爭論於講殿，桓榮以車馬誇稽古，夏侯以青紫誘明經，士風景從，猶非無故。下至宋之談禮，宗廟以爲號；明之講學，朝廷畏其黨，習俗之靡，尙緣勢利。若我朝諸儒之爲漢學也，則違忤時好，見棄衆議，學校不以是爲講，科第不以是爲取。其初開國草昧，樸學椎輪，則亭林以遺民終，潛邱以布衣死。西河竹垞，老籍詞賦，暫陪承明，旋卽廢退。東樵獻書，仍淪草莽；玉林著述，不出里閈。吳江二長，朱長孺陳長發。鄞江二萬，青衿飾終，黃馘就木。而淵源宋儒者，二曲布衣，關中講學，親屈萬乘，寵以大儒。潛庵松陽，互標朱陸，生爲羽儀，歿邀俎豆。安溪以其政事，緣飾儒風，揣摩當宁，宗尙紫陽，位極鼎台，久枋國政。江陰高安，相爲提挈；榕城繼席，名位益隆。望谿起於俘囚，久居講幄；漳浦擢自閒廢，遂爲帝師。此則漢宋相形，遭遇勝負，已可知矣。高宗盛時，首辟經學，薦書兩上，鶴車四出。然得官者五人：顧陳吳梁，僅拜虛秩；當塗入館，更以年例。而諸公亦皆學參漢宋，未號專家。當時海內宗師，松厓一老，徽輿未上，壇席已除。都講弟子，仲林艮庭，槁項卒世。黎

源江君，學究天人，東南兩星，輿惠相望，沈淪胄序，終晦少微。高弟戴金，最爲首出。檠齋得膺上弟，旋復杜門；東原晚際昌時，公車入省校書，恩例超授翰林，天不憖年，終於吉士。至於開四庫，求遺書，尤國朝儒林之一大際會也。笥河發其議，曉嵐總其功，東原旣以茲通籍，南江復由此升庸。然兩君以外，寂無徵焉。竹汀西莊，清華通貴，而一謫九列，一終少端，皆盛年挂冠，著書林下，淡泊之操，鼎峙抱經。而歙有輔之，岱有衆仲，詞臣五隱，咸暢醇風，盡瘁簡編，何關人事？其繼掇巍科者，淵如北江，一沈俗吏，一爲戍兵，雖踐金門，終飽蟫橐。吾鄉瑤圃邵氏，左官投劾，聲華尤闇。石渠以名臣之子，早著才稱，而詞曹不終，豸冠終斥。芝田頤谷，未久西臺；而懋堂珍藝十蘭二谷，桂未谷武虛谷。以俗吏終矣；次仲端臨易田階平，以教官終矣；溉序小雅孝臣，以進士終矣。雕菰辰叔以舉人，容甫可庵鄭堂璞園，且以諸生終矣。笥河於乾嘉儒術爲首功，而微罪貶秩，一蹶不正。其弟文正公，頗持宋學，遂躋三公。其最以儒學顯用於時，河間儀徵兩文達耳。而河間畢生書館，勤於其職，及拜協揆，逾旬而殉；儀徵歷官使相，未嘗一日當國，皆不能剡揚素風，汲引同類。稍得志者惟嘉慶己未一科，儀徵主試，大興聽從，幸逢翽翽，多班玉筍，論者謂此科得人，逾於乾隆鴻博。然惟龍首姚公探花王公文僖文簡皆長春官，其餘則恭甫一列詞垣，告歸不出；蘭皐戶部，十年不遷；皐聞始列庶常，幾于廢黜；周生沈於兵曹，春橋胡氏秉虔。沒於郡佐。山尊稍以詞章，得躋侍從，終亦不振。嗣是而降，大雅云亡。蘭坡墨莊，稍爲後出，並躋館職，未結主知，一退老於名山，一積勞於閩海。武進二申，李申耆劉申甫。心壺竹村，各述所傳，位不稱學。他若匪石澗薲簡莊拜經曉樓碩父之終身蓆帽，連惓牖下者，更如書中蠹魚，聽其自生自滅而已。卽以吾浙言之，仁和諸趙，德清諸徐，臨海諸洪，談經之窟也。鹿泉致位八坐，帖括所

傳，或在人口；而谷林寬夫心田筠軒諸先生，今猶有知其姓氏者耶！嘉興之李，次白氏貽德。仁和之二梁，諫庵氏玉繩，夬庵氏履繩。蕭山之王，穀塍氏宗炎。之徐，北溟氏鯤。之汪，蘇潭氏繼培。上虞之王，汾泉氏煦。歸安之嚴，鐵橋氏可均，鷗盟氏杰。仁和之翟，晴川氏灝。之孫，雨人氏同元。臨海之金，誠園氏鶚。此皆著述之卓然者，而鄉評校議尙及其人耶！尤可異者，蕭山王氏紹蘭，位望通顯，罷官之後，所作滿家，訓義邃精，幾頡惠戴，而越人僅貴之爲中丞，未嘗尊之爲學者。嗚呼，由斯以觀，諸君子之抱殘守闕，齗齗緗素，不爲利疚，不爲勢詘，是眞先聖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夫豈操戈樹幟，挾策踞座，號召門徒，鼓動聲氣，呶呶陸王之異辭，津津程朱之棄唾者所可同年語哉！予質鈍健忘，又處窮阨，馬鄭之學，棼無端緒；漢唐之訓，浩無津涯。少時所習科舉講章之業，尙於宋儒爲近；諸家語錄，其文淺俚，又便記誦。近日朝局，頗興宋學，倭公作相，李公掌憲，以性理導沖人，以道學議密政；又新召山東臬司吳公爲大理卿，皆服膺洛閩，踐履篤實。明詔諄諄，時以格致誠正之旨教迪天下。以予之粗有文章，使承望風旨，附會儒言，旣非難事，且可以徼名公卿，覬幸登薦。而去冬粵東舉人桂君文燦進所著書，專求漢詁，有詔訓厲以宜爲有用之學，雖留其書而斥其人。前鑒旣彰，迷途可復，乃猶質衣買考索之書，傭食讀蟲魚之字，其亦顏尉之違三好，韓子之致五窮者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二十四日

戴東原集　清戴震撰

閱戴氏東原集。此金壇段氏所刻，共十二卷，後附戴氏年譜及校刊札記。戴氏音韻考據之學，固爲卓絕，而不肯以此自居，謂窮極性命之理，其最切要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又謂文最忌蹔，故所作務爲拙古，

以自比于周漢之儒。然義理固由攷證而出，戴氏之學，訓詁名物地理三者爲最。其言陰陽性命，則去董江都等尙隔數層。所作原善三篇，綴集經子之言，而又欲自明所得，支離漫衍，按之皆糟粕耳，其中略無眞際，而徒貌爲高古，以自附于垂世立教。其法象篇書孟子言性後等作皆是類也。嘗爲陸稼書之學辨三篇，戴氏之原善三篇，一以闢陸王，一以正程朱，皆自謂功不在禹下，而適所以自發其覆。稼書于學本無所見，其逞肊罵人，自張其門戶可矣，此辨出而枵然盡露，不特學術之誠僞無所發明，幷陽明之是非亦茫然莫辨，而但坐以亡國之罪。然則礦稅之使，閹孽之黨，以及崇禎時誤國之溫體仁陳演熊文燦丁啓睿，皆陽明之徒耶？將魯之亡，由洙泗之齗齗，是何異癡人之說夢也？戴氏于學，實有所得，而必高自位置以自欺而欺人，亦所謂好爲其拙也。至文章之學，非有夙分而專精其業，亦不能工。戴氏譏司馬子長班孟堅皆藝而非道，而其所自爲，僅僅通文句耳。藝固不工，道亦未至。若謂文必去整，尤是瞽言。經生之文，自有注疏家法，不計工拙可也，乃必自居于本末兼賅，而旣欲明自漢以來未聞之道，又欲掃盡自漢以來一切之文，則志大而近于妄矣。其代冀寧道山陰徐飛山浩所譔夏履橋義莊記，可以采入山陰縣志。

段氏年輩與戴相若，而先戴舉于鄉，入都後始相見，時戴尙爲諸生，段之學亦已卓然成就，而委摯師事，終身北面。戴歿後，寶其遺書，事必盡力，服習師說，沒齒不衰，猶有漢儒之風，可謂眞師弟也。竝時若姚姬傳程魚門，亦嘗稱弟子于戴，而身後輒有違言，魚門至肆詈其無子，以爲攻宋儒之報。蓋二人實瞢于學，當日亦未深知戴之得失，徒以名盛而推附之，故致其師稱而卒亦不果，戴氏有辭姬傳稱師書，見文集。以視段氏之分量，相去固甚遠矣。

戴氏以二十二歲成策算，二十三歲成六書論，二十四歲成攷工記圖注，二十五歲成轉語二十章，言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譜之，謂與爾雅方言釋名相輔而行，俾疑于義者以聲求之，疑于聲者以譜求之，段氏謂此于聲音求訓詁之書也。其書未見。二十六七歲成爾雅文字攷，此書段氏言在蘇州吳慈鶴家，未刊。而廿九歲始補休甯縣學生，四十歲舉于鄉，五十一歲始以紀文達裘文達兩公言，于文襄薦之，特召入四庫館充纂修。五十三歲，會試不第，特命一體殿試，列三甲，授庶吉士。五十五歲卒，時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五月也。在館四年，校定書十五種，大戴禮、水經注、儀禮集釋、儀禮釋宮、方言、周髀算經、張邱建夏侯陽海島五曹算經、五經算術、孫子算經、儀禮釋誤、蒙齋中庸講議、項氏家說。皆鉤纂精密，至于目昏足痿，積勞致疾而歿。高宗深契其學，特畀館選。而同時錢蘀石翁覃谿輩尚力詆之，覃谿至欲逐之出館，蓋以其進士翰林，非由八股，而世之以庸濫惡札取巍科高甲者，眯目入館，塗改金銀，不二十年坐致台輔，賢愚安之，以爲固然。明之文衡山年老召入供奉，得一待詔，而同時姚楊兩狀元，謂翰苑中豈容畫史，迫逐之去。清康熙間鴻博之舉，髦碩輩登，而當時有野翰林之目，致所謂三布衣者，皆不安其官，竹垞且得譴而去。習俗移人，難曉如此。直至今日，桐城謬種，尙以邵二雲周書倉及戴氏三君之入館爲壞風氣，變學術，人無人心，亦可畏哉！戴段兩君，鄉舉房官，皆爲金匱縣知縣韓錫胙，字介屏，吾浙之青田人，亦科名佳話也。江氏戴氏謂元與魂痕當依三百篇析爲二，殷韵當從唐人與眞同用，上選拯韵去聲證韵當分出獨用，無錫秦文恭韙其說，奏請刊正韵書，薦錢氏大昕及戴氏任其事。高宗以相沿已久，未允其請，時爲乾隆廿八年癸未。見段氏所載戴氏年譜。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六月二十一日

午坐南窗負暄，點讀戴東原文集。東原之文，醇質簡古，不肯爲一偶句。其意欲追周秦而上之，而於西漢董江都、東漢鄭司農爲近。其答彭允初書，辯程朱陸王之學甚詳，與所著原善三篇，及讀易繫辭論性讀孟子論性孟子字義疏證序諸篇，互相證明，發揮性命理欲之恉，極爲透徹，然亦太辭費矣。余以爲此等皆汪容甫所謂宋以後愚誣之學，實不足辯者也。其與是仲明論學書，謂誦堯典數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則齟齬失讀；誦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此則令人讀之，隆冬冱寒，汗流浹背，學者所當人書一通，置座右者矣。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十二月初一日

春融堂詩詞、文集　清王昶撰

閱王述庵春融堂詩詞。述庵學詩於歸愚，詞則以竹垞樊榭爲宗。其詩分蘭泉書屋集；琴德居集、三泖漁莊集、鄭學齋集、履二齋集、述菴集、蒲褐山房集、聞思精舍集、勞歌集、杏花春雨書齋集、存卷齋集、臥游軒集共十二集二十四卷，計二千餘首。蘭泉書屋集至述菴集，雖氣格稍弱，而醇雅清絕，律絕尤有風致，蓋皆其未仕以前所作，得于山水之趣者爲多。蒲褐山房集至聞思精舍集，則召試官中書直軍機房後所作，已不免塵沸沓冗。勞歌集三卷，乃罷官後從征緬甸金川時之作，戎馬閱歷，滇蜀煙雲，多入歌詠，詩又較前爲勝。杏花春雨集以後，則凱旋晉秩，自此敭歷中外，致位九卿，老年頹唐，可取者尠矣。總其大要，實勝歸愚，蓋源流雖同，而讀書與不讀書異也。琴畫樓詞四卷，亦多清雅可誦。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二十八日

閱春融堂文集及年譜，文共四十卷。述菴篤耆鄭學，兼綜四部，其文爾雅，可考證經史及國朝文獻掌故者甚多。吾鄉王穀塍氏稱其文爲一大作家，而謂其碑誌大篇，多係失明後口授之文，故有記憶偶誤者。（按書眉補記：按述菴歸田後病目眚，旋愈，未嘗失明。八十外復病眚，未幾謝世矣。穀翁殆誤記同時王西莊光祿失明事耶？）今按其書中如吾鄉商寶意先生墓誌，言先生爲明文毅公輅九世孫。文毅爲嚴州淳安人，其子孫未嘗遷居紹興，而寶園屢稱其高祖等軒冢宰公。冢宰名國祚，與劉忠介公同年成進士，崇禎中官至吏部尚书，明史屢見章格菴名正宸等傳中，卽國初貝勒所聘六遺臣之一也。設如此誌此言，則冢宰爲文毅之來孫，明史文毅傳末亦不容不及。予家居時曾見冢宰祖父兩世墓碑，其敍系未嘗及文毅，此殆據其家狀之誤而不能辨正者。述菴旁通內典，其書楞嚴經後，謂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範、錢塘張無夜世犖、濟南周書昌永年及余四人，今觀其中如跋龍舒淨土文、跋華嚴楞嚴等經、書佛頂蒙鈔後、心經淺釋跋、大崇仁寺五百羅漢記、遊雞足山記諸篇，固非貫通宗乘者不能爲也。（此處書眉補記：其時究心佛典者，有瑞金羅有高臺山、吳縣汪縉大紳、長洲彭紹升允初，而臺山尤廣通淨業。述菴作臺山墓志，亦極推其覃精梵乘，過於唐之梁補闕白香山，宋之晁文元蘇文忠，明之宋潛溪，而此處獨未數及，豈以臺山僅爲舉人，不得與士大夫耶。）年譜二卷，乃其壻金華府知府嚴榮所編，頗繁冗無體例。

二月二十九日

偶閱王述菴詩，略加評點。五古淵源選體，非不清婉，而意平語滯，故鮮出色。律詩殊有佳者，七絕尤

多綺麗之作。晚年才情衰謝，又勞於官事，往往率易。惟論詩絕句四十六首，議論平允，詩亦蘊籍可傳。其極推歸愚，則師生門戶之見耳。嘗怪爾時姚姬傳非絕不知文，而力尊其師劉大櫆，比之昌黎；王述菴非竟不知詩，而極口其師沈德潛，比之老杜，雖情深衣鉢，然二君以爲一家之私言，能盡掩衆人之耳目耶？此亦不自量之過矣。

三月初九日

紀文達集　清紀昀撰

閱紀文達集。文達敏捷兼人，辨才無礙，其文長於館閣應制之作，它非所經意，多不自收拾。是集共十六卷，其孫刑部郎中樹馨等所綴輯，凡賦一卷，律賦一卷，雅頌一卷，謝恩摺二卷，擬表詔疏等一卷，論記一卷，序二卷，跋一卷，書後一卷，策問及書一卷，器物銘一卷，碑表行狀等一卷，傳一卷，墓志銘及祭文一卷；前有阮文達白小山陳稽亭劉文恪四序。惟第一卷第三卷颺頌之文最工，餘多率爾；傳志紀事之作，多信手而書，略無翦裁，蓋敏而不能深思，易而不免入俗。人之才力，各有所限，固不可強也。

夜閱文達集，其謝摺、器銘多不足存，子孫不學之過耳。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四月初二日

閱紀文達集。其議奏山東巡撫疏、請設左邱明世襲五經博士摺子兩通，駁山東邱姓不得爲邱明後及其志譜之謬，皆碻；惟謂左邱是複姓，則非。邱明自是左氏，段金壇之說不可易也。其景城紀氏家譜序例援引詳明，可爲作譜之法。

四月初四日

汪子遺書　清汪縉撰

閱汪子遺書，吳縣汪縉大紳所著也，首有長洲王芑孫序。首言大紳所爲書曰二錄，曰三錄，曰詩錄，曰文錄。歿後彭允初爲刻其三錄，而允初卒。方坳堂爲刻其詩錄，至是得其二錄稿於允初之門人江鐵君沅，始於嘉慶乙丑爲刻行之，而未及文錄也。後附諸家評語及江鐵君跋。據彭允初評語，則三錄上中之文，經羅臺山及允初所改定也。其二錄分上下錄，上錄五篇曰內王，王通。曰附陳，陳亮。曰內王附陳，曰尊朱，曰明尊朱之指。又錄後四篇，曰格物說上中下，曰規矩說。三錄分上中下三錄：上錄曰準孟八篇，以孟子爲準也；中錄曰繩荀，以荀子爲亞孟子而繩其出入也；下錄曰案刑家上下篇，案兵家上下篇，案陰符家上下篇，皆案其出入也。兩錄有自序三篇及錄後序一篇，述其家世及爲學之略，其意以二錄當內聖，外錄當外王。其論治雜王霸，論學宗陸王，而皆以朱子爲歸宿。文筆頗汪洋恣肆，似縱橫諸子家，當時得名甚盛。然二錄大抵出入泛衍，虛空籠罩，而實不得其要領。三錄之論荀子，亦僅得膚淺，要其議論馳騁博辯，固亦一時之雄矣。案陰符家下篇以陰符爲道家入兵刑家之樞紐，名言也。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三月二十一日

茹三樵所著書十二種　清茹敦和撰

閱三樵先生竹香齋古文。三樵之學，淵源於毛西河，而依據許鄭，特爲謹嚴。古文俊逸絜爽，亦出毛氏。文僅二卷：上卷爲攷辯序記之屬，下卷傳誌之屬二十六篇，多鄉邦故事。孝靖倪先生傳叙无功學業極

詳，可裨志乘。王蔓庵傳名燦，康熙甲辰進士，宰陝西甘泉縣，值吳逆之變，以節著，擢延安府同知。王成吾傳韓先生傳吳青子傳柴絜亭模墓誌，皆梓桑文獻所關。書單港獄，極言山陰令楊爲棫之賢，亦傳循吏者所必采，志郡邑名宦者尤不可遺。爲棫湖南巴陵人，康熙丙戌進士。家傳三首，最爲佳作。其宣教家傳，言洪武中里人有燬黃册事，獄成，坐戍遼東。謂洪武十四年從戶部尚書范敏議，詔天下編賦役黃册，册凡四：一上戶部，而布政司及府縣各存其一。當明之初，懲元季廢弛，用法嚴，斬刈無虛日。燬黃册何事也，而僅得戍，此其爲詿誤從坐者無疑，云云。予家郭婆漊始祖員二府君，諱德賢，明初以官授徵仕郎階，管黃册。洪武中，亦以册燬戍遼東，蓋亦茹氏所謂詿誤從坐者。員二府君既戍，長子存一府君，諱惟誠，以諸生從往，遂世居遼東爲戍籍。而員二府君卒後，仍歸葬于越，今山陰郭西四里靑田湖側，所謂花園墳者是也。次子存二府君，諱維□，亦諸生，爲予所自出之祖。而遼左一支，後遂無攷。乾隆中，故河督漢軍李亨特守吾越，亨特祖宏父奉翰三世爲河督，宏以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卒于南總河任，奉翰以四十四年正月由河庫道署南總河，尋爲眞，父子相距七年。至嘉慶二年九月，奉翰由東總河遷兩江總督，九年十二月亨特繼總東河，父子相距亦七年。自言其先本山陰人戍遼者。時高叔祖曙亭中翰公，高貲宿望，爲巨家領袖，曾祖兄弟羣從二十四人，皆爲牧令秀孝，有名于時。河督求予家譜牒觀之，指員二存一兩府君名曰，是我祖也。當走信都中，取其家譜來證之，而河督移守杭，未幾又遷去，終不得勘合。予聞漢軍李氏，俱出自明寧遠伯李成樑。按明史成樑本傳，言其先爲高麗人，似河督之言未足據者。嘗以語平景孫，景孫謂史傳亦不可盡信。予亦思河督爾時爲郡太守，何所求而冒附其祖，且欲撰僞譜以求合乎？此事固一大疑也。予同官有豫益者，爲漢軍李氏，常欲詢之，尚未果。因閱茹氏家傳，姑牽連記之于此。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正月初八日

於同雅堂購得吾鄉茹三樵先生所著書十二種。內易學十種：周易證籤四卷，周易二閭記三卷，讀易日札一卷，易講會籤一卷，兩孚益記一卷，八卦方位守傳一卷，大衍守傳一卷，大衍一說一卷，周易象攷附辭攷古攷共一卷，周易小義二卷；又尚書未定稿二卷，竹香齋古文二卷，都爲一函。茹氏于易，專言象變，多取虞說，實爲漢學而不自名家。其登第爲乾隆甲戌，與西莊竹汀竹君曉嵐諸公同年，而絕無往還商榷之語，三樵成進士時，尙冒李姓，惟錢氏養新錄中有論其姓所自出一條。故蹊徑不同，聲華黯然。書皆刻于身後，其子古香尙書爲乾隆甲辰進士第一人，殊不知學，故書無敘例，亦無年月，閒有一二自序，則似先成周易小義，後爲二閭記。今依其目錄，以證籤爲首，其書以次詮釋六十四卦爻彖大小象之文，至既濟而止，尙少未濟一卦，繫辭以下則闕焉，蓋未成之作。證籤者，不過每條標此爲名，竝無義例，與其二閭記會籤等名目同，皆師法西河毛氏寫官記詩札白鷺洲主客等故事。其說經妙于語言，時雜以滑稽，篇次接聯，自爲文法，亦與毛氏同。蓋吾越自宋陸農師氏爾雅新義埤雅、明季彭山氏詩經解頤春秋私攷，皆爲此體，固宗派如是也。尙書未定稿，則亦以僞古文爲眞，而訓釋字義，多取于說文，古文清妙，有塵外之致，又善敍情事，而出以澹遠，在國朝可獨立一幟也。諸書予向皆有之，經亂燬於火，外間流傳絕少，版亦早失。今以錢十千得之，亦可喜矣。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正月十四日

周松靄遺書　清周春輯

閱周松靄遺書。首爲十三經音略十二卷，以大學中庸別合論孟，標爲四書，爾雅之後，又有大戴禮一

卷，實爲十四經。前有秦小峴侍郎、阮儀徵太傅兩序。其書以陸氏釋文爲主，而專執字母以繩古經，隔標交互，辨晳豪髮；詩則極言吳才老叶音之確。故儀徵之序，頗致微詞。然尙知參考說文，亦不敢過違鄭注。又自言向有爾雅補注三十卷，采輯頗廣，今幷入此書，故較他經爲繁。其中審音定義，亦頗有所發明，蓋拘守等韻，不失爲一家之學者。末附上座主錢文敏、答錢竹汀與盧抱經與邵二雲等五書，皆力詆並時漢學諸家，而於亭林百詩，尤加深斥，則置之不論可耳。

次爲小學餘論二卷，皆墨守字母之旨，前亦有阮文達序，辭意與前序同。次爲中文孝經一卷，附外傳一卷。孝經迻易章次，大半從朱子改定之說，妄爲删幷。外傳略采大小戴記中曾子語，遽自命爲中文，變亂古經，最爲謬誕。前有齊次風侍郎序。次爲代北姓譜二卷，條列元魏部族之姓，正史之外，僅采鄭樵通志略，鮮所考正。次爲遼金元姓譜一卷，則簡落尤甚。次爲杜詩雙聲疊韻譜八卷，前有王西莊盧抱經錢竹汀秦小峴及武進劉尙書權之序。次爲選材錄一卷，標舉文選中撰人一百三十八，僅系以字里，間有附論，亦寥寥不倫。次爲遼詩話一卷，剌取正史數十條，稍附益以他書，而不著其所出，亦體例之未善者。前有沈歸愚序。松靄名春，字芚兮，吾浙之海甯人，乾隆十九年進士。秦侍郎稱其所著尙有讀經題跋二卷，類說十五卷，志曇類論三卷、佛爾雅八卷。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三月二十六日

潛研堂集　清錢大昕撰

閱錢竹汀文集。潛研自爲近世集部中一大家，不特答問十二卷，攷据邃密，其各體文辭旨和雅，又皆有

貧於經史掌故，凡所論辨，精確可依。近時南海曾釗謂惜其不能盡删應酬之文，桐城姚瑩謂其輪迴論可不作，然集中應酬之文，皆非泛爲；輪迴論言甚痛切，尤有關于世教，二君所指，皆非知言。惟力詆方望溪，其與友人書，至比之孫鑛林雲銘金人瑞輩。又跋望溪文集，舉李穆堂語，譏其作曾祖墓銘，省桐城而曰桐，謂縣以桐名者有五；此之不講，何以言文？又舉金壇王若霖語，謂靈皋以古文爲時文，卻以時文爲古文，深中望谿之病。此皆未免過當。望谿之學，誠不足望竹汀，而古文義法粹密，神味淵源，自爲國朝弁冕，非竹汀所能及也。望谿之爲桐城人，天下知之，後此當亦無不知之，爲其曾祖銘墓而僅稱桐，自不能移之桐鄉桐廬等處。況此一字出入，或偶爾失檢，豈遂可沒其全體耶？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二月二十五日

閱錢竹汀集中題跋六卷。予每閱鮚埼亭潛研堂兩家題跋，深歎其學之無所不賅，令人茫然莫測其涯涘。此六卷中尤精者，如跋汗簡，謂說文所收九千餘字，古文居其大半，其引据經典，皆用古文說。間有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人祇此數字也。作字必先簡而後繁，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弌弍弎，而叔重注古文于弌弍弎之下，以是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弌古于一也。後人妄指說文爲秦篆，別求所爲古文，而古文之亡滋甚矣。此論讀說文者不可不知。又跋義門讀書記，謂宋書陶潛傳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代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休文生於元嘉中，所見聞必不誤。其云所著文章，固不云所著詩也。詩亦文章之一，而其體則殊。文章當題年月，詩不必題年月，夫人而知之。隋志載淵明集九卷，今文之存者不過數首，就此數首攷之，桃花源詩序稱太元中，祭程氏妹文稱義熙三年，此

書晉氏年號之證也。自祭文則但稱丁卯，此永初以後書甲子之證也。自唐五臣注文選，誤讀宋書，遂謂淵明詩題如是。義門乃撥陶詩書甲子者八事，譏休文紀事失實，不知本傳未嘗及詩也。舉此二條，可見其讀書精細，爲前人所未有。

三月十六日

錢竹汀氏之學，浩博而精密，國朝漢學諸儒中爲大家，然千慮一失，亦或不免。如武進劉申甫駁其春秋答問，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不父也，故楚成王蔡景公皆不書葬，謂吳楚君從無書葬之例。至蔡景公實書葬，三傳經文皆同，不知錢氏所見何經？實失檢之甚者。今日閱其集中題跋六卷，兼綜百氏，抉摘得失，誠爲學者資糧。然如跋復古編云，眔與突，須與湏，畗與荅，形聲俱別，而併爲一文，此誤之甚。按復古編眔下云周行也，从网米，武移切，別作罙，音深，竈突也。須下云面毛也，从頁彡，借爲所須字，相俞切，別作湏，荒內切，與沫同。皆分別畫然，何嘗幷合。畗下云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又當也，或作荅，小尗即菽也，別作答畗竝非，德合切，又伏堛二音。詳張氏之意，蓋以今用荅當之荅當作畗，不當借小菽之荅。許君畗讀若伏，而大徐本音芳逼切，小徐本音彼式反，古音職德同在一部，故張氏讀畗爲德合切，並不誤也。段氏十七部音均表第一部並列悳聲伏聲。謙中於小學甚深，豈有此等字尚不能辨別者？其跋會稽志云，陸氏家世貴顯，放翁父子預修此志，而傳人物祇及左丞佃一人，古人志乘，皆寓史法，不私其親如此。案嘉太時志，其傳人物鄉賢，例止及宰執。陸氏惟農師官尙書左丞，得稱執政，故止及一人。其後寶慶續志，始補列侍從，張淏序例中明言之，錢氏考之未審也。其跋渭南文集云，宋初有凌遲之刑而未嘗用，讀放翁請除凌遲奏狀，謂自五季

多故，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非聖世所宜遵，乃知此刑昉于五代，而南渡時固已用之。案宋自神宗熙甯八年趙世居及餘姚縣主簿李逢、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等逆謀之獄，徽宗崇甯四年妖人張懷素及朝散郎吳儲兄弟等之獄，皆凌遲處斬，不待南渡時也。錢氏養新錄中亦已載之，而此尚未及追改，皆檢記之偶疏耳。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四月初二日

惜抱軒文集　清姚鼐撰

閱桐城姚鼐姬傳惜抱軒文集。惜抱以古文名天下，自謂由方望溪以上溯歐曾，接文章正脈，近頗有訾謷之者，同人中若孟調、仲嘉及素人三昆排之尤力。今平情論之，其傳誌疎冗逼仄，奄奄有暮氣；論亦苦束濕，寡自然之致。序記間有病碎雜者，然佳處直逼廬陵，頗爲乾隆後文章家之傑。總之，姬傳才力薄弱，不免時露窘色，而春容淡雅，固有得於師承。且其學頗具根柢，故亦鮮作無本之言也。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六月二十七日

閱姚姬傳惜抱軒文集十六卷，後集十卷，法帖題跋三卷。姚氏之文，自謂遠承南豐，近淑望谿，而實開桐城汪緩之派。予於丙辰之春曾閱一過，爾時日記中謂其碑表誌傳散漫不足觀；而序記諸作春容大雅，有得於師承，爲乾嘉間文章之傑。今日閱之，殊覺諸體多冗滯平弱，前言非也。姬傳人品高潔，故文無齷齪氣，而性情和厚，語言亦無險怪之習，此其可取者。惟生平學術頗疎，又習於望谿而好議論，意欲持漢宋之平，出入無主，遂致持議頗僻。如與袁簡齋書，謂毛大可李剛主程綿莊戴東原以詆毀程朱，率皆身滅嗣絕。其爲綿莊文集序，亦深譏其非議程朱，流於蔽陷；而復及東原持論之僻。今綿莊書不可得見，毛氏李氏固不免矜

氣之辭，若東原則惟爲程朱拾遺補闕，未嘗肆言攻擊也。又如謂左傳非丘明一人之書，其中記魏事尤夸，多出吳起所爲。說文亦非專出於叔重，故中引經文多自相歧異，乃後人所增各經師之說；而許氏原書可取者，多賈侍中等說，皆近武斷。（按此處書眉有後記：王氏宗炎晚聞居士集中與章實齋書，有云來諭以儒者學說不廣，囿於許鄭之說，此言深中近日之病。鄙人嘗謂西漢經學，深於東漢，董劉無論，卽匡衡亦豈易幾？若叔重說文，自是一家之學。而謂違此者卽非聖無法，此拘虛之見，非閎通之論。）孔子曰：信而好古。古人之善學者，於經文及漢世大儒之書，墨守而不敢貳，缺者補之，略者申之，疑者通之而已。宋以後儒，逞其思力，好爲異論，而經學遂衰。姬傳之論左傳論說文，亦似有理，而前之通儒，豈無見及此者？而不言，恐導後人以疑經不信古之漸，故不敢妄作聰明也。姬傳於經學雖未能精研注疏，而解經頗有細心，自與宋明一切鹵莽滅裂者有間。

史學則自史漢以外，竟似涉獵未周。如黃徵君傳，爲國初濟陽黃調鼎作者，言南京福世子監國，立蘇州巡撫山陰祁彪佳女爲后而以彪佳少女妻調鼎，則全是委巷無稽之談。又禮恭親王家傳，其首敘云：禮恭親王諱永恩，其始封禮烈親王，諱代善，太祖高皇帝第二子也。推戴太宗，有大功於社稷。子惠順王，未嗣爵先卒。惠順王子諱傑書，嗣爵爲王，是爲康良親王。生康悼親王，諱撫太。悼王生康修親王，諱崇安，修王之子則恭王也。恭王生而有至性過人，祖母悼太妃嘗病，時修王督師於外，恭王甫五歲而侍湯藥云云。雍正十一年，修王薨，王以年幼始封貝勒云云。乾隆十七年襲封康親王云云。下又云：初烈王始封曰禮親王，及惠順王嗣爵，於康熙初改號曰康親王。自是傳四世，及高宗念烈王之元功，謂宜復祖號，乃復封

號曰禮親王云云。夫上旣云惠順王未嗣爵先卒，而此又云惠順王嗣爵於康熙初改號曰康親王，數行之中，自爲矛盾，前後不相照覆，至於如此。且其文叙次無法，盡失體裁。禮烈親王，禮封號，烈諡也，而曰始封爲禮烈親王，幾似兩字王矣。惠順王旣未嗣爵，則惠順者諡乎？兩字王號乎？抑後所追贈者乎？何以都不叙明。康熙初改封康親王事，亦宜先叙于傑書嗣之下，眉目方淸，此胸無史法故也。他若翰林論，言翰林爲近臣有言責，重於御史，而今之翰林皆不知職；其持議甚正。五嶽說言虞書第曰東巡之爲岱宗，而南西北未嘗言嶽爲某山，其四嶽定名，必非唐虞之制，說亦辯而核。論史記老子列傳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引陸氏釋文及後漢書章懷注所引史記皆作字聃，知伯陽諡聃之文，乃玄宗以後俗人所妄改，諡必無取聃者，尤確。與許孝廉慶宗書，論其所作世室考引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今欲伸己說，以當七廟爲句，此非愚見所安。古今之隔遠矣，議禮者非特漢以後不可合，雖周人之言，亦或舛乖，必難衷於一是。又內載朱子說，不應書名。復袁簡齋書，謂古人以玄爲服采之盛，禮所云冕服皆玄也。衣正色，裳閒色，謂之貳采，惟軍禮乃上衣下裳同色，故曰袀服。宿衞之士，當用軍禮，衣裳同色，故趙世家有黑衣之列，其衣兼衣裳而名之也，黑非賤服。古帝王革命，雖有易服色之事，而其大體皆上玄而下纁黃，雖魏晉而降，制猶存焉。隋人以宇文周尙黑，舉矯而變之，遂亦及於章服。自隋唐以後，以紫緋爲品官上服，朝會皆衣之，無復尙玄之禮矣。又祭之有尸，始蓋亦出於上古之俗，而聖人因以爲禮，此亦仁孝之極思。凡祀天神無尸，而祀者人鬼有尸。若太公爲尸之說，則不可信。貓虎之尸，亦說之者過耳，不可因此遂譏古人之爲謬。尸蓋廢於秦世，秦俗戎也，然則廢尸乃夷禮，設尸非夷禮也。所論皆謹嚴不失古意。

其朱竹君先生傳（此處書眉補記：朱傳言先生素爲劉文正公所知，及請開局修輯永樂大典內古書時，文正在軍機處，頗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卒用先生說。後先生時持館中事迕文襄大慽，爲他志表中所不及。）劉海峯先生傳、張逸園家傳　名若瀛，桐城人。兵部尙書秉貞曾孫，左都御史若淮弟，官直隸知縣，爲熱河巡檢時，杖留守內監于文煥。方晞原傳　名根矩，歙人。朱石竹相國乾隆丙午科主江南試，自決必能取晞原爲第一人，而晞原已不應試，以諸生終。晞原爲婺源江愼修弟子，戴東原嘗言新安三士：鄭用牧金蘂中及晞原也。蘂中即金氏榜。內閣學士張公墓誌銘　名廷瑑，字桓臣，桐城人，文端公子。雍正元年，以兄文和公爲考官，迴避別試成進士，入翰林，歷官工部右侍郎轉內閣學士，告歸。兄弟六人，貴者四：長廷瓚，官少詹事；次文和公；次禮部侍郎廷璐，卒年八十有四。（按此處書眉補記：張公充日講起居注官。起居注素無條例，爲者繁簡任意，漏遺冗贅。公精思爲之，寒暑在館，十餘年編載詳贍，上以爲善於其職。於是以工部侍郎兼起居注官事，本朝官不爲翰林而仍職記注者，獨公爲然。）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名曾敞，字愷似，廷璐之孫，翰林侍講若需之子。乾隆十六年進士，官檢討十餘年。御試翰林列第五，進侍讀，四遷至少詹兼學士，又値試翰林，列第三，詔特褒美而不遷官。己丑爲會試同考官，所荐中者較他房多且再倍，以磨勘所荐舉人梁泉卷疵纇數十，遂革職提問。未幾事白，而梁泉故鄉舉第一，詔復梁泉舉人，少詹竟廢不用，後復五品頂戴。光祿大夫刑部尙書贈太傅錢文端公墓誌銘　公年八十六再入都祝皇太后八十壽，猶健步，上見公益喜，賜紫禁城騎馬，再與九老之會。公子汝誠，以戶部侍郎侍養於家，及是隨公入朝，父子卿貳，持杖扶攜，出入宮苑禁闥之中，觀者以爲榮。副都統朱公墓誌銘　名倫瀚，漢軍人，由武進士選三等侍衞。聖祖偉其才，使兼直武英養心殿。數年，改刑部郎中，出爲寧波衢州知府，浙江糧儲道，入爲御史，出爲湖廣道，復爲御史給事中，擢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公在浙時，世宗夜夢道士見而請曰：吾天台山道士也，來就陛下乞所居地。帝寤異之，使問於浙江。吏言天台故有桐柏觀，今爲人侵

廢，且爲墓矣。詔還爲觀，俾公董其事，觀成而民無疾焉。著詩一編，曰天台遊艸，其辭尤奇，雋士多誦之。自聖祖愛公畫，世傳寶朱公指畫及書。嚴冬友墓誌銘　君以獻賦賜舉人，官中書，入軍機。辛卯會試，劉文正公爲考官，值軍機事有當關白，君撾鼓入闈得見，既而出。同考官朱學士筠曰：甚哉冬友不自就試而屑屑治吏事爲。孔信夫墓誌銘　名繼涑，衍聖公季子，乾隆二十六年與兄子廣森同舉山東鄉試，時姬傳爲主試官。陝西道監察御史興化任君墓誌銘　爲禮部主事時，詔開四庫全書館，是時非翰林而爲纂修官者凡八人，與化與姬傳與也。後姬傳以病先歸，任以憂歸。及書成議敍，其六人盡改爲翰林。大臣又以任與姚名奏，稱其勞，請俟其補官更奏。姚以母老不出，任獨往，然大臣竟不復議改官事。任以循資爲御史。夏縣知縣新城魯君墓誌銘　名九皐，字絜非。袁隨園君墓誌銘、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　知足齋集有公誌銘。淸河道朱公墓表　名瀾，江寧人，子紹曾，安徽布政使，孫郎嘉慶己未進士廣東巡撫莊恪公桂楨也。碭山縣教諭瞿君墓表　名塘，字瀓川，嘉定人，王氏鳴盛門人。其子中溶，諸生，爲錢氏大昕壻。春融堂集有君誌銘較詳。臧和貴墓表　知足齋集有臧禮堂家傳。博山知縣武君墓表、廣西巡撫謝公墓誌銘　名啓昆，在翰林時爲乾隆庚寅恩科河南鄉試正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得巡撫會稽陳大文布政使歷城方昂以吏績名，檢討曲阜孔廣森以文學顯。按陳公後歷任總督尙書，其鄉試寄籍河南杞縣。廣東布政使許公墓誌銘　名祖京，字依之，德淸人。祖鎭，翰林院編修，南昌府知府；父家駒，舉人，西安教諭。公舉乾隆戊子科浙江鄉試第一人，己丑成進士，歷官至雲南按察使。姚州擬獄誤，部駁承審官知州應降職。公言州本擬如部所論，臣飭改之，咎乃在臣。奏上，純皇帝愈重之，擢廣東布政使。在雲南時，總督李侍堯怙勢求賄，及敗，屬吏多得罪，公獨不爲所累。及在廣東，仁和相國孫文靖公毅勇貝勒相國福文襄王相繼爲總督，公皆守正自如。在內閣修官書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勝朝殉節諸臣錄，皆獨當其勞。著有書經述八卷，子郎嘉慶己未進士兵部主事周生先生宗彥也。按公家與予家三世同年，南昌知府與先殿纂公同成康熙壬辰進士，西安教諭與先高叔祖晦菴公同登乾隆丁卯浙江鄉試，公與先曾祖銅梁公同登戊子浙江鄉試，故余家族譜，方伯爲之序，歷敍三世年誼，字作章草，甚秀勁。據

春融堂集，勝朝殉節諸臣錄，乃陸耳山副憲奉敕編輯。今殉節錄列陸公爲總纂，許公爲協修。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 名文治，字禹卿，以編修御試翰林第一，擢侍讀，旋出守臨安，罷歸。高宗南巡至錢唐僧寺，見所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之招其出者，不應。買僮教以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客至其家，張樂共聽，朝暮不倦。客去樂散，默然禪定，脅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海內求書者，歲有餽遺，悉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嘗自言吾詩字皆禪理也。年七十三，趺坐室中而逝。封文林郎巫山知縣金壇段君墓誌銘 名世續，縣學生，即懋堂先生之父也。光祿寺卿寧化伊公墓誌銘 名朝棟，字用侯，汀州寧化人，受業於同邑雷副都御史鋐，爲朱子之學。乾隆己丑成進士，歷官至光祿卿，告歸。子秉綬，知惠州府，就養署中。時提督標兵與嶺南奸民通謀，秉綬先事請兵靖亂，觸總督吉慶之怒，劾戍，而亂黨遂起。公以爲子之屈可以不伸，而嶺南官弁縱賊與賊通之患不可不詰，身嘗爲侍臣，不敢隱，艸疏將奏之。會總督阿什布至，秉綬得釋。著有南裔叢書，多發先儒疑義；詩曰賜硯齋集四卷，尤有高韻，秉綬字墨卿，有名。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徐公墓誌銘 名端，字肇之，德清人。由通判歷任東河南河總督，著迴瀾記要安瀾記要二書。諸作，皆考文獻者所必需也。新城陳碩士侍郎爲姬傳弟子，姬傳深重之，謂可盡得其學術及古文法，故集中爲陳氏作文甚夥。有陳母楊太夫人墓誌銘 乾隆戊辰進士凝齋先生陳道之配，子五人，金衢嚴道守誠、陳州府知府守詒、舉人內閣中書守中、江蘇按察使守訓、舉人候選中書守譽，孫十餘人，一即碩士侍郎也。陳約齋六十壽序 即守詒，碩士之父。約齋七十壽序、陳州府知府陳君墓誌銘新城陳君墓誌銘 名吉冠，守譽之子，舉人。其後碩士侍郎以文學名，而所作字句迂冗，幾不可讀，可謂具體者。金衢嚴道子爲倉場侍郎觀，孫爲給事中希祖、侍郎希曾，希曾子即子鶴尙書也。德甫爲倉場侍郎之曾孫，嘗爲予道其家世甚詳，而有一姓不再興之歎。予閱魯通甫集，有新城陳君墓誌銘，其時尙書一房正盛，而誌言某君以門戶衰替，鬱鬱以死，亦可感已。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二月初三日

章氏遺書　清章學誠撰

凡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卷，共五册，道光壬辰其子華紱所刻，不知何時板歸於郡紳周以均，故印行絕少。近年以均死後，其子某及其從子福清謀鏟去章氏之文，更刻以均所著制藝。仲修子縝等知之，力向福清阻止，遂以聞當事，購歸浙江書局，爲之補刻印行，此亦實齋之厚幸也。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四月二十七日

實齋雜著　清章學誠撰

閱實齋雜著，乃沈霞西所錄副本，據云得之其子。雜文及筆記，錯出無次。有隨時劄記他書不應存者，有零星無首尾者，有刻入文史通義者，蓋卽其稿本未加甄錄也。其中大半爲湖北志稿。實齋於志學用力甚深，實爲專家。而自信太過，喜用我法。嘗言作史作志，須別有宗旨，自開境界，此固可爲庸下鍼砭，而其弊也，穿鑿滅裂，盡變古法，終墮於宋明腐儒師心自用之學。蓋實齋識有餘而學不足，才又遠遜。故其長在別體裁，覈名實，空所依傍，自立家法，而其短則讀書鹵莽，糠粃古人，不能明是非，究正變，汎持一切高論，憑臆進退，矜己自封，好爲立異，駕空虛無實之言，動以道眇宗旨壓人，而不知已陷於學究雲霧之識。後之不學之士，耳食其言，以爲高奇，遂云漢後無史，唐後無文。持空滑之談，以蓋百家；憑目睫之論，以狹千古；自名絕學，一無所知，豈不大愚而可哀哉！大抵浙儒之學，江以東識力高而好自用，往往別立門庭，其失也妄。江以西涂轍正而喜因人，往往掇拾細瑣，其失也陋。實齋之論史，尊鄭樵，薄班固；論學以馬端臨通考爲

淺俗；論文以昌黎爲不知義法，而尤詆半山；論校讎謂當取大小戴記，依類分編各部，如漢志別出夏小正弟子職小爾雅例。至謂周易上下經及十翼，亦當分載，皆極謬妄。論國朝各省，當以總督巡撫部院標目，不當以布政司標目；又當稱各省爲各統部，力與洪北江辨其撰湖北省志，遂稱爲湖北統部志，則不古不今，不知遵何王之制？幾於文理不通。至於與戴東原辨言地志當以人物爲重，不在考覈疆域；與邵南江書，譏其於文漫不留意，立言宗旨，無所發明；又謂其欲作宋史，成一家言，當以維持宋學爲命意所在；又謂周官師儒本分，師者道學也，儒者儒林也，宋史分立道學儒林傳爲是；皆所謂好惡拂人之性。作文必尋宗旨，蓋仍是時文批尾習氣。其餘謬論尚多，予已別有文論之，不具列。實齋爲先曾王父乾隆丁酉鄉試同年友，其學亦鄉先生之卓然者，當從朱氏借得全稿後，幷取其已刻者爲之編次刊削，成一鉅集，鳩同志刻之。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三月十二日

雜體文稿　清孔繼涵撰

孔葒谷雜體文稿七卷。葒谷爲衍聖恭慤公毓圻之孫，與從子衆仲檢討，同成進士，官戶部郎，締交于戴東原氏，爲其子廣根娶東原女。嘗校刻戴氏遺書，又刻微波榭叢書，中如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宋刻趙注孟子宋刻國語音等，皆世間希有之本。其學邃于算術，旁及名物音訓，文稾亦多攷證之作，而好持高論，又文義僻澀，往往繁徵雜引，不能自明其意。其第七卷爲孝感熊文端公年譜，蓋葒谷之父一品蔭生傳鉦，娶孝感之女，故葒谷爲外家作譜。其自述有云：涵九齡失怙，母氏嬰疾，而舅家兄弟，間居南北，恐數傳而後，罔識自出，用是編成一帙，期諸永永。幷爲熊氏世系女系兩表附于後。據沈歸愚集中唐太孺人墓誌銘，言繼涵爲

傳鉦側室所生子，而亦云熊太宜人有心疾，不省飮食寒暑，是紅谷固因嫡母無子，故恐後人不知所自出也。所纂文端事極詳，足資參攷。水經釋地八卷，條舉水經，而專釋其所載地名，辨證古籍，而實指其今爲何地，自爲讀桑經者所不可少。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三十日

紅櫚書屋詩集　斲冰詞　清孔繼涵撰

紅櫚書屋詩集四卷。詩學宋體，而喜用經疏中冷典僻字。斲冰詞三卷，頗愛雕琢，亦有撏撦割綴之病，皆非當家。要之學人之文，雖工拙不侔，自與杜撰淺陋者異矣。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三十日

復初齋文集　清翁方綱撰

閱復初齋文集，共三十四卷。自卷一至卷十五爲序記論說書札贈序傳贊銘志祭文雜考之屬，卷十六以下皆跋書籍碑帖字畫之文。覃谿之學，長於簿錄，其評法書，尤爲專家，攷求印記，辨別點畫，南宋姜岳以來一家之學也。文亦頗有眞意，議論亦有佳者。惟於經學甚淺，而好詆訶，往往謬妄。又知並世經儒輩出，力不能敵，遂遁而言宋學，以程朱壓人，實於宋學尤無所知也。其卷十六有跋求忠祠記及書方忠文公憶鈞舟詩艸，言董文敏譔書松江書院方正學祠記，云徐中丞之先有善安公者，官僉事於浙，奉詔收方氏族，脫其娠婦，事發，斷一臂，家戍保安衞語，具浦城志；又云僉事公於立孤事未躬閱；又云，復姓始末，予友陳布衣能言之；又云吾郡之方有亢，則必是其遺孤之賢能昌大亢宗者；是則寧海方氏存一綫之遺孤，託於他氏，後寄居

松江，有復姓之事。董記作於萬曆三十九年，其文若隱約未盡者，蓋其時尙多忌諱，不敢詳也。覃谿因謂此事所關甚鉅，而惜無所攷。案明崇禎間知甯海縣盱江張紹謙重刻正學遜志齋集，首載餘姚盧文言演所譔年譜及方氏本末記略，謂洪武二十七年甲戌，正學年三十八，爲蜀獻王世子師，幼子憲生於官舍，後被匿，更名德宗。正學致命時，德宗方九歲，金陵魏司寇澤謫甯海尉，匿之，後潛託天台人余學夔航海抵雲間，捕魚以活，復走華亭，依正學門下士俞祠部允，以女妻之，尋改姓余。傳九世，有名采者，官南昌訓導。臨海葉明經琰刺得其狀，欲要之歸甯海，未果，琰著振發幽奇一書以志之，王弇洲兄弟各傳其事。至萬曆己酉，南學使楊延筠爲方氏復姓建祠牒，其裔忠枝忠弈樹節三人歸甯海，文學翁櫝爲謀居宅。後忠弈貢太學，官四川井研令；忠枝子振節，登崇禎己卯賢書；振節有子城及岳；其所叙正學有後事甚詳。又國朝康熙中知甯海縣淮南俞化鵬再刻正學集序，言歲戊寅，有門人葉大魁自郡攜其族祖文巖先生振發幽奇一册，及正學裔孫潛家藏文集善本，喜不自禁，是正學適裔固在寧海，俱有明證，覃谿蓋未之知。且存者卽正學之幼子，非其族之娠婦，亦不出於徐善安所爲。思白之記，蓋傳聞異辭，惜寓齋無元美敬美兩家集，不得一攷也。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四月三十日

節子贈閩中新校正翁覃谿復初齋文集。是集本覃溪門人侯官李蘭卿兵備彥章所校刻，未半而歿，故集無序跋。近年兵備子以烜於錢唐丁松生丙處得所藏覃溪詩文手稿三十六巨册，屬仁和魏稼孫錫曾補校印行，惜其詩尙未刻也。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八月十九日

閱復初齋集。覃谿於汪容甫戴東原醜辭妄訐，於惠定宇氏之周易述、張皋文氏之儀禮圖，亦深詆之，此由未窺門徑，老羞變怒，不足深責。其爲錢梅谿金石圖序云，鄭氏之說經也，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四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案此文出儀禮聘禮疏引鄭君論語序，本孝經鉤命決之辭，作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而左傳序正義亦引鄭注論語序作春秋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則儀禮疏尺二寸乃誤文，覃谿作四尺四寸，不知何據矣。三分居一，當作三分居二，段氏說文注已正之。

八月二十四日

南澗文集　清李文藻撰

閱李素伯文藻南澗文集。凡兩卷，皆考跋序記爲多，其文散漫無紀，考据亦無甚關系。惟有琉璃廠書肆記一首，頗足見當日文物之盛，亦將來攷都門掌故者所當知也。又錢唐韓太華無事爲福齋隨筆兩卷，韓爲今時人，亦有零星聞見。二書皆功順堂所刻。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四月二十五日

樹經堂遺文　清謝啟昆撰

前日從問月處借得……謝蘇潭中丞樹經堂遺文一册……。今日閱樹經堂文，僅二十首。蘇潭名啟昆，字蘊山，南康人，官至廣西巡撫，所著小學考及西魏書，皆經史中必傳之作。其文久已散失，問月偶於琉璃廠書肆，得其稿二十篇，乃湯海秋戶部家物。問月卽以寄中丞孫陝西知州某，遂登于木，亦幸事也。其文皆原本經籍，簡潔詳明，具可寶貴。與孫淵如辨湯陵在山西滎河兩書，與趙雲松論西魏書體例兩書，與馮鷺庭

辨浙東浙西書，俱考核精碻，足垂之不刊。所論兩浙分合，尤字字不苟，吾浙考方輿者不可不采此文。予日記丁集中有言兩浙疆域形勢一條，與之吻合。……其與姚惜抱書，言漢宋小學之書，塗殊徑異，或者互爲聲抑，不知各有本原。六書九數者，周官周氏之教也；三德三行者，周官師氏之職也。劉錄班志錄史籀以下爲小學，而弟子職入乎孝經，本末兼賅，皆學者所當從事。宋以來師氏之職大明，而周氏之教掩晦，近儒乃講求之云云數語，平允精當，足釋漢宋門戶之爭，與阮儀徵國朝儒林傳稿序見揅經室文集。並爲千古名論。蓋姚姬傳雖講求經術，然頗爲異論。以後桐城宛陵及江右新城空疎謬妄之學派，實自姬傳開之，若方東樹陳用光梅曾亮尤其著也。如謝氏阮氏之言，則學者各行其是，國史兩存其人，騎驛旣通，冰炭可化矣。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三月初一日

晚學集　清桂馥撰

閱桂冬卉先生晚學集。集凡八卷，說經之文十居其八，而于小學尤邃，惜未得其說文義證讀之。其薛君攷，謂韓詩有薛君章句，蓋魏之薛夏，引魏略薛夏字宣聲，天水人，博學有才。黃初中爲秘書丞，帝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因謂唐書宰相世系表，稱薛方邱字夫子作章句爲誤。按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云云。予嘗據宰相世系表，謂此傳有脫誤，蓋當作父方邱字夫子，以章句著名，不特薛氏父子名字，世系表中明白可據；而旣云父子以章句著名，又云漢少傳父業，詞氣累贅，范書決不如此。且父子以章句著名七字，亦甚不辭。又范書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云云，桂氏失於攷核，而云終漢世稱韓詩者未有道及方邱，又強引薛夏之稱薛君者當之，試思魏略所言，何嘗有涉韓詩者

耶？予嘗謂讀經難，讀史尤難。洪北江讀書齋雜錄中，譏齊東野語以鄧芝射猿爲鄧艾，謂其目未見三國志。予謂周公謹亦南宋人之知學者，何至如此。洪氏錄中有馬周李泌恩眷始終不衰而歿後無謚一條，馬周謚忠，唐會要文獻通考皆載之，豈得遂譏洪氏未見二書乎？學人好求新異，及輕詆古人，皆是大病。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正月二十六日

夜閱桂未谷晚學集。桂君小學專門，精于隸篆書，偏究其沿襲譌變。集中如說隸玉篇跋集韵跋書陸氏詩疏後書爾雅後書廣韵後再書廣韻後答楊書嚴論音況書諸篇，皆小學淵藪，治六書者不可不讀。其他文考證，間有可取，而識見庳狹，又多措大氣。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正月二十五日

經韻樓集　清段玉裁撰

閱金壇段玉裁經韻樓集，皆說經之作，劄記數事：

毛詩有三睆字，一凱風，睍睆黃鳥，傳曰：好皃。一杕杜，有睆其實，傳曰：實皃。一大東，睆彼牽牛，傳曰：明星皃。釋文皆華版反。杕杜篇釋文曰字從白，或從目，非，此古本也。今本釋文，乃改作睆，從目而删非字，由改經傳從目，故出此耳。又廣韻皖，戶版切，明星也。睆，戶版切，大目也，故廣韻據此言大東作皖。五經文字雖無皖字，然目部曰睍，見詩，睆見禮記，則其所據詩不作睆，可知也。

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左傳引之，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毛公傳曰：濯所以救熱也，詩意執熱，言觸熱苦熱，濯謂浴也。濯訓滌。沐以濯髮，浴以濯身，洗以濯足，皆得云濯。此詩言

誰能苦熱而不澡浴以求凉者乎。乃鄭箋孟子趙註朱註左傳杜註皆云濯其手，轉致義晦，乃泥於執字耳。

今學者作伊雒字皆作洛，不知其非。古豫州之水作雒字，雍州之水作洛字，載於經典者畫然，至魏而始亂之。魏志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注引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此黃初元年改雒字之始。曹丕欲改隹從水，而先以漢去水加隹爲辭，竟若漢以前本作伊洛而漢始改之者。漢果忌水，則國號漢者，將何說乎？卽如顏籀所云光武以後始改，光武又何以不改漢而改洛乎？考之六經，詩云瞻彼洛兮，毛傳曰，洛宗周，漑浸水也，此卽周禮之雍州其浸渭洛，與伊雒了不相涉也。周頌序曰：周公既成雒邑，其字釋文尙作雒也。左傳伊雒之戎凡兩見；又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又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又劉定公勞趙孟子于潁，館於雒汭；又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又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皆作雒，不作洛。周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豫州其川滎雒，二字分別皎然。淮南鴻烈墬形訓曰：洛出獵山，高註，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水南流入渭。詩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是也。雒出熊耳，高註：熊耳在京兆上雒西北，亦甚分晰。

儀禮夫妻牉合也，牉當作片作半，合二字爲牉，此必俗字。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註曰：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合傳曰，夫妻判合。據此則鄭所據喪服作判。然詳文義，則鄭引喪服半合之文，以證已合其半成夫婦之說，淺人轉寫，有所改竄耳。儀禮賈疏繼母如母下云，繼母配父，卽是片合之義；慈母如母下云，繼母非父片合；父卒繼母嫁下云：亦爲本是路人，暫時與父片合；字皆作片。考諸說文，片、判木也，半物中分也。判，分也。凡物合而分之曰半，分而合之亦得曰半；片者半之假借字，判者亦半之假借

字。古三字同音，義亦相近。本無胖字，字林始有之。至若經典釋文宋本作胖合。說文曰：胖者半體肉也；亦用假借字而義甚近。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亦皆無胖字。又周禮酒正疏云：夫妻片合，亦是一證。

段氏極精小學，所注說文最浩博，此數條援據亦極明晰可據。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九月二十一日

閱經韻樓集。其考據之精者，大恉已具說文解字注中，而微言緒論，尚覺探索不盡。惟與顧千里爭西學四學一字是非，窮篇累牘，至於毒詈醜訐，且於顧所著禮記考異文選考異，亦牽連攻詆，殊失儒者氣象。在顧雖非段匹，而亦爲段累不少，經學千秋之公言，不必如是忿爭也。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七月初三日

韞山堂詩集　清管世銘撰

管韞山集中追紀舊事詩注云：丁未春，大宗伯某掎摭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園次長短句語疵，奏請毀禁，事下機庭。時予甫內值，惟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宮中草絕句，園次詞語意均無違礙，當路頗韙其議，奏上報可。攷竹垞此詩，止發揮映碧在南渡時請卹論建文諸臣一節，於國朝絕無妨礙，所謂事在禁前者，以有旨禁李清著述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四庫全書館所刻銷燬抽燬書目，尚不及映碧諸書，故是年七月所進簡明目錄史部別史類猶收其南北史合注一百五卷，載記類猶收其南唐書合訂二十五卷。至提要告成，則削去兩書矣。丁未爲乾隆五十二年，禁令早頒，故并其名氏見於他家集者亦抽燬之耳。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七月初六日

甓齋遺稿　清劉玉麐撰

閱寶應劉叉徐玉麐甓齋遺稿，學海堂經解節取本也。雖僅盈一卷，而古義確鑿，典制犂然。其辨大夫士及婦人宗廟皆有主一條，極爲明晰。所附薛氏傳均、劉氏文淇、劉氏寶楠案語，亦俱詳備。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五月初六日

竹初文鈔　清錢維喬撰

閱竹初文鈔，武進錢維喬樹參著。樹參爲文敏公維城季弟，乾隆壬午舉人，官浙江鄞縣知縣。文凡六卷，筆近冗俗，學識亦淺。惟跋臧在東束脩說一首，據周書武帝紀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以束脩與釋奠對舉，明以物言；唐書禮樂志釋奠之禮，皇子束脩，乃束帛一篚，脩一案，分爲二物；北史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隋書劉炫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諸文；謂當從禮記穀梁前後漢書，以脩脯爲本義。鄭君束帶修飾，乃古人展轉借訓之義。兩漢以後，亦多用作檢束自好之稱，皆非實義。王莽傳云，自初束修，伏湛傳云自行束修，猶云自初就學。延篤傳云吾自束修以來，猶云吾自幼學以來，行者行此禮也，曰以上者，就其卑以起例也。人能束修其躬，雖大賢不外乎此，何至言之至易。其論甚通。又紀雲巖相公章佳文成公阿桂。軼事一篇，多它書所未及。又云先是文勤艱于嗣，嘗夢喇嘛手折桂一枝以贈，已而生公，故名桂。公五十初度詩云，洞中老衲記前因，巖桂花開示夢眞，四十九年前一日，世間原未有斯人。文成詩不概見，此亦可傳矣。又文敏公家傳，言公本名辛來，字稼軒，十餘歲時其父夢至官府，聞臚傳進士，其第三名錢

維城。旁一吏曰，是爲若子，因改今名，字宗磬，乾隆乙丑年二十六中進士第一人，戊辰散館殿三等末，上疑之。五月召至圓明園，試以璿璣玉衡賦五月鳴蜩詩，日中命題，申時當納卷。公振翰如飛，甫昳而就。卷入稱旨，賜克食，自是欲大用公。己巳擢右中允入直南書房懋勤殿行走，旋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案文敏以辛未十二月由學士擢內閣學士，故云釋褐。七年階二品，此傳失載。）丁丑，擢工部右侍郎，釋褐七年，遂階二品。辛巳，調刑部侍郎。壬辰，丁父憂歸，遂卒，年五十三。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六月初二日

知足齋文集　清朱珪撰

夜閱朱文正公知足齋文集。大興文無他長，而淸雅簡愼，自爲可傳。其傳誌諸作，多可備國史之采擇。御史曹錫寶知縣武億兩墓誌，尤可觀感。蓋大興當裕陵末年，厄於和珅，幾得奇禍，而兩公皆能力與珅忤；虛谷風塵外吏，尤爲難能，故以兩誌連屬一卷，言之甚切，固亦有爲而然也。梁文定公墓誌，封儒林郎邵翁墓誌，何母申太夫人墓誌爲吾鄉文獻所關。邵翁名陞陛，乾隆丙子擧人，精於經學，與二雲學士爲族兄弟，二雲嘗從受業者，世稱梅林先生，其子即瑤圃編修也。此志略擧其說經數則；又稱編修秉其口授，故最精於樸學，甲辰會試殿試，皆以對策典核擅長，殿試以誤書一字置一甲第二，云云。編修著書甚富，已梓者有：說文羣經正字及文集詩集，余俱未見。又聞其於學士爾雅正義訂正甚多。蓋學士之學，精綜經史，名滿天下；編修杜門數十年，聲華闇莫，專心考訂，實視學士爲尤密。惜兩公之後，式微殆盡。邵氏族姓，迄今爲顯官、得科第者不絕，而皆瞢不知學。二雲氏之書，僅傳爾雅，瑤圃氏至世無知者，可歎也夫！

二林居集　**清彭紹升撰**

夜閱二林居集，共文二十四卷。其中如彭秋士志銘之簡秀，書鄧自軒先生集後之雋逸，亦不多見。然天懷澹定，語皆心得，無一矜持造作之言，悠然令音，多可玩味。惜其佞佛參禪，時夾入金剛經字爲可省耳。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初十日

南江文集　**清邵晉涵撰**

閱南江文集。卷一卷二皆應試經進文及賦，卷三皆所纂四庫書提要，卷四爲記序雜文，而論說攷辨碑狀誌傳之屬，竟無一首，蓋其子秉華輯拾叢殘所成者，失南江之眞矣。札記四卷，條舉左傳穀梁三禮孟子史漢三國志五代史宋史之文，加以攷證，皆其讀書時隨手籤記，故零星奇隻，不盡有關于要旨。惟左傳孟子爲最詳，各盈一卷。儀禮次之，餘則寥寥備數而已。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正月二十三日

更生齋集　**清洪亮吉撰**

洪氏更生居士集，載畢總督沅在翰林日，以耕籍侍班，高宗顧問布穀戴勝是一鳥是二鳥。畢對以布穀即戴勝，因此被眷。然考之畢語，殊未的也。布穀即鳲鳩，以鳲鳩合戴勝爲一物，始於方言，而廣雅因之。然爾雅鳲鳩鵠鵴，與五鳩自爲一列；而鵖鴔戴鵟，自列七鳸之下。今本爾雅有八鳸，以前已別出鳸鴳及桑鳸竊脂，而此處復重

出桑腐竊脂一句，明是後人妄增。邵氏正義本去之是也。詩召南鵲巢傳云：鳲鳩，秸鞠也。曹風鳲鳩傳同。禮月令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月令鳴鳩拂其羽，鄭注鳴鳩飛翼相擊，趨農急也，鄭意鳴鳩卽搏穀。鳴鳩者，鶌鳩也，與鳲鳩皆五鳩之一，文以鳴鳩戴勝別言之，則戴勝非鳩類可知。故郭注爾雅鳲鳩云：今之布穀；注戴鵀云：鵀卽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其注方言云：鳲鳩，按爾雅卽布穀，非戴勝也。詩召南正義云，鳲鳩，釋鳥云秸鞠，郭氏云今布穀也。埤蒼云鴶鵴，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布穀者近得之。月令正義云：孫炎云鳲鳩自關而東謂之戴鵀，非也。左傳昭十七年正義引陸璣毛詩義疏云，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鴶鵴，則布穀是鳲鳩明矣。而揚雄云鳲鳩是戴勝，今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雄言非也。呂氏春秋高注云：戴勝，鵖也，部生於桑。三月，其子彊，飛從桑空中來下，故曰戴任呂氏文作戴任。降于桑也。合考諸說，則布穀與戴勝，二物甚明。近儒郝氏懿行爾雅義疏，王氏念孫廣雅疏證，陳氏奐毛詩傳疏，皆辯正之。布穀者，以鳲鳩之鳴聲言之也，亦作搏穀，月令鄭注。亦作穫穀，爾雅郭注。亦作擊穀，方言。亦作結誥，同上。亦作秸鵴，說文。又轉爲郭公，陳藏器本草提遺。亦作撥穀，同上。亦作勃姑，戴侗六書故。亦作步姑，同上。皆方音之通轉，而象其鳥聲則一也。由是遞演其語，則曰郭嫂打婆，又曰割麥插禾，又曰脫卻布絝，遂爲農俗野言。而詞賦家謂之鵓鴣，亦曰鵓鳩，吾越方言謂之渴殺姑，亦象其自呼也。至戴勝則未能目諭爲何鳥。月令鄭注云：織紝之鳥，郭氏以爲頭上勝。廣韻云頭上毛似勝，爾雅翼云毛冠俱有文。王氏念孫謂其名又曰戴鵀，又作戴絍，則其義安可諦知。郝氏懿行謂小於鵓鴣，黃白斑文，頭上毛冠如戴華勝，鳴聲亦曰搏穀，又曰耬耬穀。按月令正義引李巡云：戴勝一名鵖鳩；高誘亦云戴勝鵖也，鵖萑頭有簇毛如角。蓋以戴勝頭上有毛冠，故冒以鵖名，蓋勝自爲華勝

之勝。郝氏得之目見，良不誣也。

至方言廣雅之合鳲鳩戴勝爲一，則又有辨。考方言先云，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結誥，周魏之間謂之擊穀，自關而西或謂之布穀，此一條言布穀也。戴氏震方言疏證云，布穀二字當作尸鳩，今以廣雅證之，戴說未碻，然亦可證下條之不當作鳫鳩矣。後云，鳩、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鵖鷎，以至梁宋之間謂之鷦，凡九名，此一條則統言鳩也。中有云其鴿鳩秦漢之間謂之鵴鳩，卽爾雅所云鳲鳩鵠鵴也，是已包鳲鳩在內，而布穀又先已別出一條，則鳩之名已悉著矣。乃下復云，鳫鳩，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鶝鴀，自關而東謂之戴鵀，以下凡十名，絕不牽入布穀秸鞠等名。廣雅亦先出一條云：擊穀鵠鵴布穀也，此單言布穀者也。後云，鵖鷎鳩也，鶻鵃鴿鳩也，鴿鳩鶏鳩鵧鷝鶉鳩鵴鳩也，此統言鳩也。後云，戴鵀戴紝鶝鴀澤虞鵊鶝尸鳩戴勝也。稚讓所載，全本子雲，兩家精通名物，豈有不辨鳲鳩卽布穀者。特以布穀自有數名，故別出之，而鳩之諸名，則自爲一類。若方言於鳩下復別出鳫鳩一類，則何不幷布穀一條入之乎？尸鳩自是主名，廣雅何不以尸鳩領戴鵀諸名，而以戴勝領之？皆與二書體例不合。細覈之，則方言鳫鳩乃鳸鳩之誤，廣雅尸鳩亦戶鳩之誤也。爾雅於春鳸鳻鶞等七鳸之下，繼以鴟鶨鶬及鵟澤虞，郭注，鵟澤虞常在澤中，見人輒鳴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云。俗呼曰護田鳥。御覽引孫炎注亦同。說文䲰澤虞也，廣雅止稱澤虞，蓋卽以周禮官名名之，是鵟澤虞固鳸屬也。左傳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注扈止也。說文雇，九雇，農桑候鳥，扈民不婬者也，或從鳥作鳸。左傳屈蕩戶今俗本作尸。之，注戶止也。鳸者皆主農桑之候，戴勝主織紝，故與鵟澤虞皆附九扈之列。方言廣雅皆先言鳩，後言鳲，猶爾雅之例。其曰鳸鳩者，鳸雖雀類，亦可假鳩名，猶戴勝之稱鵀

鳲也。鳫取戶義，故廣雅作戶鳲，鳫與鳲，戶與尸，字尤易混，故譌作鳲鳲及尸鳲。據孫叔然陸元恪郭景純所說，則方言在魏晉時已誤，或稚讓亦據誤本，故遂以尸鳲入之戴勝。特以廣雅全書之例言之，不當有是耳。古書雖多竄亂，推其體例，自可見矣。惟鵹澤虞與戴勝自爲各鳥，而方言牽入鵹鶔，廣雅牽入澤虞，則並爲誤。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八月初一日

閱更生居士甲乙集，其以後漢耿恭所守之疏勒城，爲在今安西州西九十里之白墩子所謂疏勒泉者，是其遺阯，非西域之疏勒國。海寧俞氏思謙痛闢其妄。兩家之說皆甚繁，然近儒之言地理者，皆以洪說爲非。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二月初十日

卷葹閣集　**清洪亮吉撰**

閱卷葹閣集。稚存長于駢儷，而拙于散文。集首意言二十篇，意淺語庸，最爲拙作，而以冠卷端，自累其書，深可惜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六月十七日

終日疲苶，閱卷葹閣詩文。予于近人最喜北江汪容甫兩家文字，不特考據精博，又善言情變，其處境亦多與予同也。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正月初五日

北江遺書　清洪亮吉撰

閱北江遺書。道光壬寅刻於姑蘇者，前有故協揆弈經序。弈經，北江直上書房時受業弟子也。書凡六種：曉讀書齋雜錄八卷，伊犂日記二卷，天台客話一卷，外家紀聞一卷，兩晉南北史樂府二卷，唐宋小樂府一卷，別標曰附鮚軒外集。而附以其子飴孫孟慈史目表一卷。弈經序言是書爲先生幼子子齡孝廉所手錄本，族子子香參軍刊行之。子齡名齮孫，子香不知何名。其前載未刻書目，有北江詩話四史發伏左傳故左傳詁地理通釋五種。按左傳詁，飴孫與北江門人旌德呂培開雕金陵，竣工於嘉慶癸酉，印行于道光戊子。培子朝忠有跋極詳，而此尚云未刻，豈版歸呂氏，而洪氏不及知耶？然子香之非此中人，亦可知矣。曉讀書齋雜錄，皆北江戍還後讀書隨筆所記，凡分四錄，錄各二卷。初錄二錄，雜攷經史諸子；三錄上卷爲黔中錄，下卷爲塞外錄；四錄復爲雜攷。北江最精地理，次則說文，故此錄多言輿圖，辨晰甚細；其言小學，亦深究字源。此本行世者絕少。兩晉南北史樂府首行曰洪禮吉著，蓋係北江少作，故仍書原名也。飴孫由舉人官縣令，旋卒。史目表曾於己未廠市購一部，已久失去。雜錄頗有誤字及空白，又往往已見他人說者，蓋北江隨時劄錄，未及別白耳。

尤喜其論說文。如云古人剖玉爲珠，故珠字從玉。古人屑米爲粉，故古人粉字從米。古人範土爲璽，故璽字從土。今說文珠云蚌珠，爾雅，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豈有蚌珠？粉云傅面之粉，璽云王者之印，皆非本訓也。又人部，伉云人名，疑當云伉高亢也，又人名。伊云殷聖人阿衡也，疑當云伊水名，又殷聖人阿衡。蓋伊尹生於伊水，故姓伊，似不當以伊字專屬伊尹。又竹部，簾堂廉也。堂廉字不當從竹。釋名簾

廉也，自障蔽爲廉恥也。玉篇簾編竹帷，廣韻簾簾箔，義並同，疑說文有誤字。又人部，俚聊也。蒼頡篇國之下邑曰俚，是俚亦都鄙之號。漢書質而不俚，如淳注曰：雖質猶不如閭野之鄙言也。俚聊同聲，故又通作聊賴之聊。其實下邑爲俚，乃係本訓。俚野古通，說文野字下云南陽西鄂野亭，玄應注顯揚聖教論，亦云俚亦作野。皆足爲叔重功臣，不似同時孫問字錢十蘭之墨守。其論四瀆云：古稱四瀆，釋名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今泲與河合，淮亦與河合，祇有二瀆耳。若古合而今獨者，其河北之漳水乎？又云：八音所以宣八風也。今自晉以後無匏音，八音祇存七而天氣不能宣矣。四瀆所以疏四氣也，今四瀆祇有二而地脈不能泄矣。天氣鬱，此八風之所以不暢也；地脈塞，此四氣之所以不調也。州縣少廉平之吏，東南多水旱之災，有以哉。可謂絕大議論，經生家所罕及者。慈銘案，笙者匏也。白虎通義禮樂篇，匏曰笙。淮南子天文訓高誘注，條風艮卦之風，一名融爲笙也。左傳正義引服虔注，艮音匏，其風融。周禮太師注、禮記禮器注，並云匏笙也。是今樂器所吹之笙，正屬匏音，應正月立春艮卦之風，似未嘗缺。而今製皆以竹爲之，未嘗用匏矣。

其詮方俗語，如云吳人呼人面四周爲面般，本如淳漢書注般讀如面般之般。吳俗飲食過飽有逆氣出，呼爲垓，淮南子高誘注，垓讀人飲食太多以思下垓，卽此義。垓咳古字通，亦作欬，莊子釋文飲食至咽爲欬。吾鄉言人面少瘦寡精采曰面白醸醸，見玉篇。俗稱履法曰楥頭，說文楥履法也。所述皆與吾越方言同。鄉先生茹三橋氏嘗著越諺釋一書，予未及見，不知有此數條否？近日吾友陳珊士輯鑑曲一音證，當舉以告之。至舉王充論衡貴虛篇，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謂鑑湖本通潮汐，自後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環湖築塘瀦水，潮始淤塞。據會稽典錄：孫亮時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謂孫休之

造鐔茴䨴弉等字，蓋因休先自丹陽徙居會稽數歲，見育所製造，故倣而爲之。此二事足以補吾邑志乘之所未及。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正月十八日

亦有生齋集　清趙懷玉撰

臥閱亦有生齋集，其雜文二十卷，古今體詩三十二卷，樂府一卷，詞五卷。味青晚號牧庵，恭毅公之玄孫也，其才雖不及洪北江，而攷訂精詳，文章爾雅，亦一代之秀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廿九日

終日小極，閱亦有生齋文集，味辛筆力散弱，無作家氣，惟議論平實，體例多不苟然，其人固繩尺士也。集中題跋頗可觀，尤留心於常郡文獻。其與洪稚存勸速葬書，深以其入都爲非，有云：是月中正爲足下又期之期，祥禫之祭，既不可不歸；詩間傳之義，大祥後素縞麻衣，倘遊京師，恐無能以禮相處者，讀伐櫻桃之賦，可爲三太息也。又規其求營葬之豐，有云：在足下之意，以爲人子篤終，祇此可以自盡，不知瀧岡一表，爲他日顯揚者，正未有艾，固不在目前之觀瞻。古者遲葬皆不幸有大故，然後逾期。今足下徒以豐備之故，遂至停喪，則古不又有歛首足形還葬無槨之制耶？足下寒士，勢不能與世俗爭侈。縱罄其家爲一日之費，亦僅邀賓客交游之譽，非于先人有裨，況有識者並不以此多足下也。盡言救正，可謂直道之交矣。其答孫淵如三書，皆淵如署山東臬使時所致，多論爲政之方，亦徵直諒。他若秋圃翁行狀、進士錢君行狀、內閣中書舍人莊君行狀、先考趙府君事狀、特贈鴻臚寺卿禮科掌印給事中劉君碑文、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公神

道碑銘、甘泉訓導鄭君墓表、揚州府知府伊君墓表、刑部奉天司主事金君墓誌銘、總督淮陽等處地方提督漕運管公墓誌銘、廣西荔浦縣知縣楊君墓誌銘、四川布政使贈太常寺卿楊君墓誌銘、翰林院洪君墓誌銘、文學汪君墓誌銘、戶部員外郎前甘肅靈州知州楊君墓誌銘、兵部侍郎劉公墓誌銘、湖北荊宜施道崔君墓誌銘、河南南汝光道署按察使崔君墓誌銘、陝西邠州直隸州莊君墓誌銘、劉贊善哀辭，皆足備考證。其中十九爲常產，尤想見一時人物之盛。其叙次頗謹嚴，於故舊之文，情辭哀備。

所爲駢文，如劉謹之碑文、汪大經墓誌、劉種之哀辭及校刻獨孤憲公毘陵集序、阮解等文，雖未警卓，亦自清婉。先兵部特徵御史辨，爲恭毅公父繼鼎辨其入本朝無起用事，而黃叔璥御史題名錄，乃以山東德州人有同姓名者，崇禎時官御史，國朝再起用，遂致誤合爲一。此事湯修業賴古堂集亦辨之。味辛自言童時好談桑梓軼事，及長從吾宗秋圃先生游，又與湯君修業過從，兩人皆邑遺獻，遂復增益所聞，則其文獻之學，固有所受矣。

其考據之學，如校刻國語序、論語東修說序，與洪稚存論妻喪書。几席考，皆足見一班。皇明修文備史書後云：顧寧人所輯，凡四十帙，無卷數，所列書七十五種，而以史乘考誤終之，賅而且覈。然有援引，無斷制，蓋述而不作，有志於明史而未成書者。全紹衣作亭林神道碑，詳載著述，獨無此書。由是觀之，亭林生平撰述，恐尚不止此。康氏武功志書後云：帝王發祥之地，前志間亦載之，然帝王自有本紀，非郡縣之所得專，故近志往往不載。今人物志首載后稷，次載唐高祖太宗。按高祖本紀云，隴西成紀人，漢書地理志隴與成紀在天水郡，斄與武功在左馮翊，相去甚遠。即云高祖嘗爲岐州刺史，治武功，太宗實生於此，然仕宦

所及與生長所在不能牽合而爲一也。列女首列姜嫄太姜，直接蘇蕙，有直接有明之丁氏喬氏王氏三人，遙遙數千年中，僅此六人，罣漏恐不少矣。藏密齋文集跋云：吾鄉朱二釆，字立人，號復亭所著。復亭爲明季遺老，貧困以終，自律曆禮樂學校貢舉田賦兵制，以至救荒弭盜河漕之得失，古今之盛衰，靡不貫穿，尤長於議論，雖博大未及亭林梨洲諸君，而守先待後，亦隱以自任。姜西溟先生雜著手稿書後，謂先生之書在汪退谷之上，識者推爲本朝第一。書陽明釋毀錄後，謂當湖陸氏宰嘉定，及爲臺諫，蓋醇乎醇者。獨攻姚江不遺餘力，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流賊而亡於陽明，長洲彭氏南昀釋毀錄一書，匪特爲王之功臣，抑可爲陸之爭友，當湖復生，應亦自悔其失言。書望溪文集後，謂其喜删古書，官爵郡縣皆沿舊稱，猶染近代之習，然陳義甚高，時時以立言自任。至於遏國恤而昌言守次之制，居親喪而首嚴復寢之期。其弟本，逾七月成婚，晚猶自訟其過，可謂心知禮意，非空言聚訟者所可同日語。王文恪公手書謫解跋，謂文恪告歸後，雖朝廷眷禮不薄，特以未能得志行道，耿耿於中，故設爲問答，作此解以明志，而卒歸於大易之見幾而作。夫李茶陵葉福清，皆有明一代賢相，其初亦欲以挽回自任。然自古君子不能勝小人，無有不被其齮齕者，迨姦黨勢成，悔已無及，求如公之引退幾先，皭然不滓者，豈可得哉？跋王文成公家書後，謂當時禍變叵測，微先生東南幾殆，而詆之者，顧謂明之天下，不亡於流賊而亡于陽明，噫，是何言歟！先生一屈於孌倖，再屈于桂萼，迄於今詆訶未熄，道高毀集，何其窮也。此先生與太宰公書，與父書書姓，當時風尚使然，揭之以語不知者。跋王文成公與徐曰仁書後，謂黃梨洲曰：今之敢於罵象山陽明者，以晦翁爲之主，如豪奴之慢賓客，猘犬之逐行人，雖未免過當。然戟手怒目以助晦翁，晦翁必不喜也。王文成詩卷跋，謂先生不以書

重，而書之游行自得，機趣盎然，已兼諸家之妙。唐襄文公手書詩卷跋，謂公晚年以趙文華薦，商出處於羅達夫。達夫勸之，遂出。然分宜以達夫同鄉，擬假邊才起用，仍又力辭，則達夫是舉亦似不恕。論者至謂太倉王民應之死，實由於公。太倉嘗以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貽嚴氏，公指圖中博者張口喝六證其贋，不知此東坡論李伯時賢已圖事。且公于嘉靖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至通州卒。是年冬，民應始死西市，此不待知者明之也。總之，民應之禍，其積釁於嚴氏父子者，已非一日，故灤河變聞，遂行其計。而公為兵部郎中時，嘗覈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有奇，見兵亦不任戰，民應降俸二級。公又嘗序鈐山堂集，迹與分宜近，世人好為議論，遂緣此附會。願世之士大夫愼於出處，偶一失足，衆謗集焉，雖賢如公，亦不免也。董文敏書跋，謂董文敏集書之大成，其書約有三種：一則凝重古拙似顏平原，一則紆徐妍溢似李北海，此皆香光上乘。今世所行多非經意筆。題祝希哲臨茶錄卷，謂希哲眞書為勝國第一，惟王履吉近之，然已不逮。王履吉各種書跋，謂明人多善書而深于晉者，宋仲溫祝希哲而外，惟推履吉。皆識議甚高，卓然可傳者也。其跋從曾祖太原公書，謂公平日賦性慷慨，勇于為人，後日虧累，半基於此。親禱雨捕蝗，皆愛民實政，故雖被禍，至今頌聲未息，則辨恭毅仲子太原知府鳳詔伏法事，私家之言，恐難遽信。至譏康氏武功志，謂其叙事多無關係，載典史張儀死事，直類小說。不知此對山特著之以為炯戒者。又譏其于校官或稱名，或稱先生，又往往以「滸西子曰」斷之，率意而書。然此亦史家本有之法，況對山意專勸懲，不必以地志通例概之。又謂王貽上以為文簡事覈，訓詞爾雅，宋牧仲以為簡潔並馬班，皆耳食之論，亦似過刻。此志文章自佳，未可輕議。李夢陽論，謂夢陽特一意氣用事、中無執持之人，不足與于君子之列。又謂其為尚書韓文畫策，

遂代屬草劾劉瑾。夢陽誠激於義憤，則當露章劾瑾，乃計其利鈍而爲他人草奏，則言迂刻而無當。獻吉之進說韓忠文，固以時劉謝二公尚在閣，瑾猶未敢肆行，故言比臺臣劾羣奄，閣臣持其章甚力，誠能率諸大臣伏闕爭，閣臣必應之，去若輩易易耳，未可謂非老謀深算。空同文集中自叙此事甚詳。其不效也，徒以諸大臣心力不齊，遷延恇擾，遂爲瑾黨所乘，非主謀之過。使僅責空同以一部郎孤疏擊之，必犯嚴譴，而于事無濟。空同惟氣過矜厲，果於報復，不能知機遠禍，爲可議耳。若謂不足列於君子，豈非過歟！零丁爲翁學士作，求唐搨化度寺帖，殊爲無謂。零丁之作，戴文讓爲失父者言，味辛雖由徇覃谿之請，然以金石之好而比于生我之戚，怪僻失經，求者作者，皆失言矣。又作先妣大祥禮斗靑詞，齋醮之文，雖亦孝子所不禁，顧以縞冠素紕之祭，而爲妃靑儷白之詞，亦似可不必也。

詩集淺弱粗浮，全不足采。樂府俚率，詞尤拙劣。味靑自序總集，謂詩多牽率酬應，涉筆凡庸，文限於才，議論波瀾，素非所擅，詩餘一道，尤非性之所近。是固非不自知者矣。

味靑在同輩諸君中，最爲老壽。至道光初元，自題牧庵小像，作隸字猶秀勁，今幷像刻入集中。其生平嘗欲爲韋氏國語解作正義，未果；又欲彷裴世期三國志注例，注五代史，以彭文勤爲之，遂輟作，見所作牧菴年譜序及校注國語、徐氏炯五代史補注殘本諸序文中。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二月初一日

授堂遺書　清武億撰

夜閱授堂遺書，偃師武億虛谷所著，其子穆淳所編，道光癸卯其孫耒重刻者也。凡讀經考異十一卷，羣

經義證八卷，三禮義證十二卷，金石三跋十卷，金石續跋十四卷，授堂文鈔十卷，授堂詩鈔八卷；又讀書山房文鈔二卷，乃其子穆淳所作耒所輯入者，附錄題詞傳志事實行述等，共爲一册。虛谷經術風節，世所共知，其讀經考異，已刻入學海堂經解中，羣書義證金石跋亦久已版行，予皆有其書。此重刻本頗多誤字，據錢氏儀吉序及耒跋言，惟三禮義證授堂詩鈔初皆未刻，聊城楊至堂河帥爲開歸巡道時助金付梓；楊跋則言文集亦其所刻也。虛谷一字小石，號授堂，晚號半石老人，乾隆庚子進士，出吾鄉王方川先生增之房。文集中有上王西霞先生兩書，又與王貽伯書，乃西霞之子也。詩集中有聞西霞先生出宰遂平詩。虛谷成進士後，歸班候選，丁未以後，館西霞清化署中，授西霞族弟裕栻及次子思錫經，因成讀經考異，西霞爲之作序。其書刻於乾隆己酉爲最早，故阮文達得收入經解也。方川先生乾隆辛卯進士第二人，相傳以習國書散館改知縣。今考乾隆庚子辛丑先生爲會試同考官，則非散館可知。授堂聞先生出宰詩注云，己亥秋上患文體庸爛，十月覆考試官，先生始自浙入試，明年分校禮闈云云。其何以改官，亦不明言也。遂平爲河南汝甯府屬縣，至清化鎭則屬懷慶府河內縣，惟糧捕水利通判駐清化鎭，或由遂平知縣升通判耳。先生事無可攷，附記於此。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九月二十二日

授堂文鈔　清武億撰

閱授堂文鈔，其文多稗考據，筆近澀滯簡質，或如注疏家，或如金石文，其曲折層累處，亦頗有昌黎法，辭嚴義正，而出以平實，多可玩味。其漢制六馬考周禮名所由始考惟謂周官之稱周禮，始於王莽居攝以後，由劉歆之附會，近於武斷。諫官考原字論人之以字相呼。廣廣韻注義補注中所載人姓名。毀五岳寢廟議一切經音義跋巳亭記跋巳亭記王霞西所作，言上巳義。題士壕鎭壁與李東川論安陵書與朱少白論韓文考異書答黃小松論隸釋隸續書與桂

宋谷論說文序所言禮記指儀禮書與李書源論竹書紀年書程侍御三禮鄭注考序，尤精確不磨也。

十月初一日

述學　清汪中撰

歸閱汪容甫述學，中釋三九二字凡三篇，引證明通，可悟讀書之法。其釋周官媒氏一條，議論雖痛快，然終是有意圖說奔而不禁四字之病，未免爲周禮佞臣。惟謂禮言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乃先王懸其極以爲之限，過此者罪之，非娶必至三十，嫁必至二十也。此却新確。若謂奔而不禁，卽所以恥之者罪之，恐卽化千萬辯舌，不能以楊廣朱溫所不爲者，加之成王周公矣。（按此條書眉補記如左：）

績溪胡氏培翬研六室文鈔云，按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聘謂以禮娶也，奔則不備禮之謂。周禮奔者不禁，奔字當如是解。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者，仲春爲昏月之正，故謂當此時而有六禮不備者許之，恐其過時則傷，非謂淫奔也。此說甚精。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正月初三日

閱汪氏述學。汪氏喜騁雄辯，頗似毛西河。同時凌次仲爲作墓志，言其天資高邁，好嫚罵，尤惡宋儒，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云云，亦與西河相似，惜其著述傳者僅此書耳。卷中釋三九三篇，最足爲初學讀書之法，不媿通儒，予已於去年正月日記中論之。此外若周公居東證，言居東之卽東征，並非辟辠出居。爲人後者爲曾祖父祖父服辨，言爲人後者，服不二斬，故降其父母，期功無敬，並服何嫌？援女子子適人者但降其父母兄弟服，曾祖祖父皆不降之例，則爲人後者可知，俱極精確。又廣陵曲江辨，言七發所稱曲江，確在揚州，

駁朱竹垞謂在錢塘之誤，尤援據極博。至其明堂通釋一篇，幾五六千言，謂周之明堂有五，連魯之太廟明堂共有六，繁徵博引，殊苦詞費。其力闢月令天子十二月所居宮室之謬，謂全乖古制，乃九宮太一之邪說，雖議論不盡可依，其雄辯亦不可及。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初四日

閱汪氏述學。近儒中文章精卓，蓋無出其上者，惟意不僅以文傳，亦不屑屑於家數文法，而所據必經義，所擇必古辭，簡栗謹嚴，故能自成一子。其餘力所及，若狐父之盜頌、弔黃祖文，出于憤盈，語諧而益痛，亦太史公傳貨殖遊俠意也。至若老子攷異，以孔子問禮者爲老聃，乃周守藏史，其言行見於曾子問者是一人。著道德經授尹喜者，爲周太史儋，秦獻公時人。據史記本傳，有或曰儋即老子語。其子宗，爲魏將，封于段干者是一人。與孔子同時者，又有老萊子，亦稱老子，乃楚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嘗師殷之商容，爲隱君子者，又是一人。史記誤合三人爲一。瞽瞍說，謂瞽乃世官，非盲者之謂，史記易瞽字爲盲者失之。此皆可備一說，不足以爲深據。其先考靈表，通篇皆稱其父曰君，雖古有之，然未免意過其通矣。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七月初十日

汪容甫先生述學，余所最愛，其書包蘊宏深，雋傑廉悍，足以成一家言。然有兩事可議，上朱侍郎即文正公。書言欲爲母墓立石，云汪氏母勞苦之碑，凱風之詩，既非佳事，即云斷章，將置其父於何地？若謂古不合葬，則婦人無外事，獨爲志銘則有之，爲碑則不可。東漢邯鄲淳有曹娥碑，唐李翺有高愍女碑，皆以奇節特表之耳。且古時上下通得立碑，自唐至國朝，碑碣已有定制；況碑上加以題目，宋世天子以寵元老大臣者，

如云元勳之碑、舊學之碑。勞苦既非美稱，又以庶人而僭重臣國老之制矣。與畢侍郎即弇山尚書。書，有年伯之稱。二字從無入文字者，唐人稱同年丈人，必不得已，當依之稱年丈。然考弇山子孫無登科者，容甫父爲諸生，又無伯叔兄弟，蓋弇山族子有與容甫同年者，則即以俗例言之，同年無叔伯，謂同年之伯叔父，但以世誼稱之，無年伯之稱也。容甫此語，尤爲不典矣，蓋其子孟慈刻集時不檢之過也。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十一月二十六日

有正味齋集　清吳錫麒撰

閱吳穀人祭酒集中游太山焦山西山記及諸書論碑銘。自二十一二歲時，閱有正味齋集，意便輕之，後遂絕不屑懷。今老矣，客氣盡去，頗覺其辭旨清切，亦有過人處。今日卽所見論之，穀人才弱，筆不能舉其氣，蹊徑亦太凡近。焦山境窄，尙能傳其幽峭，摹其蔥蒨，惟收處二語云，依依相送，脈脈有情，全是俗筆，亦結不住，最爲通篇之累。岱西兩記，瑣碎散漫，絕不相稱，間有攷據可取耳。與人書善於言情，頗有佳篇。論亦病在體弱，碑銘尤不知唐以前人法。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十二月初八日

閱吳穀人游泰山記、游焦山記、游西山記，皆叙次雅馴，間附考證，亦頗塙覈。泰山記尤峭潔，焦山、西山亦皆有佳語。蓋穀人才弱而體俊，思凡而語工，故作游記短篇，按日爲書，能自修飾；其日記兩卷，亦同此致。又生當極盛，聯襼題襟，務萃勝游，故耳目濡染，學有原本，凡所考訂，雖亦多按籍而稽，要能識其是非，有所甄別。世之爲游記者，務據地志，羅列縷縷，喧客奪主，欲以自炫其博，不知適形其陋也。至沿襲里

俗，動輒譌謬，益無論也。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五月初六日

兩當軒集　清黃景仁撰

閱黃仲則兩當軒集，係常州新刻本，詩詞俱較多，然都無取，蓋仲則生平已刪之作。又有詩話數則，其論李東川高青邱詩，亦未盡當。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五月二十日

簡莊綴文　對策　清陳鱣撰

簡莊綴文六卷，對策六卷。對策去年曾于相國齋中，見有魏氏茂林鈔本，意尚以爲未刻者。此與受經堂彙稿，尤世間希有之書，得之可喜。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正月十四日

閱簡莊綴文，卷一史論，卷二自作諸書敘，卷三羣書跋，卷四經典攷，卷五雜記，卷六雜文。簡莊博究經籍，尤精字學，文章非其所長，固以考據重者。集內埤蒼拾存聲類拾存兩敘，辨別古今字詁，多段錢諸君所未及。擬請漢儒許慎從祀議，則不及予友崑山張星鑑所擬之詳晰也。惜所爲論語古訓說文正義等書，俱未得見耳。其元豐九域志跋云，天文似難而實易，地理似易而實難，以其沿革無定也。亦爲名言。天文二語，焦理堂駁之。

正月十七日

陶山文錄　清唐仲冕撰

閱唐仲冕陶山文錄，自頌贊賦至雜文共十卷。仲冕字六枳，善化人，乾隆癸丑進士，官至陝西布政使。其牧江蘇海州，尤有惠政。所著尚有儀禮蒙求家塾蒙求等書，政事文學，著名一時。王述菴湖海文傳中曾錄其郊祀有尸說鄙人句讀說世婦說內人弔臨說等四篇。今錄中第二卷爲經說，雖尟有師法，而實事求是，多可取備一義。文亦未成家，然筆力健舉，頗無軟俗之病。其海州學正翁君墓志，翁名咸封，字子晉，常熟人，乾隆癸卯舉人，卽太保大學士文端公之父也，所載世系甚詳。陶山子卽太常卿確愼公，父子繼爲布政，其號陶山者，因其父宰山東卒葬陶山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三十日

劉端臨先生遺書　清劉台拱撰

自廠甸至火神廟，遊人塡溢，百物駢闐。予輩數人，惟婆娑破書舖席前而已。以錢一千得劉端臨先生遺書四册。卷首載行狀墓表及兩世鄉賢錄，先生與其父靖江縣訓導世謩於道光十一年同入祀鄉賢祠也。以下凡八卷，卷各爲一書，曰：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國語補校荀子補注淮南子補校方言補校漢書拾遺及文集也。惟駢枝小記二書，曾於學海堂經解中見之。國語荀子淮南子三種，王氏讀書雜誌亦間采其說，餘俱未見。漢書拾遺自朱武曹撰行狀誤作漢學拾遺，阮文達撰墓表及儒林傳皆因之，向嘗疑其名不可解，謂漢學之遺，胡能盡拾，且必累卷積帙，方負此名，而載其書目祇一卷，正不知何所措手？今日閱之，乃漢書拾遺也。自高祖紀至儒林傳，隨筆劄正，僅得九葉二十四條，而書首標點，亦曰漢學拾遺，蓋先生女爲文達長子

故淸河道常生妻，是書常生所輯而其子恩海刻之，故仍沿其誤。惟前載王氏念孫序，故作漢書不誤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正月十四日

閱劉端臨先生諸種。其文集周公居東論，謂公之居東，特以流言故，避謝朝權，出居洛邑；以陰察武庚之變而爲之備，非委孺子以去之也。卓識確議，深合情事，可謂獨得古人之心。至其疏通經傳，援據詳確，而俱以文從字順之法讀之，則近儒論之詳矣。

正月十六日

楚蒙山房集　淸晏斯盛撰

閱晏斯盛楚蒙山房集。晏斯盛爲江西新喩人，乾隆初官至山東巡撫戶部侍郎。所著有楚蒙山房易經解十六卷，收入四庫。（按書眉補記：四庫書目錄經部易類，有晏斯盛楚蒙山房易經解十六卷，內爲易學初津二卷，易翼宗六卷，易翼說八卷。）裒然巨集，而轇轕扼塞，幾于一字不通。頗亦論說理學，有與方靈皋往復書，又爲太傅朱文端作墓表，此亦吾服其膽者。中惟江北水利書兩卷，雖不成文，而有裨實政。其人于世宗末由鴻臚少卿擢江蘇布政，殆亦吏幹之材；書卽其藩吳時所作。嘗視學貴州，于黔中水道，亦多所記載。足見災梨禍棗之中，未始不可收牛溲馬勃之用。隨地留心，開卷有益，特吾輩心力有限，不暇看及此等書耳。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正月二十日

晚聞居士遺集　淸王宗炎撰

閱王穀人晚聞居士遺集，爲文八卷，詩一卷，共九卷。先生名宗炎，字以除，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未授官而歸，著書教授，垂五十年。至道光乙酉冬卒，年七十一。越東學者奉爲魁艾，而蕭山人至今猶以小進士呼之，蓋先生登第時年甚少也。先生聚書甚富，於易詩書禮公羊春秋爾雅孟子，皆有論撰，與同郡章進士實齋、同邑汪吏部厚叔，交最厚。實齋通史學，攻古文；厚叔精於諸子之學；而先生族弟福建巡撫南陔先生深研經義文字，互相淬厲，所得甚宏。（按此處書眉補記：先生受學於其邑人湯溕。溕字紹南，號湘畦，乾隆甲午副榜，官杭州府學訓導。集中有湯夫子家傳，言所著有明謚法考五代史閏季錄湘畦雜佩學製編自怡集畯姝漫稿諸種，其學爲繼毛氏而起。）據集中復實齋書，有浙東學術首條今又改定數語云云；又答南陔弟詩注中，有日課校讀爾雅孟子簡端記錄之語，其著述之略，固可想見。今此集爲其子庶吉士端履等所輯，字皆本說文體，板亦倣宋刻，雖似精工，而滿牘古文，艱苦駭俗，轉爲文章之累，殊無謂也。集前有相國湯文端公序，後有南陔中丞跋。文端爲先生弟子，其序言先生闇然自修，不欲以著述名，每脫稿輒棄去；跋亦言著書時爲人取去，故僅存此數，蓋皆實錄。

其文一意簡古，雖蹊徑太甚，多病局促，而謹嚴可喜，終非不讀書者所能。詩亦大致相似。五古頗有峭潔之作，與南陔所爲文同出一軌；蓋皆承前明張元忭孫鑛諸鄉老之派者。然南陔究心漢學，自閩歸後，顏其齋曰許鄭學廬；而先生頗出入漢宋。其答實齋書有云：來諭以儒者學識不廣，囿於許鄭之說，此言深中近日之病。鄙人嘗謂西漢經學深於東漢。董劉無論，卽匡衡亦豈易幾？若叔重說文，自是一家之學，而謂達此者卽非聖無法，此拘虛之見，非閎通之論。若鄭不及毛，則近人已見及之矣。語雖持平，然稚圭經說，自其

本傳外，見者寥寥，何由知說詩解頤者，眞無遺議乎？舍康成衆義完具之箋，而欲求匡鼎單文旁見之學，固尊古之盛心，亦好奇之通惑矣。集中所收諸文，大半應酬之作，壽文像贊，時藝序言，一倂闌入。又好爲蕭山諸曁兩邑富人作文字，家傳誌銘，多係賈氓，無關文獻，而叙次簡潔，尙不令人生厭。其爲敦甫相國南陔中丞之兩封翁墓誌，尤謹嚴不苟。最佳者，如孟子趙氏注孟子音義楊甲六經圖盧雲英五經圖戴震原善原象續天文略任大椿深衣釋例吳越備史嘉定鎭江志至順鎭江志戴震水地記等叙錄十三篇，考證碻核，卓然可傳。與汪蘇潭校勘潛夫論誤字，亦精覈。餘如陸農師爾雅新義辛文房唐才子傳孫同元弟子職注於士達湘湖考略桂未谷札樸汪漢郊東里生燼餘集合刻嘉興徐秋湄先生遺書等序，及策問廿二條，論書法十三條，俱可備考證。先生工於書法，旁及繪事，故所載題跋時有名論，筆墨亦雅潔，固吾鄉先輩中一巨集耳。所惜南陔中丞著書至二十六種，其中國朝八十一家三禮集義四十二卷儀禮圖十七卷說文集注一百二十四卷袁宏後漢紀補證三十卷，皆褒然巨集。聞其儀禮說文兩書。尤一生心力所萃。其子曼壽亦傳家學，著書八九種，俱以家貧未及刻。今經亂後，當已無有存者，可歎也！中丞在閩，以布政使李氏賡芸自縊事，與總督汪稼門同被高郵王文簡所劾罷官。中丞不待言，稼門亦有時望，乃俱不能容李無齋，何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二月十七日

校禮堂集　淸凌廷堪撰

閱校禮堂集。次仲精于禮學律樂，賦頌誦法蕭選，雖少精警，亦未失雅道，詩亦不俗。經解古義，皆確實有本原。間有偏執，精者爲多。又以同時諸儒，皆略於乙部，獨稱錢辛楣之史學，所載戴東原汪容甫事跡

甚備。其自著有後魏書音義，惜未及見，今集中有自序甚佳。洪稚存更生齋文集中亦有是書敍，言有四卷。

先生爲翁覃谿弟子，故集中稱覃谿不無過當。又少與阮文達爲布衣交，集中屢見之。考次仲以布衣入都，覃谿首知之，力勸之赴舉。及落解游揚州，時文達甫冠，尚未遊庠，次仲即極相推許。致覃谿書，言揚州惟容甫伯元二人，於此亦足見先輩眼力之高。

校禮堂集中所載書啓，往往具首尾稱謂，殊多不典。蓋其集係後人所刻，全錄其稿本，不知削去，故有稱大弟大人之類。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八月十二日

點閱凌次仲校禮堂詩。其格調清儁，時有佳句，乾隆中經儒之稱詩者，沃田最勝，蘭泉次之，先生詩可以上肩西莊，下揖芸臺，其中往往自出名論，又時證發經義，則諸家所未及。如齊河懷古云：「鏡龍八載帝中原，曾築孤城濟水邊，鱗角未全成底事，殘碑猶紀阜昌年。」余忠宣公祠云：「碧血當年葬綠蕪，至今祠廟枕江孤，忠臣一樣封疆死，誰弔南臺福大夫？」過公家城子云：「公家城子枕溪流，野老迎人語不休。猶指柳邊遺址在，侍郎當日讀書樓。」過楊霍林司城故宅云：「幾曲頹垣半畝苔，蒼凉石獸沒蒿萊，更無甲第連雲起，賸有辛夷作雪開。濁世未容淆正論，清流豈必拒奇才？請看桃李茄花側，都是司成手自栽。」讀張太岳集云：「嘉祐萬言王介甫，會昌一品李文饒。」七古如采石望虞雍公戰處、周忠毅公宗健玉印歌、姚江篇，皆議論獨絕，不愧名作。高堂生墓五古一首，河閒城北三十五里毛精壘、相傳爲漢毛公冢七古一首，題吳上舍讀

七易圖五古一首，前學古詩五古二十首，後學古詩五古十首，次吳石厓進士見贈五古二首，小游仙詩絕二十首，題陳仲魚說文解字正義一首，皆名理湛然，深裨經學，而詩律簡雅，不失之腐。熱河八觀詩一秀峯書院，二武列水，三磬錘峯，四布達拉廟，五扎什倫布廟，六夜光木，七金蓮花，八杏春園酒樓，仿東坡鳳翔八觀作也。及望齊雲巖眞武殿七古一首，己未四月閱會試題名錄七古一首，亦足備掌故。其題謝釜之崇之昆季常棣圖云：「披圖眞羨二難幷，常棣花開照眼明。敬以事兄榮覆弟，說詩應憶鄭康成。」題瞿蓑生杝庭讀禮圖云：「道學儒林翰本乖，淹中一卷久塵埋。禮堂別有千秋業，授受還應異勉齋。」蓑生爲辛楣先生壻。答姚姬傳先生云：「皋比廿載擁名都，言行眞爲士楷模。談藝不矜明七子，說經兼取宋諸儒。是非原有遺編在，同異何嫌立論殊。傳得桐城耆舊學，直偕熙甫繼歐蘇。」孔撝約檢討過訪云：「周髀遺經傳趙爽，公羊絕學繼何休。」其宗恉概可知矣。論曲絕句三十二首，亦言此事者所當究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八月二十日

晚讀校禮堂集。其縣象賦、復禮三篇、七戒、氣盈朔虛辨、覲義、詩楚茨考、射禮數獲卽古算位說、儀禮釋牲上下篇，俱不可不讀也。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八月十六日

凌氏周禮九拜解多改舊文，又歷詆顧亭林毛西河閻百詩惠半農江愼修諸家之說，呂氏飛鵬周禮補注全取之，然其以頓首爲相敵者之拜，云禮經賓主相敵之拜皆頓首，則猶沿賈疏首頓地卽舉爲頓首，頭稽留至地多時爲稽首，及宋人易彥祥祓周官總義謂至尊稽首，其次則頓首，敵以下用之之說。以肅拜爲婦人拜不跪，

如左傳郤至之三肅使者，則亦沿先鄭注肅拜但俯下手介者不拜之說。段懋堂氏謂鄭注頓首爲頭叩地，注士喪禮及檀弓稽顙謂頭觸地，叩觸一也。周禮之頓首，卽他經之稽顙，頓首未有不用於凶者。慈銘案謂頓首用於凶者是也。左傳言頓首者二，皆非常之事。史記謂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漢以後至六朝，人臣上書者皆言頓首死罪，則頓首固凶事也。謂頓首卽稽顙，非也。賈疏謂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是也。蓋稽首者，首至地而不叩，頓首者首叩地而無聲，稽顙則有聲矣。陳氏喬樅禮堂經說，以九𢷾之四曰振動爲稽顙，是也。杜子春注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記問喪曰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此爲振動之義甚明。鄭大夫以爲兩手相擊，後鄭以爲戰栗變動，易氏以爲施於事變之不常，皆未得其解。凌氏謂卽喪禮之拜而後踊。夫喪禮之云拜稽顙成踊者，拜稽顙一事也，踊一事也，踊何與於拜乎？至肅拜則以段氏說爲致塙。段云，凡不跪不爲拜。跪而舉其首，惟下其手，是曰肅拜。程氏瑤田曰，肅拜言舉首者，以別於稽首頓首空首三拜之必下其首，是也。肅拜與左傳郤至之三肅使者不同，肅不連拜，所謂介者不拜，今之長揖而已。肅拜爲婦人之拜，古婦人拜，亦無不跪者。慈銘案，荀子大略篇云，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以拜與稽首等竝言，而曰平衡則拜，必跪可知。平衡卽肅拜，其不下首亦可知。楊倞注以平衡爲磬折者，甚謬。左傳但言肅而不言拜，則肅乃今之揖，異於肅拜可知。賈疏及凌氏陳氏皆以肅拜與肅爲一，而謂肅拜不跪者，非矣。吉拜凶拜陳氏引雜記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尙左手，注云，尙左手，吉拜也，吉喪故吉拜。然則凶拜爲尙右手矣，其說亦最塙。鄭注以拜而後稽顙爲齊衰不杖以下者之吉拜，稽顙而後拜爲三年喪之凶拜，似由未知振動之卽稽顙，故有此

說。士喪禮及喪大記皆云拜稽顙，無言稽顙拜者。而檀弓本文兩事，皆指三年之喪言，故鄭君又以拜而後稽顙爲殷之喪拜，義頗出入，自以尙左尙右之說爲得也。奇拜者，鄭注引或云奇讀爲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者，是也。襃拜者，襃讀如襃衣大袑之襃，尙書大傳所謂拱如抱鼓。蓋襃之爲言包也，圓拱舒張而拜也。襃拜與奇拜對文，奇謂偏倚，襃謂舒博也。若如舊注以奇爲一拜，襃爲再拜，則𩒨首頓首空首等拜皆有之。段氏謂襃拜不止於再拜，則頓首等拜亦有之，不得列之爲九。於是賈疏始有𩒨首頓首空首肅拜四種爲正拜，餘五者附之之說。段氏凌氏皆各分經緯，言人人殊。段氏又謂振動者本不必爲𩒨首等三拜，而以變動故爲之，則拜非由禮，大祝安得職而辨之？又謂吉拜者拜之常，當拜而拜，當𩒨首而𩒨首，則上所云諸拜，豈皆不當拜而拜乎？且如其說，則九拜實祇七拜，尤不合矣。大抵九𢷎惟𩒨首頓首空首鄭注塙不可易，餘當參伍證之。陳恭甫氏謂辨九𢷎下云以享右祭祀則九拜，皆當主祭時言。慈銘案，鄭注雖以享爲朝獻饋獻，以右爲侑勸尸食，然享實當包燕饗，右亦當包侑賓義，疏謂享右祭祀，舉其重者，其實五禮皆該是也。

八月十八日

閱凌曉樓禮論，攷辨精晳，卓然鄭學干城。惟大夫士無主一篇，必申許鄭而駁徐邈元懌之說，則非也。

十月二十一日

閱凌氏禮論，其駁金輔之氏禮箋陰厭陽厭之說，不特爲鄭注功臣，亦足深明禮意。金氏謂陰厭陽厭，因陰童陽童而名，不得通於成人之祭。凌氏謂陰童陽童，卽因陰厭陽厭而名，眞破的之論。至成人之祭，尸謖之後必備陰厭陽厭者，孝子求神非一處之道，尤名言也。

十月二十四日

大雲山房集　　清惲敬撰

擁衾閱惲子居敬大雲山房集。子居與文信爲婚姻，其學亦出入漢宋，而雜于佛氏。喜爲高古簡奧之文，頗盛自標置，詆訾明以後諸家，無一當意。其文其學，殆與姚姬傳並時驂靳，而碑誌諸作，峭潔精嚴，自成一子，乃遠非姬傳所及。其大庾戴文端碑文，尤極用意，固近世之奇作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初六日

跋大雲山房集一通。略謂其文從子家入，由史家出，故簡潔峭深，其學本于法家，故其言峻刻寡情，然嘉慶以來，無其敵也。

十二月初五日

感涼小病，臥閱大雲山房集。大雲文自足傳，惜其標置過高，好自爲例，乃時失之紛雜，此包愼伯所以病其破碎也。又喜說經，而議論無根據，令人有蛇足之歎。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八月十九日

閱惲子居大雲山房集。其潮州韓文公廟碑、廣州光孝寺碑，皆稱奇作，而議論皆有過當處。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十二月十二日

邃雅堂集　　清姚文田撰

閱姚文僖邃雅堂集。凡雜文四卷，進御冊一卷，進御詩一卷，古今體詩三卷，賦一卷。文僖雖早登阮文

達之門，又以己未龍首，領袖儒林，然其學出入漢宋，殊少家法。文亦無古意，不識記事體裁。是集第一篇爲宋諸儒論，首云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堯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諸儒而明。又云：漢孝文時，遺經稍出，惜諸儒抱殘守缺，僅令遺文不至失墜，而不能及乎其大，能知此者，惟董生而已。又云天下一日不昏亂，卽宋諸儒之功無一日不在于天壤。至其著述之書，豈得遂無一誤？然文字小差，漢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爲詬病。今之學者，粗識訓詁，自以爲多，輒毅然非毀之而不顧，此何異井蛙跳梁而不見江海之大也。其言深攻近儒，似幷不爲師門地，而議論自爲醇正。予嘗謂自程朱生後，天下氣象爲之一變。束髮之儒，恥事兩姓，曳柴之女，羞醮二夫，尤其明效大驗。故雖雅不喜讀宋儒經說，尤厭其語錄，而從不敢非毀之。蓋漢儒守經之功大，宋儒守道之功大也。

是集中詩經匡說沈昆貽著。序有云，漢去古未遠，其說典禮名物，終勝于後世，至深求其意義之所在，則來者難誣。何則？名物者積久而愈晦，義理者推闡而愈明也。數語尤爲精確。名物兩言，深契漢宋之要。文僖素研說文之學，集中說文論上下篇，其解轉注爲轉相貫注。如木部則義必皆木，水部則義必皆水，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許書五百四十部，其例自明，而詆休甯戴氏以爾雅釋詁爲轉注之謬，其論殊不可通。至云六書惟指事最難明，凡物皆有形可象，而事則託諸無形。故如上下之字，必先列一畫，而施直畫上行，謂之上；又施直畫下行，謂之下。此直畫者，非形非義，但以之表識而已。如尹从又又卽手。握事，其爲事不可得名，則中作丿識之。本末言木之上下，其爲地不可得名，則以一上下識之。使人察之而自喻，故曰可以見意，旣無形義可言，殆尙近結繩之意，故以爲六書之首。其論甚精。又謂說文自有遺漏之字，如紂字見

康成周禮注，曲字見康成儀禮注，希字見周禮注，徐鉉等新附字固多舛謬，然如濤大波闠市門之屬，見文選注引倉頡篇，塾爲門側之堂，經傳習見之，是塾自有字，不得以埻字當之。昇字見釋文云，易升卦鄭本作昇，不得謂古止升字。劉鉞當作戉。屬，鎦殺也，不得謂鎦卽劉字。亦足見攷訂之密。惟據後漢書西南夷傳，謂叔重至桓帝時尙存，桓帝名志，說文無志字，當以上名而去之。按西南夷傳夜郎下云，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乃從汝南許愼應奉受經書圖緯。然許冲上其父說文解字，在安帝建光元年，時稱愼已病；至桓帝建和元年，凡歷二十六年，叔重雖或尙存，當亦篤老不應復能講授，此自可疑者。又云漢人避諱極嚴，故許于上諱，皆不言義，原書如禾艸火戈示諸部，必于部首但言上諱而不載其字，其有此者，皆後人所加，則金壇段氏，已有是說，錢竹汀氏已謂其不可信。要之文信集中，固以此二論爲最可傳也。

他若佛法論、春秋大事表序經序、毘陵惲氏族譜序、與孫雲浦論文書，其識議皆可取。唐虞至三代年譜序，謂竹書紀年古書可貴，不得盡以爲妄，取紀年所述年世，以校史記，多所是正。史記共和攷，謂當從竹書作共伯和，索隱引魯連子尤詳。左傳王子朝言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若是周召二公，則本皆王朝卿士，不當言釋位，知史記之言爲不足據；而因魯連子有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歸國于衞語，謂共伯和卽衞武公和。衞本古共國，其稱共者，如晉稱唐、楚稱荊耳。共城今衞輝府輝縣，狄人之亂，戴公東徙，共民實從，亦一證也。其說新創，亦足備一說。金壇十生事略及重建姚公祠記，敍順治己亥袁大受之獄，及文信之高祖江南按察使姚延著緣坐冤死事。十生者，吏部郎王重，字有三，崇禎四年進士。兩廣監軍道袁大受，字亦文，順治三年解元，四年進士。兵部主事王明試，字雍侯，順治八年進士。大理評事李銘常，字紀公，順治二年進士。布政使王

夢錫，字納吾，天啓五年進士。建寧知府段冠，字文殊，號蘧覺，崇禎十年進士。杭州推官江潢，字度生，崇禎十六年進士。臨安知縣史宏謨，順治四年進士。紹興推官史承謨，順治八年進士。封御史馮徵元字善長。也。其事因順治十六年六月，朱成功破鎮江，而金壇知縣任體坤山西貢生。遣諸生虞巽吉等詣府乞綏兵，而潛棄城遁。及成功敗，體坤欲掩其逃城罪，遂嫁禍士民，誣以通款。主謀者大受，發其事者徵元之子御史班，字而聞，順治二年進士。原審者按察使姚延著，覆審者按察使藍閏，推官劉源深，勘獄者侍郎葉成格厄滿，而體坤重賄要津，遂反誣紳士逼之送款。時提督哈哈，又力主羅織，王重大受等遂與縣丞教官諸生書吏耆民團保六十餘人，駢斬于市。體坤以非本謀，減等論絞，班以叛逆遣戍死，延著以失出論絞。惟進士曹宗璠、號惕咸，崇禎四年進士。宗璠子刑部主事鍾浩、字持遠，順治十二年進士。編修蔣超字虎臣，順治四年探花。三人幸免。重大受銘常明試皆多爲不法，大受尤凶狡，本欲借投誠殺諸生之不便己者，卒以自及。班以素與重有怨，遂草疏盡發重大受前後姦狀，使兵科孫際昌入告，致移刃其父，而身亦連坐死。班爲諸生時，文倘險怪，督學耿某置末等。後耿巡撫甘肅，班誣以通虜，滅其家。夢錫冠潢鼎革後皆杜門不出，宏謨承謨皆端靜自守；諸生虞巽吉等八人，恐邑遭屠戮，故公給資金間道詣府；蔡默等七人，皆足未嘗出里閈，且有城守功，爲大受所陷，皆以冤死。結案時十八年辛丑八月也，章皇帝已賓天矣，以叛逆故不蒙赦。予向知金壇己亥之獄，見稗史中有金壇紀事。未得其詳，茲文僖據金壇公是錄及十宦被戮本末二書，參互考訂，最爲可據，幷劄記于此焉。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初五日

閱姚文僖遂雅堂集。文僖文有清氣，其議論獨到處，予已於孟學齋日記乙集中劄記之，今再讀一過，中

如春秋大字表序經序序經爲楚雄知府包敏所輯，摘取顧氏議論，仍以經爲次，而附以己意。備言修高宗實錄采輯六十年事之艱，以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紛國別，闕失必多，而公穀僅爲經生家言，據一字以穿鑿，自不如左氏之有所據依也。河南試牘序極言近世文法之謬妄，而小題尤甚，其害始於方文輈。與孫雲浦書備言古文義法，當斟酌古今，無一定之例。皆極爲名通。

文僖篤於伉儷，其夫人周氏，有國色之目。文僖言其作合，由於吾鄉王方川先生增主湖州愛山書院稱賞其文，夫人之父武功知縣鼎樞求其擇壻，因以得諧也。王先生以進士第二人官翰林，才名甚著，竟左遷知縣，旋被劾罷，偃蹇以歿，後嗣凋零，迄今鄉里不能舉其姓字，其文字亦一無表見者。洪北江年譜中言乾隆辛丑會試出先生之房，薦而未售。即此兩事觀之，其識拔奇士，固非常人所能及矣。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二月十一日

閱邃雅堂集中詩，略點識之。文僖詩俱率口而出，間有清語，略無作意，而屢言苦吟索句之勞，不可解也。卷中附其配周夫人詩數首，清麗實出文僖之上，如一襟楊柳月雙鬟杏花風，文僖不能道也。

二月十八日

珍藝宧文鈔　清莊述祖撰

閱莊葆琛氏珍藝宧文鈔，皆論辨經說之文，而附以詩賦及誌銘行狀數篇。莊氏究心夏小正一書，謂其中有經有傳，經者即孔子所定之夏時，因爲之著說義音讀等例，而更考定其文字。據季冬納卯蒜三字，謂古文民字似卯字，蒜即說文祘字之訛，當爲納民祘，即周禮孟冬之獻民數，遂盡以隸古字校正其文，改名曰夏

時明堂陰陽經；謂卽此可以得夏禮夏數，并知連山易之不亡；皆好高之過。予嘗謂本朝經學極盛，而如孫淵如之酷信讖緯，主以說詩書；劉申甫之言春秋，力主黜周據魯以春秋當新王之說，謂夫子借此行天子之事，損文用忠，變文從質，爲通三統；及莊氏之以夏小正爲連山易，皆意過其通，不免於驚世駭俗。其後姚姬傳倡言宋學，異論一出，方植之陳碩士輩起而和之，至詆諸儒爲異端，雖瞽談狂吠，旬就銷滅，而乘間抵隙，因緣爲難，亦諸先生授之以口實也。莊氏諸論難之文，皆考證邃密，確有本原。其所爲先妣彭恭人行述，言其外王父芝庭尚書與其祖南村觀察，同舉雍正丁未進士，讀卷官擬莊一甲第一，彭一甲第三。憲皇親定彭爲一甲第一，莊爲二甲第二。其後莊之長子存與卽方耕宗伯。爲乾隆乙丑一甲第二人，次子培因爲乾隆甲戌一甲第一人，卽先生父也。科名先後，天若有意爲之報，亦可謂盛事矣。先生成乾隆庚子進士，殿試二甲第四，以知縣待銓，後任山東昌樂及濰縣。所著書以尚書考證毛詩考證弟子職集解三種爲最佳。說文古籀疏證本名古文甲乙篇。僅刻其目，謂卽此可以考殷之歸藏易，其僻殆與連山易同。五經小學述二卷，亦有可采，而辨糜饘鬻三字至居半卷，亦太繁碎矣。

國朝經學，首推徽州常州，次揚州及蘇州，又次吾紹興及寧波，而太倉州下嘉定一小縣，其人物乃與常歙相埒，尤爲盛事。常州卽以莊氏一家論，方耕侍郎啓之，葆琛先生繼之，而侍郎有孫曰綬甲，先生有子曰又朔，皆有譔述，而綬甲尤有名。李氏兆洛序珍藝宧遺書，稱莊氏又有若士申受兩君，皆著公羊學，不知其名，蓋皆宗伯之孫。先生集中又有答族孫大久論說文書，稱其所著有春秋及各經小學考；劉禮部集中言其弟子有莊續澍，邃於經學，足稱份份彧彧矣。吾越自黃梨洲氏權輿於前，毛西河氏起而和之，已有廓清宋

學之功。至邵二雲氏盧抱經氏出，遂爲漢學之大宗。范蘅洲氏名輩間於盧邵，雖著述未富，成就卓然，茹三樵氏、王汾原氏名不甚著，其書皆足不朽。而王方川氏、胡稚威氏皆博學有盛名，所業竟無傳者，可惜也！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十七日

岱南閣集　五松園集　嘉穀堂集　清孫星衍撰

閱孫淵如岱南閣五松園嘉穀堂三集。岱南閣者，其官山東兵備及攝廉使時所作也，五松園嘉穀堂者，其居母憂寓江甯時所作也。中皆攷辨之文，間附傳誌雜著。岱南閣集中載公移文四首，一咨山東學政曹詹事請奏立伏鄭博士，一咨河南吳布政言伏義陵在山東魚臺縣，不在河南陳州，其二皆咨山西布政謝蘇潭言湯陵在山東曹縣，即古亳境。不在山西榮河縣，又附載蘇潭咨覆兩首。蘇潭前咨援據各書，爭執甚力，及淵如駁其十誤，後咨遂亦游移其詞，意求息兵而已，蓋淵如證繁而辭辨，固足以勝人也。其與朱石君尙書書，言大學格物致知之義，尤爲精闢，高出前賢。此與東原氏之言性，次仲氏之言禮，芸臺氏之言仁，皆識絕千古者。五松園稿中雜文甚多，其孫忠愍公祠屋藏書記，分十二部，括經籍之要，可爲藏書家津梁。他如欽天監監正楊光先傳，深闢西法之謬。吾鄉章孝廉宗源傳，痛斥佛教之害，而深惜孝廉嗜古力學而惑于異端，爲所牽染擯斥而卒不悟。武氏億汪氏中兩傳，皆眎諸家所記爲詳。其爲書賈陶正祥作墓志，極言其關於學術盛衰，其人足傳，而志河督司馬駒墓，縷述其年勞官閥，乃竟無一事可傳。陶由浙烏程遷蘇州，即所稱五柳居主人也。河督亦浙甯波人，遷江甯，以高文恪公幕友由河工從九品洊歷開府者。嘉穀堂集中書阿文成公遺事，所記皆小節，內一條云：星衍改官比部，偕同歲生馬履泰謁公，公止星衍等勿行一足跪禮，曰吾爲郎官時無

此禮也。先是中臺官謁長官皆長揖，因親王領部，乃有加禮，俗相沿不能改云云。一足跪者，俗謂之請安，今外官自知府以下皆行之。司官漢員，初見曹長，於署則長揖，于宮門則垂手立面而已；滿員則皆一足跪。聞兵部漢員亦有行此者。然予問兵曹諸君，則皆言無有。又予去年到官時，有漢軍一人同見曹長，亦未見行此禮也。蓋嘉慶道光間，屢降旨申禁，而無恥小人，卑躬獻媚，何所不至。近聞外臺監司漸行之，部中士、氣日靡，流品日雜，恐將及我曹矣。

國朝毘陵之儒，林立輩出，與廣陵吳郡新安並甲天下，而毘陵孫洪張三先生，尤諸儒魁桀，其著述皆足立學官，其行誼皆足祀饗序，而淵如之學，微有雜博之蔽。如黃帝五書，乃道藏中下乘，六朝淺妄人所爲者，淵如既刻之平津館叢書，而按察山東時試士策問，亦及黃帝授三子玄女經，殊近迂怪。同時若臨海洪筠軒、元和顧千里皆有此病，洪顧固不能望淵如，要亦以精力過人，故于經史之暇餘事爲之，又意在流傳古書，不覺遂爲賢知之過，適以助不學者之攻，而指考據爲異端者，必將藉此爲口實矣。淵如闢佛而頗喜道書，予謂道書鄙誕，實更在釋氏之下。道藏中除所援入之老莊文列淮南諸子外，惟抱朴子以外篇足傳，眞誥以文辭自熹，參同悟眞，存備丹訣；度人內景，資采藻言，餘直無足觀者，不如釋藏中尙有一二十種可節取耳。自惠氏棟言道藏多儒書古本，錢氏大昕遂記其語，謂於玄妙觀借鈔得二百卷，皆吾儒所當讀之書。孫氏益表章之，然實諸儒好異之過，不可不辨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十三日

平津館集　清孫星衍撰

終日小極，閱孫淵如平津館集，其再起爲山東督糧道時所作也，考證諸史，精確固不待言，而擬請復孔

子王爵表、請立鄭博士議，關系尤巨。江孝廉聲傳、孫御史志祖傳，皆敍次詳雅有法，餘亦多足資考訂。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十五日

鑑止水齋集　清許宗彥撰

閱許周生鑑止水齋集。周生少頴力詞章，而詩甚浮滑，其詞尤拙，中年頗事經學，而以同時魁儒輩興，自知不能並驅，遂遁而欲言性命。其答陳恭甫書，謂經義大者數十事，前人聚訟數千年未了，今日豈復能了之。典章制度，誠不可考，使孔子生於今世，所學不過由明溯宋而止，必不遠追三代，爲無徵之言。其小者校勘文字同異，辨析訓詁形聲，又不屑爲。其言幾於倡狂，故周生之學，深爲余所不喜。其最有名者，爲廟祧考，亦全是武斷，疵謬百出。他文皆牽率應酬，絕無義法。阮文達以與丙午同年，又爲己未所取士，又申之以婚姻，故極力稱之，其名遂盛，要不得爲定論也。惟跋天聖明道本國語云：宋公序取官私國語十五六本，以較宗人緘之本，實較天聖明道本爲勝。學者惟新異是尚，而不求其是，因舉昔我先世后稷，天聖本先下有王字。暬獻典，天聖本典作曲。左右免胄而下，天聖本作下拜。以及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句正文及韋解之皆脫，據詩白華正義引有之，王耕一墢下之脫韋解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等十四字，據詩載芟正義引有王無耦七字，文選籍田賦注引有一撥七字，室如縣磬下之脫韋解，但有榱梁四字，以爲此類不可悉數，俱不如公序本之善。其說獨與余合，足以令黃蕘圃之以骨董爲漢學者及世之耳食宋版者，去其大惑也。周生廟祧考之謬，余於學海堂經解本略舉正之。明道本國語之誤，余於辛未冬校明道本，言之甚詳。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七月二十二日

閱鑑止水齋集。其武經總要跋據所載東西拐子馬隊爲北宋西北面行營之制，選精騎爲大隊之左右翼，所以禦契丹弓騎之奔突，金人襲用其名，猶云騎兵之精者耳。宋史乃謂金人聯鎖馬足，一馬仆，二馬不能行，眞三家村中語。俞理初癸巳存稾以宋史言拐子馬近兒戲，不可信，尙未見此書也。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正月初八日

鐵橋漫稿　清嚴可均撰

閱嚴鐵橋漫稿。共十三卷，一、二爲古今體詩；三爲議，爲書；四爲對問，爲攷，爲說；五、六爲敍，共四十七首，皆其所撰輯編錄之書；七爲傳墓銘碑；八爲書後；九至十二爲金石跋；十三爲時文。鐵橋之學博綜精到，力兼百人，文筆亦嶄然不群；而時不免措大氣。詩太粗率，不入格，然亦不俗。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十二月初一日

閱鐵橋漫稿。鐵橋銳意搜尋古人逸書，心力之精，殆無倫比，不特紀文達諸公所不及，卽同時如孫伯淵、章逢之洪筠軒亦俱遜之。其識別眞僞、校勘微芒，足與顧澗薲相匹，而較顧爲大。所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前年在上海一書肆，陶子縝曾見之，其爲伯淵所校北堂書鈔流入閩中者，今爲罪人周星詒所得。

十二月初三日

四錄堂類集　清嚴可均撰

借得烏程嚴鐵橋氏可均四錄堂類集三種：一說文聲類上下篇，一說文校議三十篇，一唐石經校文十卷。

聲類以聲爲經，以形爲緯，借廣韻二百六部爲之標題，分爲十六類。校義首題歸安姚文田、烏程嚴可均同譔，陽湖孫星衍商訂。其書成於嘉慶丙寅，自序謂先爲說文類攷四十五册，又輯鐘鼎拓本爲說文翼十五篇。將譔爲說文疏議，先就汲古閣初印本別爲校議，專正徐鉉之失。又謂同時錢氏坫、桂氏馥、段氏玉裁亦爲此學，僅得段氏說文訂一卷，它皆未見。是其專精致力可知。雖引證未博，尙多惑於俗本，不及段氏所見之精；而依據謹嚴，時有獨得，亦不似段氏之武斷。石經校文前有歸安丁溶序，謂其大旨有三：一以存石經之眞，一以正版本之誤，一以糾顧氏炎武之非。其自作序例，亦謂顧氏始略校石經，然其所作金石文字記，剌取寥寥，是非寡當；又誤信王堯惠之補字以誣石經，顧氏且然，況其它乎？今隨讀隨校，凡石經之磨改者，旁增者，與今本互異者，皆錄出，輒據注疏釋文，旁稽史傳及漢唐人所徵引者，爲之左證。又謂石經以嘉靖乙卯前摹本爲勝，今絕不可得。而士大夫家所藏舊摹本都補綴可疑，今所據則新摹本之未裝册者，不至受王堯惠等所欺。其書每條標舉正文，或損闕，或避諱改字闕筆，皆仿原本。其中改刻者分爲五事，有未刻之前曠格擠格以改者，太和時鄭覃所校定也。有隨刻隨改者，開成時唐玄度所覆定也。有文義兩通而改者，韓泉所詳定也。有磨改謬戾及未磨而遽改者，乾符時張自牧所戡定也。有城字信字缺筆者，朱梁時所補刻也。又舉萬曆國子監注疏本、汲古閣注疏本及宋元舊本之與石經異者以折衷之，後附以石臺孝經，共爲三千二百廿六條，校訂精密，寫刻亦甚工致。世之攷唐石經者，固莫善於此書矣。惟於字體頗參以漢隸，不純主說文，如謂燥溼之溼可作濕，本末之本可借本，誡敕之敕可作勑，謂勑从來聲，古音在之類。修飾之修可借脩，孱幼之孱當作孨，皋陶之皋可作皐，鍾鼓之鍾可作鐘，垣牆之牆可作廧，柰何之柰可作奈，極至之極可作[illegible]，

此下校五經文字。桑梓之桑可作桒，衡量之衡可作衡，閒暇之閒本作閑，或輕信漢碑，或拘泥古本，而于監本毛本之字，又多繩以鄙書，進退無據，是其失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八月初一日

思適齋集　清顧廣圻撰

元和顧河之孝廉瑞清以其祖澗蘋先生廣圻思適齋集見贈，卽覆書謝。思適齋集凡十八卷，爲賦及詩三卷，詞一卷，文十四卷。先生邃于考訂之學，尤精校讎，其序諸書及題跋，皆一時絕學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八月初一日

爲思適齋集作跋。因此集係上海徐渭仁所刻，校勘未精，又有妄刪去者。河之再三爲予言，屬記之于書，遂系以三跋。

八月十二日

終日閱顧千里思適齋集。其釋名略例焦氏易林後序兩文，不但爲讀二書者之津梁，亦通諸經之圭臬也。餘如鹽鐵論攷證後序宋本淮南鴻烈解跋，皆薈萃經學，深有功于古書。重刊宋本名臣言行錄序廣陵通典序，以駢語疏其攷據，亦爾雅可觀。此書庚申歲爲千里文孫河之所貽，今河之已亡，重理此編，不勝人琴之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正月二十二日

閱思適齋集。顧氏校讎之學，實爲古今第一。其時年輩，在前者如盧抱經孫淵如，皆此事專門，深相引

重。至高郵王氏父子，尤善讀古書，而於澗薲極口推服。蓋其交好有張古餘胡果泉秦敦夫顧抱冲黃蕘圃張月霄彭甘亭陳仲魚袁綬階吳山尊汪閬原葉紱之，皆經苑老宿，收儲極富，賞奇析疑，不遺餘力。而又多見錢遵王毛斧季季滄葦三家藏書，故獨步一時，無慚絕學。乃近世如張石舟苗仙鹿王菉友輩俱力詆之；諸君之學，雖各有所得，而聞見既遠不逮，校錄又非專家，執一相攻，亦多見其不知量矣。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二月十二日

李養一先生文集　清李兆洛撰

夜閱李養一先生文集。養一名兆洛，字申耆，亦號紳琦，陽湖人。其先本王姓，冒李氏。嘉慶十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知安徽鳳臺縣，丁父憂歸，遂不出，主講江陰暨陽書院者二十年。其人粹然儒者，宰縣有惠政，歿祀安徽名宦祠。所著有鳳臺縣志十二卷，地理韵編廿一卷；所輯有皇朝文典七十卷，大清一統輿地全圖，駢體文鈔三十卷，舊言集三編，江干香草若干卷，所見帖石刻六卷。所鑄有天球銅儀一，日月行度銅儀一。又嘗刊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又著有海國紀聞輿略研坑記游記日記諸書。其門弟子蔣彤，又述平日所聞，爲暨陽問答二卷。是集凡廿四卷，亦其及門所編輯。卷一至卷四，爲詩及詩餘，而冠以賦二首。卷五至卷二十三，爲雜文。卷二十四爲雜攷，而末附以石經攷一卷。申耆之學，本出于抱經盧氏，頗研精於攷據訓詁。後交魏默深劉申甫莊卿珊諸人，則薄東漢而尊西京。再後交陳碩士姚石甫方植之諸人，則又薄漢學而尊宋學。自謂兼綜虛實，不分門戶，而究之出主入奴，汎濫無歸。其與方植之書，謂曩時讀書甚不喜康成，而于朱子亦時時腹誹，今當痛改前失云云。植之誕妄不學，其文章蕪鄙，蓋無足言，而勦竊語錄餘唾，

自謂聖學復興，詆毁漢儒，恣肆無忌。申耆性素拘謹，故雖好其學，而尙不敢昌言攻擊，同其猖狂。其文亦頗欲溯源兩漢，氣格自矜，而才弱辭枝，又不知義法。其持論謂古文當宗兩漢，不當僅宗唐宋；而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其旨趣盡見所選駢體文鈔兩序中。莊卿珊謂太史公報任安書諸葛武侯出師表不當入選，而申耆復書盛言其不然，謂秦漢子書，無不駢體也，推而至老子管韓等，皆駢也，何獨爲司馬諸葛諱駢之名？然文章自有體裁，旣名駢體，則此二篇皆單行之辭，自不得廁之儷偶。且由老韓推之，則尙書周易，亦有近駢體者，申耆何不竟取禹貢堯典等篇，以冠卷首乎？近世言古文者，僅取裁於邮勢之所謂唐宋八大家，固爲固陋，然學者但能菑畬經訓，沈浸史漢，則所作自高古深厚，不落腔調小技，亦非必自駢體入手也。惟文之有偶與有韵，同皆文章本質，事由天造，東晉以後，從而靡之，遂以月露紫白，爲世所輕，而後人至薄駢體不屑爲，則不知眉睫之論耳。申耆頗服膺桐城姚氏，而其譏古文家謂一挑一剔，一含一詠，乃正中姬傳之失，則又何也。集中誌傳文頗夥，如東湖縣知縣洪飴孫孟慈墓誌、江西巡撫吳光悅星一墓志、明經葉廷中保堂墓志、湖南巡撫左輔仲甫墓志、顧澗薲墓志、禮部左侍郎江蘇學政辛從益謙受行述、光祿寺卿前安徽廣東廣西湖南等省巡撫康紹鏞鑄南行狀、秦州知州葉維庚兩垞行狀、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綬甲卿珊行狀、桐城姚氏薑塢惜抱兩先生傳、莊珍藝先生傳、河北兵備道莊振龍見家傳、舉人董祐誠方立傳、禮部主事劉逢祿申受傳、館陶縣知縣張琦翰風傳、吏部文選司郎中薛淇應霖家傳、訓導黃汝成潛夫家傳，皆足徵一時文獻，惟牽于酬應，不能別擇，敍次蕪冗，苦少剪裁。其壽人之文，至盈二卷，大率馬醫夏畦之流，尤令人厭。其卷首凡例，言生平所作，散失甚多，歿後多方搜輯，或有率爾應酬，宜從簡汰，以待選者，則概可見矣。集前有小像，

有趙振祚序，有包世臣所作傳及薛子衡所作行狀，文皆不佳。安吳自負其古文，而所作率拉雜，與申耆相似。嘗譏惲子敬文太破碎，然實不足爲子敬作輿儓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三月初三日

拜經堂文集　清臧鏞撰

閱臧拜經文集，其爲妾服總議，蓋在阮文達兩廣督幕時，因文達有愛妾死而爲此以獻媚者，其論偏譎，不規於正。後世既無姪娣，安得有貴妾乃以齒長有子者爲貴妾？而又云今之尚書總督，猶周之六卿，當準儀禮緦麻三月章公卿大夫服貴妾例，不論有子無子但年長者皆爲貴妾，皆當服緦。斯言也，舞文造例，瀆經害教，是率天下以亂嫡庶之序，潰夫婦之防也。今制既介妾子無論父在適母在，俱爲所生服斬縗，已駸駸無貴賤之等矣，嬖寵之惑溺，抑之猶懼其犯義，而又揚之。致近世如江夏陳巡撫錢塘許侍郎皆以妓之爲妾者爲妻，冒封製服；而官太保在武昌，其妾之死，至官吏皆白服送喪，一品夫人之稱，且形之章奏矣。儒者立言，可不慎哉！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九月十六日

閱臧拜經文集。拜經之學，長於校勘搜輯，蓋守其師盧抱經氏家法，而又加密。集中所載校爾雅語，致爲精詳。然釋獸騋牝驪牝一條，則陳恭甫言當作騋牡驪牝玄者爲確。其論儀禮冠字辭昏醮辭之韻，則迂僻乖謬，幾于文理不通，自必不可從者也。其解經亦多煩碎偏執，漢學之遭妄人掊擊者，實常州之臧氏莊氏詒之口實耳。

九月二十日

高郵王石臞文簡父子兩先生集　清王引之、王念孫撰

終日疲困，閱高郵王石臞文簡父子兩先生集，文簡之孫工部某所刻者也。文各僅一册，又校刊不精。石臞先生集中，如致宋小城陳碩甫等書，俱言經旨，碻密可傳。高郵父子之學，至今已絕。文簡三子：壽昌，官至廣西按察使；彥和，官安徽池太廣道；壽同，道光甲辰進士，官湖北武昌道。聞壽同尙傳家學，其後無聞云。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九月三十日

揅經室集　清阮元撰

手錄揅經室集中所存國史儒林傳已删者毛西河、沈求如、錢飲光、朱愚菴、汪雙池、王西莊、任芝田、孔顨軒、閻懷庭、金檠齋、丁小雅、談階平、桂未谷、臧拜經、張茗柯等十五人；又附傳陳長發、劉端臨、汪容甫等十八人及衍聖公世家。各傳皆采輯群書而成，每句下必注出處，然往往未備，並有漏略其籍貫科第者，蓋校刊未審之故也。西河今改入文苑傳，實未足饜其心。茗柯聞爲山陽汪文端所黜，然芝田乃文端之師，又何以遺之？西莊尤儒林魁桀；顨軒之公羊，與西莊之尙書、茗柯之易，皆可列學宮。檠齋未谷，亦撰述卓然，終身訓詁，皆右文之世，亟宜表彰，是後日史官之責矣。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二月初二日

閱揅經室集。文達之學，與王石渠父子最近，故訓詁名通而別以聲音，辨文義時亦失之偏譎。其甚者

至以一事之偶合，盡改古書，以就己說。其筆舌亦頗冗漫，似並時之程易疇，其考證文物，亦雅與程氏近。若堯典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解、釋明堂論、禹貢東陵考、南江圖考、文言說、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論語論仁論、性命古訓、論語一貫說諸篇，卓識精裁，獨出千古，固足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同治庚午（一八七〇）四月初二日

阮文達揅經室集，一集文十四卷爲經，二集文八卷爲史，碑誌傳狀皆入之。三集文五卷爲子，四集文二卷、琅嬛館詩略十一卷爲集。續集亦分經史子集，首一卷爲經，次一卷爲史，次一卷爲子，次一卷、又文選樓詩存五卷爲集。外集五卷，爲四庫未收書提要，共五十四卷，皆官雲貴總督時其子福所編。此例古今所罕見，故史子兩類，頗多出入，未能犂然悉當，校勘亦疏，多有譌字。文達經術名通，文章爾雅，固不必言。詩亦淸華婉麗，取則中唐，與李文饒爲近。琅嬛館詩起于乾隆己酉通籍以後，文選樓詩，福爲之注，皆督兩廣滇黔時作。續集有南昌府同知徐璧堂墓志極詳，可采入吾郡志。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八月初一日

夜覺精神稍佳，閱揅經室二集。文達說經，博辯名通，而敍事之文頗沓冗，不知體例。自爲其祖墓志，稱曰太府君；此今日承重孫爲其祖訃狀之俗稱，而文達亦爲之，可怪也。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二月初六日

如不及齋文鈔　淸章完素撰

擁衾閱章完素如不及齋文鈔。完素一字子卿，由乾隆己亥舉人，宰江西東鄉縣，罷官。及交容甫懋堂

易疇鏞堂諸君，故學有指授，文亦爾雅。其朕兆解，跋且字攷，尤爲小學精言。釋耬一篇，足補耒耜經之闕，而文章古澤，可入雅書。雉度解、膚寸解，亦名物之通詁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三十日

擁衾閱章完素如不及齋集，文共三十六首。其衣絮解，據說文絮，挈縕也，一曰敝絮，引易需有衣絮，謂挈訓爲麻之一耑，繆訓爲枲之十絜，縕訓爲紼，紼訓爲亂系，合以玉篇繆絮相著貌，知是搥亂麻綢繆成縕，用以充衣，故謂之衣絮。韓詩外傳士褐衣縕著，禮儀士喪禮注，著、充之以絮也，音義同褚，皆即此也。古無木棉，貧賤之服，難得緜與絮著，率用絮。絮之正用在著衣，而以之彌補舟隙亦最宜，是以廣雅玉篇又訓絮爲塞，從其功用而名之也。易本義繻有衣袽引程子說，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此依玉篇袾袽之訓作敝衣解。揆之情事，舟之罅漏，微細已甚，非襤褸之所能納。鄦君所引需有衣絮，傳受自屬古本，其說極精核。愻堂稱其深于說文之學，誠不虛也。餘若世父釋，以世父但專稱伯父之長，非通稱父之諸兄，則禮經本自明白。後人不知宗法，遂有如顏氏家訓所云世父當以次第稱之者矣。天下老人傳，爲乾隆四十九年莆田郭鍾岳作，鍾岳以年九十二始隸諸生籍，年九十九己亥恩科賜舉人，明年賜進士，越五年百有四歲，賜官司業；明年入京預千叟宴，高宗賜詩有誠云天下老之句也。其文亦流暢，餘無甚可取，諸銘辭尤拙弱。然有六七篇卓絕之作，傳後無疑矣。

十一月初一日

夢餘詩鈔　清邵颿撰

閱吾鄉邵無恙夢餘詩鈔。其述懷五古三首、憶花樹五古三首，皆至性藹然，詩亦淸老。風篁嶺一首、龍井一首，秀鍊似岑嘉州，近體尤多明秀之作。最愛其出白門一絕云：杏花如雪柳絲輕，渡口濛濛細雨生，惆悵行人過江去，十三樓畔正淸明。淡遠自然，可入唐賢三昧。邵氏世居龍尾山之㬎俗作麓。石湖，巖壑淸疏，故其詩善言越中風景。如憶郡居四首云：白鷺斜飛破水痕，雨餘山綠滿晴郡；北鄰漁父頻相過，老屋臨湖不閉門。輕舠徐泛向南陂，黃葉聲疏欲暮時；水荳絲絲秋岸淨，一灣涼月放蝦羅。雁聲飛上蔚藍天，遠岸收痕淨碧煙；水葉半欹湖淥動，夕紅斜上采菱船。淡雲脫木淨寒墟，漁網高懸蟹斷虛；最愛雪晴風信煖，綠梅花放唱銀魚。一何淸綺，足令久旅增感，羈目暫娛。吾鄉乾嘉間如平中書遠、字蘊山，亦字三山，戶部侍郎恕之弟，乾隆庚子進士。柴中書模字槩亭，乾隆庚子進士，庶吉士，改官直軍機處，早卒。皆能詩，與無恙交好，今其集皆無存者。是集中載平君斷句，有云：玉缸影過催行酒，銅椀聲來喚賣冰，爲當時傳誦。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十一月十二日

九水山房文存　淸畢亨撰

閱九水山房文存二卷，文登畢恬谿亨所著也。本名以珣，改以田，嘉慶丁卯舉人，以久困春官，改今名。由大挑一等知江西崇義縣卒官，年已八十矣。九水者，卽墨勞山中地名也。文爲咸豐初聊城楊至堂所刻，祇廿二首，多攷據之作。惟說廸一篇，爲治尙書者之達詁，最爲可取；餘則未甚精博，亦多意必之談。前有至堂序及包愼伯書後一首。恬谿爲東原弟子，亦在孫淵如門下，其學固不敢望東原，卽較淵如亦遠遜；而至堂序言孫所篹叢書悉恬谿所改定，其易書二經疏義精當處案：此葢謂孫氏所譔周易續集解、尙書今古文疏證兩書。多

本恬谿，此鄉曲阿好之私言，不足據也。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六月十九日

小謨觴館集　清彭兆蓀撰

閱小謨觴館集及思適齋集，略校譌誤。千里先生深於漢魏六朝之學，熟於周秦諸子之言，故其爲文或散或整，皆不假繩削而自合。甘亭畢力於文，駢體自爲專家，然工麗雖勝，而痕迹亦顯，此文人學人之別焉。顧集有錢竹汀可廬兩先生對牀風雨圖賦，彭集中有錢可廬徵君六十壽序，皆藝苑之鴻製，合之以胡竹邨先生集中錢竹汀先生入祀鄉賢記，而嘉定之學發揮盡矣。文至壽序，可謂惡道，然如甘亭此序，及胡集中王石臞先生八十壽序，龔定盦集中阮尙書年譜弟一序，（即文達六十壽序。）是三首者，包括羣言，錯綜六藝，實可作儒林傳經籍志讀。此等皆奇絕之作，非古來所有者也。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十二日

點閱小謨觴館詩。甘亭一身坎廩，詩多鬱抑忼槩之辭，骨力遒上，采色亦足。樓煩一集，狀塞上風景，尤多名篇，乾嘉以還，莫能及也。傭書兩集，多落宋調，率爾之作，時見累句，於全集中最爲下乘，蓋依人結轖，滑手應酬，故以刺促减其性靈耶？余雅不喜評抹詩詞，今日寒風掩帷，霿晦帀宇，羈苦窮悴，以遺無聊，亦以處境與甘亭頗同，窮鳥之鳴，自有合契，世之所謂工拙，不必計耳。後有得此集者，玩其品隲，於學詩亦非無補。

己卯（一八七九）十二月初七日

左海文集　清陳壽祺撰

閱陳左海文集。左海爾雅有法，而頗推其鄉人朱梅崖之文，則鄉曲之見矣。張亨甫爲其弟子，而亦盛稱其詩，尤近阿好。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十月十六日

閱左海文集。其與何郊海書，規其稱何氏學之非體，譏彈先輩之過當，及謂福建當稱東越東治、不當稱閩之偏駁，皆足爲高明者之鍼砭。　十月十七日

劉申受集　清劉逢祿撰

閱劉申受集，其才力足雄一時，而學術不足法。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六月初十日

閱劉申受集。其論語述何篇，誤據北堂書鈔以女爲君子儒章何晏注爲何休注，遂妄斷邵公有論語注，其謬既不待言；而以此注君子儒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二語，謂漢儒中惟董江都及邵公能道之，馬鄭諸儒皆所不知，眞是夢語風譫，大惑不解。二語集解本作馬曰，皇疏亦作馬融曰，邢正義作孔曰，史記弟子列傳集解引作何晏曰，以其見于何氏集解也，書鈔遂誤作何休曰。中受知讀舊鈔本北堂書鈔，而不知讀注疏，自來郢書燕說，無如是之可笑者。流毒潰疽，遂有如今日之戴附生，竊其糞穢，以成夢書，急當以大黃峻藥，痛下其疾，令出狂汗者也。　六月十三日

禮部集　清劉逢祿撰

張問月以武進劉申甫先生逢祿禮部集見贈。禮部爲莊述祖氏甥，與李申耆先生齊名，稱二申。博綜羣經，兼通說文音韻之學，尤精于公羊春秋，著公羊釋例等書十一種。又著易書詩等經解十餘種。其音學星學算學及它撰述復十餘種。春秋諸書，阮儀徵及李紳琦已爲梓行，予未及見。尙書今古文集解三十卷，詩聲衍二十七卷，皆最所經意而未出於世。又嘗欲仿陸氏經典釋文例，集異文古訓爲五經考異。嘗病說文部首過繁，稽考不易，且多有所從得聲之字，反不見於本書；而一字重文別體，或分收各部，欲仿爾雅體，幷其重俗，補其故訓，增其闕文，以便初學。三書尤足以津逮後人，爲必不可少之書，惜皆未成。予向欲爲之，而荒陋鮮暇，未敢屬稿。他日得書略富，當窮數年之力，以畢斯志，蓋不過鈔集讐校之功多，而穿穴研貫之事少，徑軌可尋，或猶可勉强卒業也。

先生集十一卷，爲賦一卷，雜文一卷，詩詞一卷，其餘文八卷，皆說經議禮，及所著各書序。先生他學本外家，而公羊春秋則所心得，最服膺何氏之學。其集中說禮論學，皆推本公羊及何氏，精竅博辨，自爲專家；而過尊劭公，上自左氏穀梁，下汔許鄭諸儒，皆致攻駁，是其所蔽。詩賦皆肆力于漢魏，而理致膚拙，所得者鮮，然賦皆纚纚數萬言，鬱勃閎肆，詩亦多古色古調，亦足見汲學之深矣。其第十二卷，附錄其子承寵詩文，博麗自喜，有得于家學者。先生爲相國文定公孫，由庶常官儀曹，遇事據經斷律，有古人風。行狀所載道光四年，河南學臣請以湯文正公從祀聖廟，議者以湯公康熙中在上書房獲譴，難之。先生奮筆議曰：后夔典樂，猶有朱均；呂望陳書，難匡管蔡，議遂定。是年，越南貢使以所頒諭旨稱之以外夷，請改爲外藩。部臣難更

易詔書，先生牒示曰：周官大司馬職方氏，夷服去王國七千里，藩服去王國九千里，是藩遠而夷近也。使者忻然而退。卽此兩事，可以爲儒臣重矣。是集板藏于家，坊市無傳者，深可寶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九月初十日

閱劉氏逢祿禮部集諦議，則以爲周有二禘：禘嚳以配上帝于明堂，以禘祖宗之功德；禘文王以配上帝于明堂，以禘子孫之功德；而不取鄭康成以冬至圜丘之祭爲禘，及南北郊皆名禘之說。又言郊祭配天爲配祈穀之帝，鄭氏謂配感生帝者非。諦謂審諦功德，漢張純謂審禘昭穆者非。禘謂王者之大祭，魯自僖公八年秋八月禘於太廟爲諸侯僭大禘之始。鄭氏注禮每混舉禘祫，不辨天子諸侯之義爲非。然劉氏但言五年一禘，而不能言禘之在何時。又言春秋閔二年夏吉禘於莊公者，此乃特祭於莊宮，非明堂位所謂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之比。然則周旣惟二禘，諸侯又但有祫而無禘，此吉諦之禮，魯人何以行之？劉氏亦不能言其所自始。劉氏旣云周人以嚳與文王同爲文祖，同禘於明堂，乃又云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並配上帝，下及有功德之君臣，凡毁廟未毁廟主之主及功臣皆配。然則嚳與文武二禘禮必相同，當禘嚳之時，將仍合文武之主否乎？如其合也，則文武且饗二禘之祭；若其否也，則祖宗咸秩而獨闕文武，將何以序昭穆？其說頗多牴牾。劉氏雖精於禮學，然偏信公羊，左袒何邵公而好攻鄭氏，故不能無失也。山陽魏默深源跋其說後云：其異於鄭氏者，在不信周官月令而取徵六藝。惟是禘嚳之禮，終不可知。今旣不取圜丘昊天之說，又云非冬禘春郊季秋大饗之謂，則未知同於五年夏禘行之而時有先後乎？抑別有說乎？郊祫明堂，古今聚訟，前修旣逝，請益無從，云云。蓋默深亦有不滿其說者矣。予在家時，嘗閱惠氏棟禘說，亦主配天之祭，其說頗醇。素性

健忘。客中今無此書，不能記憶，要之此等事，學者不可不考，但得其大義已足，不必鈎抉遺文佚義，决臆逞辨，以爭勝前人也。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十一日

跋劉禮部集前後兩通。禮部承其外王父少宗伯莊方耕氏存與之學，專究心于公羊，著書至十餘種，皆深造有得，精深博大，不專事章句，可謂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者。又從其從舅莊葆琛氏受書經夏小正及六書小學，從同邑張皋文氏受易學，皆著述裒然成一家言。此集係其子承寬屬邵陽魏默深源所編輯，多其諸經說之緒餘，而附以他文及詩詞。其學由春秋以通三禮，欲發七十子微言大義，爲天人之學，故深慕董相，兼備體用，尊西京而薄東漢，好與康成爲難。其言公羊，則以同時孔顨軒氏不用漢儒三科九旨之舊說，爲尚不知春秋，而深斥錢辛楣氏郝蘭皋氏言春秋無褒貶之非。言尚書，則力詆孫淵如氏王禮堂氏尊主馬鄭說之繆。於詩則謂毛詩不如三家。皆未免偏譎。然其得失皆有家法，非同宋儒之逞臆妄斷。他如禮無二適議、姑舅從母之女子子不得爲婚姻議、嫡孫爲祖父母持服議、張貞女獄議、馬貞女論，皆援據定律，深得禮意，具見明體達用之學，固可謂通儒矣。

六月十六日

劉禮部集中有古今百里考一條，甚精核，錄之於此云。古者三百步爲一里，穀梁傳、大戴王言篇。唐宋三百六十步爲一里，李翺平賦書、馬氏文獻通考。元二百四十步爲里，見陶宗儀輟耕錄，明如宋，見洪武正韻，今仍之。自明至今，皆依唐宋，大於古六十步。古一步六尺，司馬法，漢食貨志。今一步五尺，見杜氏通典，宋明及今因之。今步尺乃乾隆元

年工部所頒，當今裁衣尺之九寸。以古尺較今尺止七寸四分，此據周尺，漢志劉歆銅尺、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步較今步，止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故今三百六十步，當古四百又五步，百之爲四萬五百步。其今之三萬六千步，爲古之百里，以四百又五步除之，則得七十四里强也。（書眉註：舉步爲跬，二跬爲步。又：今之及六千字，原書所無，想係脫誤，今以意增補。）

六月十七日

安吳四種　淸包世臣撰

閱安吳四種，涇包世臣愼伯著，咸豐元年所刻。愼伯以舉人官江西知縣，罷歸，晚自號倦翁，稱安吳者，以涇在季漢時分置安吳縣，愼伯所居近安吳故治，因以名書，此卽其手定付梓者也。凡中衢一勺三卷，言河漕鹽及水利之事，共文二十首，附錄四卷，皆雜文及日記之屬。藝舟雙楫論文四卷，論書二卷，附錄三卷，皆志銘傳記雜文之屬。管情三義賦三卷，詩三卷，詞一卷，濁泉編一卷，乃道光乙未赴官江西時之日記及詩也。齊民四術農三卷，禮三卷，刑二卷，兵四卷，皆取其書序傳志等文之涉於四事者及所作說儲之雜篇類而編之也。都三十六卷。愼伯常謂周秦人下筆，輒成一子，以其洞徹物情，語皆獨造。至漢劉子政乃有意琢字句，鍊篇幅，子變爲集，由此而始。故是書畫分四類，以事爲經意，謂還集爲子，不屑同於文人學士，陳義甚高。然中衢一勺藝舟雙楫等名，乃涉於辭賦佻巧，爲南宋晚明江湖習氣，不特非漢人所有，卽六朝唐人，亦恐不爲。又自序謂所作有說儲上下篇，共十餘萬言。此外大小雜文，於四種無可附麗者，尚十數萬言。然藝舟雙楫所附錄者，凡應酬無謂傳志之文皆在，不知所謂無可附麗者，更是何等文也。愼伯以經濟自負，縱

橫博辯，足稱霸才。其書論治河海運救荒保甲治兵治夷之策甚備，又述農政上下二篇，言農桑種植之事，多有得諸實用。又自乾隆以至咸豐，經歷四朝，熟于世變，其言皆足以警發。然厚自炫燿，以爲古今絕出，一簡之中，無不貶人而揚己，則其中無蘊蓄，已可概見。其論河務，極詆黎襄勤百文敏，又謂襄勤官淮海道時，購得其籌河芻言策河四略二書，珍爲祕籙；文敏用其接築長堤接長蓋壩之策，淸淮得以安枕，而其後一以爭論，一以譏搆，俱成釁隙，此已未可深信。至於經學實未有所得，而亦盛自誇詡。如謂亭林日知錄摘章句以說經，及畸零證據，猶未免經生射策之習；錢曉徵片詞碎義，其細已甚；汪容甫騖逐時譽，耗心飯飣；凌曉樓公羊禮疏等書，未能精善。又謂其居揚州時，使曉樓治鄭氏禮，劉孟瞻治毛鄭氏詩，薛子韵治許氏說文，皆其所指授。然四種之中，惟論禮服時有所發明，餘則絕無一語及之，則其大言欺人，可笑已甚。又自謂古文得力於孟荀呂韓，下參馬班，略取昌黎，其餘不足比數。自命其傳志之文，下筆千秋，義法甚嚴。今觀其文，蕪冗俚雜，全以公牘方言入文，同於市肆帳簿。略舉一二言之，其開首總序起句云，乾隆己亥，先君子抱世臣於膝上，授以句讀。其下歷述某年授某書。夫不先言其幾歲，而曰抱於膝上，其自幼至長日日抱之耶？不言何書之句讀，而但言句讀，是何物耶？他如言吉凶曰紅白事，言妾曰別室，言生員曰邑庠生，言攷索某書曰查核某書，言陵寢曰地宮，言號曰別字，此類俗稱，不知凡幾。又如戴公均元墓碑，言國朝父子爲大學士者有漳浦蔡氏、陽湖劉氏。夫漳浦有蔡文恭一人，其叔父文勤，官止郎侍；武進有劉文定一人，其子躍雲，官亦止侍郎，且亦非陽湖也。又云常熟兩相在未設軍機處以前，夫軍機處設於雍正七年，首以桐城張文和及常熟蔣文肅充漢軍機大臣，至乾隆十年，文肅子文恪復以吏部侍郎爲軍機大臣，未知所謂常熟兩相在未

設軍機處以前者，更是何人？曾自號爲古今大手筆者，於此等大節目猶茫昧如是乎？其他文有所謂大學士莊文恭公者，有所謂松江大學士楊瑄者，莊蓋卽番禺莊滋圃，僅協辦數月，未嘗爲大學士；其名有恭，非諡文恭，楊則不知何人矣。至稱太僕寺少卿爲少僕，幷非俗稱所有。稱其友朋有曰歐鏡湖四兄、陳子鶴三弟者，恐爲村秀才所不爲。予嘗見是書初出活字版本吳公熊光墓碑中有述仁廟宣廟傳授時事文字一大段，謂仁廟嘗賜四阿哥箭，不去金皮。次日二阿哥具摺請位次，二阿哥卽宣廟也，四阿哥者，瑞懷親王也。不知何人粘籤一紙，有楷書數行，言此段文宜卽削去，其事必是妄人僞撰，於稱謂尤極不合，且亦非艸野所宜言，何苦述之以自取禍云云，今此本已全刊去。則其文字多不足憑，卽此可見。而自謂當時名人，無不推服者，亦大略可知。其書每類皆有自序，俱以第一人自命。於賦則比班揚，於詩則比曹阮，詞亦自附大雅，睥睨南宋。今平心讀之，其賦憮句勦字，不知倫類，忽漢忽唐，舛晉漫節，不足與朱竹君石君。劉圃三金門。張皋文。彭甘亭。作奴僕；詩亦枯率槎牙，絕無醞釀；詞亦不足言。而二十數闋之中，優伶之名如陳郎桂衾、楊郎紫炘、劉郎蓮似、徐郎依雲，連篇接簡，其爲依雲題所藏進帬圖，系以小序，乃有表妹義妹之稱，恐亦元明人所罕見也。其文中用係字渠字甚多，而自云同人得書者，多苦句讀之難，因爲離句，重付梓人，眞不知是何等人矣！其於乾隆至道光三朝耆儒魁士，無不力加排抵，而所極稱重者，董晉卿之文賦及邨陋不堪之上饒李祖陶，一物不識之桐城姚柬之李姚二人之詳，見予受禮廬日記中。蓋其取友亦不過如是。惟紀載詳盡，多有裨於文獻，籌河議刑獮夷諸論，尤足爲同世者所取資，其學不足言，其書則不可少耳。愼伯爲嘉慶十三年戊辰恩科江南舉人，出新城陳侍郎希曾、湘潭周侍郎系英之門。道光乙未，始以大挑一等爲江西知縣，攝新喩令，甫一年爲學政及巡撫

劾其贓私，辨質歲餘始放歸。姚東之書後言丁丑大挑，吳平湖松蒙古阻之於成邸；丙戌大挑，汪山陽阻之于惇邸；其會試卷雖發謄，從不入內簾，蓋振奇負氣，所至齟齬，固可歎也。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十月初七日

閱安吳四種。愼伯論刑諸篇，皆酌理準情，極爲平允，深得明刑弼教之意。其書三案始末一篇，記嘉慶二十一年銅山段繼幹之獄，泰安徐文誥之獄，二十五年歸安陸名揚之獄，皆首尾詳盡，曲折如見。三獄以段爲最寃，徐爲最幸，陸爲最慘，而段徐兩案，愼伯皆嘗與其事。其述徐案巡撫程國仁之鍛煉，按察溫承惠之平反，俱大聲疾呼，言之甚痛。而今桐城方濬師著蕉窗隨筆，乃力反其說，以文浩爲詐盜，程爲公而溫爲私，此小人之言，變亂黑白，不足據也。愼伯自言佐諸公幕時，以但能辨七分不公道事，過此不敢聞命爲約，而尚多踰限，未免疚心，仁人之言哉。

十月初九日

閱安吳四種中兩淵十六篇，皆言兵法也，淵取靜照之義。將本至勝全十篇爲雌淵，猶言內篇也。衡陳至五地六篇爲雄淵，猶言外篇也。

十月十二日

閱中衢一勺。愼伯於河事畢生盡力，自齊徐端以至楊以增，凡爲河帥者，皆咨其方略，故通籌利害，熟悉源流，隨地隨時，深權形變，而終守潘季馴之說，以靳輔陳潢爲善因，蓋皆目論心稽，不爲高論。近儒錢竹汀力攻潘氏之河防一覽，經生之言，恐不足據也。愼伯於賈讓徙地之議，徐有貞疏渠之策，以及近世滾江龍

鐵版帝搜沙之法，皆痛闢之。其閘河日記載吾鄉裘古愚總兵治蹟數事，修府縣志所不可不采也。嘉慶以後，吾越一二品大員武臣卓卓可傳者，祇裘公安邦及葛壯節公雲飛二人，文臣則惟湯文端公一人耳。

十月廿六日

夜閱齊民四術，其農政兩卷，大率以農桑輯要爲藍本。保甲事宜，徒滋煩擾，亦不可行。至因銀貴而欲行鈔票，因捐納而欲開礦銀，尤爲窒礙。蓋書生迂𦙶之談，非眞經濟也。惟書亭林答王山史與王仲復兩書後，駁其庶母諸母之分，妾葬城外之制，及有免而衰有免而袒袒爲無衰之說；書陸祁孫母林太孺人貞珉錄後，駁惲子居滕未及事女君者得升爲夫人及事女君者不得爲夫人之說；其辨生母之名，謂古人於所後者，但持三年之服，不爲父母之稱，引漢書張賀傳爲證，則大謬。服由名制，既不名父母，安得有三年之服乎？張子畏陳情得請編序，亦載其說。答張南昌寅郎子畏。問歸宗議，申明不貳斬之義，答陳庶常立書，駁近例一子兩祧之說，謂其事始於乾隆中葉，和珅以戶部侍郎直軍機，驟用事，有浙人爲戶部員外郎，其伯父死無子，前已分析祖產各八十萬，員外以其半賄和珅，因倡同父周親准其一子兩祧之議，遂纂入刑部事例。皆援據禮經，言爲典要。他如代裕靖節裕謙請旗員照漢員一律終喪服官疏，時靖節以江蘇按察使丁憂。爲胡墨莊珙條陳積案弊源疏及淸釐積案章程疏，時墨莊爲工科給事中。刑部尙書金公光悌議刑對，刑部尙書韓公議刑條答，皆極有關系之文，愼伯於禮服刑名，致力最深也。又如上海新建黃婆祠碑文，以先棉之祀比之於先蠶先農，黃婆以元至正間自崖州附海舶至上海烏泥鎭，始教人紡織木棉爲布，創爲絞車以去核，爲椎弓以彈茸，爲紡車以成絲，由是徧傳海內，而松江太倉棉布之利尤甲天下，上海又爲松太之最。黃婆歿後，鄉里醵葬而祀之，道光六年以河道梗，創舉海運，用上海沙船集事，於是士民謂沙船之多由於布市，議建黃婆專祠，以報其功，上官格不入奏，而祠已成，愼伯爲之碑文。邵和州事略附論近世守吏

數人賢否之效，以明民之不可欺。邵君忘其姓名，浙江進士，乾隆四十八年由禮部主事出知祁州，攜二僕之官，自詣城隍廟審理積案，十日而城內及關廂二百餘案皆結。乃分詣各鄉，擇有祠廟處，摘出四面十餘里之案就決之，三月而各鄉千七百餘案皆結。州境無事，乃乘馬至所屬之舍山縣，督令審理如其州。兩江總督署所用牛油燭，例徵之和州，君買柏油燭一千斤送之，具牘言宰牛干例禁，而具印領柏燭價并運足費。在州十七月而禮部有錯擬之案，罣誤之君，遂降一級調用。民傾家祖送，自出城至江步僅四十里，五日乃得達，既登舟，而江頭數十萬男婦號哭之聲，震動東岸，東岸居民，亦爲之流涕。附論所見賢吏，則陽湖呂榮字幼心，知桐城；河南白守廉字省之，知合肥；雖治行皆非邵君比，而亦能得民。若婺源縣知縣沈恕罷官，其眷屬出署，民爭揭輿簾視之；太平縣知縣曹夢鶴當塗縣知縣顧之荚南陵縣知縣徐心田，每下鄉，輒爲居民碎其轎云。案邵君名自悅，餘姚人，戊戌進士，大興籍；呂君，定子之曾祖也。答魏默深書，論其所著聖武記體例未善，謂兵制者，武功之本，當先列於卷首，次列軍法軍賞。至於序述事迹，不必因地分類，宜順其前後，逐案編纂，使事因時出，義隨事見。其敍川楚教案，皆據官書，無日不戰，無戰不捷，旋剿旋撫，而教勢轉盛，實皆各路軍營鄉壁虛造，爲必無之事。敖罕滅於鄰國，近之塗說，未便遽以入書。寄戴金谿大司寇書、答吳門錢學士書，力言科舉之敝，其文亦皆可傳。讀律說上下篇，警君子以切晚俗，尤宜人寫一通，置之座右也。其書三案始末之文太拉雜，其後附論兩首甚暢摯，惟當删去入怕出名豬怕壯等俗語耳。藝舟雙楫中如薛子韵墓誌銘族兄記三鄭本大學中庸說序，亦爲傑作。

十二月十一日

簡學齋試律　清陳沆撰

夜偕叔子看陳秋舫殿撰簡學齋試律，頗有佳句。此雖小道，然肇自有唐，盛于當代，其流傳當遠于制義。制義數十年來衰弱已極，不復成文字，而試律猶有工者。故制義竊謂不久當廢，試律法度尚存，其行未

艾；卽或爲功令所去，人必有嗜而爲之者。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九月十四日

養素堂文集　清張澍撰

閱張介侯養素堂文集，此書兩帙三十五卷，去年春借之繆筱珊，粗閱一過，庋閣經年，頃將還之，因復重覽。其學極博洽而未有家法，好剌新奇，其文之病亦在此，然淵雅實不可及也。集中解經者惟六馬說一篇，據月令公羊說王度記石鼓文王會解荀子漢書禮樂志注文選西京賦注白虎通獨斷諸書，證古制天子六馬，以申許難鄭，而駁近人姚姬傳武虛谷等言六馬爲秦制之非，最爲詳悉，餘俱以肊見浮辭說經，多不可訓。它文則多可喜。其第三第四兩卷，皆其所撰輯諸書之序四十二種，洵涼士之傑出矣。其文如茂學篇釋衣篇鄭司農弟子錄名字錄，尤攷古之開藪。平襄侯姜伯約論建文帝君臣論游紫氣山、在貴州玉屏縣城西。記梵淨山記、龍關樓在四川屏山縣城東。銘、羅睺山在四川銅梁縣城東。銘、弔龍丘萇文、譙國冼夫人論，亦駢文之佳者。其第三十二卷，爲魯齊晉秦楚宋鄭衞陳大夫名字釋，國爲一篇；又吳越萊大夫名字釋一篇，蔡曹郕紀大夫名字釋一篇，孔門弟子名字釋一篇，其時尚未見王文簡周秦名字解詁之書，雖嚴謹不及，而亦時有獨見，可以參攷也。介侯以乾隆甲寅舉陝甘鄉試，年止十四，嘉慶己未進士，由庶吉士改知縣，歷宰貴州之玉屏，四川之屏山大足銅梁，江西之永新瀘谿，皆有治聲，可謂本末兼晐者矣。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閏七月初二日

閱養素堂文集，其書廣韵後謂廣韵引姓氏多舛，錢竹汀武虛谷糾之未盡，因條舉三十七事。書玉篇後，

謂玉篇引經有與今本異者，足徵古人訓詁，因條舉四十五事。此二首最精確，惜其所駁姓氏，往往不載所徵引之書，於經文之異，亦未及疏通證明耳。又書玉篇後云，法苑珠林云：梁顧野王太學之大博慈銘案當是太博，六朝唐人稱太學博士爲太博。也，周訪字原，出沒不定，故玉篇序曰，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春中是周末六國時人，隸文則非幷吞之日也。今本無此序，此亦足以廣異聞。余嘗閱法苑珠林一過，未能舉出此條，讀書粗疏，甚媿前哲。

閏七月初三日

松心文集　清張維屏撰

夜閱張維屏松心文集，僅二十七首。文未成家，學術亦未深奧，然筆性明快，如順水放溜，沛然而來，充然而止，亦近來辯才也。其春秋始隱公解存楚論二篇，尤爲快論。禹盡力溝洫說，謂以周禮遂人匠人溝洫之說觀之，禹之盡力溝洫，是其治平地之水；盡力河濟漯汝漢淮泗，是其治大川之水。殷人不修溝洫，故河屢爲患，邦至五遷。周禮一書於溝洫特詳，故周世五、六百年無河患。至商鞅開阡陌而河患無極，至近時平地水患且不必因江河矣。謂殷人不事溝洫，論固無據。冥勤其官而水死，豈有成湯伊尹而不講此者？王制開方，卽是殷制，所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三分去一，亦與周制無異；特殷禮無徵，不能詳知其事耳。至謂盡力溝洫卽禹治平地之水，名論獨發，可爲禹貢補一義。虞許篇，謂虞舜之虞，許由之許，皆黃帝時封國。以瞽瞍爲有虞之君，舜以見逐而爲庶人。據左氏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語。浪穹王樂山曾言之。松心更據左氏許太岳之祚語，謂堯時虞之賢有舜，許之賢有由，四岳皆薦于堯，書爲虞作，故不載許由事。亦爲獨闢之論。

知形篇，備舉人身之臟腑經絡，縷晰言之，可以知保生之要。陸大夫祠碑，爲廣州祀漢陸生作，亦佳篇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九月初三日

青谿舊屋文集　清劉文淇撰

閱劉孟瞻青谿舊屋文集。其中如寶應喬循吉德謙傳、戴靜齋清傳、方端齋申傳、劉迪九履恂墓志銘、甘泉薛子韵傳均墓志銘、江都梅蘊生植之墓志銘，所記皆一時樸學，而畢生坎廩。循吉、靜齋皆以諸生老；端齋五十二歲始補諸生，兩年而歿；迪九四十九歲始得鄉舉，未十年卒；子韵十赴省試不中，歲科試亦屢被抑，甫就福建學政陳侍郎用光幕府，未一年遽客死；蘊生年四十六舉於鄉，越四年而卒。孟瞻亦終於優貢。其道光辛卯秋作別號舍詩。言前後省試已十一次，此後不復入場；然次年壬辰恩科，以父病不就試，其後甲午、乙未、丁酉仍皆就試，己亥始復作詩，疊前韻，誓不復往。其辛卯同作詩約不應舉者，劉楚楨寶楠，與孟瞻同以嘉慶己卯貢太學，其後至道光庚子始舉於北闈。蓋皆不能守約，終身場屋。區區科名，世上小兒如拾地芥，而經師宿儒，窮老盡氣，不能一遇。然則近日之所號爲名士者，塗抹撏撦數行浮濫之文、險怪之字，自矜華藻，以嚇聾瞽，聲譽翕然，目無古人。入試則牛腰捆書，聯席共坐；出闈則徧投行卷，互相標署。一旦得雋，狂叫亂舞，嗷名之主司，避席加禮，逐臭之貴勢，相賀得人；豈知有髮白鐙青，霜濃夜永，丹黃鉛槧，槁餓自怡者乎？然不實之華、無源之水，轉眴萎落，卒歸無有；而諸君著述，長留天地，固狐狗所不能嗷者也。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九月十六日

姚伯山全集　清姚東之撰

閱姚伯山全集。伯山名柬之，字幼楂，江南桐城人。道光二年進士，官至貴州大定府知府。集凡文八卷，詩十卷，日記一卷，易錄十卷。其文規模惜抱，自負甚高，謂不作魏晉以後語，然實卑陋無法。閒亦頗講攷據，而其言後漢書有云，東漢自明帝章帝外無稱宗者，蔡中郎胡公碑銘有成宗晏駕語，實言桓帝，不知後世誰爲削之？則似後漢書尙未寓目；而又誤威爲成。其言呂氏春秋有云，呂覽既無別行之本，須擇無十二紀者收之，緣十二紀卽月令，不必重收也，則幷呂氏春秋篇目尙未一見，而爲是讆言。至謂毛傳是馬融所作，明朱氏爲契之後，則尤令人噴飯，其餘可知矣。柬之爲故左都御史元之之從弟，故廣西按察使瑩之族兄，所爲詩皆膚廓粗率，僅有腔調，其議論鹵莽，亦略相似。然是集中有與石甫書，譏其所著姚氏先德記之謬，直斥其不善爲文。書惜抱軒九經說後，謂舍其所長而用其所短，宜讀者之寡；又言惜抱有子烺字庚甫，由舉人官江蘇泰興縣知縣，以虧累下獄，籍沒其家。遇赦後，著楚辭蒙拾一書，多不守其父說，則於其家學皆有違言。桐城末派，其弊如是，而世之淺人，猶耳食虛聲，盛相推奉，謂文章學問，正法所在，豈不惑哉。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七月十九日

躬恥齋集文鈔　清宗稷辰撰

閱宗滌翁躬恥齋文集。滌翁喜言道學，不能爲有韻之文，故哀誄序記之作多可厭，筆苦冗滯，讀書又少，故復時病陋弱。然其文法頗能由望溪震川以上溯歐曾，中年以後，所作碑誌，往往有佳者。如何恪愼公碑，直到廬陵勝處。寧池太廣道王彥和誌，法荆公晁郎中等誌，以銘序事，亦其傑出之作。他文亦多關文獻。又每於起結間敘處見之，而唱歎往復，情味油然，是尤得力於望溪者，惜氣力散弱，拙於敘次。蓋滌翁

少居楚南，與彭觀察舒蕚等結吟社，又與蘅社中人故督師李文恭、今總督勞崇光等相倡和，皆非能文之人。入都後與同邑王太守藩、王太常某爲文字交，而太守時藝以外無所知。太常以文章自任，然所作迂拙無法，遠在滌翁之下。晚年里居，其門下士最契者，又爲周白山趙之謙等，皆誕妄不學之人。一生無良師友以相切劘，所就遂僅至於此。其集中如慟子辭等篇，尤爲謬拙，而王太常亟贊之。所載太常評語，無一通者。予於滌翁有世誼，少時嘗從質舉業，滌翁固未知予，予爾時亦無可爲滌翁知者。要之滌翁文，自可與包孟開梅伯言驂驔後先，在吾鄉中正與潘少白分軍角立，此言固天下公論，非有所愛憎者爾。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七月十六日

程侍郎遺集　清程恩澤著

晨起詣廠市閱書，見有程侍郎遺集，乃歙縣程恩澤春海所著，前有祁相國及道州何子貞太史序。侍郎文章學問，譽重一時，是集寥寥，僅其梗概。詩賦以外，惟傳誌祭文數首，肇十有二州等經解三四則耳。阮文達爲作墓誌，言侍郎著述，惟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寫有定本，可知其散佚者多矣。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十三日

閱程春海侍郎集共十卷，其門人道州何紹基及平定張穆所編。前有張穆序、上元梅曾亮序、儀徵阮文達所譔墓志銘，爲賦一卷，古今體詩五卷，文四卷。侍郎字雲芬，一字春海，歙縣人。乾隆庚子進士第三人翰林侍講學士昌朔之子，嘉慶辛未進士，由翰林入南書房，歷擢侍講學士，轉國子監祭酒，改上書房，授惠端親王讀。稍遷至戶部右侍郎，出上書房，以道光十九年卒，年五十有三，詔賞其子德威舉人。侍郎以博學負

盛名，而所傳僅此集及戰國策地名考二十卷，蓋質敏學銳，而不輕著書，紀文達戴簡恪之流也。詩學韓蘇，喜以生峭取勝，而體格未成，不能出以大雅，然嶄特自異，又時潤以經語，非枵腹者所能至也。散文亦學劉蛻柳開，其答祁淳甫論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書，謂今封建廢已久，惟世襲者尙可言宗法，言承重。若大夫士庶家，一遇大故，其長子不幸死，輒引長孫加于諸父之上，曰吾行古禮，此宋以後拘儒不達世變之所爲也。今律文所以著承重之服者，以封建雖廢，承爵士者則代代有之，律文蓋爲承爵士者發也。若士庶家承重已失禮意，其婦之服，當在不論不議之列云云。眞通儒之言。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五月二十一日

刻楮集　清錢儀吉撰

閱錢衎石刻楮集及旅逸小稾。刻楮詩法略本山谷，而多參南宋格調，甯拙毋巧，意不猶人，然斧鑿痕太多，未足成家也。其境詣於岳倦翁玉楮集爲近，自名刻楮，殆有意耳。集中題寶眞齋法書贊五十絕句，小注附識，多有可觀，亦可想其宗旨矣。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正月三十日

衎石齋記事續稿　清錢儀吉撰

鈔補衎石齋記事續稾。卷九、卷十缺葉共四番。衎石續稾之文平漫宂弱，遠不如其初稾，蓋晚年筆力漸退，不能副其意也。然議論醇正，多有關於名教。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二月十四日

研六室文鈔　清胡培翬撰

閱績溪胡竹邨先生培翬研六室文鈔十卷。先生爲淩次仲氏弟子，成嘉慶己卯進士，出高郵王文簡之門，由內閣中書舍人官戶部郎。先生之學精于禮，嘗病儀禮賈公彥之疏，漏略牽附，多違失註意，重爲儀禮義疏一書，尤其生平心力所萃，惜未及見。其他著有燕寢考二卷，阮文達已刻入皇清經解中。是集皆說經之文，其無關經義者概弗羼入。所考訂禮制名物，皆深求經注之閒文，不逞私見，故謹嚴精碻者爲多。其考燕寢謂諸侯大夫皆東房西室，無左右房；又室中惟東向開戶，南向無戶，力申其說，與同時諸經生反覆論辨，至數十萬言。又謂廟寢之室，止有一牖在室之南，其北無牖。燕寢則有北出小牖，詩所云塞向之向者是也。皆獨掇之論。

他如考宗廟路寢明堂之同制。大夫之無二朝。以國語所云外朝內朝，據韋昭注，謂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又據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及詩緇衣鄭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謂韋氏所云君之公朝者，非路門外每日朝君之所，乃治朝兩旁之室，諸臣治事之處，其地在公朝而實爲私朝。若大夫家內，惟寢門外有一朝。玉藻云：將適公所，居外寢，下云乃出揖私朝是也。東夾西夾之與東箱西箱，左个右个，左達右達，各義實同。屏爲天子諸侯之塞門，而廟惟天子有屏。朝則天子外屏，在應門（天子正門）外；諸侯內屏，在雉門（諸侯正門）內。禮記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明非諸侯所得有。鄭注疏屏云：今桴思也。（桴思亦作罘罳，或作罘思，或作浮思，或作覆思，亦作復思。）刻之爲雲氣虫獸，如今闕上爲之矣。據此則桴思是覆屏之屋。近儒金氏鶚謂屏上有屋以覆牆，刻畫疏通，故曰疏屏也。釋名曰：罘思在門外，此言天子之外屏；又云蕭牆在門內，此謂諸侯之內屏。諸侯不得有桴思，故以屏牆言之。蕭者肅也，屏皆築土爲之。

孔子生月，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之下，書庚子孔子生；公羊於是年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又謂生年當從史記作襄公二十二年。以今所傳乃公羊之誤本。據陸氏經典釋文，於公羊傳止載庚子孔子生五字。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則知公羊本與穀梁同。其一本作十一月者，卽今所傳之誤本。而宋濂孔子生卒辨，載馮去疾之說，謂是歲八月置閏，十月庚子，已在十一月之節。穀梁云十月，據月書；公羊云十一月，據節書者非也。

儀禮聘禮賓及郊鄭注：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侯下脫四十里三字，子下脫二十里三字。据毛詩魯頌孔疏，引鄭此注，正作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故儀禮賈疏，謂畿方千里，王城面五百里，以百里爲遠郊。若公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是皆以五之一爲遠郊也。又云自此以下至子男差之，可見孔賈所見本同，而今所傳本，爲脫誤無疑。又按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郭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邢疏引聘儀注，亦作侯四十里，子二十里。近邵氏作爾雅正義，反據儀禮譌脫之注，削去邢疏之文，是其一失。周制五等之封，見於司徒。侯與伯，子與男，封疆廣狹既殊，則郊制不得合爲一明甚。

禮記喪大記，寢東首於北墉墉，今本譌作牖。下，鄭注謂君來視之時者，未的。此經係總記君大夫士之禮，不得以此句專爲大夫言。據經文上云，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下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可證。且果係君來視疾，則經當直云君視。且如下文大斂君至節，必更詳其儀矣，亦不得僅云寢東首于北墉下。蓋此是君大夫士疾時所同，故記者不復別之。

曲禮夫人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乃記者之誤。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之稱，聘禮雜記論語可證甚明。諸侯不得自稱寡君，夫人安得自稱寡小君？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賓主

皆有擯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

論語言齋之居必遷坐，謂常居在燕寢，齋則遷正寢。而江氏鄉黨圖考，謂平時坐于奥，齋則將祭，有不敢居尊位之意，乃臆說之誤。皇侃義疏，謂祭前先散齋于路寢門外七日，又致齋于路寢中三日，路寢門外，無堂無屋，非可居之地。於經無據，當從孔賈禮疏散齋致齋皆在正寢爲是。正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大夫士謂之適寢。而祭義所云致齋于內，散齋于外，內外以身心言。故鄭注致齋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所樂所嗜五者，散齋不御不樂不弔耳。陳氏祥道禮書曰：散齋夜處適寢，亦豫外事；致齋晝夜處適寢，不豫外事。檀弓篇云：君子非有大故不宿于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于內。鄭注：內，正寢之中。皆有明證。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爲食禮言之。唯酒無量不及亂，爲燕禮言之。此本其師淩氏說。引儀禮公食大夫禮，初設正饌，有牛俎、羊俎、豕俎、魚俎、腊俎、腸胃俎、膚俎、醓醢、鹿臡，加饌有牛臐，牛炙、牛胾、牛鮨、羊臐、羊炙、羊胾、豕膮、豕炙、豕胾、魚膾，而黍稷六簋，宰夫設之；稻粱二簠，公親設之。賓初食稻粱，卒食黍稷，不以醬湆，是所謂不使肉勝食也。燕禮，尊于堂上東楹之西者兩方壺，尊于堂下西者兩圜壺，自獻酢酬迭行，以及爵行無算，而君有命徹冪，則必降階下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賓醉而出，鐘人爲之奏陔，則以所執脯賜鐘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是所謂不及亂也。

儀禮喪服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不言姑。鄭注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鄭義殆謂舉姊妹可以概姑也。然經何以亦不言世父叔父乎？喪服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三：一曰爲其父母；二曰爲其昆弟，三曰爲其姊妹。是三者，一爲人後卽有之，是凡爲人後者之所同也。若本生姑，惟出後在稍

疏者有之。苟後於同祖之世父叔父，則姑卽其姑，無本宗與所後之別，是以經祇言姊妹不言姑也。左傳疏云，古人謂姑爲姑姊妹，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此後世有此稱，周公制禮則無之。爾雅釋親，止云父之姊妹爲姑。白虎通義云：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惟左傳襄公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晏桓子曰：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既云姊妹，復云姑姊妹，或當如疏所云。

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聘禮謂以禮娶也，奔則不備禮之謂，此經奔字當如是解。賈疏解爲淫奔，違失經注之意。

舍采當從康成說。舍爲釋，采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菜蘋蘩之屬，以月令文王世子，皆有釋菜字。學記云：皮弁祭菜，不云釋而云祭，則其爲祭先師之禮益明。而鄭司農解爲舞者皆持芬香之采，及或謂見師以菜爲摯。或謂學者皆入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或謂舍猶置也，初入學必禮先師，置采帛于前以摯神。諸說皆非。釋菜之禮，古人不獨入學用之。周禮占夢，舍萌于四方。鄭注舍卽釋字；萌，菜始生也。士喪禮，君釋采入門。鄭注禮門神也。喪大記作君釋菜。士昏禮，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是祭祀之禮多用菜。

儀禮鄭注，豐形似豆。賈疏謂此豐若在宗廟，或兩君燕好，亦謂之坫，致爵在于上。不知儀禮有承觶之豐，有承尊之豐，皆與反坫無涉。皇侃論語義疏云：坫築土爲之，形如土堆，禮記孔疏亦云築土爲之。則與豐似豆之形及用木者豐斲木爲之。迥別。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則坫之設在尊南，非以承尊；又所承者爲飲畢虛爵，與豐承實觶者異。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射禮，飲不勝者，未飲，洗觶酌奠于豐上；既飲，奠于豐下。是豐所承者爲有酒之觶，非虛爵。賈疏又云勻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尤誤釋豆字義。穀豆之豆，古多謂之菽，

其以豆言者，始見于禮記投壺壺中實小豆焉。說文豐字下云，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按儀禮鄉飲酒禮無豐。聶氏三禮圖云：豐罰爵，象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盂戒酒。崔駰酒箴，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說文豐侯之義當如此，其句必有譌脫。

毛詩碩人傳云：君聽朝于路寢，夫人聽內事于正寢。以古者后夫人皆別有正寢燕寢，下至大夫妻亦然。其制前爲君路寢，次君燕寢，次夫人正寢，次夫人燕寢。天子路寢一，燕寢五，后亦然。諸侯路寢一，燕寢三，孔賈疏謂燕寢二，非。夫人亦然。夫人常居在燕寢，每日聽事在正寢，正寢卽夫人朝處，左傳所謂內宮之朝。考工記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注疏謂內九室，九嬪治事之處。此王后禮，其諸侯夫人正寢之前，亦當有世婦羣妾治事處。齊雞鳴傳云：夫人纚笄而朝，卽謂每日朝羣妾之正寢也。孔疏昧于古義，乃謂纚笄而朝君，不知君聽朝，羣臣咸在，夫人安得至前？卽云夫人有朝君之禮，亦當在內寢，非君聽朝之時。諸說俱精而博，有功于經學甚鉅。

至其論儀禮爲人後者爲其本宗服一條，謂自父母昆弟、姊妹、及昆弟之長殤、姊妹之適人者外，其他期功之親，經所不言其服者，皆當以所後之親疏爲斷。儀禮之所謂人後者後大宗，古者惟大宗得立後，大宗尊之統。重大宗所以尊祖，尊祖所以明一本，故不得不抑小宗。爲人後者，其本生之父母昆弟姊妹，先聖以一體之親與他親異，特制爲降一等之服，不以所後之親疏爲斷。其本宗餘親，固不得援生我及我所同生者爲例。自賈疏有本宗餘親皆降一等之語，是則爲所後之正親旁親外親，既悉如親子爲之服，而於本宗之正親旁親外親，又悉以親子之服推之而一一爲降等之服，斯一人而二本矣。

慈銘按汪容甫氏述學，論爲人後者爲其本宗曾祖父母祖父母之服，禮經無文，以記于兄弟降一等推之，而知其不可行。　蓋本宗之曾祖父母祖父母，雖不爲之後，猶是正尊。　小功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其祖，齊衰三月，降則無服。　準之經意，其服本服無疑也。　持重於大宗，服不二斬，故降其父母，期親無數，並服何嫌？　曾祖上殺，益無嫌矣。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爲曾祖父母祖父母並不降，傳曰不敢降其祖也，斯可爲例。　而胡氏答湯茗孫論本生祖服書，謂爲人後者以女子適人者爲例，通典已載崔凱駁議云：女士出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與孔倫謂婦人歸宗故不敢降其祖義同。　但凱謂爲人後者爲本生祖當服大功，尙未合儀禮後大宗之義。　且女子出嫁，祖父母止一而已，不聞又有祖父母也。　夫之祖父母，從服大功九月，不服期。　若爲人后者，爲所後之祖父母及本生祖父母皆服期，非二祖乎？　云云。　竊謂汪氏之議通乎情，胡氏之議執乎禮？　胡氏謂如果本宗期功之親皆降一等，經何以獨無一言？　傳注亦無一言及之，則安知非如汪氏說皆服本服，故經傳不必更言。　且餘親皆以所後之親疏爲斷，經傳注亦何以不見明文？　要之胡氏謂古重大宗，及人無二本二祖之義，自是正論，所謂天經地義，而汪氏謂期親無數，並服何嫌，二語尤精當不易。　權而無失乎禮，足以輔翼經注。

且胡氏固爲古之立後惟大宗而言。　古惟諸侯大夫士得立宗，有宗法卽有世爵祿，故特重大宗，所以承宗廟，明祖統也。天子諸侯絕旁期，則士大夫之爲後者自不得顧其所生之餘親矣。　若晚世則小宗支子，無不立後，有以小宗繼小宗者，有以大宗支子繼小宗者，固不得概援尊祖重統之義。　古人同爨尙相爲緦，如皆以所後之親疏爲斷，今往往有授室後出繼五服之外者，其幼爲祖父母鞠養，以至娶妻，而一旦自居疏屬，視其祖父母之歿，恬然若路人，豈先王

制禮之意乎？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矣，所當通經權以爲之制，不害乎禮，不傷乎情，酌恩義之際，救厚薄之偏，則爲人後者爲本宗曾祖父母祖父母，從汪氏說可也。餘親期功皆降一等，從賈氏說可也。若出後大宗與凡爲世爵世職之家及有承蔭者，則猶古諸侯大夫之義，當從胡氏說。餘親悉以所後之親疏爲斷矣。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九月二十八日

閱研六室文鈔。胡氏諸經說甚明白曉暢，考據邃密，而議論和平，粹然有儒者氣象，閱之甚足樂也。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六月十九日

小重山房集　清張祥河撰

閱詩舲司空詩。司空華亭人，少以詩名江南。爲秦撫時，嘗以耽情詩畫，爲言者所劾。今盡觀其所作，實亦未足以致人言也，其工拙固不暇論。集中記其自部郎觀察山左時已將及艾，迄今三十餘年，敭歷中外，晉位六卿。頃以上三旬萬壽，加恩與大學士桂良、吏書許乃普俱加太子太保，福壽之隆，固不數有唐高常侍矣。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二月十九日

中復堂全集　清姚瑩撰

姚石甫中復堂全集。其集分十部：曰東溟文集六卷，外集四卷，東溟文後集十四卷，外集二卷，東溟奏稿四卷，後湘詩集九卷，二集五卷，續集七卷，東槎紀略五卷，康輶記行十六卷，寸陰叢錄四卷，識小錄七卷，姚氏先德傳五卷，共十三種，八十八卷。

夜閱東溟集。石甫吏材，其治臺灣甚有名，及咸豐初，召起爲廣西臬司，乃無所見，蓋時已老病矣。承

其曾祖南青先生、從祖姬傳郎中之學，治經兼漢宋而不喜攷證，文章似本其鄉劉海峯，頗與姬傳異軌，魁磊自喜，苦少剪裁，正如邊塞健兒，襲冠帶，行闕廷間，舉止闊大，而多不中度。惟論事之作，較爲勝耳。其與桐城張阮林書，以時國史方修儒林文苑傳，有咨取南青著述者，阮林責其僅上援鶉堂詩集而不及校論諸書，于闡揚先人之大，舍本而存末，其言眞直諒之友。乃石甫以爲先人之傳與不傳，不在史之立傳；又以爲南青先生之所重在道不在書，是則國史可不作，而先人之著書，皆可任其散失矣。即此一端觀之，其怙過愎諫，議論恣肆，已可概見。至以阮林言南青之學，可差肩於閻惠，而謂二君于聖人之道未闚藩籬，其與宋人爲難，如欲以寸莛破巨鐘，乃以先曾祖並論爲可駭。豈知援鶉堂筆記中，其推服閻惠者甚至，于松崖訓詁，尤拳拳服膺，不敢一字出入。今石甫言如此，不特其攻二君正如寸莛破巨鐘，亦可謂自誣其祖者矣。其覆黃又園書，謂自四庫館開之後，當朝大老，皆以考博爲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是以風俗人心日壞，不知禮義廉恥爲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輒皆望風而靡，無恥之徒，爭以悅媚夷人爲事，而不顧國家之大辱，豈非毀訕宋儒之過云云，尤猖狂無理。道光中年以後，時事日亟，正坐無讀書人耳。夷變時，當國者潘穆二公，非能爲漢學者也。廣事壞於耆齡琦善弈山，江事壞於牛鑑，浙事壞於烏爾恭額伊里布弈經文蔚，閩事壞於顏伯燾怡良，皆不識一字者也。而御史陳慶鏞一疏，最足持當時朝局之敝，陳固漢學名家也。石甫非世外人，何竟混沌至此乎？又謂惜抱先生孤立于世，與世所稱漢學諸賢異趨。夫惜抱以郎中告歸不出，誠爲恬漠，然漢學諸賢中，若西莊以閣學左遷光卿時，仕僅五稔，年力方盛，遽爾戢門。竹汀以少詹，抱經以學士，皆淸華首選，畢志名山。蘭皋官戶部，十餘年不轉一階，此豈皆出姬傳下者。他若顨軒之死孝，北江之孤忠，皋文之

鯁直，虛谷之廉峻，鄦齋之循良，南江之清介，以論風節，奚媿宋儒？而槃齋左海，則脫屣詞林；芝田頤谷，則投簪臺府；小雅孝臣，終身進士；里堂辰叔，絕意公車；懋堂申琦，宰縣而早歸；溉亭仲子，注縣而改教；又豈以鄭許爲鞶帨，魚蟲爲釣弋者乎？北江上疏事，以不喜漢學人議之，必將爲狂，爲好名，爲多事。予初目之曰戇直，繼改曰樸忠，又曰抗激，後直定曰孤忠。蓋北江時已乞假將歸，徒以身侍講幄，深悉親政之始，敬肆所由分；誅姦之後，治亂所從出；而府庫已虧，盜賊四起，大臣雍容，憚于整飭，上下弛緩，責難無聞。故冒死上言，直繩聖德，冀以殺身悟主，朝野震悚，得不謂之孤忠乎？厥後赦書下而甘雨降，尤其忠感之應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二月十六日

閱姚石甫識小錄寸陰叢錄。其考據之疏謬，議論之迂僻，不勝指駁。至以李鄦齋之獄而極稱汪稼門，深詆孫文靖。曰紳士與李厚者，指陳恭甫也。曰大臣與李厚者，指王伯申也。曰閩人之請爲李建祠，由文靖陰謀以甚汪之罪。又謂李只一子，有神童稱，李死後二歲亦夭，蓋若幸其有天道焉。是不特顛倒黑白，亦全無人心者矣。平景蓀言爾時平反此獄者，欽差尚書熙昌公王文簡公。近儒作文簡墓誌，盡歸美文簡，而不知實由于熙公。然以予所聞，熙王二公實皆持兩端。甫抵閩，督撫逆之郊，已私定計坐罪鄦齋，閩人知之，相率具狀詣使者行署，訟李公寃，日千百計。二公迫衆議，遂不能爲督撫地云。時爲巡撫者，吾郡王畹馨先生，亦漢學名家，劫于總督，蒙議削官，深可惜也。惟其紀述時事人物，終有裨于史乘。嘉慶以來，談獻談故之書絕少，此亦有可貴者。其載夷事敍佛教甚詳，尤足廣見聞。論古今經世之業，亦多可聽，而屢以明道自任，概斥漢唐諸儒及近來漢學諸賢爲不究天人之理，則自是桐城錮習，最令人厭者耳。

十二月十七日

閱康輶紀聞，乃道光甲辰乙巳丙午間，石甫以四川蓬州知州，奉使至察木多，訊乍雅兩呼圖克圖爭劫事所作也。凡十六卷，多紀藏屬山川道里風土人物，而意主于究悉印度各國形勢。其最詳者喇嘛諸教源流，及英俄疆界廣狹，此石甫一日不忘英夷之志也。曰康者，以察木多之地本曰康，非新唐書南依葱嶺之康國也。其所紀載，多關係中外大局，有心世務者，不可不知。末一卷爲輿地諸圖說。惟其書逐日次敘，如日記之例，本不分條目，而撮舉其目于卷首，復各注其目于條下，意以便檢尋，然殊病非體，何不總其使事首尾月日及道里所經次第，別爲一編，而紀事諸條，各立門目，則較爲簡括。今既輕重雜揉，又載紀行諸詩及汎論古今學術語，其詩已別有集，不宜複收。石甫本不知學，稍有論辨，無不荒謬，自累其書，爲可惜也。

十二月十九日

閱姚石甫東溟文集。評點石甫文畢四卷。石甫頗長于議論，而未知古文法，叙事尤拙劣。集中碑傳冢冢，其兵部尚書戴聯奎墓誌銘，疵累百出。惟中記一事云：公少從邵二雲先生受經，風節素峻，在翰林久不遷。大學士和珅掌院，訪時望爲額駙師，和珅子。或荐邵先生及公，邵辭不就，和以爲媿。欲延公，堅辭。邵先生謂公曰：吾老矣，行移病去，子宜爲後計。公曰：吾師行，弟子從之矣。邵果乞休。和曰：吾非必相強，邵君何爲此悻悻。此事極足傳南江風力之高。然謂邵乞休則非。南江卒於官，在嘉慶丙辰，時年僅五十有四，或辭和珅聘後，旋卽以病請假乎？錢竹汀撰墓誌，洪稚存撰家傳，皆言其三月病，六月卒，則南江之寢疾甚久，當亦以避時相之浼故。而各家爲先生傳狀表志者皆未及，賴此文見之。又來孝女傳，紀孝女投閫中窮

洋救其父殿董出水事，孝女名鳳筠，蕭山人，亦可採備郡志。惟後集中張亭甫傳湯海秋傳及馬元伯之妻方宜人家傳，雖文未盡當，而事實可觀。海秋傳下一論，畢叙一時交游，殊有氣勢。太子少保雲貴總督武陵趙文恪公慎畛行狀，足資史乘。

夜加墨東溟文集。其土地說孔廟朔望行香張燈說，俱證據確鑿。與童石塘論撰南北史注書，並與史局劉孟瞻諸君書，識議精核，皆爲集中之最。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二月十三日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初五日

籀經堂集　清陳慶鏞撰

閱晉江陳頌南侍御慶鏞籀經堂集十四卷，其門人光澤何比部秋濤所編；補遺兩卷，其同邑龔編修顯曾所編，而以活字版印行之。何氏所輯在道光丙午，有跋言先生所作，恆爲人持去，匧中僅存數十篇，又得乙巳冬至丙午夏所作數十篇，合而綴之，蓋不復別擇。故其第二卷所載雖寥寥數行，公事公摺，亦具列之。又詩文共百三十七首，而第十卷載壽序至十九首。顯曾所補詩文共十七首，時侍御已久歿，而僅得此數，蓋遺佚者多矣。侍御一代偉人，窮經博覽，所著有三家詩考穀梁通釋古籀考說文釋文釋本齊侯罍銘通釋，皆未見於世。是集雖僅一斑，而所收策問鐘鼎考跋諸篇，湛深古義，彌可寶貴。其與李子迪檢討光彥書論等韻雙聲之學，尤晐洽絕倫。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八月二十四日

䙝欿亭集　清祁寯藻撰

得紱翁書，並以壽陽祁相國䙝欿亭後集見贈，卽復。相國早負詩名，比年致政，聞望益高。其詩原本香山東坡，致力頗專，故其前集頗多淸雅之作。惜書卷不足，工夫未純，如三五村家女，姿首明秀，練帬竹釵，楚楚可人，而時不免寒儉氣、鄙俗語。後集則皆甲寅移疾後所作，老年頹唐，可採者殊寥寥矣。中惟哀歌五章，爲烏壯武烏蘭太吳文節文鎔塔忠武塔齊布江忠烈忠源羅忠節澤南吉勇烈吉爾杭阿六公作，其序以六公最有功於國，爲盛衰所繫，故歌以當哭，乃最有關係之文，其詞意亦老卓。哀塔忠武一章，稍有嫩句。以江忠烈羅忠節合爲一首，曰楚兩忠；又爲吳文節辨乘嬴出走之誣，尤足爲詩史。吳公黃州之死雖烈，然一戰卽敗，喪水師數百艘，與五公之轉戰數千百里，力屈而死，似爲有閒。相國蓋以其歿而遭誣，又其歷任塡撫，皆廉勤有爲，故躋之五公之列，亦可謂公是矣。予謂六公中尤難者，羅忠節公。公以諸生從戎，視諸公之當重任，握兵符，難易相去千百。而傾貲結一旅之衆，輾轉虎豹之窟，卒能自奮，大小百餘戰，戰無不克，復郡縣以數十計，江西湖南北以其身爲安危，死之日，天下聞者無不喪氣。官至浙江寧紹台道，加官至布政使，贈官至巡撫，賜謚建專祠。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六月初五日

松寥山人詩集　清張際亮撰

閱建甯張際亮亨甫松寥山人詩集。亨甫極負時名，詩亦規橅作家，而粗浮淺率，豪無眞詣。爾時若湯海秋朱伯韓姚石甫葉潤臣所作大氐相同，時無英雄，遂令此輩掉鞅追逐，聲聞過情，良可哂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二十九日

清白士集　清梁玉繩撰

至文淵堂書肆，買得明槧秦淮海集五册，梁玉繩清白士集一部八册。玉繩字諫菴，翰林學士同書之子，所著有史記志疑及此。集內共六種：班史人表考九卷，呂子校補二卷，元號略四卷，誌銘廣例二卷，瞥記七卷，蛻稾四卷，又庭立紀聞四卷，乃其子學昌所輯。元號補遺一卷，半爲日本國號，從其國所刻大成年代廣記錄出，半乃錢塘諸以敦校補。諫菴以諸生終，蛻稾乃其所作詩文，膚淺不足存。人表考搜采頗博，尤便於省覽。呂子校補乃補畢秋帆校所遺。元號略取古今帝王紀號及僭僞盜賊外國，皆采及錢幣金石，分專號重號二目，以韻編次。又帝王俱詳書全謚名字年數陵號，皆爲自來所未有。誌銘廣例以元人潘昂霄金石例、明人王行墓銘舉例，及國朝黃梨洲金石要例三書標采錯雜，兼別漏略，爲之別正摘補，體式大略具備。瞥記多參考經史，亦近來說部之錚錚者。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十月二十九日

甘泉鄉人稿　清錢泰吉撰

蓮舟處借得嘉興錢警石訓導泰吉甘泉鄉人稿，凡二十四卷。卷一至卷六，爲書札題跋；卷七至卷九，爲曝書雜記；卷十至卷二十，爲題跋序記銘志雜文；卷二十一至二十四卷，爲古今體詩；末附校書年譜。警石一生以校書爲事，其文大半言此事，不立門戶，隨其所得，縷縷記之。雖學識有限，而謹愼可法。近時浙人著述，及收藏諸家多藉以攷見，古今雜陳，罕所軒輊，一言一字，皆若恐傷人。其他文字，雖多冗拙，而性分

眞實，樂道人善，蓋有古人醇樸之風，不當以工拙論者也。嚴專其從兄衎石給諫，詩文學業，悉所稟承，於家世見聞，拳拳稱述，惟恐或遺，其門風孝友，家法謙謹，亦足垂型薄俗焉。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正月十三日

儆居集　清黃式三撰

閱儆居集，本十八卷，今先刻內編經說四卷，史說一卷，讀通考二卷，讀子集三卷，雜著四卷，共十四卷。前有劉星若燦傅肖巖夢占兩序。劉君鎮海諸生，著有詩輯補義，余舊有之。今是集雜著第四卷內有劉君傳，言所著尚有續廣雅，戚鶴泉爲之序，已兩次刻之矣。其未刻者，尙有詩古音考、論語集注補、孟子答問、小學校誤、日知錄記疑及支雅十篇。釋人釋禮釋舟釋車釋歲，集名士所譔；釋詞釋官釋學釋兵釋物案此字可疑，不知所指何物，恐有譔。則自譔之，蓋薇香先生論學之執友也。是集皆考辨硜硜，實事求是之言，於古人無所專主，而中釋近儒漢學諸家者爲多。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十月初八日

閱儆居集。其讀通考二卷，議論通達，文亦渾樸。讀子集三卷，摘抉恉要，多爲精確，文尤謹嚴可味。讀史一卷，文僅九首，多平情之言。雜著四卷，其論經者多可取，他文議論，不盡愜心，如對帝蜀帝魏問，對程伯子爲條例司問，對復仇問，對爲人後問，論皆偏駁。對唐氏振軍氣問，平海盜議，備外寇議，皆空言無裨於用。敘事之文，尤非所長也。其與嚴鐵橋許印林夏弢甫諸書，皆持論嶽嶽，不肯苟同。

十月初十日

閱黃氏式三儆居集中釋一二篇、何氏秋濤一鐙精舍稾中釋三、釋算及明數篇，皆小學家微言大義，足以益人神智。何氏釋算篇末辨亥有二首六身，以杜注及梅定九引諸家解亥字二六爲身，如算之六爲非，則思有所蔽也。

光緒丙戌(一八八五)正月初六日

萬善花室駢體文　清方履籛撰

大興方彥聞大令履籛萬善花室駢體文三冊。予向見常熟重刊法苑珠林序，末題萬善花室女弟子呂琴姜譔，其文高麗博奧，逼眞初唐，知必名手代譔，而求之近代諸家文集，俱未得之，今卽在此集中，乃其代婦所作也。彥聞與董方立交最摯，方立有方彥聞鶴夢歸來圖序，言圖爲彥聞悼亡而作。昨定子言，悼亡者乃其原配陸孺人。庭芷之曾祖桐城君，奇愛季女，必欲擇名士相攸，因以歸方君爲繼室。方君嘉慶戊寅科舉人，官福建閩縣知縣，所至喜搨碑，聚古錢甚夥，善八分書，年五十三，卒于官。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正月二十五日

閱萬善花室文集。其文博麗清縟，深於徐庾王楊家法，不及董方立之警鍊，而格韵超秀，則過之也。

正月二十七日

落颿樓文稿　清沈垚撰

閱沈垚子敦落颿樓文稿共四卷。其學深於地理，尤熟於西北形勢，所著如後魏六鎭釋、新疆私議、葱嶺南北河考、宋神宗用兵西夏論、宥州答問、與徐星伯論西夏地理書、星伯譔西夏地理考，子敦言其同里張秋水嘗譔西夏紀

事本末，從舊本范文正集景鈔一圖。漳北滱南諸水考、釜水寖水濁水滱水渚水泜水濟水槐水洨水縣曼水木馬水忻水虖沱水滋水鹿水泒水，共十六篇。西游記金山以東釋，皆洋洋大篇，雖或引證冗蕪，文繁寡要，而鉤貫精密，令人不能測其涯涘。為人後者為所生服議，謂古惟大宗立後，持重于大宗，故降其本生，示不貳斬之義。後世既無宗法，今之立後，皆與古異，無所謂持重，則不得降其本生之服。其言精確，為向來議禮家所未及。殤不當立後議、晉書賀循傳書後、辨兄弟不為世數之說。喪服足徵記書後、與張淵甫三書，論禮服之學，斷制精嚴，有裨世教。張碩洲為之序，言子敦為諸生時，以試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考為學使何文安公所首拔，又以試尚書古文考毛詩古音考為學使陳碩士侍郎所賞，又言其作字模範鍾王，而偏旁點畫必皭合于六書。日照許印林（名瀚）在何陳兩公幕中，言鎖院得子敦卷，如辨古金款識，淺學者或不能盡識。遂以優行貢成均。初館徐星伯先生家，後為姚伯昂總憲校國史地理志，寓內城。道光庚子十月以瘵卒於于會邸，年僅四十有四，星伯為經紀其喪。子敦之師，為施北研，名國祁，烏程老儒，熟于金元掌故，著有遺山詩箋。石舟言嘗戲謂子敦生魚米之鄉，而慕羴嗜麥，南人足不越關塞，而指畫絕域山川，篤精漢學，而喜說宋遼金元史事，可謂三反。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八月初三日

董方立遺書　清董祐誠撰

牧莊來，以董方立遺書三册見眎。方立名祐誠，陽湖人。初名曾臣，嘉慶戊寅順天舉人，卒時年僅三十三。其兄基誠，字子詵，嘉慶丁丑進士，官戶部郎中，為刻其遺書。首册曰割圜連比例術圖解三卷，橢圜求周術一卷，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堆垛求積術一卷，三統術衍補一卷。次册曰水經注圖說殘稿四卷。第

三册曰文甲集二卷，乙集二卷，蘭石詞一卷。共十六卷，前有李兆洛所譔傳，張琦及其兄子成孫兩序。子誂言其水經注圖說，惟河水自桑津以下有圖而無說，其圖大徑數尺，故錄入遺書，僅其說也。又言方立求得內府輿圖，精校摹繪，旁采方志，博稽掌故，自乾隆迄道光二年，凡疆域之沿革，水道之改易，悉著之於圖。東至費雅哈，西極葱嶺，北界俄羅斯，南至於海，爲直隸至後藏西境阿里共四十一圖。其文甲集皆散文考據之作，乙集皆駢文，其友方彥聞先序而刻之。其文博麗警秀，足與其鄉人洪北江張茗柯相抗衡，興平縣馬嵬堡唐貴妃墓碑，尤絕世之奇作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一月十七日

古微堂集　清魏源撰

魏默深古微堂內集三卷，外集七卷，前年戊寅始刻於揚州書局。古微堂詩集十卷，同治庚午刻於長沙。今日從爽秋借閱。內集卷一爲默觚上，皆分條說理，如子家語錄之類；卷二爲默觚中，分學篇十三卷，三爲默觚下，分治篇十六，亦仍條繫說之。外集皆其雜文也。詩集分體編之，前有羅汝懷郭嵩燾兩序，後有鄒漢池跋，漢勛之弟也。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三月二十九日

閱古微堂外集。默深爲經世之學，其文筆兀臬，在並時包愼伯張石舟之上。此集卷一皆論經學小學及諸序，卷二爲孔子孟子年表，孟子年表攷五首及諸儒贊，卷三爲子史諸書序，卷四爲碑志銘傳書後，卷五爲籌河三篇，卷六爲各省河渠水利書議及史論，卷七爲論漕鹽海運諸文，其中如明代食兵二政錄敘海國

圖志叙擬進呈元史新編序苗疆敕建傅巡撫祠碑銘，最爲佳作，其餘議論多可取。而於經學實無所解，乃大言自矜，援西漢諸儒，託於微言大義，掊擊鄭許，於乾嘉諸儒，痛詆不遺餘力，猖狂無忌，開口便錯。其史學亦甚疏，駁之不勝駁也。

四月初一日

閱古微堂外集。自道光以來，經學之書充棟，諸儒攷訂之密，無以復加，於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富，窮年莫殫，又自知必不能過之，乃叛爲西漢之說，謂微言大義，汨於東京以後，張皇幽眇，恣肊妄言，攻擊康成，土苴沖遠，力詆乾隆諸大儒，以爲章句餖飣名物繁碎，敝精神於無用，甚至謂內外禍亂，釀成於漢學，實則自便空疏，景附一二古書，竊語醉囈，欺誑愚俗。其所尊者逸周書竹書紀年春秋繁露尚書大傳，或斷爛叢殘，或悠謬無徵，以爲此七十子之眞傳，三代先秦之古誼。復搜求乾嘉諸儒所輯之古易注今文尚書說三家詩攷，攘而祕之，以爲此微言大義所在也。又本武進莊氏存與之說，力尊公羊，扶翼解詁，卑穀梁爲輿皁，比左氏於盜賊，蓋幾於非聖無法，病狂喪心，而所看之書不過十餘部，所治之經不過三四種，較之爲宋學者尙須守五子之語錄，辨朱陸之異同，用力尤簡，得名尤易，此人心學術之大憂，至今未已也。默深才粗而氣浮，心傲而神很，恥於學無所得，乃遁而附於常州莊氏，遂作書古微。謂馬鄭之古文，與梅賾同作僞，而伏生歐陽夏侯之今文絕也。又作詩古微，謂毛公之詩傳與鄭箋皆俗學，而齊魯韓之古誼亡也。於說文之轉注，謂部首所隸之字是轉注，而痛詈戴段之說，并謂說文亦有俗誤，且集矢於許君。於論語謂十篇中不及子思一字，是記者之疏。於孟子謂其門人自樂正子外皆不堪問，而孟子不敢斥，其七篇中不免迂妄之言。蓋

肊決竅談，無待駁辨。茲姑舉其攷據之謬者略系於左。

治篇十五　光武之才，豈勝伯升；孫權之才，豈勝伯符；姚萇之才，豈勝姚宏？

案姚萇兄爲姚襄，非姚宏。

又十六　司馬氏既言天下者景王之天下，吾身後大業，宜歸齊王攸。果能守此信，則平吳之後，傳位于皇弟齊王攸，而以長沙王乂爲太子，遹爲皇孫，令其遞傳至遹可也。不然，即及身立遹，而輔以攸乂，亦可也。

案宜歸攸者，昭私其少子之言，非武帝之言也。昭本欲以攸爲嗣，何曾等固爭而止。及武帝立昭，與其后臨殁時，方深憂攸之不保，並無更傳于攸之言也。平吳者，武帝也，長沙王乂者，武帝之少子也。遹者，惠帝之子，武帝之孫也。既欲傳位于攸，何得又立乂爲太子，遹爲太孫？天下有此兒戲事乎？且遹爲惠帝子，武帝及身何能舍惠帝而立遹，古今有此事乎？此似全不讀晉書者。

又　高洋滅拓跋之族，宇文周武帝滅高氏之族，隋楊堅復滅宇文之族，皆不旋踵而天以逆子報之。

案高洋無逆子，此文之疏駁也。洋之太子殷，於高氏爲最賢，而以與周天元隋廣同被逆子之名，不太寃乎？

又　晉亡于莊老，而漢以黃老得之；秦亡于申韓，而子產孔明以申韓治之。

案漢之得天下者高帝，其刑法峻急而慘刻，非知黃老者也。文景之治，號爲休息，文帝尤長者，然亦間族人，未嘗言用黃老也。惟曹參相齊，用蓋公，治黃老言；景帝竇太后好黃老；史文兩見而已。且莊老與黃老異，漢之用黃老，淸靜無爲也；晉之尙莊老，元虛縱放也。孔明之治蜀也，以開誠布公爲要道，非用申韓

也。惟爲後主爲太子時，寫申韓管子六韜，此與昭烈之敕後主觀六韜商君書，皆見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皆以後主柔弱，故令觀兵刑名法之書，益其意智耳。子產雖有水懦不如火烈之言，迥與申韓不同，且在申韓前數百年，而云用申韓，亦有語病。

說文轉注釋例　初哉首基，可訓爲始，而始不可爲初哉首基，爲在其爲考老之互訓也。推之而弘廓宏溥介純夏幠龐墳嘏丕奕洪誕戎駿假京碩冢箌將席可訓爲大，而大不可訓爲夏幠等十餘字；賚貢錫畀予貺可訓爲賜，而賜不可訓爲賚貢錫畀；衎豫妉般可訓爲樂，而樂不可訓爲衎豫妉般；遹遵率循由從可訓爲自，而自不可訓爲遹遵由從云云。

案爾雅一書，所以通經訓，博異名，本不爲六書而設，而六書中之轉注一門，因之以傳。戴氏段氏以轉注段借爲六書之用，以爾雅爲轉注之法，聖人不能易也。且卽以始字言之，始初也，見於國策秦策今日韓魏孰與始強，高誘注及呂覽有始覽天地有始注。始首也，見於論語太伯師摯之始鄭君注及皇侃義疏。蓋初首者，始之互訓也；哉基者，始之異名也。哉从才聲，才者始也，故假哉爲才，此卽六書之段借也。基从土牆之始也，故引申爲凡始之稱；此卽六書之轉注也，其餘可以類推。至自之訓由訓從，乃經籍之恆訓，見於詩箋三禮注者不可枚舉，何幷忘之邪？

又　𠫓禾麥吐穗上平也，部內只一䶒字，卽等齊之齊，當以𠫓入月部，而以䶒爲齊之古文，則齊部可廢。朿木芒也，部內只棗棘二字，朿本從木，當入木部，而朿部可廢。克卽克字肩也，古文作𠅆，並無相隸之字，應入合部，不當別立部。朩部只一枲字，𣏟部有黀𪎋𪎌三字，林部有𣟍字，當以朩部𣏟部併入林部，不必別立部。垚土高皃，堯字从之，當併入土部。

案𠫓上象形，下从二，二卽土也，𠂢是何字，許書有此部乎？齊卽𠫓也，䶒誼自別，何得爲齊之古文？合

是何字，許書並無合部。朿入木部，則棗棘二字將卽附朿下乎？朮是象形單體字，不得反隸重朮之林部；且枲字將卽附𣏟下乎？𣏟入林部，則䊵等三字从𣏟者亦將卽附𣏟下乎？垚入土部，則堯將附垚下乎？許書皆絕無此例也。

又　庚部壬部均無一字，然賡字从庚，妊望聖任袵飪紝等字从壬，何以不爲收入？此部中字之應收不收者也。

案賡乃續之古文，安得入庚部？姙任飪紝皆以壬爲聲，默深方持錢氏塘之說，以許書鉤笱入句部糾朻入丩部舍形從聲爲非，何以妊等可以聲爲部乎？望聖下皆从𡈼音挺，不从壬，此則幷未識字矣。

說文叚借釋例　舊本黃離而叚爲新舊之舊。

案舊爲雖舊，卽鵂鶹，非黃離。

又　說文中亦有俗體濫收者，如喿旁加口爲噪，尊旁加木爲樽，嘫字加口，此與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何異。

案許書並無噪字樽字，不知默深所見何本？然爲火然，與嘫否義絕不相通，必加口方別。然之加口爲嘫，猶不之加口爲否也。嘫字經典仍叚然爲之，猶否字亦多叚不爲之也。

孟子小記　信陵君將五國之兵，大破秦師，使不聽魏王之召，咸陽必破，秦滅而各國必皆戴爲盟主，不數年趙武靈王少長爭國，李牧以讒死矣。

案趙武靈王少長爭國，在信陵將五國攻秦之前四十餘年，李牧死而趙亡，何以屬之武靈之世？此必誤記幽繆王遷與其兄代王嘉爭國而以爲武靈也。

書古微序　後漢杜林傳言林得桼書古文一卷，桼書竹簡，每簡一行，若四十五篇之書，竹簡必且盈車，乃謂僅止一卷，不足欺三尺

孺子。

案簡可編爲册，不能合爲卷。卷者縑帛之類也，漢世簡縑並用。見後漢書宦者蔡倫傳。此云一卷，蓋本桼書竹簡而以縑素寫之可知矣，默深未識卷策之別耳。

又 東漢諸儒亦謂佚十六篇，絕無師說。夫東漢旣自有桼書之本，力排今文之說，而自有其師說，則此佚十六篇，何以今文無之者，古文亦無師說乎？十六篇旣無師說，則其二十九篇之師說旣不出於今文，又出自何人？

案後漢書杜林傳云，林得桼書古文尚書於西州，以授東海衞宏、濟南徐巡。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不言林所受之人。攷前書儒林傳云，孔安國以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名譚，見後漢書。庸生授淸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平陵塗惲。而後書賈逵傳云，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今本范書誤作惲。逵傳父業。是東西京古文相傳之正脈也。又後書儒林孔僖傳，言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以至於僖，僖又傳其子季彥，季彥於安帝世舉孝廉，此尤古文之適嗣也。又尹敏傳言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周防傳言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皆在光武之世。又丁鴻本從桓榮受歐陽尚書，而楊倫傳云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是東漢之初，古文師傳甚廣，皆出於安國。安國於十六篇無師說，諸儒愼守，不敢出入，無有如後世之以意說者也。林所得本，以桼書之，故文字更眞，諸儒寶愛而傳之，要惟攷其經文，未嘗易其師說也。且東京諸儒，何嘗力排今文？鄭君嘗爲伏生大傳作注，其三禮注中多用今文說，默深何足以語此乎？經典釋文敘錄云，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按陸氏時馬鄭兩家注見存，言必無誤，是馬鄭雖兼傳古文，而所注仍用今文之本，然則近儒之述鄭注尚書，必別爲古文者，說亦未確。

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紀文達不喜宋儒，其撰四庫總目云，玆錄於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劾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滅公，是用深慼。是說也，於玆錄發之，于元城語錄發之，于盡言集發之，又于宋如珪名臣琬炎錄發之，于清江三孔集發之，于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昌言抨闢，汔再汔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然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玆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祐而劉公二十餘事在焉，文達殆徒睹董復亨繁露園集之瞽說，適愜其隱衷，而不暇檢原書，遂居爲奇貨。至書目于慶元黨禁，謂南宋亡于諸儒，不得委之侂冑，于楊龜山集謂東林起于楊時，遂至再屋明社，則固無譏焉。

案文達誠不喜宋儒，書目中於通鑑綱目伊雒淵源錄小學集註等書，亦或有言之小過者，然皆循其終始，反覆折衷，雖至語錄諸編，最爲蕪雜，亦深求其編輯之先後，去取之是非，未有不檢其書輕肆詆詰者。蓋名臣言行錄傳刻者多，衆本雜出，四庫所收，或非足本。今攷提要於史部傳記類，載宋名臣言行錄，但云於安世不登一字，而載趙普王安石呂惠卿等，終所未喻，並無以私滅公是用深慼之言。史部奏議類，載盡言集，子部雜家類載元城語錄，皆無是語。宋如珪名臣琬炎錄並無其書，蓋是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炎集之誤，然提要惟以朱子之取安石惠卿，例大珪之載及丁謂諸人，未嘗言安世也。亦見史部傳記類。清江三孔集，提要無一語及之，惟於孔平仲珩璜新論，略言平仲與安世蘇軾皆不協於程子，未嘗及朱子之言行錄也。亦見子部雜家類。至慶元黨禁亦在傳記類。提要本高宗御題詩章，以趙汝愚爲開門揖盜，因謂黨禁諸人，聲氣交通，賢奸雜糅，釀成門戶，遂使小人乘其瑕隙，蘭艾同焚，國勢馴至於不振，春秋責備賢者，不能以敗亡之罪，獨諉諸韓侂冑，其言最爲平允。龜山集在集部別集類。提要謂時受學於程子，三傳而及朱子，開閩中道學之派，其東林書院存於無錫，又爲明季講授之宗，乃盛推其淵源廣遠，身繫學統，並無再屋明社之言。要之官書自有體裁，

況四庫總目稟承高廟睿鑒，朱子之學，國朝所尊，豈有任肊放言，攻擊先哲，如文士私家著書之比。默深亦未嘗喜宋學，集中偶有一二推闡理學之言，皆掇拾皮毛，裝點門面，以自附於眞儒，而其譏彈朱子者，不可枚舉，此不過自知考據非其所能，嫉忌近世漢學諸家，乘間肆詈，學問自有公言，無取妄詆也。

趙汝愚擁立甯宗論　錢詹事大昕謂汝愚此舉冒險徼幸，萬一宮中有奉帝出門者，何以禦？幸而不勝爲秦王從榮，猶可言也，不幸而竟勝，爲公子商臣，不可言也。夫秦王從榮之起兵討武三思也，兵從外入，其敗固宜，彼豈有中宗念欲退開之旨，豈有皇太后之命乎？情事懸絕，比擬不倫。

案秦王從榮者，後唐明宗子也，事見五代史。討武三思者，唐中宗子節愍太子重俊也，節愍非欲代中宗者，錢氏自用五代史事。

以上皆其誤謬之顯然而關繫鉅者，略條辨之。其餘文字之疏，引據之失，不及僂指。又詆諆先儒，指斥近獻，尤多違戾很愎之言，亦不足與辨。即此十四條，於經史之學，亦甚淺，所以齗齗及之者，以近日之一二自謂名士者，頗深喜其說而尊行之，以其易於欺人也，而此一二名士者，已爲世之所難得，故冀以祛其惑。且默深之文，亦實有不可磨滅者，其經世之學，議論多名通，其說理亦有精語，是集必傳於後，故抉其瑕以全其美，亦愛護古人之意也。

四月初二日

歸樸菴稿　清彭蘊章撰

歸樸庵稿十二卷，文敬督學閩中時刻也。予題其首云，相國之文，局于學識，體格未成，然生長故家，久

官禁近，耳目濡染，自有見聞，較之憑兔園一書，平進臺閣者，猶爲解事僕射耳。其辨謚語稽求篇、書許氏說文後及中庸鍥諸文，則又強作解事之害也。文敬後居政府，識闇而忮，卽可于此覘之。數言可以盡文敬一生政事學業矣。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三十日

定盦文集　清龔自珍撰

閱定盦文集。璱人承其外王父段氏聲音文字之學。又與吾鄉徐星伯氏游，通地理學，尤究於西域蒙古。與邵陽魏默深遊，通經世學。與吳縣江鐵君及海鹽王曇游，通釋典雜學。而文章瓌詭，本孫樵杜牧，參之史漢莊列楞華之言，近代霸才也。其集共三卷四十六篇；又餘集五篇。若太倉王中堂（掞）奏疏書後，武進莊公（存與）神道碑銘，海門先嗇陳君（名朝玉、經儒奐之曾祖。）祠堂碑文，眞奇作也。若平均篇，若農宗，若西域置行省議，大文也。若寫神思銘，佳作也。乙丙之際著議六篇，則飾而淺矣。五經大義終始論、則奇而駁矣。黃山銘、哀忍之華、別辛丈人文、定盦七銘，則拙而露矣。他文皆瑕瑜互見。與人箋四首，簡絜多名言；其第三首論交接夷坦之易受侮，曰：道無畦者，事有閾也；中無險者，貌有畔也。與之爲無涬，無擇，又不制于外，必受侮矣。言難則聽者重，步難則與遊者重，愛憎難則受者重。重則不予侮，乃全吾愛。數語眞涉世之藥石，於吾生尤刀圭也。又曰：纖夫佻人當吾前而不有忌憚，君子深恥之，曰我之不足忌，彼窺之矣。至哉言乎。故昔人謂爲伯夷易，爲柳下惠難；馬文淵所以有寧爲龍伯高、毋爲杜季良之誡也。予一生受侮，政坐坦夷，不夷不惠，庶免於今之世矣。其餘集水仙花賦，六朝之劣驪耳。明良論四篇，議論亦可取。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八月二十七日

閱龔定菴集外文一卷，杭人譚獻所傳錄者。定菴通經制訓詁之學，以奇士自許。其文學杜牧孫樵而未成，然自崛強可喜。此卷共五十六篇，雄詭雜出，亦多有關掌故。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五月十六日

閱定庵續集。是集予於都中曾見鈔本，云是仁和人曹籀所傳者，今蘇松太道錢唐吳煦即從曹本付刻。煦本不識字，不知校讎，譌脫甚夥。其前冠以籀序，辭理拙劣，所謂佛頭著糞者。定盦初集之文，宏奧奇瑋，續集乃遠不及。其中如說居庸關、說張家口、京師樂籍說、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保甲正名、地丁正名、答人問關內侯、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叙、干祿新書自叙、上海張靑琱文集叙、江南生橐筆集叙、陸彥若所著書叙、江子屛著書敍、書果庸侯入覲諸篇，皆識議名通，有關掌故。工部尙書王文簡公墓表銘、福建海壇鎭總兵官丁朝雄神道碑銘、兩廣總督盧敏肅公神道碑銘，皆敍事謹嚴，典重有法，餘則多以艱深文淺陋，支離近小說家言。一概刻之，轉失定盦之眞矣。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六月十七日

閱定盦文集補，亦杭人吳煦所刊，凡續錄文八首，古今體詩破戒草一卷，己亥雜詩絕句三百十五首，詞一卷，（無著詞，本名紅禪詞，四十二闋；影事詞六闋；小奢摩詞二十闋；庚子雅詞三十五闋。）其詩不主格律家數，筆力矯健，而未免疵累，其情至者，往往有獨到語。己亥雜詩則其以禮部主事乞假出都，又自杭入都攜家歸，述其身世交游著述及道途游覽贈答作也。詞勝於詩，而自出名雋，亦復不主故常。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七月二十八日

夜偶取定盦詩略評點之。定庵文筆横霸，然學足副其才，其獨至者往往警絕似子，詩亦以霸才行之，而不能成家。又好爲釋家語，每似偈讚，其下者竟成公安派矣。然如能令公少年行、漢朝儒生行、常州高材篇，亦一時之奇作也，詞則非所知耳。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九月十二日

武陵山人遺書　清顧觀光撰

閲武陵山人遺書，金山顧觀光尙之著，光緒癸未獨山莫祥芝所刻，前有張嘯山所作別傳。所著述甚多，茲刻共十二種。其學精於曆算，李壬叔極推之，所刻七種皆算學也。又精醫學，所輯神農本草經，較問經堂輯本，條理尤密。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十二月二十四日

悔過齋文集　清顧廣譽撰

閲顧訪谿悔過齋文集七卷，附劄記數葉，續集七卷，附補遺九首。其文喜言理學，私淑桐城，而以姚春木爲本師，雖邊幅窘狹，時落庸俗，而心平氣竫，頗多篤實之言。所作志傳諸文，不出郎師里婦，而多紀善言苦節，足爲觀法。其與高伯平書，論寶應成心集所著儀禮釋宮箋之得失，爲之辨正六事，多駁近儒之說，皆有據依。齊必變食說辨志說春秋字義三傳異同攷，皆持論甚覈。金縢有亳姑逸文辨駁孫氏星衍據史記以秋大孰以下爲亳姑文之非，亦有見地。兼祧說折衷古今，其誼最善，此有裨於經學者也。開卷劉向揚雄優

劣論上下篇、唐李郭戰功爲中興第一論上下篇，皆言所不必言，枯率無謂。士希賢論亦浮游無著。訓練沿海水師議，亦紙上常談也。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五月十八日

東津館文集　清潘曾沂撰

閱潘功甫東津館文集，其文多見道語。前有小賦數篇，淸遠可誦，狀景敍情，間學歸熙甫。小品文字，亦有佳者。其戒浮議勸力耕，論家庭孝友之事，如和孝先生說，舍人之伯父理齋先生世璜，榕皋先生子也，私諡和孝。送朱蘭友宮贊歸養序，皆足爲格言，蓋不媿善人信人之目也。惟好爲婆羅門語，如傳先生論，以傳說與佛家之傅大士，花中之傅延年，並稱三傳；聖人當治國平天下論，謂儒在琉璃瓶中，佛在琉璃瓶外；吳玉松太守別傳，滿紙禪機葛藤，尤爲自累其書耳。吳枚庵翌鳳墓志，自言學辛文房唐才子傳，周娘志銘學昌黎乳母墓志，亦皆可觀。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二月二十一日

景紫堂全書　清夏炘撰

閱景紫堂全書，凡十七種，當塗夏炘著。炘字弢甫，一字心伯，道光五年舉人，今官婺源縣教諭。及交安化陶文毅、歸安姚文僖、江都汪孟慈諸公，卷端載其往還論學尺牘。其書先次第授梓，至去年之秋，湘陰左季皋中丞始爲合刻于婺源。

首檀弓辨誣三卷。言檀弓之書，專爲詆諆聖門而作，爲之條舉辨正。

次述朱質疑十六卷，皆辨明朱子一生之學術著述，及其師友出處，攷覈羣書，分類相從。

次三綱制服尊尊述義三卷，謂周公制服，以尊尊爲主，而尊尊以三綱爲重。舉儀禮傳父至尊也、君至尊也，夫至尊也三語，發凡起例，包括儀禮喪服一百四十餘條，以類比附。

次學禮管釋十八卷，條舉禮文節目，逐事詮釋，不分門類，體例如惠半農禮說，而學兼漢宋，好駁近儒，頗多折衷于鄭氏。

次讀詩劄記八卷，謂三家詩以齊詩爲優，謂詩序作于毛公以後，蓋出衞宏，舉有八證。其書申明毛公及朱子之說爲多。

次詩章句攷一卷，據左氏傳在揚水之卒章語，駁孔冲遠古詩口以相傳未有章句之非。又詮次毛公鄭氏朱子章句之異同，兼採諸儒之說，附以己意。

次詩樂存亡譜一卷，謂夫子未嘗删詩，笙詩未嘗無詞。據鄭康成鍾師九夏注、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語，謂笙管籥及金奏諸詩，俱職于樂師，非學士所肄業，本不在三百篇中。

次朱子詩集傳校勘記一卷，校正俗本經文二十四條，傳文廿九條，更删合以馮嗣宗陳啓源史榮三家所校，共得經文三十九條，傳文四十九條。

次詩經廿二部古韻表集說二卷，集顧亭林江愼修段茂堂王懷祖江晋三五家之說，分東中爲二，定爲二十二部。

次學制統述二卷，上卷考成周立學之制，剌取經注之文，條譔成篇，自爲之注。下卷別爲問答，以發其

意，皆主康成之義。

次六書轉注說二卷，謂許氏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卽指部分而言，如老爲考首，而耆耋耇耄等字卽取類于老。推之松柏之屬，皆木之別名，故皆受類于木。而駁賈公彥裴務齊等以考老爲左迴右轉，及鄭樵楊愼、近世戴氏段氏諸家論轉注之非。

次漢唐諸儒與聞錄六卷，論次大毛公董仲舒鄭康成諸葛孔明文中子韓昌黎六君子事蹟論著，各爲一卷，仿伊洛淵源錄之例，以見斯道所系。

次訏謨成竹一卷，此書命意本無謂，所輯尤荒劣不成書，爲星伯著述中最下之作，其書名亦陋。本朱子言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鄧禹初見光武、武侯初見先主時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爲一卷之意，益以明陶文憲公安初見太祖、我朝范文肅公文程說攝政王語共爲七篇，以見自漢迄今大臣戡亂氣象。

次息游詠歌一卷，本朱子愛誦離騷出師表歸去來辭之意，錄取三君全文，稍加音釋攷訂，不載後出師表，以爲僞作。附以朱子齋居感興詩二十首，以見紫陽忠君愛國之旨。

以上三種，統名曰養痾三編。爲咸豐己未九月十月間臥病時作，其年已七十一歲矣，故所作皆淺陋不足觀。

次賈長沙政事疏攷補一卷，以長沙疏首言可爲長太息者六，今闕其一，據大戴記保傅後篇補之，因合班書新書大戴記錄其全文，而註其字句異同于下。汪氏喜孫稱其奄然如析符復合。

次陶主敬年譜一卷，以陶文憲爲守朱子之學而開有明儒術之先，言當塗建縣以來，道德功業文章一人

而已。故比次全集，參攷元明二史，輯爲斯譜。陶文毅宮保致書深推重之。

次文集十四卷，多攷訂經史之作。如古文孝經攷、孔子生年月日攷、鄭氏三禮注讀如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攷，引證詳密，尤有功于經學。其未刻者，尙有春秋左傳祛疑、春秋公穀存是、易學旁通、轉音紀始、小窗日記、聞見一隅錄等六種。

其著書大旨，以鄭氏朱子爲本，禮學小學，尤所致力。少師歙汪氏萊衡齋，又嚴事績溪胡氏培翬，故學有本原。文集中記益友胡竹邨先生事，言生平窮經之業，皆自先生啓之，受益不可勝數。蓋其父朗齋官徽州府訓導，名鑾，胡竹邨爲作墓志銘，見研六室文鈔。衡齋竹邨時皆爲學宮弟子，而朗齋亦治經學，程氏瑤田爲著琬主疏證者也。文集中先考行述，載其經說數條。心伯自十九歲時，竹邨氏教以先讀江氏鄉黨圖攷，爲讀注疏之地，故於江氏多所推重。易田與其父游，故亦稱引其說，爲作別傳。其篤守朱子之學，蓋本庭誥，故頗攻戴氏原善凌氏復禮阮氏論語論仁諸篇，殊偏戾不足據；於戴氏孟子字義疏附證一書，尤加詆斥，此亦門戶私心太過。綜其梗概，自爲近日經學名家，紫陽之學，更推嫡嗣。自紀其道光戊子巳官吳江教諭，迄今三十六年，猶秉婺鐸，皋比皓首，窮經不倦，東南師儒，當爲魁艾，不勝碩果之悉矣。

今日先畢讀其檀弓辨誣三卷。檀弓兩篇中所載古禮甚多，雖采擇不純，自不可盡廢。心伯概詆爲非毀聖門而作，亦涉武斷。然其所辨詰者，實有關于世教甚大，引證亦俱詳盡。卷上辨孔門三世出妻之誣，卷中辨孔子不知父墓之誣，防墓崩之誣，既祥彈琴之誣，彈琴食祥肉之誣，說驂賻舊館人之喪之誣，原壤歌而若弗聞之誣，夢奠兩楹之誣。卷下辨曾子子貢入廄修容之誣，曾子責子夏喪明之誣，曾子易簀之誣，曾子之喪

浴于爨室之誣，曾子指子游示人之誣，曾子答有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誣，曾子母喪哭子張之誣，曾子居喪七日水漿不入口之誣，曾子論小歛在西方之誣，曾子論祖者且也之誣，有子旣祥絲屨組纓之誣，有子欲去喪踊之誣，有子對哀公設撥之誣，曾點倚門而歌之誣，子路醢于衞之誣，冉子攝束帛乘馬之誣，子夏弔喪未小歛絰而往之誣，子游子夏論異父同母之昆弟有服之誣，子游以禮許人及以叔孫武爲知禮之誣，皆足爲聖學干城，禮經羽翼。惟檀弓言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甚之，自是父在爲母期之禮。子上之母死一節，所謂先君子喪出母者，自謂其所出之母，卽今云生母也。檀弓本無孔子及子思出妻之明文，惟云子思之母死于衞，蓋因伯魚早死，故其妻改嫁，是聖門本無出妻事也。康成注惟曰伯魚卒、其妻嫁于衞，而于伯魚之母子上之母皆無注，可見其精愼，而穎達正義皆誤以爲被出耳。又粗讀述朱質疑一過，其鉤校推闡之功，可謂盡致。朱子書向推王氏懋竑用力最深，此殆過之，故于白田雜著，時有指駁。其自卷一至卷五，斤斤于學問一日之先後，議論一字之出入，此等事本無關要旨，不足深辨，作者徒費心力，讀者多不耐煩。然稽貫精密，實不容泯，以備朱子一家之學可也。其卷六卷七，皆跋朱子所著書。卷八卷九，論同時金溪潭州金華四明永嘉之學。卷十論近儒之稱朱子醇駁不一。卷十一十二，論朱子封事奏劄，皆表其立朝大節。卷十三十四，記朱子外任政績。卷十五十六，論朱子出處雜事。皆足資尙論。又涉閱文集之半，其辨論皆長而拙于敍事。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二十四日

閱景紫堂文集。其鄭氏三禮注讀各攷，專爲辨阮儀徵論語論仁論主仁字中庸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而

作。儀徵所言，固仁者人也之精義，心伯深耆之，未爲篤論。然此攷于鄭注之例，條貫精密，言鄭注有詁音兼詁義者，但證所詁一字之義，不關全局之義，尤確。

十月二十七日

楊汀鷺集　淸楊傳第撰

閱楊汀鷺集，文三卷，詩二卷，詞一卷。汀鷺爲包愼伯之壻，學有師法。是集其友人張知府丙炎掇拾奇零，非其全矣。文未能佳，詩亦率硬，詞稍淸婉，固當以人傳耳。其內閣學士河南學政俞子相長贊行狀一篇，可采入吾郡縣志。俞君爲大興諸生時，予族父靑田先生入都見其文，以爲必貴，欲妻以女，而族母嫌其貧，遂不果。後族姊嫁一湖北縣令。旋被劾憔悴以歿，而俞君入翰林，二年而至二品，然三十七歲卽卒，無子。榮悴易觀，亦不知誰爲得失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五月十七日

閱楊汀鷺文鈔，其文僅十八首，惟致范少蘭書，簡潔有六朝家法。駢體之佳者，記南字本音，以詩經南字皆協侵韵，證以說文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之語，謂古讀南如任，說文以音爲訓，南男同音，故南之誼亦爲任，其說致確。又正祭次序備忘之記，據三禮及詩楚茨，以推天子諸侯正祭之禮，分節詮解，雖尠所斷制，而明晳可觀，其名則仿顧千里學制備忘之記也。卽此三篇，可以傳汀鷺矣。

九月初五日

閱楊汀鷺文鈔。其文余前已論之，固爲未工，其人則不可及也。片光吉羽，皆當寶貴，況亦淸雅可誦。

其第二卷爲正祭次序備忘之記，所考亦頗詳核。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十月廿七日

閱楊氏（傳第）汀鷺文鈔中正祭次序備忘之記，據特牲少牢士大夫饋食禮，以推天子諸侯之祭，證引經注，極有細心。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五月十二日

守默齋雜著　清何應祺撰

閱善化何鏡海（應祺）守默齋雜著及詩集共四冊，去年平景蓀所寄者也。應祺以監生得官，後需次江西，嘗署吉南贛甯道，後改廣東，又署惠潮嘉道，旋卒。頗以古文自負，而不知學。前二冊爲江西忠義錄，自張文毅（芾）至江西士民，人各爲傳。巡撫沈文肅（葆楨）劉（坤一）等設局采訪，其稾粗之夏嘯父，而應祺繼之，文雖不工，足備參攷。一冊爲雜文，其中有王壯武（鑫）傳，叙戰功甚詳，云其事實得之壯武之兄（勳），蓋可信也。文亦頗有筆力，惜用字無根柢，多不如法。詩亦微有才情，惟太淺俗耳。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正月初四日

衣讔山房詩集　海天琴語錄　清林昌彝撰

林昌彝衣讔山房詩集，卑冗鄙陋。其海天琴語錄，雜載近人詩詞，全是諂媚達官富兒，書僅數卷，于定遠方氏記載至百餘條，其厮養婢僕之詩，亦加諛頌，以數年來游气粤東，而方氏兄弟相繼爲彼邦監司也。中朝官于尙書寶鋆之詩，采至百餘首，其語言之夸誕俚鄙，亦足相副，閱之令人作惡。伯寅題其首曰乞食之

書，眞不謬也。其中載吾鄉吳蓉峯先生壽昌督學廣東，淸修絕俗，以不附和珅由侍講轉侍讀，復由侍讀改侍講，遂告歸。又歙縣程問源督部祖洛官刑部郎，在秋審處最有名。宣宗在潛邸，一日嘗問宗人府司官曰：此事程老問所辦耶？蓋京師士夫皆呼督部爲程老問，其受眷始此。惟此二事足采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月二十八日

林皐間詩文集　淸潘諮撰

閱我鄉潘少白諮林皐間詩文集。少白足跡半天下，借終南爲捷徑，旅京華作市隱，笠屩所至，公卿嗜名者爭下之；而邑人與素游者，皆言其詭詐卑鄙，蓋公道可徵也。然其文實修潔可喜，雖窪泓易盡，而一草一石，風迴水縈，自有佳致；寫景尤工，惟滿口道學爲可厭耳。或更誇其高談，則正其才力薄弱，借此欺人者也。然在本朝自當作一名家，越中與胡稚威差可肩隨；鐵崖天池則跨而上之矣。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二月初三日

秋室集　淸楊傳九撰

閱秋室集，共五卷，歸安楊鳳苞傳九譔，近日陸心源所刻也。卷一有釋雅、釋頌等數首，皆寥寥短篇，餘至卷三皆題跋之文，究心史事，尤熟於明季掌故，其南疆逸史十二跋，最有關於滄桑文獻；卷四、卷五爲與人書及傳記之作，亦多涉鼎革間事，其記莊廷鑨史案本末及記同坐獄之李令晳茅元銘朱佑明諸人事皆極詳，足訂結埼亭外集之漏略。其書孔孟文事及錢瞻百河渭間集序，皆記孟文於順治十八年夏首告歸安錢纘曾潘龍基及慈谿魏畊通海事，至十二月始就獲，康熙元年二月皆受極刑於杭。瞻百名价人，以纘曾族人與晟

舍、閔氏兄弟、南潯朱少師之孫皆以嘗匿續曾牽連死，吾鄉祁弈喜先生以匿魏雪竇亦被禍，此事與南潯莊氏獄皆發難於已革歸安知縣吳之榮，而鎮浙將軍柯奎主之。史案結於康熙二年五月，柯奎亦以匿奏，免死歸旗。謝山祁六公子墓碣銘及雪竇山人墓版文所記時月事迹，亦尚有舛誤，皆賴此訂之。其南疆逸史跋第六首，據施世傑西戍雜記、茅元銘三藩總記，以魏國公徐弘基爲死於吳江陸醇儒之變，永明王賜謚莊武，而以明史爲誤，則不足信。明代公侯世家無身乞休而子襲爵者，況弘基守備南京，爲勛臣之首。迨弘光之立，由其家定議，尤爲南渡宗臣，其人庸庸保位，絕未聞有與馬阮忤之事，何至乞休。卽使有之，而當大兵下江南時，其子文爵等迎降，全家北行，弘基曾爲上公，何能潔身潛引？且近在吳江，豈無人從迹？蓋寓袁世奇家謀募兵起事者，必是徐氏族人，或假弘基名以相號召，如楚人之託名項燕耳。弘基卒於甲申春，明見綏寇紀略聖安本紀諸書，必無錯誤，故莊武之謚亦是承平典禮；若以起兵死而謚出永曆，必用忠烈等字矣。沈果堂吳江縣志疑此非弘基事者，是也。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十二月初七日

頤綵堂文集　清沈清瑞撰

閱沈帶湖頤綵堂文集，其錢武肅射潮考及記長興徐文貞喈墓、後唐東陽令張忠愍公一家殉節事頗足資掌故。張名潮，字均彰，汴人，由後唐進士宰東陽，今金華之東陽縣。晉開運二年，死括蒼魔寇之難。幼子天宥獲免，遂居縣之託塘，邑人於縣治築臺爲廟以祀。至宋紹興閒毗陵吳炯令是邑，遇寇警，禱於廟，得破賊，遂請於朝，贈太常卿，謚忠愍。其事史傳郡縣志皆不載，惟據吳炯所作吳甯臺記。今其廟尚存，禱者甚著靈異。

又言其系出唐東平公藝，後遷於汴，其父燦官禮部尚書，天宥後登宋雍熙進士，官天章閣學士，移居玉山，而東陽子姓亦甚盛。明季少傅大學士忠敏公國維、國朝鴻博武承贊善烈皆其後人，則譜牒之言不可盡信，宋人文集中不知尚有可考否？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閏四月初七日

可儀堂古文　清俞長城撰

閱俞長城寧世可儀堂古文。寧世以制義名，古文殊未窺堂奧，然如讀說命、讀金縢、放相辨、叩馬辨、坐懷辨、輪迴辨、晏嬰論、漢高祖封項伯殺丁公論、平勃誅諸呂論、王祥非孝子論諸篇，議論儘有佳者。文筆務以簡峭取致，乃其制義長技，然亦痛快可喜，較之蕪冗者固勝矣。其宋太宗論，謂宋非太祖之天下，乃太宗之天下，太祖之傳弟，勢所不得已，太祖不爲厚，太宗不爲薄。明景帝論，謂南宮之變，禍由王直輩勸立英宗太子，而于謙不能引大義以明斥其謬，英有辱社稷之罪，景有安社稷之功，天下在景之子，不在英之子，則于情事皆未確當。宋祖禪代之際，太宗居內，或有陰謀，然非太祖威名素著，豈足集事。而俞氏乃謂唐之天下，父以子成；宋之天下，兄以弟集，不亦謬乎？至太祖踐祚之後，削平諸國，僅遺太原一隅，又杯酒解諸將兵權，內外安帖，功德日盛，豈不足傳業子孫者，而俞氏乃謂太祖以鼠竊狗偷之才，豈能以母后一言，棄萬乘如敝屣，朝爲盜跖，暮爲夷齊？誠恐德明卽位，太宗將爲劉曜（當作聰，俞氏作曜亦誤。）石虎，皆無據之談。景帝固爲有功，見濟亦非不當立，然至見濟薨後，則上皇舊儲，復前星之位，夫復何疑。景帝忠肅之失，在於此時不亟定東宮，使中外皇惑，變生意外。俞氏乃引晉元東遷，不立愍帝之子爲嗣；宋高南渡，不立欽宗之子爲嗣；

謂亡國之子不可復立，尤爲迂謬。建興靖康之元嗣，皆陷沒胡虜，二帝亦未聞更有他子，何得援以爲比？光無故實，空言取鬧而已。至張說證魏元忠義，謂元忠以唐臣仕周，張昌宗誣元忠欲挾太子反者，雖致之死，實加之美名，元忠當受其誣而死，不當辨而生；張說當證成其反，不當明其誣；而宋璟劉知幾救元忠，勸張說，皆爲敗元忠之名；則尤迂腐偏謬，不近人情之論。元忠既無此事，乃欲受誣以竊美名，則仍不得爲忠。張說故欲成人之名，乃以一言滅人之族，且自爲天下後世受黨附昌宗之惡名，雖喪心病狂者亦必不出此。宋劉更坐視人之夷僇，而以虛僞之高名報其死友。此等議論，宋明人最多，道學之弊，必至於此，思之眞令人噴飯滿案也。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三月十六日

西垣詩鈔　黔苗竹枝詞　清毛貴銘撰

閱巴陵毛彥翙貴銘西垣詩鈔二卷、黔苗竹枝詞一卷。彥翙道光庚子順天舉人，本名文翰。其詩五古頗蒼秀有逸氣，七古有健語而未純，五七律亦爽朗可取。如薊門秋感云：涼雨過關去，城西落早秋。空庭下黃葉，獨客在高樓。感喟辭長劍，凋零惜敝裘。百年拚浪擲，知己更誰投？北岡小眺歸途遇雨云：暮鴉將雨色，一併落平蕪。歸近還餘興，寒生只半途。山隨雲氣斷，天共樹低無。今夜齋頭臥，蕭蕭聽轉轤。還鄉河自註：宋徽宗過此，有還鄉之歎，故名，在今豐潤城外云：汴水河頭王氣窮，還鄉遺恨亦成空。千年花石留殘魄，一笛牛羊歸晚風。纔解望天悲薊北，可能揮涕憶陳東。家山念盡南冠客，五國城中斷塞鴻。斷句如：雪浮高浪外，天汨大梁中薊門秋感。亂雲原上落，孤月雁邊生同上。寺鐘敲冷月，戍鼓落流星開平出郭夜歸。馬蹄敲石

火，人影亂山雲崤陵。驛路將通蜀，人煙尚帶秦滴水鋪。天邊懸草樹，井底出人家自草涼驛至鳳縣。險崖垂黑樹，危磴礙青天。雲脚遠吞遼海日，石頭橫走太行山薊州早發。萬家黃葉溴陽樹，一劍青天黨峪山黨峪投宿。遠村日落啣紅樹，峭壁風寒坐黑鷹。亂草帶花迷古寨，斷雲拖雨下空壕自澠池至硤石驛。寒磬一聲興善寺，暮鴉千點少陵原自韋曲望樊川。古松當路陰如屋，修竹連村綠到城。皆可誦也。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九月十四日

五百四峯堂詩鈔　清黎簡撰

閱順德黎二樵簡五百四峯堂詩鈔，其詩幽折瘦秀，迥不猶人。二樵以繪事名，詩中皆畫境也。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十月二十七日

顯志堂集　清馮桂芬撰

閱馮林一顯志堂集，其中言考據者，祇釋鶉一首。碑誌書事之文，筆力孱弱，敘次尤拙，惟論事諸篇，尚有可取。序記多近應酬，亦鮮可觀。蓋中允本以時文入手，中歲以後，從事公牘，於古文本非所長，雖亦講經學，而根柢尤淺，故所就止此也。集爲其子所刻，首列諸序及祭文，皆蕪泛不體，吳雲一序尤劣。

光緒庚辰（一八八〇）九月二十三日

閱顯志堂集，其諸記及與人書有關時事掌故者，多通達治體，熟於沿革，有用之書也。

十月初八日

金源紀事詩　清湯運泰撰

閱靑浦湯廣樽運泰金源紀事詩。凡八卷二百二十七首，皆仿西涯新樂府，每首以三字爲題。其子顯業等爲之注，所采取不出宋金遼史大金國志續通鑑南宋書。詩亦僅規橅尤西堂，間落庸弱，題目如蹴陰歎等，尤不雅馴；然大致淸峭，亦可傳也。詩旣專以金源爲主，而其巡邊詞割地使六甲兵靑城行靑衣歎神馬渡虔州歎章安鎭五馬山假官家等，乃詠宋事；賀正使問天詞瞑目睡菱石塞柱礎血豆汁飲頰箭穴慶陽園王樞密魏海州等，皆詠宋死事諸臣事；老鸛河仙人關同州曲守城錄順昌城朱仙鎭黃牛堡陳家島采石磯棗陽城等，皆詠宋人勝金之事；喧客奪主，殊爲非體。老鸛河等捷，多宋人夸大之辭，按之金史，事頗失實，尤疏於別擇矣。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五月初五日

第六絃溪文鈔　淸黃廷鑑撰

閱常熟黃廷鑑第六絃溪文鈔。廷鑑字琴六，以諸生終，昭文張月霄金吾之師也。精於校讎，有其鄉馮己蒼陸敕先之風。文鈔四卷，多所考證，文筆亦潔。所爲張若雲海鵬行狀張月霄傳可以見照曠閣愛日精廬一時文獻之盛。其古文尙書論持議甚平；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論，申釋孔疏，最爲有本；其攷牀一篇，五穀辨三篇，亡無字辨一篇，尤說經解頤，精細可傳。黃氏謂古人以牀供老寢者，坐寢之具，大約如今之榻而小及櫈之闊者相類，故可執可移；若平時之坐，則以席，寢則以衽，皆于地，不于牀。案其說甚是。南史謝瀹移吾牀遠客，是齊梁時牀制猶然也。其解粱爲米之美者共名，駁程易疇以粱爲小米之誤，與余舊說合。其以今之高粱爲稷，小米爲黍，駁邵南江爾雅正義以高粱爲黍之誤，未塙。是書刻於常熟鮑廷爵後知不足齋叢書中。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四月二十日

賴古齋集　清湯修業撰

夜閱湯猶庵賴古齋集。其于忠肅爲都城隍辨、陳杲仁非忠臣辨、薛方山掌察抑王龍谿辨、吳復庵與唐凝庵爭館選辨、題黃忠端汪文言傳後、書李恕谷集後、書吳次尾黨情論後、書丁自庵先生乾學家傳後、與朱南崖學士珪論明史綱目書、王節愍之栻傳、惲遜庵傳、陸桴亭先生小傳、鄭薑庵郊傳，皆考据精確，持議平允，其爲鄭鄤申雪尤力。言所作有鄭案傳信錄四卷，是集所載有鄭峚陽寃獄辨五首，傳信錄序一首，又書劉念臺先生年譜後三首，亦爲峚陽而作，因年譜中小注論峚陽事有未確也。反覆詳盡，無疑不決，而亦咎峚陽父子之恃才取禍。又謂念臺年譜中語，殆出劉氏後人之筆，非伯繩原本，論亦近理。自來名士取禍之酷，無過峚陽，且峚陽以擊魏閹削官，而得此禍于思陵時，尤可駭異。予昔覩南雷文定中鄭峚陽墓表，湔雪甚力。又閱北略所載竹畚跳足及三千八百刀之事，輒爲酸鼻。而北略又言剮後零肉，京師藥肆中競買之，以五十年節義文章之身，一旦盡爲藥料，語涉諧戲，爲此言者，殊無人心。今得湯氏諸文，峚陽地下，可以無恨矣。猶庵文亦賴此一事，便足自傳。其忌祭說、生日之祭說及家祭管窺五則，盡情酌理，亦多先得我心。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初二日

倚琴閣詩詞　清吳麟珠撰

燈前偶閱廬江閨秀吳倚琴詩，頗有足採者，如夜讀先大人我意草有感云：捧讀遺編漏欲殘，迢迢人靜夜生寒。形容恍似承歡暇，手澤須防繼世難。猶憶退朝時起草，每成佳句喜忘餐。傷心東閣梅梢月，倦倚窗前淚暗彈。送兄入楚云：浩刼憑誰問，飄流涕溼巾！同爲避亂客，獨作宦遊人。親老猶無恙，官淸不厭貧。

廿年逢故土，相見亦前因。皆全首格律渾成。絕句如有感云：鴈序分飛後，淒涼各遠遊，可憐明月夜，五處淚同流。哭弟婦云：鸞飛鳳折忍相拋，阿母年高幼女嬌！奉倩神傷宜自愛，淒涼莫憶可憐宵。送仲芬姪女于歸云：怕聽樓頭旅雁過，幾番離別奈愁何！多情不及天邊月，隨處清光照綺羅。皆不愧詩人吐屬。其他斷句如淺醉香教浪蝶痴，及歸寧詩云：十五年來憔悴甚，笑人還說舊容姿，則不勝風流自賞矣。女史名麟珠，字紱媛，故左都御史吳芳培女孫，章子實室也。以廬江家破，偕子實隨其翁璧田太史流寓紹興云。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十一月十五日

集虛齋學古文　清方婺如撰

閔淳安方婺如文輈集虛齋學古文凡十二卷。首雜著兩卷，爲考辨題跋紀事之文；次書札兩卷；次序四卷；次碑記一卷；次墓志墓表兩卷；次傳志一卷；附以離騷經解略。文輈仕而即廢，以時文盛名教授浙東西，著錄至數百人，杭大宗孫虛船梁文莊任武承等，皆其高第弟子，故盛名益著。其古文頗自矜重，喜鑱刻爲工，而學淺語佻，多近小說。敘事尤無義法，惟議論間有可取。如校大戴禮，謂公符篇當爲公冠，後來孔氏廣森、阮氏元皆因之。讀史記伯夷孟子荀卿游俠列傳諸解，深得古人文章微意。又極貶宋儒，雖或言之過當，然書毛詩名物解云，陸農師方性夫皆從介甫新學，然說經鏗鏗，類能敷通危疑，傑然自建，而號爲得不傳之學，其門徒昏昏索索，乃反十三四不逮之。元度此解，穿穴囚鎖，遠有致思，雜解以下諸條尤奇，故曰王氏之學未必不佳也。此公論也。書集古錄云：後漢延熹二年孫叔敖碑載叔敖名饒而字叔敖，此立碑人妄作，饒乃叔敖之切音耳。歐陽公信之，後遂有鄭清之謂公羊穀梁爲姜氏一人幻作者。與全紹辰（即謝山，辰當作衣）

書云：讀易謂取象不必泥，謂互卦不必論，卽不敢與言易。讀書謂篇序僞，謂多錯簡，謂文王不受命稱王，謂武王封康叔，謂命公後非封伯禽，謂遷頑民而後作洛，卽不敢與言書。讀詩謂序說可廢，謂鄭風卽鄭聲，謂笙詩本無詞，謂楚茨以下十四篇非變雅，卽不敢與言詩。讀禮謂周公不踐天子位，謂成王賜魯重祭爲非，謂賜魯重祭者非成王，謂禘禮當如趙匡說，謂周禮冬官非缺，誤散入五官中，謂儀禮爲末，卽不敢與言禮。讀春秋謂三傳可高閣，謂春王正月卽夏時，卽不敢與言春秋。讀論語謂主皮爲貫革，謂山節藻梲卽居蔡，謂左邱明非傳春秋者，謂師摯適齊，爲孔子正樂之功，卽不敢與言論語。又謂近作經說疑，經無敢疑也，所疑者諸儒經說耳。于漢十之一，于唐十之二，于宋十之七。前儒說經，解說而已，至宋而說之不足，則論而議，議而辨。往往於無可疑者而疑，既疑之則以身質疑事，小則改張前說，大則顚倒經文，儼若有聖人復起，言提其耳而命之更正者。鄭注拾瀋自叙云：嗚呼宋儒火燄久矣。漢人解經，不播國序，如去墠而鬼，今鄭氏詩禮注故在也。諸生家魚愕雞睨，震於怪物，而況收合餘燼，欲然死灰之已溺而傳於爲薪，其不唾而不顧者有人哉！抑歐陽子云：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斯則區區之心所願爲執鞭者也。皆可謂名通之論。是時漢學未盛，尊高密者無幾人，而所言如是，亦一時之達識。其答李雩崖雜辨，凡十八條，皆辨文王有受命改元之事。據康成禮大傳注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爲諸侯，謂惟受命改元，而猶率叛國以事殷，所以爲至德。據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不言文王，以證大傳鄭注之可信。且據左傳國君十五而生子，以證文王生伯邑考在十五以前之無足疑。據周官掌六夢，以見古人重言夢文武之夢齡錫齡，正聖人盡性知命，通晝夜之道，知死生之說。據文王受命惟中身，饗國五十年，及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語，卽文王之年，推太姒

之年，以駁竹書紀年稱武王崩年五十四之謬。亦極明確。其末一條云：三古以還，漢爲最古。當日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遣求書之使，收拾餘燼，火傳窮薪，辛苦而有之，以遺後人。後人當陳而拜之之不暇，何暇登枝捐本，呫呫焉動其喙者。淮南子謂侏儒問天徑於修人，修人曰：不知。侏儒曰：子雖不知，猶近之乎我。僕於漢人所不敢輒以意突者以此。其言尤可味。惟不知古文尚書之僞，而援引紛紜，近於知二五而不知十，是則其所蔽耳。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一月二十九日

東井文鈔　清黃定文撰

閱東井文鈔共二卷，四明黃定文箸，文皆謹嚴有法度。岳忠武論二首尤佳。禮部侍郎邵公墓表名洪，字海度，號雙橋，鄞縣人，吏部侍郎基之孫，父鐸，官檢討。侍郎爲故相和珅所扼，由吏部郎改刑部，十餘年始得郡守。睿皇帝親政，一歲中自江西知府擢至布政使。屠梟園先生墓磚銘。名繼序，字淇篁，鄞縣諸生，嘗爲困學紀聞補注。爲攷鄞邑文獻者所必需。又有何烈婦傳，則吾鄉志乘，亟當采入者，略最于此。何氏，山陰平溥之妻也。溥從其兄春江遊幕揭陽，娶何氏；春江亦娶番禺某氏，同寓家揭陽。未一年，溥病卒，何氏娠八月，方依其兄翁以生。又一月春江亦暴卒，某氏遽挈其資颺去，且諷何氏，何氏唾之，獨殯其夫兄弟于縣西門外，歸依母以居，彌月而子寤生，此用史記難生說，寤者迕也，亦作遻，寤生者，謂兒胎交迕產門不得出也。宛轉床蓐不可忍，醫者言母子不並留。何氏疾應曰，留子。既而子下，何氏瞑眩中問其母曰，生矣，男乎？母曰：女也，且死矣！何氏噭然呼曰：是復何望？舉首擊牀欞，血瀵溢而死，年二十七。烈婦亦山陰人，父賈于豐順，生烈婦云云，讀之感人。黃字仲友，少師其鄉董秉

純少鈍及蔣學鏞樗庵，爲謝山全氏再傳弟子，而壻于盧鎬月船。由乾隆丁酉舉人宰粵東，歷七縣一州，擢江南同知，又歷署揚徐松常四郡守。父繩先，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知縣，近日浙人罕能道其姓氏，問之鄞人亦不知，故特署之。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初五日

存悔齋集　清劉鳳誥撰

閱劉金門宮保存悔齋集，詩文共廿八卷，半爲應制之作。最可觀者，其讀杜詩話五卷，攷訂頗密，議論亦多可取。宮保一生學問，在五代史注全唐文兩書。其居官時，值修高宗實錄，獨總其成，故以文字受知睿廟最深。擢太常寺卿後，仍兼翰林侍讀學士，近世所無者也。後以任浙江學政，監臨戊辰鄉試，有諸生賄吏，得連舖坐，宮保知而不問。事發，謫戍新疆，遇赦歸。戊寅，再起爲編修。其著作不自收拾，歿後遺散殆盡，此特奇零偶存者耳，不足見宮保之眞矣。書爲其子元齡等所輯，而門人楊文蓀編錄者。又附外集四卷，爲應制賦及排律詩。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二十九日

白雲艸堂文鈔、詩鈔　清呂星垣撰

夜閱白雲艸堂文鈔七卷，詩鈔三卷，武進呂星垣叔訥譔。叔訥爲大學士宮之五世孫，官教諭。少與洪北江孫淵如楊蓉裳同里相善，又爲錢文敏之甥，而山陽阮侍郎葵生復極稱之，故其名頗噪。然古文蹇劣而冗滯，喜爲短句，益形拙俗。其中如太保公家傳 太保即宮，字長音，一字蒼忱，號金門。順治十年二月，偕侍講法若眞編修程

芳朝黃機等試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論，世祖親擢第一，遂以右中允詔授祕書院學士。閏六月，即授吏部右侍郎。十二月大學士員缺，閣臣援前明故事，次第推諸尚書督臣，上特授公爲弘文院大學士。嘗請免簽點江浙富民運白糧，請免選報民充織造，皆報可。又欲減江浙浮糧，格部議未果。偕大學士成克鞏薦御史郝浴有文武才，可制吳三桂。郝郎露章劾三桂不法事，三桂飈疏辨。上欲且慰三桂，下郝刑部，公及成各鐫二級留任。十二年正月晉階太子太保。旋以病乞歸。十三年六月命御前近侍劉有恆齎敕存問，賜羊酒。公在朝嚴別流品，深疾前明閹黨，嘗屏絕之，忌者切齒。故歸後交章彈摘，上不爲動。最後上諭不必苛求，言者始息。康熙三年四月卒，年六十有二。上聞賜奠及祭葬。湖北巡撫盧焯神道碑 焯字光植，祖籍山東益都，後爲奉天鑲黃旗人，世襲子爵。由山東武邑令擢至福建巡撫，移浙江，其治海寧，尖山塘功最著。以平反獄事被劾戍軍臺，起授鴻臚卿，出爲陝西巡撫，調湖北。湖南巡撫查禮墓志銘、禮部尚書曹文恪公秀先墓志銘、雲南迤西兵備道唐辰衡墓志銘 辰衡字南屏，江都人。湖廣總督綏祖子，先讓廕于其弟秉衡。高宗特授以通判發雲南，擢至迤西道，自劾落職。復起爲知府，再擢迤西道，征緬甸時有功。稍有關於掌故，而敘次亦多不合。盧唐兩碑，微有作法，爲其集中之最。王述庵選入湖海文傳，有以也。詩亦粗獷率易，頗似其鄉人趙甌北。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八月初四日

通甫類稿　通甫詩存　清魯一同撰

閱近人山陽魯孝廉一同通甫類稿及通甫詩存。類稿凡四卷，其胥吏論五篇、復潘四農書、與左逸民第二書、與于司馬書、與吳中翰論時勢書、復戴孝廉第二書，皆識議絕人，筆力亦足相副。擬之杜牧尹洙，良無媿色，葉適陳亮，非其敵也。潘戴之書，名論獨創，實近世之奇作；與左逸民第一書與高伯平論學案小識書，辭意深醇，於學術源流邪正之辨，反覆詳盡。與王學博書、與黃通判書，氣宇嶄然，足以扶翼名教。安東歲

灾記叙、王翁小傳、沈貞女傳、關忠節公家傳、裕靖節公死節事略、湯文端公神道碑、孫節母墓誌銘、擬論姚瑩功罪狀諸篇，俱足於古文家中自樹一幟。餘如蓋寬饒論、秦論、舜論、沭陽仲氏族譜叙、邳州志後叙、吳城義塾記、王氏旌孝叙錄，俱極有關係之作。二燕記，亦不減李義山陸魯望諸小文。通計四卷文四十八篇，多閎肆而謹嚴，演迤而峻峭，幾於篇篇可傳。道光以來，殆無第二手。梅宗亮輩，不足道耳。

詩亦四卷，氣象雄闊而未成家，蹊徑亦多未化，然浩蕩之勢，獨來獨往，固爲偏師之雄矣。中如李元忠歌、題元潁川王父子清秋迴獵圖、三公篇裕靖節王文恪及浙撫劉韻珂。投贈東阿周制府四十韻即周文忠。諸作，氣象嶽嶽，想見其人。他亦多涉時事，傳之將來，足當詩史。恨其人已往，不得起九原而友之。嗚呼，以視世之絺繡粉繪津津詞賦之末，行詭品汚，搔頭弄姿者，豈特鵬鴞之於斥鷃乎？士夫平日學問，不求根柢，專爲浮靡，以自炫鬻，必至墮操裂節，或下流爲異類，甚可歎也！如通甫者，其志豈顧以文自見者哉。宋人謂杜司勛非文士，恨唐無知而用之者，吾於通甫亦云。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月初八日

汪梅邨文集　**清汪士鐸撰**

閱汪梅邨士鐸文集，共十二卷，又外集一卷。士鐸字振庵，江甯人，道光庚子舉人，今年八十餘矣。其地理考据之學多稱於時，文亦修潔。集中如後釋車以戴東原釋車專釋經，今爲釋史，故曰後也。釋帛以任芝田釋繒徵引繁博，而懟端緒，爲董而理之，況以今制也。穀釋名以程易疇九穀考太繁富，其言亦未必皆可信，曾爲删定之，復作此正之也。此等頗皆便於省覽，而釋穀亦時不免參以肊說。它若釋緣中衣、釋帶、三楚

考、三吳考、九河旣道解、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解、答曾孫爲庶曾祖母後問、答妾爲其父母服問、記聲詞、方言補注序等作皆足資采摭。其釋嶓冢禹貢、揚州畺域考、三江說、伯男說多意必之談，無後爲大解、女子祔於王母說、外孫主祭說亦多駁雜語，魏相論等尤失是非之平。它文多立意不純，時涉偏謫，蓋矜氣過甚也。志傳拙於叙事，尤不足觀。其人尙存，而自題汪梅邨先生集，雖託於門弟子編輯，然從無此體。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二月二十八日

㐆齋文集　清張穆撰

閱㐆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平定張穆箸。穆字誦風，本名瀛暹，字碩洲，後以石州爲號，編修敦頤之子，道光辛卯優貢生，以教習候選知縣。己亥，試順天，被誣黜革，己酉卒，年僅四十五。石州以文章經濟自負，與徐星伯俞理初程春海沈子惇苗先路何子貞陳頌南何願船交游最契，而壽陽祁文端爲姻家，交推重之，身旣斥而名益高。所箸蒙古游牧記及編輯顧閻二譜，已刊行。說文屬魏延昌地形志重修平定州志元裔表外藩碑目漢石存佚表諸書，則皆未見也。是集爲其門人吳履敬兄弟所編，前有祁文端何願船兩序。石州長於地理，其文峻岸舒啓，善言事勢，率臆而談，絕無媕婀之態。中如昆侖虛異同攷、海彊善後、守令論、弗夷（即法蘭西）貿易章程書後、俄羅斯事補輯、與祁叔穎（文端字）樞密論夷務上書人書、與徐松龕中丞論瀛寰志略書、蒙古游牧記自序、魏延昌地形志自序，皆攷辯精晰，議論錚錚。卷七爲會稽莫公事略，吾鄉寶齋侍郎也。編修爲侍郎督學山西時辛酉拔貢，侍郎後以內妹爲編修繼室。石州幼從繼母，依侍郎居，親承教誨，故知之獨詳。所載侍郎總督倉場時，力爭御史以放代盤之議，與戶部兩尚書樞密抗，遂以左官，悉載其奏議劾疏，至今讀之，凜

凜有生氣，而宣宗之保全侍郎，主聖臣直，尤古今僅見也。侍郎身後碑志闕如，此文當亟采入志乘。惟石州於經學小學，本不甚深。集中卷一經說，如舜典二十二人解，以彭祖足二十二人之數；允征序義謂征當作正，言命允侯往正歷候；淇奧正義糾繆謂唐人欲文太宗殺建成之事，故曲護衞世家以武公弒共伯爲解；翦商解謂翦與踐通，言太王始踐商之朝；皆臆說支離，不可以訓。然如爻法之謂坤解，謂王輔嗣改爻爲效，其義淺陋，失繫辭之本指；舜典王肅注攷謂今本僞孔傳，以釋文所引王注證之多不合，知又爲姚方興劉炫所亂；隰則有泮解謂隰當作濕，濕爲古漯水字，與淇皆水名爲對；正月瞻烏義謂烏爲周受命之符，詩人憂周將亡，言符命將歸它姓，烏又不知何集矣；皆卓有識見。又如釋媒氏文爭義引詩摽有梅傳箋，解奔爲不待備禮，譏汪容甫以不禁奔者恥之爲失言。案以摽梅傳箋證周官此文，江慎修周禮疑義舉要呂雲里周禮補注皆已言之，石州蓋未見其書，然其說固足以補汪氏之未及也。其敍事之文，簡老而奮迅，惟喜用案牘，稱謂之間，往往古俗雜出。其考妣行述中載編修典試福建時紀恩詩七律三首，既爲非體，詩又甚拙，尤爲失於持擇。編修以嘉慶戊寅科爲福建正考官，行至嚴州而卒，副考官爲內閣中書陳詩，獨蕆試事。陳字竹君，己巳進士，宛平籍，實會稽人也。卷八爲其大父泗州府君事輯，實年譜也。泗州名佩芳，字蓀圃，乾隆丁丑進士，官安徽泗州直隸州知州，箸有陸宣公翰苑集注二十四卷及希音堂文集，皆已刻。詩共一百七十六首，雖工候未深，而直抒所得，氣盛詞富，亦如其文。末附詞六首，則不過具體而已。相傳陳頌南劾琦善等一疏，出於石州，潘伯寅尚書爲頌南弟子，亦言頌南博學而澀於文。余幼讀此疏，雄直振厲，固石州筆也。今集中有與陳頌南先生書，謂先生以直諫聞天下，而年來日以招呼名士爲事，從無閉戶讀書之時，所談者皆泛泛不關痛癢之言，經學既日荒廢，治術又不練習，一旦畀以斧柯，亦不過如俗史

之爲而已；其言甚直。又有丙午元日送陳頌南給事還晉江詩五古五首，亦勉以讀書愼交，固足見石州之抗直，而給事年位遠過石州，其言爲平交所不堪，而絕不以爲忤，此豈今人所能及哉。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三月十七日

依舊草堂遺稿　清費丹旭撰

丹旭字曉樓，以畫名道光間，尤工於仕女。稿僅一卷，詩百餘首，詞十闋。丹旭未嘗讀書，而所作頗有婉逸可取者。如題仕女圖云：舊夢曾尋碧玉家，東風何處問年華？小紅橋畔春如許，吹滿一池楊柳花。朝來無賴鷓鴣啼，舍北村南霧欲迷，新種陌頭桑樹小，比來剛與阿儂齊。爲人題玉臺畫圖云：生綃一幅擬徐黃，硯北香南子細商。笑我山妻隨荷鍤，只知晴雨較農桑。夢回云：夢回紙帳小窗明，積雪還留已放晴，疑是曉妝人乍起，冰奩時有斷釵聲。斷句云：爐香未爇煙猶裊，窗紙新糊雪有聲。菩薩蠻詞云：畫羅裙換秋紋襇，齊紈扇底秋痕淺，歸夢卜秋期，釵頭燕子飛。瘦鞋弓窄窄，立近闌干側。惆悵晚來風，海棠花未紅。點絳唇詞云：袖底涼生，翠荷雨過，池塘晚，越紗新換，髻墮香雲綰。金鳳花枝，不妒釵頭燕。分明見，水晶雙釧，自把湘簾捲。皆有風致。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四月二十三日

經德堂文集　清龍啓瑞撰

閱經德堂文集，內集四卷，外集二卷。文頗質實，其說春秋之文，乃多肊斷。外集末附駢體七首，甚庸下。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三十日

位西遺文　禮經通論　清邵懿辰撰

閱邵員外懿辰位西遺文一卷，又禮經通論一卷。員外仁和人，以文學負重名。辛酉杭州陷，死焉。所著多散失，遺文僅三十五篇。沿桐城之派，疏宂無法。其議論亦依附戴祖啓方東樹諸人，力攻漢學。至云千古師傳之學，至乾隆中而亡；又屢言乾隆中俗學橫流之弊，是不特妄詆名儒，且顯背高廟昌明正學之盛心，近於猖狂而無忌憚。其文第一篇題云文人少達多窮，第三篇題云夫婦有別，非論非辨，自來亦無此體製。惟其中如論立子、書趙秉文侯守論後、書靳文襄生財裕餉第一疏後諸篇，言淺旨深，關系頗重。記汶上劉公撫浙事、湖北糧儲道林培厚墓表、前福建水師提督許松年墓表、葛壯節公墓表諸篇，皆足徵一時文獻。禮經通論共上下卷三十篇，皆汎論大旨及傳授源流，古今分合，僅刻其上卷。亦多武斷不根之談。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閏四月初三日

未灰齋文集　清徐鼒撰

六合徐彝舟鼒所箸未灰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讀書雜釋十四卷，小腆紀年二十卷，其目列未刻者有周易舊注十二卷，禮記彙解月令異同疏解四書廣義說文引經攷。小腆紀年傳節子去年書來，言已購得之，則諸書皆非虛目矣。讀書雜釋自十三經以次閒及子史，多主說文及近儒惠段王阮之說，本原詁訓，雖未見精深，而參證折衷，實事求是，無鑿空逞肊之談。文則散儷皆非當家，且多酬應之作。然其論說諸篇，頗多名議。其春秋書子同生說云：桓六年經書子同生，公羊以爲久無適子，喜國有正。左氏謂十二公惟子同適夫

人之長子，備禮故書。向疑其不然。莊公二年至六年，經書夫人姜氏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師者一，書姦者屢焉。春秋之例，內大惡諱。君夫人禽獸之行，大惡也，胡弗諱？夫春秋之諱不書者，聖人有不忍書者也；春秋之書不諱者，聖人有不敢諱者也。齊風猗嗟章之序曰，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穀梁傳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蓋齊魯之間，臣民疑惑，流言錯繆，有以呂秦牛晉之事疑莊公者。聖人懼是說行，則我周公魯公之祀忽焉斬也，因詳攷舊史，桓三年秋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夫人始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此三年中無夫人會齊侯事，則子同爲桓公子，確乎不惑矣，故書子同生。而又慮後人疑魯史于夫人會齊侯之事不盡書也，故五年之中五書之，頻煩不諱，則子同生以前之三年無是事，而子同之爲桓公子，益確乎可不惑矣。牀笫之言不踰閾，豈故以牆茨不可道之醜播之後世哉！穀梁曰疑故志之，蓋深得聖人之微意也，惜乎范甯楊士勛之不能發其微也。案送姜氏于讙者，文姜之父齊僖公祿父也。桓十四年經始書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是時襄公始卽位。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始如齊。三傳之經皆同，則春秋之恉本自章顯。左氏又載申繻之諫及齊侯通焉之語，其事尤明。徐氏更取莊二年以後之屢書夫人如齊以明不諱內大惡者，所以昭舊史之實，而先君繼體疑似之辨爲重，則夫人內亂禽獸之行爲輕，故不得已而不暇諱也，深得春秋屬辭比事之教。聖人所謂知我罪我，卽在此等，深心特筆，萬世共見，其有功經學，非淺尠也。又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史公致儼神道碑，代阮文達擬，其中有云，嘉慶己未，元副朱文正公珪爲總裁，宮保中式第一名。仁宗問元曰：會元是汝揚州人？元對以寒士有品學，及居尊經閣讀書狀。自注云自元副至書狀四十五字，相國增入。又云：是科得人最盛。績學如武進張惠言、高郵王引之、歙縣鮑桂星、全椒吳鼒、福州當作

閩縣陳壽祺、德清許宗彥、棲霞郝懿行、武威張澍；其通顯揚歷中外者，則自湯相國金釗、盧敏肅坤以下又數十八，而宮保爲之冠。是年太史奏五星聚奎，文正因作五緯聯珠圖，議者謂國家科目，斯最盛也。其後銘辭，亦注相國自譔，曰五星聚奎，爲文之祥，人文大啓，爲邦家光。尙德緩刑，皋陶拜颺，帝用刑官，空冬居陽。故所褒者，學行爲長。一曰明允，再曰純良，以此銘碑，佳城後昌。可見嘉慶四年之榜，空前絕後，亦文達一生最得意事也。銘文亦甚爾雅，可補入文達集中，故錄之。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九月初三日

第一樓叢書　清俞樾撰

俞蔭甫第一樓叢書九種：易貫五卷，玩易篇一卷，論語小言一卷，春秋名字解詁補義一卷，古書疑義舉例七卷，兒笘錄四卷，讀書餘錄二卷，詁經精舍自課文二卷，湖樓筆談七卷。第一樓者，詁經精舍樓名也。易貫者，條舉易辭之同者分疏之。玩易篇者，取卦位卦變分十六圖，以明動則觀變之義。論語小言者，雜論名理，似子家，而每條之末引論語一句以證之。以上三種，雖或名論解頤，而於經學不甚有裨。春秋名字解詁補義皆正王氏之失，頗多新義，而詁訓名通，足爲高郵補闕。古書疑義舉例凡分八十八例，析疑正誤，貫穿洞達，往往足發千載之矇，此於經籍，深爲有功，不可不讀。兒笘錄皆論說文，意匡許氏，而言多中理，不似李陽冰鄭樵輩之鑿空。讀書餘錄皆校正羣籍之文，補其諸子平義所未及。內經素問四十八條，鬼谷子五十五條，新語二十二條，說苑四十二條，漢碑四十一條。曰餘錄者猶王氏念孫之讀書志餘也。自課文皆其擬作經解。湖樓筆談第一第二卷談經，第三卷談史記，第四卷談漢書，第五卷談小學，第六卷談詩文，第七卷談雜事。以上三種，考辨塙

鑿，心得爲多。筆談小學中有說文所載字似隱僻而實爲經典正文者一條，補錢氏曉徵、陳氏恭甫之所未及；其餘亦多前人所未發。惟老蘇辨姦論實爲僞作，而極贊其學識，見微知著，能窺荊公於未進用時。唐薛仁貴之子訥，武后玄宗時爲將相有功，訥弟楚玉爲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此據舊唐書訥傳，至薛嵩傳作范陽平盧節度使，蓋誤。楚玉子嵩及崿相代爲相衞節度使，嵩子平又歷帥數鎭，爲名臣；宋楊業之子延昭，本名延朗，歷官英州防禦使，爲契丹所畏，呼爲六郎；是薛楊後人，雖與委巷所傳迥異，而事迹昭著，史册可稽，六郎之名，且與史合，俞氏乃謂兩家後裔無聞，此則失之眉睫矣。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九月二十七日

閱俞蔭甫兒笘錄及湖樓筆談，其可取者固多，而好逞私臆，輕違古義，聰明之過，亦往往落於小慧。又深詆左傳，囿於近日浙西江湖經學之習，至喜駁鄭注，亦其一短。如禮內則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鄭注衰老無嫌，下文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鄭注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矣。此謂夫婦之道，妻年雖至七十，不以衰老爲嫌，故仍同居無閒；妾至五十則已衰不復御。經文及注，本極分明。正義誤會經注，乃云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別，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夫七十則婦六十以上，各本上皆作下，蓋誤，今以意改。若夫雖七十，婦惟六十以下，則猶閒居也。詩傳云，男女不六十，不閒居，據婦人言之。蓋孔氏誤以唯字作獨字解，又誤以及七十爲指夫年，又誤以鄭注衰老無嫌爲不招外人之嫌疑，皆正義之過，而非注之過。俞氏謂唯卽雖字，是也，而詆鄭注謂夫婦之間，何嫌之有，必至七十然後同藏，則七十之前後皆不可，伉儷之恩薄，室家之道苦矣；且使人薄於妻而厚於妾，有關世道者甚鉅，是可以正冲遠，而

不得以正鄭君也。要之正義所以誤者，泥於男子六十閉房七十開房之說，故以唯及七十爲專指七十；又泥於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之文，故爲婦六十以上六十以下調停之言耳。他若以春秋之初獻六羽爲六佾，以論語之長沮桀溺爲非人名，長桀者美之之辭，沮溺者惜其沈溺不返之辭，皆不可以訓。

九月二十九日

古人文字，有一經指出昭若發曚者。俞蔭甫湖樓筆談中有一條云：秦之先伯翳，賜姓嬴，其子大廉，實鳥俗氏。其後周穆王以趙城封造父，又爲趙氏。太史公於始皇本紀大書之曰姓趙氏，不著其爲嬴姓者，以見三代以下之即以氏爲姓也。高祖本紀曰姓劉氏，孔子世家曰姓孔氏，同一書法。世乃謂太史公混氏姓爲一，果爾則直曰姓某足矣，何必曰姓某氏哉？此可謂善讀書者矣。

王莽自以元城王氏與濟南王氏得姓不同，故娶宜春侯王咸女，號宜春氏，此莽之妄也。張晏曰：莽諱娶同姓，故氏侯邑，此言頗燭莽之奸，而顏師古駁之，非也。唐律疏義云，同宗共姓，皆不得爲婚，違者各徒二年。其有聲同字別，音響不殊，男女辨姓，豈宜仇匹，若楊與陽之類。又如近代以來，或蒙賜姓，譜牒仍在，昭穆可知，今姓之與本枝，並不合共爲婚媾，此言深爲得之。蓋男女之事，貴乎有別，姓同氏別，不在禁限者，以名稱殊也；派異字同，不得越例者，以聲稱混也；言之不順，名即不正矣。唐之李光弼，母亦氏李，封涼國太夫人，然史言夫人之父爲李楷洛，據臨淮王碑則爲武楷洛，非李姓也。今合肥相國先本姓許，故其太夫人亦姓李，不以爲嫌，蓋其封翁起自寒微，未知此義耳。又今之非本姓者，巨家世族，往往而然。即以吾浙言之，海寧陳氏本高姓，由於乞丐攜養；嘉興錢氏本何姓，亦由於乞養；錢塘許氏本沈姓，爲其表姑後；仁和龔氏

本賈姓，爲其外祖後；陳氏錢氏其後人紀載中皆自言之，許氏見許氏宗彥鑑止水齋集中刑部員外郎許學范墓志，龔氏見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中仁和龔氏南高峯四世墓碑。桐鄉陸氏本費姓，故今以陸費爲氏；吾鄉宗氏本朱姓，爲明淮王之後，故滌樓先生自稱淮宗；此亦奠繫世者所當知也。

十月初六日

閱俞蔭甫湖樓筆談七卷，其書甚可觀，遠出隨筆之上，余昔年日記已論及之。其談經二卷，喜爲新說，多不可訓。談史漢二卷，考證多密。談小學一卷，尤爲精致。談詩文一卷，亦多解頤之言。

光緒庚辰（一八八〇）十二月初五日

一鐙精舍甲部稿　清何秋濤撰

得心雲書，以揚州新刻何願船一鐙精舍甲部稾見眎。願船名秋濤，福建光澤人，道光甲辰進士，官刑部主事。咸豐庚申，尙書陳孚恩進其所箸北徼彙編八十五卷，晉員外郎，在懋勤殿行走，賜其書名朔方備乘。次日詔毋庸入直，旋以憂去官，主保定蓮池書院。同治元年六月卒，年三十有九，所著多散佚。此稾僅五卷，卷一孟子編年攷，卷二周易爻辰申鄭義及爻辰圖說，卷三禹貢鄭氏略例，卷四經解五首。有目無文者五首，其周禮故書攷一首，亦不全。卷五攷据雜文九首，有目無文者二首。其祁大夫黃羊字說，備載苗先鹿王蓀友何子貞陳小蓮瑑，嘉定人。諸家之文，而附以己說。壽陽相國已別刻之。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正月二十九日

閱何願船禹貢鄭氏略例，分爲十三門：曰援東漢圖籍，曰駁正班志，曰地理證實，曰地理志疑，曰導山釋

義，曰導水釋義，曰言過言會皆水名，曰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曰改讀正字，曰明書法，曰政令，曰禮制，曰名物。其所采鄭注，大抵本於王段江孫四家，間有補正，亦多駁王江孫之說，而頗取胡氏錐指，鉤擿異同，殊爲邃密。又閱周易爻辰申鄭義一首，凡列十六難十六申，於高密之學，可謂盡心焉矣。

二月初三日

古紅梅閣駢文　清劉履芬撰

閱古紅梅閣駢文一稿，近人江山劉履芬彥清所作也。文僅三十一篇，胎息於洪北江，簡貴修潔，雖少力少弱，未宜長篇，而古藻盎然，善言情狀。如送家弟赴里序、與宋詠春書、十刹海觀荷小記、夏君妻王孺人哀詞、殤女埋志，尤情文騷楚，求之古人，亦不多得。其餘佳著尚夥，固一時之儁也。此君入貲官主事，改同知，與譚仲修素交好。集中有秋日游陶然亭記，爲咸豐己未京兆罷舉後作。予是年亦被放在都，惜未與之相識。是集有泗州傅桐所致一書，文亦古雅，論駢文家法，識議獨高。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四月二十九日

景詹閣遺文　清姚諶撰

施均甫以歸安姚諶子展雜文一卷見眎。諶又名宗諴，咸豐己未舉人，卒時年僅三十，所作率散佚。此卷惟文十五首，其文私淑姚姬傳，簡潔清雅，無宣城新城諸家冗滯之病。中有答人論寫中文經書，言欲偏考經文古今同異，條列諸儒考辨之說，而斷以己意，正其俗書，爲中文經議，其諸經卷第篇目，以至漢儒家學異同，原流分合，下及于衞包梅賾之流所妄造者，別爲考若干卷。又以諸經多假借字，欲爲羣經假借考，是亦

近世傑出之士矣。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四月十八日

復堂類集　清譚獻撰

閱仁和譚獻秀才詩集，摘數則於左。渡江云：大江浮白日，客子去何之。萬古滔滔意，愁心共此時。長天亂春色，無處寄相思。帆拂西陵樹，兵戈淚暗滋。遣興云：深竹有人語，野花隨徑香。雜感云：臨危思猛士，横議起書生。又：空談知誤國，未敢請長纓。題劉太守祠云：一錢留宦橐，十里寄高名。贈周葆昌云：秦宮懸明鏡，光奪月與星。願身化作鏡，照子婉孌形。龍門思素琴，宮商五絃起。願子作琴絃，哀聲繞余指。寶鏡有昏日，朱絃有斷時。寸心泰山重，力士不能移。山行云：夕陽繡層巒，餘輝亂林木。夜行云：流螢點疎竹，欲墮忽復起。贈錢塘王汝霖云：四海干戈日，蓬蒿尙有人，壯心托文字，知己慰風塵。懷友云：前輩愛才當世少，窮途仗友古來難。譚武林廩生，年二十餘，頗喜選學，作詩盈千首，素負才名而狂不可一世。季貺（周星貽）與之交，因以其集屬點定。其中非無傑句，惜無完善之作，乃錄其最佳者存之。

咸豐甲寅（一八五四）三月二十一日

高陶堂遺集　清高心夔撰

得爽秋書以新刻高陶堂遺集屬閱。陶堂名心夔，字伯足，號碧湄，湖口人，咸豐庚申進士。朝考以詩出韻置四等歸班，先以己未會試中式，覆試詩亦出韵置四等停殿試一科，其出韵皆在十三元。湖南人王闓運嘲以詩云，平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京師以爲口實。久館故尙書肅順家，肅待之厚。庚申殿試，肅方筦權

張甚，必欲爲得狀元。詢之曰，子書素捷，何時可完？高曰，申酉間可。至日，肅屬監試王大臣，於五點鐘悉收卷，以工書者必遲，未訖則違例，而高可必寘第一矣。然高卷竟未完，於是不滿卷者至百餘人，概置三甲，而仁和鍾雨人學士，素不能書自分必三甲者，竟擢狀元，說者以爲有天道焉。然高實名士，文學爲江右之冠，己未庚申兩榜中人罕能及之者。後爲令於江蘇，兩署吳縣知縣，無政聲。其後任也在庚辰冬，嘗斷一富人買妾事，誤信市魁誣爲它姓逃妾，致妾及其母皆縊死，富人傷之，亦自縊。巡撫吳元炳將嚴劾，會以憂去，高遂病失心，一年卒。吳中刻其遺集爲陶堂志微錄古今體詩五卷，陶堂遺文一卷，附恤誦七十四章，漢碑埶一卷。詩文皆橅儗漢魏六朝，取境頗高，而炫奇㩮采，罕所真得。自謂最喜淵明詩，故號陶堂，然其詩絕不相似。大抵詩文皆取法於近人劉申甫魏默深龔定菴諸家，而學問才力皆遠遜，然思苦詞艱，務絕恆蹊，文采亦足相濟，固近日之卓然者矣。恤誦者，述其家世之作；漢碑埶者，取孔宙韓勑史晨三碑字，集爲七言楹帖五百聯，取太玄謹於嬰埶，名曰三漢碑埶，以埶爲古仇字也。繼又取孔韓二碑陰字集五言百聯，名爲埶儷，雖近游戲，亦典雅可觀。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十月二十六日

閱高陶堂遺文，其文亦多橅近儒張臯文氏，而學力更遠不逮，佳者可仿彿皇甫持正孫可之，下者遂墮小說。文僅二十一首，如灌園記代理江蘇嘉定縣知縣劉君墓志銘其佳者也。次則貞烈蕭宜人祝文、許氏玉芝園記、丁徵君書庫抱殘圖記，詞意已不免稍雜。石鍾山銘銘辭工而序之文亦稍雜。然此六首，固可傳矣。灌園記爲山陰傅懷祖作，又灌園先生集序皆極推重之。余嘗見劉彥清履芬紅楳閣駢文一稿，首刻傳所與一

書，論駢文甚有名理。陶堂志微錄亦有傳序，奥特可喜。又嘗於人扇頭見其古詩數首，亦不落庸俗。聞其人以布衣老於幕府，吾鄉之畸士也。代理嘉定知縣劉君，卽彥清，江山人，由戶部主事改江蘇同知，升知府，己卯秋代理嘉定縣，一夕忽以翦自斷其咽死，遠近駭之。其駢文學洪北江，亦時之能手。玉芝園爲許仙坪作，書庫圖爲杭人丁丙作。

二十七日

4. 詞曲

白石道人集　宋姜夔撰

夜寒甚，坐床頭擁衾䕺燭看白石道人詩，淸絕如咲氷雪也。白石以詞名當家，律呂甚諧，不失分寸，而語意疏拙。其盛傳者暗香疏影二詞，讀之似幽咽可聽，而情味索然，又多率句，予嘗謂可與張玉田春水詞並置不論。予初學倚聲，頗似白石，人亦多以相擬，十年來屛不一觀矣。然其詩頗可誦，江湖小集中之最佳者。五七古殊飄飄有逸氣，所謂語帶烟霞者也。律體則殊不足觀，蓋排比聲韻，固非所能耳。

咸豐戊午（一八五八）十二月二十四日

草窗詞　宋周密撰

閱周公謹草窗詞。南宋之末，終推草窗夢窗兩家，爲此事眉目，非碧山竹屋輩所可頡頏。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六月初二日

赤城詞　宋陳克撰

閱陳子高詞。子高名克，臨海人，著有赤城詞一卷。中如浣溪沙云：淺畫香膏拂紫綿，牡丹花重翠雲偏，手挼梅子燕郎肩。病起心情終是怯，困來模樣不禁憐，旋移針線小妹前。謁金門云：花滿院，飛去飛來雙燕。紅雨入簾寒不卷，曉屏山六扇。翠袖玉笙悽斷，脈脈兩蛾愁淺。消息不知郎近遠，一春長夢見。菩薩蠻云：綠蕪牆繞青苔院，中庭日淡芭蕉卷，蝴蝶上階飛，風簾自在垂。玉鉤雙語燕，寶甃楊花轉，幾處簸錢聲，綠窗春夢輕。又句如薄衣團扇繞階行，曲檻幽樹，看得綠成陰。臨江仙。簾額好風低燕子，窗油晴日打蜂兒。攤破浣溪沙。檀灶繞窗燈背壁，畫簷殘雨滴。謁金門。簾外落花飛不得，東風無氣力。又鯉魚不寄江南信，綠盡菖蒲春水深。鷓鴣天。梨花院落黃茅店，繡被春寒此夜同。又。月朧朧，一樹梨花細雨中。豆葉黃。皆清綺婉約，直接花間，在北宋諸家中，可與永叔子野抗行一代，雖所傳不多，吾浙稱此事者，莫之先矣。

浙之詞人，兩宋爲盛，然仁英以前無聞。自元豐熙寧間，山陰賀方回鑄、慈谿舒信道亶，始馳聲南北。至錢唐周美成邦彥出，而片玉一集，遂爲天下所宗。南渡以後，則山陰陸務觀游、高賓王觀國、永嘉盧中之祖皋、四明吳君特文英、陳君衡允平、會稽王聖與沂孫，蔚然代起。夢窗碧山，既爲眉目；放翁竹屋，驂驔後先。而同時史邦卿達祖、張叔夏炎、周公謹密，雖或稱汴人，或稱秦人齊人，顧梅溪久居鄞，玉田草窗皆世居杭，實皆爲浙產。是南宋百餘年中所號詞中大家者，惟辛幼安爲歷城人，姜堯章爲鄱陽人，餘皆浙人耳。予嘗論詞固莫富於南宋，律亦日密，然語蕪意淺，俚鄙百出，此事遂成惡道。蓋金荃蘭畹之旨，固蕩焉盡失，卽小山六一淮海安陸諸公之風神格韻，亦無復存者。嗣後延元及明，喫菜事魔，樂府幾絕於世。周叔子謂南

宋觥皺之習，實淸眞開之，是則藝苑之公言，誠不能爲鄉曲諱也。蓋其先若耆卿之圖俚，介甫之粗劣，山谷之率硬，皆爲南宋人權輿。而鼂無咎鼂具茨葉石林等，接續其間，向伯恭陳了齋尤爲庸惡，皆以重名參會南北之際，正聲日替，群妖畢呈。淸眞喜用滯字沓語，後進效之，遂成風俗。就中作者，惟稼軒最爲淸矯，不錮所溺，而石帚名最盛，業最下，實羣魔之首出者。以我浙而論，當首推赤城，次推慶湖。淸眞分別觀之，所傳名什，要自無愧作手。梅溪碧山夢窗草窗亦皆有佳處，惟不宜學其累句以爲當家，剡其拙字以爲宗法，甘圖僿以爲沈著，習粗疏以爲大方，則得失在人，鑒裁由我，博觀約取，夫復何傷？放翁詞格，殊淸快近稼軒。竹屋癡語，日湖漁唱，樸野之音，二家相似，雖間有佳唱，存而不論可矣。嗚呼，今世塡詞家，方奉白石老仙爲周孔，見予此論，有不駭而却走者哉。

近日吳中塡詞名輩，若戈順卿沈閏生等，皆以白石詞爲金科玉律，斤斤於一字半字之辨，以爲樂府正聲，賴此不墜。夫大晟久亡，宮音不正，諸人生千百年後，徒墨守其去上之字，咀含其重埔之音，不計工拙淸濁，以爲概可被之管絃，亦可謂至愚極陋者矣。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四月初六日

納蘭詞　淸納蘭性德撰

摘錄成容若德納蘭詞。

容若爲納蘭太傅明珠之子，少年侍衞禁廷，好學能文，與國初諸名士相角逐，著有通志堂集二十卷，多說經之書，而詞特傳，華峯顧貞觀首刻之，其後楊蓉裳又爲續刊，所謂飲水側帽□□□恒不得見，所見者昭

代詞選及詞綜所載數闋耳，幽情側艷，心焉繫之。去年秋季貺（周星貽）自禾中歸，以全帙示余，蓋婁東汪氏所刻本，共三百二十三闋，殆搜輯無遺矣。今摘其尤者於此。（按日記中共摘錄六十闋）。余嘗論作詞之道，固另有一種婉麗軟媚之致，必性情近者始足語此，然亦須書卷富才力厚，草堂骫骳，元明淺陋，豈彼之人皆性情拙歟！國朝譚詞推朱陳兩家。伽陵病在熟，竹垞病在陳，顧伽陵勝於竹垞者，筆意靈也。餘子不足數。求與伽陵鼎峙者，其容若及金風亭長乎！

余於詞非當家，所作者眞詩餘耳，然於此中頗有微悟，蓋必若近若遠，忽去忽來，如蛺蝶穿花，深深欵欵。又須於無情無緒中，令人十步九迴，如佛言食蜜中邊皆甜。（按此處眉批有後記：予爾時實能辨他人之工拙，而未能辨巳所作之工拙，蓋所悟者在下筆之先，而思力俱未至也。自記。）古來得此旨者，南唐二主、六一、安陸、淮海小山及李易安漱玉詞耳。屯田近俗，稼軒近霸，而兩家佳處，均契淵微。本朝董文友小令最佳，惜不見其集。次則厲樊榭，眞宋人滴髓，而太近白石草窗，蘭茎遺韻，夐乎邈矣！納蘭詞在當日爲伽陵□□□□□徐菊莊吳薗次輩皆推許之，今則鮮有舉其姓氏者。其詞絃絃掩抑，令人不懽，洵有如顧梁汾所謂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者，然根柢太淺，每露底蘊，長調猶時若不醇，此不讀書之故。徐健菴韓慕廬作容若墓誌，言其所作多於扈蹕侍獵時得之，容或然也。余嘗見其所著淥水亭雜識，固不見佳，而詞獨哀怨騷屑。以承平貴公子，而憔悴憂傷，常若不可終日，雖性情有獨至，亦年命不永之徵也。

大約詞與詩之別，詩必意餘於言，詞則言餘於意，往往申衍□□□□□以盛氣包舉之，詞則不得游移一字，故異曲同工。詞之小令，猶詩中五絕七絕，須天機湊泊，不著一字；以字句新雋見奇者，次也。或以小

令爲易工，是猶作七絕者，但觀摹晚唐南宋諸家，而不知有龍標太白也。長調須流宕而不剽，雄厚而不競。淸眞未免剽，稼軒未免競，東坡則或上類於詩，或下流於曲，故足以鼓吹騷雅者尠已。伽陵詞如絲竹迭奏廣場繁響中時作淵淵金石聲，納蘭詞如寡婦夜哭，纏綿幽咽，不能終聽。近來汴人周譽芬東漚詞則如兒女子花前月下，喁喁私語，溫麗閒鄭澤，故雖未能盡兩家之長，而實爲兩家所未有也。余詞非叔子所服，顧嘗自謂如松竹間語，淸婉無響，（此處有眉批：此實未見得，爾時所作，殊鮮悟入處，自記。）不肯一語同東漚，而心實喜之。或有譏其不醇者，雖未必知言，然能再加洗伐，則五代兩宋無人矣。因論容若詞及之。

咸豐乙卯（一八五五）九月初十日

終日無事，去年定子太史以成容若納蘭詞屬評點，久庋不還，今日旣暇，因爲加墨一過。容若詞，天分殊勝而學力甚歉。予于乙卯秋嘗選其佳者錄之，時於此事猶未深入，故別擇尚疏。其詞長調殊鮮合作，小令中令，多得鍾隱淮海之悟。如寄語釀花風日好，綠窗來與上琴絃。記得別伊時，桃花柳萬絲。粧罷只思眠，江南四月天。剛與病相宜，瑣窗重繡衣。沒個音書，盡日東風上綠除，風也蕭蕭，雨也蕭蕭。瘦盡燈花又一宵，月上桃花，雨歇春寒燕子家。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祗道是尋常；烟絲欲裊，露光凝泫，春在桃花。滿地梨花似去年，却多了廉纖雨。五月江南麥已稀，黃梅時節雨霏微，閒看燕子雙雛飛。一般心事，兩樣愁情，猶記碧桃影裏誓三生。畫船人似月，細雨落楊花。簾影誰搖，燕蹴風絲上柳條，甚日還來，同領略夜雨空階滋味。一鉤殘照，半簾微絮，總是惱人時。皆淸靈婉約，誦之使人之意也消。故所作不及伽陵竹垞之半，才力亦相去遠甚，而迄今談藝家與朱陳並稱，繇其獨契性靈，冥臻上乘，亦非二家所能及

也。此本爲道光丁酉歲鎭洋汪元治所刻，合飲水側帽二集，又搜其遺賸，共得三百二十三闋，所作大約已備。惜校仇不精，又指其琵琶仙秋水等調爲自度曲，蓋全不知此事者矣。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二月十八日

冬青館古宮詞　清張鑑撰

閱烏程張秋水鑑冬青館古宮詞。凡三百首，自爲之注，亦伯寅尙書所刻也。詩雜詠自春秋迄明代，不能甚工。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五月十五日

瓶隱山房詞　清黃曾撰

閱錢塘黃菊人曾瓶隱山房詞。菊人道光時擧人，官直隸知縣。詞共八卷，律細音諧，致嚴去上平入之辨，而吐屬名雋，用字極新，遠出同時黃韻珊姚梅伯張海門之上，可與沈閏生周稚圭相驂驔也。卷首有自述凡例十二則，論聲律頗詳。其謂塡詞須試難調，故所作頗多，然終爲調所窘，尠有佳構。又謂懷古宜雄渾，然集中以金粉之作爲工，若登臨憑弔，則非其所長。蓋根柢太淺，蘊蓄不厚，故於比興之恉，寄託之思，亦均不逮焉。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七月二十八日

金粱夢月詞　懷夢詞　清周之琦撰

閱祥符周稚圭中丞之琦金粱夢月詞兩卷，又懷夢詞一卷，纏綿諧婉，深入南宋大家之室。金粱夢月詞

自題自嘉慶壬申至道光辛巳十年中所作，皆其官京師時與屠琴隖倬、錢衎石儀吉、劉芙初嗣綰及吾鄉布衣陳小雲致燠等相唱和，共百五十四首。懷夢詞皆其爲浙臬時悼亡之作，共四十五首，時爲道光乙丑，其詞悽麗妍約，情不自勝，令人誦之回腸結氣，幾欲掩過納蘭容若。昔人謂飲水詞過于哀抑，決其不壽，若中丞者，富貴壽考，又將何說耶？是集刻于杭州，寫槧精絕，惜今不多覯耳。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十一月初八日

清夢盦二白詞　清沈傳桂撰

閱清夢盦二白詞，長洲沈傳桂隱之著，隱之一字閏生，道光吳中七子之一。其詞分五種，曰鶯天笛夜新聲，曰今雪雅餘，曰蘭騷賸譜，曰小臨卭琴弄，曰霏玉集。每種皆有小引，其總目下有短序，皆駢語，極幽雋之致。所作長調爲多，嚴於陰陽去上之辨，研求律呂。與其曹耦戈順卿稱同志，而辭情妍雅，寄託清深，迥非順卿俚率椏杈所堪並語。小臨卭琴弄，皆閒情之作，蓋倣朱竹垞之靜志居琴趣；霏玉集皆集詞中成句，亦仿竹垞之蕃錦。前有吳嘉淦序及閏生自序，亦皆集詞句，又仿黃唐堂之香屑集序也。詞都爲一册，前有潘功甫董翰卿國華蔣子于志凝三序文，皆小品可觀。閏生著有東雲草堂詩文集匏棄齋詩稿，已燬于兵火，此集爲重刻本。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六月十九日

拙宜園集　清黃憲清撰

閱黃韻珊大令憲清拙宜園集詞。大令以詞名江浙近三十年。余頃在省垣，季貺（周星貽）達大令意，謂

少留將見訪，余以事忽忽歸，卒未得大令詞讀之。今日蓮士以一帙出眎，謂尙不及周叔雲（鑾芬）之東甌詞。余謂其詞固多平易近素，然律切深秀，固所謂詞人之詞也，於詞中爲當家。東甌詞從詩入，故雲氣拂拂然，是詩人之詞，此中固不可優劣，亦不可不知。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二月初三日

詞林正韻　清戈順卿撰

臥閱戈順卿詞林正韻，前有發凡一卷。順卿自以專力於詞，能辨別宮商，較量分寸，其實不過奉白石玉田之詞爲金科玉律，妄言律呂，不識烏焉，一村學究之見解耳。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四月初三日

詞律拾遺　清徐本立纂

詞律拾遺四册，今人德淸徐本立誠庵所纂，前有兪蔭甫序，共八卷，以拾萬紅友之遺也。卷一至卷六爲補調及補體，補萬書未收之調、未備之體也，凡補一百六十五調四百九十五體。卷七卷八爲補注，訂萬注之未盡也。綴輯考證，俱有據依。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七月十六日

牡丹亭　明湯顯祖撰

病漸愈能起，看書數行，便苦心目不繼。因檢湯若士牡丹亭閱之。臨川此書，全是楚騷支流餘裔，不得以尋常曲子視之。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二月十六日

燕子箋　明阮大鋮撰

得燕子箋一册,大字舊紙,尚是百子山樵原刻也。直六千,上下卷各有圖六幅,極精妙。首標雪韻堂批點。圓海於曲爲專家,非玉茗青藤文人寄興者比。南都草創,蝸角經年,玉樹後庭,以此爲師涓之樂,故其書轉因凶德參會,足爲鑑戒而傳。予舊有小本,爲周素生借去,此亦甚難得也。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正月十三日

夜閱燕子箋。大鋮柄用南都時,嘗衣素蟒服誓師江上,觀者以爲梨園變相。然此曲情事宛轉,辭旨清妙,殊似讀書人吐屬。予於戊申之秋觀之甚熟,時年二十歲耳,今日觀之,歷歷如昨日事,而所讀之四書諸經,則往往迷其句讀,鄭聲豔曲,入人之深,固如是也。其春燈謎予亦於癸丑春從王孟調借觀之,其事極曲折,而曲文簡略,遠不及矣。

正月二十八日

桃花扇　清孔尚任撰

夜與叔眗珊士共閱桃花扇院本。幼時甚喜此書,謂出長生殿之上,今日觀之,拙劣殊甚。訪翠眠香寄扇觀畫四齣最名於代,訪翠觀畫雖稍有色澤,亦未當行,餘則粗硬淺陋,不足寓目。又多拗句澀調。東塘北人不知平仄,往往有甚可笑者。爨演科白,尤多可厭,事跡亦殊失實。傳奇固不礙與史相出入,大節目亦不可不依也。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八月二十三日

長生殿桃花扇　清洪昇撰

洪稗畦長生殿傳奇櫽演科白，俱元曲當家，詞亦曲折盡情，首尾完密，點染不俗，國朝人樂府惟此與桃花扇足以並立；其風旨皆有關治亂，足與史事相裨，非小技也。桃花扇曲白中時寓特筆，包慎伯能知之而未盡。其序及評語皆東塘自爲之，不過借侯朝宗爲楔子，以傳奇家法必有一生一旦，非有取於朝宗也。其於史道鄰黃虎侯雖寫其忠，而皆不滿。故於史之解閔、哭師，皆極形其才短；於黃口中時及田雄，明其養賊而不知。高傑左良玉人並不足言，而傑之死最可惜，良玉之死實非叛，兩人皆南都興亡所系，寫之極得分寸。馬阮之惡極矣，然非降我朝而致死，夏氏幸存錄之言非妄，故全謝山外集亦辨之，非開脫巨奸也。東塘傳其死亦覈，且深得稗官家法。惟言袁臨侯之從左起兵，以黃澍爲末色，以鄭妥娘爲丑色，皆未滿人意，然傳奇亦不得不然耳。長生殿寄託尤深，未易一二言之。吳梅村讀史有感八首，其二云：重璧臺前八駿蹄，歌殘黃竹日輪西，君王縱有長生術，忍向瑤池不並棲。其三云：昭陽甲帳影嬋娟，慚媿恩深未敢前，催道漢皇天上好，從容恐殺李延年。其八云：銅雀空施六尺牀，玉魚銀海自茫茫；不如先拂西陵枕，扶下君王到便房。皆與長生殿傳奇同意。至梅村古意六首，其一云：爭傳婺女嫁天孫，纔過銀河拭淚痕；但得大家千萬歲，此生那得恨長門。其二云：豆蔻梢頭二月紅，十三初入萬年宮；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其四云：玉顏憔悴幾經秋，薄命無言祇淚流；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見尙低頭。其五云：銀海居然妒女津，南山仍錮慎夫人；君王自有他生約，此去惟應禮玉眞。又仿唐人本事詩，其一云：聘就蛾眉未入宮，待年長罷主恩空；

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衞中。所指皆別是一事，蓋孝陵末年有被選入宮、未得幸而遭國卹者，味其詩意，似當日棟鄂貴妃 卽追謚爲孝端敬皇后者。梅邨清涼山讚佛詩所謂可憐千里草，蓋本董姓改爲棟鄂氏，猶佟佳本佟章，佳本張也。寵冠昭陽，故天眷雖深，而貫魚未逮。長生殿中有絮閣一齣，亦其微意也。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十二月初三日

院本四種　清尤侗撰

閱尤西堂院本四種，甚惡之，尤不耐其所謂鈞天樂者。人生升黜有命，亦何足恨，卽伏獵入省，曳白登科，皆非意外事；乃必刻畫無鹽，窮極形相，夫亦誰不知之而煩豐干饒舌耶？其間淺陋可笑處，尤不勝指駁。西堂人品，余素薄之。其初注名社籍，馳騖聲氣，全不爲根底之學。及鼎革時叫囂詛罵，一以俳諧蕪鄙之詞，寓其假飾忠孝之意，迹其所著，似非懷沙抱石，卽披髮入山矣。未幾而列仕籍，膺徵車，終以眞才子老名士之煌煌天語，炫燿鄉里。立身若是，無怪其文章之浮薄也。余幼時閱其詩，已不喜之；然頗喜觀其曲。頻年落第，鬱伊易感，亦喜其劉四罵人澆自己磊塊矣。乃今日復之，至不能終卷，殊足徵邇來心地中進境也。然亦陋矣！

咸豐乙卯（一八五五）四月十二日

帝女花傳奇　清黃燮清撰

閱海鹽黃韻珊孝廉所作傳奇雜劇。韻珊以詩曲名江浙間，其中如茂陵絃桃谿雪，亦儘有佳者， 餘若鴛鴦鏡、淩波影等，皆拙劣不足觀。桃谿雪傳國初永嘉徐烈婦吳絳雪於耿逆之難完城死節事，有關名教之文，其詞亦頗有工者。茂陵絃傳相如文

君事，佳處已寥寥矣。帝女花傳思陵長平公主事，事本獨絕千古，而曲反不足相稱；間有雋語，亦未能哀感頑豔。其以周介生作嘉定伯之子，尤可駭怪。以爲故意弄奇耶？則傳奇雖小道，亦不應打諢如是；況事關易代名義之重，尤不宜顚倒耳目。以爲不知而誤耶？則金沙名士，竟作吳門牛醫兒，眞堪噴飯。又齣中出四僞官，爲魏學濂張縉彥□□□及介生。魏以忠臣之子，孝子之弟，屈意俯從，思所以報，繼未得逞，遂以死節，諸書載其事甚明。而韻珊偶據所見，入之逆案，嗣知其非，乃刊板易以朱純臣。夫純臣乃宗室世公，其事當與李國楨魏藻德陳演輩爲一類，不應入張周諸詞臣列也。不學之弊，乃至於此，宜世之嗤鄙塡詞家爲浪子生活乎！

咸豐己未（一八五九）十二月二十四日

5. 小說

燕丹子

閱燕丹子。此書四庫退入小說存目，以爲僞作。孫淵如與洪筠軒更爲校訂，凡三篇分爲三卷，以復唐志之舊。其末篇記荊軻刺秦王事，自圖窮而匕首出下云：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其胸。孫氏曰此借椹爲戡，說文戡刺也。史記索隱引徐廣云，一作抗，抗又抌字之誤。說文抌突擊也，史記作揕誤。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於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 孫曰：此下疑脫爲字。 海內報讎。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

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于是奮袖超屛風而走。軻拔匕首擿之，決秦王耳，入銅柱，火出然。秦王還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吾坐輕易，爲豎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所言與國策史記大異，以情理度之，皆非事實。然文甚古雅，孫氏謂審是先秦古書，誠未必然，要出於宋齊以前高手所爲，故至隋志始著錄。而唐人如虞世南北堂書鈔張守節史記正義李善文選注馬總意林諸書皆得引之，存此以廣異聞可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二月十七日

漢武內傳

閱漢武內傳，守山閣本。據道藏本，較四庫所收文多至倍。西王母侍兒所歌元靈二曲及東方朔窺朱鳥牖事，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謂惟孱守居士常熟馮舒別號空居閣校本有之，而太平廣記删去此二段，提要亦以爲未見者，此本皆在焉。錢氏又附錄外傳及逸文，並爲之校勘記，亦小說中不可廢之書矣。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二月初五日

太平廣記

上午再游廠市，至二酉齋購得天都黃晟所刻巾箱本太平廣記一部，直四十千。此無佳槧，曾見大字舊鈔本，亦甚潦艸。近日通行，皆坊賈翻刻黃本，謬誤滋甚。予家舊有原刻初印本，置之几案，精緻可愛，而爲戚黨所借，遂失去，僅存首一帙，常惋惜之。今日得此，甚慰所願。此書載唐人逸事甚多，予常取以考證兩唐書。黃刻雖亦多譌奪，然較坊刻自遠勝也。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正月十三日

閱太平廣記女仙類神類。唐人小說多進士浮薄及窮不得志者所爲，如逸史言盧杞妻太陰夫人，神仙感遇傳言張嘉貞家妻織女婺女須女三星，異聞錄言韋安道妻后土夫人，其荒誕鄙妄至此。小人之無忌憚，何怪周秦行紀言牛僧孺與楊太眞冥合也。蓋唐重詩賦，弊遂至此。鄭覃李德裕欲廢進士科，有以也夫。

二月初七日

太平廣記卷三百十六鬼部，引陳國張漢直一事；卷三百十七鬼部，引鄭奇一事；皆本風俗通怪神篇。近時盧抱經氏風俗通拾補於張漢直條，僅據元槧校，於鄭奇條僅據御覽校，皆未及引廣記。其文頗有互異可訂補者。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七月二十八日

太平廣記中杯渡道人傳，言黃門侍郎孔甯子病痢，請杯渡視（即俗呪字）治。杯渡云難瘥，見家有四鬼，都被斬截。甯子泣曰：「昔孫恩之難，父母伯叔，都遭痛酷」。案甯子會稽人，宋書附王曇首傳。此事傳所不載，然其兩世死難，可裨史闕。吾越志乘爲甯子傳者當采輯之。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七月十九日

雜事祕辛　明楊愼撰

閱祕辛雜事。此書出楊升庵僞撰，同時胡震亨國朝姚士粦皆按史傳駁其乖違數事，而士粦又謂其中造語，似非後人所能假託。予謂描寫吳姁審視一段，自是六朝佳致，唐人小說，高者間有及之。升庵深于六

朝，故能最其雋永，不足致疑。然導媟宣淫，莫此爲甚，聽俊子弟，尤不宜觀，刻叢書者往往收之，殊害風教。明人若湯玉茗譜牡丹亭、王弇州撰金瓶梅，雖雅俗攸分，蠱溺則一，文人好事，不免泥犂。升庵此書，因隋書經籍志有晉雜事之名，依託而作；祕辛者，書部甲乙之目。而今刻者俱作雜事祕辛，顚倒不通矣。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正月二十六日

醒世姻緣　清蒲松齡撰

無悝閱小說演義名醒世姻緣者書百卷，乃蒲松齡所作，老成細密，亦此道中之近理可觀者。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二月十六日

紅樓夢　清曹雪芹撰

閱小說紅樓夢，此書出於乾隆初，乃指康熙末一勳貴家事，善言兒女之情，甫出卽名噪一時，至今百餘年，風流不絕，帬屐少年，以不知此者爲不韻。凡智慧痴騃，被其陷溺，因之繭葬艷鄉者，不知凡幾，故爲子弟最忌之書。予家素不蓄此。十四歲時，偶于外戚家見之，僅展閱一二本，卽甚喜，顧不得借閱全部，亦不敢私買。十七歲後，洊更憂疢，又多病，雖時得見此書，不暇究其首尾，而中之一二事一二語，鏤心鉥腎，錮惑已深。十年以來，風懷漸忘，人事亦變，遂有禪榻鬢絲之懺，要亦非學道所致也。戊午夏常病，看書極眩瞀，乃取稗販市書以寓倦目，因及此種。適家慈以寇警憂驚，屢形不懌，令子婦輩排日讀小說演義，若西游記三國志唐傳岳傳，以自消遣。予因暇輒講此書，多述其家事，及嬉游笑罵，以博堂上一粲。今復因病閱此，危城一身，高堂萬里，不覺對之嗚咽。

此書相傳所稱賈寶玉卽納蘭成德容若，按之事蹟，皆不相合，要爲滿州貴介中人。其中矛盾盭戾甚多，此道中未爲高作。自言改定者爲曹雪芹。袁子才詩話稱雪芹爲江甯織造之子，或又謂容若自撰。以予觀之，蓋卽所謂賈寶玉者創草此稿，故于私情密語，描寫獨眞。曹雪芹殆其家包衣，因爲鋪敍他事，加以醜語，嗣又有淺人改之，不知經幾人手，故前後訛舛，筆墨亦非一色也。涇縣朱蘭坡先生藏有紅樓夢原本，乃以三百金得之都門者，六十回以後與刊本迥異。壬戌歲餘姚朱肯夫編修于廠肆購得六十回鈔本，尙名石頭記。雪芹爲曹練亭子，練亭名寅，曾官江寧織造兩淮鹽政。著有練亭詩鈔，又嘗校刊字學五種，揚州詩局十二種。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八月十三日

廣虞初志　淸黃承增撰

閱黃承增所輯廣虞初志。此書自十七歲時閱之，雖亦有嫌其蕪陋不近理者，然如李杲堂馮山公所傳節義事，殊喜其有生氣。至二十四歲，始知山公之文近小說。今日閱杲堂諸文，最佳者爲高中丞傳略，餘亦全不知古文體裁。其集自辛亥歲見之於戚好家，多載國初軼事，固亦不可沒者耳。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二月初五日

閒悰無憀，不欲近經史，案頭又無雜書，乃復閱虞初志。若冒巢民之志芥茶，顧黃公之志野菜，亦不令人生厭。客中諸事不適，欲覓錢思公廁上物正復不易耳。

二月初六日

希夷夢

夜閱小說演義名希夷夢者，附會韓速及閭邱仲卿兩人事，首述韓通殉難，李筠阻兵，皆慷慨有生氣。次述速與仲卿力圖復國，所志不遂，間奔江南，投林仁肇。後主畏宋不能用，乃至黃山，失路至一洞，遇陳希夷。値方睡，二人亦就寢。遂夢至東海尾閭下曰浮山，有浮石浮金兩國，二人爲其將相數十年。巡海見一人抱小兒浮海上，出之，則陸秀夫，所抱者卽帝昺，已死矣。乃知宋已亡，二人驚愕而醒，仍在洞中石榻上，希夷猶未覺也。意境甚佳，惜筆舌累贅不能稱耳。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四月初十日

6. 雜記

西京雜記

閱西京雜記。此書託名劉歆所撰，葛洪所錄，論者謂實出梁吳均之手。其文字固不類西漢人，且序言班固漢書全出於此，洪採班書所未錄者，得此六卷。然其中如趙飛燕女弟昭陽殿一段，傅介子一段，又皆班書所已錄，稚川之言，固未可信。至謂出於吳均，則未必然。觀所載漢事，如殺趙隱王者爲東郭門外官奴，惠帝後腰斬之而呂后不知；元帝以王昭君故，殺畫工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陽望樊育等；高賀誚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弘歎曰：甯逢惡賓，不逢故人；高祖爲太上皇作新豐，匠人吳寬所營；匡衡勤學，穿壁引光，又從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傭作讀書；成帝好蹴踘，家君歆稱其父向。作彈棋以獻；王鳳以五月五日生；楊王孫名貴，京兆人；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好斥

人過，世稱輕薄，後獨收葬章屍，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郭威楊子雲及向歆父子論爾雅實出周公所記；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兄弟先後；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漢書作廣川王去、去字不似名，疑作去疾爲是，然他無可證。發掘塚墓諸條；必皆出于兩漢故老所傳，非六朝人所能憑空僞造。又如記輿駕飲酎祼水家臣諸制，尤足補漢儀之闕。其一二佚事，亦可攷證漢書。如云衞青生子，有獻騧馬者，乃命曰騧，字叔馬；後改爲登，字叔昇；登卽封發干侯者。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今漢志有公孫弘十篇，此類皆是。黃俞邰序稱其乘輿大駕，儀在典章；鮑董問對，言關理奧者，誠不誣也。惟所載靡麗神怪之事，乃由後人添入，或出吳均輩所爲耳。其顯然乖誤者，如云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散花綾走珠等，爲起第宅，奴輩不可勝數。按漢書言衍毒許后，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且此時方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顯恐急語光，署衍勿論，豈有爲起第宅厚相賂遺之理？又云廣陵王胥有勇力，常學格熊，後爲獸所傷，陷腦而死。按漢書武五子傳，胥以祝詛事發覺，自絞死。又云太史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後坐舉李陵，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按遷作史記，在遭李陵禍之後，史記漢書俱有明文。漢書又言遷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有報故人任安一書，而云下獄死，紕謬尤甚。若果出叔庠，則史言均好學，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從梁武帝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帝不許。使撰通史，起三皇訖於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惟列傳未就而卒。又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二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是叔庠固深于史學者，豈于史記漢書轉未照覆，致斯舛誤乎？蓋由漢代稗官記載，傳譌致然，故歷代引用，皆不能廢。其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一條云，砌皆銅沓，黃金塗，正可證今本漢書

趙后傳，作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冒字爲涉注文而衍者也。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二月十二日

天祿閣外史

天祿閣外史，託名漢黃憲著，凡八卷，分題賓韓文、賓魯文、賓齊文、賓魏文、賓秦文、賓晉文、賓蜀文、賓楚文；卷又各分子目，共一百二篇。前有王鏊序，謂由唐人田弘所傳而宋人韓洎得之。無論所載事跡乖謬，與叔度時勢出處，無一相合；其辭旨卑冗，雖無目人亦不能欺以爲漢人作。世謂楊升庵僞撰，以余觀之，殆出宋元間馬醫夏畦輩所爲，升庵倘不至此也。至卷首田弘評語，有云東漢都於大梁，卽魏國也，則又不知東西南北者矣。朱國禎湧幢小品，謂明嘉靖之季，崑山王舜華名逢年，著天祿閣外史，託於黃叔度，余猶及見其人。李詡戒庵漫筆，亦曰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崐山王逢年所詭託者。逢年爲明司業同祖子，其六世孫卽西莊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正月二十四日

博物志　晉張華撰

博物志云：婦人妊娠未滿三月，著壻衣冠，平旦左繞井三帀，映詳疑誤影而去，勿反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周日用注云，知女則可依法，或先是男，如何？余聞有定法，定母年月日與受胎時日筭之，遇奇則爲男，遇偶則爲女，知爲女，復卽可依法。周日用未知何時人？然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皆已載之，則必北宋以前人矣。所云定男女法，今俗行之，用加除法。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月十九日

世說新語

閱世說新語。此書遭劉辰翁王世懋兩次删補，殊堪痛恨，劉孝標之注更零落不全。予購求善本有年，竟未得也。

咸豐己未(一八五九)二月初四日

終日校世說新語。其文學門僧意在瓦官寺中一條，下注云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衆本皆然，惟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云。案注者劉孝標，本名峻，梁書南史皆同，義慶乃臨川王之名，不得自注其書。蓋本作峻，傳寫者因孝標止以字行，故此書卷首但題劉孝標注，不知其本名峻，遂妄改爲慶，以爲臨川自注語耳。各本皆誤。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九月十八日

顏氏家訓　齊顏之推撰

顏氏家訓最切實可從，其考據亦細，略採數則：

月令荔挺出。鄭玄注：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藺。易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未定也，故稱猶

豫。或以爾雅曰：猶如虎善登木，旣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

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此是删戰國策爾。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此說不可從。延字之義不見所據，況口後協均，古語如是，牛子爲從，尤所未聞。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十一月初九日

閱顏氏家訓，補正其注三條。許思妣一條，失註出世說政事篇許柳兒思妣，名永。反支一條，失引漢書游俠陳遵傳注，是張竦事。木旁作鬼爲魁一條，失引郭忠恕佩觿序。此書趙敬夫注，爲一生精力所萃，盧弓父爲之補，其後有重校正補注者七事，又補遺者七事。又錢曉徵補正者十四事。而以予之淺學健忘，覺其中漏略者尙多，甚矣此事之難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九月十一日

酉陽雜俎　唐段成式撰

段柯古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雖多迂怪瑣屑，其門目如忠志天咫玉格壺史貝編之類，尤爲纖詭，然采取甚博，遺聞佚事，往往而存，實小說之淵藪。續集寺塔記二卷，據兩京新記及游目記爲本，而益以所目見。其自序謂武宗癸亥三年夏，與同官張希復鄭夢符約一旬尋兩街寺，以街東興善爲首游，及慈恩知官將併寺，僧衆草草，乃泛問一二上人，及記塔下畫，游迹於此遂絕。大中七年，追次所記，編成兩卷。其每寺下備載塔院像設，靈蹤古蹟，名木奇卉，尤詳績事，實洛陽伽藍記之比。宋敏求長安志李好文長安圖，皆據以考見當時街巷。近時徐氏松撰唐兩京城坊考，亦全賴此書，所采甚多，是其最可傳者也。又砭誤一卷，雖

亦意在瓌異，而時足以考證史事。如一條云，相傳德宗幸東宮，太子親割羊胛，今本誤作脾。水澤手，因以餅潔之。太子覺上色動，乃徐捲而食。司空贊皇公案此指李衞公德裕也。衞公武宗時由司徒遷大尉，宣宗時貶謫，懿宗時追復太子少保衞國公，贈僕射。兩唐書通鑑皆同。而唐會要謚法門作司空衞國公李德裕謚忠。余昔年日記，據之以爲衞公追復太子少保後又加司空贈謚，列史失之，觀此稱司空，益可證。著次柳氏舊聞，又云是肅宗。劉餗傳記云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上屢目之，士及佯不悟，徐捲而啖。此蓋以劉記爲得實矣。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四月十九日

梁四公記　唐張說撰

點閱梁四公記。其曰：魏興和二年，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淸河東武城人，博學贍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案魏書北史孝靜帝興和二年，止云崔長謙使梁，不言有陽休之。蓋本紀多止載使主，不載使副，故魏書載天平四年兼散騎常侍李楷、兼吏部郎中盧元明、兼通直散騎常侍李鄴使梁，而北史止載李楷一人；魏書興和元年載兼散騎常侍王元景、兼通直散騎常侍魏收使梁，北史亦止載元景一人。其實凡聘使必有主副兩人，此可以補史闕也。考北齊書北史陽休之傳，俱不言其聘梁，惟休之弟俊之卽作六言詩號陽五伴侶者嘗兼通直常侍，爲聘陳使副耳。記言敏因與仉卽爪字，从反，爪與掌同。胥談論，時沮於胥，不自得，因而成病，與疾北歸，未達中路而卒。魏書崔休傳亦云：長謙使還，卒於宿豫，時人歎惜之。然竟不載其名敏，且僅云好學脩立，少有令名。此記所言敏博綜天文、律曆、醫方、藥卜，兼精通南北論學，皆本傳所未及也。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十二月十一日

劇談錄　唐康駢撰

閱康駢劇談錄。唐人小說藻采斐然，而語意多近儇浮，事每失實。此錄雖多涉神怪瑣事，然如紀鄭畋之忠義，及含元殿、曲江諸條，猶有裨於史事。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二月初四日

三水小牘　唐皇甫枚撰

閱唐皇甫枚三水小牘，敍述濃至，傳義烈事亦簡勁有法，雖卷帙甚寡，自稱名作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閏三月十一日

釣磯立談

閱釣磯立談一卷。作者自稱曰叟，不著姓名，蓋南唐校書郎史虛白仲子某所作，略記南唐興廢事，每條下附論斷，沉鬱淒婉，惓惓故國之思。頌述烈祖元宗兩朝美政，不遺餘力，於烈祖開國規模，尤一往三復，深惜後人之不能愼守。又備言周師伐淮時殘暴之狀。其自序云，文慚子山之麗，興哀則有之，吁可以怨已！夫南唐立國日淺，而人心思之，或以其風流文物所係，蓋不僅然。當日朱三凶虐，薄海痛憤，冀幸唐祚之興；而烈祖禮賢下士，優游生息，人望翕然，元宗後主恭仁繼美，故中原喪亂，引首漢官威儀，諸鎭連疏，請爲內應。一旦靑旗入洛，社稷邱墟，其時故老遺臣，猶未盡沒，黍離之感，曠古爲昭。乃歐陽公作五代史，列之僞國，固當日體製宜然，而以烈祖爲僞托唐宗。溫公通鑑至言烈祖受禪初，有勸祖鄭王元懿者，後以太宗子吳王恪有曾孫峴爲相，遂強冒之；自峴以下名，皆宋齊邱僞撰。顧不思盟津鯉魚之歌，江南李樹之謠，歷歷在

人耳目。其時馬令作南唐書，亦以爲眞。乃據錢儼汚蔑偏詞，筆之信史，其亦何所見而云然耳？且歐公先世，曾仕南唐，乃席五十載故國之恩，而忍斥之爲盜，名之謂俘，論者謂不及陳壽識大體，信矣。予嘗欲以後唐南唐直接天祐爲正統，而斥梁晉漢周爲僞國。蓋梁與石晉之罪，固不必言，而劉氏立國不四年，郭氏纂竊，亦僅數載，是何天子？若南唐烈祖英武豁達，濟以文治，眞足繼序太宗。釣磯立談亦謂孝高皇帝總收權綱，維御羣雋，當國匪解，敦守純朴，雖漢之高光，不是過也。徒以地勢不便，天付有限，遠圖之所就，僅以稱霸，爲深可惜云云。旨哉斯言，誠萬世之公論也。史虛白初見烈祖，卽勸其長驅中原，恢復舊業；後遂犢猿挂酒，徜徉廬山。將歿，屬其子以元宗所賜酒一榼及藜杖，置于棺中，勿用祭享；祭亦不歆。後或因節序修奠，爇紙緡於靈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祭。異哉，可與夷齊並傳矣。叟之懷舊不忘，其殆有所受歟？予持南唐接統之議，蓋以石敬瑭代唐之歲，卽烈祖纂統之年，時代巧接，天若有意於其間，以爲蜀漢東晉之比，乃苦無和者。近傳節子周季貺皆主予說，而節子且言，家藏有李槃世史類編一書，竟首發此議，以南唐定正統之案；古人實獲我心，快哉！擬卽借其書觀之。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二月二十二日

（按本日書眉有後記四則，第二則申前記「錢儼汚蔑偏詞」之說）

按薛文惠五代史稱烈祖爲永王璘後，歐史及陸放翁南唐書龍袞江南錄皆稱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馬令南唐書則又作吳王恪，釋文瑩玉壺淸話亦作建王，是稱吳王者，殆以唐蕃王有兩名恪者，而吳王名較著，遂致傳譌，汚蔑者乃附會如通鑑云云，其實南唐所尊者固建王也。

語出僞所著吳越備史，吳越與南唐世仇，故云爾。然歐公作五代史錢王世家，言謬厚歛其民，權及雞卵。後人謂歐公爲河南推官時狎一妓，爲錢文僖所持，故以此修怨，楊升庵至比之魏收。以此言之，倘得以其文章足配腐遷，而遂目之爲信史乎？

又歐史之最疎舛者，南唐世家中載周世宗兵至淮，李昇遣兵至泰州，盡殺楊氏之族。按烈祖殂於晉出帝元年癸卯即天福八年。周世宗二年丙辰，下詔親征淮南，克淸流關，入滁州，遂下揚州。唐元宗乃遣園苑使尹延範如泰州，遷吳讓皇之族於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恐爲變，乃盡殺其男子六十人還報。元宗怒，腰斬之，是時距烈祖之殂，已十四年矣。玉壺淸話載烈祖臨終屬嗣君曰，楊氏孤兒婺女，僑寄殊鄉，可津歛之，安於京口，無令失所；男女婚嫁，悉資官給。元宗禀遺戒，遣尹延範具舟車往泰般護，而延範盡殺之，元宗怒誅其族。是則楊氏之見滅，亦固非元宗意也。

陸務觀南唐書，爲烈祖元宗後主作本紀，固以正統予之。明末興化李淸著南唐書合訂，復申陸說，以陸書爲主，而參以馬令及龍袞江南近錄鄭文寶近事諸書，以烈祖繼統長安，最得體要，惜未見其書。李字映碧，卽著三垣筆記者也。明季官大理寺丞。近儒海寧陳仲魚先生鱣撰續唐書，以同光接天復，以昇元接淸泰，其統始正，可爲定論矣。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撰

閱唐摭言。王定保雖世家，而識趣甚卑，故所載多委瑣，亦有謬誤，且筆舌宂漫，所分門目多可笑。每門下綴以論，亦每近不辭。然唐人登科記等盡佚，僅存此書，故爲考科名者所不可少，太平廣記中幾於十收

八九，則宋初已重其書矣。雅雨堂刻本亦有誤字。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十一月初六日

閱王定保摭言。其卷十四載咸通四年蕭倣貶蘄州刺史，謝上表云：「臣官爲牧守，不同藩鎭。謝上之後，他表無因，達天聽而知在何時，備綠辭而併陳今日。」可知唐代刺史平時不得上章疏。今制，文職自道員至布政使、武職提鎭皆惟到任有謝疏事，原於此。惟唐代刺史進賀表，今制文則布按兩使、武職提鎭許上賀表，餘不得上。宋代貶官者雖至海外，員外司馬到日皆有謝上表，唐時未聞。宋制貶官至司戶參軍始削階勳封邑，著綠衫，不得有謝上表矣。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六月十三日

唐語林　宋王讜撰

夜閱宋王讜唐語林，亦守山閣本，凡八卷，卽武英殿聚珍本。其前四卷爲明齊之鸞原刻，後四卷則從永樂大典各韵下輯入者，故別之曰補遺，而不系門目。王氏本仿世說三十五門，又益以嗜好至計策十七門爲五十二門，采集小說五十家。大典中尙載其所采書名原序目及門類總目，今諸書多或亡佚，賴此存其梗概。且所載多嘉言韵事，爲攷唐事者所不可少之書。錢氏系以校勘記一卷，多取諸書之閒存者，以相參攷，時足正今本沿刻之誤。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正月二十四日

侯鯖錄　宋趙德麟撰

偶閱趙德鱗侯鯖錄。是書四庫目錄頗稱之。其中劄記零星故實，侯鯖之名，故取諸此。然多係習見，或沿誤說，惟論詩頗有可取，時舉東坡語，亦復雋永。內一卷，皆辨鶯鶯事，而配綴鼓子詞十二章，僅可入市書小說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三月十四日

月河所聞集　宋莫君陳撰

閱宋人莫君陳月河所聞集。君陳吳興人，書僅十餘頁，皆記北宋時雜事，兼及細瑣物類。鈔本訛闕甚多，幾不可讀，爲之悶悶。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九月十一日

南部新書　宋錢易撰

閱南部新書十卷，宋錢易著。其書言唐事者十之九，多資掌故，足裨兩書之闕。希白世據吳越，唐之故老，多居其國，故承平文獻，述之尤詳。其辨懺之原始一條，云懺之始，本自南齊竟陵王，因夜夢往東方普光王如來所，聽彼如來說法，後因述懺悔之言，覺後，卽賓席梁武王融謝朓沈約共言其事，王因茲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懺悔一篇。後梁武得位，思懺六根罪業，卽將懺悔一篇，召眞觀法師慧式，廣演其文，述引諸經而爲之故。第二卷中發菩提心文云，慧式不惟凡品，輕標心志，實由渴仰大乘，貪求佛法，依倚諸經，取譬世事，卽非是爲郗后所作。今之序文，不知何人所作，與本述不同。近南人新開印本，去其慧式二字，蓋不知本末也。此亦言內典者所當攷。希白爲廢王倧之子，世居于越，今所閱粵雅堂本伍崇曜跋，誤以爲忠懿王

俶之子。其書譌字甚多，較之學津討源諸本，無以勝焉。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正月十八日

聞見錄　宋邵伯溫撰
聞見後錄　宋邵博撰

閱邵子文伯溫聞見錄及其子公濟博聞見後錄。子文所記頗近翔實，而於荆公父子有過甚之詞，然亦謂荆公本賢者，可與司馬温公並稱，爲雱及呂惠卿等所誤。其書蓋隨時筆記，故語多複沓。至言雇役、差役各有病，秦晉之民利差役，吳蜀之民利雇役，温公荆公皆早貴，未歷州縣，故狃於一偏；章子厚雖賢否不同，而性聰明，深知吏事，故於温公改役法時，言往日行免役法以行之太驟，故多弊，今日改法，宜詳酌而緩行之，庶幾無弊，而温公不聽，此則萬世之公言也。公濟詞務簡潔，而頗近枯澀，其詆荆公尤峻，於程蘇亦頗致不滿。所極推者温公及張安道陳了翁呂獻可數人，論文重韓柳，而於歐陽有微辭，論詩重子美及韓，具有特見。其全載温公疑孟、李泰伯常語、了翁尊堯集序及雷簡夫太簡薦老蘇三書，皆它書所未及。其論古人，如謂王濬在益州作大艦，長百二十步之不可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之未可非，李淳風言女子姓武之讖近怪，皆有卓識。邵公濟錄伊川與謝金堂書，謂學易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韓无咎錄尹和靖書，謂學者但看伊川易說，不必看語錄，皆宋學之名言。

聞見後錄云：紹興己未春，金人初許歸徽宗梓宮，宰臣上陵名永固，有王銍者言犯後魏文明、後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祕書省參考；如銍言再議，改永祐。然前漢平帝、後漢殤帝、十國劉龑同曰康陵，本朝順祖亦曰

康陵；後魏孝明帝、後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僖祖亦曰定陵；前漢惠帝、唐懿宗王后同曰安陵，本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後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玄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蓋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來不避也。予時爲校書郎，爲祕監言之，具白丞相，不報。慈銘案：陵名前後相襲，不勝僂指，即昭陵之名，後周明帝已先用之，故曹魏皆加陽字，晉皆加平字，劉宋皆加初字，元魏自孝文以後皆加永字，俱恐其複也。而趙宋亦加永字，適與元魏相犯。公濟謂不能盡避，誠是。然徽宗梓宮北還，而陵名二字，適與前之北朝二后相犯，故王性之議改而朝廷從之，不得以爲非。後魏文明后馮氏，文成帝后，後周文宣后叱奴氏武帝母，皆別葬，故別立陵名。津逮祕書本甚錯誤。聞見後錄云：汾晉間祈雨裸袒，叫呼奮臂，爲反覆手狀，又以水洒行道之人，殆可笑。按董仲舒傳注有閉陽縱陰，以水洒人之說，蓋其自也。慈銘案：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治國祈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小顏注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今春秋繁露求雨篇所載開陰閉陽法，但云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邑里北門，無禁舉火、水灑人之語。北史魏孝靜帝紀：天平二年夏五月，大旱，勒城門、殿門及省府寺署坊門，以水今刻本脫此二字。澆人，不簡王公，無限日，得雨乃止。是幷晉舊俗至南宋猶然，其法本之董子繁露，而唐初人所見猶有此語，今本繁露譌闕多矣。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二月十九日

避暑錄話　宋葉夢得撰

閱葉石林避暑錄話二卷。四庫提要謂其本爲蔡京之門客，不免以門戶之故，多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

案其稱京必曰蔡魯公，自其依附之實據，惟提要謂論詩賦一條爲王安石罷詩賦解，葉源一條爲蔡京禁讀史解，王姬一條爲蔡京改公主曰帝姬解。案其論詩賦云：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爲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爲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无咎秦少游等，請爲科禁。時何丞相伯通適領修敕令，因爲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或問刑名將何所施？伯通無以對。其論葉源云：源自言熙寧初以上舍優等赴省試，策問交趾事，茫然莫知，或告以見馬援傳，遂誤作馬愿，乃被黜。方新學初行，何嘗禁人讀史，而學者自爾。崇甯立三舍法，雖崇經術，亦未嘗廢史，而學校爲之師長者，本非所學，幸規時好，以唱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詆之。其論王姬云：周之諸女言姬，猶宋言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已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近世言妾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爲姬，亦因詩言王姬而誤。凡此皆直言其失，無所回護。至謂深斥蘇洵辨姦論，尤其顯然。攷老蘇此論本自可疑，昔人多辨之，且其立言太過，荆公之學行，自有本末，其才當日亦無能及之者。無論老蘇卒時，荆公未有所施行，卽眞出老蘇，亦豈足爲定論哉？老蘇文學萬不敢望荆公，卽論心術、其好言兵，亦足以禍國，而縱橫權譎殆有荆公所不爲者。石林謂韓魏公、富鄭公皆不喜之，魏公且以咎歐公，其言未必無據也。石林頗不滿新唐書，是錄屢及之，其辨張九齡傳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時方秋，上賜以白羽扇，九齡惶恐獻賦事，謂本於鄭處誨明皇實錄。據曲江集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盛夏，奉敕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則非秋時。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與，非獨爲曲江設也。其辨劉昌

傳守寧陵、靳孤甥張俊事，本於杜牧集。考李希烈傳，希烈圍寧陵時，守將高彥昭，昌乃其副。賊坎城欲登，昌蓋欲引去，從劉元佐請兵，出不意以擣賊。彥昭誓于衆以死守，士皆感泣請留，昌大慙。則全寧陵者，彥昭也。牧好造作語言，不復審虛實。希烈圍寧陵四十日，而謂之三月，以劉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晉公以強弩三千，希烈解圍，皆非；是二事尤有裨於史學。其記歐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數趣之，文忠以書報曰：此文極難作，敵兵尚強，須字字與之對壘，蓋是時呂申公客尚衆也。嘗于范氏家見此帖，其後碑載爲西帥時，與申公釋憾事，曰二公歡然，相約平賊。丞相得之曰：無是，吾翁未嘗與申公平也，請文忠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目擊，公等少年，何從知之？丞相卽自刊去二十餘字，乃入石。既以碑獻文忠，文忠卻之曰：非吾文也。案范忠宣刊易歐文事，它書多載之，而不如此之詳。又云碑載章獻太后朝正事，謂仁宗欲率百官拜殿下，因公爭而止。蘇明允修因革禮，見此禮實施行，公亦自知其誤，則銘志書事固不容無誤，前輩所以不輕許人也，此尤足見史家輕取野史及各家志狀之非。其記科目云：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惟用進士，其罷明經不知始於何時？仁宗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限以間歲取士。王簽書巖叟首應明經。鄉貢及南省殿試皆第一，謂之明經三元，復科以來一人而已。又云：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于明經，以帖經副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又云：國初廷試進士多不過二十八，少或六七人，太宗欲廣致天下之士，太平興國二年遂有一百九人。又云：國初州郡貢士猶未限數目，太宗始有意廣收文士，於是爲守者率以多士爲貴。淳化二年試禮部，遂幾二萬人。時錢樞

密若水知舉，廷試取三百五十三人，孫何爲第一，而丁晉公、王冀公、張鄧公三宰相在其間。案丁晉公謂，王冀公欽若，謚文穆，張鄧公士遜，謚文懿。又云：自建隆至太平興國二年更十五榜，案建隆元年至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凡十八年，而十五榜，蓋五代宋初皆沿唐制歲一放榜。宋史選舉志言太平興國三年冬，諸州舉人幷集，會將親征北漢，罷之，自是間一年或二年乃貢舉。文獻通考載開寶七年及九年，亦以事罷舉者二科，不知緣何事也。所得宰相畢文簡公一人而已。案畢士安乾德四年進士。是年得呂文穆公爲舉首，案呂文穆公蒙正，封許公與張僕射齊賢宰相二人案張齊賢謚文定，宋史本傳言太宗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魁，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選舉志言是科甲乙等進士及九經皆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司馬溫公涑水紀聞謂是榜張齊賢中選適在數十人後，及注官，乃詔盡與超除。文獻通考謂是年定進士優劣爲三等，幷賜及第。畢氏續通鑑考異，謂齊賢蓋在二等，故凡二等盡與超除，後人不致，皆云爲張齊賢一榜盡賜及第，非也。齊賢雖在數十人後，固已及第矣。慈銘案，畢說是也。蓋是時三等皆賜及第，至八年始分三甲，仍皆賜及第。惟遺才再試，及特奏名者，乃賜出身。至眞宗景德四年，始定爲五甲，亦曰五等第一，第二甲曰及第，第三甲曰出身，四甲五甲曰同出身也。又葉氏石林燕語謂是年呂文穆爲狀頭，李參政至第二人，張僕射、王參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是更有兩執政矣。自是取人益廣，得士益多，百餘年間得六人者一榜，楊寘榜案仁宗慶定二年辛巳王岐公案王珪謚文恭韓康公案韓絳謚獻肅王荊公案王安石謚文蘇子容案蘇頌謚正簡，封魏公，宋史皆不載，但云封趙郡公。呂晦叔案呂公著，謚正獻，封申公。韓師朴；案韓忠彥，謚文定，封儀公。得四人者一榜，蘇參政易簡榜，案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易簡謚文憲，見揮麈錄。李文靖案李沆謚文靖，原本誤作文正向文簡案向敏中封公，追贈燕王。寇萊公案寇準，謚忠愍。王魏公，案王旦，謚文正。得三人者三榜，王沂公榜，案眞宗咸平五年壬寅。沂公案王曾爲三元，謚文正。王文惠案王隨初謚章惠，改文惠。章郇公；案章得象初謚文憲，改文簡。劉煇榜案仁宗嘉祐四年己亥。劉莘老案劉摯爲省元一甲第二人，謚忠肅。章子厚案章惇，封申公。蔡持正案蔡確謚忠懷。案王沂公榜上當脫

孫何榜、丁晉、王冀公、張鄧公十二字。改科後焦蹈榜，案神宗元豐八年乙丑，時哲宗已卽位，在諒闇中，援神宗初故事，不廷試臨軒。以後迄宋世皆如此。凡諒闇皆不親策，以省元爲狀元。曰改科者，謂自熙甯二年從王安石議，更貢舉法，罷進士試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分四場，初大經義十道，次兼經義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以明經元解人數及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進士額也。徐擇之案徐處仁白蒙亨案白時中，封崇國公。鄭達夫；案鄭居中謚文正，封崇公，改宿國公，進燕公。畢漸榜案哲宗紹聖元年甲戌杜欽美案杜充唐欽叟案唐恪呂元直；案呂頤浩，謚忠穆，封成公。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連名，尤爲盛事。劉莘老、章子厚二人亦連名。此等皆足裨史事。其記官制云：本朝官稱初無所依據，但一時造端者自爲，後遂因之不改。觀文、資政殿皆有大學士，觀文稱大觀文，而資政稱大資，此何理耶？宣和間，蔡居安除宣和殿大學士，遂稱大宣。是時方重道術，騶唱聲于路，聽者譌爲大仙，人以爲笑，乃改爲大學。龍圖閣學士，舊謂之老龍，但稱龍閣。宣和以前，直學士、直閣同爲稱，未之有別也。末年陳亨伯進直學士，佞之者惡其下同直閣，遂稱龍學，于是例以爲稱。而顯謨閣直學士、徽猷閣直學士欲效之，而難於稱謨學、猷學，乃易爲閣學大學士。閣學士皆有三，何以別耶？又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爲階官，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云：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顏師古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此但據師古當時所見爾。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則有綬，魏晉後既無佩印之法，唐爲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祿大夫之下。漢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宮門爲職，初非所貴重，何以是爲升降乎？元豐官制，諸儒考核古今甚詳，亦循而弗悟，故遂爲階官之冠。二事亦無人言及，其它有益考據者尚多。石林此錄本爲消夏而作，故中多言消遣之法及訓子孫之語，

格言名論，往往而有。其帥建康被論，而　先莊簡公繼其任，頗嚴劾之。毛子晉跋謂此錄作於紹興五年，蓋據其中有云建炎己酉春虜犯維揚、夜從大駕渡江、至今且六七年也。時由資政殿學士退居湖州卞山，自言山居已七年，又言明年六十歲，今春治西塢隙地，築堂其間，名之曰知非，蓋已有終老之意。至紹興八年五月復拜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宋史文苑本傳謂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考本紀石林以紹興元年九月代汪伯彥帥江東，二年三月罷，而代以先莊簡，則紹興五年不得云山居已七載，蓋當在七八年間也。其錄中絕無一語及莊簡，蓋所論皆公家事，本無可怨，亦見其宅心和厚，得於山水者深。觀其中一條云：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爲游戲，而或者暴人之短私爲喜怒，此何理哉？歐陽公歸田錄自言不記人之過惡，君子之用心，當如此也。又云：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竝立，而不至爲崇之權譎任數，至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恩怨太深，善惡太明之累也。其宗旨可知矣，因提要深詆是書，特備論之。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三月十七日

玉音問答　宋胡銓撰

閱宋胡忠簡公銓玉音問答一卷，紀隆興元年五月夜侍孝宗事，時忠簡方自吉陽軍召回爲侍讀，極被寵遇，至令潘妃唱賀新郎曲侑酒，上亦親唱喜遷鶯曲，且謂朕惟侍太上皇宴間被旨令唱，今夕苦嗽聲澀，卿幸勿嫌，眞千古希罕事。古今盛稱令狐綯蘇子瞻金蓮燭歸院之事，方茲蔑矣。惟宮廷內外隔絕，而令妃御斟酒以勸大臣，幾等月宮宴江總，蜀袍覆韋綬，殊非禮待臣下之意。

能改齋漫錄　宋吳曾撰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二月二十二日

閱吳曾能改齋漫錄。虎臣依附秦檜，趙景安雲麓漫鈔中深詆之。其書始出時已盛有名，並時說部如趙與洪邁王觀國王楙劉昌等，已指摘其失，然浩博終不可沒。故自宋迄今，諸家雖駁之而不能不引之。其事始辨誤地理三門，頗有糾發。記事方物兩門，亦足資考證，中多駁正王觀國學林新編高承事物記原二書。學林於宋代說部最爲精核，雖小有舛漏，固非虎臣所能及。學林誤處，予戊午日記中亦略及之。其所駁者，若錢文載年號，始於後魏孝莊，非起五代；左傳周公蔡蔡公，上蔡字爲粲字之訛，已見孔穎達正義，非蔡氏更有放義；季氏介雞，當據呂氏春秋鎧着雞頭爲訓，非蔽雞之臆；孟子以言餂之，謂餂字卽管子地數篇十人咶鹽百人咶鹽之咶，不當引玉篇之達兼切爲古甜字；數條則較學林勝矣。

鼻不清亮者爲齆，本於王充論衡，鼻不知香臭曰齆。婁師德唾面自乾之語，本於尚書大傳，太公曰：罵汝毋歎，唾汝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婦女稱姐，始於魏繁欽與文帝牋之左騏史妠謇姐。皆出漫錄。俗諺云盛喜中不許人物，盛怒中不答人簡，二語亦見漫錄。予最愛此十四字，謂宜書之坐右。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八月二十四日

雲麓漫鈔譏漫錄於前人詩意偶同者輒以爲剿襲。予觀其書有沿襲一門，所載皆古今人詩詞語意偶相合者，輒以爲某用某，某本某，殊屬無謂。宋人詩話，往往如此。況虎臣本考據家，論詩自更非所長耳，然其采取亦云博矣。

塡詞中好語如秦七之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本於隋煬帝詩，寒鴉千萬點，流水繞孤村；歐九之綠楊樓外出秋千，漫錄謂其本於王右丞詩，秋千競出垂楊裡；此雖皆不礙爲佳句，然出處明白，學者亦不可不知。吳氏至謂張子野之雲破月來花弄影，本於古樂府朱絃暗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影，則無謂甚矣。漫錄刻本頗少，予惟見武英殿聚珍板，分事始辨誤事實沿襲地理議論記詩記事記文方物樂府神仙鬼怪十三類，爲十卷。四庫書目稱向無刊本，傳寫者以意分合，卷數門目皆各不同，此本稍有條理云云。予家所藏卽殿板本也。今此本爲揚州馬氏裕叢書樓所鈔，烏焉豕亥，十而六七，寫手極爲率劣。其書分事始一卷，辨誤三卷，沿襲一卷，地理一卷，議論一卷，記詩一卷，記事二卷，記文一卷，方物一卷，樂府二卷，神仙鬼怪一卷，共爲類十一，爲卷十五，與殿本次序多合。惟少事實一類，卷數亦微不同。行篋中未攜此書，無從勘核也。

八月二十五日

捫蝨新語　宋陳善撰

閱陳善捫蝨新語十五卷。此書四庫提要極詆之，謂顚倒是非，毫無忌憚，必紹述餘黨之子孫不得志而作；又謂葉夢得避暑錄話雖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至深斥蘇洵辨姦論，然終怵於公論，隱約其文，不似陳善黨邪醜正，一槪肆其狂詆。見避暑錄話提要。今平情閱之，其中雖頗言元祐之務反荊公所爲，及言荊公晚年刪定字說，貫串百家，語簡意深，今晚生小子亦隨例譏評，厭讀其書，非獨不喜新法也。又舉山谷和張文潛詩曰：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謂元祐諸公惟此一人議論稍

自近厚，似爲紹述餘黨。然其他言荆公新經穿鑿，其書經新義意在規諷二蘇，至大誥篇則幾乎罵，又言其新經、字說多用佛語，又言荆公經術、東坡議論、程氏性理，三者各立門戶，末流皆不免有弊，是亦持平之論。至謂熙甯間王荆公用事，一時字多以甫，押字多以圈。案荆公押名，石字作匾圈，如歹字，見宋人說部。時語云：表德皆連甫，花書盡帶圈，則直指其短矣。善爲福建人，而於紹述之呂章諸人，皆不一及，惟兩言蔡京，皆稱蔡相，亦以紀它事及之，不一涉其行事。其於子由，雖言其作神宗御集序，比之曹操，然此語當日程子門人攻蘇者屢見章疏。至謂老蘇之辨姦論、子瞻元祐初撰贈王司空制，皆修怨之詞；又謂新法免役一事、不可改，至今賴之；其言皆是非之公。老蘇辨姦論不特立言太過，文亦不高；且老蘇卒時，治平二年 荆公尙未大用，何由知其後必誤國？故昔賢以此論爲僞作。或子由兄弟欲示其父先見之明，託辭爲之；卽眞出老蘇，亦是一時快其筆舌，以報荆公斥爲策士之怨，固不足爲定論。其餘推美永叔東坡山谷之詩文字畫，連篇累紙，惟謂歐陽公信經廢傳，其疑繫辭左傳皆太泥，則正中歐陽之失。至其書區分門類，誠爲瑣屑，識議亦近卑陋。又過尊佛經，尤涉偏謬。然如謂古人多假借用字，論語中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觀過斯知仁矣、井有仁焉之仁，皆當作人；又謂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如祭如在兩句、唐棣之華四句、色斯舉矣兩句、微子去之三句，皆是古語，孔子因而爲說，故弟子倂記之，而下加子曰二字；又如德行顏淵一節，當連下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子曰孝哉閔子騫爲一章，蓋德行四科，是當時孔門中有此科目，弟子記之，遂因而記孔子所言顏閔於其後，以見顏閔所以爲四科之首；柴也愚四句，亦是當時有此品論，其下子曰回也其庶乎兩節，當連此爲一章。又言孟子莊暴章惟鼓樂之樂爲禮樂之樂，其它樂字皆當音洛，爲悅樂之樂。其語皆有名理，足裨經說。

又謂堯讓天下於許由，及堯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善卷石戶之農；及堯之師曰許由，由之師曰齧缺，缺之師曰王倪，倪之師曰被衣，此等皆莊子寓言，其人名字與子虛、亡是、烏有無異，而後世誤信之，亦爲有識。提要又詆其謂江西馬師在孔子上，案此語在第十卷儒釋迭爲盛衰條，乃述王荆公轉述張文定方平之語。陳氏謂此等今不必論，然自馬大師後釋門不聞有人，近世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范蜀公皆不喜佛，然其聰明照了，德行成就，豈在馬大師下？惜荆公不聞此語，是亦不以其言爲然。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二月初九日

容齋隨筆　宋洪邁撰

看容齋隨筆，自一筆至五筆訖。南宋人如洪景盧學問賅洽，爲不數見。此書考證多精，識議亦勝，並時說部，最爲可觀。予嘗論南渡後王觀國學林之經學字學，吳曾能改齋漫錄之雜學，王應麟困學紀聞之史學，可謂薈萃衆有，縱衡一時，撮其所長，蔚乎可述。洪氏雖不能奄有諸妙，頗亦兼諸厥能。至記時事之詳，有裨尚論，亦周密齊東野語之亞。誌當代朝章官制，與費袞梁谿漫志岳珂愧郯錄可相參核。宋時說部，據予所見，其號稱佳者，若朱翌猗覺寮雜記張淏雲谷雜記沈作喆寓簡孫奕示兒編姚寬西溪叢語劉昌詩蘆浦筆記趙與旹賓退錄何薳春渚紀聞陸游老學庵筆記葉夢得石林燕語避暑錄話，雖標新立異，頗有獨得，而或瑣屑爲累，或踳駁太甚，或意見偏盭，或篇幅寥狹，皆僅備取裁，無當鉅著。惟朱弁曲洧舊聞，大指多論宋事，而間及前史，皆極精核，最爲可貴。要之諸家當理學盛行之時，不務爲心性空談，獨爲根柢實學，於以箴陋砭荒，厥功甚偉。洪氏此書，尤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予自壬子閱此，訖今將十年，其中所引原委，仍未能周知，閒欲抉摘一二疵謬，而記憶不眞，首尾莫具，少時所誦經史，轉有荒落迷忘，無從取證者。歲月已多，學

殖不進，對之悚慚。文敏父子兄弟，最喜東坡之學，頗有愛而不知其惡者。其論史亦有腐語，論文尙有見解，論詩則無不可笑，此固南宋習氣如是也。四庫全書目錄謂惟王楙野客叢書可與對壘，顧予僅見陳繼儒秘笈中所刻本，未覩王氏之全書，不能懸斷耳。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四月二十二日

洪文敏容齋續筆辨百斛明珠所載楊妃竊寧王笛事，謂明皇兄弟五王，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眞以天寶三載方入宮，足見小說之不足信。因指元稹連昌宮詞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鬬風之謬，其說甚詳覈。而王勉夫野客叢書非之曰：唐史申王以開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年薨，寧王邠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眞，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死，而寧邠二王尙存。容齋誤認楊妃爲天寶三年方入宮，不知天寶初太眞進册貴妃，非入宮時。云云。王氏可謂妄辨。按新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八年十月以壽王妃楊氏爲道士，號太眞，其時距岐王之薨已十四年，薛王之薨已六年，而是歲之次年十一月，邠王寧王相繼薨。至天寶四載八月，立太眞爲貴妃，是則妃之專寵，自在天寶時。而其初丐爲道士，形跡尙秘密，豈便得縱恣佚樂，交接諸王？況邠王薨時年七十，寧王薨時年六十三，距妃之召自壽邸僅一年，而謂有調戲狎褻之事，尤萬無此理。妃本傳云：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資質天挺，宜充掖庭，遂召內禁中，異之。卽爲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號太眞，得幸，遂專房宴。據本紀，武惠妃薨于二十五年十二月，傳偶誤一年。楊妃之召，亦必在一二年後。王氏更引張祜詩：太眞簾捲畏人猜，不信寧王迴馬來；及金輿遠幸無人見，偸把邠王小管吹爲證，謂祜固目擊其事。祜乃大中時人，

而云目擊，囈語可笑。況詩人之言多無稽，唐時禁網寬弛，無文字忌諱之禍，故其文士多輕薄，喜造纖豔小說，以至斥言宮闈，汚衊不根。如百斛明珠及明皇雜錄天寶遺事等書，皆里巷小兒瞽談妄說。祐本以浮薄著，所作宮體小詩，爲時所誚，故終不第。而唐人詩，若義山之薛王沈醉壽王醒等語，皆小子無禮之甚者，不特觸迕紕繆，而纖佻刻薄，亦全不識文章體裁。予嘗評全唐詩，類此等作爲名教罪人。蓋溫柔敦厚，詩教也，發揚陰私，已非詩旨，況涉閨闈而君父者？唐人於楊妃事尤喜道之，毒諷醜詆，必至無加可而始快，是固沿六季衰亂之習，人不知綱常爲何事，此發明義理之功，不得不歸之宋儒也。周秦行紀至欲以楊妃侍牛僧孺寢，尤可駭異。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九月二十七日

閱容齋隨筆十六卷訖，惟其中惟說經者尠可取，論史紀時政者，多有可觀。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二月十三日

閱容齋續筆十六卷訖，其辨唐書謂張鷟八應制舉皆甲科，云按登科記鷟上元二年登進士第，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神龍元年中才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爲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爲第三；所謂八中科甲者，不可信也。足證余昔年日記謂甲科特入等之稱，唐人所云甲科，皆此類。

二月十六日

容齋續筆中姑舅爲婚一條云，姑舅兄弟爲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按刑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案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者，謂父母之姑所生女，舅所生女，兩姨所生女，皆於父母爲姊妹也，凡姨字皆指從母。

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爲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緦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小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從姨案此下當云並是母之緦麻以上親，據身是尊，今有脫文，唐律疏義亦如是，不可曉。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爲婚，並爲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敕局看詳，以爲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爲明白。今州縣官書判至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慈銘案，此所引刑統自父母之姑舅至人倫失序，皆本唐律疏義之文，疏義此上一條明注云其外姻雖有服非尊卑者爲婚不禁，可無疑於姑舅兄弟之爲婚矣。周道百世姻婚不通，是周制爲婚最嚴，而召南何彼襛矣之詩，美王姬下嫁，云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齊侯當是呂伋，蓋武王女適丁公子乙公得，正是姑舅兄弟爲婚也。

宋南渡以前，進士甲科授官之制無一定，故史志不詳。余去年日記所攷，亦尙未盡。容齋隨筆卷九高科得人一條，續筆卷十三科舉恩數一條，合之足補史所不備。隨筆云，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張子平序，以爲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爲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爲政，又殺其法，恩數既削，得人亦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戩、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

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寘榜寘不幸卽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荊公安石連名；劉煇榜煇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中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矣。續筆云，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訴也。太平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將作丞，餘並爲評事充通判及監當。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則以下十八人以評事知縣，餘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錄，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顥以下二十一人纔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曾會至得光祿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揆但防禦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將作丞，二人評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擬。咸平元年，孫僅但得防推，二年孫暨以下但免選注官，蓋此兩榜眞宗在諒闇，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陳堯咨登第，然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節度推官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八人防團軍事推官。又下第再試一條云，太宗雍熙二年已放進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遒麗，特升正榜第三。端拱元年禮部放程宿等二十八人進士，葉齊打鼓論榜，遂再試，復放三十一人，而諸科因此得官者至七百人，一時待士，可謂至矣。又金花帖子一條云，唐進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傳已久，而世不多見。予家藏咸平元年孫僅榜盛京所得小錄，猶用唐制，以素綾爲軸，帖以金

花。先列主司四人，銜曰翰林學士給事中楊、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右司諫直史館梁、秘書丞直史館朱，皆押字，次書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諱某父諱某私忌某日，然後書狀元孫僅以下。別用高四寸綾闊二寸書盛京二字，四主司花書於下，粘於首卷，其規範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廢也。但此榜五十八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燁爲河南人，餘俱貫開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外人寄名託籍，以爲進取之便耳。四主司乃楊礪李若拙梁顥朱台符，皆祗爲同知舉。合此數則觀之，可略知北宋待進士之制。案宋史雍熙二年先放百七十九人，復放七十六人，與所記下第再試一條數同，共得二百五十五人。隨筆八字誤。至史言端拱元年先放陳宿等二十八人，榜既出，謗議起，或擊登聞鼓求別試，乃覆試於崇政殿，得進士馬國祥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越月再試詩賦，又得進士葉齊以下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並賜及第，與續筆所記小異。

二月十七日

閱容齋四筆十六卷訖。其范曄漢志一條，言不知劉昭爲何代人，則洪氏所見本無劉昭注補自序一篇，明代南監本所刻始有之，其所據底本勝於洪氏所見也。鈔傳文書之誤一條，言蘇魏公集東山長老語錄序廁足致泉，無用所以爲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言；廁足致泉二語用莊子文，案見外物篇，廁音則，本亦可作側足，而誤廁足致泉作側定政宗。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刑天舞干戚，誤作形夭無千歲。歲陽歲名一條，史記歷書赤奮若奮誤作奪。可知宋時校刻，甚多粗疏，今之矜言宋槧者，亦可悟矣。其以通鑑取歲陽歲名冠年爲不可曉，謂不若用甲子爲明白，不知古人止以榦支紀日，不以紀歲也。其唐人官稱別名一條，所載尙未盡。如戶部尙書爲大農，刑部侍郎爲少秋官，尙書左丞爲左轄，右丞爲右轄，吏部郎中爲小天，六部員外郎爲外郎，節鎭

掌書記爲外三字，此類甚多，皆屢見唐人記載。惟少秋官止見韓昌黎文。至起居郎曰左史，起居舍人曰右史，至宋猶沿其稱，然實爲高宗龍朔二年所改官名，未幾復舊，而此兩官沿稱不改。若洪氏所舉御史大夫爲司憲，亦龍朔改制之名。又言侍御史曰脆梨，殿中御史曰開口椒，監察御史曰合口椒，案此出唐人御史臺記，云御史裹行及試員外者爲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爲開口椒，毒徽歇；殿中爲蘆菔，本作蘿蔔誤 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爲患；侍御史爲脆梨，漸入佳味；遷員外郎爲甘子，蓋言官漸達則緘默也；乃當時謿誚之辭，未嘗爲官稱。又曰比部郎官爲比盤，亦曰昆腳皆頭。案李肇國史補云，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乃指其所食而言，猶國初六科給事中有吏科官、戶科飯、兵科紙、工科炭之謠，非以比盤稱郎官也。昆腳皆頭是比字隱語，亦未嘗以稱官。又曰諸部郎通曰哀烏依烏，案漢書天文志云，哀烏郎位，晉志作依烏，唐人詩有用之者，亦非以爲官稱。又曰光祿爲飽卿，鴻臚爲睡卿，司農爲走卿，案此亦是一時謔語，猶呼散騎常侍爲貂腳，祕書監爲病坊之比。明代及今號禮部精膳司曰飽官餓做，祠祭司曰鬼官人做，皆非以是稱居官之人也。其它記兩宋官制沿革遷改及掌故之失，皆詳盡可觀。其實年官年一條，謂布衣應舉者必減小，公卿任子者必增擡，南渡時遂公見章奏，曰實年若干，官年若干，於是形於制書，播告中外，知此事由來久矣。

二月廿一日

閱容齋五筆十卷訖。此書予於癸丑丁巳庚申三次閱之，今年甲申已四徧，余年亦五十六矣，隙駒不留，磨牛如故，曷勝黯悵！洪氏最留心官制，其攷核年月，辨正俗說，於唐人事迹，史册傳譌，極爲有功，所記目聞，多足裨掌故，資談柄，宋人說部中最爲可觀。世以與困學紀聞並稱，則非其倫也。其二筆有云，黃魯直嘗

書太公丹書諸銘，言得於禮書中，今讀大戴禮始見之，則其先未嘗見大戴禮也。其四筆有云，漢高帝祖號豐公，讀漢書數十過而幾忘之，則自言於史學甚疏也。五筆有云，檢書得晉代遺文一册，內有張敏頭責秦子羽文，甚尖新，此文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或嘗采之，而世無知者，爲載之於此。案此文見世說排調篇及注，而洪氏不能知，且明言未讀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兩書。又云古人以通名書者，自易有漢人洼丹洼君通，後如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今惟白虎通風俗通僅存，則洪氏未嘗見史通也。此等人人習見之書，而絕不自諱，亦足以見其爲學之不欺。今日小夫豎子，略窺一二目錄者，尙肯爲此言哉。至洪氏於經學小學，皆所不講，如疑周禮疑左傳疑詩序；以尙書洪範爲有錯簡；謂廿卅卌皆說文正字，而不知說文無卌字；謂左傳楄柎藉幹，說文作楄部薦榦，與傳文異，而不知幹乃俗字。其最謬者謂眞宗諱从心从亘，音胡登切，若缺其一畫，則爲恒，遂并恒字不敢用而易爲常矣。蓋其意以眞宗諱爲本作恒从亘，與桓洹等字偏旁同，與恆常之恆字從亙者異，而不知字書並無从心从亘之字。集韻恆胡登切，國諱，說文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古作㮐。廣韻恒常也，胡登切，㮐古文。類篇亦同。蓋隸寫㮐作恆，又轉作恒，遂與从亘之字桓洹垣等皆無別，洪氏又誤以恒恆爲兩字耳。

二月二十四日

容齋三筆云，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爲兩制。舍人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故稱美之爲三字。謂尙書侍郎爲六部長貳，謂散騎常侍、給事、諫議爲大案此字疑衍。兩省。今盡以在京職事官自尙書至權侍郎及學士待制，均爲侍從，蓋相承不深考耳。又云元豐未改官制以前，用職事官寄祿，

自諫議大夫轉給事中學士轉中書舍人。歷三侍郎學士轉左曹禮戶吏部，餘人轉右曹工刑兵部。左右丞吏侍轉左，兵侍轉右。然後轉六尚書，各爲一官。案謂自左右丞轉工尚，次轉禮尚，次轉刑尚，次轉戶尚，次轉兵尚，次轉吏尚。尚書轉僕射非曾任宰相者不許轉，今之特進是也。故侍從止於吏書，由諫議至此，凡十一案當作二。轉。其庶僚久於卿列者，則自光祿卿祕書監繼歷太子賓客遂得工部侍郎，蓋以不帶待制以上職不許入兩省給諫耳。元豐改諫議爲太中大夫，給舍爲通議，六侍郎同爲正議，左右丞爲光祿，兵戶刑禮工書同爲銀青，吏書金紫，但六轉視舊法損其五。元祐中以爲太簡，增正議光祿銀青爲左右，然亦纔九資。大觀二年，置通奉以易右正議，正奉以易右光祿，宣奉以易左光祿，以右銀青爲光祿，而至銀青者去其左字，今皆仍之。比倣舊制，今之通奉乃工禮侍郎，正議乃刑戶，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光祿乃六尚書也。凡侍從序遷至金紫無止法，建炎以前多有之，紹興以來，階官到此絕少，惟梁揚祖葛勝仲案字魯卿。致仕得之。又四筆云，治平以前，自翰林學士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甯之後乃始爲龍圖，紹興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爲者乃爲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案此謂知制誥及補內制。或謂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爲樞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爲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詞臣益輕，褒擢者僅得待制，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又云：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秘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祇兩相，則首廳秉國史，唯祕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爲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爲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

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詩賀之。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祇爲貼職。至崇甯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矣。又曰蔣魏公之奇逸史二十卷，潁叔所著也，中有云舊制執政雙轉，謂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轉兵部，兵部轉工部尚書，惟宰相對轉，工部侍郎直轉，工書比執政爲三遷。予考舊制，執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郎則升案二字有誤當改一分字。兩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爲敍，至兵侍者轉右丞，至吏侍者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案當是累之誤。遷，今言兵侍郎轉工書非也。宰相爲侍郎者，升三曹，爲尚書者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戶侍，當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歷丞，故直遷尚書。今言工侍對轉工書非也。其言官制沿革遷轉，皆史志所未詳。它如樞密名稱更易一條，謂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爲使，則其貳爲副使；其長爲知院，則其貳爲同知院。惟大中祥符時王繼英由知院改使，陳堯叟由同知院改簽書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簽書。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已爲使，而陳升之除知院，知院與使並置，非故事也。紹興以來唯韓世忠張俊爲使，岳飛爲副使，此後除使固多，而其貳祇爲同知，亦非故事也。見三筆。祖宗朝宰輔一條，謂祖宗朝宰輔名爲禮絕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免歸班，則與庶僚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爲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衛大將軍，遂爲廣南西道都巡檢使，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猶贈太尉。趙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鎔嘗知樞密院而監諸司庫務，曾孝寬以簽書樞密服闋而判司農寺，張宏李惟淸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執政而爲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既行，猶多除六曹尚書，自崇甯以來，乃始不然。見續筆。文臣換武使一條，謂祖宗之世，文臣換授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自樞密副使罷守工部侍

郎，後除帥幷州，乃換鄧州觀察使。王嗣宗以中書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觀察。慶曆初以陝西四帥方禦夏羌，欲優其俸賜，故韓琦范仲淹王沿龐籍皆以樞密龍圖直學士換爲廉車。卽觀察。自南渡以來，始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士、楊倓以敷文學士便爲節度，近者趙師夔吳琚以待制而換承宣使，不數月間，遇恩卽建節鉞；師揆師垂以祕閣修撰換觀察使，皆度越等級；誠異恩也。見三筆。又帶職人轉官一條，謂故事官制未行時，前行郎中遷少卿，有出身得太常，無出身司農繼轉光祿，卽今奉直朝議也。自少卿遷大卿監，有出身得光祿卿；無出身歷司農卿少府監衞尉卿，然後至光祿。若帶職，則自少農以上徑得光祿，不涉餘級，至有超五資者。見隨筆。元豐官制一條，謂元豐官制初成，欲以司馬公爲御史大夫；元祐初，起文潞公，擬處以侍中中書令，皆不果，自後不復除此等官，以爲前無故事，其實不然也。紹興二十五年，中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爲國子祭酒。近歲除莫濟祕書監，濟辭避累日，然後就職，已而李燾陳騤鄭丙皆爲之，均曰職事官何不可除之有。同上。郎中用資序一條，謂官制既行，郎中員外郎爲兩等，因履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已升知州資序者爲郎中，於是拜員外郎者，吏部通理累滿八考則升知州，乃正作郎中，別命詞給告。頃嘗有旨初除郎官者，雖資歷已高，且爲員外，候吏部再申，然後升作郎中，近歲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浙東提刑除吏部，岳震自將作少監除度支，其告內卽云郎中，與元指揮戾矣。見四筆。臺諫不相見一條，謂國朝故實，臺諫官不相見。嘉祐六年，司馬公同知諫院，上章乞立宗室爲繼嗣，宰相韓公問侍御史陳洙，聞殿院與司馬舍人甚熟，近日上殿言何事。洙答以頃年曾同爲直講，近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趙清獻公爲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

與之爭。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疏罷黜。靖康中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爲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者合爲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見續筆。又四筆云，臺諫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爲諫議大夫，論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祕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爲非也。唐人朝制，大率薄御史而重諫官，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擊，左拾遺舒元褒等言故事供奉官宰相外無屈避，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吏日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値則揖，然則唐時二職了不相謀云。臺諫分職條。周蜀九經一條，謂成都石經春秋三傳皇祐元年畢工，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況銜，大書爲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於況，今雖執政作牧，監司亦與之鴈行。見續筆。知州轉運使爲通判一條，謂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賤，淳化中趙安易以宗正少卿知定州，就徙通判；羅延吉既知彭祁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鄆二州而除通判房州；范正辭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爲通判，久之柴禹錫鎭涇州，復表爲通判；皆非貶降，近不復有矣。見四筆。神宗待文武臣一條，謂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京官職官者許通判舉之，蓋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爲之，而通判官入京朝，故許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沿邊小郡，而公然薦人改官，蓋有司不舉行故事也。見三筆。文潞公奏除改官制一條，謂元祐中潞公進呈除改舊制節目，言吏部選兩任親民有舉主升通判，通判兩任滿有舉主升知州軍，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效，或有舉薦名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推判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

有路分遠近輕重之差，由遠小路二廣福建梓利夔三路。任滿移上次等路，成都路爲次重路，京東西淮南次之，江東西荆湖兩浙又次之，河北陝西河東爲重路。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謂河北等三路。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蕩然矣。見四筆。唐御史遷轉定限一條，謂唐制監察御史在任二十五月轉，殿中侍御史十八月轉，侍御史十三月轉。國朝元豐以前，監察滿四年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史又四年解臺職，始轉司封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升沈迥判矣。同上。其言封贈之制，四筆云，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其恩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極品。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唐末五季宰輔貴臣，始追榮三代，國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出繼從叔紹，昉再入相，求贈所生父祖官封，詔贈祖溫太子太保，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可謂異數，後不聞繼之者。五筆云，唐世贈典惟一品乃及祖，餘官祇贈父，而長慶中恩澤頗異。白樂天制集有戶部尚書楊於陵回贈其祖爲吏部郎中、祖母崔氏爲郡夫人，馬總準制贈亡父，亦請回其祖及祖母，散騎常侍張惟素亦然，非常制也。是時崔植爲相，亦有陳情表，云亡父嬰甫，是臣本生；亡伯祐甫，臣今承後。自去年以來，累有慶澤，或有陳乞，皆許回授，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後合敘勳封，特乞回充追贈，則知其時一切之制如此。伯兄文惠公執政，乞以已合轉官回贈高祖，既已得旨，而爲後省封還，固近無此比，且失於考引唐時故事也。三筆云，舊法大卿監以上贈父至太尉止，餘官至吏部尚書止，今司封法餘官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贈父至少師止，舊法生爲執政，其身後但有子升朝，則累贈可至極品大國公。歐陽公位參知政事太子太師，後以諸子恩至太師兗國公，而其子棐亦不過朝奉大夫耳。比年汪莊敏公任樞密使，以

子贈太師當封國公，而司封以爲須一子爲侍從乃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說載於何法也。朱漢章倬卻以子贈至大國公。隨筆云，國朝未改官制以前，從官丞郎直學士以降，身沒大抵無贈典，唯尙書學士有之，然亦甚薄，余襄公王素自工書得刑書，蔡君謨自端明禮侍得吏侍耳。元豐以後，待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後遂以爲常典，而致仕又遷一秩。梁揚祖終寶文學士宣奉大夫，旣以致仕轉光祿，遂贈特進龍圖學士，蓋以爲銀青金紫特進祇三官，故增其職，是從左丞得僕射也。節度使舊制贈侍中或太尉，官制行，多贈開府，秦檜創立檢校少保之例，以贈王德葉夢得張澄，近歲王彥遂用之，實無所益也。元祐中，王巖叟終於朝奉郎端明殿學士，以嘗簽書樞密院，故超贈正議大夫。楊愿終於朝奉郎資政殿學士，但贈朝請大夫，以執政而贈郎秩，案朝請大夫本爲前行郎中，故云贈郎秩。輕重不侔，皆掌故之失也。凡此皆兩宋故事，尤史所不能具，故彙而次之，以便檢閱。其屢引唐五代科名記以證史誤，亦皆精塙，間及當時風俗，如宂官之多，服章之濫，稱官之僭妄，相謂之輕率，頗與今日相似。

三月初二日

容齋隨筆卷一云，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裴公首賦一章，四坐繼和，樂天爲十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今人賦上巳鮮有用其事者。裴公是年起節度河東，樂天又有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龍泉憶去歲禊洛之作，是開成三年上巳，裴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度傳乃云三年以病匄還東都，文宗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

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似以爲三年，誤也。宰相表卻載其三年十二月爲中書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紀全失書，獨舊史紀傳爲是。慈銘案舊唐書裴度傳云，開成二年五月，復以本官案本官謂司徒中書令。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三年冬，病甚，乞還東都養病。四年正月，詔許還京，拜中書令，案前是使相兼職，此是眞拜。以疾未任朝謝，屬上巳曲江賜宴，羣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胸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已薨，四年三月四日也。上重令繕寫，置之靈坐，時年七十五。所敍至爲明晰，新書惟以病乞還東都下失書四年二字耳。

三月初三日

老學菴筆記　宋陸游撰

閱老學菴筆記，亦湖北書局所刻，據津逮祕書本而誤字頗多，不及毛刻遠甚。又止刻十卷，而闕其續筆記二卷，其草率可知。放翁此書，在南宋時足與猗覺寮雜記曲洧舊聞梁谿漫志賓退錄諸書並稱。其雜述掌故，間考舊文，俱爲謹嚴；所論時事人物，亦多平允。四庫提要譏其以其祖左丞之故，於王氏及字說俱無貶辭，不免曲筆。今考其書於荆公亦無甚稱述，如云輕沈文通以爲寡學，誚鄭毅夫不識字，又不樂滕元發目爲滕屠鄭酤，及裁減宗室恩數諸條，俱不置斷語，而言外似有未滿意。惟一條云，先左丞言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可辨，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蓋不然也。則荆公本深於經學，所記自非妄說。其

言字說，亦祇一條，云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耜、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劉全美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一卷，又以類相從爲字會二十卷，以及故相吳元中門下侍郎薛肇明等詩文之用字說，而亦未嘗加論斷。至所舉十目覰隱爲直，則本說文義也。其論詩數十條，亦多可觀。劍南於此事本深，尤宜其談言微中。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四月十四日

老學菴筆記云，近世名士李泰發光一字泰定，晁以道說之一字伯以，潘義榮良貴一字子賤，張全眞守一字子固，周子充必大一字洪道，芮國器燁一字仲蒙，林黃中栗一字寬夫，朱元晦熹一字仲晦，人稱之多以舊字，其作文題名之類，必從後字，後世殆以爲疑矣。案諸公皆放翁所及見，宜得其實。後人惟朱子之字仲晦，尚有知者，若先莊簡公之一字，雖譜牒亦失載也。

老學菴筆記掌故最多。其述官制者，如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案唐制初亦中書在門下之上，大歷以後，門下居上，余別有考，在越縵堂戊午日記下卷。舊制丞相署敕皆著姓，案此丞相謂中書門下侍郎也，非南渡後左右丞相之謂。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新制以僕射爲相，故皆不著姓。今官制光祿大夫轉銀青，銀青轉金紫，金紫轉特進。五代以前乃自銀青轉金紫，金紫轉光祿，光祿轉特進，據馮道長樂老序所載甚詳。案隋唐制皆如此。六朝後魏則光祿大夫上更有左右光祿大夫兩階。宗正卿少，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國姓爲之，然不必宗室也。元豐中始兼用庶姓，而知大宗正事設官始於濮安懿王，始權任甚重，後頗鐫損云。故事臺官無侍經筵者，賈文元公爲中丞，仁祖以其精於經術，特召侍講邇英，自此遂爲故事。唐人本謂御史在長安者爲西臺，言其雄劇，以別

分司東都，事見劇談錄。本朝都汴，謂洛陽爲西京，置御史臺，至爲散地，以其在西京號西臺，名同而實異也。江鄰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予在成都，見周世宗除劉仁瞻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彥亨尙書處。自元豐官制尙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時有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襏袴；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大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賂公行，冒濫相乘，饟軍日滋，賦斂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諸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齏麪；兵職駕庫，齩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身餓鬼。唐以來皇子不兼師傅官，以子不可爲父師也，其後失於檢照，乃有兼者。治平中賈黯草東陽郡王顥檢校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後皇子及宗室卑行合兼三師者，悉改爲三公。政和中，省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制少師少傅少保，皇子乃復兼師傅，自嘉王楷始。今參知政事恩數比門下中書侍郎，在尙書左右丞之上，其議出於李漢老。邴漢老時爲右丞，蓋暗省轉廳，案宋以尙書左右丞爲執政官，故恩數與參知等。舊制左右丞轉參知，參知有二人，號東西廳，故曰轉廳。可徑登揆路也。自此遂爲定制。史魏公自少保六轉而至太師，中間近三十年，福壽康寧，本朝一人而已。文潞公自司空四轉，蔡太師自司空三轉，秦太師自少保兩轉而已。故事謫散官雖別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尙書白在鄜時詩云，經時不巾櫛，慵更佩金魚；東坡先生在儋耳亦云鶴鬢驚全白，犀圍尙半紅是也。至司戶參軍，則奪封賜，故世傳寇萊公謫雷州借錄事參軍綠袍拜命，短纔至膝；曾丞相謫廉州司戶，亦借其姪綠袍拜命云。唐自輔相以下，皆謂之京官，言官於京師也。其常參者曰

常參官，未常參者曰未常參官。國初以常參官預朝謁，故謂之升朝官，案唐亦有朝官之稱，自太常博士補闕以上常朝者曰朝官。而未預者曰京官。元豐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預宴坐，仍謂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條制及吏牘，止謂之承務郎以上，然俗猶謂之京官。唐所謂丞郎，謂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書雖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謂之丞郎，猶今言侍從官也。案此似誤。自唐溯晉，皆以六尚書並左右僕射，若五尚書或僕射止一人，則并數尚書令稱八座，無稱尚書爲丞郎者。丞郎自是左右丞六侍郎之省文。或謂丞郎爲左右丞中書門下侍郎，非也。羣臣賜金魚者，執政則正透，從官則倒透。凡此諸條，多史志所未詳。其尤有關係者，論太祖配位云：太祖開國，雖追尊僖祖以下四廟，然惟宣祖昭憲皇后爲大忌，忌前一日不坐朝。則太祖初不以僖祖爲始祖可知。眞宗初罷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詔復之，然未嘗議及僖祖，則眞宗亦不以僖祖爲始祖可知。今乃獨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餘年，太祖尚不正東向之位，恐禮官不當久置不議也。論宗室名行云，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即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之。論教主云，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羣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可怪也。論錢文云，歐陽公記開寶錢文曰宋通，予案周顯德錢文曰周通，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獨開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號爲錢文。論一州數守云，祥符東封，命王欽若趙安仁竝判兗州，二公皆見任執政也。慶曆初，西鄙未定，命夏竦判永興，案即今陝西西安府。陳執中范雍知永興，一州二守，一府三守，不知當時如何分職事，既非長貳，文移書判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皆不載。然當時諫官御史，不以爲非，諸公受之，亦不力

辭，豈在其時亦爲便於事耶？宣和中，復幽州以爲燕山府，蔡靖知府，郭藥師同知，既增同字，則爲長貳，與慶歷之制不同。論節鎭云：韓魏公罷政，以守司徒兼侍中鎭安武勝軍節度使，累章牢辭，至以爲恐開大臣希望僭忒之階，遂改淮南節。元豐間文潞公亦加兩鎭，引魏公事辭，卒亦不拜。紹興中，張俊韓世忠乃以扞虜有功，拜兩鎭，俄又加三鎭。二人皆武人，不知辭，當時士大夫曰，若加一鎭，卽爲四鎭，如朱全忠矣。此等卓論，皆足裨宋史。又如賜無畏一條，言唐五代間功臣，多賜無畏。韓偓金鑾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兼賜金三十兩；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凡事皆盡言，直是鄙俚之言亦無畏。以此觀之，無畏者，許之無所畏憚也，蓋起於唐末。又習何論一條云，國初韻略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敕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二事尤他書所未聞。四庫提要所稱頗寥寂，故類而錄之，以見放翁學識過人，卽以此書而論，亦說部之傑出也。

四月二十九日

老學菴筆記中有賜無畏一條，謂唐季五代功臣，多賜無畏，引韓偓金鑾密記云云，當是始於唐末。案唐孟棨本事詩載玄宗召李白賦宮中行樂詩，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儻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是唐初早有此語也。無畏蓋卽漢時入朝不趨等事之遺意。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七月十七日

野客叢書　宋王楙撰

閱王勉夫野客叢書，止十二卷，末附其父野老紀聞數葉，卽明人陳繼儒刪存本也。繼儒俗士妄人，聞見

卑陋，全不知學問，自來欺世盜名無有如此人者。所刻祕笈，妄删古書，尤爲可恨。勉夫此書，向推南宋說部之傑出，本爲三十卷，今所傳皆祕笈本。予家所藏亦同。而四庫所收三十卷之原本，購之累年不可得，意必有可觀者。卽陳本論之，於經史之學甚淺，蓋南宋人大抵如此。然亦間有摘錄之功，足資考覈，其他雜載，亦多有據依。惜所存不及十之六七，其菁華刊落者多矣。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八月二十八日

閱王勉夫野客叢書三十卷本。其記聞頗淹洽，而識見多局，筆亦宂漫，時有酸餡陳腐之氣，在宋人說部不過位置甕牖閒評、學齋佔畢、寓簡、鼠璞之間，以較學林、能改齋漫錄諸書尙不能及，四庫提要比之夢谿筆談、容齋隨筆，則相去遠矣。

光緖戊子（一八八八）正月二十八日

雲麓漫鈔　宋趙彥衞撰

閱宋趙彥衞雲麓漫鈔十卷，係朱氏曝書亭寫本，譌舛甚多。其書皆記名物故事，考據簡核，議論亦鮮有南宋人腐氣，多載唐宋官制，尤足裨益史闕。自序謂可比葉夢得避暑錄話，四庫書目稱其實勝夢得書，以予觀之，博洽似遜洪景盧之容齋隨筆、王厚齋之困學紀聞、王觀國之學林新編、吳虎臣之能改齋漫錄，然亦無諸君駁雜之病。以當時人相較，正與朱少章之曲洧舊聞、朱新仲之猗覺寮雜記、戴埴之鼠璞、周公謹之齊東野語，可以驂驔雁行，張淏姚寬孫奕沈作喆陸游輩皆不能及也。惟卷第五一條云：周官其屬有六十，今有不止六十者，蓋冬官之屬雜於五官中，如染人等是也，以是知冬官亦非全闕云云，則開邱葵等妄書謬說之先

矣。

予嘗引唐德宗取貞觀開元改元曰貞元事，竊議國朝以康熙乾隆爲極盛，近來世運頗艱，年號宜用熙隆爲佳。今觀雲麓漫鈔，言本朝改隆興，取建隆紹興之義；或云趙稔嘗用之，改乾道，又改淳熙，取淳化雍熙。紹熙則法紹興淳熙，慶元法慶曆元祐，開禧取開寶天禧云云，皆故事也。　按此處書眉補記：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卷三，孝宗卽位，改元隆興，其說以爲務隆紹興之政。及學士草制，則合建隆紹興之義，非初意矣。二年，王瞻叔爲參知政事，言趙稔謀逆，常欲以隆興紀元。明年，改乾道。乾道盡九年，時以爲乾元用九之數已極，乃改爲純熙。尋又易純爲淳，言欲致淳化雍熙之美也。十六年光宗卽位，將紹淳熙之政，遂以紹熙紀元，猶隆興意耳。而學士草制，則又合紹興淳熙爲義，亦非初意也。五年，上繼統，趙子直爲相，銳意慶曆元祐故事，乃改慶元，云云。按李氏此書最詳密，所言尤可據。其書成於寧宗嘉泰三年，所謂上繼統者，謂寧宗也。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八月二十二日

貴耳集　宋張端義撰

閱張正夫端義貴耳集，共三卷。其書筆舌宂俗，罕可觀采，每卷爲一集，卷首各有小引，頗自夸詡，而文尤拙，其所引據之謬，四庫提要已備列之。惟第一條紀曾覿奉思陵旨進祐陵林檎鸚鴿畫扇詩、玉輦宸游事已空一絕，桯史以爲康與之所題者，誤。案桯史所載與之紿中貴事，不近情理，此所言近實，其餘紀朝廷時事，亦頗有佚聞。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二月二十六日

貴耳集有云：唐天寶後曲遍繁聲皆曰入破，破者破碎之義，明皇幸蜀；宋宣、政間，周美成柳耆卿輩出，

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犯、玲瓏四犯，犯者侵犯之義，二帝北狩；曲中之讖，深可畏。案曲之有破，至宋猶然；柳耆卿仕仁宗朝，非宣、政間人；然詞曲以犯名，至宣和始盛行，實由片玉擅場所致，此語非無理也。正夫於時事多舛，如紀王岐公元夜應制詩，用鳳輦鼇山事，謂在宣和時；禹玉爲翰林學士在仁宗朝，卒於神宗元豐八年，安得至宣和？又紀趙良嗣作破遼上京詩，誤作趙嗣良，謂爲裕陵眷遇，案裕陵爲神宗陵名，良嗣以徽宗政和元年來降，安得見神宗？此裕陵或是祐陵傳寫之誤。又云：天寶間楊貴妃寵盛，安祿山史思明之亂作，遂有楊安史之謠；嘉定間楊太后、史丞相安樞密，亦有楊安史之謠；時異事異姓偶同耳。案宋人小說中有言史彌遠通於楊后者，蓋由此等說啓之。然是條在第三集，其序題淳祐丙午，是理宗在位之二十一年，去嘉定僅二十餘年，而敢爲此說，亦可謂無忌矣。又有云：太后謚聖字者垂簾，典故用四字謚。慈聖光獻曹后，宣仁聖烈高后，欽聖獻肅向后，昭慈聖憲孟后，憲聖慈烈吳后，恭聖仁烈楊后；獨章顯明肅劉后保右仁宗十二年之政，諸賢在朝，天下太和，謚不及聖字，或者議有玉泉、長蘆之讖起于側微耳。此事無人拈出。又有云：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君臣遇合于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周事人所盡知，而未有言及李者。其第三集序有云：紹興間，泰發與會之失歡，諸子多萃前朝所聞，猶未成編，或者以作私史告，稔成書禍，文字之害人如此，可知吾家當日所爲，本足與眉州幷研二李鼎足而立，乃宵人搆禍，致興大獄，書焚家破；而幷時私家著錄如王仲言父子等皆以畏禍被燬，是不特秦檜之罪通天，卽陸升之之肉亦豈足食哉！

二月二十八日

賓退錄　宋趙與峕撰

閱趙與峕賓退錄十卷，此書在宋說部中亦以考據名。今觀其如漢高帝封兄子信爲羹頡侯一條，謂括地志有羹頡山，在嬀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注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注漢書，但云頡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小司馬索隱又直謂爵號非縣邑名，皆弗深考。又駁能改齋漫錄引學林謂郎不羹是潁川地名之謬。又謂後漢書楊震傳載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收考詔獄，震上書救。張晧傳又載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晧上書諫。二事不應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范氏誤以爲二。皆碻核。漢世錢重一條，援證亦博而覈，所載故事，亦可與史傳相參考。雖餘多無可觀，且有疵謬，固亦足以傳矣。

東漢人無二名。張淏雲谷雜記舉蘇不韋、孔長彥兄弟、劉騊駼、邱季智、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十人。賓退錄復舉鄧仲況、第五元先、張恭祖、鄭益恩（鄭康成子）、桓元卿、成翊世、張闓陽、梁不疑、李文德、公族進階（公族複姓）、羊元羣、馬日磾、皇甫堅壽、夏長思、曹破石、王延壽十六人。（此處書眉注：按長彥季智孝仲公子偉康子威仲況元先元卿元羣伯英敬伯伯高齊卿太伯，疑皆字而非名。後漢謝范兩書往往有稱人之字者，班書亦或如此。）予按尚有廣宗殤王萬歲、廣川王常保、清河愍王虎威、恭王延平、齊惠王無忌、阜陵恭王便親，皆見後漢諸帝紀及諸王傳。鄧禹曾孫河南尹鄧萬世，見桓帝紀及桓帝鄧皇后紀鄧禹傳。馬援幼子名容卿，見馬援傳。耿弇從子隃麋侯文金，見耿弇傳。（仲伯、子春，蓋亦是字。邱季智名靈舉，見郭林宗傳注引謝承書，乃東漢人二名之最可考者。張氏僅讀林宗傳文，反稱其字以爲二名，誤矣。）趙無忌字世卿，見趙岐傳注；蘇正和見蓋勳傳；新平侯千秋，見陳敬王傳注；耕亭侯安國，見陳敬王傳；（千秋敬王子，安國敬王孫。）竹邑侯阿奴，見

彭城靖王傳；阿奴靖王子，然阿奴當是小字，史書所言小字，卽俗云小名也。傅幹小字別成，見傅燮傳。曹操弟子安民，見三國志魏武帝紀；安民於獻帝建安二年從操征張繡被害，是固爲東漢人也，況三國及西晉時亦毀二名者。秦宜祿，見三國志曹爽傳注及關羽傳注；秦宜祿爲呂布將，以建安三年死，亦在東漢時。鄭康成孫小同，見鄭玄傳及三國志注；小同仕魏爲侍中，然康成以其手文似已，故名曰小同，固在漢時也。樂安夷王寵一名伏胡，見千乘貞王傳；崔烈子州平，見三國志諸葛亮傳注。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八月二十九日

志雅堂雜鈔　宋周密撰

夜閱周密志雅堂雜鈔，亦粵雅堂本。其書多言圖畫古器及類記瑣聞，中一條論道學云，嘗聞鄉曲沈子固先生云：道學之黨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甚盛，蟠結其間，假此以惑世者，眞可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閫捍邊者則目爲麤才，讀書作文者則以爲玩物喪志，留心吏事者則以爲俗吏。蓋其所讀書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西銘及語錄之類；自詭爲絕學者，正心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爲州爲縣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或道統諸賢之祠，或刊注四書，衍緝近思等文，則可不錯路頭去。下而士子作時文，苟能發明聖賢義蘊，亦可不負名教矣。否則立身如溫公，文章氣節如東坡，皆非本色也。復有一等僞學之士競趨之，稍有不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爲辯之，其氣燄可畏如此。然所行所言，略不相顧，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馴至淳祐咸熙，則此弊極矣。是時爲朝士者，必議論憒憒，頭腦冬烘，敝衣菲食，出則以破竹轎，舁之以郇夫，高巾破履，人望之

知爲道學君子，名達淸要，旦夕可致也。然其家囊金遺帛，爲市人不爲之事。賈師憲獨持相柄，惟恐有奪其權者，則專用此等之士，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憒憒不才，不致掣其肘。以是馴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嗚呼！孰倡僞學之黨，甚於典午之淸談乎？公謹此言，蓋爲鄭淸之一輩人而發，此如霍光秉政，而用丞相蔡義；王鳳秉政，而尊太傅張禹，用丞相匡衡；王莽秉政，而用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何嘗不是名儒帝師？而首施齪齪，皆爲權臣狎玩之物。故班孟堅極崇經學，而匡衡等傳贊，不因其儒宗而稍寬。公謹此書，成於元代，道學之風甚盛，而能爲是言，此是非之公也。近世一目之士，動以詆斥宋儒爲莫逭之罪，亦愚甚矣。至公謹言賈似道之禍國，辭直如是，而趙雲松猶謂其依附賈氏，多爲訟寃，又何其不樂成人之美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正月十八日

齊東野語　宋周密撰

周密齊東野語言漢租最輕，雖三代亦所不及。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至十三年，乃盡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卽所謂半租耳。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之奢靡無度，大司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析秋毫，至於賣爵更幣算車船租六畜告緡均輸鹽鐵榷酤，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田有災害，吏趣其租，于定國以是報罷。用度不足，奏請增賦，翟方進以是受責。重之以災傷免租（始元二、本始三、建始元、元康二、初元元、鴻嘉四。）初郡無稅（食貨志。）行軍勞苦者給復（高二年。）坡湖園池假貧民者勿租賦（初元元年。）又至於卽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文帝三，武帝元封元，四

年五年，永始四，天漢三，宣帝神爵元，元帝初元四。民貧不滿三萬免 平帝元始二年。而逋租之民又時貸焉，何與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國所以獨久者，蓋有以也云云。考核詳悉，可謂名論不刊。余按宋世法最寬而賦極重，眞德秀傳言借民間稅，至預征至六七年後。然則密之言其有慨而發者耶！

咸豐戊午（一八五八）六月初七日

終日閱齊東野語，其間辨證疑義，如宰予晝寢作畫寢 以下有朽木糞牆之語，乃出隋人侯白 即著啓顏錄者。論語注；孟子三宿出晝作畫，當讀作獲，亦非胡卦切，乃高郵黃彥利之說 引史記田單傳晝邑人王蠋賢爲證。皆新。他若辨黃金臺緣起；四皓名姓；李廣數奇之數當作命數解 引宋景文言江南本漢書乃所具切，角乃具之訛耳。不必從注音所角切；魏收文章逋峭難爲之語，逋峭字見木經，乃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而集韻庯字下云，庯屋不平也，庯逋二字相近；辨古今左右之輕重；辨史記通鑑綱目之誤，皆確鑿。至所載南宋事，如張魏公富平之敗、淮西之變、符離之潰三案；曲壯閔始末；紹熙內禪趙忠定取禍之由；韓侂胄函首畀金之失；端平時趙文仲全子才入洛之末爲全失；開禧用兵之議由于孝宗；濟王之冤成于理宗；皆詳書情事，曲得其平。至如李全之亂；淳紹歲幣之增；趙范襄州之變；倪思昆命元龜之辨，皆紀之甚悉，有裨史學。近時趙翼陔餘叢考言公謹曾爲賈似道客，故此書頗有回護處。今按其書，于侂胄彌遠尚似未減，獨至似道專盜陷害事，言之不一，何嘗有掩諱迹耶？

野語謂古字祿與角通用，故樂書作餘，鄭康成註禮書角皆作祿，是矣。而謂角里先生當作角，不當從刀下用；不知古字有甪無角。明人楊升菴嘗笑宋人崔偓佺對太宗言角里字云：刀下用爲㮴音，兩點下用爲鹿

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爲盲人之論。焦弱侯亦言之。嗣後方密之以爲孫愐唐韻載角于沃韻云：又音覺，而郭恕先佩觿乃改辯角甪爲兩字，因而王伯厚之博洽，作姓氏急就，亦分角甪而不知其誤，云云。公謹亦引偓佺語而不能知甪之當作甬，且不知兩點一點下用之俱不成字。近時畢秋帆尙書經典文字辨證于𧢲部云：𧢲正、角通、甪俗，尤爲明顯。

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伏音扶富切，鳥抱卵也。後漢書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之伏皆同，亦見野語。

咸豐戊午（一八五八）六月十八日

閱周公謹齊東野語，宋末說部可考見史事者，莫如此書。公謹本文士，故其敍述獨爲簡明。其記符離之役張魏公與史衞公往復論難事，尤曲折盡情。蓋忠獻固非純臣，不得以其子爲道學而曲譽；文惠固是良相，不得以其子爲權奸而加誣。觀此一事，尤見直翁之老成謀國，進退裕如矣。公謹家世仕宦，具有舊聞，自較他書爲可信，其佳處余已於戊午日記詳論之。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八月二十四日

玉壺清話　宋釋文瑩撰

閱玉壺淸話。道溫此書，最足以據證五代宋初之事，然如苗訓一條，有云太祖卽位，樞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酉歲撰金鷄歷以獻。夫朴死於周世宗時，安得至太祖建隆二年乎？朴爲柴氏第一名臣，人所盡知，而道溫乃有此誤，亦可謂失於眉睫者矣。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六月初九日

湘山野錄　宋釋文瑩撰

閱僧道溫文瑩湘山野錄，所記皆宋初及仁宗以前事，雖多關國故，非盡小說，而多傳聞失實，不足取信。其續錄中記太祖燭影斧聲事，本涉語怪，以彰道士之神異，全出無稽，不足辨也。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二月二十一日

萍洲可談　宋朱彧撰

閱宋人朱無惑彧萍洲可談三卷。無惑烏程人，萍洲其所居名也。書凡三卷，所言宋制，多史所未及。如云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眞相之任呼公相，蔡京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京父子入侍西宴，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主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此以知相公外尚有公相之稱也。云朝時集禁門外，宰執以下皆用白紙糊燭燈一枚，長柄，揭之馬前，書官位于其上，欲識馬所在也。四鼓，諸門啓關，朝士至者以燭籠相圍繞聚首，謂之火城。案此所紀火城，與唐制異。唐時每日早朝，宰相至以燭環繞，謂之火城。宰執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自從官至親王駙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云宰相禮絕，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白事。見於私第，雖選人亦坐，蓋客禮也。惟兩制以上，點茶湯入脚床子，寒月有火鑪，暑月有扇，謂之事事有；庶官只點茶，謂之事事無。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溫或涼，未有不用甘草者。云故事有官人應舉，謂之鎖廳，例不作廷魁。政和八年戊戌，帝子嘉王楷赴廷試，榜發第一人；登仕郞王昂第二人。上宣諭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以

魁天下，以第二人爲榜首，鎖廳人作廷魁自王昂始，親王及第亦始于此。云本朝五等之爵，自公侯伯子男皆帶本郡縣開國，至封國公者，則稱某國公。初封小國，次移大國，以爲恩數；亦有久不徙封者。文彥博初封潞國公，三十年不徙封。王安石初封舒國公，後徙荆國，旣死，追封舒王，凡二國。蔡京初封嘉國，徙衞國楚國魯國，凡四國，復加陳魯二國公，辭不拜。何執中初封榮國公，五年不徙封，薨于位，追封淸源郡王，此僅事也。云故事節度使初除小鎭，次中鎭，後大鎭。紹聖間呂吉甫建節，初除保寧軍婺州，移武昌軍鄂州，移鎭南軍洪州，其序如此。崇寧間，蔡元長自司空左揆建節，初除安遠軍安州亦小鎭。政和以來，帝子繁衍，宗室近戚大臣中貴邊將加恩者衆，諸路節鎭，除祖宗潛藩外，止六十餘處，幾無虛位。薛昂罷執政，初除彰信軍節度使，相州中鎭也。蔡攸自宣和殿大學士，初除淮康軍節度使，蔡州大鎭也。豈是時小鎭，適無闕員乎？刺史防禦團練使正任則本州繫銜，與知州敍官，每州止一員，不除則闕任。他官兼領防禦刺史者，謂之遙郡，本州不繫銜，往往取美名。如康榮雄吉諸州，一州或有數員；大率邊將多帶雄州，戚里多帶榮州，醫官多帶康州。云典制寄祿官三品紫衣金魚五品緋衣銀魚，職事官雖高，非特賜不得預。雖特賜而寄祿未至本品，則帶賜魚在銜內。寄祿官已至本品，則不入銜。外任官或借衣色者，不佩魚，銜內稱借色。有賜色者，仍稱賜色。轉運使副提點刑獄知州軍並借紫，本衣綠者，止借緋；轉運判官通判州軍並借緋。近制借色仍佩魚。呂公著嘗任知州，借紫後除轉運判官，敕上不帶借紫，公著仍衣紫。云狨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至三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徹亦如之。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片成一座，價直錢百千。背用紫綺，緣以簇四金雕法錦，其制度無殊別。所載皆

較它書爲詳。其云姚祐元符初爲杭州學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先是福建書籍刊版舛錯，坤爲釜遺二點，故姚誤讀作金。此可爲近日癖好宋槧者下一味出汗藥。此本爲四庫本，多從永樂大典采入，較百川學海說郛等多至數倍，後有錢氏校勘記一卷。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二月初十日

桯史　宋岳珂撰

閱桯史。此書雖間及諧戲怪瑣之事，然大率記朝政得失及南渡士夫佚事爲多，惟筆頗冗慢，不似所著媿郯錄之簡潔。其記韓平原八字爲壬申辛亥己巳丙寅，日者謂至丁卯年壬子月必得奇禍而竟驗，亦足以資異聞。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二月十三日

高齋漫錄　宋曾慥撰

漫錄言祖宗故事，不歷轉運使，不除知制誥。四庫提要以爲可補史乘所未備。案唐語林載牛叢任拾遺補闕五年，多論事，上密記之。後自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入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爲懲否？叢曰：新制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奬擢，非嫌忌也。此正與宋制相類。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二月初十日

冷齋夜話　宋釋惠洪撰

閱惠洪冷齋夜話十卷，皆瑣屑不足道之事，其論詩亦甚凡近，此等所謂底下之書。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二月初十日

步里客談　宋陳長方撰

步里客談論詩文頗有識，如云美新不類子雲文字，畏死仕莽不敢去，後人遂以此汙之，君子惡居下流。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此體，云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己云，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則直不類矣。云羅池廟碑古本，以涉有新船爲步有新船，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作秋鶴與飛，永叔以步有新船是而秋鶴與飛爲不然。說者以是爲歐韓文字之分，蓋篤論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二月初十日

春渚紀聞　宋何薳撰

閱何薳春渚紀聞。薳爲博士去非之子，故是書極推東坡，載其逸事甚多；其餘大率談諧瑣事，及神怪果報，乃說部之下者，然亦足資談助。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二月二十三日

揮麈錄　宋王明清撰

閱王仲言明清揮麈前錄四卷。後有自記，言是乾道丙戌冬奉親居會稽時所作；又有自跋，謂乾道之初，竊叢祠之祿，偏奉山陰，親朋相過，偶及昔聞，間有可記，隨而筆之，曰揮麈錄。其曰偏奉者，時其父雪谿銍

已沒，止奉母也。末題淳熙乙巳，系銜曰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蓋去成前錄時已二十年，仲言時已老矣，不知終於何官？其跋前標目云王知府自跋，不知何人所題也。是錄皆朝章國故，最爲可觀，卷四王延德敍使高昌行程一條，上有厲太鴻墨筆附注數十字。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正月二十八日

閱揮麈後錄，共十一卷，末有自跋，言紹熙甲寅書於武林官舍。所載紹興以前士夫軼事爲多，亦間及典制，如卷五紀后妃、太子、諸王、公主、宗室、宰相、執政、文臣、武臣、外戚、內臣諡，續宋宣獻春明退朝錄而作；宋止於熙甯三年，此止於孝宗朝，多足補宋史之闕。

正月三十日

閱揮麈三錄。其言趙叔近被王淵差張俊宽殺一條，呂頤浩趙鼎相排一條，曾紓上宣仁后辨謗錄一條，皆足存是非之公。至言招降孔彥舟爲張浚族子某，而浚信讒不納，然云途遇族兄，從而攫金不得，因譖之浚，所云族兄者，似指南軒，恐不可信。又記先莊簡公在海外，嘗寓書秦檜求內徙事。檜之恨先莊簡甚矣，莊簡之居瓊儋，坦然自安，絕無介意，遺集尚在，幷無此書；且豈不知秦之深仇，而尚肯效祈哀之請，尤恐無此理。況云莊簡以書寄會稽，其子弟不敢以入入都，就令齋書之隸自投相府。夫子弟畏禍尙如此，豈莊簡轉有不知？然則王趯之獄自係檜疑趯爲莊簡門人，恐莊簡私至全州就趯耳。其記吳處厚與蔡確搆隙之由，頗不直處厚。記南渡采石拒亮之捷，全由王權所部兵士及統制官時俊、盛新之功，虞允文適至，遂與王琪報捷於朝。此二事可存備異說。又言曹筠以曾留秦檜一飯，遂由黃巖主簿召爲敕局删定官，驟遷至四川制置

使;陳汝錫知紹興府,當搶攘之後,安輯經理,美效甚著,以秦檜素懷睚眦,坐罪貶竄。吳棫娶孟忠厚之妹,以爲忠厚撰移帥浙東謝上表語含譏刺,爲秦檜所怒,罷任廢斥;汪澈以求再任衡州教授,爲秦檜所疑,改沅州,適万俟卨以忤檜居沅,與汪投分甚歡,及卨大拜,力薦之,七年間遂登政府;皆宋史所未及詳。其據中書舍人李正民乘桴記載建炎己酉七月至庚戌正月高宗自金陵避敵至溫州,皆逐日繫事,李心傳繫年要錄全采之。至載秦檜於靖康丙午上金人請立趙氏兩狀,據其孫塤之門客所錄,則仲言尚未聞何琉等之說也。

二月初一日

閱揮麈餘話二卷。此與三錄三卷皆仲言晚歲所作,慶元間同後錄併刻於昭武者,所記大率高宗以前事。其據游九言 定夫之孫 謂靖康中秦檜所上金人議狀,乃監察御史馬伸之文,而強秦列名者;又備載王俊所首岳侯罪狀,李氏繫年要錄亦據此全錄之。其第一條帝王自有眞云: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監苗昌裔往相地,謂董役內侍王繼恩云: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漸,繼恩乃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樞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閬謀立太祖之孫惟吉,適洩其機,呂正惠時爲上宰,鎖繼恩而迎眞宗即帝位,繼恩等尋悉誅竄。熙甯中昌齡之孫逢登進士第,以能賦擅名一時,逢素聞其家語,與方士李士甯、醫官劉育熒惑宗室世居,共謀不軌,旋皆敗死。靖康末趙子崧守陳州,子崧先在邸中剽竊此說,至是天下大亂,二聖北狩,與門人傳亮等歃血爲盟,以倖非常。傳檄有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皇天佑宋,六葉而生眇躬。繼知高宗已濟大河,皇懼歸命,遣其妻弟陳良翰奉表勸進,後與大將辛道宗爭功,道宗得其文,繳進之,詔置獄究治。高宗不欲暴其事,以它罪竄子崧於嶺外。案王繼恩事,宋史及東都事略、續通鑑長編皆言謀立楚王元佐,湘

山野錄、夢溪筆談誤以爲謀立秦王廷美，蓋牽引盧多遜事併合之，獨未有以爲謀立燕懿王子惟吉者。此所記恐不足信。或以元佐字惟吉，因而致誤。世居事，宋史、東都事略皆甚略，長編載之稍詳，邵伯溫聞見錄所述尤略，皆不言逢爲昌齡之孫，亦未言欲奉世居以反。惟涑水紀聞謂李士甯以爲太祖肇造，宋室子孫當享其祚，會仁宗有賜英宗母仙游郡君輓歌，微有傳後之意，士甯竊其中間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當受天命以贈之。續通鑑謂士甯以此詩贈世居之母康，本於宋史刑法志，此所記可裨史闕。子崧事繫年要錄亦采此書。宋史宗室傳亦載苗昌裔事，而極言子崧之功，但云檄文頗涉不遜而已。此事於宋最有關系，故備著之。苗昌裔蓋苗訓一家，宋史方伎傳載訓子孫，亦無昌裔名。諸書止言李逢爲餘姚縣主簿，宋史李昌齡傳亦不載逢事。如三錄言王宲子彥融官至節使，直內閣，彥融二子萬全、萬樞皆官正郎，諸孫登進士第者相繼，而宋史王韶傳亦不一及，其疏往往如此。

二月初三日

校閱王氏揮麈錄、後錄、三錄、餘話，汲古本誤字甚多。錢竹汀氏嘗謂此書及春明退朝錄所載宋臣之謚，多足以裨史闕。此在後錄第五卷譌舛尤甚，如莊敏一謚所載有藺中，謹考宋代士夫竝無藺姓，惟宋史卷三百八十六有王藺，字謙仲，廬江人，光宗時樞密使，甯宗時卒，史不言有謚。仲言餘話成於甯宗慶元六年，蓋在藺卒之後，而後錄成於光宗、紹熙之末，所載謚大率迄孝宗之世，何以獨載藺謚？且其謚分宰相、執政、文臣，藺謚當入執政，不應入文臣。然其文臣中如宇文虛中、范成大皆應入執政，知不免有舛誤。而藺以功名終，其卒史稱薨，不應無謚，蓋史失之。而仲言補入其謚於此錄也。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十二月初八日

緗素雜記　宋黃朝英撰

燈下閱黃朝英緗素雜記，中有摘晉書和嶠傳引世說嶠如䅣䅣千丈松礧砢多節目，而温嶠傳亦傳此語，殆以嶠字相同而誤云云。按庾敳目温嶠䅣䅣如千丈松，語全與和嶠傳同，見庾敳傳，温傳無此語也。朝英所稱亦誤。又按王楙野客叢書摘晉史舛誤三條，其第一條卽此事，所引固不誤也。王觀國學林新編史誤一條，亦舉此事，而以時代先後，辨其事爲温嶠，說亦有據。野客叢書嘗舉容齋隨筆之與前人複者數條，而記此事亦與朝英複，殆未見其書耶？然宋代說部，如三書者，固白眉矣。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二月二十九日

清波雜志、別志　宋周煇撰

閱宋周煇清波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自丙辰閱一過後，訖今重復，多已茫然。其中論古者寥寥，考據尤疎陋，惟儲胥六詔二條稍可取。所載宋官制，則多可補史志之闕，其記神哲徽高間事尤詳。於宣和北伐之舉，備載鄧洵武及柴欽趙隆安堯臣等諫沮之言；而於陳公輔所記蔡京不欲伐燕一節，亦詳書之，而疑其言出于高棟，謂恐不足憑，殊得好惡之正。四庫書目提要謂其以其祖與王介甫爲中表，故親串之間，不無迴護，猶王明淸揮麈諸錄曲爲曾布解，云云。按其中如荆公爲錢公輔撰母夫人墓誌一條，言其執拗不止新法，目錄一條，言神宗實錄，王蔡造端矯誣，亦未全爲左袒。惟屢稱秦會之，且言其文字簡古，是則可議者耳。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二月初六日

宋稗類鈔　清潘永因撰

閱宋稗類鈔。予觀宋人說部頗不少，每欲集自世說語林，以至明季說部，依各代正史紀傳名氏次序，爲載其正史所不載者，各條下仍注明原書出處，而爲之考異，幷加按語，論斷其眞妄。其史傳中無名字者，則依類序入，名之曰史賸，以乏書寫之役而止。今來京師，又苦無書。廠肆載籍寥落，不特遠遜蘇州，且不及杭越；士大夫家又都不講此事，無可借者。日前從某伶家索得此書，亦以無俚遣永晝而已。長安文武衣冠袞袞，乃反不幸歌郎幸舍，尚有一二市販之本，可爲慨歎！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五月二十五日

宋瑣語　清郝懿行輯

閱郝蘭皐宋瑣語，分德音、藻鑑、史材、綜練、機權、兵略、殘苛、風操、嫚侮、蘊藉、標韻、廉退、躁競、儉素、豪奢、高趣、奸邪、淸賞、穢黷、超詣、諧媚、傀異、佛事、談諧、詞瞻、文藝、駢麗、言詮二十八類，皆刺取宋書，分條聯綴，雖有部居未當，或不應采者，蓋隨手掇拾之故。間坿注語，頗有發明。又補宋書刑法食貨二志，以宋書獨闕此二志，采取記傳中涉二事者，分條輯集，凡得刑法六十二條，食貨九十一條，亦略坿論識。二書及晉宋書故皆嘉慶二十年所成，自序謂時以養痾廢業，流覽史書，因爲輯錄，坿於不賢識小之義。然編述雅馴，時存詁訓，經儒所爲，終非苟作者也。兩書皆偶坿胡墨莊按語。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正月十七日

歸潛志　金劉祁撰

閱金劉祁歸潛志十四卷。內大梁紀事一卷，專紀元兵入汴始末，稱哀宗爲末帝。今金史以承麟爲末

帝，蓋承麟在位僅兩日，祁或不數耳。余嘗謂自古非亡道而亡國者，莫如金源。當太祖太宗初起時，未免殺戮過慘，然立國之始，無或不然。嗣後世宗章宗，仁惠息民，幾乎太平之主。衞王宣宗雖失之弱，亦無大失德。哀宗尤恭儉，而亡國時青城之慘，百倍徽欽；幽蘭堂一炬，尤令人流涕。祁著辨亡論，亦歷言諸帝之不失道，而致惜於明昌承安間不能用夏變夷，惟分別蕃漢，崇尚詞章為務。及宣宗南渡，輕棄關中，而又委柄奸臣，不知興復之略。末帝雖寬厚不殺大臣，而受教黠吏，以術取人；又闇于用舍，驕將桀驁難制，為其亡之所由來云云。然金起沙漠，蕃人又多有大功，固難偏信華人而盡用中國法。雖以當時宣孝太子，號稱高明絕人，欲盡變其俗，用中原禮樂，劉氏以其不得位為恨。然國勢所趨，人習便安，卽使得志，亦恐不能盡革其舊，故此不足為金人譏。惟宣宗一敗之後，卽遷汴都，為大失計耳。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四月十一日

(按本條書眉有後記如左)

大金國志稱哀宗為義宗，金史又稱昭宗，見完顏宗室傳，乃息州行省所上謚號。義宗則金史志及元史列傳亦稱之，不知其所繇。趙雲崧廿二史劄記謂或係元初追贈，亦未是。元人蔡州之役，至分哀宗骨；元太宗嘗下詔惟完顏一族不赦，豈尙肯為立謚耶？予嘗謂宋兵之入蔡分哀宗焚骸，為復徽欽之仇，固猶有說；蒙古世臣於金，至太祖以漸彊盛，遂叛而伐金，有何深怨而思分其遺骼耶？蓋外夷悍酷不仁如是！宋既不能雪朽木燈檠之怨，而借蒙古之力取燼餘之齒，其後卒有發陵之慘。理宗親受金主之骨，四十餘年而頭顱截為飲器，被禍尤烈，天之報施，固可畏哉。楊髡之禍，距理宗之崩，纔十四年，

其報之速如是。

閱歸潛志一卷至六卷，雜記人物，雖意主詩詞而旁及時事，略如傳體。七卷雜記宣宗南渡後政教風俗之弊。八卷九卷雜記文章詞賦。十卷雜記時事。十一卷錄大梁被圍事。十二卷錄崔立碑事及辨亡雜議論。十三卷皆泛論事理而附以雜文及詩。十四卷爲歸潛堂記及同時人所作銘詩。京叔多交金源名士，熟于掌故，其所聞見，足以傳信。予嘗謂說部之佳者，如世說語林唐語林國史補，宋之春明退朝錄，金之此書，元之輟耕錄，皆足稱小史，與他書之偶存故事者不同。惟京叔文筆頗拙，又世仕完顏，而以身久不第，于宣哀二宗，頗無恕辭。幽蘭之炬，青城之刑，千古慘變，而苛貶末帝（京叔稱哀宗爲末帝，與金史及諸書皆異。）絕無哀痛之言，文人輕薄，可太息也！至其辨金之亡，不咎宣宗輕棄燕都，而摭拾浮談，亦爲非要，予已於丙辰年日記中論之詳矣。

歸潛志載金章宗宮中絕句云：「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捲，東風無處不楊花」。魏道輔臨漢隱居詩話載宋神宗秦國大長公主輓詩，其第三首云：「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環沁，樓高已隔秦。區區會珠市，無復獻珠人」。皆高華清妙，具體風騷，相其品格，當在初唐以上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十二月二十日

庶齋老學叢談　元盛如梓撰

歸潛志載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爲北兵所廢，將立新主，命趙公秉文入使册立。既行，館閣諸公，以爲必

厚獲。至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追回。楊之美爲禮部尚書，寄以詩云：「中朝人物翰林才老學叢談作謫仙才。金節煌煌使夏臺，馬上老學叢談作得句。逢人唾珠玉，筆頭到處灑瓊瑰老學叢談作揮毫落紙散瓊瑰。三封書貸揚州命老學叢談作一封書貸揚州牧。半夜碑轟薦福雷。自古書生多薄命老學叢談作窮達書生略相似。滿頭風雪却回來」。案金宣宗元光二年十二月崩，哀宗卽位。是月夏神宗遵頊傳位于子德旺，非蒙古所廢。次年金改元正大，至四年蒙古滅夏。是時金已自顧不暇，安能尙爲夏計？夏國既覆，册立新主，將置之何地？且使者安得尙有厚獲？偏考金史各書，俱無其事。庶齋老學叢談亦載此詩，而云趙秉文奉使西夏，中途聞夏主殂而回，楊以詩戲之。疑盛氏所記爲得實。京叔雖身歷其時，恐有傳聞之誤也。

盛如梓學識凡陋，其論詩文，亦多溺南宋迂腐之習。然其論韓致光當作致堯過湖湘食櫻桃詩，謂意與少陵同而尤悽惋，則古人所未發。詩云：時節雖同氣候殊，未知曾薦寢園無？合充鳳食留三島，誰許鶯偷過五湖。苦句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瑩蠙珠。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今人選致堯詩，尟及之者，特載于此，以見其本原忠愛，方堪爭豔香匳耳。

盛氏又言漢唐盛時，文章之秀，萃于中原，其次淮漢。唐詩人江南爲多。陶翰許渾儲光義皇甫冉皇甫曾沈欽沈如筠殷遙，潤州人；三包融何佶戴叔倫，金壇人；陸龜蒙于公異丘爲丘丹顧況非熊父子沈傳師誠之父子，蘇州人；三羅虯鄴隱章孝標章碣，杭州人；孟郊錢起沈亞之，湖州人；施肩吾章八元徐凝李頻方干，睦州人；賀德仁吳融秦系嚴維，越人；張志和，婺人；吳武陵王貞白，信州人；王昌齡劉若虛陳羽項斯，江東人；鄭谷王轂，宜春人；張喬杜荀鶴，池州人；吉中孚，饒州人；劉太眞顧濛汪遵，宣州人；任濤來鵬，豫章人；李羣

玉，澧州人；李濤胡曾，長沙人。山川之氣，隨時而爲盛衰，談風水者，烏能知此？案盛氏所舉，雖多漏略，如褚亮許敬宗皆杭州人，沈千運周朴皆吳興人，駱賓王婺州人，舒元輿睦州人，崔國輔殷堯藩皆蘇州人，許棠宣州人，張藉和州人，蕭穎士常州人，劉駕江東人，綦毋潛戎昱皆荆南人，李中九江人，歐陽詹晉江人，張九齡韶州人，孟賓于連州人，曹鄴曹唐皆桂州人，此俱昭昭在人耳目。卽以吾越言之，如虞世南徐浩齊唐朱慶餘，亦皆人所共知，而都未及列，然其言可謂深知古今之變。自宋以後，東南人才益盛，文事敦槃，幾不齒及西北。而金有遺山，明有空同大復，國朝有漁洋，崛起中原，足以相持不敝，此又天地之元氣相爲旋斡者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正月初三日

輟耕錄　元陶宗儀撰

閱陶宗儀輟耕錄。元人說部最尠，其可考見故事者，尤不經見，此書殊爲傑出者矣。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六月二十五日

閱輟耕錄。九成天台人，故載元末江浙事尤詳。若張士誠之起事，及取浙西諸郡之本末；楊完者之功罪；邁里古思之被禍，皆詳載曲折，得是非之公。其記宋六陵事，並載羅有開唐義士傳鄭元祐林義士傳及周密癸辛雜識所記陵使羅銑事，而不能定其爲誰。明人彭瑋乃采元史及梧溪集鐵厓集諸書以補之，謂唐林乃同事者。予謂癸辛雜識所記，事事牴牾，欽宗梓宮，並未南還，何得有朽木燈檠之事？理宗之頭，被楊髠截爲飮器，楊誅後以賜帝師八思巴，何得云被人盜去？蓋公謹特傳聞之謁詞。若唐林二人事，其初記者本不相違

戾。唐傳云：斲木爲匱六，各署曰某陵某陵，則唐所收乃高孝光寧理度骨，葬之蘭亭天章寺。唐爲越人，其事在楊髡初發冢時。林傳云：林故爲杭丐者，賄番贈求高家孝家兩朝骨，得之，爲兩函歸葬於東嘉。林乃温州人，爲宋尙書省架閣，居杭，其收骨在楊髡裒陵骨至杭築塔之時。當日賊髡凶燄方熾，唐草澤孤生，潛謀創舉，豈得多人興事？不過一時激厲里中少年，勇諾急發，景熙卽在越，亦必不獲與謀。唐以理宗顱大，不敢易，其事甚秘。景熙在杭，又復不忍其慘，私購高孝之骨。此固異常痛變，稍有人心者無不怨憤，則同時有此兩事，原不足異。唐收骨時，諸陵露發，其財賄已盡，所餘枯胔，當時邏守必疎，故六宗得以盡易。至林收骨時，則已聚而作塔，爲壓勝之物，收視自有厲禁，故僅求得思阜兩陵之骨，而不知已非眞者。其事之各不相謀，固彼此甚明。卽周記所云羅陵使者，其事或不能盡實；而公謹當時人，又爲杭產，亦必非一無影響而言。羅銑之慟哭不去，買棺收斂，及所云僧聞僧澤宗愷宗允等之凶惡，諸陵寶物之富，皆是實事。其云收斂者，或楊髡僅取諸帝骨，而孟韋以下諸后骨，皆在所棄，故銑得收之；或銑既棺斂後，楊髡復下令築塔耳。蓋唐傳云陵初發時，棄其骨草莽間，則諸凶徒之不屑意可知，唐乃得分散拾之，而銑所斂者，亦唐既易之骨矣。唐不敢易理宗骨，故其頭被截，又與公謹所記不相背也。欽宗陵木燈檠事，殆以徽宗陵朽木事附會連及。則祐陵之朽木一段，亦必是實事。至其年歲，亦當以唐傳中所稱戊寅爲然，而周記云乙酉者誤。陶氏謂戊寅距丙子宋之亡歲不三年，此時庶事草創，妖髡得以肆其惡；至乙酉則已將十載，法制已明，安得有此事，誠爲知言。世祖英明，待宋亡主及宗室皆以禮。乙酉爲至元二十二年，其時安童爲相，必不任楊髡爲此凶逆之事。史云至元十四年命楊璉眞伽爲江南釋教總統，時歲在丁丑。次年戊寅，發陵固當在是年。而續綱

目乃云桑哥專政，與楊璉表裏爲奸。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諸陵，桑哥矯制允之，遂移其事於乙酉。按桑哥由總制院使爲平章政事，在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則年代又不合矣。是其事爲戊寅無疑。至聚訟不決者，尤以唐林兩傳各載詩數首，皆大致相同。按景熙有霽山集五卷，玉潛著作無傳者，則諸詩自是景熙所作。蓋唐事當時已傳遠近，景熙與唐皆浙東人，自必以同志故，更締交好。其時又有謝皋羽王修竹一流人，咸相往來，倡和歌詠。其有曰雙匣親傳竺國經者，乃景熙自詠其事。下云水到蘭亭轉嗚咽，則明詠天章寺事矣。至林傳云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則係唐事之傳訛。陶氏固已疑東嘉與會稽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是其誤顯然。後來吾越人傳此事者，必歸之唐，而斥林爲妄；甌人則又歸之林，以詩爲確據。明人修元史，亦強合之，而不明其本末。國朝全謝山徐笠山諸公皆屢辨之。越中遂祀唐林爲兩義士祠。予特爲辨白於此，其情事昭然，各無可爭矣。

徐名廷槐，吾鄉人，乾隆時進士，博學有重名。曾著南宋六陵事本末一書，予曾見於昭代叢書中，今盡忘矣。霽山六陵諸詩，最淒婉可愛。

輟耕錄於紀時事之外，間附考證之學，頗亦精覈。惟好載鄙俚之詞，委瑣之事，殊不免近市井家言，有甚可笑者。四庫書目錄亦謂自穢其書也。

六月二十六日

菽園雜記　明陸容撰

菽園雜記中論經義多可笑，此明人之學，不過如是；其紀載故事，亦不及筆塵國榷雙槐歲鈔野獲篇諸

書。王震澤謂本朝紀事之書，以此爲第一者，據文恪時所見言之也。中如云本朝將軍之名不一，如子授鎭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爲親王子孫應授官職之名。如初授驃騎將軍，升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爲武臣給授散官之名。如征南將軍、鎭朔將軍、平羌將軍之類，爲各邊挂印總兵官之名。兵部職方司職掌收充，將軍則選軍民中之長軀偉貌者以充朝儀耳，與上項不同，今謂之大漢將軍，優旃所稱梐楯郎，疑卽此也。所紀較史志爲詳。其云本朝六卿之設，雖祖周官，而六部之名，實沿唐制。但唐以尙書爲省名，今以爲官名。唐尙書省之制，都堂在中，尙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各一人居之。吏戶禮三部在東，兵刑工三部在西，每部尙書左右侍郎各一人，各統四司。六部之外，又有左右二司。案左右二司郎中員外郎，卽尙書令左右僕射之屬，爲左右丞之次，亦居都堂，宋謂之都司。今之六部，特尙書一省之官，戶刑二部屬司，比唐制加多耳。又唐中書省有令有侍郎中書舍人通事舍人，官屬頗多，今革中書省，止存中書舍人而已。唐門下省有給事中等官，今革門下省，改通政司，止存其屬給事中分六科而已。此可證六科之本屬通政司也。

其一條最切警，云後生新進，議論政事，最宜愼重。嘗記初登第後，同年談論都御史李公侃禁約娼婦事。或問何以使之改業不犯？同年李釗云，必黥刺其面，使無可欲，則自不爲此矣，衆皆稱善，予亦竊識之久矣。近得皇明祖訓觀之，首章有云：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竝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爲之毛骨竦然。此議事以制，聖人不能不爲學古入官者告，而本朝法制諸書，不可不徧觀而博識也。

其云太監牛玉之敗，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因上疏，言宦官干政專權，置立私宅等事，皆祖宗時所無，

請一切禁革之，其言讜直，切中時弊。徽等各調任遠州判官。徽字尙文，南京人，其事始謀於王淵志默，志默恐同僚有進止者，乃焚香告天以爲盟，奏本則各草一通，俱送尙文以備采取，若爲首則六科以次列名，蓋舊規也。志默紹興山陰人，謫四川茂州判官。此舉徽擅其名，而淵之力居多，故表著之。此事明史及吾郡縣志皆未采及。

其云正統間工部侍郎王某，貌美而無須，出入王振之門，對振云公無須、兒子豈敢有須者，乃山陰人王佑也。其事明史不見，而明鑑易知錄中已載之。

其云各鎭戍鎭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榅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正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澀，以蜜製之，歲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鎭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今京師市肆有蜜漬，以小瓶盛之肉如桃者，卽此物也。亦足爲多識之助。

陸氏所紀巡撫總兵之制，猶據成化以前言之耳，而明志多略之。如云今巡撫官蘇松等處鳳陽等處宣府等處順天等府保定等府延綏等處甘肅等處河南山東山西遼東大同甯夏陝西湖廣江西兩廣雲南四川貴州福建凡二十八，內署銜不同者，兩廣曰總督軍務，蘇松等處曰總理糧儲，鳳陽等處曰總督漕運，遼東湖廣雲南皆曰贊理軍務，山西曰提督雁門等關，保定曰提督紫荆等關，順天等府曰整飭薊州等處兵備，餘止稱巡撫。鄖陽等處曰撫治，蓋主流民也。福建山東有事則設，事甯則革之。各處總兵官印文，遼東曰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鎭朔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延綏曰靖虜副將軍，甯夏曰征西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皆柳葉篆。漕運總兵無將軍名目，其印曰漕運之印，叠篆文。

陝西止稱鎮守官。貴州薊州等處雖名總兵，俱無將軍印。其云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莫如王振。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迹道路，騷擾甚矣。自振秉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此亦不可掩也。尤足補史所未及。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二月初十日

震澤紀聞　震澤長語　明王鏊撰

閱王文恪震澤紀聞二卷，震澤長語二卷。紀聞皆紀明事，而於並時人爲詳，分人條系，似列傳體，其中多直筆。如言萬安之穢鄙，焦芳之奸邪，皆狼籍滿紙，不少隱避。又言李賢有相業，而在當時以賄聞，亦頗恣橫。邱濬博學有辨而剛褊，晚因內臣李廣得入閣，喜紛更，遂憎劉健王恕。又極言御史湯鼐之狂妄，既負直聲，日與李文祥等十餘人號呼飲酒，以文祥爲先鋒，鼐爲大將，各有名目。又言李東陽之媚閹戀位，力辨楊一清所撰西涯墓志之妄。明代臺官，自弘治後漸橫，萬歷後益披猖。如劉臺李植王元翰等，最負直聲，而諸書多醜詆之，蓋非無因，鼐等實爲之創。若西涯則有明一代，毀譽參半。其周旋凶豎，隨事補救，良出苦心，當時天下，亦未始不陰受其福；要不若潔身早去之爲名高。文恪正人，固非妄詆，又事皆目睹，徵實而書；然心有事後而始明，論有日久而事定，當日之彌縫委曲，未必能盡知也。

長語則雜說之屬，其考據議論，亦頗有佳者。如謂詩小序不可廢；禮記篇次不可割裂；朱子改大學以聽訟一節釋本末爲可疑；謂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用釋？且既釋本末，何獨遺終始？俞廷椿王次點以周禮五官分補冬官爲亂經；周禮設官之瑣屑不必疑；董子繁露深得春秋之學，而程大昌之辨爲妄。六國時魏之都大梁，乃逼於

秦而不得已，後世朱溫宋祖都之則大謬。明代翰林皆得論文，不以人而以官，且秉筆出於一二人無駁正者，爲失古法。宋時一甲三人，皆出知外任，然後召試。今制三人及庶吉士留者，皆可坐致清要，既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得召試，遺才頗多，不若復制科之爲得。唐宋有勳階官爵，以高下相稱敍，今制惟以官爲定，而勳階隨之，無復敍勞敍功之意。晉書中台星坼以爲大異，張華等應其禍，至國朝而中台星常坼，蓋不立宰相之應。干支等字，皆有本義，史記說文亦皆有說。而鄭樵言皆爲假借，其說非是。皆卓有所見。其關系尤重者兩條：一云，宋儒性理之學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今猶見於十三經注疏，幸閩中尙有其版，好古者不可不考也。使閩版或亡，則漢儒之學旣乎熄矣。一云：爲人臣者莫難於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務。孔子論三代之禮，有所因，有所損益。易謂窮則變，變則通。董子謂更化則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間時變不同，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自宋王安石變法，馴致大亂，後世以爲大戒。少有更張，則羣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爲循默，不敢少出意見，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無以自見，支傾補漏，視天下之壞而不敢爲矣！嗚呼，觀其前之一說，則明自永樂修大全以後，注疏之不亡者天幸也。其後萬歷時北監之刻本，未始不由於文恪之言，則其功實不在禹下。至十三經注疏之大半非漢學，則文恪固未能知之。觀其後之一說，則明之終淪胥以亡者，職由於此。此黃棃洲明夷待訪錄顧亭林日知錄之所以有激言之也。是書凡分經傳國猷官制食貨象緯文章音律音韻字學姓氏雜論仙釋夢兆十三門。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一月三十日

洹詞　明崔銑撰

夜閱明工部侍郞湯陰崔文敏銑洹詞，及按察使常熟楊五川儀明良紀四卷，書爲江陰李鶚翀所合刻。洹詞僅摘錄其紀事，兼及議論，目之曰洹詞紀事鈔，頗雜揉無次。崔公嘉靖時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其論春秋申生事頗有特見。論宋代事亦具有識力，斥張魏公之不足用，尤確當。又言宋之君厚其臣，臣負其君；國有大政，不務審處而先抗論，不求濟事而先潔名。漢唐之結夷狄，將以取之，宋直畏之。漢之明經以修行，宋之注經乃衍詞。漢士質，宋士浮。金元之際，中州之文，氣雄而詞倔健，欲陳義而不精，故國易摧；南宋之文，氣浮而詞細靡，故國益弱。宋臣之疏，文繁而用寡，氣激而意肆，南渡益下。云云。皆明儒議論所未及。又謂仁宗明不照遠，仁而容奸。富公范公，剗弊升治，其志速，其規闊。南宋張浚失之罔，陳俊卿失之懦，趙汝愚失之疏。又謂元祐任相專矣，然天子幼而不英，未聞女主而可大有爲者；數語尤扼要，足爲千古龜鑑。惟論道學力詆張無垢陸子靜楊慈湖陳止齋，而過尊伊川。又論文章謂止齋雜，葉水心譎，周平園漫，而稱程伯子條暢，叔子簡肅，俱未平允。其論明代人物，頗詆劉忠宣大夏周文襄忱楊文襄一清，而稱李文達賢李恭敏燧劉文和珝劉文肅忠；又謂文達之奪情非本意，而羅文毅倫醜言過斥，蓋以永樂以來，南士柄國，文達起北方之故。又極貶文毅與陳文恭獻章莊文節昶之道學，章恭毅綸廖恭敏莊之黷貨敗節。所盛推者，李忠文時勉薛文清瑄王忠肅翺王端毅恕四公，其聞見甚近，當必有據。至謂明有漢之全盛亡其彊，無宋之苟安有其弱，蓋由士業草略，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宣德正統之間，其民樸，其君任人，最君子有爲之時。而楊東里乃日與其僚嬉燕晉書唐律，遂失其時。孝皇信任內閣三臣及司

馬劉忠宣，而閣臣皆善私己，忠宣亦無以廣德心者，致弘治之化遜於古。皆切中當時之弊，眞名言也。崔文敏明史儒林有傳。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九月二十四日

本語　明高拱撰

夜閱高文襄拱本語，多指駁古人瑕纇，尤不滿於程朱，其機鋒利甚，往往令人解頤。惜僅六卷，不禁看，所謂書當快意讀易盡者。

咸豐丁巳（一八五七）八月初九日

觚不觚錄　明王世貞撰

偶閱王弇州觚不觚錄，有論投刺用雙紅單紅之別。內閣與司禮首璫，及六部尙書九卿與內閣，五部尙書九卿與冢宰，皆用雙摺紅刺，云云。余在京師，惟見內閣與骨肉親王則用雙紅刺耳，餘皆不爾也。又云：百年前，翰林京堂諸公，使事還里，及以禮致仕若在告者，謁巡按按察使兵道，則入中門，馳甬道；謁巡撫布政使府州縣，則由旁門，走東階。蓋以桑梓之重，與持憲者有分別耳。而後來巡按監司，漸不聽馳中門甬道，今遂無此事云云。今則惟部曹見巡撫，由旁門走東階入，馳甬道由中門出，謂之軟進硬出，以督撫皆兼部銜故也。而翰林京堂，至於編檢庶常，雖謁巡撫，亦馳中門甬道矣。甚至七品九項京官，亦如部曹例，近且有進士舉貢，以紳士自命，居然謁巡撫兩司，稱治晚生，如京官體矣。予頃在杭州見中丞，執司官禮，用銜名紅帖，入旁門，止司道官廳。中丞開閤迎，予仍由東階進，而馬公甚傾挹，以謂何過謙乃爾也。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七月十七日

世說新語補

是日閱世說補。此自明代坊刻，以爲王弇洲所爲，其實書賈妄託。蓋删臨川原本，而以何氏語林羼附之。

雙槐歲鈔　明黃瑜撰

閱明人黃瑜雙槐歲鈔十卷。此書四庫亦不著錄。瑜字廷美，廣東香山人，由太學生官知縣。書成於弘治時，多載明代故事，足補史闕。其述科舉，尤詳於洪永，以典例所始也。述軍政邊備及敵勢本末，尤詳於景泰以後，以邊事漸亟也。所附議論亦具有識見。惟載洪武乙丑殿試，有司奏花綸第一，練子寧次之，黃子澄又次之，太祖親擢丁顯爲狀元，子寧次之，綸又次之，三人皆拜修撰，而子澄抑置三甲爲庶吉士。按明史黃子澄本傳及朱竹垞明詩綜、黃崇蘭貢舉考略，皆言子澄爲乙丑進士第三人，與此不同。餘亦有與史傳相出入者，要可以備見聞。至間及經史考辨，則頗多疎漏，又好雜載委瑣神異之事，自穢其書，殊類小說體耳。(此處書眉補記：歲鈔最謬者，謂楊俊之誅，在景泰時，于少保以其勇健難制，主議誅之，其父洪由此憤悒而卒。按明史俊在景泰時兩下獄論死皆宥。而洪卒後，子傑嗣，爲昌平侯，傑卒，俊襲爵，復以罪再論死，奪爵，命其子珍襲。及天順復辟，英宗夙恨俊，張輗又與不協，遂下詔獄誅之。祝允明野記亦言天順時，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搆誅。雖石亨張輗不同，而俊死在天順時則無疑矣，歲鈔傳聞之訛如此。惟野記言俊臨誅有娼來哭，而歲鈔載娼之名爲陳三，是可信也)。

（穀山）筆塵於嘉靖以後輔相無不詆斥，又頗指朝廷之失，歲鈔更顯陳闕政。時當孝宗之初，而一則曰憲廟初政昏極尤張，一則曰成化間儉邪雜進，左道論政，足見時無忌諱，直筆在人，爲可法也。

歲鈔載弘治乙酉，雲南鎭守大監劉昶、總兵黔國公沐琮、巡撫張浩等，保舉神童董元，紹興人，雲南知府復次子，八歲能詩翰。詠胡桃云：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擘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梅月云：夢覺羅浮夜已闌，碧天雲靜月團團，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鏡裏看。九歲以來，眞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字，亦皆能之，今十三歲矣，請查照李東陽程敏政楊一淸洪鐘事例，考送翰林院讀書。疏上，召試，不如所言，命還籍，乃充會稽縣學生，更名玘，云云。此卽吾鄉董文簡公也。後爲乙丑 弘治十八年 進士第二人，官至禮部侍郎，以淸節儒學名。居郡城之筆飛坊，坊口有橋，曰探花橋，其第宅及綽楔至今無恙。黃氏又謂敏政一淸及鐘皆由翰林院秀才登進士，而鐘授中書舍人夭死，時年十八。惟東陽雖受上知，然爲順天府軍學生登第，未嘗讀書翰林也。今爲學士，與敏政一淸俱將大拜矣，玘其可量耶云云。黃氏是書成於弘治乙卯，固未及見文簡之貴耳。此吾鄉文獻之一大事，而郡邑志俱失載，故特記之。其後李文正楊文襄果皆至極品，而程文儒亦終於禮部侍郎，與董公同。瑜卽黃文裕（佐）之祖父。佐字才伯，嘉靖中官至少詹事，贈禮部侍郎，見明史文苑傳，稱其譔述至二百六十餘卷，尤精者爲樂典。（此段書眉後記：乙丑董文簡以會元爲進士第二人，其第三人則餘姚謝少宰丕，文正公子也。文簡居第在筆飛坊，今子孫猶世守之，而宅旁有橋曰探花橋，有石坊曰探花坊，皆謝少宰所建，今里人遂誤稱爲董探花矣。）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九月初二日

閱黃瑜雙槐歲鈔。瑜字廷美，香山人，明景泰丙子舉人，嘗知廣東長樂縣，告歸，家居二十年卒。書凡十卷，多記當時掌故。其言洪武丁丑科場之獄特詳，自稱本於太祖所定薄福不臣榜，故多明史所未及。所載張信等獲罪之由，及丁丑狀元陳𨚍探花劉諤進士碑錄、紹興府志皆作士諤，山陰志貢舉考略亦同。是書作諤，蕺山集及劉氏譜作諤，水澄巷有當時所建探花坊作士諤。誅貶始末，亦它書所未見。張信，定海人，明史無傳。劉坩見紹興府志其父子華傳中，亦不載其獲罪事。是書余於庚申歲閱一過，今二十四年矣。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十八日

雙槐歲鈔有陳御史斷獄一條，云：武昌陳御史孟機智按閩。有張生者殺人當死，其色有寃。詢之，生曰：鄰居王嫗許女我，已納聘矣。父母歿，我貧無資，彼遂背盟。女執不從，陰遣婢期我某所，歸我金幣，俾成禮。謀諸同舍楊生，楊生力止我，不果赴。是夕女與婢皆被殺，嫗執我送官，不勝考掠，故誣服。即遣人執楊生至，色變股栗，遂伏罪，張生獲釋。人以爲神智，有聲。宣正間至右都御史。案此卽梨園院本釵釧記也。小說之聊齋志異有胭脂一事，云是施愚山爲山東提學道，辨濟南諸生秋隼寃獄；又弋腔演劇有拾釧記，亦曰法門寺，謂劉瑾所出寃獄者，疑皆由此附會。

十一月二十二日

疑耀　明張萱撰

閱博羅張孟奇萱疑耀共七卷。孟奇明萬曆中官內閣誥敕房中書舍人，出榷滸墅關稅，以養母歸。是書向題李贄作，王漁洋香祖筆記始證爲張作，四庫提要已改正之。此本爲近人南海伍崇曜所刻，取其所著西

園存稿是書新序冠之於首。其序言是書本二十七卷，歲戊申分司吳關時焦太史竑、黃觀察汝梓爲之序以付梓，僅得七卷，今其餘蓋不可攷矣。書亦雜識之屬，頗多舛誤，亦有肊說；然其辨證古今，亦間有可取，在明代尙爲洽聞之士也。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十二月初五日

閱疑耀。其中如論明代黃册、宋世扈從女童露面諸事，亦頗資采摭。然所引書多不可據。卽如開卷第一條孔子無須眉辨，本何孟春餘冬序錄之說引孔叢子云：子思言吾先君生無鬚眉，而今本孔叢子實作吾性無鬚眉。第二條引說文畫婐舜妹，而說文並無此語。孫頤谷皆已辨之。

十二月初六日

閱疑耀。其望帝化鵑一條，不引揚子雲蜀王本紀，而引來敏本蜀論。施全一條，以全爲本在秦檜十客之列，不知刺客之名，卽因其剸刃而目之。劉表工書一條，謂三國志注載表與袁尙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不知後漢書注言兩書皆出王粲集，是粲代表所作。淩揚藻蠡勺編卽襲此而誤。邱明非姓左一條，據吳興邱墓邨碑，以左爲左史之官，邱姓明名。機雲爲顧婦贈答一條，謂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第二章結句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是反爲顧婦贈彥先。不知文選李善注已明云此二首上篇贈婦，下篇婦答，而俱云贈婦，誤也。韓昌黎白太傅皆惑於服食一條，謂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迄不痊，是昌黎譏李干等服藥之誤，而晚年復躬蹈之。不知白詩所云退之乃衞中立亦字退之，非昌黎也，昔人已辨之。衚衕一條，謂京師呼巷爲衚衕，蓋俚語；山海經有飛魚食之已痔衕，郭璞注音洞，是衕非俗字。不知說文明云衕通街也，山海經衕字

乃洞字之借。火浣布一條，引逸周書火浣布贊：火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又引山海經云：布出火山國，火中有白鼠毛，可作布，敝則以火燒之如新。案逸周書竝無火浣布贊，山海經亦無此文，惟大荒西經言昆侖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郭注云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東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澣布是也。是誤以郭注爲山海經文。考三國志三少帝紀西域重譯獻火浣布注，引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云云；又引傅子：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爲衣云云；又引搜神記：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云云；又引東方朔神異記：南荒之外有火山云云；後漢書西南夷傳論火毳幘布注，引神異經：南方有火山云云；又亦引傅子云云。文與裴注所引小異。水經灅水注引神異經語較章懷所引爲詳，而較裴注爲略。任昉述異記亦言火浣布事，以爲南方炎火山之草木葉所績，與異物志所說同。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萬震南州志云：大秦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剝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藝文類聚卷八十引玄中記云：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其木皮爲火浣布。是火浣布有鼠毛、木皮兩種，故干令升搜神記謂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太平廣記異人門載梁四公記云：南海商人齎火浣布三端。杰公 謂𧬈杰 曰：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問木鼠之異，曰：木堅毛柔，皆兼木鼠而言之。列子殷敬順釋文，引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洲，有木及鼠，取其皮毛爲布，名曰火浣。亦兼木鼠言之，與裴注所引異。新調卽斯調之誤。凡此皆火浣布之說，出於魏晉以後。而列子湯問篇云：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張湛注云：此周書所云。疑耀之說蓋本於此，不知逸周書無其文也，

列子一書後人所綴輯，蓋出於東晉以後，觀湛所序甚明，本非漢志之舊。其書至唐開元後始大行，故裴世期注魏志、章懷注後漢書，於火浣布皆不引列子。此條綴於湯問篇末，蓋裴李諸人尚未見之，疑出於張湛以後，其注云云，亦非湛語也。

十二月初七日

穀山筆麈　明于愼行撰

閱明于文定公愼行穀山筆麈十八卷。此書四庫不著錄，然其中載朝章國故甚爲賅備，於隆萬間事尤詳，足以參核史傳。自卷一制典至卷六閣佮，卷九官制至卷十三稱謂，皆論明代典故而上溯宋唐及漢，敍述簡核，議論平允，最爲可觀。卷十五雜記雜問諸條，卷十八夷考，亦多可備采掇。其餘考證經史，殊非所長。雜說瑣言等亦有佳者，然多雜以迂腐語，此宋明人通弊耳。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九月初一日

酌中志　明劉若愚撰

閱劉若愚酌中志。若愚天啓時宦官。崇禎初，以管李永貞文書房，入逆黨第一等，逮問擬斬。是書作於獄中，得爲莊烈所見，減等免死。書凡二十三卷，皆紀萬歷天啓兩朝事。首以憂危竑議，訖於自敍略節，而附以黑頭援立紀略一卷，載馮銓事，共爲二十四卷。若愚頗知書，自序其家世襲延慶衞指揮僉事，父應祺官至遼陽副總兵。若愚自宮以進，選隸司禮監陳矩名下。是志力辨己之非魏黨，而於矩極力推美，稱爲先監。又言少在內書房受業於顧天埈，稱爲先師，天埈卽所稱崑黨之魁也。刑餘賤人，其言是非不足深據，惟

所紀事蹟本末頗詳，又多載全文。如憂危竑議續憂危竑議等，與從信錄先撥志始略同。至鄭貴妃刻閨範圖說序及皦生光本末，則他書所無。紀內臣職掌，大內規制，內臣佩服，多史志所未詳。臚列馮銓醜狀，亦甚詳盡。至紀飲食好尚，則絕無新異，而序謂閱此者當生嘗禁臠之思，是則熏腐之識見耳。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七月十四日

孤樹裒談　明李默撰

閱明吏部尚書李文愍默孤樹裒談中有辨黃子澄名次先後 引朱中丞河上楮談 一條，謂子澄係一甲第一，而歷考諸書皆不同。又駁雙槐歲鈔所載太祖夢雙絲之謬。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九月初四日

閱孤樹裒談。書凡五卷，自洪武訖正德十朝之事，皆雜采諸家說部而成，多史傳所未見者。所引書爲聖政記 宋濂撰 野記 祝允明撰 瑣綴錄 尹直撰 水東日記 葉盛撰 立齋錄 楊瑄撰 革除遺事 黃佐撰 北征錄 金幼孜楊榮撰 餘冬稿 何孟春撰 雙溪雜記 王瓊撰 草木子餘錄 葉子奇撰 海涵萬象錄 黃潤玉撰 寓圃雜記 王錡撰 傳信錄 客座新聞 沈周撰 震澤長語 王鏊撰 保齋錄 三朝聖諭錄 楊士奇撰 天順日錄 李賢撰 出使錄 李實撰 否泰錄 劉定之撰 菽園雜記 陸容撰 郊外農談 張鈇撰 懷麓堂稿 李東陽撰 四明塵談錄 沈儀撰 蓉塘詩話 姜南撰 篁墩文集 程敏政撰 龍飛集 燕對錄 李東陽撰 近代名臣錄 理學名臣錄 楊廉撰 共三十種，依時代先後錄之，無所持擇。撰者李默，字古沖，福寧人，嘉靖時官吏部尚書，爲嚴惟中所陷，以策題譏刺下獄死。曰孤樹者，以李嘗爲廣東巡鹽使，鹽署中有大樹爲數百年物，號孤樹云。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九月十一日

涇林續記　明周元暐撰

明萬曆間，御史崑山周元暐著涇林續記一卷，大抵村俗傳聞瑣屑之事；惟載分宜父子弄權、納賄兩條，潘伯寅尚書謂可俾史闕。然其言嚴世蕃資性強記，世宗觀經史，有未經者，朱書片紙以問嵩與徐階等，皆不曉；嵩以詢世蕃，卽曰在某書第幾卷第幾葉，其解云何，無一差者；則不可信。世蕃未嘗讀書，史稱其熟諳掌故及六部例案，蓋有之耳。又言羅龍文在分宜遇海島大盜邀至島中，屬借嚴氏銀百萬，羅以計免。其鋪敍情事，曲折甚詳。然分宜惟有袁江，漢志所謂南水也，何處有長江大山容此巨盜？是於地理尚不能知。其痛詆張江陵，謂有問鼎之心，尤爲謬妄。餘所載海賈得島中鱓魚，殼中有照乘珠九顆，遂成鉅富；及酒令每句嵌三分白、一點紅，顚倒挂喜相逢三字；皆吳越村巷猥傳，何足記載。惟言章楓山尙書年八十幸一婢，生子楫，後蔭爲中書舍人。周延儒少聘吳氏女，後貧甚，吳欲退婚，周訴之吳安節，吳令作文，奇其才，遂呼其族人以其女爲己女，曰：它日當厚嫁之。周癸丑廷對第一，乞恩歸娶。二事足資談助耳。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十月初四日

玉堂薈記　明楊士聰撰

夜閱楊士聰玉堂薈記。士聰明末以諭德降闖、竄名逆案者。此書乃崇禎癸未所作，所記皆當時朝事，亦間及詼諧戲瑣。其敍述國故，多有可觀。其書頗不經見，此乃寫本，上書乾隆五十二年門下宗再姪臨泗錄，不知何人，所寫訛脫甚多。士聰自序謂彙爲一帙，此乃分爲兩卷。又有細注删去緬鈴一條。予嘗見楊

山松孤兒顧天錄，言士聰此書力詆其父嗣昌，至有槃瓠遺種之詈，今此本亦無有。又見禁書目錄，載此書在抽燬類，然則此本固非全書矣。其中議論頗平允，惟不滿于張天如，其餘好惡俱無所偏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十月十三日

譎觚　清顧炎武撰

閱顧亭林譎觚凡十條。其自序言見時刻尺牘，有樂安李象先名煥章與顧寧人書，辨正地理十事，然未嘗有往復之札。又札中言僕讀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譜而深許之，僕亦未嘗見此二書。其所辨十事，僕所著書中有其五事，然似道聽而爲之說；又或以僕之說爲李君之說，則李君亦未見鄙書，故出其所見以質之。其書先列李原書，而後爲辨正。象先諸說，似亦博辨有志於古，而多引別史或近時地志，皆涉無據之談，又好逞臆武斷。然如言臨朐之逢山，據漢書地理志臨朐有逢山祠，則逢山自以逢伯陵得名，非由逢萌一條，亭林亦稱之。又言周封太公於營邱一條，亭林謂史記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以封尙父者，蓋周初有千八百國，中原之地無閒土，故封止於此。象先謂千八百國，當伐紂後自有變置。殷都朝歌，千里內不免改王畿爲侯國；周都鎬京，千里內不免改侯國爲王畿。澗東瀍西，皆有諸侯，營雒以後，安能各守其地？言亦近理。蓋亦當時之矯矯者。亭林於地理爲專門，所辨自皆精當，固非象先所能敵也。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一月廿三日

廣陽雜記　清劉獻廷撰

閱劉繼莊獻廷廣陽雜記。共五卷，多記殘明佚事及國初官制，糅雜無序；偶一考古，大率淺謬，宜其心

浙於金人瑞也。惟有一條云：唐王諱聿鍵，終於福建，其弟聿鐭終於粵東，桂王諱由榔，終於夜郎，魯王諱以海，終於海外，名皆若爲之讖。則自來論者所未及。又閱明人崑山周元暐涇林一卷，皆記隆萬間鄉曲瑣事，其極詆張江陵，謂有窺伺神器之心，尤委巷妄言。二書皆刻入功順堂叢書中。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五月二十二日

筠廊偶筆　清宋犖撰

宋犖牧仲筠廊偶筆二卷，二筆二卷，皆僅百許則。牧仲故不讀書，所記無足觀者。其關侯祖墓碑一條，以杜撰荒唐之事，而深信爲眞。壽亭侯印一條，乃不知侯所封者爲漢壽亭，尤爲可笑。又云壯繆非佳謚，不知古繆穆字通，此又沿楊升庵秦繆公論之妄說也。弇陋如是，他可知矣。其體例亦甚蕪雜，在說部中最爲下乘。惟所載雪堂墨品及徐亘源友評兩則，可資談柄，萬歷補謚諸臣一條，足備掌故耳。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三月十九日

居易錄　清王士禎撰

閱阮亭居易錄。阮亭藏書頗夥，一時往還皆博雅勝流，故見聞旣廣，議論皆有本末，其於集部致力最深，四庫提要多取之；惟於經學太淺。又其時目錄之學未盛，往往有失之眉睫可笑者，如云嘗於慈仁寺闐市見孔安國尚書大傳、朱子三禮經傳通解，吳任臣家有唐會典、開元因革禮之類是也。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十一月二十六日

王叔文、李訓一謀奪宦官兵柄，不遂而竄死，一謀誅宦官，事垂成而被禍尤酷，此皆唐之陳蕃、竇武也，

而史臣痛斥之，比於亂臣賊子，此古人之奇寃。李訓事當日李衞公猶有平情之言，王叔文則昌黎亦力詆之矣。范文正獨爲八司馬平反，孔經父文仲謂李訓義不顧難，忠不避死，而惜其情銳而氣狹，志大而謀淺，可謂卓識矣。牛李之黨，唐人亦無定論。葉石林始推文饒爲唐中世第一流人物，王漁洋又舉唐子西眉山集中寄郭潛夫詩云：黔江清且碧，瀘江濁而紅，須臾盡變濁，混混顏色同。淸固不勝濁，此理天下通。君視開成間，牛李爭長雄，卒之贊皇老，不勝太牢公。物理自古然，徘徊歎無窮。以爲篤論，然尙未知所謂牛李者，李指宗閔，非贊皇也。鄉先生沈淸玉詠史樂府云：珏耶嗣復耶，贊皇實救之；綯耶敏中耶，贊皇實引之。此皆太牢黨，誰謂平泉中有城府私？武宗二宗本水火，太叔得立太尉禍。崖州之貶公意中，那有夢中乞哀我？商寶意許爲史筆如山，信哉。

十一月二十九日

閱居易錄卷二十載崔鷗德符論楊嗣復，備言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其大端有十二，而終之曰：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此鄭覃、陳夷行所以罷黜，李德裕所以謫死窮荒，李逢吉、宗閔、楊嗣復輩所以卒於翔徉而得志，豈足怪哉。崑山王志堅弱生跋云：李贊皇之相業，唐季無兩。弇州以比裴晉公，而稍昂之，其論當矣。至其爲人，論者猶或不滿，以爲不能釋憾解仇，亦不然也。仇士良以武宗之立非宰相意，勸帝誅楊嗣復、李珏，而杜悰請贊皇救之。三人者皆牛黨也，使以私怨行之，立齏粉耳，乃與同列上奏，至於伏地不起，楊李得全，僧孺、二李能之乎？二李之惡極矣，貶之未可謂私。白敏中、令狐綯皆二李黨，贊皇引用不疑，而卒受其禍。憾自不釋，仇自不解耳，非贊皇之過也。晁无咎詠贊皇云：當年伏地全楊李，公亦何知愛惡間，亦同此

意。又卷二十四載海甯朱一是近修論李衞公云：牛李之黨，蘇轍謂牛以德度勝，李以才氣勝，並有瑕瑜焉。自吾觀之，其相去遠甚。僧孺者無識之庸流，德裕者經世之名佐也。僧孺之黨若李宗閔李逢吉之徒，皆憸險嫉媢之小人，大禍人國；而德裕之黨若裴晉公，則國之勳臣，社稷視以安危者也。又云：使天祚唐室，假武宗以年，而德裕前不小用於節使，後不摧折於貶竄，并一生之精神才智，盡效於政府之區畫，將藩鎮盡革，外攘內安，不難復貞觀、開元之盛。其論維州事尤確。案鄭覃、陳夷行與楊嗣復、李珏爭論事，通鑑詳載之，胡身之注亦謂史言小人之厄君子不遺餘力。王弱生之跋與沈清玉詩意正同。漁洋極重衞公，所著書中再四言之，極與余意合。至僧孺之罪，莫大於不納悉怛謀，而溫公通鑑反取之，此當日姑息西夏之餘智也。其對文宗謂天下已太平，亦小人欺罔之尤。

十一月三十日

今制漢人自中允以上，皆吏部進單請簡，其結銜曰左右春坊，而不繫詹事府，至庶子皆然。其贊善缺出，以編檢資深者二十人引見，則上諭書詹事府左右春坊。若滿洲則自贊善至庶子皆擬正陪二人引見，皆止稱詹事某官，不稱左右春坊。嘗疑其不畫一。偶閱居易錄云：今諸衙門滿漢設官略同，其同而異者，如詹事府滿洲掌詹以下，皆不兼翰林院銜，左右春坊司經局銜上皆冠以詹事府，十三道監察御史皆冠以都察院，而不分某某道是也。案明代詹事府，詹事一官罕眞除者，成弘以後率以禮部尚書侍郎掌詹事府，嘉靖以後又有以禮尙協理者。其或不置掌詹，則以少詹掌之。故中葉以後，少詹在會推閣臣之列，而詹事必兼翰林學士銜，少詹必兼侍讀、侍講學士銜，至翰林院學士，官止正五品，侍讀侍講學士從五品。而稱爲光學，爲清華之

極選，故禮部尚書必翰林爲之，而以光學爲兼官。左右兩侍郎，亦皆翰林，吏部兩侍郎中，亦必有一翰林，皆以講讀學士爲兼官。然掌詹事之禮尙不理部務，其禮尙、禮侍之兼光學、讀學者，亦不理院事。嘉靖以後不眞除光學及讀學、講學，其掌翰林院事者或少詹，或太常卿、太常少卿，皆兼讀學、講學銜爲之，而以吏部、禮部侍郎各一人掌教習庶吉士。至萬歷中年後，則侍讀、侍講亦無除授者，此其大略也。明以侍讀、侍講及典籍、待詔、孔目等爲翰林屬官，修撰、編修、檢討爲史官，別設一廳，亦屬於翰林院。國初小變其制，以吏、禮兩部或尙書或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仍理部務。而漢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滿人則不兼。今官制遞變，而滿庶子中允贊善不繫銜，左右春坊洗馬不繫司經局，皆止冠以詹事府，則至今猶然也。

十二月初二日

池北偶談　清王士禎撰

池北偶談謂晚唐人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閙、雨過杏花稀，元人詩布穀叫殘雨、杏花開半村，皆佳句也，然總不如右丞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盛唐高不可及如此。予謂風暖一聯是閨怨語，曉來兩聯是口頭景語，興闌一聯是閒適領會語，本自不侔。王語靜中有理趣，杜語靜中有怨意，曉來兩聯則尋常好句耳，布穀十字又近俗調矣。境詣懸殊，不煩衡量。居易錄又舉山谷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雲中下蔡色，林際春申君，以爲此論最有神解。予謂雲中二語，是古詩高境，氣蒸二語，是律詩正格；雲中二語以解悟勝，氣蒸二語以氣力勝，此亦各有所宜，不須並論者。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二十八日

香祖筆記　清王士禛撰

王阮亭香祖筆記成於康熙癸未甲申兩年官刑部尙書時，所記自論詩外，可觀者尠。惟論陳子昂爲唐室罪人一條，最爲有識。其淺謬者，不特四庫提要所駁強解特健藥名義一條也。如謂方勺引劉中壘謂泥中中露衛二邑名，此說甚新，不知毛鄭說皆如此。謂馬永卿云李西臺書小詞羅敷作羅紨，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嚴羅紨，紨音敷，羅敷作羅紨，必有据依，不知漢書武五子傳本作嚴羅紨，顏注紨音敷，竝不作紨，李建中誤書作紨，馬永卿又誤記之耳。謂唐時郎官直宿，有侍女新添五夜香之句，侍女當是何色人？不知此乃東漢之制，唐時郎官與漢異，無有此事，詩家用漢事耳。謂段成式諾皐記天翁張堅竊據劉翁位一條，類於病狂，不知此乃南北諸朝時之寓言，爲曹馬以來簒竊者發之，柯古此記，多用舊文耳。謂詩話類編載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清風嶺題詩前山月落一江水句，駱賓王改一字爲半字，辨其詩語時代之非，不知唐豈有兩浙觀察使之官，卽五字已可知其妄，不待更辯。而其最謬者，莫如唐修隋書不爲文中子立傳一條，謂仇俊卿通史它石論謂王凝次子勮劾貶侯君集，君集與長孫无忌善，因而惡及其祖，修史者畏无忌，不敢爲通立傳，此本於文中子關朗篇，言通弟凝嘗爲御史劾侯君集，而誤爲勮事。又謂通子凝，凝子福時，眞癡人說夢。通子福時，福時子勮，安得謂凝子？福時於高宗咸亨三年壬申許敬宗死時方爲太常博士，駁敬宗之謚，而侯君集於太宗貞觀十七年癸卯已以謀反誅，乃其子勮先已劾貶侯君集，其荒謬不足辯。仇俊卿亦不知何人，通史它石論亦不知何書，觀其立名，可笑已甚，而阮亭以爲快論可破千古之疑，是幷新、舊唐書俱未寓目矣。

光緒庚辰（一八八〇）六月二十一日

香祖筆記有四事爲寫出之，以證今日亦觚不觚之類也。阮亭云：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有一定儀注，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選君印君，員外以下稱長官，科稱掌科，道稱道長是也。自康熙丙子後，各部司及中行評博無不稱老先生矣。按今則翰林十三科以前之前輩稱後輩爲老先生，七科以前則稱後輩爲館丈，皆施之文字而不怪，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者，無過於此，其餘則絕無此稱。各部掌印者皆稱印君，然不以相訏及入文字，長官則從未聞也。

阮亭云：翰林故事坊局已上乃得用紅柬爲刺，編檢庶常刺止用白，雖元旦賀壽等吉禮亦不用紅，不喻其義。案今則編檢初轉坊局者，先須徧拜前輩，用一紅一白帖，謂之拜斷白帖，此後不用白刺。修撰以下，則皆用白，然惟相施於前輩，如非翰林則不用。於庶常之散館者，則初見用一紅一白，雖謁坐師房師，亦止用白刺，曰某頓首拜，謂之拜斷稟帖。其坐師房師之不由翰林者，則仍用紅帖，單書姓名近科，恐或致相形之絀。於坐師不問翰林與否，槩用白刺，而爲師者亦覥然受之，其可笑已甚。余今年決計不入庶常，亦深惡此等事也。

阮亭云：宋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後，必降階謝。康熙庚辰科選庶吉士，大學士王文靖公之孫，桐城張公敦復、禮部尙書韓公慕廬之子皆中式，及唱名，皆自陳奏，皆得邀恩入翰林，然不降階謝也。案今則凡三品以上大員子弟朝考後引見，例得碰頭，近年復停止，而軍機處別進牌子矣。

阮亭云：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宮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今文移章奏往往稱詹

事府春坊者，謬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冠以都察院，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史者，謬也。案今則庶子中允由吏部開單請簡，而內閣票籤處擬旨進者，必曰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尚存左右春坊之名。至贊善例由吏部帶領引見，則旨中止曰詹事府左右贊善，幷去春坊之名，滿缺庶子中允，亦多由吏部擬定正陪帶領引見，旨中亦並無春坊字矣。惟洗馬則旨中止曰司經局洗馬，不冠以詹事府也。定例庶子得具摺謝恩，與翰林侍讀侍講學士同，蓋始儕於京堂，亦不入京察保舉道府之列，而自洗馬以下，則京察由詹事舉劾。至大考引見，則少詹事以下皆由詹事帶領，是不得謂非統攝矣。柳南隨筆中亦有一事及稱謂沿革，幷寫出之。王東序云：明時搢紳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稱大老爺矣。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太老爺矣。又舉人貢生，俱稱相公，卽國初猶然，今則竝稱大爺矣。按東序之言，爲乾隆二十年以前言之也。今則京官自五六品翰詹以上，外官自道以上，皆稱大人；自通判以上皆稱大老爺；知縣稱太爺，咸豐以前已皆如此。近年知縣皆稱大老爺，雖微末如典史，亦稱老爺，或至稱太爺矣。舉人貢生皆稱老爺，近則生員稱相公，或致怒矣。惟京官則郎中以下皆止稱老爺，修撰編檢稱老爺，一得學差則稱大人，雖任滿歸而不改，近或得試差歸者亦稱之矣。給事御史稱都老爺，大學士稱中堂，各省將軍稱將軍，有爵者公侯伯稱公爺侯爺伯爺，子男稱爵爺，俱不敢止稱大人矣。京官無大老爺太爺之稱者，以權任不屬，故諂媚不至也。都下以稱爺爲重，南中以稱爺爲輕。老爺之名，實起南宋，而元史始見之，爺者父也。官稱大人，始於後漢書烏桓傳，其國有勇健能理決鬥訟者推爲大人，而魏晉時匈奴遂有南北部大人之稱。中國則自漢至

唐，皆以大人稱其父，亦或以稱其母稱其翁姑，蓋至今而上下無不以父相事也。部屬稱長官曰大人，長官稱部屬曰老爺，是彼此以父相訏也

六月二十四日

病榻夢痕錄　清汪輝祖撰

閱病榻夢痕錄。夜閱夢痕錄餘畢。汪氏此書，實年譜之創體，所記皆切于身心實用，多布帛菽粟之言。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正月二十九日

日下舊聞　清朱彝尊撰

閱日下舊聞。是書不觀者十餘年矣。朱氏采取，稍嫌汎濫，其每門之下，隨事標舉，不用分注附見之法，亦病錯雜。又坊市寺院，不按里條系，頗難徵考，疑是竹垞未經刊定之書。其子西畯每卷各補數十則，亦多蕪漫。然軼史遺文，藉以蒐拾，京華故實，鉅細咸資，自非夢華夢粱所堪仿佛。故乾隆間御定之本出，去取既精，摭實而談，固視原書遠勝，而此編終不能廢也。其書搜采至一千六百六十九種，然所切據者，張爵之五城坊弄胡衕集、孫國敉之燕都游覽志、蔣一葵之長安客話、宋啓明之長安可游記、劉侗之帝京景物略、孫承澤之春明夢餘錄、周篔之析津日記及元混一勝覽、明一統志、曹學佺之名勝志、顧祖禹之方輿紀要、顧炎武之北平古今記等十餘書而已。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正月初七日

龍沙紀略　清方式濟撰

閱方式濟龍沙紀略。式濟字屋源，桐城人，康熙己丑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後以子敏恪公觀承貴，封

光祿大夫。其父登嶧，官工部主事。康熙辛卯，戴名世南山集事發，以登嶧之父故學士孝標嘗著滇黔紀聞，坐是全家戍黑龍江。是書式濟隨其父在戍所時作，分方隅山川經制時令風俗飲食貢賦物產屋宇九門。其書紀載詳覈有法，于山川尤考證致愼，爲言北塞者所必需。其辨混同江源出長白山，卽松阿里江，西北流二千六百餘里始與黑龍江合。黑龍江出俄羅斯境興安諸山之南，而金志誤云混同江一名黑龍江，又誤松阿爲宋瓦爲松花，皆得之目見，有功史學。其名龍沙紀略者，四庫書目提要謂龍沙二字始於後漢書班超傳贊咫尺龍沙，章懷太子注曰：龍堆，沙漠；白龍堆在西域中。漢書孟康注、酈道元水經注可證。沙漠漢書作幕，燕然山銘稱大漠，其地亦在西北，不在東。今東北自唐以來，勃海大抵奄有諸土，已久爲城郭宮室之國，不得以龍沙目之。式濟蓋侚沿劉孝標龍沙霄月明、李白戰士臥龍沙等語，以爲塞外之通稱，其論誠確。然式濟言興安嶺，或曰蔥嶺之支絡，盤旋境內數千里，則西北東北，幅員本相連接。又言卜魁（本站名，今黑龍江將軍駐此）以南至新城數百里，皆平漠，是北塞未始不可稱漠。且漢書匈奴國境，包絡東西，漢書所稱絕幕，固亦兼東西言之耳。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二月初三日

閱微草堂筆記五種　清紀昀撰

臥閱閱微草堂五種。文勤此書，專擬干令升顏黃門一流，而譏議名雋過之，其字句下間附小注，原本六書雅訓，一字不苟，是經師家法也。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六月二十七日

紀文勤槐西雜志云，世傳推命，始于李虛中，其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時，蓋據昌黎所作虛中墓志也。其書宋史藝文志著錄，今已久佚，惟永樂大典載虛中命書三卷，尙爲完帙，所說實兼論八字，非不用時，或疑爲宋人所僞託，莫能明也。然攷虛中墓志，稱其最深於五行書，以人始生之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生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云云。按天有十二辰，故一日分爲十二時，日至某辰，卽某時也，故時亦謂之日辰。國語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是也；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孔穎達疏從旦至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是日辰卽時之明證。楚辭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以辰與日分言，尤爲明白。據此以推，似所値日辰四字，當連上年月日爲句，後人誤屬下文爲句，故有不用時之說耳。余撰四庫全書總目，尙沿舊說，今坿著于此，以志余過。案文勤五種，雖事涉語怪，實其攷古說理之書。其中每下一語，必溯本原，間及考證，無不碻覈，又每事必具勸懲，尤爲有功名教。錄此一條，幸後人勿以小說視之也。

雜志又言永樂大典載李芳樹刺血詩云：去去復去去，悽惻門前路。行行重行行，輾轉猶含情。含情一回首，見我窗前柳。柳北是高樓，珠簾半上鈎。昨爲樓上女，簾下調鸚鵡；今爲牆外人，紅淚沾羅巾。牆外與樓上，相去無十丈，云何咫尺間，如隔千重山。悲哉兩訣絕，從此終天別。別鶴空徘徊，誰念鳴聲哀？徘徊日欲晚，決意投身返，手裂湘裙裾，泣寄稾砧書。可憐帛一尺，字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舊愛牽人心。君如收覆水，妾罪甘鞭箠，不然死君前，終勝生棄捐，死亦無別語，願葬君家土，儻化斷腸花，猶得生君家。芳樹不著朝代，亦不詳始末，其次在韓蘄王孫女詩前，必是宋人。其詩世無傳本，纏綿悱惻，可泣鬼神。予謂此詩一句一轉意，兩句一轉韻；其音調氣韻，六朝三唐，亦爲傑作。楊升庵丹鉛錄舉門外猧兒吠、知是蕭郎

至一詩，以爲一句一轉，古人所少。然彼止八句，且不過男女相悅之詞，以視此詩，相去何止數等耶？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七月初六日

東皋雜鈔　清董潮撰

海鹽董曉滄庶常潮東皋雜鈔三卷，雜論古今以及詩詞瑣事，與客話［按謂阮葵生茶餘客話］略同，雖嫌簡陋，然其論隋書不立文中子傳，蓋魏鄭公等欲尊其師，不屑與文學諸人伍，勢必別立世家，如史記之于孔子，而又無此體，故幷此不書；又論吳虎臣漫錄引晉孫綽表哀詩序，有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語，謂人臣亦可以言諒闇，按晉書山濤遭母憂，武帝詔有曰山太常雖居諒闇，情在難奪，是晉時固通稱；二條獨可取。他如載錢蒙叟獻豫王禮帖子，及見弘光于南京司禮監韓贊周第，伏地痛哭；又順治丁亥被逮繫金陵獄，而寄河東夫人詩，謬以東坡御史臺寄弟爲寄妻，且其時原配陳夫人尚在，而竟以河東君爲妻，足見其不惜行檢。載陳相國之遴之娶徐夫人事及相國獲罪始末；又謂相國于甲申四月作燕京雜詩十二首，雖蒼涼悲壯，頗多局外快心之語，蓋相國在明季以奸臣子永不敍用，故于其亡有幸心焉。載李穆堂主康熙辛卯會試得罪事，皆他書所不詳。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十一月初四日

吳門補乘、續編　清錢思元撰

閱錢思元吳門補乘。思元字宗上，一字止庵，乾隆時吳縣諸生，學詩於沈歸愚。其邑人韓豐爲之作傳，言所著尙有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緯緝及吳門軼記吳門軼事止庵隨錄止庵聞見錄止庵日記怡庵隨錄嶺表

錄異補蕃夷堅志補遺等書。此書共十卷，輯錄吳縣長洲元和三縣故實爲府縣志所遺者，而首冠以巡典補，別爲一卷。所載蕪雜，多采市稗，不知著書之體。又所見陋狹，拙於考訂。其中馬家一條，注云出漢趙煜吳越備史，則其大略可知。然其刊誤一卷，頗能詳覈，吳下方言一條，尤有可采，最錄於此云。

呼婦人曰女客，高唐賦，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打亦謂之敲 左傳，執其戈以敲之。刺亦謂之擉 莊子，冬則擉鼈于江。相連曰連牽，亦曰牽連 晉書五行志，苻堅初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淮南子，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折花曰拗花 元微之詩，今朝誰是拗花人。言人逞獨見而多忤者曰奊莫 音如列的，漢書，奊莫而無志節。言人無所可否而多笑貌者曰墨杘 音如迷癡，出列子力命篇。言人胸次耿耿曰佁儗 音如熾膩，司馬相如賦，仡以佁儗。言人無所用曰不中用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言人聆言不省曰耳邊風 杜荀鶴詩，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人有病曰不耐煩 宋書庾炳之傳，爲人强急而不耐煩。謂人之愚者曰不知薡董 爾雅，蘋、薡董，注、似蒲而細。不知薡董者，卽不辨菽麥意。習氣曰毛病 黃山谷刀筆，此荆南人毛病。物不潔曰鏖糟 漢書霍去病傳注，盡殺人爲鏖糟，蓋血肉狼藉意。言戲擾不已曰嬲 音如嫋，去聲。稽叔夜書，嬲之不置。小食曰點心 能改齋漫錄，唐鄭傪夫人云：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愲不與接曰不倸 北齊書，后不倸輕霄。以網兜物曰揩兜 揩呼孩切，音海，平聲，見類聚音韻。誘人爲惡曰攛掇 平聲 見韻會小補。疾速曰飛風 唐制，凡雜馬送上乘局者，以風字印印右膊，以飛字印印左膊。問何人曰陸顧 吳中陸顧兩姓最著，故以爲問。言人舉止曰麞麐馬鹿 蓋四物善駭，見人則驚竄，故以爲喻。移謂之捅 集韻，捅，它總切，進前也，引也。言某人及某人、某物及某物皆曰打 丁晉公詩，赤洪崖打白洪崖，俗作入聲，讀如笪。事在兩難曰尷尬。以上所記及注，雖未知原本蒼雅說文，推究其義，且引書亦多出稗販，與原書不符。如漢書賈誼傳云：奊詬亡節，師古注，奊詬，謂無志分也。此假奊爲謑。說文謑，詬恥也。謑

或作謨，楚辭九思作謑詬。㚷𡚁自在說文夨部，㚷，頭衺骫㚷態也 音胡結切，漢書顏注音同。𡚁頭傾也，讀若子：其義既異，亦無列的之音。吾越方言，凡物之搖兀不安者曰口 渠立切，讀若極 口 胡骨切，讀近窟。當即此𡚁㚷二字， 越俗呼小搖船曰𡚁㚷頭船，尤其明證。 止庵所引㚷𡚁而無志節，漢書並無其文。列子力命篇墨㞙，張湛音眉夷，注曰默詐，殷敬順音眉癡，廣雅作墨欺，方言作嘿㞙，云𡢃也，江湘之間謂之無賴。又云：凡小兒多詐而𡢃謂之央亡，或謂之嘿㞙。郭璞注：嘿音目，㞙、丑夷反，狡也。吳俗讀眉如迷，吾越亦然。止菴迷癡之音，與殷氏釋文合，然詳諸書之義，皆主狡詐，非無所可否而多笑貌之詞。尷尬當作尲尬，說文尲尬，行不正也。殷氏注曰：今蘇州俗語，謂事乖剌者曰尲尬。吾越亦然。止庵此等皆似茫昧，而徵引雜博，良可取資。

夜閱吳門補乘續編，止菴子諸生士錡所續輯，共一卷，計一百八葉 即全書之第十卷。 科目一類，補至嘉慶庚辰，則書成於道光初年也。其雜記中載順治辛丑蘇州諸生倪用賓等哭廟一案，顧考功予咸作遭難自述文，敍次甚詳，可補辛丑紀聞之缺。又載嘉慶四年吾邑平寬夫侍郎治生員吳三新一案，王述庵有與侍郎書，直言規切，此春融堂集所未收者，惟嚴瑞唐榮所編述譜先生年譜略著之。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七月二十六日

耳食錄　清樂鈞撰

閱臨川樂鈞耳食錄，蓋學聊齋志異，而作者筆滯而詞陋，間有修潔者，終不免措大氣。鈞字宫譜，號蓮裳，與吳嵩梁蘭雪、羅聘兩峯等爲友，亦乾嘉間名士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閏三月十七日

藤陰雜記　清戴璐撰

夜閱歸安戴菔塘侍郎璐藤陰雜記凡十二卷，嘉慶丙辰其官太常少卿時所作。前四卷雜記國朝掌故瑣事，卷五以下分記五城郊坰居宅寺觀，自序謂舊聞考宸垣識略已載者悉去之，而見聞殊隘，筆亦冗漫。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十二月初十日

梅簃隨筆　清張作楠撰

閱金華張丹村作楠梅簃隨筆四卷，皆其官處州教授時劄記之語也，頗有考證。其第三卷所載倉田通法敍例及王制東田畝數算例，皆已刻入翠薇山房算學。梅簃者，海鹽吳蘭陔懋政教授處州時所築也。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六月二十七日

閱張丹邨梅簃隨筆。其書雖專言處州事，而中及算法，如舉程氏算法統宗中綾絹一例，推求四率之理及三代田制算例，黃鐘周徑面冪體積算例，投壺算例，王制東田畝數算例，補鑄編鐘算例，皆已見翠微山房算學。又校注葉靜菴子奇草木子十五條，其十一條皆言算法，固其專門之學。其古今同姓名一條、處州先賢著述一條，亦多可采擇。惟喜攻朱子，語多冷雋；又間載所作詩文，皆非著述之體。其辨羅漢一條云：十六羅漢見納納達答喇（此四字張氏用同文韻統例，凡呼聲應長之字，其字下另帶別音者，於本字下將別音字細書合爲一字。）傳及法住記，而十八之名不見梵典。蓋佛薄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屬十六阿羅漢，故張僧繇盧楞伽所畫羅漢相亦皆止十六也。惟東坡十八羅漢贊備書梵號，前十六與法住記合，後二人一曰慶友，一曰賓頭盧。然賓頭盧卽賓度盧跋羅墮闍，名乃複見。恭讀高宗純皇帝御製唐貫休十八羅漢贊，始知西域十六應眞外，別有

降龍、伏虎二尊者，一爲嘎獵巴尊者，一爲納納達密答喇尊者，以具大神通法力，故亦得阿羅漢名。東坡十八羅漢贊於羅怙羅尊者則曰：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似指降龍。於伐那婆斯尊者則曰：逐獸於原，得箭忘弓。似指伏虎。惟羅怙羅卽喇乎拉尊者 御製位在第十。伐那婆斯卽拔那拔西尊者。御製位在第三。由此土僧伽未能深通貝筴，展轉傳譌，致舛複耳。其辨道家南北二宗云：三餘贅筆稱南宗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巖授遼進士劉操，卽劉海蟾也，遼時燕山人，唐施肩吾西山羣仙會眞詩已引海蟾子語，以唐人引遼事，足徵其僞託。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葛長庚，卽白玉蟾也，宋閩清人，武夷道士，嘉定中徵赴闕下，封紫清眞人，所譔道德寶章今四庫全書收之，元闕祕要彭在份讀丹錄載之，指元篇朱載瑋諸眞元奥集成載之，稱其嘗受訣於陳楠，與三餘贅筆所敍淵源又異。案其語皆鈔撮四庫提要道家類中語，而不著所出。三餘贅筆爲明都維明卬所著，吳縣人，太常卿穆之父也。其書備載道家北宗 北宗謂呂巖授金王嚞，嚞名其教爲全眞。授七弟子曰，邱處機，譚處端，劉處元，王處一，郝大通，馬珏及珏妻孫不二，所謂一花七葉也。及呂洞賓始末。丹鉛失載北宗，又不知三餘贅筆爲都氏所著，其引劉後邨謂白玉蟾夭死、陳直齋謂白玉蟾嘗得罪亡命，蓋姦妄之流，亦皆出於提要，而俱諱所出。又言孫雨人 同元 謂爾雅閍謂之門、是門謂之閍之誤。案郊特牲索祭祝於祊，注云廟門曰祊，正義以爲釋宮文，禮器正義引亦釋宮廟門謂之祊，是孫氏當曰廟門謂之閍，丹鉛誤落廟字耳。郝氏義疏已言之。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正月初十日

楹聯叢話　清梁章鉅撰

閱梁章鉅中丞楹聯叢話中勝蹟一門，載西湖花神廟聯云：翠翠紅紅，處處鶯鶯燕燕；風風雨雨，年年暮暮朝朝。又稱其像塑盡態極妍。予於壬子歲過之，室宇盡圮，僅餘一堂，亦露處矣，而釵鈿儼然，環列飛舞。杭人言已不及舊塑像，蓋非中丞所見矣。此聯亦無有。中丞又言，廟堂有月老祠，聯云：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西廂記語。是前生註定的莫錯過姻緣琵琶記語（書眉有後記：案二語出荆釵記，梁氏以爲琵琶記，誤）今亦不見，月老像故在也。廟相傳爲李敏達公督浙時所建，自像其貌居中，而旁肖姬侍，（書眉有後記，乾隆中有詔斥去李像，正其名爲湖山之神，見國史名臣傳）蔣心餘有詩譏之，然敏達政蹟，至今浙人尸祝；又酷耆風雅，尤眷眷於西湖，爲白蘇後所僅見。敏達故不知書，而能如是，人尤難之。卽此一舉，其風流氣概，足以艷徹宇宙，令人想望不置也。中丞又載湖旁蘇公祠集公詩爲聯云：泥上偶然留指爪，故鄉無此好湖山。余去秋亦曾見此，集句至此，亦巧矣。又見蘇小墳聯集句云：桃花流水杳然去，冲壁香車不再逢。藕香居茶肆楹聯集蘇詩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茗似佳人，皆並足補此書所未備。（書眉有後記，藕香居聯語，叢話中已載之矣）至其他所載集句，如蘇州滄浪亭云：清風明月本無價，近水遙山皆有情。上係歐陽文忠句，下係蘇子美句，皆滄浪亭本事。太倉曇陽觀集昌黎少陵詩云：雲窗霧閣事恍惚，金支翠旗光有無，蓋觀祀明相國王文肅公女號曇陽子得道冲舉。相傳曇陽子以夢感宣城狀子沈文節，病瘵亡，託辭仙去，文節亦旋夭歿。湯玉茗牡丹亭傳奇卽演其事，王弇州汪伯玉文集中皆見之，眞僞殆不可曉，故聯語云云。金陵淮清橋門聯集劉夢得韋端己句云：淮水東邊舊時月，金陵渡口去來潮。袁簡齋隨園楹帖集唐句云：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某氏水榭楹語集宋詞云：波暖塵香，看檻曲縈紅，簷牙飛翠；上四字玉田句，下兩句白石詞也。醉輕夢短，在燈前欹枕，

雨外熏鑪；上四字毛澤民句，下兩句夢窗詞也。撰句如亡名氏虎邱花神廟云：一百八記鐘聲，喚起萬家春夢；二十四番風信，吹香七里山塘。王夢樓揚州府署客廳云：上客盡知名，杜牧詩才，鮑昭賦手；前賢有遺韻，魏公芍藥，永叔荷花。李松雲中丞莫愁湖水閣云：一片湖光比西子，千秋樂府唱南朝。徐青藤嶋磯孫夫人祠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近時楊慶琛題云：空江蘋藻祠靈澤，故國松楸夢惠陵。亡名氏黃鶴樓云：何時黃鶴重來，且自把金尊，看州渚千年芳草；今日白雲尙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俱足資吟諷。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七月初九日

茶餘客話　**清阮葵生撰**

閱山陽阮吾山侍郎葵生茶餘客話十二卷，頗多記國朝掌故。客話嫺于文獻之學，間及考古，則多疎舛。阮由乾隆壬申舉人官至刑部侍郎。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十一月初四日

茶香室叢鈔　**清俞樾撰**

閱俞蔭甫茶香室叢鈔，共二十三卷。其自序以年老不復能著書，取閱書所得罕見罕聞之事，隨錄成帙。然多有心得，可資談助。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十二月十五日

俞蔭甫茶香室叢鈔多可資異聞。然如解詩越以鬷邁，以上章南方之原，原爲大夫氏，則鬷亦大夫氏，言

與㲉氏之女俱往，此甚有理；而引左傳㲉夷氏證古有㲉氏，不引鄭有㲉蔑，亦可謂疏矣。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六月二十日

閱茶香室叢鈔。中引駢蕖道人薑露菴雜記數則，是吾邑人施山所著，昔年嘗見其山水扇面，畫法頗高，聞亦能詩，蓋游於幕府者。俞氏所引雜記俱頗有攷据。又引施鴻保可齋閩雜記十餘條，可齋亦似越人而客閩者。昔年見人扇頭有傅桐自書所作古詩，傅亦越人，客於河南，工駢文。嘗見其與江山劉履芬書，言駢體源流，甚有識理，其詩亦不俗，蓋吾鄉才雋，沈滯不達者多矣。

九月初八日

蕉軒隨錄　清方濬師撰

定遠人方濬師蕉軒隨錄十二册。濬師由舉人中書充通商衙門章京，得擢廣東道員。其人本不足齒，而復強作解事，妄談經學，中言詩文，諂附時貴，卑鄙無恥，文理又極不通，梨棗之禍，至於此極，乃歎鬼奴之爲害烈也。京師人稱通商衙門官員爲鬼奴，以其諂媚夷人無所不至也。至其贊呂晚村而詆黃梨洲閻潛邱，極頌袁子才而痛詆王述菴包安吳潘四農，所謂虺蝮之性，迥殊好惡，非特蜉蝣撼樹而已。謂阮文達因諂事和珅，大考眼鏡詩，和授以意恉，得列第一，尤小人狂吠之言。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五月初四日

玉井山房筆記　南苑唱和詩　清許宗衡撰

許海秋名宗衡，上元人。咸豐壬子進士，由庶吉士官起居注主事。居京師，極負盛名。歿後刻其玉井

山館集。詩文皆模擬桐城，絕無眞詣；文尤淺率。蓋道光以後名士，皆剽竊浮言，坐致虛聲，不知有根抵之學。亦緣時無眞賞，聾瞽滿朝，非此不能得名也。今伯寅復爲刻其筆記，以六十之年，僅得一卷，而見聞荒陋，出語蠢俗，但誇其得翰林，負詩名，飲饌之精，妻妾之奉。其尤可笑者，謂人但知王右軍蘭亭序而不知尙有詩，因備載其詩；謂遼懿德皇后事人皆知之，今閱王鼎焚椒錄述其事甚詳，因備錄其語。其所謂人但知蘭亭序者不知何人，殆卽一時唱和之名流。遼史懿德皇后事甚略，不知焚椒錄外何處知之？蓋坊肆有情史一書，中亦載焚椒錄，此君垂老得見，遂詫爲奇書也。又述毛西河姬人曼殊事，全載西河曼殊志銘一篇，以示其博，蓋不足責矣。伯寅以與所刻葉潤臣橋西雜記並稱，然葉雖不知學，其書亦一無心得，而守其父之藏書，聞見較多，故猶不失爲底下之書。若此者，乃徒酷楮槧耳。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七月十一日

交翠軒筆記　清沈濤撰

閱嘉興沈匏廬濤文翠軒筆記，共四卷，匏廬知大名府時所著，雜考羣書，多有異聞。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八月初六日

傍晚坐庭下閱交翠軒筆記。其第三卷考據經史，最爲精密。所駁鍾山札記公羊宣六年傳無人門焉者無人閨焉者一條，顧憲成言子路子貢、論管仲兩章當出齊論一條，皆與予舊說合。蕭山王小穀庶常筆記中言南陔中丞頗輕視抱經，載其說甚備，予嘗以爲太過。然其深信顧氏及袁子才齊論魯論之說，則誠不可解也。第四卷雜攷說部瑣文中，如据岳珂桯史言韓蘄王克敵弓本於徽宗時知雄州和詵所上制勝強遠弓，亦稱鳳皇弓，非本于熙甯元年李宏所

獻之神臂弓，以駁容齋三筆揮麈三錄之誤；据玉壺清話盧多遜幼時抽得雲陽道觀廢壇上古籤筒一詞，知今神廟籤詩五代時已有，以駁養新錄据祠山事要，謂起于南宋之誤，皆鑿然不苟。

八月初七日

沈匏廬交翠軒筆記云：夢溪筆談謬誤一條，嘗有人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謫官知海州，晝水便廳掩障，自爲之記，曰設於聽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竊意其心以爲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有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爲反坫耳。以上皆存中說。案說文土部，坫屏也，坫自有屏訓，不得譏此君之謬，惟反坫則非屏耳。今論語作樹塞門，而此作屏塞門。按爾雅釋宮屏謂之樹，二字義皆可通。集解引鄭注，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則經文本作屏字，北宋本尚不誤。以上皆匏廬說。慈銘按，夢溪所指之人，謂胡旦也，其誤用反坫不必言。至夢溪改樹爲屏，以宋英宗諱曙，避樹字嫌名，故用屏字。自唐石經及皇邢兩疏，皆無異文。雅訓屏謂之樹，正釋論語此經。匏廬乃謂經文本作屏，不免好異之見。鄭君以魯論兼采齊古，其本或與今異。若謂宋本尚不誤，則大謬矣。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二月廿八日

庸閒齋筆記　清陳其元撰

偶閱近人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八卷，前有俞蔭甫序。其元字子莊，海寧州人，由諸生官至江蘇候補知州。其書多載家世舊聞，間及近事，頗亦少資掌故。惟太不讀書，敍次亦拙，不足稱底下書耳。卽如言其先本杭州高氏，明初有名諒者，至海寧爲趙家橋賣豆腐者陳姓壻，遂爲其子，因承其姓，三世之後，遂有登科者，至今

科第已十三世，登進士者三十一人，榜眼二人，舉人一百有三人，恩拔副歲優貢生七十四人，官宰相者三人，尚書侍郎巡撫布政使十一人，按察使二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其寄籍他省者尚不能考。其出嗣他姓者，如仁和之張雲璈，累世科第；河南之司馬氏，嘉慶年間爲南河道總督，今忘其名。案嘉慶初有東河河道總督司馬騊，由簿尉起家，孫氏星衍五松園文稿中有墓志，言其字雲皋，江寧人，先世本寧波人，其祖始遷江寧。俞氏正燮癸巳類稿中總河考載嘉慶二年十二月司馬騊江寧人，監生，任東河總督，四年三月卒。此外東南兩河總督無有姓司馬者。孫志不言其先爲陳姓，亦非河南人，其元於此尚不能考，無論其他矣。又所載多見在顯人，諂譽歸美，尤爲可厭。

其載乾隆 誤作嘉慶 癸丑科一甲一名潘文恭公，二名陳遠雯 雲 二甲一名張春山，三甲一名馬秋水，時人爲之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謂二甲第一爲金殿傳臚，三甲第一爲玉殿傳臚也。案是年探花爲陳鍾溪侍郎 希曾 二甲第一爲吾鄉陳冶鋒 秋水 故當日有必正妙常三鼎甲、春山秋水兩傳臚之語，春山不知何人，當是三甲第一者之號或字 嘗以問星丈紱丈亦不知。冶鋒先生登第時年已四十餘，榜後以不肯謁和珅，遂用中書 乾隆以來二甲一名不入翰林者，惟任氏大椿及先生耳。旋告歸不出，並無所謂張春山馬秋水者。至傳臚日殿上傳鼎甲三人後，止唱二甲第一、三甲第一之名，蓋舉此以概其餘，洪氏亮吉北江詩話中言之甚詳。實錄亦書一甲某某等進士及第，賜二甲等若干人進士出身，三甲某等若干人同進士出身，皆例舉其首，而自來世俗相沿，稱二甲一名爲傳臚，以亞之於鼎甲，其家或懸匾樹坊，則稱之曰金殿傳臚。若三甲一名則無人以此稱之，家居時惟見康熙間三甲一名山陰人諸來晟之門，懸傳臚扁額，餘無聞者。蓋榜眼探花，已屬不典之詞，然尚肇於唐宋，傳

臚則國初以前，未有此稱；若金殿玉殿之分，更可怪笑矣。

其間及考據，無不舛謬。如論官制，謂唐之尚書以處藩鎭，侍郎則居宰相之位，（唐惟門下中書侍郎爲宰相之職，非侍郎皆居相位也，此語亦徼謬。）案唐於尚書省設六部，尚書領吏兵戶刑禮工之事，而侍郎爲之貳，始終未嘗改易。惟唐制長官多虛位，中葉以後尤甚。尚書省之尚書令，以太宗嘗爲之，後遂不置，而升左右僕射爲長官，此無論矣。門下省之侍中，中書省之中書令，惟以待元勳重臣，餘不輕授。御史臺之御史大夫，肅宗以後不常置，多以中丞攝之。六尚書官亦不必備，或亦除拜而不必莅職，往往以侍郎掌部事，而節鎭留守及分司致仕者，多以尚書系銜，猶今之虛銜耳。節鎭所帶，自御史中丞左右丞散騎常侍以至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凡自五品（御史中丞武宗時始升四品。）以至正一品，或爲檢校官，或爲兼官，皆視其勳格，以示加崇，並無一定，未嘗以尚書處藩鎭也。至謂官名官制，歷代不同，惟宰相及大將軍始終貴重。古之官名，今有以呼執藝者，薙髮曰待詔，工匠曰司務。豈知自古及今，無宰相之官名；待詔司務，亦非古官乎？（此書本不足駁正，因其中屢自誇博奧，而書甫刻於去年，今年已有翻板，蓋短書小說，最易惑人，故略辨之。）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九月初一日

麗澞薈錄　清蔣叔起撰

閩江都蔣叔起（超伯）麗澞薈錄共十四卷，末附爽鳩要錄二卷，兩書皆刻於同治五年叔起任廣州知府時。曰麗澞者，謂郡齋廢圃數畝，有阜隆起，下停霖潦，爾雅所謂陵夾水澞乎，畜鹿二，絕有力，呦鳴相聞，遂命之曰麗澞。其書剌取子史集部語之新奇、事之隱僻者，或爲之綴集，或直寫其文，每卷皆首條其目，以後連綴

書之，不分門類，意在多識，罕所考證，間有一二偶涉經典，亦皆瑣文碎義。雖駁雜疏漏，均所不免，而鉅細雜陳，頗資摭拾，蓋兼說部家雜纂小說之流，其源始於高似孫之緯略，可與明之玉芝堂談薈留青日札，國朝之寄園寄所寄、柳亭詩話諸書，並佐談諧、無傷大雅者也。爽鳩要錄乃其官刑部時所最錄辯罪之實錄條款，是爲有用之書。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十二月十六日

終日閱麓澞薈錄。其中異聞頗多，間論詩文亦有識。所載題嚴子陵圖五古一首，議論筆力俱老到，蓋亦工於此事者。惜其書太紛糅無條理，又於經學不甚得門徑，小學尤疏，然博覽之功，不可沒也。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正月二十六日

冷廬雜識　清陸以湉撰

閱平湖陸以湉冷廬雜識，頗有史學，記時事亦多可觀，較近時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梁章鉅歸田瑣記諸書爲勝一籌。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六月十六日

樗園消夏錄　清郭麐撰

偶閱郭頻伽樗園消夏錄，中載邵二雲學士和童二樹梅花詩並懷羅二嶺南云：折枝贈別曉江寒，好句長留畫壁看，三載銷魂梅嶺雨，黃椰根苦荔枝酸。又載桐城姚南青編修題袁樸村春郊攬勝圖一絕云：九門風雪夜皺皺，擁袖入如抱繭蠶。一笑披圖竟歸去，梅花開日到江南。南江薑塢兩君，經學魁碩，而韻語流傳甚

罕。二絕皆風致清遠，不似學人之詩，片羽吉光，彌可珍貴。又載魏少野者，忠節公大中之孫也，初名允札，字州來，有束齋詩一卷。頻伽錄其絕句五首，皆託寄蒼涼，茲最其三首：書燕京春詠後贈沈客子云：京國繁華數改移，似君不及見當時，可憐四十年前景，猶有貞元朝士知。答唐青帆見訊云：密香寫就懊儂歌，爲報清狂老更多，依舊素騾雙鐙上，白衣紗帽醉時馱。輓周青士云：短衣長劍去鄉關，三寸桐棺寂寞還，生不埋名死埋骨，可憐猶未負青山。此亦編國朝詩者所未及也。三詩皆有弦外餘音，挽青士作尤含淒無限，晞髮伐木之吟，足爲忠節孝節二公增重矣。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二十一日

嘯亭雜錄

閱嘯亭雜錄，所載國朝掌故極詳，間及名臣佚事，多譽少毀，不失忠厚之意。其中爵里字號，間有誤者，而大致確實爲多，考國故者莫備於是書矣。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五月二十四日

槎庵小乘　清來斯行撰

偶翻槎庵小乘，劄記數則：

今人稱佳子弟爲鳳毛麟角，以爲始於謝超宗，因超宗父名鳳，故稱曰鳳毛。不知王邵風姿似其父導，桓大司馬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已在超宗前。

孟子膏粱之味。趙注，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朱注，膏肥肉，粱美穀。按膏粱對下文繡，當是二物，朱注

較優。後魏孝文帝遷洛，差第士人閥閱姓氏，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尙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據此則膏粱之稱，乃極尊貴者也。

爾雅釋親篇妻黨有云，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郭注引左傳姪其從姑，故姪字從女。今男子稱兄弟之子曰姪，失之矣。夫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子而別也。

尙書康誥曰，若保赤子，傳云孩稚，然未詳赤字何義。愚按尺字古通用赤。尺牘古作赤牘。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是知赤子者謂始生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多以尺數論長幼，如三尺之童、五尺之童，成人曰丈夫，是也。

女之幼者曰嬰，男之幼者曰兒，故嬰字從女。今人不分男女，凡始生者皆謂之嬰兒，欠分別矣。

古人酒以紅爲惡，白爲美，蓋酒紅則濁，白則淸，故謂薄酒爲紅友；而玉醴玉液瓊飴瓊漿等名，皆言白也。梁武帝詩云：金杯盛白酒，正言白酒之美。今詩詞字不敢用白酒字，誤矣。

法律律令，今人多習用，究未詳律字何義。一說律呂萬法所出，故法令謂之律，亦欠精確。愚按古人以竹爲器者皆名曰律，故黃帝截竹爲管，謂之十二律；又筆曰不律；又理髮篦亦曰律。然則法律律令，當是書其法於竹簡上，如孔子所云布在方策者耳。故古稱三尺法，謂律長三尺也。而鹽鐵論則曰二尺四寸之律，蓋周尺短，秦漢尺長；周尺一尺，秦漢尺止八寸。三尺，三八二尺四寸，其度適相符矣。

宋玉招魂箟蔽象棋，有六簙兮。所云象棋，乃是以象牙爲棋子，蓋卽圍棋之戲，非後世之象棋也。後世

象棋之制，不知所起。事物紀原引牛僧孺元怪錄所記唐肅宗寶應初民人岑順於陝州呂氏故宅掘得古冢金象局，卽今時之象棋。又引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鬬象棋，亦戰鬬之事乎？故謂戰國時已有之，然究不知起自何時？太平御覽又謂象棋乃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棋不同。

漢書韓安國謂田蚡曰：君何不自喜？自喜猶云自愛也。師古注，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似欠直捷。景帝曰：魏其沾沾自喜耳。張晏曰：沾沾自整頓也。正自喜意。師古曰：沾沾輕薄也。亦非。

說苑善說篇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周絳侯入北軍，行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正祖懷公之策。然古人尙右，懷公右吳而左荆，絳侯右呂而左劉，皆有低昂之意；且不明目張膽以發號令，而徒聽衆心之向背以爲去就，其心皆可誅也。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今人皆能道之，蓋出莊子也。然埤雅引古牋云，偃鼠飲河，止於滿腹，鷦鷯銜葉，才能復身；下二句頗少引用。埤雅曰，鷦鷯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則以木葉覆其背。

藝苑卮言曰：學書諱丙日，云蒼頡以丙日死也。

俗稱夫婦之少年諧婚者曰結髮，謂於髮初結起勝冠笄時卽訂盟約也。此與李廣云臣自結髮與匈奴戰同義。

妾一名傍妻。漢元后傳曰：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處士亦稱處子，范蔚宗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

漢成帝時有兩王章，其一河平三年由太僕爲右將軍，陽朔三年遷光祿勳卒。其一陽朔元年以京兆尹忤

王鳳下獄死。又有兩王莽，其一天水人，字稚叔，昭帝時以衞尉爲右將軍，蓋長主與燕王旦通，謀造反，云獨患大將軍霍光與右將軍王莽，此一王莽也。平帝時簒漢者，又一王莽也。又有兩張禹，前漢成帝時爲丞相，封安昌侯，此一張禹也。後漢和帝時爲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又一張禹也。

咸豐甲寅（一八五四）四月三十日

思補齋筆記　清潘曾綬撰

閱潘太傅思補齋筆記，共八卷。其第五掌故，第八易名，雖未全備，然足爲未讀中秘者耳目之一助。第七管闚，亦可佐談柄。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一月初四日

聞見一隅錄　清夏炘撰

閱夏炘聞見一隅錄，其中頗有學究無稽之言，而大旨惇實，可爲觀法。其載吾鄉馬漁山太守知徽州誤撻生員事，可採入郡縣志太守傳中，觀過知仁，益見其盛德耳。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五月初七日

蘐園隨筆　日本物茂卿撰

得子培書，以日本物茂卿所著蘐園隨筆五卷送閱。其言頗平實近理，所論陰陽、理氣、質性、教化、六經、佛老之恉，皆有特識。其言周官有哲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後儒吳草廬輩皆疑其不經，非周公舊。不知此必古洪荒氏以此得民心者，子孫世守其業，以至周代，故周公存其官。觀於伯益烈山澤，驅猛

獸龍蛇，皆爲當世大政，掌以大臣者何哉？大氐上古民極醇樸，智慧未開，百爾器械未作，以一倮蟲而處乎角牙蹄翼狺狺相爭之中，其所苦可知。當時有一智慧人，能祛民所疾苦，則羣奉之弗替。善哉晦庵先生曰：周禮一書，皆從廣大心中流出也。此段議論，頗爲正大。其論學極取程朱，而力闢其同時人伊仁齋藤以宋儒爲禪儒、以朱子爲不仁之說。其論僧徒醫卜之術，亦有名理。蓋彼國之儒而能辯者也。言伊仁齋所著有語孟字義童子問大學辨諸書，其駁天地開闢之說，及非鬼神非卜筮辨仁義，亦彼中之雄桀者。其童子問援荀子道經之言，而謂危微精一老氏之訓也。又譏朱子以誠意正心之說告孝宗，而曰：庸暗之主，豈能受之，正所謂欲其入而閉之門；惟當如孟子說齊梁君可也。其言亦甚犀利。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九月二十四日

閱謏聞隨筆。其卷二論樂之爲教一首，文極醇實，得教化之本。卷四論詩文，論樂律，論黍尺，論數，論占，論天學家，論五行，論天地生人，論中國夷狄，論祭祀，論三公燮理陰陽，皆有名理。其一條云：此方樂唯五調，乃隋世所傳，漢之舊法所謂清、平、瑟、楚、側也。清爲雙，瑟爲黃鐘，楚爲越，側爲般涉，唯平名不易。而所謂黃鐘調宮，即周漢黃鐘；其謂之林鐘者，緣琴法一字，必兼散實二聲，故誤耳。其一條云：扶桑名賢傳載小河君雅嗜經籍，嗜倭歌，尤好聚奇書。此方稱倭，本非佳稱，故本邦自以和代之。其一條云：文字皆華人言語，此方迺有和訓顛倒之讀，是配和語於華言者。而中華、此方語言本自不同，不可得而配，故此方學者不知字義，皆由此作累。又云：此方讀字，有音，有和訓；和訓又與和歌語、俚語不同。蓋以音讀之，大覺高遠艱深，遠於人情；以和訓讀之，迺覺其平易近於人情，更換以俚語，愈益平易。同一字而其殊如此者，皆

聲響所使，如華人於其語，亦皆義由音響而殊也。此方學者誤會聖賢之言，皆多此累。予近學華音，識彼方俗語，而後所見餘轉平易。又云：文章非他也，中華人語言也。中華語言與此方不同，先脩有作爲和訓顚倒之讀以通之者，是蓋當時一切苟且之制，要非其至者。故和訓所牽，字非其字，語理錯迕，句非其句。凡此諸條，皆足考彼國制度。爲自來志日本者所不詳。余見日本所刻書，行字之旁，皆有鉤勒，或小注數目字。前日嘗以詢岡鹿門。鹿門笑曰：此敝邦之所以不免爲東夷也。凡書須回環讀之，其義方明。如大學在親民，須先讀民，後讀親，方讀在；若如中國順文讀之，則不能解。譬言吃飯，先言飯，後言吃，方俗如此。今讀茂卿書，乃知由語言不通，音聲各別，故以和訓顚倒讀之，亦猶之翻譯有三合還音諸法，此亦後之史志所宜詳也。

九月二十五日

蕘園隨筆卷四云：近歲僧玄光博學涉古書，能屬文，此方諸儒所不及。其譾語中論孟子弟子齋宿而後敢言，宿讀作肅。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疑與擬通。中孚六三或鼓或罷，引儀禮朝廷曰退，燕游曰歸，師役曰罷。明夷六四獲心意，意與臆通。詩鄘風：升彼虛矣，引管子注，虛，地名。彤弓燕饗之別，右與侑通。醻引儀禮注，以財貨曰酬，左傳昭元年酬幣。案毛傳，右，勸也。醻，報也，是亦讀右爲侑，讀醻爲酬。大雅大明：造舟爲梁，引爾雅注，比船爲橋。案正義已引孫炎爾雅注及杜預左傳注。瞻卬之章，懿厥哲婦，懿與噫通。及摘林希逸莊子注之誤，皆鑿鑿有據。又言論語孟懿子問孝，樊遲御爲侍御。引十三證譏朱子以一時之問對，爲數日之論議；一坐之問辨，爲行路之街談。祭於公不宿肉，援韓非子及漢書，以宿爲久留之義。其所訓釋，雖中國諸儒多

已及之，而出於彼國緇流，實爲難得。卷一又引玄光渡勃中載客有以佛法未來中國之前，人死或甦，而未嘗夢見其所謂閻羅十王者。玄光答以譬之僻邑無醫之地，愚樸之氓，食堇而死，不識其爲毒，謂爲偶然，及良醫來，指示其孰爲良，孰毒也，始識其爲毒中；迺以祖考時未嘗有謂良毒，而疑醫之妄，豈理乎？此論茂卿雖以如巫之占夢駁之，然亦可謂能辯矣。

九月二十七日

7. 詩話

竹坡詩話　宋周紫芝撰

閱宋人周少隱紫芝竹坡詩話。其見聞頗陋，而論詩亦時有悟處。如言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不知其氣韻之近俗。東坡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別有一種，非點鐵成黃金手不能爲此。又言東坡和僧守詮詩：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絕過人遠甚，及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一種林下風流，東坡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谿壑爭流，終不近也。又言銀燭秋光冷畫屏一詩，杜牧之、王建集中皆有之，當是建詩。蓋二子之詩，其流婉大略相似，而牧多險側，案當云峭雋。建多工麗，案當云流麗。此時蓋清而平者。所論皆能辨別氣格，深有所契。惟謂東萊蔡伯世作杜少陵集正異甚有功，亦時有可疑者，如峽雲籠樹

小、湖月落船明，以落爲蕩，且云非久在江湖間者，不知此字之爲工。以余觀之，不若落字爲佳。又春色浮天外、天河宿殿陰，以宿爲沒字，沒字不若宿字之意味深遠。案蕩字之妙與落字相去天淵，謂非身習江湖不知，尤是妙語。蓋此船是行船，蕩字如見天水晃漾，取景不盡；落字庸甚，且對不過籠字。沒與宿字亦工拙相懸，天河沒殿陰者，形其坐久，而殿之高亦見。宿字襲孫逖語，亦與浮字不對。石林詩話謂詩下雙字極難，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竹坡詩話亦言之，皆得詩家三昧。王漁洋最重神韵，獨以爲不然，何耶？二句去此四字，便成獃語，精神景狀，全在疊字中也。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三月二十七日

麓堂詩話　明李東陽撰

閱麓堂詩話。茶陵於詩，自是當家，而有譽兒之癖。詩話中屢稱兒子兆先；尤可異者，自舉所作上陵詩「野行愁夜虎、林臥起秋蠅」之語，而言兆先謂愁字與起字不對，屢欢駁詰，且爲改定曰迴夜虎。夫此二語，本是惡詩，乃荆公「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之流弊，在西涯集中，最爲下乘，而津津標舉，以其子爲一字師，眞可噴飯。兆先小慧薄行，所傳其父子譏謔，有「柳巷花街秀才秀才，淫雨疾風相公相公」之語，較之瓜葛爭棋，鷹犬改過，家庭縱弛，殆爲甚焉。不料文正老牛䑛犢之愛，至於如此。兆先之夭，固由神童閣老自賣其兒耶？書此一笑。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六月初五日

梅村詩話　清吳偉業撰

夜閱吳梅村詩話，不盈一卷，皆紀明末人佚詩遺事者，摘錄數則：

萊陽宋玫，號九青，年十九，登乙丑進士，官至戶侍，以枚卜遇譴歸，城陷不屈死。過南中有云：草迷三國樹，水改六朝山。嘗曰：天下之山，未有不由水改者，其用意精刻如此。

華亭陳子龍字臥子，年二十，與臨川艾千子論文不合，面斥之。其詩好推崇右丞，後又摹擬太白，而於少陵微有異同，要亦倔強語，非由中也。余嘗問曰：卿何詩為第一？臥子曰：苑內起山名萬歲，閣中新戲號千秋，此余中聯得意語也。祠官流涕松風路，回首長陵出塞年；又李氏功名猶帶礪，斷碑落日海雲黃，此余結法可誦者也。余贊賞久之。

臨江楊廷麟字伯祥，別字機部，為文排宕峭刻，在韓蘇間；詩則好用奇思棘句，不甚合律。嘗憶其渾河詩中聯曰：春至軍中草木寃，亦奇句。機部後守贛州，隆武朝進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有詩十餘首，多高渾深麗之作。寄李尚書云：朝同驛使向江樓，虎韔魚文耀列侯，戎服晝消南浦雨，漢家雲護北陵秋。崆峒山下看雙節，天柱灘頭領八州。今日傳呼新僕射，臨江依舊擁貂裘。丙戌元日云：黃華嶺外瑞雲齊，白鶴洲前戰馬嘶。五道將軍臨直北，三江父老望征西；春風斗帳降銅馬，細雨戈船斸水犀。此日建昌（二字疑）應拜舞，近臣還解賦鳧鷖。又一首，朝元帳下領高班，稽首春風動百蠻。九葉雲雷開萬國，一時江漢擁三山。宮中勝帖盤龍出，仗裡芳樽藉草頒。從此鎬京傳盛事，年年虎豹度天關。丙戌九日云：河西獵火照高樓，五嶺風光異昔遊，木葉屯雲寒戍晚，菊花宜雨漢宮秋。山城野幔開三市，江表輕裘署九州。旦晚功成萸釀熟，憑君一

笑舊田疇。又次首但記其中聯云：將軍話嘯多文史，羣盜縱横半舊臣，想見戎服賦詩，從容慷慨氣象。

梅村詩取材六朝，樹骨老杜，而鎔鑄香山玉溪飛卿冬郎諸家，以自出面目，故一再讀之，哀感頑豔，使人意消。余偏嗜之，常推爲雲門嫡嗣外一大宗。獨其文集，殊多六朝駢儷中膚語，遠不及詩。而雜著如綏寇紀略復社紀事諸書，簡潔有法，又未嘗不能剪裁也。

咸豐乙卯（一八五五）三月二十日

靜志居詩話　清朱彝尊撰

閱朱竹垞靜志居詩話，此乃錢塘姚某卽先生明詩綜內錄出者，刊校不精，然殊便於省覽，不特有明一代朝野人物，巨細畢見，而審定格律，別白體裁，無不精慎，巍然爲詩教指南。又間附考據之學，自來談藝家無此大觀。予自辛亥夏，手鈔幾十之七，生平得詩法之正，實源于此，瓣香所在，不敢忘也。先生殊不滿于後七子，滄溟子相明卿諸家，俱未免詆諆太過。選于鱗詩只七首。予嘗見李吳二家全集，固嫌蕪陋，然佳處自不乏。卽陳忠裕皇明詩選一編觀之，滄溟七言律絕，本領卓然；宗吳亦儘存名什。竹垞至譏明卿爲不知詩，抑何言之過歟。又言永嘉張蘿峰深嫉文人，忮刻過於夏嚴。然文忠立朝自有本末，其以議禮進，亦援經據典，具有識力，不得謂詭道進身。生平又服膺姚江之學，表章甚至，其同時八子之罷貶謫，多由桂文襄主之，竹垞乃擠之分宜之下，亦乖好惡之實矣。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十一月二十八日

蠖齋詩話　矩齋雜記　清施閏章撰

閱施愚山蠖齋詩話及矩齋雜記。愚山讀書不多，識議亦隘，然詩話論自來詩中用之字焉字哉字等優劣，及論少陵樂府太切盡，其石壕吏篇老婦出門看，看字乃首字之誤；又論詩固貴含蓄，然唐詩如崔護昔年今日此門中、劉禹錫當年何事柳名橋等絕，皆一直說下，絕無曲折蘊蓄，而自然入妙，皆知言也。雜記所載瑣事，多可備勸懲。吾鄉盛傳紫洪山樵者，以夜聞土地神許以飼虎，遂先殺虎，仆神象，踞坐而化一事，亦見於此書也。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二月初四日

柳亭詩話　清宋俊撰

終日閱宋俊柳亭詩話。俊，山陰人，國初諸生，著有岸舫集。詩學晚唐，頗有佳者。是時蕭山毛西河方主越中風雅，故俊詩頗似之。詩話引徵羣書，雖間傷細碎，然雜博均有可取。其論詩亦瑕瑜互見，大致得者爲多也。

咸豐己未（一八五九）正月二十二日

西河詩話　清毛奇齡撰

西河詩話云：杭州寶叔塔，舊志一謂僧寶所建塔，所叔形誤；一謂錢王俶入覲，民建塔保之，呼保俶，叔俶聲誤：皆無據之言。考是塔甚古，郡國志云：寶石山上有七層寶塔，王僧孺稱其巧絕人工，則其來舊矣。是塔以山得名，寶叔者寶石之誤。山本多石，有巾石、甑石、落星石、纜船石，舊名山足曰石塔頭是也。案宋董嗣杲西湖百詠保叔塔詩序云：在巨石山上，又名石甑山。郡國志云：上有七層古塔，開寶中錢氏建寺，咸

平中土僧永保入市募修，當坊俗人呼爲保叔，以此名保叔塔。方輿勝覽作保所塔，非董毛所引郡國，不知何人所作？其文又有小異。董說杭人呼永保爲保叔，頗近無稽；毛氏說甚古雅，而不知所據。又董氏雷峯詩序云：在顯嚴院，開寶中錢氏妃建塔院，院側有雷峯菴，郡人雷就故居。塔記：始以千尺十三層爲率，事力未充，姑營七級。此山出黃皮木，以衆山環繞，故名中峯，林和靖有中峯行樂詩。慶元元年，菴院始合爲一。今止五級，塔身矮肥。而西河詩話云：南屏山前回峯，以山勢回抱得名；吳越王妃建塔其上，本名回峯塔，俗作雷峯，以回雷聲近致誤，而淳祐咸淳舊志造一雷姓者當之，可笑甚矣。又俗號黃皮墩。黃皮，王妃之譌。志云地植黃皮，誤。案以地產黃皮木而號塔爲黃皮，亦俚而無理。十國春秋云：吳越忠懿王有黃妃者，嘗於南屏山雷峯顯嚴院建塔，奉藏佛螺髻髮，始以百丈十三層爲率，尋以財力未充，姑建七級；已又用形家言，止存五級，名黃妃塔；後以地產黃皮木，遂譌爲黃皮塔，俗稱雷峯塔焉。忠懿王有建黃妃塔碑記，其末有塔曰黃妃之語；又引淨慈寺志作黃妃塔，或作王妃塔，誤。然碑文中但云宮監等合力所造，不言出妃。且吳越諸王自武肅母趙國太夫人水邱氏以下，皆止稱夫人，惟忠懿元配孫太眞於宋太祖時，由賢德順睦夫人進封吳越國王妃，出於特典，時宰相尙以異姓無封妃故事爭之。孫妃旋卒，其繼配俞氏亦不封妃，黃氏何得有妃稱？疑此碑記采自淨慈寺，不足深據；抑或錢氏於國內皆僭偁妃，亦不可知也。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十一日

帶經堂詩話　清張宗柟輯

從德夫處借得帶經堂詩話三十卷，乾隆間海鹽張宗柟所輯。凡取漁洋說部詩話十三種，以及文集詩選

中凡例之論詩者，分為六十四類，依次排纂，間附識所引原書出處。國朝詩家，漁洋最得正法眼藏，商搉正僞，辨別淄澠，往往徹密咊之中邊，析芥子之毫髮。至乎論古或歉讀書，而語必平情，解多特識，雖取嚴生之悟，迥殊歐九之疏，大雅不羣，庶幾無媿。張君備為蒐集，心力頗勤，亦可謂有功藝苑者矣。惟門類太多，或嫌瑣雜；重文並錄，又近贅疣，是其病也。宗楙號含广。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月十七日

王漁洋論詩，悟絕古今，尤善分別。其謂何水部詩：薄雲巖際出，孤舟浪中翻，初中波中上，佳句也。少陵用其語云：薄雲巖際宿，只改四字而便有傖氣。温飛卿古戍落黃葉一首，高格也；其雞聲茅店月一聯，便是俗調。又謂陳無己詩終落鈍根。陳簡齋之學杜，亦所未解。劉改之龍州集叫囂排突，風雅掃地。東坡詩獨七律不可學。南宋人小集中，以姜白石為第一。明末程孟陽之詩，婁子柔之文，李長蘅之畫，足稱三絕。竟陵鍾退谷史懷，多獨特之見。其評左氏亦多可喜。詩歸議論，尤多造微，正嫌其細碎耳。又謂劉楨之與陳思王，相去不但斥鷃之與鯤鵬，而自來以曹劉並稱，殆不可解。晉人阮嗣宗別為一派，左太冲劉越石郭景純三公鼎足；二陸三張，概乏風骨。宋以謝康樂為冠，鮑明遠高於顏延年。齊以謝玄暉獨步一代，王元長輔之。梁以江淹何遜兩雄，任昉之詩，勝沈約遠甚。又謂晉人陸張輩惟景陽差勝。傅玄篇什最多而可錄極少。又謂嚴滄浪詩話云：黃初之後，惟阮公詠懷，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阮嗣宗陶淵明後，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人之下。又云：顏不如鮑，鮑不如謝。與予意同。唐人孟浩然詩未能免俗。儲光羲詩多龍虎鉛汞之氣，田園樵牧諸篇，又迂闊不切事情。杜甫八哀詩，鈍滯冗長，絕少剪裁。韓退之詩，可選者多，不可選者少，去其不可者甚難。白

樂天詩，可選者少，不可選者多，存其可者亦難。元白二集，瑕瑜互見，持擇須愼，初學人尤不可觀之。萬楚五日觀使詩，最爲惡劣，滄溟詩選取之，殊不可解。李衞公一代偉人，其憶平泉五言諸詩，較白樂天劉夢得不啻過之。何大復歌行，如聽琴、獵圖、送徐少參、津市、打魚諸篇，深得少陵之髓，特以秀色掩之耳。錢蒙叟詆滄溟擬古樂府，是也；幷東山草堂歌而亦疵之，則妄矣。凡此諸條，皆得正法眼藏，推較是非，不失錙黍。惟其極推梅都官詩，則予所未解。又稱元人王逢梧溪集中，宋高皇壽成殿汝甕觶引、孟郡王忠厚佩印歌、制置彭大雅瑪瑙酒椀歌諸篇，有一唱三歎之妙。予讀之亦不知其佳處。

徐禎卿在武昌作云：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高齋寒雨夜，獨臥武昌城。重以桑梓感，淒其江漢情，不知天外雁，何事樂南征？詩格固高而乏眞詣。既云洞庭，又云瀟湘，又云江漢，地名錯出，尤爲詩病。此所謂碔砆混玉，似是實非者。而漁洋極賞之，以謂千古絕調，非太白不能作。又舉曹學佺秦淮送別一篇云：疎籬豆花雨，遠水荻蘆烟。忽弄月中笛，欲開江上船，以爲情致殆不減徐。二作蹊徑迴殊，而石倉忽弄月中笛十字，自然實妙，實非昌穀所能及，要其妙處，亦止到錢郎耳。以擬王孟境詣，尙相懸隔，遽能及太白耶？渺渺太湖秋水闊，扁舟搖動碧琉璃。松陵不隔東南望，楓落寒塘露酒旗，徐迪功題扇絕句也。夾岸人家映柳條，元暉遺跡艸蕭蕭，曾爲一夜青山客，未得無情過板橋，曹能始林浦絕句也。漁洋謂二絕可以相敵。予謂曹詩託寄蕭寥，情韻獨勝，徐詩不過吐屬淸麗耳。取相比儗，殆似不倫。漁洋謂郭祥正功父青山集，詩格不高，惟取其原武城西看杏花三絕句，余謂功父烏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二語，刻狀淸妙，千古佳句也。吳炯五總志載其爲半山一詩僧所訾，殆未必然。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十三日

四六叢話　清孫梅輯

四六叢話，乾隆中烏程孫松友梅所輯，凡三十三卷，附選詩叢話一卷，捋集各家之説，如宋人苕溪漁隱叢話例也。胡元任仔亦居湖州，故以苕溪名書，其體本之阮閎休閱詩話總龜，而孫氏此書序例未嘗及之。其論四六，推重歐蘇而薄徐庾，其序以駢行之，亦不工，蓋非深知此事者矣。康熙時有歸安人吳景旭，字旦生，著歷代詩話八十卷，体例亦與此書相似。此書第三卷論騷，第四卷論賦，吳氏乙集六卷論楚詞，丙集九卷論賦，而序例亦不引及吳氏。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四月二十四日

拜經樓詩話　清吳騫撰

閲海寧吳槎客騫拜經樓詩話四卷。槎客號兔牀，乾隆末貢生，以經學名，此書論詩俱無所解，所采入諸詩，亦都不足取。而考證數條，多新確可據。如據獨醒雜志，辨柳永墓在棗陽縣之花山，而眞州仙人掌地之有柳墓，爲傳聞之訛。杜工部詩云一戎纔汗馬，劉須溪以一戎爲不成語。海鹽胡宣子謂唐高宗有一戎大定樂。槎客更據梁元帝答羣下勸進令有一戎既定罪人斯得語，謂杜公有本。容齋三筆誤據張茂先詩有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之句，遂謂禮緇衣篇引詩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乃周任所作。槎客更據茂先詩上下文責重因才輕負乘爲我戒二語，及文選此詩李善註，引論語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語，謂詩意乃恐違周任陳力就列之戒，而容齋云云，乃不覩上下文之過。元錢惟善以七發之曲江爲卽浙江，朱竹垞復以錢唐江干有廣陵侯廟，賦詩證之。槎客更據西湖游覽志，廣陵侯乃宋陸圭，宣和中引兵攻方臘，敗之，沒而與其

三女效靈江岸，淳祐中封為廣陵侯，賜廟號協順，謂宋之神號，不得以證漢之疆域。江容甫述學中廣陵曲江證，言竹垞所據，以七發本篇有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語，不知浙江乃越地，非吳地。春秋吳越交兵，皆在今蘇州嘉興二府之境，內外傳所稱江，並吳江也。又力辨竹垞謂江都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之誤，皆甚確。白樂天母看花墮井事，按陳直齋香山年譜，引高彥休唐闕史所載甚詳，謂今鮑氏知不足齋所刻唐闕史無此事，蓋非全本。凡此類十餘條，皆可傳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十一月十一日

北江詩話　清洪亮吉撰

閱洪氏北江詩話，凡六卷。稚存于詩本非專門，故所論多未確。其詩頗逞才氣，涉風情，而時不免叫囂淺直之病，故此編亦頗推崇袁趙，至以陸放翁查初白趙甌北三家七律並稱；又時時自舉其作，實皆不能工也。其仿鍾嶸詩品評，同時自錢宗伯載、紀尚書昀、王方伯太岳以下至方外閨秀共一百三人之詩，據予所見者按之，亦多不合。然學有根柢，才悟絕羣，如謂邯鄲淳曹娥碑文筆平實，蔡中郎郭有道碑絕無異人處，蓋東京文體之衰，此二碑又東漢之平平者，向日盛傳，皆係耳食，為古人所欺。又謂有唐一代，詩文俱擅者，惟韓柳小杜三家。小杜文有經濟，詩有氣勢，分其所長，足了數子。又謂歐陽公善詩而不善評詩，所推蘇子美梅聖俞，皆非一代之才；自詡廬山高一篇，在公集中亦屬中下。又謂南宋之文朱仲晦大家，南宋之詩陸務觀大家。又謂皮陸詩能寫景物而無性情。又謂詩人所游覽之地與詩境相肖者，惟大小謝。溫台諸山，雄奇深厚，大謝詩境似之；宣歙諸山，清遠綿渺，小謝詩境似之。又謂作家書最難，魏文帝典論引里語曰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常以此觀親戚朋友，其家書之簡淨明晰者，必善為文。所論皆具有卓識。又謂最愛明張夢

晉一絕云：隱隱江城玉漏催，勸君且盡掌中杯，高樓明月淸歌夜，知是人生第幾回？有思之惘惘盡而不盡之致。此尤極與予意合。

其標舉近人之詩，如謂沈文慤七夕悼亡云只有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其全集中無過此二語者。吳門汪布衣緄詩曰：斟酌橋西舊酒樓，樓中夜夜唱梁州，棗花簾外初圓月，一度銷魂便白頭，以爲不減張夢晉一絕。白門凌秀才霄秦淮春漲詩云，春情從此如春水，傍着闌干日夜生，寫情可云獨到。方上舍正澍詩云：紅豆樓窗懸小衫，年年一度忌辰開，鬼氣逼人。績谿章烔 案當作洞，字酌亭，與凌次仲友善，見校禮堂集。詩酷嗜昌谷，有神似者。如娉婷兒女夜行役，漆燈照見雙履迹，土花蝕面不分明，猶帶生前小桃色。年甫三十五卒，信爲鬼才。管部郎學洛雨中牡丹詩云：小窗燈影照無眠，簷漏聲聲欲曙天。更比落紅還可惜，倚闌人不似當年。可云丰神絕世。此等品題皆當。

其間記故事，如記一甲三人同時至八坐者，康熙癸丑狀元韓菼爲禮書，榜眼王鴻緒爲戶書，探花徐秉義爲吏侍；乾隆乙丑狀元錢維城爲刑侍，榜眼莊存與爲禮侍，探花王際華爲戶書，又皆直南書房。其鼎甲俱不利者，康熙丁丑狀元李蟠以科場事流徙奉天，榜眼嚴虞淳以子弟中式降調，探花姜宸英以科場事牽涉，卒於請室；康熙癸未狀元王式丹以江南科場事牽涉卒於非所，榜眼趙晉以辛卯江南主試賄賂狼藉伏法，探花錢名世以年羹堯黨，世宗特書名教罪人四字賜之；乾隆乙未狀元吳錫齡、探花沈淸藻皆及第後未一年即卒，榜眼汪鏞以臚傳不到未受職，先罰奉，官編修幾三十年，垂老始改御史。殿試卷例以前十本進呈，惟乾隆庚辰年秦尙書蕙田以十本外尙有佳卷，特旨許以十二本進呈。至乙卯年恩科，大學士伯和珅以無佳策，止取八

本呈覽。今殿試傳臚日鴻臚寺官立殿下唱第，引聲甚長，唱一甲三人，二甲第一人，三甲第一人，必移時始畢，蓋古法也。宋蘇子容詩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亦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唐宋時宣麻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又一甲三人唱名至三次，亦寓愼重之意。皆足以資掌故。

又一條云：藏書家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板片，注其錯譌，是謂校讐家，如盧學士文弨翁學士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唐吳氏之瓶花齋、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鄔鎭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於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眞贋，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槧元槧，見而卽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其言足爲藏書家定評。

又一條論餻字云，今人以餻字爲俗，並附會云唐劉夢得作九日詩不敢用餻字，此說未確。方言餻謂之餌，廣雅餻餌也，惟說文不收此字。然詩人所用字，豈能盡出說文耶？

又一條云虎邱泛舟，以朱翠炫目勝；秦淮泛舟，以絲竹沸耳勝；平山堂泛舟，以園林池館勝；若西子湖鑑湖，則以上三者，春秋佳日，時時有之，又加以山水清華，洞壑奇妙，風雲變化，烟雨迷離，覺可以娛心志悅耳目者，無逾此也。外如鴛鴦湖之百重楊柳，消夏灣之十里芙蕖，柳色花光，亦其次也。又云山陰鏡湖之舟，船船皆畫，則又令輭紅塵士中鄉思倍深矣。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六月初五日

聽秋聲館詞話　清丁紹儀撰

無錫丁紹儀杏舲寄閱所撰聽秋聲館詞話四册二十卷。丁君於詞學用力頗深，此書所校正爲萬紅友詞律之誤，朱氏詞綜、王氏明詞綜、國朝詞綜、陶凫鄉詞綜補遺諸書之闕漏，及所載宋元別體，皆有裨倚聲。其雜舉古今，因人論世，亦近出之佳書也。丁君自言久宦福建，所輯尙有國朝詞綜補六十卷，共一千二百餘家；又其人存者，仿王氏例，彙爲二集十二卷。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七月初三日

唐詩品彙　明高廷禮撰

高廷禮唐詩品彙，言七古以李太白爲正宗，杜子美爲大家，王摩詰高達夫李東川爲名家。王阮亭非之，而以王摩詰高達夫李東川爲正宗，李杜爲大家，岑嘉州以下爲名家。然高以太白爲正宗固非，王以三家當之，亦不然。三家自不過名家耳，此事總當推杜陵爲正宗，太白爲大家。阮亭平生嗜好稍偏，其於七古，才力亦所不逮，故集中無一佳篇也。謝在杭謂明詩遠勝於宋，又謂宋人尙實學而明人多剽竊，故究竟不及宋，語固矛盾。然予謂明詩過於宋，季迪惜不永年，倘逞其所至，豈僅及東坡哉！中葉之空同大復，末季之大樽松圓，皆宋人所未有。宋人自蘇黃陸三家外，絕無能自立者。明人若靑田西涯子業君采昌穀子安子循滄溟弇州夢山茂秦子相石倉牧齋，皆卓然成家，卽孟載之風華，亦高於崑體；中郎之雋趣，尙永於江湖。後代平情，無難取斷，貴遠賤近，徒以自欺。至於國朝，實尠作者，漁洋七絕，直掩唐人，此體之餘，僅爲宋役。愚山

五律，伽陵歌行，皆足名家，亦專一技。三君而外，則推竹垞初白太鴻耳。然竹垞瑜不勝瑕，初白雅不勝俗，太鴻頗多雋語，苦乏名篇，餘子紛紛，慨無足數。文章有待，風會相因，方駕古人，或在來哲。昭代文至劉海峯朱梅崖，詩至沈歸愚袁子才，可謂惡劣下魔矣。而近日文更有桐城末派，如陳用光梅曾亮者，則以歸唐之蕘苴，爲其一唱三歎也。詩更有西江下流，如張際亮朱琦者，則以王李之臭腐爲其三牲五鼎也。而大臣之好文，名士之能詩者，震矜以張門庭，依坿以竊聲價，於是文人則有某某以爲由桐城溯史班而一字不通矣；詩人則有某某以爲由西江溯杜韓而一語不成矣。書種既絕，名家益多，外此者則又自居非復人類，耳目所及，指决鼻菸，車馬所趨，軍機西老，雖國有顏子，不復知矣。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月十九日

南濠詩話　明都穆撰

都穆太僕南濠詩話，載楊廉夫集有路逢三叟詞，云上叟前致詞，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詞，寒暑每節宣；下叟前致詞，百歲半單眠。陳后山詩中一詞亦此意，皆出於應瑒。瑒詩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助禾莠。往前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麤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云云。今俗傳量腹節所受句爲晚飯少喫口，按晚飯少吃口，活到九十九二語，出古詩。

韓詩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東坡謂公身坐磨蝎宮，而已命亦居是宮，蓋磨蝎星紀之次爲斗宿所纏。星家言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高季迪命亦舍磨蝎，又與坡翁同生丙子，亦見南濠詩話。

詩巢香火證因　**清沈復粲輯**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八月初七日

閱沈霞西復粲所輯詩巢香火證因，始於唐之賀朝萬齊融，終於國朝道光時，共五百人。紀其官位著述多誤，體例亦甚錯雜，蓋僅據府志越風及明詩綜等書，所見旣隘，又不能考證，惟以鈔撮了事，要不出書賈伎倆耳。霞西寄凡之父也，頗以博學稱越中，所著有熙朝書家姓氏纂二十一卷、越中金石廣記八卷、續別號錄十卷、於越詩繫六十卷、於越訪碑錄一卷、小雲巢金石目三卷、輒文類聚二卷、彙刻帖目四卷、越帖四卷、箋紙小疏十二卷、劉子全書補遺二十四卷、沈氏古今人表四卷、霞西過眼錄八卷、及王門弟子淵原錄、徐文長遺事、娥江詩輯、大善寺志、河東君事實等書。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四月初五日

8. 日記

錢竹汀先生日記　**清錢大昕撰**

閱錢竹汀先生日記，嘉慶十年其弟子錢唐何上舍元錫所刻，凡三卷。卷一所見古書，卷二所見金石，卷三策問。所見古書，過有舊本僻籍，皆隨筆劄記，得之某處，借之某人，幷評述卷數序跋印記，間下論斷，或已見養新錄及文集中如續漢郡國志吳郡安縣卽婁縣之譌諸條。其最精碻者，如駁潛邱劄記謂湖廣之名起於元，本宋荆湖北路荆湖南路，止當沿其故稱，以廣字涉虛也。攷元立湖廣行省，實兼宋之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四

路，廣字本非無著。明時廣東西別爲省，則不必更沿廣字，百詩不能別白言之，亦誤。謂段若膺說文解字讀，亦有自信太過者。其第一本艸部，删去芹字，併莚與芹爲一。删去蔆字，蔆訓毒草，蓩訓卷耳，今却以毒草屬蓩而删蔆。示部之禫，艸部之藼，皆疑爲後人增入。又謂上諱不當有篆文。皆未可信。謂廣雅釋詁篇搖字下亦唉反三字，晦之廣雅疏義亦未詳，此三字當是曹憲音，後人羼入正文；唉當作妖，亦妖正切搖字。方言，愮療治也，張稚讓元本亦必是愮字。若搖乃常用字，不須下音，去此三字，則搖當作愮療連文矣。釋訓汎汎下有誇誇字，亦是以音羼入正文，與此正同。晦之乃先生之弟，名大昭，號可廬，著廣雅疏義二十卷。謂史記南宋大字本司馬相如傳，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今本無成都二字。子虛賦赤玉玫瑰注，郭璞曰，赤玉赤瑾也；今本注無赤玉二字。謂左傳宋版大字小字二本，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析朱鉏謚一節，注、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兩本皆同，卽何屺瞻所見而閻百詩所歎賞者也。謂宋刻朱文公周易本義，咸淳乙丑九江吳革刊 雜卦傳遘遇也，不作姤，與唐石經岳倦翁本同，此亦見養新錄。且謂說文無姤字，徐鉉新附乃有之。古易卦名本作遘，王輔嗣始改爲姤，後儒皆遵王本。惟雜卦傳以無王注未及改。宋本猶存此古字；明人撰大全者盡改爲姤，自後坊本相承，不復知文公元本矣。可證文公本猶未誤也。向讀咸速也恆久也注惟咸速恆久四字，甚疑之，讀此本是感速常久，乃悟俗本之誤。諸條訂正之功，俱關係不小，讀經史者所當亟知。

其記所見古槧，多自黃蕘圃。蕘圃名丕烈，吳縣舉人，刻有士禮居叢書，聚宋元古本甲于天下，顧千里爲作百宋一廛賦者。次則袁又愷吳查客諸君，皆乾隆間三吳藏書之藪。所見金石卷中，言杭州六如塔四十二章經石刻，出虎邱觀音經石刻之上。此經予家絳跗閣中有搨本數帙，先大夫嘗裝成直幅，以聖因寺石刻

羅漢像對懸東西壁間，供奉極嚴。自六如塔燬後，予嘗欲一至塔下，訪此經在否，竟匆匆不果。今遭兵火，更不知何如矣。錢氏又言，蕭山縣崇化寺西塔基記，文稱吳越王長舅鄭國公吳延福載興塼塔二所，而末題唐下元戊午年，此殊可疑。戊午，周顯德五年，何以不稱周而稱唐耶？此已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曰唐下元者，遯甲三元術，以唐興元元年甲子爲上元，會昌四年甲子爲中元，天祐元年甲子爲下元，戊午乃下元甲子之第五十五年。崇化寺卽今祇園寺，乃晉許詢捨宅，塼塔今尙存。予屢至祇園寺，未及訪此記也。

策問乃條繫經史事以爲問目，蓋以課子弟及書院生徒者。

是書爲諸城劉布政喜海所藏，前有燕庭藏書印記，眉間多有批字，皆自記其所得之書。言所藏者有百衲史記，卽錢氏所言宋乾道蔡夢弼本。又言道光初曾見宋槧咸淳臨安志于都門，有珊瑚閣藏書印，以値昂未得。又言道光庚戌春見宋刊李壁注王詩於琉璃廠書肆，爲邵位西所得。位西、仁和邵懿辰字，今亂後不知消息。又言咸豐元年，得宋淳祐槧本國朝諸臣奏議於書肆，缺卷與愛日精廬藏本同，洵善本也。又言家藏有宋刻玉臺新詠小字本。又有道光戊申在浙時，屢從范氏天一閣借鈔書，則其爲浙藩時也。又言在蜀時，聞乾隆四十四年制軍福康安修成都城，什邡令任思任得孟蜀石經數十片於土壕中，字尙完好，當時據爲己有，未肯留置學宮，爲可惜也。任令貴州人，罷官後原石輦歸黔中矣，余訪求竟無所見云云，則其川臬時也。又屢言大興朱氏荍華吟館、杭州汪氏振綺堂兩家藏書。朱氏卽筍河先生家，所言少河丈者，筍河子錫庚也；汪氏卽小宋舍人名遠孫者。劉君聚碑籍甚富，精於鑒別，尤留心異本。如此書中所記左傳有宋槧本，卷末題淳熙柔兆涒灘閩山阮氏種德堂刊，見徐興公紅雨樓題跋；彭文勤公有宋夢溪筆談，見知聖道齋跋尾；足見其隨處

留意。祁參政承㸁澹生堂藏書訓所謂因地因人因代以求之法也。聞劉君罷官後，書卷以外，宦橐蕭然，想其風度，不媿文正文淸家法也。其爲浙藩，雖以才絀廢，然承平時如此風雅監司，政亦難得者耳。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九月二十日

采硫日記　淸郁永河撰

夜閱仁和郁永河采硫日記。永河字履無可考，蓋福州需次下吏或地方官幕客也。此其赴臺灣之雞籠淡水采煉硫黃按日所記，敘次不免蕪陋，間附絕句，亦俚拙。然言澎湖島嶼，臺灣形勝、海道曲折、民俗利害，俱頗詳悉。時當康熙初年，鄭氏甫平，而其言臺灣之不可棄，有曰外藩之覬覦此土者，流求安南日本俱不足慮，惟紅毛最狡黠，戰艦最精，火器最利，又爲西洋人，用西洋陰鷙，其意不可測，幸遠隔重洋，未遽爲患耳。若得此地，則不可制矣。其於近日之事，竟如燭照。又言鄭氏雖夜郎自大，而世奉明朔，厚禮寧靖王啓世子，非唐末五代藩鎭所及。又載寧靖王朱術桂之殉節及絕命詩；而述平鄭之功，亦歸之姚少保，則當時耳目相及，公論可憑，足見李安溪之鄉曲私袒，施氏子孫之辨誣，專辨袁子才姚宮保碑之誤，施氏後人所譔，僅數葉，其言大抵本彭二林之與袁簡齋書。予去年於廠市見之。皆可不必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五月二十九日

拜經日記　淸臧鏞撰

閱臧氏拜經日記，其言詩之不吳不敖及不吳不揚，鄭箋本皆作不娛；禮之寡人固不固，鄭注本作寡人固固焉，以焉字屬上句讀。詩有釋文可據，禮有正義可據，今本皆爲王肅說所亂，其論甚確，而盧氏經典釋文

校證、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皆不從之。以兩公之重拜經，又皆身與其事，尙各執所見如是，此蘭臺定本，固非詔旨不能耳。

同治庚午（一八七〇）十一月初八日

9. 尺牘

惜抱軒尺牘　清姚鼐撰

閱惜抱尺牘，新城陳石士所輯者，共八卷，咸豐己卯秀水高伯平手書，楊致堂所刻。其論文章謂望谿不能見史記深處，遠不如震川；又謂宋潛谿全是外道；謂論衡淺處極陋，深處極誕，其文全不足學；皆極有識。謂李安谿雖非眞理學，其言義理，亦有可取；惟好論文章，則甚可笑，亦是平情之論。至惜抱經學甚淺，爲同時漢學諸儒所輕，因循而尊宋儒，貶斥惠定宇戴東原朱石君諸君子；至自夸其筆記中所論史學，謂足與錢辛楣相匹；且以與袁簡齋素好，謂浙中可與竹垞西河抗衡；則不識輕重之言矣。又謂淩仲子文集一無足取，此塗軌迴別，其是非又不足論也。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六月十四日

九　藝術

（1）金石

考古圖　宋呂大防撰

閱考古圖十卷，本明人新安汪氏翻刻元大德己亥茶陵陳氏本，每卷首題曰泊如齋重修考古圖。據陳才序，言其弟翼屬羅更翁臨本並采諸老辨證附左方。今觀圖說下往往采集古錄劉原父說，間有駁正，蓋皆羅氏所加。其稱泊如齋重修者，卽陳氏所題也。有汪昌業陳才陳翼三序，及呂氏原序，銘文傳寫，多失眞，釋文尤多誤字，明人校刻粗疏，譌舛百出，今日略隨手校正一二，惜不得敏求記所稱宋刻十五卷本續考五卷又釋文一卷對勘之，四庫所收卽錢氏本也。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正月二十四日

金石錄　宋趙明誠撰

閱趙明誠金石錄。其首有李易安後序一篇，敍致錯綜，筆墨疎秀，蕭然出町畦之外。予向愛誦之，謂宋以後閨閣之文，此爲觀止。趙氏援碑刻以正史傳，考據精愼，遠出歐陽文忠集古錄之上，於唐代事尤多訂新舊唐兩書之失。當時新史方行，而德夫屢斥其謬誤，悉心釐正，務得其平；於舊書亦無所偏徇，眞善讀書者也。此本爲德州盧氏見曾所刻，乃據義門何氏校本，而召弓盧氏，爲之參考羣書，疏其得失，加以按語。又

取丁敬身鮑以文斠本，及諸藏本，徧爲覆勘，可謂精審。惜刊版未工，頗有誤字，與所刻雅雨堂叢書迴殊。蓋此書登木在後，或非盧氏親自付梓，故獨不入叢書中，爲單行本耳。

予嘗疑東漢人臣得謚獨少，三公以名位終者，往往無謚，蓋史傳不能無闕。是錄所載車騎將軍馮緄碑，有謚曰桓之文，而范書無之。案緄官止於廷尉，秩爲九卿，雖有平定荆州功，爲宦官所扼，旋以長沙武陵蠻復反，策免車騎將軍，碑言軍還，臨當受封，以謠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瑄弟，坐遜位，與傳不同。其後起官復躓。傳云復爲廷尉，卒於官，而碑云：復廷尉，奏中官子弟不宜典牧州郡，獲過左右，遜位而薨。是緄且罷官閒散以終者，尙得易名之典，據此則知史之遺落多矣。

後漢之宋均及族子意，趙氏金石錄據靈帝本紀、黨錮傳注、姓苑、姓纂諸書及宗俱碑，考定宋字爲宗字之誤，其說最確。後之刻范書者，徑改爲宗可也。文章家用虎渡河等事，亦當稱宗均。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四月十三日

閱趙氏金石錄，其餘不載原文，致後亡者無從考見梗概，幸無跋者猶存其目耳。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五月初十日

嘯堂集古錄　宋王俅撰

閱王子弁俅嘯堂集古錄，嘉興張氏辟經堂本也。王氏所釋多未覈，不特小篆文夏禹印及滕公石室銘之詭誕不足據也。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十月二十三日

鐘鼎款識　宋王厚之

閱王復齋厚之鐘鼎款識，葉東卿志詵翻刻，阮儀徵本也。自董武鐘至楚公鐘共五十九器，原册三十葉，皆精拓本。其中十五種標以青箋，爲畢少董良史詒秦伯陽者，末書良史拜呈，餘亦多伯陽所收。其楚公鐘、師旦鼎、虢姜鼎皆一德格天閣中物。又有虢姜敦末書云：此一款識得之於禮部郎官朱敦儒所藏者。查查浦以爲似出伯陽筆。其它數十種有順之私印、復齋珍玩兩印。每器有題款及釋文，阮文達以爲皆出復齋筆。然謂此册本伯陽所集，後歸王順伯者，其語始於朱竹垞之跋。又云後轉入趙子昂家，子昂鈐以大雅二字印，兼書薛尙功考證於曾侯鐘後。又云：曹倦圃謂册首鐘鼎款識四篆字亦松雪所書。錢竹汀跋謂與所見松雪篆書大道歌石刻相類，又謂册後方城范氏鐘以下兩葉恐是松雪增入，故楚公雷鐘複出。慈銘案，第十葉周楚公鐘款識後有紹熙四年東州榮芑跋，言紹興十四五年間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倉部外郎，總領淮東軍餉，邵澤民見屬云：我有雷鐘，藏之久矣，兩得秦會之書見取，度不可留，爲我達之會之，償以三千緡云云。次新此跋不知爲何人作？而虢姜鼎後有大字考證廿二行，於殷字缺末筆，末云愷曾大中皇恐百拜上呈。愷字與曾大中三字並書，愷不知何字，亦不知何人。據宋史文苑朱敦儒傳，言敦儒晚爲秦氏所輓，先用其子爲删定官，敦儒亦復仕爲鴻臚少卿。老牛舐犢，致晚節不終，而不言其子名。然據此兩事，足證此册固宋人所藏，亦或可信爲秦伯陽物，又有厚之等印，則自爲復齋所得。阮文達又謂范氏鐘以下兩葉有公輔兩字朱文印凡三，當是石公弼之印。公弼乃北宋越州新昌人，字國佐，初名公輔，見宋史本傳。此二葉所題方城范氏古鐘銘及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共二十字，皆公輔之筆，乃北宋拓本，復齋得之續於册後者。慈銘案：此

兩葉中間有義𡨚一印，石氏家寘郎寶宇一印，則或是石國佐之舊藏。而兩葉中獨無厚之復齋等印，又首葉董武鐘亦無厚之等印，而皆有大雅印，疑首尾皆松雪增入，阮氏必謂題款釋文皆復齋手書，而後兩葉題識字出一手，故以爲復齋所續者，然首葉並無題識也。此册明時歸項墨林，印識皆徧。國初歸曹秋嶽，後歸朱竹垞，竹垞以贈馬寒中。乾隆末歸吳門陸氏松下淸齋。嘉慶初爲文達所得，七年秋，摹勒於版，印記題識，鉤刻甚精。道光癸卯春，册燬於火，版片亦燼。道光二十八年冬，葉氏志詵重摹於粵東撫署，時冬卿年已七十，就養於其子崑臣相國也。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十二月十三日

金石史　明郭宗昌撰

石墨鐫華　明趙崡撰

閱郭嗣伯宗昌金石史二卷，明人趙子函崡石墨鐫華六卷二書，皆攷證精詳，足繼趙德甫金石錄而起，雖不及後來顧亭林金石文字記、錢竹汀金石文跋尾、吳山夫金石存之賅密，正可與曾宏父石刻鋪敍王篛林竹雲題跋諸書，駸駸後先。四庫書目謂趙郭皆隸籍關中，故多見古刻，良不誣也。石墨鐫華臚列三代迄元諸碑，共二百五十四通，多引史籍以正之，古來名帖亘碑，大略皆備。漢郃陽令曹全碑，至是書始見箸錄。其辨唐昭仁寺碑爲虞永興書，非歐陽通書。余觀此碑筆法，亦不能確定爲永興，然子函據舊唐書貞觀三年之詔，論自有據；又據歐陽通本傳，校其年齒，不合書碑，尤確。唐蘭陵公主碑，公主太宗第十九女，名淑，字麗貞，下嫁慶州刺史竇懷悊，太穆皇后孫，銀靑光祿大夫上柱國竇德素子也。史無德素名，而公主傳但言懷悊

爲太穆皇后族子。唐涼國公主碑，公主先封仙源，嫁薛稷子伯陽，再嫁溫彥博曾孫曦，而史遺曦不書。郭敬之家廟碑陰，言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稱幼明一人。西平忠武王李晟碑，言公子十二人，而史云十五人，皆足以訂史傳之誤。其據郭李兩碑所載汾陽西平歷官次第，以校本傳異同之處，亦極詳密。

金石史所收僅五十三碑，四庫書目謂其好持高論，故所錄僅此。然嗣伯識見實出子函之上，文筆亦較簡古。其據董氏廣川書跋，定石鼓爲周成王時物；辨夏禹衡岳碑之爲贋作；又謂陳國公主碑言公主名瓌字華莊，而子函石墨鐫華謂公主碑名華莊，史作花莊，直以字爲名，殆似未見其碑。今鮑刻石墨鐫華作公主碑名花莊，史作華莊，殆傳寫之誤。然唐書公主傳明作字華莊，與碑本同。又論漢司隸校尉魯忠惠峻碑，謂私謚當復古。論漢泰山都尉孔宙碑，謂孔融卒在建安十三年，年五十六，當依范書；宙卒在延熹六年，時融年十一，當依碑。論吳天發碑，謂直是牛腹書。三代彝器，其文非不奇古，然皆爾雅典則，何曾爲牛鬼蛇神？又謂所謂彝器者，如彝常之必不可紊，作如是器，必作如是款，絲髮罔踰，此古昔足尚也，尤爲篤論。蓋郭氏論古，皆能自出手眼，不似趙氏拘守王元美都元敬爾家之言。又攷嗣伯明季未曾入仕，其卒在順治九年。至康熙二年，其友王無異宏撰始刻是書于金陵，四庫書目稱爲明人，似誤。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二十九日

金石萃編　清王昶纂

閱金石萃編中漢碑武梁祠畫像，中有哺父之孝子邢渠，求代兄攷之外黃義士范贖，見前石室畫像，邢渠亦再見，邢作刑古通。皆兩漢書所不載。邢渠未知時代，當亦漢人也。邢渠之後爲董永，永事見搜神記。董永之後

爲朱明，朱明之後爲李氏遺孤，畫一小兒在筐內，一人手撫之者，洪景伯以爲李善是也。善事見范書，阮氏元以王成李燮事當之，誤矣。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五月初十日

比日臥閱金石萃編畢。有唐一代，述庵附案，罅漏甚多，往往有明見兩唐書而不知檢覆者。然淹貫經籍，旁通訓詁，其浩博終不可及。近來輕薄小兒，率意詆之，多見其不知量已。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六月二十六日

夜再題金石萃編籤十餘册，凡魏齊以後造像，唐宋以後題名及祠廟之牒，紀游之詩，非文有關系或事出名人者，皆不標出。其中多鄉里鄙言，傖荒惡札，實爲石文之累。余嘗謂收藏金石，自是好事，然須有別擇。兩漢久遠，片石皆珍，固無論矣。六朝以前，鐫刻無多，亦宜兼收並蓄。至唐以後則不特題名等字，紛糾可厭，即編戶男婦之志，銘緇徒塔廟之碑碣，大率荒誕鄙俚，語無倫次，名山之產，橫遭刻鑿，較梁簡文所謂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者，尤爲寃酷，祇足入骨董小販之行，釘郵墊驅烏之壁，學者所不道也。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十月二十九日

比日多閱金石萃編，此書述菴極一生之力，又同時若錢獻之嚴久能黃小松張芑堂等，皆精研小學，碑版顓門，助其搜討，而錢氏竹汀、王氏西莊、武氏授堂等收藏金石之書，先後已出，盡得取以參校，故搜羅宏富，抉擿精深，實爲此事之大觀。其推演所及，如漢建初慮俿銅尺下，詳攷古尺之異同；禮器碑下，詳攷漢時內

緯之學；楊統碑下，詳攷奚斯作廟之義；楊著碑下，詳攷至孝烝烝之句；魏受禪碑下，詳攷列名諸臣；後魏司馬元興墓志銘下，備論志銘之制；唐聖教序下，旁攷觀音及心經原始；岱岳觀碑下，詳敍唐代齋醮投告之儀；開成石經下，詳攷十二經文字異同；郎官石柱題名下，詳攷諸人爵里；宋元祐黨禁碑下，詳攷黨人本末；高宗七十二賢贊下，詳攷諸賢名字異同；皆本本原原，極爲賅洽，爲攷據之淵藪。其餘因事附見，足資學識者，指不勝屈，實集金石之大成。或所采過多，卷帙繁富，亦間有不能照及之處。又述菴晚年目盲，其門下士如陶鳧薌等，不免艸艸成編，失於檢勘，疏漏踳駁，時亦間出。如北朝有領民酋長、領兵酋長，屢見魏齊周隋之書而不能記；徐長卿爲藥名，見本草及廣雅而不能識；鉗耳爲代北姓，世有顯人；鉗耳康買見北史傳，鉗耳大福見新唐書李克用傳而以爲無攷；灰㶳字說文作㶳，燼乃俗字，而以唐孔穎達碑作㶳爲省文；閥閱古祇作伐閱，閥亦俗字，而以穎達碑作伐爲通用；此類失之眉睫者，亦不可枚舉。要之其書體大思精，所包甚廣，豪毛之疵，不累全體，較之近時劉燕庭許印林輩描摹點畫，自誇精細，不過爲骨董淸品，賞鑑專家者，奚啻霄壤。世人讀書惡繁，重好新異，不論實事，妄肆游談，頗有輕議是書者，故備論之。

十一月初三日

是日因貓汚架上書，取出曬之，偶閱金石萃編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文，有云：許王瓘及居士趙崇信女普意善來稽首，咸捨珍財。許王瓘者，高宗蕭淑妃子許王素節之子，兩唐書皆附見素節傳，亦見新書宗室世系表。王氏跋乃云：許王瓘諱字玉旁，當是玄宗諸子，而兩史諸王子傳無之，方外文字多夸張之詞，不能盡覈，大率類是，可謂不檢甚矣。萃編諸跋多錢同人等爲之，往往疏率，故金石家多致不滿也。六朝及唐經幢

造像、寺刹碑陰，凡婦女施財者多曰淸信女，其止稱信女，始見於此。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七月初十日

金石文字跋尾　淸錢大昕撰

金石跋尾引元人張伯雨詩跋，載杜子美之謚文貞，在元文宗至順元年，與諸書異。伯雨當時人，而亦有此誤。顧亭林日知錄，謂在順帝至正二年。梁玉繩瞥記謂在後至元三年。考元史順帝本紀至元三年正月，封晉郭璞爲靈應侯，謚唐杜甫曰文貞，則張說非，而顧氏亦誤。自當從元史爲正。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三月二十七日

兩漢金石記　淸翁方綱撰

閱兩漢金石記。覃溪盡心漢隸，所論多造精微，其補隸續及注洪氏所作滂喜，尤足爲鄱陽功臣。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正月初五日

閱兩漢金石記。吳禪國山碑文中丞相沇兩見，其紀歲曰旃蒙協洽，曰柔兆涒灘，則孫皓之天册元年乙未、天璽元年丙申也。所載太尉璆爲宏璆，大司空朝爲董朝，兼太常處爲周處，執金吾脩爲滕脩，屯騎校尉悌爲張悌等，其人多可攷。惟沇與大司徒燮不知何姓。攷吳自建衡元年己丑左丞相陸凱卒，鳳皇元年壬辰右丞相萬彧卒，至天紀三年八月始書以軍師張悌爲丞相，去凱之卒已十年，彧之卒亦八年，中間不應竟不置相。雖大司空朝吳志作兼司徒董朝，孝侯之太常亦是兼官，（吳志兼司徒，徒當作空。）則大司徒燮亦疑非實授。蓋以封禪禮重，故皆假重職行事，然沇旣居首，其文又兩見，蓋史之闕佚者多矣。至皓因臨平湖出靑石而改

元天璽，又因歷陽山石文而詔明年改元天紀，其事皆在丙申之歲，本爲天册二年。其封陽羨石室乃合諸瑞而封禪國山，以表其盛。史不言封山月日，其上云秋八月者，乃繫京下督孫楷降晉之事。陳氏於此下接書歷陽石文，其事自在八月以後，下又連綴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云云，時甫改元天璽，故碑言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紀號天璽，用彰明命，丞相沇等以爲宜先行禪禮也。志系此事於天璽元年與碑文合，而吳山夫吳槎客皆自生葛藤，覃谿亦不能辨析，遂游移其辭耳。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四月初三日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清黃易撰

至倉橋閱市，得錢唐黃易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五册，前有翁方綱小引及題詩一絕，無目錄。所刻爲漢（篆文漢本从𦰩，而漢碑額篆，此字多作潓、作瀵、作濩。）石經殘碑、涼（篆額作凉）州刺（篆額作剌）史魏元丕碑、幽州刺（篆額作勑）史朱龜碑、成陽靈臺碑、小黃門譙敏碑、雒陽令王渙二石闕、廬江太守范式碑及殘石武梁祠畫象、唐搨本及題字圉令趙君碑、篆字三公山碑，皆摹本雙鈎，並錄諸家跋語，而小松及覃溪考辨尤詳。此當與覃溪之兩漢金石記並存者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正月二十八日

唐石經校文　清嚴可均撰

閱嚴氏唐石經校文，此書甚精慎，其抨擊亭林顧氏之誤，幾無完膚。中一條論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余嘗隨手繙之，得卷十一之卅葉，引通典吳氏徐整曰，卽其書可知矣。案吳氏此條在喪服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下，其氏字乃誤衍；以整爲孫吳時太常，故稱曰吳徐整。中林於儀禮用力頗勤，其章句一書，雖未博覈，亦多有可取，何至不知徐整之爲姓名？鐵橋薄之太過矣。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八月二十三日

金石綜例　清馮登府撰

偶閱馮登府金石綜例四卷。自黃梨洲氏金石要例出後，文之義法，已括其凡，爲碑版者，謹守不渝，即爲定則。朱竹垞氏欲緝隸釋隸續所載爲例，以補潘王黃三家之缺，意在存古，實爲好奇，可以取廣見聞，不必定爲義法。於是馮氏及梁曜北郭頻伽等皆掇拾瑣碎，分綴奇零，例愈廣而愈繁，呆愈多而愈惑，蓋漢代碑碣，不重文章，魏齊石刻，多出鄙野，名字月日，信手而書，年號官稱，亦間致錯，至於子姓所敍，詳略失宜，得氏溯張柳之星，方外有公甍之號，其爲鄙繆，不可勝言。馮氏等皆非能文之人，又不甚通史學。如此書有書前官名一條云，楊著曾拜思善侯相，而碑額及楊震碑止書高陽令，聞拜後即以兄憂去官，故仍書前官。韓仁遷槐里令，而銘額書聞憙長，古金石例也。案漢縣有大小令長之別，以長遷令爲美擢，凡侯國多小縣，侯國相即小縣長也。楊著先已爲定潁侯相，擢拜議郎，始遷高陽令，以母疾去官，服終後，復辟公府，舉治劇，爲思善侯相。定潁思善皆小縣，著又未至思善，故仍稱高陽令，以秩尊且實任也。韓仁遷槐里令，未聞命已卒於聞憙長，其碑乃司隸校尉嘉其聞憙治縣之績，移河南尹爲之立碑，自應稱聞憙長，皆文字一定之例。馮氏未聞官制。其它如以西魏文帝大統之號爲魏孝文帝太和之號，以金章宗泰和之號爲宋，其史學可知矣。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十二月初十日

續三十五舉　清桂馥撰

閱桂未谷續三十五舉。其自序言摹印變於唐，晦於宋，迨元吾邱衍作三十五舉，始從漢法。元以後古印日出，衍不及見，且近世流弊，亦非衍所能逆知，因續舉之，凡三十則。前有翁方綱陸費墀兩序，後有沈心醇吳錫麒宋保淳三跋。予行三十五舉在所箸學古編中。未谷精於小學，其說文義證繆篆分韵及扎樸未谷集等書，皆深究篆隸形聲之變，此書專言古印之文法形製，亦多采諸家之說，以正流俗之誤。如言古有官印連姓名者，如禆將軍張賽，由于魏武帝令諸官各以官爲名印。有名印具邑里者，如漢有常山南行唐漢志常山郡有南行唐縣，陳蔫印信、右扶風丁潛印、趙國襄國家諺字子義等三印，皆廣所未聞。桂氏言漢印名姓皆別行，郎瑛謂漢印二名姓獨居右，名俱在左，防誤看也。二名無印字，則姓居其半。虔大中印雖有印字，亦虔字自爲一行。至回文者名在一邊，自不相混，朱白相間者，亦有意。如尹章之印，獨章字白文，使人易省。郎瑛謂稱臣者多兩面有文，兩面印者，一面姓名，故一面稱臣某。若有紐之一面，印則必連姓。譜中一面印作臣某者，臣字卽姓也。兩面印一面無文，象鳥獸蟲魚形或刀劃痕，示人以正也。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一月廿三日

漢石例　清劉寶楠撰

閱劉楚楨漢石例，共六卷。一以梁氏玉繩誌銘廣例郭氏麐金石例補馮氏登府金石綜例，皆錯舉疏略，是編壹以東漢爲主，列墓碑例百五十，廟碑例二十九，德政碑例十三，墓闕例十一，雜例三十二，總例四十八，皆分別異同，加以攷證，詳碻典覈，條例秩然。前爲敍目一篇，言漢碑之不可從者，如祖考稱考、郡掾史張元祠堂碑祖母稱母、金廣延紀母碑等二十五事，皆原其據依，詳爲之注，而以今古異宜，不可循用，其言尤爲名通。

楚楨爲端臨訓導從子，道光庚子舉人。是書成於道光十年，至二十九年楊氏始刻入叢書，時楚楨官直隸元氏知縣。張石舟爲之序，言楚楨少與儀徵劉孟瞻文淇齊名，號揚州二劉。孟瞻箸揚州水道記，而楚楨箸寶應圖經，精博相埒。官元氏時，訪獲縣境古碑甚多，其延熹封龍山碑，自來金石家皆未見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八月初二日

閱劉楚楨漢石例。其書大體精覈，而以竹邑侯相爲二千石漢制王國相同郡太守，秩二千石，侯國相同令長，竹邑又小國侯。以韓敕前碑皇戲統華胥皇氏高出一格爲尊敬古皇，而駁錢竹汀王石渠後人妄加之說，皆非。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二月初十日

金石訂例　清鮑振方撰

閱常熟鮑振方芳谷金石訂例，凡四卷，亦在後知不足齋叢書中。取潘、黃兩家之書，撏舉其要，亦及王止仲書，間有訂補。識議頗隘，吐屬亦未雅馴。前有道光丁未其邑人王振聲序。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四月二十一日

金石例補　清郭麐伯著

閱郭頻伽金石例補二卷，共六十四條，有麐伯自序及仁和汪選樓序。其書多與梁諫庵誌銘廣例暗合，而不及梁氏之賅備。梁書成於嘉慶丙辰，此書成於嘉慶辛未，蓋尚未見梁氏之書。然梁氏廣釆自漢迄元諸家碑集，此書僅及六朝而止，較爲謹嚴。所附攷證，亦多不苟。又樗園消夏錄二卷，多論說部詩詞之學，亦有可觀。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初一日

金石苑　清劉喜海輯

閱金石苑共四冊，無卷數，諸城劉喜海燕庭官四川按察使時所輯，書成于道光丙午，是冬卽擢浙江布政使，至己酉正月，爲巡撫吳文節所劾，召至京降四品京堂休致矣。是書皆蜀中金石，首冊爲三巴漢石約存，自漢王稚子闕至蜀中書賈公闕，共十二種，皆先以縮臨本存其形式，而後雙鉤其文。第二冊自北周高祖文帝廟碑碑尙稱文王，首曰此周文王之碑，大周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軍都縣開國伯强獨樂爲文王建立佛道二尊像樹其碑，元年歲次丁丑造，後有佛像二，丁丑者閔帝元年也。宇文初用周制，稱天王，無年號。至孟蜀廣政二十六年報國院大悲龕記共四十四種。內唐刻三十六種，僞周一種，後唐二種。第三冊爲兩宋金石，自太平興國五年新浦縣六印至紹定四年釋迦舍利寶塔禁中應現圖記共六十七種。第四冊爲宋人題名五十九種，內附元人一種。皆縮臨本。其有圖像者，如宋甘露祖師像、太平興國禪院鐘慶歷、賜龍昌期誥敕開禧封妙濟眞人敕等，亦並續之。書無序目，其有攷證者，惟唐張禕南龕題名記重修化城龕記宋賜龍昌期敕壽山福海鐵器巴州知府縣令勸農事實紫府飛霞洞記六種，下各附跋尾一則，餘並闕如，蓋未成之編，而雕刻精絕，所錄亦多前人未見之迹，可愛玩也。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二月十五日

閱劉燕庭金石苑，較余舊所得者唐以後增十之三四，自漢而下皆系以跋尾，蓋足本也。然紙槧已遠遜，諸跋亦罕所考證，時有謬誤，蓋燕庭是收藏家，於學問殊淺，惟摹刻精工耳。跋皆後增，頗有譌字。隋大業六年庚午，道士黃法暾造天尊像；又十年，女弟子文託生母造天尊像，皆在綿州西山觀。唐貞觀廿二年戊申，洞玄弟子辨法遷造天尊像，在綿州

佛祖巖。此三種皆余舊藏所無，辨姓見萬姓統譜，漢有淮南名士辨武，劉氏謂西山觀又有咸通七年造像，亦多辨姓。而楊升菴希姓錄不載，亦疏略也。又周久視元年庚子十一囸（即月字），石堂山高涼靈泉之記文已半泐，中有云朝散大夫清河崔府君諱融，夫𠑺（即人字），滎陽□（當是鄭字）氏□□□□懷無玉棻，乃相與單車而適野，祈告于石堂山，□□□□致誠挹清流而絜敬，歆然有感，即事可追，徵藺之□□□□□囸府君以爲明靈之不欺，宜其如在，乃命立碑云云。蓋崔融夫婦因無子禱於石堂山，有應而刻石爲記。又元和四年三月攝魏成令沈超有崔文公魏成縣靈泉記述，首云崔司業融當久視元𠡦，蒞斯邑。是融嘗爲魏成令，而兩唐書失載，石皆在綿州。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九月二十日

閱金石苑，所載大足縣北山宋紹興四年惠因寺刻文殊師利問訊維摩詰碑，刻畫精工碑凡三層，中層左右兩寶牀，右維摩詰，旁有散花天女及兩侍者，左文殊，旁有十大弟子及一聖者。上層雲气中有佛四五座，下層右爲菩薩四，有侍者二人，各持寶幢，左爲僧及侍者九人，前一人奉果盤，各作相見狀。右有小字云：李大卯摹，羅後明男刻。王象之輿地碑目云：昌州郡之惠因寺藏殿壁陰有水墨畫文殊詣維摩詰問疾一堵，意全相妙，合經所說，恐浸漫滅，故石刻於此者，是也。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九月二十一日

比干銅槃銘

跋舊搨比干銅槃銘。此搨紙墨甚舊，字畫渾厚，頗與各家所撫詰曲細折者不同。叔弗得之苕中，書賈以爲宋搨也。此銘眞僞，聚訟紛賑，然不特比干無據，篆法茂密姿致，亦必非三代物。銘凡四句十六字，其首四字，舊釋作左林右泉，或作右林左泉。今按第三字作𠂇工，古人右作又，左作𠂇，此从𠂇作偏旁，則爲左字無疑。下已有工形，是借左助字爲之，亦非三代文字之一證。其首二字及第二句釋作前岡後道四字，惟道

字略具□形，餘不敢質矣。後二句釋作萬世之齡，於焉是寶，字畫皆尚可辨。古無齡字，或假軨假令爲之，此文作□，左似上作止，下象古文□形，右明作令，可知秦漢間已有齡字。禮記與我九齡，不必穿鑿曲說，然卽此更可證非比干時字矣。舊釋作靈，謂靈齡通借，亦是一說。或釋作寧作藏，蓋不識字。於字古文象烏形，亦可放悳。或釋作茲，亦謬也。然玩此二語，豈殷周人語邪？要之此銘自是秦漢人所爲，此本蓋宋政和間鳳翔新出土時所拓，不特非明萬曆間重刻本，亦非元延祐間臨撫本，是亦可寶也。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十二月二十三日

武梁祠嗾獒圖

跋舊拓武梁祠嗾獒圖。此象在王陵見漢使下方，義士范贖左方，右畫殿屋，下一人榜題靈公，後立一人似侍臣，杜下一犬，上有榜字，已磨滅。殿外一人作踆犬狀，上有榜，亦曼患，蓋題彌明二字也。左人衹存半身，作斂斜狀，有榜題曰靈輒、趙宣孟，蓋畫輒抱盾上車象也。諸家無著錄者。近日山東碑賈來，始有此象。旁刻庚午補入四字，云同治九年始出土，然同年孫叔茀吏部，兒時得此圖於其外家章氏，已云舊搨難得，紙墨亦甚古。其石與上方左方，竝無斷裂痕，人物車馬，俱有生氣，與黃氏小蓬萊閣所撫唐搨相似，豈明以前本相連，至國朝斷落薶沒，故諸家皆不之見，近又出土邪？其右殿柱有題字二行，曰宣孟晉卿、餔輒翳桑、靈公憑怒、伏甲嗾獒、車右提明、趁犬絕項、靈輒乘盾、爰發甲中、凡三十二字。憑者盛也，厚也。趁蓋卽趁之異文，或卽趆字，趆者蹶也。趁犬絕項、及靈輒乘盾、爰發甲中，皆用公羊傳語。公羊云，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何氏解詁以足逆蹋曰踆，頷口也。案頷，說文作䫲，云低頭也；左傳頷之而已，杜注頷搖頭也；是絕

頷者，絕其頭，卽絕項也，不當訓口。公羊云，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此所云乘盾也。惟公羊無靈輒之名，又翳桑作暴桑，提彌明作祁彌明，此皆用左氏傳。漢世重公羊，東京以左氏爲古學，此能參用之，亦經師佳證也。乘作乘與桒字祇爭一筆。此文卿桑爲韵。怒从奴聲，古音如呶，與桀爲韵。項从工聲，古音如貢，與中爲韵。趞或亦卽迮字，迮者迫也。左傳桓子咋謂林楚，咋卽迮字之借，考工記亦借柞，杜注云暫者非。从走與从金一也。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十二月二十三日

漢魏六朝墓銘纂例　清李富孫撰

閱李香子富孫漢魏六朝墓銘纂例共四卷，前有自序，因朱竹垞氏之言，取隸釋隸續所載漢碑及六朝人碑製，以補王止仲之所未逮，條列衆體，攷證爲詳。然近時爲此學者，吳江郭頻伽有金石例補，荊溪吳荊石有漢魏六朝金石志墓例，寶應劉楚楨有漢石例，皆本朱氏之言，以爲搜輯，各不相謀，而李書爲最詳；劉書專取漢代，爲最有體要。竊謂文章本無一定之例，自南宋以後，濫爲酬應，文人益多，而文日益卑。故潘氏舉韓文爲例以救之，取法乎近，以曉流俗也。降及晚明，江湖小人，惡札充塞，至爲猥賤。故梨州黃氏，復爲要例，自唐宋諸家以及元明，著其文之流變以見例之不可盡無，非爲考據計也。竹垞好博，意在復古，而漢人不盡是通儒，其碑亦非盡出能文之人，龐雜牴啎，任意而出，諸君區區摭拾，錯雜紛繁，欲求例而轉無例可稽，蓋祇可備漢碑碣之考據，不足爲文章之義法。故嘉興馮柳東金石綜例，學海堂遂收入經解，而潘王黃氏之本意盡以失矣。至錢塘梁諫庵之誌銘廣例，則標舉破碎，尤是羌博士技倆耳。香子亦號薌沚，嘉興貢生，武曾先生之五世孫也。其書已刻者有李氏周易集解賸義三卷，三傳異文釋十二卷，禮記異文釋八卷，說文

辨字正俗八卷及此書，皆湛精漢學者。其兄超孫字奉墀，一字引樹，乾隆乙卯舉人，道光時官會稽學教諭者十餘年，以老病歸。著有詩氏族攷六卷，拙守齋詩文稾十卷，皆已刻。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十一月初八日

三老碑拓本

三老碑于咸豐壬子新出餘姚客星山中，今藏縣人周氏家。其碑九行，凡二百十七字，前五行分四層橫隔之，第一隔云，三老諱通字小疑，庚午忌日。祖母失諱，字宗君，癸未忌日，第二隔云，掾諱忽字子儀，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案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七年二月乙亥晦，據此推之，四月五日非辛卯。如三月是大盡，則此日當是庚戌，十六日始值辛卯。忌日。母諱捐，字訕君，建武廿八年歲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第三隔記其九子二女名字。後三行總曰三老德美喆烈云云，字多漫漶不可辨。自來以建武紀元者，晉元帝僅二年，齊明帝僅五年，後趙石虎至十四年，然於越無涉。西燕慕容忠，後魏元朗皆僅數月，皆于越無涉，更不必論。惟漢光武至三十二年，其十七廿八兩年，正值辛丑壬子。其曰三老者，漢時鄉各有三老，見於前後書者不一。曰掾者，漢晉自公府至令長，其曹佐皆曰掾。此單言掾，則非公卿州郡可知，蓋縣掾也。禮云內諱不出門，西漢及六朝史家，間書婦人之名，然不悉出。惟范氏後漢書則皇后紀皆書后諱，其餘婦人，亦多書名。獻帝伏皇后紀，載廢后詔云皇后壽云云，可知當時詔策，皆書婦人之名，故此碑於婦人，皆記諱字。其兩女亦有名，是爲東漢之制無疑。其字法由篆入隸，古拙可愛。所記諸子，有名提餘，字曰伯志；名持侯，字曰仲雁者，亦可證當時民間，固已多用二名。據稱其母之忌日在建武廿八年，則此石當是中元永平間所立。浙中石刻，向以嘉慶間會稽跳山新出

建初元年大吉買山題記爲最古。建初爲漢章帝年號，成李特，後秦姚萇，西涼武昭王皆號建初，皆于越無涉。此石蓋更在其前，其出土乃更後，碑額已斷，無由考其姓氏。其文字體制，非表非誌，疑是碑陰所題，故稱之曰三老碑，漢無貴賤碑碣之分。爲兩浙第一石爾。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十二月十八日

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跋

光緒游桃之歲涂月，同年孫叔苐吏部持此本過余，屬爲審定。余未得所謂翻本及西安刻本參證之，無由肊決。惟據此本而言，則除西域之下明是疢字，非灰字；立海祠，明是海字，非德字。其碑本來巴尔庫爾卽巴里坤淖爾之旁，淖爾譯言海，卽漢書所謂蒲類海也。立海祠者，如漢志所載益州滇池有黑水祠，上郡膚施有源水祠，此類甚著，若作德祠，則無義矣。叔苐頗疑覃谿言疢作海者爲翻本。余嘗謂古物惟其適情，收藏惟其自憙耳。此本字體雄渾，古色蒼然，亦非翻刻所能，不必刻舟求劍。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二月初四日

漢析里郙閣頌跋

此亦申如墳補刻本。洪文惠隷釋所闕字如溢下爲滔、川上爲陬，皆尙隱隱可辨。育下爲子，則不可識矣。如墳所補者，雖描摹字畫，意在逼眞，而散弱無結搆，視原本之渾逸，相判天淵，其造語亦淺拙，明是以意爲之。或疑其別得舊搨，不知以文惠之好古，在南宋時尙不得見，況如墳乎？惟此實是補刻，非重刻，陳子文辨之是也。析里西狹摩崖至今完好，而此遭竄亂，甚可惋恨，明人之妄，往往如是！

二月初四日

宋搨皇甫誕碑

皇甫明公隋之忠臣，其子無逸爲唐名臣。此碑立於唐初，無年月，于志寧製文，其結銜已稱銀青光祿大夫黎陽縣開國公，則在貞觀時。歐陽詢書，其結銜止稱銀青光祿大夫而不稱率更令，則在武德時。諸家論者不一。王箬林以其不避太宗諱，決爲高祖時。予謂必在貞觀初無疑也。于志寧傳言貞觀三年志寧爲中書侍郎，太宗內宴，敕召三品以上官，志寧以未爲三品不得入，即日加左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歐陽詢傳言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封勃海縣男。考唐制左右散騎常侍從三品廣德二年升正三品，太子左庶子正四品上，率更令從四品上，而銀青大夫爲從三品文散官，所謂階也。唐宋人皆階卑于官，官者職事官也，蓋官以能擢而階必以次升。志寧已官中書侍郎正四品上大曆二年升正三品，稱爲執政而未至三品，故太宗加以常侍，若左庶子則與侍郎同品。唐制以高就卑者爲行，故曰行太子左庶子也。詢當高祖時官給事中，正五品上，安得有銀青之階？此碑兩人皆系階三品，則必在貞觀三年以後。古人書銜，繁簡任意，疑詢不稱率更令勃海男，則中書侍郎爲執政，志寧何以不稱，而僅稱庶子之閒職乎？至不避世字民字，則太宗本有非連讀者不避之旨。故民部至高宗時始改戶部，尤不必疑也。王述庵金石萃編著錄，已缺八十三字。是本一一完好，古勁秀逸，洵可愛翫。予昨在庭芷處見一本，乃故尚書趙文恪所藏，此本精采，尤覺過之。計平生所見信本書，周文勤有宋搨九成宮醴泉銘，本琦文勤物，今在毛昶熙尚書家。張孝達有舊搨化度寺邕禪師碑，本內府物，與此可稱鼎足。亡友陳德夫有宋搨昭仁寺碑，今不知何屬矣。此碑書隋作隨，碑首及碑文皆

同，足證隋文帝去辵之言，未嘗垂爲功令。誕字元憲，史作元慮，明是字形之譌。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一月廿五日

韓勑禮器碑

韓勑禮器碑云：爵鹿柤梪，籩柉禁壴，此是祭器八者之名。洪文惠釋壴爲卽壺字，近儒桂氏馥釋鹿爲卽斝角之角通借字，其說皆確。陳氏奕禧金石遺文錄，釋柉爲卽溫字，引廣雅溫盃也，集韵溫或作盪瓬爲證，亦爲有據。方言溫桮也，是桮棬之屬，亦祭器之一。而桂氏以爲字當作柢，柢卽棜字，禮記所謂士用棜禁，儀禮所謂壺棜禁饌于東方也。不特碑字隸體，顯然作柉，趙洪以來，皆無異說，且棜禁是一物，此云籩棜禁壺，則句法乖互，與上鐘磬瑟鼓雷洗觴觚等三語，皆爲不類，柢之通棜，亦所未聞。

同治庚午（一八七〇）閏十月二十七日

蜀漢三闕拓本

得王廉生書，以蜀漢三闕拓本及唐陀羅尼經幢爲贈。三闕者，一漢侍御史李公之闕，一蜀故侍中楊公之闕，一蜀中書口賈公之口，俱已見劉燕庭三巴金石志。侍御史李公傳爲東漢初李業，然業未嘗爲侍御史。楊字僅存一筆，較劉志所橅作ク者又少其一。賈字僅存宂，與劉所橅同，亦未知果是楊字賈字否？劉氏稱漢李氏稱成稱漢，皆未嘗自號爲蜀，而八分殊有漢法，不可解也。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五月十九日

爨寶子碑

跋晉爨寶子碑　爨寶子碑額五行十五字，云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之墓。碑文十二行，行三十字；末又一行，低四格，云大亭四年歲在乙巳四月上恂立。其碑文下空一格，書立碑掾吏姓名，凡主簿一人，錄事一人，西曹一人，都督二人，省事二人，書佐二人，幹吏二人，小吏一人，威儀一人，凡十三行，行四字，字皆八分。其文云：君諱寶子，字寶子，建寧同樂人也。州主簿治中別駕，舉秀才，本郡太守。春秋廿五，寢疾沒官。爨氏晉宋間世守南寧，事無可紀。此碑文甚淸雅，字尤遒美，波磔穎發，已開唐隸之風。旬借恂字，自來未見，不合六書通叚之法。大亭爲安帝元興元年之三月，桓玄自爲丞相，改元大亨，識者謂一人二月了，是歲在壬寅，至次年十一月，玄簒位稱大楚皇帝，改元永始。次年劉裕等誅玄，安帝復位，仍稱元興三年。又次年乙巳，改元義熙。是大亭安得有四年？乃至乙巳四月寧州猶用大亭之號，亦不可解。晉宋志皆言郡守下置主簿錄事書佐幹小吏等，此作軒者，幹之省文，猶漢碑之省作午也。小史此作小吏，甚分明，容筆畫有誤。宋志言今有西曹書佐，卽漢之功曹書佐；省事蓋卽錄事，見於晉志。都督之名不可解，而其字兩見，皆明作督，晉志言荆州有監佃督，此疑是賊曹捕掾及武猛從事弓馬從事之流，而假督名。宋志謂諸郡各有舊俗諸曹，名號往往不同，此類是也。威儀亦不見於史，或以大亭之號，疑此碑之僞，則又非也。凡作僞者必先按攷時代年月，依而爲之，晉安帝紀削大亨之號不書，何反取之以自昭其闕乎？碑文先略敍歷官而系以辭，辭皆四言，其末云爰銘斯詠，庶存甘棠，而終以嗚呼哀哉，亦它碑所罕見。碑在雲南南寧縣，咸豐初始拓得之，有江寧郭文懿爾恆跋。

五月初三日

劉宋甯州刺史爨龍顏碑跋

碑在雲南曲靖府陸涼州之東南二十里貞元堡，道光初阮文達總督雲貴，始於荒阜上得之，因覆以亭，爲之題識，今聞其亭已毁，碑亦仆矣。爨卽爨字，六朝俗體之一。碑云：君諱龍顏，字仕德，建甯同樂人。子文銘德於春秋，斑朗紹蹤於季葉，斑彪删定漢記，斑固述脩遺訓。爰暨漢末，菜邑於爨，因氏焉。迺祖肅，魏尚書僕射河南尹，遷運庸蜀，流薄南入，樹安九世，百葉雲興，瑛豪繼體，於茲而美。祖晉甯建甯二郡太守龍驤將軍甯州刺史龍驤輔國將軍疑郡監軍晉甯建甯二郡太守，追謚甯州刺史邛都縣侯。君承尚書之玄孫，監軍之令子也。本州禮命三辟別駕從事史，舉義熙十年秀才，除郎中，相國西鎮，遷南蠻府行參軍，除試守建甯太守本州司馬長史，除散騎侍郎，進無休容，退無慍色，忠誠簡於帝心，芳風宣於天邑。除龍驤將軍試守晉甯太守，襲封邛都縣侯，遷護鎮蠻校尉甯州刺史，享年六十一歲，在丙戌十二月上旬薨，追贈中軍。故吏建寧趙疑之巴郡杜萇子等刊石樹碑，褒尚休烈。長子驎弘，早終；次弟驎紹；次弟驎暄；次弟驎崇。嗣孫碩子碩思碩疑碩羅碩疑碩疑碩萬碩疑碩俗。大明二年，歲在戊戌，九月上旬壬子府主簿益州杜萇子文、建甯爨道慶作。文共八百四字，此其大略也，漫滅者數十字。書體方勁，在楷隸之間。碑額二十四字，曰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之碑。據阮賜卿文選樓詩注，言碑額爲篆文，此仍是楷書，蓋阮誤耳。又有碑陰，此本失之。寧州卽今雲南，晉寧卽今雲南府，建寧卽今曲靖府，同樂卽曲靖之南寧縣及陸涼州。爨氏不知所自始，氏姓諸書，皆不詳其族望。戰國策二十二有魏將爨襄，則得姓甚早，此云其先出於斑氏，蓋不可信，然亦足備一說。謂斑出於鬬斑，與漢書敍傳同，班本俗字，此從古作斑者，是也。其曰祖肅魏尚書僕射

河南尹，攷林寶元和姓纂云，後漢河南尹爨肅，見謝承後漢書，是肅由漢入魏者，卽此人也。玩碑此文，似肅之後人，流轉庸蜀，始籍南土。龍顏三世皆官建甯晉甯二郡太守寧州刺史，雖出於朝命，已同蕃酋世襲之例。當時羈縻荒遠，若武都楊氏等類，皆如此。蜀志稱建寧大姓交阯刺史爨深，華陽國志稱昌寧大姓領軍爨習，蓋爨氏自漢蜀迄宋齊，枝葉徧於南州，世爲州長，梁以後遂據其地，名之曰爨蠻。至唐又有東爨西爨之分。新唐書言西爨至隋開皇時爨瓚之子翫襲位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爲奴。唐高祖後以其子宏達爲刺史，奉父喪歸，爨氏遂微。然攷鄭回所撰南詔德化碑，載天寶末有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州刺史爨日進、黎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彥昌、南寧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殺越嶲都督竹靈倩，攻破安寧，是西爨雖微，而東爨尚甚盛也。自天寶以後，地入蒙氏，遂不可攷，爨氏亦無有表見者矣。碑文贍暢，其後系以頌曰，巍巍靈山至千載垂功，凡四言二十八句，文亦馴雅，以後文句錯出，頗不可讀。有祖已薨背考志存銘記良蹟不遂奄然早終嗣孫碩子等及故記之等語，似其長子卒後，嗣孫碩子等始立此碑，故於頌後附記其事。考龍顏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卒，而碑於孝武大明二年戊戌立，相去十二年，自爲後立無疑也。劉宋石刻，惟此一事，不獨爲滇南第二古物也。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二月初四日

後魏比丘法生爲文帝及北海王母子造像銘跋

此亦龍門造像之一，在宣武帝景明四年。北海王詳，獻文帝子，其母則高太妃也，時詳方以太傅司徒錄尙書事，至明年正始元年五月卽被廢死，然則奉佛之報安在哉，銘文甚淸雅，爲造像中所僅見，字尤渾厚古

逸，得鍾太傅遺法。其首云夫抗音投澗，美惡必朗，振服依河，長短交目。斯乃德音道俗，水鏡古今。其抗音之音，乃景字之借；德音之音，乃蔭字之借；兩字皆借用也。下云徼逢孝文皇帝專心於寶，又遇北海母子，崇信於二京；寶上當脫一三字，方與下二京相對。又云，思樹芥子，庶幾須彌，亦佳語也。

二月初四日

魏鄭道忠墓誌

跋魏鄭道忠墓志　後魏鄭道忠墓志，楷書，所見翦褾本，無從得其行款字數。其文曰，有代正光三年，歲次壬寅，十二月己未朔十四日壬申，故鎮遠將軍後軍將軍鄭君墓志。君諱道忠，字周子，滎陽開封人，周文王之裔，鄭桓公之後，魏將作大下有闕之十世孫也。本枝碩茂，跗萼下當闕二字。冠冕相仍，風流繼及，清靜為治，化洽枌榆。考禮鑄泯，疑案此數語述其祖父，為翦標者割裂，致脫落顛倒，其文不全。愛留海曲，君□□□粹，載挺珪璋，美行著於下當闕四字。盛於冠□，太和在下當闕御薄二字海斯歸，理翰來儀，擇木以處。下有闕高陽王國常侍所奉承相其人雖義在策名，而醴邀循即脩字，古脩、循二字通用，此下當有敬字，其下又闕二字。任重□職惟下有闕，惟下當有勤字衛尉丞加明威將軍，抑而為之，非所好也。會五營有缺，俄意在焉，專等嗣宗，聊以寄息。徙步兵校尉本下有闕或郡字，或邑字。中正遷鎮遠將軍後軍將軍，君氣韻恬和，姿望溫雅，不以□否滑心，榮辱改慮，徘徊周孔之門，放暢老莊之域，澹然冊□，下闕一字競當塗，天道茫茫，仁壽無證。春秋卅有七，以正光二年十月十七日卒於洛陽之安豐里宅。知時識順，臨化靡傷，啓足在言，素儉為令，古之君子，何以尚茲。越十月廿六日窆於滎陽山□光，乃銘石泉塗，式昭不朽。其下銘辭，翦落更多，不及備載。魏自太祖建國曰魏，而其邦人多沿代名，至

今碑刻流傳，魏代大代之稱屢見。壬寅爲梁武帝普通三年，魏孝明帝正光三年，是年十一月己丑朔十二月己未朔，與史皆合。惟碑文言道忠以正光二年十月十七日卒，廿六日窆，而此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當是立石之月日，然標之於首，爲碑例所絕無。道忠事無可攷，其字周子，取忠信爲周之誼。熒陽字作熒从火，足證古人熒澤洪爲熒等字，皆不從水作滎，近儒金壇段氏之說甚塙。魏將作大下字闕。攷後漢書鄭太傳云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三國志魏鄭渾，河南開封人。高祖父衆，兄太。范書太傳言衆曾孫，此云高祖父衆，小不合。渾官至將作大匠，此大下當是匠字，然則渾之十世孫也。魏書北史鄭羲傳皆云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羲子道昭，今山東楚州鄭道昭所書碑甚多。道忠雖同道字行，而碑云渾十世孫，與道昭尚差一世。下云太和在御，薄海斯歸，是道忠於孝文時由南齊入魏，非幼麟六房世仕北者比矣。承相高陽王者，文獻王雍也。丞承古通用，否上闕太字，滑卽汨字，古亦通用。周書鄭孝穆鄭偉傳，皆云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一世孫。孝穆名道邕，據魏書北史道邕爲羲從曾孫，世次皆合。偉爲羲兄連山之曾孫，亦羲從曾孫也。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五月初二日

後魏咸陽太守劉玉墓志銘跋

劉玉史無可攷，志稱其爲弘農胡城人。攷魏避顯祖諱，改弘農郡爲恆農郡，屬雍州，後屬秦州，此卽漢之弘農郡也。又分置西恆農郡，領恆農一縣，卽漢之弘農縣也。明帝孝昌中，置西恆農陳留二郡，此并二郡名爲一郡，當時僑置以居流人，故有此名，實止一郡也。領恆農胡城南頓三縣，屬潁州，其地在今安徽潁州府竟，胡城在今阜陽縣竟，古之胡子國也。魏時荆州亦有恆農郡及東恆農郡，恆農當在今河南南陽府竟，東恆農當在今陝西興安府湖北鄖陽府之

竟。又潁州亦有東恆農郡，其地當在今安徽竟內。東魏孝靜帝興和中又於汲郡立義州，置恆農郡，在今衞輝府汲縣地。凡七恆農郡，皆不作弘。此志直作弘農，不避魏諱。孝昌三年，歲在丁未，而云丙午，皆似可疑。其志文先曰遠祖司徒寬之苗，而後敍其從李陵出討匈奴，同沒於邊。攷劉寬爲漢靈帝時司徒，計去陵降匈奴，已二百六十餘年，此文自是當時不識古今者所爲。觀其首云厥初基肯與日月同開，其語甚誕，不足責也。玉之曾祖名初万頭，祖名可洛侯，皆夷狄之名。魏人有車路頭吒列頭費也頭等名，北狄種類有烏洛侯部，是玉之姓劉，亦衞辰庫仁之比。故初万頭授爲阿渾地汗，蓋亦匈奴之別一小部落，其父名獨略之，又不載玉之行事官閥，但云假咸陽太守，蓋不過以部類羈縻之。其中頗有不可解語，而字有八分遺意。匈奴作凶奴，勳迹作熏迹，雖諧聲不異，而古未見有通用者。亞作亞，獨爲近古；茅土作矛土，是省文；暎讀平聲，叶入庚部；寘叶入眞部；皆古音之僅存。官作官，則俗字矣。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二月初四日

東魏比丘洪寶造像銘跋

此銘字亦頗似鍾太傅，旁爲方格，無一漫漶。其文有曰務聖寺檀主張法壽於熙平二年捨宅造寺，息榮遷脩和行慈仁孝刊石建像。檀主卽檀越，熙平爲孝明帝年號，榮遷等蓋其四子之名。其起語云靁眞玄郭，靁卽靈字，郭卽廓字。廓本俗字，依說文當作霩。

二月初四日

魏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尚書令李憲墓志銘跋

憲魏書北史皆附其祖順傳。史稱順趙郡平棘人，而志作趙國柏仁人。攷漢志平棘屬常山郡，柏人屬趙國；晉志平棘柏人俱屬趙國。魏地形志則平棘屬趙郡，柏人屬南趙郡。柏人今順德府之唐山縣，平棘今趙州之南竟，與唐山接壤，故可通稱。其作柏仁者，據元和郡縣志謂後魏改人爲仁，蓋人仁字本通，今地形志仍作人，此當從碑者也。其曰大父太尉宣公，卽順也。史稱順追贈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此作宣公者，當時以三公爲重，不以王爵爲貴。其曰考安南使君，史稱憲父式，官平東將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攷魏晉及南北朝，將軍有四征四鎭四安四平之差。魏官氏志四安第二品下，四平從第二品上。式以非罪被誅，史不言其後有褒贈，據此則當是追贈安南將軍，可補史闕。其曰初在庚寅遭家多難云云，卽指式兄弟被誅事，惟事在顯祖皇興四年，歲在庚戌，此作庚寅，偶然筆誤。其曰有客汲□□，勇義忘身云云，指當時藏匿憲事，汲是此客之姓。攷魏書節義傳云，汲固東郡梁城人，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長育至十餘歲，恆呼固夫婦爲郞婆。憲傳止言式兄敷之子伯和，走竄被執，伯和之子孝祖年小藏免，而憲事略之。其曰祕書內小者，卽祕書中散，蓋當時之俗稱。餘敍內外歷官，皆與史同。惟出爲趙郡內史，本傳作趙郡太守。攷獻文帝子趙郡靈王幹，累世襲封。漢晉以後，凡郡爲王國者，太守皆稱內史。魏收地形志序云，內史及相，仍代相沿，魏自明莊，寇難紛糾，攻伐旣廣，啓土逾衆，王公錫社，一地累封，不可備舉，故總以爲郡。是魏書之概作太守者，乃從便文，此作內史爲是。又出爲趙郡時，加建威將軍，及由趙郡徵爲大將軍長史吏部郞中，以憂去，又徵爲太子中庶子尙書左丞，固辭不起，皆爲史所不載。憲以明帝孝昌二年鎭壽陽，爲梁兵所

敗，以城降，旋求還國。旣至，下廷尉。三年秋，憲女婿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以鑒心懷劫脅，遂賜憲死。此志亦敍淪陷之事，而云吳人雅挹風概，義而還之，乃盤水犂纓，自拘司敗，雖棄異人生，而禍從地起，知與不知，莫不銜涕，不言鑒反之事，以爲之諱。所載贈官，悉與史同，惟不言出於孝武永熙中耳。長子希遠爲州主簿，史亦略之。又子長鈞，字孝友，開府參軍，史不載長鈞之字；又稱其與和中爲梁州驃騎府長史，與和在元象之後，蓋其後所歷官也。志先出長子希遠，次出子長鈞，其下曰第二子希宗，第三子希仁，第四子騫，第五子希禮；蓋長鈞是庶長子，故不列行次。史稱憲壽陽之戰，遣長鈞將兵，又稱其爲希遠兄，斷可識矣。史又於希禮下別出一行，云希遠庶長兄劍，與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此志既無劍名，而時地與官又皆與長鈞同，蓋史之誤文，實卽一人也。志稱其夫人河間邢氏，州主簿肅之女；希遠妻廣平宋氏，吏部尙書弁之女；長鈞妻河南元氏，司空公孟和之女；希宗妻博陵崔氏，儀同三司楷之女；希仁妻博陵崔氏，儀同三司孝芬之女；騫妻及希禮妻，皆范陽盧氏。又憲五女，長長輝，適博陵司徒靜穆公崔秉之子龍驤將軍營州刺史安平男仲哲。次仲儀，適勃海侍御史高□之子冀州司馬□。次叔婉，適博陵廷尉卿逸之子兗州刺史漁陽縣開國男巨。次季嬪，適尙書左僕射安樂武康王元銓史作詮之子司空安樂王鑒。次稚媛，適滎陽青州刺史鄭瓊之子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道邕，皆史所例不能詳。古人若北齊盧懷仁著中表實錄二十卷，見北齊書盧潛傳。南齊有永元中表簿六卷，梁有大同四年中表簿三卷，俱見舊唐書經籍志。近儒全謝山嘗輯歷朝人物親表錄，蓋衣冠門地，世爲婚姻，亦別流品者所不可不知，故詳箸之，以資采摭；又以見壻之父牽連入志，古有斯例，非元明人所刱，不得動以韓歐法繩之。志文極華贍，銘亦典雅，近年出土之石最有關系者。通體完善，其漫滅者僅十三字，可貴

也。憲葬於靜帝元象元年，故此碑或以東魏目之。

二月初四日

東魏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湛墓志銘跋

湛與齊神武同族同時，又與神武之子武成同名，而史籍泯然；考同姓名者，亦未之及。志敍湛終於家，而靜帝詔有臨難殉軀奄從非命之文。殉軀與捐軀異，此謂其守南荊州時忘身徇國，遂以勞死也。錢竹汀惜碑不箸其死於何人之手，王述菴辨正之，王說是也。清人作清公，以指高克，不知何據？其云慕申穆之遺風者，謂申公穆生；云追牧馬之逸藻者，牧是枚字之誤，謂枚皋司馬相如也。

又跋

阮文達謂孝靜詔中字而不名尊之，是制詔異例。案自後漢迄南北朝人，往往以字行，當時公私稱謂，率多不別。故北齊書斛律金傳顯祖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豐樂名羨，自有傳，而詔亦稱其字，非尊之也。范書陳志中往往稱人字，後人譏爲非史法，不知當日公私紀載，固如此也。觀唐時若房元齡高季輔溫彥博程知節秦叔寶尉遲敬德多以字行，是唐初風俗尙如此。

二月初四日

東魏太保太尉公劉懿墓誌銘跋

此卽劉貴也。死於東魏時而爲高齊功臣，配享神武廟。惟魏書齊書北史皆作劉貴，不書其字，而此稱名懿，字貴珍。蓋貴本傾亂武夫，目不知書，或嫌懿字繁重，而以字之首一字行耳。史稱貴爲秀容陽曲人，

而此作宏農華陰人，系籍迥別。攷秀容爲今山西之忻州，陽曲卽今太原府陽曲縣。此縣治已屢易，今縣非復昔縣。惟縣竟總不相越耳。魏書地形志秀容郡所領無陽曲，而陽曲隸永安郡；其隸秀容，不知何時，史亦無可攷。又弘農亦不避魏諱，或疑此志當作於齊時，志明書貴以興和二年正月葬，斷無後始埋銘之理。且其銘末書子婦爲大丞相高王之女，則非齊時明甚，此皆可疑者也。其曰祖給事、父肆州，皆不書其名。史稱貴父乾贈肆州刺史，其祖名則不可攷。文云德潤於身，則給事亦是贈官耳。其載貴歷官，皆與本傳同。云大將軍騎兵參軍者，大將軍卽爾朱榮，傳作爾朱榮府騎兵參軍，志不出榮名，蓋有所諱。傳言貴爲榮所任遇，又爲爾朱世隆抗莊帝行臺元顯恭，及神武起義，始叛從神武，故志文一槪略之。第一酋長爲史所失書，當時有領兵酋長，分第一第二第三之差，魏齊功臣，多兼此官，見於魏書高湖爾朱榮等傳及北齊書神武紀斛律金等傳。又趙郡王琛傳言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蓋酋長領降附諸部落，故多以雄豪武人爲之。隋志流內比視官第一領人酋長從第三品，貴所兼者，卽此也。其除直閤將軍左中郎將散騎常侍鎭西將軍驃騎將軍驃騎大將軍皆爲史所略。卒之年月及所載贈官，悉與史合。史言其謚忠武，志獨闕之。志稱其葬於肆盧鄉孝義里，攷肆州本治秀容，肆盧舊爲郡，太平眞君中入於秀容爲屬縣，其地卽在今忻州西，而地形志於秀容下注曰，有肆盧城，蓋卽貴所葬之肆盧鄉。凡大中正中正，皆取本州之人，貴爲肆州大中正，卒又葬肆盧，則史稱爲秀容陽曲人者固確。而此碑題額稱貴兼郟肆二州大中正，郟卽陝之俗，非河南郟縣之郟。此郟自古未立州名。地形志陝州領恆農郡，此漢之弘農郡。而華陰縣自東漢以來皆屬弘農，元魏雖屬華山郡，而地望不隔，故可通稱。或貴占籍兩州，因以傳志互異也。志稱貴妻常山王之孫尙書左僕射元生之女，攷魏昭成帝孫遵封常山王，至遵孫、

陪斤坐事國除。陪斤弟忠，官右僕射，忠子暉官左僕射；陪斤子昭，贈左僕射；又遵五世孫文遙，晞之子北齊左僕射；此外無爲僕射，亦無名生者，蓋亦是贈官，史偶佚其名耳。其稱長子元孫、嗣子洪徽，皆與史同。元孫官至撫軍將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都督肆州刺史，而史止云員外郎肆州中正，洪徽官散騎常侍千牛備身，而史云齊武平末假儀同三司奏門下事。又洪徽外尙有次子肆州主簿徽彥、少子徽祖二人。元孫娶司徒公元恭之女，洪徽娶神武第三女，皆足以裨史闕。其文整齊完美，蓋出其時能手。若溫邢之徒貴寵位甚盛而文止列敍官爵，絕無事實，惟入後君自解巾入仕，撫劍從戎，至降年不永，奄從晨露，以虛辭美其行能，亦不過十數語；又其贈官位極公師，而止稱之曰君，此非後世所及者也。北碑多俗繆字，此猶無有，惟莊壯皆作庄耳。

又跋

此碑道光時出，完好無一闕泐，惟名字郡縣與史不同，故好古之士，爭寶是碑，而無人知爲卽劉貴者。余按其官階而得之，爲之大快。錢王不作，讀史益稀，片石韓陵，與誰共語。其郡縣之異，前跋已詳之，其名之異，前跋謂是武夫所爲，此語非無稽也。高齊時如斛律金不識金字，指屋角爲之；庫狄干署名作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足證貴不稱懿而稱貴者，蓋亦嫌署名懿字不便故也。後人不可因史而疑碑，亦不可據碑而疑史，自非善讀書人，不必講此事也。

二月初四日

東魏勃海太守王偃墓誌銘跋

此志光緒元年三月始出於山東陵縣東門外之劉家莊，有碑額篆書陽文曰：魏故□此字左泐當是勃字。海□王君墓銘；文曰君諱偃，字槃虎，太原晉陽人，祖芬，安復侯、駙馬都尉相國府參軍給事中太子虎賁中郎將江夏王司馬帶盱眙太守。父五龍右衛將軍兗冀二州刺史新淦縣開國侯。偃由奉朝請遷給事中右衛將軍光祿勳廬陵勃海二郡太守，武定元年閏月卒，案是年閏正月。年七十五，葬於臨齊城東六里。偃三世通顯，而魏齊諸史皆無可攷。此志文辭份雅，北碑中所廑見，字尤古秀，極有篆隸法，首尾無一刓蝕，近日出土之石，以此爲最。志中狄作狘，盱眙作肝胎，淦作塗，皆譌變字。蓋作𥁕，老作𦒻，是魏世行用俗字。其云化潭禽肈，潭卽覃，肈卽葦，用詩行葦爲公劉恩及艸木，三家舊說也。銘辭有曰，如彼璿琁，聲價遠聞；隨侯作璿琁，因其爲珠，而偏旁皆加玉，此古人隨事制字之遺意，如齊有丁公，而說文引作玎，以謚爲作主之用，而天子諸侯用玉石作主也。近歲山西新出之盂鼎銘，文王武王作玟珷，皆其例矣。

二月初四日

梁釋慧影造象

跋梁釋慧影造象。此象同治戊辰元旦石門人李嘉福始得之於吳門。北朝造象甚夥，南朝惟齊永明元年一石，論者猶疑其僞，亦祗寥寥數字耳。此象背文云梁中大同元年太歲丙寅十一月五日，比丘釋慧影奉爲亡父亡母并及七世久遠出家師僧并及自身，廣及六道田生一切眷屬，咸同斯福，凡五十四字。記辭詳雅，字有漢魏八分遺意，較永明象記鋒棱秀出者，迥不相侔。蕭梁象教最盛，得此足傲北土。田者衆也，故元田爲畜，足徵古誼。中大同之號起於丙寅四月，至次年丁卯四月卽改元太清，時武帝方再捨身同泰寺，未幾而侯

景變作，然則奉佛之效何如邪？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十二月二十三日

北齊定國寺碑銘跋

定州定國寺碑文駢體凡一千九百五十四字，銘辭四言，凡八十八句。碑文言定州朱山有禪師僧檽，於此刱寺，廿有餘年，趙郡王高叡吏造塔鑄像。攷叡爲神武弟趙郡王琛之子。北齊書本傳言叡以天保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三年加儀同三司，碑稱使持節都督定幽安平東燕滄瀛諸軍事、撫軍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皆與史合。又曰，□此字漫滅，蓋是下字。車迄今，初歷七祀，攷本傳言七年改滄州刺史，八年除北朔州刺史，此碑作於八年，而稱其尚在定州，似當以碑爲正也。文極頌叡之善政，案高齊文襄文宣武成兄弟，窮凶極暴，犬彘不爲，而諸王則多賢者。叡與神武子彭城王浟、任城王湝、文襄子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皆一時之雋；叡浟咸稱良牧，而叡尤賢。此碑悉力鋪張，當非溢美，碑末自云無愧之辭，蓋不虛也。文極博麗高縟，運事警切，徵用內典甚夥，亦佳語絡繹。北史祖珽傳云，并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乃給筆札，二日內成，其文甚麗，可知當時隆重佛事，琳宮紺宇，侈燿鴻文，此碑亦必邢魏陽祖諸人所爲，惜寓齋無書，各家文集又佚無可考耳。書法嚴重，亦歐虞之先聲。碑於道光時出土，吳荷屋中丞筠清館已箸錄，惟玩碑文前述朱山之勝，後曰定州定國寺禪師僧檽身重戒珠云云，其後乃述叡之行事德政，以及崇信佛法，而曰因以其寺。名粤□□，宣尼論至道之時，乃有斯稱，軒轅念天師之教，且符今旨。粤卽曰字下二字漫滅，當

是寺名。下又曰寺去州城餘二百里，疑朱山不在定州，而僧㰈本爲定州定國寺僧，愛北山閑曠，因結禪室，叡始爲之置田立寺名，其字雖不可辨，決非定國二字。且以宣尼四語文意推之，亦非定國之義，故荷屋題爲高叡脩佛寺碑，不云定國寺碑也。碑在今靈壽縣，翁覃谿復初齋集有跋，題作北齊祁林山寺碑，云黃小松始拓得之，地僻多虎，不可再拓。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二月初四日

北齊雲門寺法懃禪師銘跋文

文係禪師俗姓張氏，河東伊氏縣人，年六十九臈，大甯二年，歲在壬午，正月五日薨於雲門寺，奉殯龍巖。攷武成以大甯二年四月改元河清，此在正月，故猶稱大甯。臈不知何字，疑卽臘也。僧死稱薨，亦爲刱見。魏齊隋唐，崇奉緇流，往往有此僭妄，形於文字，宋以後則無之矣。其文甚雅鍊，亦續宏明集者所當亟采。八分書勢兼篆籀，尤飛動可觀。北齊石刻分書，此爲僅有。石新出土，首尾完好，行字間方格井然。其字鉅鹿作鉅鏕，移作迻，邪作耶，朽作杇，皆當時俗字。測作惻，是通假字。泗作四，文有悽雲雨四，悲木啼吟，悽雲雨四者，謂雲興而雨如涕泗也。攷四字古只積畫作亖，今說文以亖爲籀文，𠔁爲古文，四爲篆文；或有以𠔁爲卽鼻泗字象形者，此作四，亦可證古有是說也。代作伐，則誤筆矣。

二月初四日

高叡造寺頌大字拓本

得子培書，以高叡造寺頌大字拓本見示。文曰：天保八年，歲次丁丑四月己巳朔八日丙子，趙郡王高叡

與僧檮同捨異珍，建茲靈宇，下有定國寺主慧照云云。考小字碑文至千餘字，亦天保八年所立，其文謂定州定國寺禪師僧檮愛朱山之勝，乃施淨財，云爲禪室，下述趙郡王莅定州之德政，而云□開道場攝心迴向，隨情供設，爲福田□，因以其寺名粤□□。宣尼論至道之時，乃有斯稱，軒轅念天師之教，且符今旨。淨心所宅，豈與同年，兼於此伽藍，更興靈塔。則僧檮本居定州定國寺，此所營朱山，乃別一寺，而叡爲名之，又建一塔。其末題：天保八年，歲在丁丑□□戊辰十五日壬午刊記。以通鑑目錄校之，丁丑下所缺乃六月二字，是月戊辰朔也，戊辰下偶脫一朔字耳。大字碑與此相去僅兩月，而此文敍述詳贍，無一語及之。朱山今曰祁林山，在眞定府靈壽縣。疑大字者後出，近時人依詭爲之，故與小字碑文不相應也。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五月十三日

北周張端姑墓誌

跋北周張端姑墓志　此志楷書，首一行，低一格，題張端姑墓誌。文云端姑姓張氏，原州長城縣人，柱國大將軍澄女孫，郢州刺史用之女也。案原州以魏正光時即高平縣置州，詩之所謂太原也。自是迄今皆曰原州，今甘肅固原州也。魏書地形志言原州領高平長城二郡，高平領高平里亭二縣，長城領黃石白池二縣，無長城縣。惟元和郡縣志云，原州平凉縣，後魏爲長城郡長城縣之地。今此志明作長城縣，足見伯起書於地理據武定版籍，所失多矣。周初八柱國十二大將軍最爲尊顯，其姓名載周書北史李弼等傳論，後云其時念賢王思政亦爲大將軍而不與此數，厥後拜柱國及大將軍者寖多，要皆以元功積閥得之。張澄姓名獨無可攷，爾時張氏顯者甚少，蓋史之佚者，不知其幾也。又云刺史有六女，端姑其第四，天和四年二月五日亡於

郢州官舍，年十有九，其年十月廿八日歸葬於高平之鎮山。考天和四年爲武帝即位之九年，歲在己丑，二月辛酉朔十月丁巳朔也。高平縣爲高平郡所治，隋志元和志皆云魏太延中改爲平高，據此志則高平之名，未嘗改矣。志文簡質，無一儷飾之語，亦無銘辭，猶見古法。其字畫極謹嚴凝重，北碑中所僅見，後來褚顏兩文忠皆胎息於此。魏志平涼郡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及黃石縣，西魏改黃石爲長城縣，大業初改百泉，是長城名縣起於西魏。伯起仇視關中，宜所不錄，唐承西魏，故概稱後魏耳。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五月初二日

朱博殘碑拓本

前日廉生贈朱博殘碑拓本一通，共三十九字，去年乙亥春出於青州諸城縣某村，今藏縣人尹彭壽家。其文可辨者曰：惟漢河下缺蓋河平也，成帝元號 尉朱博遷下缺轄史諸佐下缺布治□史下缺賞過必誅下缺姑莫縣捕下缺卿奉檄□下缺漸除豪強伏下缺忌周郎邪民下缺□頌萬世下缺。考朱博本傳，先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歷京兆府曹史列掾。成帝即位，除大將軍莫府屬，舉爲櫟陽令，遷長安令、冀州幷州刺史護曹都尉、琅邪太守，入守左馮翊。百官公卿表博爲馮翊，在成帝永始二年，去河平紀元已十三年。據此碑則博之遷琅邪，尚在河平中，是守郡頗久。其所曰尉者，蓋謂博以護漕都尉遷琅邪也。曰轄史者，追敍博先所歷之官也。曰姑莫縣者，琅邪屬縣也。曰卿奉檄者，謂博檄姑幕游檄王卿捕賊事也詳見本傳。幕作莫，琅作郎，皆古字通借。檄作檄，隸之別體。諸城在漢爲東武縣，琅邪郡治焉，姑幕故城在縣西北五十里。此蓋琅邪吏民頌博德政之碑。字徑二寸，筆法渾樸，爲得先秦八分遺意。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三月二十一日

隋鳳泉寺舍利塔銘

文云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月十五日乙丑，皇帝謹於岐州岐山縣鳳泉寺奉安舍利，敬造靈塔，願太祖武元皇帝武明皇太后云云，是隋文所自爲者也。末有舍利塔下銘五字，文字精絶，無一筆率爾跳行空格，規制謹嚴，自是當日廷臣奉詔所爲，非同草野緇徒，隨意刻石，故超出於諸塔銘數等，極可愛翫。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二月初四日

定武蘭亭帖

得宗湘文書，以所藏禊帖見示。前有金壽門題籤曰：定武蘭亭未損本，雍正九年人日杭郡司農記。末有楊大瓢、王篛林、鄭板橋諸家印。帖中亦可二字塗處有某叡二字陰文印。二十七、二十八行間有賈似道印四字朱文印，蓋不可信。十四、十五行間有騫異僧三字，在自足不三字之旁，此它本所罕見。據桑世昌蘭亭攷，謂騫者梁句章令滿騫，异者朱异，僧者梁中書舍人徐僧權。黄伯思東觀餘論謂梁御府中法書接紙處皆於旁著名，謂之押縫。姜白石所見吳傅朋家古石本，僧字上又有察字，謂卽姚察。王篛林竹雲題跋，謂海寧陳氏藏本中間合縫處，僧字上有騫異兩字，定爲隋開皇本。自唐以後，摹本傳刻者，或止有僧字，不察者遂謂右軍於不知老之將至句上旁注一曾字，而偶誤作僧，可笑甚矣。此本紙堅墨黝，精采煥發，第一行末會字亦全，自爲難得。湘文自系跋十五則，定爲唐摹宋拓本，謂非定武本，而實在定武之上，其詞甚辯。

光緒己丑（一八八九）三月初七日

碧落碑

閱唐穎川王訓等碧落碑，不特字畫高出峿臺銘、縉雲城隍碑，其假借通正，亦深有裨于小學。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中首稱重之。至錢竹汀氏及其從子同人，推許甚至，而同人爲辨其源流，疏通證明，尤得窾要。蓋唐人溺於詩賦，不重六書，古人器物碑碣銘識之屬，絕不留意。吾鄉秦望山上李斯刻石，據梁書范雲傳言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會游秦望，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是秦碑齊梁時固無恙。又北魏孝文弔比干墓文，後有宋人吳處厚跋，言會稽齊唐言兒時嘗登秦望山，見李斯碑猶存，旣仕宦四方，至老而歸，則碑已亡矣。案齊尙書爲大歷以後人，是秦碑亡於中唐時可知。當日風氣，全不知有篆籀之學，雖古物如相斯字蹟，亦任其毀棄，無有人過問者，宜其見碧落此文，羣然駭怪，好事者又造爲道士白鵠之異以神其說也。乃趙明誠旣輕視之，而郭宗昌詆之尤力，宗昌何人，亦蜉蝣之妄撼矣！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六月十七日

襄陽新出唐碑九通

襄陽新出唐碑九通，皆漢陽文貞王張柬之家墓志也。一爲益州功曹參軍玄弼字神匡及其妻邱氏，文貞之父母也。司元大夫李行廉譔銘詞，而文貞自爲之序。一爲孝廉慶之字仲遠，功曹之第三子。一爲處士景之，字仲陽，功曹之第二子。一爲將仕郎敬之；字叔謇，功曹之第五子。以上三志，文皆文貞自撰，簡雅有法。四志俱無書丹人姓名，蓋皆文貞自書者。其字以篆隸法行之。據功曹志序，言改卜新塋於安養縣西相城里之平原，時惟柬與晦僅存。處士志言以大周天授三年正月六日改卜先墳，移諸兄弟並窆，可知諸志同

時所作。其書年月日及天授等字，皆依武后所改。古之大臣，沈幾觀變，初未嘗自異于人，及事會所至，投袂急赴，回天返日之功，頃刻而就，此非其一端耶？一太中大夫新定郡太守朏，字朏，卽文貞弟晦之子，先以文貞奏授職，以天寶十二載八月與其配李氏，合葬于臨漢縣平原，無撰書人姓名。一鄖城縣丞孚，字孟信，文貞之孫朝散大夫著作郎濬之子，其配呼延氏，志不言其葬年月，但有姪繟述三字。一河南府參軍軫，字季心，亦濬之子，卽繟之父也。以開元廿一年十月祔葬相城里，呂巖說撰文。一名點字子敬，亦文貞孫嶧之子，志言其年十七，而額題曰故秀士張君，亦以開元廿一年十月祔於先墳，其兄駕部郎中愿撰文。三志皆不言何人書，孚點兩志書，出一人之手。一穀城縣令曛，字繼明，卽愿之子，文貞曾孫。志言愿歷官曹婺等十一州刺史、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廿四州採訪黜陟使。曛以門蔭補奉禮郎，貞元中以推恩文貞子孫，由左武衞兵曹參軍，調右神武軍錄事參軍，抗表爲文貞請謚，遂下宰臣集議，五王同時得謚，授曛襄州穀城縣令。元和八年六月歿，十一月祔于大塋，其壻鄉貢進士崔歸美撰文，節度討擊副使屈貢書。文貞再造唐室，事功赫然，其文章學術，亦高視一代。所謂私志，輯唐文者未嘗得見，自宜有神物護持。爲其父母作志序，而系以他人之銘辭，此亦變例，爲言金石例者所未及。五王得謚，由文貞曾孫曛所請，舊新兩唐書皆未載記，有關于史事。自道光二十二年於樊城長豐洲田間出三石，又於臨漢門外出二石，後次第續出，共十餘石，蓋由襄水囓岸，邱墓已無復存，而碑志幸出于世，金石家未有著錄者，深可寶也。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正月十五日

（2）　書畫

歷代名畫記　**唐張彥遠撰**

圖畫見聞誌　**宋郭若虛撰**

畫繼　**宋鄧椿撰**

閱唐張愛賓彥遠歷代名畫記、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鄧公壽椿畫繼。三人皆故家，文獻所系，儲藏既富，聞見尤博，故所述不特深契六法，妙具微言，而傳授源流，亦多有資於掌故。張氏門閥尤盛，敍致高簡，時可考唐代故事。郭氏自序稱大父司徒公貴仕而喜廉退，與丁晉公、馬正惠蓄書畫均，故畫府稱富，先君少列珍藏罔墜。陳直齋書錄解題謂郭氏在國初無顯人，但有郭承祐，司徒公未知何人？四庫提要謂今考宋史幷無郭承祐。慈銘案：宋眞仁之世，誠無郭姓爲三公宰相者，然眞宗章穆郭皇后，史稱太原人，宣徽南院使守文第二女，守文妻梁氏封萊國太夫人，子崇仁官莊宅使、康州刺史，姪承慶、承壽皆顯官；又仁宗郭皇后史稱其先應州金城人，平盧軍節度使崇之孫；是不得謂郭氏無顯者。考宋制，后父多贈三公，若虛或出二后家，史略之耳。鄧公壽爲政和中樞密鄧文簡洵武之孫，其所記畫人，續張郭而作，訖於乾道三年。得此三書，畫家源流大略具矣。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二月初八日

寶眞齋法書贊　**宋岳珂撰**

閱岳倦翁寶眞齋法書贊。此書深有裨於宋史，其跋高宗御札，極言秦氏之無君；跋宗忠簡劄子家書，極辨當日之事勢；跋宇文肅愍兩漢册，力白肅愍之以忠死；皆考宋事者不可不讀卷二十四載先莊簡三字帖。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十二月十四日

閱寶眞齋法書贊。此書在目錄家可儕奇絕，不特遺聞佚事，足裨史乘，其於宋世賢奸，並蓄兼收，議論平允，不沒纖毫之善。倦翁作吏頗乏賢聲，然據此書觀之，其宅心固和厚也。所系贊多各成體格，富健俊爽，斐然可觀。錢衎石刻楮集中有題此書絕句五十首，皆取其事之有關係者以當史詩。蓋倦翁詩曰玉楮集，余嘗見其鈔本，詩格峭瘦，而澤以典雅。衎石詩頗相似，其集名刻楮，或有取於此爾。

十二月二十二日

墨池編　宋朱長文撰

閱朱伯原長文墨池編，雍正間吳下刻本，猶二十卷之舊，其中眞字皆缺筆，避宋仁宗嫌名，蓋本宋槧翻刻也。四庫僅收六卷合行本，未見此本也。然亦多誤字，前有王若霖澍序，後附明朱象賢印典八卷。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九月初二日

淸河書畫舫　明張丑撰

下午進城至倉橋書肆借得明人張靑父丑淸河書畫舫十四册，歸閱之。其論書畫頗不減元人，閒附考證，亦多有據。又全載昔人題跋及諸評論，皆有意致可觀。丑自贊者，亦楚楚不俗，最宜於鑒賞家。昔錢思公嘗言於廁上觀雜書，未免太褻；若此者，正當攜之舟中馬上耳。

咸豐戊午（一八五八）正月初七日

蔬果十種　清金農撰

閱金冬心蔬果十種。卷首蘆菔三枚，左題云：山蘿菔，割玉之腴味最清；譜食經，東坡居士骨董羹。心出家盦僧幷題。次大芋一小芋三，題云：雪夜深，煨芋之味何處尋？啖一半，領取十年宰相看。稽留山民畫于佛家無憂林中幷題。次蒲桃一串，左題云：蒲桃北地產者稱第一，釀酒甜美，色奪琥珀，飲流渴吻，不易嘗也。予終年不識杯鐺爲何物，偶然寫此佳果，以志昔游所見；至于冬醅法製，只可託之想像而已。蘇伐羅吉蘇伐羅畫記。次筍二爲一束，左題云：夜打春雷第一聲，滿山新筍玉稜稜；買來配煮花猪肉，不問廚娘問老僧。昔耶居士幷題。次荔支一串，左題云：夜潮纔落滸曉忙，摘來剔剔含甘漿；登盤此是楊家果，消受山中五月涼。稽留山民畫畢又題。次蓮蓬二，左題云：荷花開了，銀塘悄悄新涼早，碧翅蜻蜓多少。六六水窗通，扇底微風。記得那人同坐，纖手剝蓮蓬。龍梭舊客寫意，幷塡小詞。次西瓜一片，上題云：行人午熱，此物能消渴。想著靑門門外路，涼亭側，瓜新切，一錢便買得。百二硯田富翁游戲之筆，幷題二十七字。次菱三，左題云：兩頭纖纖出水新，無浪無風少婦津。斜陽依舊，偏不見，采菱人。凸江外史漫筆，幷題長短句。次胡盧一，左題八分四字云：一壺千金。下云：用焦氏易林中語代題。十九松長者記。次枇杷八枚，左題云：橛頭船，昨日到，洞庭枇杷天下少。額黃顏色眞箇好，我與山翁同一飽。曲江外史小筆幷題。末署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在揚州客舍畫此蔬果長卷十種，七十三翁杭郡金農記。其印記有作錢形，曰吉金，有曰生于丁卯，有曰金氏壽門，有曰冬心先生，有曰金農。印信皆朱文。有白文一印，曰金印吉金。其畫著墨不多，

筆不落凡俗，其中增湝，皆有意義，可俾後生思其風流焉。前賢涉而天趣盎然，是其晚年之筆。詩詞小跋，皆風致雋永，姿逸橫生，特錄存之；幷字體筆畫，悉仍其舊。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八月二十六日

藝舟雙楫　清包世臣撰

借得安吳包慎伯藝舟雙楫一册，皆論文論書語也。論文首以文譜，凡三千數百言，通論經子法脈及古今得失。論書首以述書三篇，次論書十二絕句，次歷下筆譚，皆論古人優劣及金石碑版。次國朝書品，分神品妙品能品逸品佳品五等，而神品僅一人，爲鄧石如隸及眞書。妙品上亦祇一人，爲鄧石如分篆及草書。以下至佳品共百七人，而錢唐梁山舟不與焉。慎伯留心古文，此書往往過爲高論，其所軒輊，多未允當，書品亦只可備一說，不得爲定評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六月初十日

慎伯論國朝九賢文，謂侯朝宗隨人俯仰，致近俳優。汪鈍翁簡默瞻顧，僅能自守。魏叔子頗有才力，而學無原本，尤傷拉雜。方望溪視三子爲勝，而氣力寒怯。儲畫山典實可尙，而度涉市井。劉才甫極力修飾，略無菁華。姚姬傳風度秀整，邊幅急促。張皋文規形樵勢，惟說經之文爲善。惲子居力能自振，而破碎已甚，碑志小文，乃有完璧。其所揚抑，頗有鑒裁。且九人中不數梅崖，尤見區品。然才甫陋劣，不減于朱，雖存鄉曲之私，難違公論之實。朝宗畫山，亦難充數。以僕論之，當去侯儲劉三人，而補以姜西溟毛西河胡石笥龔定盦爲十賢。所舉適皆浙產，毛胡二氏，又以博學騈體，掩其古文，恐來反唇之譏，無當折衷之恉。古

人已往，後世難誣，高下在心，竊所未喻。予嘗謂國朝人有極無學識而妄得虛名者三人，沈歸愚劉才甫朱梅崖也。三人于文字直一無所知，而名振當時，諸巨公皆爲所惑，及今且百餘年，氣燄猶未甚熄，可怪也！

六月十三日

歷朝畫史彙傳　清彭蘊璨撰

閱歷朝畫史彙傳，共七十四卷，道光間長洲彭蘊璨朗峯著，前有吳縣石韞玉序及例言十則。其書以韵隸姓爲次，采書幾一千二百種，著錄七千五百餘人，各省郡縣志亦所不遺，搜輯可謂勤至。琢堂序稱其生有畫癖，家藏名迹甚夥，所著尚有耕硯田齋筆記。其各傳中亦間有考證，偶附論畫語，亦頗有心得。其於元人揭傒斯下云：元史不載能畫，今於琴川邵氏詒安堂得觀所繪山水長卷，皴法精嚴，氣韵沈鬱，自立崖岸，不在四大家下，是其見聞不爲不博。然筆舌蕪拙，全不知史例，於往代官制俱甚茫昧，所輯諸傳詳略失當，多不成句。其冬韵載周時封膜，以爲出穆天子傳。此誤始於唐張彥遠名畫記，而高承事物紀原及夏文彥圖繪寶鑑因之，不知穆天子傳本作封膜畫于河水之陽，以爲殷人主，注：膜，畫人名。又后妃門載舜妹嫘爲畫祖，以爲出說文。此誤始於沈顥畫麈，而張萱疑耀因之。不知說文止有敤字，註云：舜女弟，名敤首，並無作畫語，亦無嫘字，紀文達孫頤谷皆已辨之。其尤繆者，尤韵載周勃，以爲今眞定郡絳侯亭有石刻，勃所畫南極老人星像及四字銘十句，有曰：鴻濛肇判，南極儲精，乾坤同久，永保康寧。注云：據涼月館叢談。此書不知何人所作？又引其自著耕硯田齋筆記。又删韵載關漢壽，據解州志謂有石刻畫竹，亦引所著耕硯田齋筆記；又陽韵載張益德，據畫髓元詮云：喜畫美人。則似目不知古今。所引絳侯之銘，尤堪絕倒；且備載周、

闞、張本傳功業，而於闞云封壽亭侯，亦爲可笑。卽其於揭曼碩，以爲姓揭傒，名斯。不知揭爲江西右姓，其名傒斯，字曼碩，正取魯頌奚斯所作、孔曼且碩之語。又如宋之郭熙，字淳夫，其子思，字得之，元之高房山尙書克恭，謚文簡，此皆人所盡知，而不能舉其字與謚，則它可知矣。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七月二十日

國朝畫識　清馮金伯撰

閱國朝畫識，嘉慶初南匯馮金伯冶堂所著，前有錢竹汀王西莊兩先生序。其書備列國朝人之能繪事者，分十七卷，得九百餘人，抃取各書，兼及志乘，略載其生平梗概，始於王時敏，終於慈谿鄭大節。大節號籜垞，寒山先生梁之孫也。是爲第十二卷之末。與錢文敏錢籜石同卷。第十三卷則寫眞諸人，第十四卷沙門，第十五卷道士，第十六十七卷閨秀而附以女尼女冠女伎。其自序謂前之已入佩文齋書畫譜，後之已見於墨香居畫識者，皆不復載。墨香，金伯所自號，蓋著此書後，又別成墨香居畫識，尙未得見其書也。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五月十八日

十　宗教

華嚴經音義　唐釋慧苑撰

閱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守山閣本。錢氏序言武進臧氏有節刊本，序稱初得陝右本四卷，後以北藏本二卷校之，始知西本不及。然近歙徐氏刻泰興陳氏所校北本于京邸，譌脱甚多，未見遠勝西藏。此爲嘉興楞嚴寺所刊支那本，卷目與西藏同，視北本尤完善。因互勘一過，其北本異同義得兩存及徵引舛誤、而陳氏所未舉者，並附案語，以備參攷。臧氏節本今附刻于莊炘所校一切經音義之後，奇零譌脱，讀者憾之，錢氏此刻，爲可貴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二月初四日

一切經音義　唐釋玄應撰

校一切經音義。玄應此書引證賅洽，雖字體未能盡據說文，或不免正俗顚倒，然大致精密。唐初如陸元朗之經典釋文，最稱詳愼，而於字之正俗，亦往往迷誤，所引字書，時多出入。玄應所病，正與之同，其確覈處，則反過之。且其書自宋以來，入之佛藏，無人過問，梵流傳刻，輾轉譌誤，亦較甚於陸書。此本爲去年冬仁和曹籀據莊氏炘校正本授杭州尼明淨翻刻。籀本妄人不學，又年耄不知校刊，故重悂貤謬，滿紙烏焉，幾不可讀。予舊有莊本，已失去。粤東海山仙館本未嘗得見。今姑以說文玉篇釋名小爾雅諸書及近儒任

氏小學鉤沈孫氏倉頡篇等略爲是正。至其繙譯梵言，譌奪尤多，家無梵書，未由校對。計四日來僅得三卷，以後入伏，酷暑復熾，又當輟業矣。

同治庚午（一八七〇）六月初八日

大藏經音義　唐釋慧琳撰

閱慧琳大藏經音義共一百卷，唐西明寺翻經沙門慧琳譔。前有開成五年九月十日處士顧齊之序，言慧琳俗姓裴氏，疏勒國人，爲不空三藏弟子，建中末著經音義一百卷，約六十萬言，始於大般若經，終於小乘記傳。又有試太常寺奉禮郎景審序，言慧琳本住大興善寺，以玄應一切經音義慧苑華嚴音義尙有未備，於建中末年創製，至元和二祀方就，凡一百軸，具釋衆經，始於大般若，終於護命法，總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餘卷，舊兩家音義，合而次之，大略以玉篇說文字林字統古今正字文字典說開元文字音義七家字書釋誼，七書不該百氏，咸討訓解之，末兼辯六書。其書則取元庭堅韻英及張戩考聲切韵，以元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絕筆於西明寺焉。又有日本元文二禩丁巳仲秋維東獅谷白蓮社杜多鶴寶洲槃譚所譔新雕此書紀事，引宋高僧傳卷五云慧琳此書，成於元和五載，貯其本於西明藏中，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大中五年有人奏請入藏流行。周顯德中高麗國遣使齎金入浙中求此書不獲，又引其國善鄰國寶記云，後高麗求得於契丹，鋟梓置之海印寺。本邦大將軍源義滿公嘗請大藏於朝鮮，逮義政公時，如請送達，今維東建仁禪刹大藏是也。時琳音在藏中，同來貯秋州宮嶋及江州北野寺，而闕卷蠹蝕，漫滅尤多，其完本僅留建仁及武之緣山。先師忍澂老人始謀寫布於世，登梓十餘卷，而師遷寂，弟子等勠力成之。維西五智峯如幻空、大

德東都敬首律師嘗竭心思爲之校閱，於高麗原本字句譌脫倒置衍賸者，概存其舊，不妄點竄，別有校訛，將嗣刊焉。其論是書源流甚悉。又云，聞朝鮮海印藏版，近罹兵燹散亡，則此刊本益爲奇寶。是知朝鮮本有刻版，故日本求得數本，不知朝鮮今尙有傳本否耳。又引佛祖統紀卷四十二云，河中府沙門慧琳譔一切經音義一百三卷詣闕上進，敕入大藏，賜紫衣縑幣茶藥，是亦名一切經音義，其卷數頗不符。既入大藏，何以後遂湮沒？皆不可解。此刻顧景兩序首行亦皆題一切經音義，又有元文二歲鎌倉府天照山方丈賜紫老衲眞察序。每册之首，皆有籤題云三緣山慧照院常住物，其卷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之前，冠以大唐太宗文皇帝聖教序、高宗皇帝在春宮述三藏記注，中引古經子注古字書甚多，其辨別字之正俗，學識似在玄應之上。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十一月十四日

大藏經音義獅谷寶洲（獅谷蓋寺名，寶洲其僧之號，槃譚蓋其名也。眞察序止稱獅谷寶洲。）紀事有云，經典音義之作，如玄應（衆經）雲公（涅槃）慧苑（華嚴）基師（法華）等，至慧琳始集大成，其前後亦有數家，如唐太原處士郭迻（著新定一切經類音八卷，見智證請來錄，今缺本。）周霅川西谿行瑫律師（撰大藏經音疏五百卷，今絕而不行。）晉汉中沙門可洪（著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三十卷，今見在高麗藏，然統紀四十三曰可洪進大藏音義四百八十卷，敕入大藏可疑。）燕京崇仁寺沙門希麟（述續一切經音義十卷，亦見在高麗藏，開元錄後續慧琳未音經論。）宋沙門處觀（著紹興大藏音三卷，甚疏略，見在明藏。）等並無出其右者。又引宋高僧傳卷廿五後周會稽郡大善寺行瑫傳云，慨其郭迻音義疏略，慧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今行于江浙左右僧坊，按此傳則琳音中華早絕不傳云云，所攷甚爲分晳。蓋此書以石晉滅時遷入契丹，故中國遂絕，行瑫在後周以琳音已亡而別譔，高麗亦於顯德中求之浙而不獲，而希麟爲遼僧，故得見琳書而續其

所未晉，此淵源可尋者也。行瑫爲吾越叢林古德，著書等身，其事甚雅，而書旣不傳，自嘉太志以來亦無紀其事者，乾隆志經籍門亦不載，當亟補入吾鄉志乘耳。

十一月十七日

金剛經

買得石注金剛經一本，乃康熙間揚州人石成金據南唐道顒法師石刻本，爲之注解。其中有注有講有證有音，頗簡淨得訓詁法。乾隆間納蘭曉楓少詹慶齡刻之，而翁覃谿爲之序。是經注本甚夥，以此爲最善。其板已失，都市頗不易購。佛家此經，猶吾儒之易，爲文字之最先，包蘊衆義，無微不入。其後楞嚴法華圓覺蓮華四經，則猶書詩春秋禮記也。華嚴猶周禮，大品涅槃猶儀禮也。心經維摩詰經猶論語孟子也。以上九經，皆夙藏之絳趺閣，先王母倪太恭人所朝夕持誦者。予嘗謂九經之外，若法苑珠林佛祖通載五燈會元三書，則猶儒之三史，皆參宗乘者所必須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十二日

楞嚴經

終日閱楞嚴經。釋教中金剛圓覺楞嚴華嚴四經，猶儒家之四子書，而楞嚴尤爲禪宗上義，名言雋旨，往往元悟超然，顧辭每泛衍，義多重複，亦易令人生厭。彼中理蘊，固淺於吾儒遠矣。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七月初七日

法苑珠林　唐釋道世撰

廠肆取法苑珠林來，道光初常熟蔣氏據釋藏本鳩資所刻也。每卷後各題出資婦女姓名，而系以其夫若子。首有駢文序一篇，極宓麗，末題萬善花室女弟子呂琴姜撰，蓋皆文人潤飾爲之。序言明萬歷時刊本，妄析爲百二十卷，與新唐書藝文志百卷之目不符，以致簡錯章離，字句脫誤。虞山蔣伯生大令之篋室董申林用藏本校勘，因集百人，凡費千鎰，人刻一卷，以還其舊。據其第二卷末題前山東齊河縣知縣常熟蔣因培妾董姝出貲重刻，百卷之後有姝跋琴川申林女子董姝跋。稱道光辛巳九月，燕園主人以事遣戍，姝實從行，發願刻經一部，及早賜環，女君聞之，欣然質錢鳩工，幷普告閨閣諸大家，共襄是舉云云，是非好事刻經者比矣。第九十九卷末題翰林院編修江都秦恩復妾端木守柔刻，第一百卷末題奎文閣典籍元和顧千里妻韓道映刻，則其書當經秦顧二君勘過，而譌脫仍疊，未爲善本，豈釋藏本誤，末由是正邪？書爲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所譔，成于高宗時，前有朝散大夫蘭臺侍郎隴西李儼字仲思序，末題總章元年。然道世之名，何以不避太宗之諱？殊不可解。序亦駢文，似有殘缺。書分劫量至傳記共百篇，皆以兩字標題，於佛典故事，以類敘述。其每篇又各分子部，部猶篇也；每篇首皆有述意一部，猶之小序也。大恉不過張大經像，申言報應，而辭理清雅，猶有東晉支惠遺風。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二月初十日

閱法苑珠林，方畢數卷，覺詞意繚複，令人欲睡。蓋彼教書，止可佐淸譚消閒暑耳。尋味其理，轉生厭棄。平生不専禪悅，良由鈍根未除也。

二月十一日

雲門顯聖寺志　明趙甸編

閱雲門顯聖寺志，共十卷。其稱雲門者，顯聖爲雲門外六寺之一也。中有湛然至百愚諸僧語錄及塔銘規約疏序等，康熙初邑人趙甸璧雲所編。甸爲明諸生，善畫，有文名。國初與陶行人履卓偕隱雲門，有高節。此書自署曰小梅田，不知何指。商寶意言其與董无休王白岳等稱雲門十大弟子。分立門目，各有小序，辭意奧約，而往往失之晦澀，蓋猶是明季習氣。其爾宓瀖禪師塔銘、麥浪懷禪師塔銘，皆祁忠惠所撰。瀖名明瀖，號散伊；懷名明懷，字修湛；與三宜明盂皆湛然弟子。又百愚斯禪師塔銘，忠惠之兄淨超居士駿佳所撰。淨超自號西遯道人，嘗受法於三宜，而百愚則弁山明雪之弟子。明雪字瑞白，亦湛然之徒也。其塔銘余大成所撰。文皆作彼教中語，想見當日名山道侶，伏錫往還，猶有蓮社東林風流餘韻。至佛牙塔記言湛師得之吳中穹窿山，備致靈異，幾至鬬利速訟。歸越後，又爲會稽令火之三日，其色逾鮮，傳幻傳疑，理不足信。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十月初一日

奏對機緣　清釋道忞撰

閱雲門旅菴和尚奏對機緣錄，中載順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貴妃薨，追加封謚爲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温惠靖敬皇后，御製哀冊行狀，大學士金之俊撰本傳云云。按吳梅村五臺詩所謂千里草者，即指貴妃。蓋章皇自妃喪後，傷悼甚，將以次年行幸五臺山，爲妃薦福，而龍馭即以正月初七日上賓矣。尤西堂集中靖敬皇后輓詩，有憔悴天顏賦悼亡等語。又言貴妃於昔年八月賜浴温泉，其歿也以痛皇子故，皆足資參考。西堂次年作章皇輓詩，內一首云：綴衣無復近天顏，內殿淒涼歌舞班。石馬一朝遊地下，鈿車幾日去人間。漢宮

落葉傷羅袂，蜀道淋鈴憶玉環。不信蒼梧南狩日，湘妃先葬九疑山；足征恩眷之隆矣。又汪鈍翁說鈴載朱國楨克生作靖敬皇后輓詩四首，其二首云：玉容隨碧水，金册重黃綸，謚法傳宗伯，齋詞命宰臣。寶衣鏤翡翠，仗馬飾麒麟，閣外停封事，無由達紫宸。又素輦出雕檻，君王執紼行，宮娥結縞帶，都市剪紅纓。玉仗齋金節，龍簫夾鳳笙，景山聊駐蹕，愁見月華明。鈍翁稱其吐辭典麗，立言得體，在唐人亦當擅場云。（按下尚有「其實二詩未免踳駁也附記於此」一語，以後重又勾去。）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三月二十七日

十一　綜合参考

（1）類書

藝文類聚

藝文類聚引益部耆舊傳曰，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敕吏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案陶宗儀輟耕錄載元姚忠肅公天福勘縣令妻頂顱釘迹事，與此略同。今里俗小說，又傅會以爲包孝肅事。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月十九日

元和姓纂　唐林寶撰

姓纂長孫下云，道武時有上黨王長孫道，北平王長孫嵩、上黨靖王道生後魏司空旃，旃生觀，爲殿中尚書。案上黨王長孫道六字當衍。魏書北平宣王長孫嵩生安王頹，頹生簡王敦，敦生愼公道，道生悅。又嵩從子上黨靖王道生。嵩當道武時，位司徒，封公，太武時進王，遷太尉。道生當太武時位司空封王，是道武時無上黨王長孫道也。道爲嵩之曾孫，當宣武孝明時，由嗣北平王例降爲公，非道武時上党王也。道生爲司空，其子抗官少卿，未襲爵卒。抗姓纂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俱作旃，未知孰是。至姓纂後魏司空四字乃屬上道生讀，惟空下脱一生字耳。又道武時尚有盧鄉武公長孫肥，姓纂失載。

姓纂一屋叔下云，叔牙今本誤作叔于之後，孫叔仲彭生亥，亥生帶，帶生叔仲職今本叔仲職上又衍一仲字及寅，代爲魯大夫。案杜氏春秋釋例世族譜叔牙孫叔仲惠伯名彭生，惠伯孫昭伯名帶，卽叔仲虒，昭伯子穆子，名小昭伯，孫定伯，名志。禮檀弓正義引世本云，僖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生，今本皆脫生字彭生生皮，爲叔仲氏，是此當於之後下補叔牙二字，彭生下補彭生生三字，曰叔牙孫叔仲彭生，彭生生亥，傳寫誤脫也。武仲休與公孫戴伯茲爲兄弟，茲子莊叔得臣始稱叔孫氏，休子惠伯始稱叔仲氏。姓纂及世族譜俱失載。武仲休一代，亥與皮爲兄弟。鄭君檀弓注以叔仲衍爲皮弟，以子柳子碩爲皮子，當必有據。而昭伯爲亥子，亦可補世族譜之缺。帶之字虒，莊子卽且甘帶，帶者蛇也，故帶以虒爲字。叔仲職疑卽定伯志，蓋本當作帶生小，小生職及寅。職志字同義，或名志而字職耳。左傳正義於叔仲氏獨略而弗言，鄭樵通志氏族略乃云惠伯亦公孫茲子，其謬甚矣。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三月十九日

太平御覽

閱太平御覽工藝部，明萬曆間常熟周氏活字版本也，錯誤尤多。前有國朝會要一則，是宋人所引，故首加謹案二字。又慶元五年七月，朝請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兼提學事蒲叔獻序，言向惟建寧有刻本，茲重刻於蜀中。又有迪功郎前閬中縣尉雙流李廷允跋；及常熟周堂序，言其祖勉思爲天官大夫時，得故本；後遂散逸，從閩賈購其半，又得其半於無錫顧、秦兩家，相國養翁嚴公復畀史館繕本訂正之，得活版百餘部，與顧、秦二氏分有之。則此本亦甚難得也。嚴公卽文定公訥，常熟人。天官大夫，吏部郎中也。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六月二十日

閱琱玉集。此書名見宋史藝文志及通志藝文略，究不定其爲誰作；此刻出自日本人舊鈔卷子本。云：原十五卷，今僅存十二、十四兩卷。每卷末有記云：天平十九年歲在丁亥寫。天平十九年當唐玄宗之天寶六載也。其書分類系事，各題篇名，十二卷分聰慧、壯力、鑒識、感應四篇，十四卷分美人、醜人、肥人、瘦人、嗜酒、別味、祥瑞、怪異八篇。其書掇拾奇零，絕無條理，重悂貤繆，不勝指摘，蓋是六朝末季底下之書。然其中如引孝子傳李善兩乳存孤事云：李善本是李文（今後漢書獨行傳作元。）家奴。又云：歷鄰乞乳，得濟朝夕，時既經久，鄰里厭之，不肯與乳，兒遂損瘦，命在須臾。李善感結，悲不自勝，號泣呼天，求哀請救，天感其志，兩乳汁流。與後漢書所敍不同。又云：郡縣奏聞，遂達天聽，上感其義，賜善姓李，表之朝野，遷堂邑令。以後漢書及東觀漢記覈之，則善初拜太子舍人，後出爲平陽丞，遷堂邑令，終日南太守，始終官爵，歷然可攷。又其從主姓李，出於帝賜，尤足以裨史闕。其書凡引類林者七，引春秋後語及同賢記者各三，引王隱晉書王智深宋書及語林古傳論語疏者各一。語林引曹操楊脩讀曹娥碑事。王智深宋書引陶淵明好慕山水，恆處幽林，以酒暢釋，有人就者，輒脫葛巾沽酒，畜一素琴，及一醉一撫一拍嘯詠而已。論語疏引顏子問一以知十，謂問君子教道之法，子曰：道者，道也。顏回卽解之。父以慈道子，子以孝道父，夫以和道妻，妻以柔道夫，兄以友道弟，弟以恭道兄，君以明道臣，臣以忠道君，友以信道己，己以仁道友，此所謂十也。其說甚異，不知出何人論語疏？皇疏亦無此文也。又引晉抄者十餘條，引後漢抄者二，皆不足據。如引師曠辨故車脚炊飯

爲勞薪事，謂出史記；引田眞兄弟三人分產，庭前紫荊三株花葉枯萎事，謂出前漢書；則其它可知矣。玆將所引古傳同賢記王隱晉書三則寫出之，以備攷。

聽慧篇引古傳云：路婦，不知何處人也。孔子游行見之，頭戴象牙櫛，謂諸弟子曰：誰能得之？顏淵曰：回能得之。卽往，至婦人前，跪而曰：吾有徘徊之山，百草生其上，有枝而無葉；萬獸集其裏，有飲而無食；故從夫人借羅網而捕之。婦人卽取櫛與之。回曰：夫人不問由委，乃取櫛與回，何也？婦人答曰：徘徊之山者，是君頭也；百草生其上、有枝而無葉者，是君髮也；萬獸集其裏者，是君蝨也；借網捕之者，是吾櫛也；以故取櫛與君，何怪之有？顏淵嘿然而退。孔子聞之曰：婦人之智尙爾，況於學士者乎。案此不知出何書。馬氏驌繹史、孔子類記、孫氏星衍孔子集語皆未之采，其辭指與韓詩外傳所載之子貢挑阿谷之女事，同一杼軸，而較衡波傳采桑娘事爲雅馴。

感應篇引同賢記云：杞良秦始皇時北築長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起後園樹上。起女仲姿浴於池中，仰見杞良而喚之，問曰：君是何人？因何在此？對曰：吾姓杞名良，是燕人也。但以從役而築長城，不堪辛苦，遂逃於此。仲姿曰：請爲君妻。良曰：娘子生於長者，案此長者謂富貴家也，乃漢魏間古義。處在深宮，案深宮通指上下，亦漢以前古義。容貌豔麗，焉爲役人之匹？仲姿曰：女人之體，不得再見丈夫，君勿辭也。遂以狀陳父，而父許之。夫婦禮畢，良往作所。主典怒其逃走，乃打煞之，幷築城內。起不知良死，遣僕欲往代之，聞良已死，幷築城中。仲姿旣知，悲哽而往，向城中啼哭。其城當面，一時崩倒；死人白骨交橫，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卽瀝血，果至良骸，血徑流入，便將

歸葬之也。

肥人篇引王隱晉書云：孟業，晉時幽州刺史也，爲人大肥。下官還京。晉武帝意欲稱之，乃作大稱掛於殿壁。業入見之，曰：陛下作稱，欲何爲也？帝曰：朕聞人重千斤者吉，朕欲自稱有幾斤。業曰：陛下正欲稱臣耳，無煩聖躬。於是稱業，果行千斤。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十月二十三日

琱玉集鑒識篇引類林：漢宣帝時開輸屬山巖石，下得二人，身被桎梏，將至長安，變爲石人。宣帝廣集羣臣，問無知者。惟劉向對曰：此人是黃帝時詰窳國臣，犯於大逆，黃帝不忍誅，乃枷械其身，置輸屬山，幽在微谷之下，若値明王聖主，當得出外。宣帝不信，以向言妖，執向下獄。向子歆自出應募，云：須七歲女子以乳乳之，石人當變。帝如其言，卽變爲人，便能言語。帝問其狀，皆如向父子之言。宣帝大悅，拜向爲大中大夫，歆爲宗正。案山海經前載劉秀所上表，有云：孝宣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以山海經對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其事已出傅會，此因以推演，而所言尤怪妄不經；然裴子野類林世久不傳，此猶存其七事，亦可少見梗概矣。感應篇引晉東郡太守荀倫弟儒溺於盟津，求屍不得，倫授牋河伯，經由一宿，弟屍乃抱牋而出事；又鄒衍五月飛霜事；嗜酒篇引陳遵飲客投轄事；怪異篇引周幽王時蜀岷山崩壅江水事；肥人篇引滿奮夏月，膏流墮地，人以器承取用爲燈燭事；別味篇引易牙辨淄澠事；皆云出類林。

惟其書所引，往往舛誤。如肥人篇引笑林云：趙伯翁不知何時人也，爲人大肥。夏日醉臥，有數歲孫兒，

緣其腹戲，因以李子八九枚，內肶臍中。後李爛汁出，謂言臍膿，告家人曰：我將死矣。遂遺敕處分，須臾李核乃出，始知孫兒所爲。此蓋出邯鄲淳笑林也。其下隔一條云：趙女趙伯翁之姊也，乃肥於兄，嫁與王氏。王氏以其肥。不能獲時，案二字有誤。遂誣之云，無有女身，因卽放遣。更後嫁李氏，李氏方始得其女，乃知昔日黜退，實是誣枉。此與上條語意相銜，其出一書無疑，乃云出魏志。無論三國志本文，固無此事，卽裴注於魏志載肥人者三事，太祖紀注載曹嵩穿後垣妾肥不能出事；明帝紀注載京邑有一人食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事；王粲傳注載上將軍曹眞性肥事。亦並無此文，知其所載書名固不足盡據也。

十月二十五日

再校琱玉集補，得後漢書四事。韓棱爲下邳令，有仁政，雹不入界。范書棱傳無此事。趙畯屬文，落紙如飛，下筆卽成，都不尋覆。范書畯附郭躬傳，不載此語。玉況爲陳留太守，蝗不入界。今見范書虞延傳注，而況無傳。梁輔爲郡吏，大旱乞雨，積薪誓曰：日中不雨，卽自燒。未及日中，天忽大雨。范書不見姓名，蓋皆出謝承諸書。

十一日初一日

（2）圖表索引

萬姓統譜　明凌迪知撰

閱明烏程凌迪知萬姓統譜，凡一百五十卷。其書分韻編次，先常姓，後希姓。每姓下先注郡望五音及

所自出，而後依時代分列人物，至明萬歷朝而止。其希姓雖乙科丞尉，亦備錄之。其書失於過繁，龐雜牴牾，固難表數。又不講字學，時病舛譌。然臚載詳盡，考姓氏者莫便於是書。所列明嘉隆以前人尤詳，多足補明史所未備。其前冠以氏族博考十四卷，分姓氏總論、氏考、氏源、氏案、氏目、字辨、譜系、事實、譜籍、族望、世家、附錄十二門，亦多有資考証。迪知字稚哲，由工部員外郎出爲知府，致仕歸。有自序及王世貞吳京字朝卿，烏程人。兩序。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二月十八日

九史同姓名略　清汪輝祖撰

閱九史同姓名略共七十二卷，九史者，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宋遼金元四史及明史也。書成於乾隆五十六年龍莊署湖南道州知州時，前有自序及例言四則。其歸田後，又箸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皆未見刊行。據病榻夢痕錄餘自言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再錄再校，尚有脫誤補遺之功，俟之兒輩，則其書雖成，而尚未寫定，故行世惟此本也。其書分韻編次，上一格大字爲姓名，下一格小字分注，一見某書，一見某史，與所箸史姓韻編體式皆同。惟以編纂爲事，間亦有考訂，而發明者稀，蓋以爲讀史之助，董理繁碎，鈔纂之功，亦非易也。其舛誤頗不能免，姑舉一二條言之。如李下有商隱一條云，一見舊唐書裴潍傳御史李商隱劾崔湜鄭愔者。案此李商隱新唐書本作李尙隱，舊書良吏李尙隱傳亦明載其事，潍傳作商，乃字誤耳。又有暠一條云，一見唐書藝文志，晉人，撰碑頌襍文一百八十餘卷，案此卽涼武昭王，非有二人，卷當作篇。晉書涼武昭王傳，載所上晉帝兩表、誡子文兩篇、述志賦、槐樹賦、大酒容賦、上巳宴曲水詩序、夫人辛氏誄，又云自

餘詩賦數十篇，隋書舊唐書經籍兩志皆不載其集，新唐書始見於志。此類蓋不勝僂指。又帝諱亦皆並列，尤爲非體。且其斷代始唐，而於唐書世系表藝文志所載者，雖三代秦漢時人，概爲牽入，自亂其例。甚至於朱下載入朱虎，以朱溫妄造爲舜臣朱虎之後，遂據舊五代史梁紀亦掍入之。又其例皆略載始終官位事蹟，而如蘇轍下云，仕仁宗，至哲宗元祐官翰林學士，徽宗朝大中大夫致仕，竟不知子由官至黃門侍郎尚書右丞，爲宋之執政，此等皆失之眉睫者也。此書曏時浙中多有，直亦甚廉，近則頗不易得矣。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三月十六日

三史同名錄　元史本證　清汪輝祖撰

閱三史同名共四十卷，元史本證共五十卷，皆龍莊晚年所譔。據病榻夢痕錄餘，言兩書皆刻於嘉慶辛酉時龍莊年七十二歲。而行世絕少，余未之見也。此本筱山得之琉璃廠，爲高郵王文簡故物。三史同名錄者，遼史五卷，金史十卷，元史二十卷，分載遼金蒙古色目人之同名，其有姓者著之於下，以名之首一字分韻編次，遼金則以名爲綱，而分注氏姓，元則以蒙古色目及遼金部族爲主，而附存漢姓；其漢人南人間有不繫姓者，則不書附字。又總錄二卷，載三史之同名者，附錄二卷，載五代史宋史明史人名之同於三史者。敍錄一卷，則其序目也。其前有章氏學誠序一首。元史本證者，證誤二十三卷，證遺十三卷，證名十四卷，皆取元史紀傳表志之文，參稽互證，不旁及它書。兩書之成，龍莊時已老病，其子因可繼培爲之補輯，故多附繼培案語。其體例版式與史姓韻編九史同姓名略絕不同。本證無序文，據夢痕錄餘載王葆淳師郎文端公杰答書，稱兩書考訂非易，甚有益於學者，不可云讀書末節。自序二篇，極有關系。今惟三史同名錄敍錄卷中有自序一首，

殆王氏此本偶失之也。遼金元三史人名糾雜，最爲讀史者所病，元史潦草舛戾，考索爲難，龍莊縷析條分，使人易瞭，非細心耐勞者不能爲此，誠如文端所言。然遼金元人之同名者，當合三史而編之，其見於五代宋明諸史者，則低一格附之。其史文本各系姓者，則不必載，庶更令讀者醒目。元史草率成書，自當參證它籍，今其書中考辨精碻者，皆取之錢氏攷異也。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三月十六日

史姓韻編　清汪輝祖撰

閱汪龍莊先生史姓韵編，近年江寧書局活字版印行者也。其中於紀傳附見名氏，漏落甚多，亦頗有譌失。如漢之毋將隆、魏之毋邱儉，皆音無，而俱收入上聲二十五宥作母。晉之高平郗氏，誤從譌本作郄，收入入聲，不知郄乃卻之俗字，晉書音義尙能明言之，郗與卻迥不同也。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十二月十五日

同姓名錄　清陳棻撰

晡後步至倉橋書肆閱書，見有會稽陳𧑒園同姓名錄十册。𧑒園名棻，初名鶴林，字士莊，由諸生官天台訓導。其書分韻編次，采取極博，前有齊息園侍郎序及自序各一首，寫本未刊。據其序云，所著尙有名物譜，卷帙浩繁。書賈云：咸豐己未庚申間，曾得其所著古今識小錄一巨帙，高至尺餘，亦是寫本，後爲我族弟開先購去，蓋卽名物譜也。時予已入都，未得見。今開先旣歿，所藏書經兵亂盡亡，此書亦不可問矣。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二月初六日

偶閱吾鄉陳士莊先生棻同姓名譜李姓兩册，采取極多，而舛謬不可勝言。即以北魏一朝論，隴西之李沖李茂，范陽之李訢，頓丘之李嶷李獎李構，皆誤分爲兩人。而李崇不知北魏有二，一字繼長，頓丘人，有傳。一范陽人，卽訢之父，見訢傳。李肅不知東漢有二，一桓帝時南郡太守，見桓帝紀及南蠻傳，一獻帝時騎都尉，見董卓傳，止載後一人。李暠不知有東漢兩人，一魏郡人，爲大司農，見蘇不韋傳；一下邳人，爲汝南太守，見單超傳，皆桓帝時人。李恂不知有東漢之武威太守，安定人，范書有傳。李充不知有北魏之中散大夫，字德廣，隴西人，見北史敍傳。李平不知有南唐誅死之衞尉卿。本姓楊，名訥，馬陸兩唐書皆有傳，馬紀傳及陸傳俱作衞尉卿知司農寺事，惟陸紀作戶部侍郞。甚至不知唐初有涼王李軌，而以爲司竹園盜；不知唐芙蓉人鏡下及第之李固言，而以爲李固同名。至於明永樂洪宣間有順天順義人李慶字德孚，由監生歷官左都御史工部兵部尙書加太子少保征交阯戰沒，而誤分爲兩人，云一兵尙，一刑尙。成化間有順天香河人李泰，字文通，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少詹事詹事，卒贈禮部左侍郞，而亦誤分兩人，云一詹事，一翰學。此類蓋不可數。然如晉有兩李矩一山陽人，有傳。一江夏人，充之父，見充傳。北魏有兩李構，一趙郡人，華之子，見李靈傳。一頓丘人，獎之子，見李平傳。北齊書有傳稱名士。有兩李熙一趙郡人封元氏子，一唐高祖之高祖，後追尊爲獻祖宣皇帝。皆已枚舉無遺，其搜羅亦云勤矣。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十一月二十八日

傳經表　清畢沅輯

傳經表畢氏沅所輯，自周至三國時止，上二卷爲傳經，據兩漢儒林傳所載授受原流，分經爲表；下二卷爲通經，則無師承可考者，以通十一經馬融十經鄭康成，以孝經爲小同注，故止十經。九經至一經爲表；而無經可考

者，下至漢魏書所載博士姓名，皆依時代附錄之，搜采頗博，間亦有所考證，較朱睦㮮授經圖爲優。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正月十六日

紀元通考　清葉維庚撰

傍晚詣倉橋閱市，購得葉西垞紀元通考十二卷。一正統，二分霸，三僭竊，四外國，五擬議不用，史書異辭，道經雜記，六分霸紀元年表，七依韻類編，八三字紀元及四字六字，九年號同異，十改元久暫，十一十二爲總論。分合參稽，可謂詳密，然時有複沓譌誤，及體例不一。又誤分正僞，多主綱目，亦不脫村學究習氣。其最誤者，如西涼之李恂，既見於分霸，又見於僭竊。以文明歸之唐豫王，而以光宅垂拱永昌載初四號，歸之武后。豈知載初以前，皆睿宗在位，而武后稱制；至載初二年九月始篡帝位，改國號周，改元曰天授，降睿宗爲皇嗣。然則文明至載初五號，皆當系之睿宗，作唐書者本宜如明史英宗例，分爲前紀後紀，方得其實。此書於明英宗兩標其目，分系以正統天順二號，則睿宗正亦宜然。而妄爲分析，予奪由己，是何說也？梁曜北元號略，自文明以下皆屬之武氏，目爲僭竊，尤爲乖謬。西夏李氏，本由拓拔思恭以唐僖宗時有功賜姓，至德明以降宋賜姓趙，而其子元昊稱帝，卽復姓李，後傳八世九主，皆仍李姓，乃稱曰趙元昊而沒其李姓。元號略謬與此同。又吳三桂錢文曰利用，耿精忠錢曰裕民，而皆以爲元號，元號略誤亦同。三桂元號昭武，而屬之鄭成功，皆失之眉睫者矣。西垞名維庚，秀水人，嘉慶壬戌進士，由庶吉士改知江陰縣。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九月十三日

（3）目錄題跋

崇文總目輯釋　清錢侗撰

閱錢同人等崇文總目輯釋凡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前有錢同人序。卷一經部，同人伯兄既勤東垣所輯；卷二史部，同人仲兄以成繹所輯；卷三子部上，同人所輯；卷四子部下，同人姊壻桐鄉金秬和錫鬯所輯；卷五集部，嘉定秦鑒照若所輯；補遺及附錄，則皆同人所蒐集也。此書自宋南渡後止存目錄一卷，而亡其敍釋，同人等據范氏天一閣鈔本，間或標注撰人，因本朱竹垞之說，取歐陽文忠集中所存經史子三部原敍，更蒐采馬氏通考及玉海諸書所載原釋，零文斷句，一一補綴；又取各史藝文志爲之參證，附以案語，正其闕失，其用力可謂勤矣。秦氏刻入汗筠齋叢書。同人名侗，嘉定諸生，可廬孝廉之子。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六月初六日

直齋書錄解題　宋陳振孫撰

閱直齋書錄解題。錢警石曝書雜記稱沈雙湖說以解題中有隨齋批注，隨齋乃程大昌之孫棨，元時人。據鄭樵石鼓文考下批注稱先文簡云云，今觀卷三新唐書下卷五越絕書下批注，皆有文簡云云，是沈說可信。然其批注寥寥，亦無所發明，至以隋曹憲爲撰博雅，又注啖助爲姓名，其淺陋可知矣。此等人亦不足深考，故四庫書目言不詳其人，養新錄又疑是元人楊益也。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五月二十二日

廣川書跋　宋董逌撰

閱廣川書跋，毛氏津逮本，凡十卷。此書考據家多稱之，然辭筆冗拙，意恉多晦，所論三代彝器，多揣測武斷，引據不確。又好違鄭注，時或臆造制度，當分別觀之也。

光緒庚辰（一八八〇）正月十七日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清紀昀撰

閱四庫總目子部。總目雖紀文達陸耳山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倉，皆各集所長。書倉於子，蓋集畢生之力，吾鄉章實齋爲作傳，言之最悉。故是部綜錄獨富，雖間有去取失宜，及部敍未當者，要不能以一疵掩也。耳山後入館而先歿，雖及見四部之成，而目錄頒行時，已不及待。故今言四庫者，盡歸功文達。然文達名博覽，而於經史之學實疏，集部尤非當家。經史幸得戴邵之助，經則力尊漢學，識詣旣眞，別裁自易；史則耳山本精于攷訂，南江尤爲專門，故所失亦尠。子則文達涉略旣徧，又取資貸園，彌爲詳密。集部頗漏略乖錯，多滋異議。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四月二十八日

四庫子部提要，多出歷城周書倉永年之手。書倉專精丙部，而紀河間之學，亦長於諸子，故精密在史部集部之上。卽以類書一門言之，鉤貫淹通，於極繁重之書，皆指瑕尋閒，得其條理，誠自古目錄家所未有。然亦有失之眉睫者，如李瀚蒙求集注於顏叔秉燭句云事出毛公詩傳。案小雅巷伯哆兮侈兮下毛傳載顏叔子獨處於室，使鄰婦執燭達旦事，其文甚詳，是注本不誤。而提要乃云今詩傳實無此文。藝文類聚引莊子梁君

射白鴈事，案此與新序雜事篇二所載大略相同。太平御覽三百九十八事部引此亦作莊子。困學紀聞卷十載莊子逸篇三十九條，此事亦據類聚御覽諸書輯入，是本不誤。而提要乃據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云莊子無其語，謂所摘中其失。以是知攷據之難也。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二月初一日

四庫提要言陳其年駢文毛貞女墜樓詩序有云：空空貫下天之狀，此自用李斯對秦始皇鑿之空空如下天狀，而注乃引劍俠傳妙手空空兒，極爲可笑。案繹史卷一百四十九引蔡質漢儀云：李斯治驪山陵，上書云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爇，扣之空空，如下天狀，非鑿之空空也。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七月十六日

四庫書目許謙讀書叢說提要云：蔡沈釋堯典本張子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之說，不知左旋者東西旋，右旋者南北旋，截然殊致，非以遲而成右也。日東出西沒，隨大氣而左，以成晝夜，非日之自行。其自行則冬至後由南斂北，夏至後由北發南，以成寒暑。月之隨大氣而左及其自行亦如之。案自來言天者，皆曰天左旋，日月右旋，晉書天文志乃有蟻行磨上之喻，謂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然其分左右旋，無異說也。橫渠創爲天與日月皆左旋之說，而朱子取之，蔡傳遂用其說，後儒駁之是也。此以右旋爲南北旋，及以日東出西沒爲隨大氣而左，皆出於西人之說，似非可以正元以前人之書。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三月二十九日

四庫未收書提要　清阮元撰

阮文達四庫未收書提要，共百七十五種，實多不急之書。書目無次序，多非文達所自作，故編之外集也。然頗有異聞，足資考索。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十二月初三日

閱節子所刻揅經室經進書錄，卽阮文達揅經室外集之四庫未收書提要也。爲之按四部排比目錄，以便檢閱，間訂正其誤。然阮氏惟嚴氏明理論一書，誤據宋史題嚴器之名，而不知卽成無己傷寒明理論四庫已收之，此一條爲最疏，餘皆無關大恉。而節子載歸安陸心源一跋極詆之，且爲改題書名，皆非也。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八月初六日

皇清經解淵源錄　皇清經解提要　清沈豫撰

閱沈補堂皇清經解淵源錄一卷，皇清經解提要兩卷，俱草創未成，尚多漏略。其所發明，亦僅據四庫提要爲藍本，於江艮庭尚書集注音疏、程易疇通藝錄，皆致不滿之辭。而引論語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亦未諦當。多能之多指藝事，與多學而識之多不同，聖功之要在由博反約，則多學正君子致力之始。江氏之書，程氏之禮，誠亦未免繁碎，然自是專門名家，不可輕議。補堂譏江氏爲博士買驢，論程氏宗法小記喪服足徵記等以記名集，爲僭經不宜，皆有語病。至誤以沈果堂周官祿田考爲齊次風所作，幾于不辨眉睫矣。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初八日

閱沈補堂皇清經解淵源錄皇清經解提要兩書，爲是正譌誤二十餘條。此二書舛漏殊不勝僂指，卽所見者，略用朱筆改抹之，實不足存也。其經解淵源錄外編，僅列書十二種，皆全據四庫書簡明目錄中鈔出，並

無及淵原者，蓋係補堂偶然札記，而其門人編集時妄收之，且妄加以淵源錄外編之名，尤足發一大噱。

十月十六日

朱氏經義考補正　清翁方綱撰

閱翁方綱朱氏經義攷補正。竹垞之書，捃摭繁富，誠不能無舛漏，補正之事，必不可少。惟覃溪實不知學，僅一二訂其卷數錯誤之字，篇帙寥寥，而時闌入其詆訾近儒、皮傅宋儒之謬論。蓋覃溪初亦依傍漢儒，思以考據自見，既而碩學輩出，其陋日形；又爲戴東原所譏，遂老羞成怒，逞肊妄訾。於是罵朱竹垞，罵紀曉嵐，罵阮芸臺，及陳恭甫致書直爭其失，而覃溪底蘊全露，而覃溪亦老不可復爲矣。是書自言本與丁小雅共爲之，其中小有補益，當出小雅之手也。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五月二十九日

書目答問　清張之洞撰

蓴庭來，以張香濤書目答問相商。此書余未嘗過目，乃已有翻刻者。今日閱之，所取既博，條例復明，實爲切要之書。惟意在自炫，稍病貪多，非教中人之法。又經學諸門，所注太略。甲部爲讀書先務，既欲以誘人，宜最其菁華，條注書名之下，使人知涂轍所先，不可不讀。至其例以低一格者爲次，然如惠松崖氏之周易述及易漢學，江鱷濤氏之尙書人注音疏，乃古訓專門；桂未谷氏之說文義證，爲古義薈澤；皆學問之淵海，攷據之輨鍵，稍知學者，宜首從事，而皆列之低格。於集部出入尤多不墒也。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二月二十四日

拜經樓藏書記　清吳騫撰

閱拜經樓藏書跋記共五卷，海甯吳虞臣壽暘錄其父槎客騫題跋所藏書之文，其同邑蔣生沐光煦錄得其副，刻入別下齋叢書。槎客本收藏賞鑒專家，以校勘目錄辨別版印爲事，不甚留心考據，其所校書亦於別集說部爲多，故此書縷述卷數印記傳鈔翻刻源流舊聞，與錢顧諸家，殊判優絀。然承平好尙，多資雅談，徵引所及，時有攷證，其版本異同，收藏先後，亦足以裨聞見。末爲附錄一卷，載虞臣所作宋金蒙古印記攷三首，云見富春軒雜箸。又雜詩十五首，云見蘇閣吟卷。又虞臣子之淳詩五首，云見雲根室偶存稿。蔣氏刻書時，以虞臣父子已逝，故錄存其詩文，寓懷舊之思也。此本章碩卿去年翻刻於成都，誤字甚多，今日略爲勘正。

光緒庚辰（一八八〇）二月初十日

東湖叢記　清蔣生沐撰

閱蔣生沐東湖叢記六卷，共一百四十一則，雜舉祕籍佚文，載其序跋，間及古碑，略如盧抱經氏群書拾補、張月霄愛日精廬藏書志之例，而不分門類，多掇纖屑，更出吳兔牀袁壽楷諸君之下，蓋近於收藏骨董家，非眞知學者也。然區區補葺，自有苦心，一二異聞，亦資考證，不止可供談助耳。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正月十二日

閱蔣生沐東湖叢鈔。所記雖頗病淩雜，而佚書祕槧，有裨學問爲多，較之愛日精廬藏書志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蓋在吳前張後，伯仲之間。其中頗載宋本序跋及今本之脫失者，惜其引施北研國祁禮耕堂叢說言嘗於吳門借得至正浙刻元本卷三十三禮志六原廟下一葉、卷七十六宗磬傳下一葉皆不缺，施氏叢說中蓋未

及載所缺文，遂無從補耳。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十月初九日

宋元舊本書經眼録　清莫友芝撰

閱宋元舊本書經眼録，同治癸酉子偲次子繩孫所輯録者也，凡三卷，又附録二卷，共五卷。卷一爲宋槧自毛詩要義至萬寶詩山，共四十六種，卷二爲元槧及明槧自書傳輯録纂疏至崇古文訣，共四十六種，卷三爲舊鈔本自明卓爾康易學至金石三例共二十八種，間收近人著述，如朱右曾吉金古文釋（阮文達積古齋款識底本）、周信之鄭堂讀書日記之類。信之名中孚。烏程人，阮文達弟子，著書甚多，皆未刻。此乃其所讀書之解題，每一書爲一篇，條其得失，凡三十四册七十一卷。於經佚其易及爾雅小學諸書，集止國朝二卷，所佚多矣。附録卷一爲書衣題識自呂氏家塾讀詩記至貴陽潘氏八世詩集，共四十三種，皆其家藏佳本及希見之書，繩孫從所題書衣中録出者，故曰書衣筆識。卷二爲金石筆識自秦之罘刻石摹本至宋達州進奉大禮銀鋌共五十一種，鋌爲同治元年皖南鎮總兵官唐義訓發休寧黄氏窖銀所得，重五十兩（款識原文），準今庫平止少一兩四錢，漕平四錢。上有款識三行，因拓存其文。金石而及藏鏹，且文至五十九字。中有權達州事任隆祖結銜，亦異聞矣。其書備載行式及收藏印記，間録序跋，時亦有所考訂。子偲本續學之士，頗得祕籍，又備見上海郁氏及豐順錢唐兩丁氏日昌松生新得之本，故褎然可觀。二丁皆俗吏傖夫，必不能久有，他日可因地因人以求之者也。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十九日

莫氏經眼録云：海甯查氏藏宋本九經直音十五卷共百一葉廬陵孫奕撰，四庫收元刻明州本排字九經直音二卷，知爲宋人所著，而不知出於季昭，以未見此本也。元王楨農書二十二卷，每卷題集之一集之二集之一下

附說云，古之文字皆用竹帛，逮後漢始紙爲之，乃成卷軸，以其可以舒卷也。至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二年，詔九經版行於世，俱作集册，今宜改案爲集。案周秦以竹作簡册，漢以縑帛作卷，嘉靖中山東所刊，至萬歷後刊者删併爲十卷。四庫本約用王氏原卷第重編爲二十二卷 案四庫據永樂大典所載已併爲八卷，乃更依原序條目，用讀書敏求記卷數，編爲廿二卷。亦未見此本也。丙寅六月上海市出一宋本江文通集十卷目錄一卷第一二卷賦，三四卷詩，五卷傳書奏記牋表，六卷爲始安王建平王章表教啓行狀，七卷敕爲朝賢作書及尙書符慰勞雍州文，爲蕭驃騎諸表啓教，八九卷爲蕭太尉太傅齊公齊王表啓章受禪後諸詔，第十卷誄志祭咒諸文及頌讚雜言騷辭，終以自序一篇，有云未嘗著書，惟集十卷。編次極有條理。四庫本四卷，特據明人鈔集者，亦未見此本也。皆足以廣見聞。又宋治平二年歐陽修等撰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寫本依道光中錢唐羅以智本過錄，備載羅氏一跋，考證甚詳。羅氏卽著七十二候表者，此書四庫未著錄，嘉慶中阮文達得舊鈔本進呈，中缺卷五十一至六十七凡十七卷，當時編纂者項城令姚闢、文安縣主簿蘇洵也。揅經室外集四庫未收書提要止括其例目，不及羅氏備覈其得失。又此書明載晁氏讀書志，而阮氏謂晁陳皆未著錄，可謂疏矣。

二十四日

經眼錄言同治戊辰於金陵訪獲梁石七八事，皆在孫伯淵氏訪碑錄以外，有梁文帝 武帝父 建陵石闕正刻反刻二石，安成康王蕭秀東碑西碑額各一、西碑陰字尙存，在江寧太平門東二十七里甘家巷。始興忠武王蕭憺碑、在安成碑西一里，地名黃城村。吳平忠侯蕭景神道石柱題額、在始興碑西南三里，地名花林村。案二事諸家多已著錄。臨川惠王蕭宏神道二石柱題額、在上元北鄉張庫村，東柱順讀，西柱逆讀。兩楊州牧楊字皆从木，足證唐以後从手之誤。南康簡王蕭績神道二石柱題額、在句容縣候家邊。建安敏侯蕭正立石柱二、在上元淳化鎭西鳳城鄉。案正立卽宏子，暎卽憺子，其謚敏謚寬，與南

史合，梁書皆不載。新淦寬侯蕭暎西闕在句容。其蕭憺碑全載其文，較金石萃編增釋出千二百二十字，正其誤者十六事。又萃編所載蕭憺碑陰，實蕭秀西碑陰，蓋述菴未親至碑所，遂誤合兩爲一耳。

二十五日

(4) 綜合性叢書

頤志齋叢書　清丁晏撰

閱丁氏頤志齋叢書凡二十一種：周易述傳二卷，周易訟卦淺說一卷，尚書餘論一卷，禹貢集釋三卷，禹貢蔡傳正誤一卷，禹貢錐指正誤一卷，毛鄭詩釋四卷，詩攷補注補遺三卷，鄭氏詩譜攷正一卷，毛詩陸疏校正二卷，周禮釋注二卷，儀禮釋注二卷，禮記釋注四卷，孝經述注一卷，北宋二體石經記一卷，金天德大鐘款識一卷，子史粹言二卷，鄭司農陳思王陶靖節陸宣公年譜各一卷，石亭紀事二卷，百家姓韵語三編一卷，讀經說一卷，共四十卷。今日先畢其周易述傳二卷，述程子之傳也。北宋二體石經攷一卷，咸豐丁巳五月得之淮安書肆者。周易二十八紙，尚書四十二紙，毛詩二十紙，春秋二十四紙，禮記二百十二紙，周禮二十八紙，孟子三十七紙，共三百九十一紙，每紙八行，每行十字，一行篆書，一行眞書，約存三萬三百字有奇，裝爲四大册，蓋汴宋石經之存，莫多於此矣。丁氏爲記一首，略攷其與唐石經及今本之異同，而附何子貞 紹基 長歌一首，丁氏和韵一首，葉潤臣 名澧 跋一首。汴宋石經之有孟子，宋史及玉海無言之者，尤足以廣異聞也。金天德大鐘款識一卷，道光壬寅得之淮安北門城樓者，丁氏爲之攷，且系以詩及黃樹齋 爵滋 詩各一首，又附淮

安府學元鑄祭器錄 并至正蓮華寺大銅鑪大銅瓶款識。淮安府城南宋古甎記淮安府署東報恩寺高麗古鼎歌淮河銅鼓歌元移相哥大王銅印歌，皆以類編入者，事關地志掌故，非爲苟作。百家姓韵語三編一卷，因明人周九烟星戶部原文，重加綴緝，凡爲三編：其一以複姓列之篇後，其二以複姓散埘文中，其三不因周氏而自爲之文，然三篇皆以咸豐萬壽句起，文字亦大略相同。前有自序，言命其第三子壽辰爲之注釋，蓋亦授意爲之者。又讀經說一卷，僅不盈三葉，示人讀書之法，兼取漢宋，簡而有要，切而不苛，乃其道光庚寅主講鹽城表海書院時，作以勸學者也。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十月二十六日

閱丁氏禮記釋注，專明鄭義，而亦偶有異同。

二十七日

夜閱丁氏禮記釋注，至四更始寢。丁氏此書辨析詁訓，最爲典密。其第四卷中犧象辨，駁王肅之妄；王制非漢文博士作辨，正盧植之誤，尤持論精審。又禮記六國時作論，以爲多七十子之徒所記，非出漢儒，亦援證明通。

二十八日

閱丁氏周禮釋注，亦鄭學之專門，與段氏周禮漢讀考多可參證。

二十九日

閱丁氏鄭氏詩譜攷正，以歐陽文忠詩譜補亡爲本，而錄正義所載譜文於前，其下旁行之譜，據正義所

言鄭氏左方世次，排比綴緝，正歐本之脫誤，又譜其所闕三頌之譜，而末別爲總譜。據史記年表，起共和以來，上溯厲王元年，下汔定王八年，以坿於後。於鄭君譜學，極爲有功，攷詩之世次者，莫詳於此矣。

十一月初八日

閱丁氏毛詩艸木鳥獸蟲魚疏校正，以毛晉津逮祕書本爲主，參攷羣書所引，補正闕誤，比列異同，甚爲詳密。

十一月十二日

閱丁儉卿氏毛鄭詩釋，兼釋傳箋之古義雅訓也。此爲丁氏少年所輯述，本曰毛詩古學，後以兼申鄭恉，改題今名。其首仍冠以毛詩古學原序，備載毛詩之本於子夏荀卿，及所采古文尙書周官儀禮禮記左傳孟子之文，又與國語合者七條，與呂覽淮南合者各一條，又兼取韓詩者十四條，皆羅列證明，以箸其學之最古而尤博，治毛詩者不可不讀此序也。

十一月十四日

閱丁儉卿氏詩攷補注，以王厚齋詩攷乃艸剏之本，或前後重出，或編次失當，或援據未精，且多傳寫譌舛，世無善本，因爲之補正，著其所出，詳其所略，加案字以別於舊，復爲補遺一卷，較王氏原書詳密過倍。

十一月十八日

雕菰樓叢書　清焦循撰

爲德夫購焦里堂雕菰樓叢書四帙，直銀三兩五錢。其中孟子正義一書，可立學官。六經補疏羣經宮室圖

亦佳。易學四種，算學五種，皆一家之學，北湖小志六卷，則專述其鄉里風土人物，上冠以十圖，繪法極可愛，圖亦里堂所自作者。其中孫柳亭傳，所載孟子圭田說，據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縱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繫零星不井者。或以圭訓潔非也，云云。臧在東已採入拜經日記。孫名蘭，字滋九，明季諸生，精九章六書之學。嘗從太常少卿欽天監監正西洋人湯若望授曆法，遂盡通泰西推步之術。他如志物異云：北湖土中有茆根，其狀長二三寸，有毛，去其浮皮，白嫩甘香，可烹食，故地名白茆湖。詩云言采其茆者或即此。又言章雞至春變為格敦，劉淵林注吳都賦云：鸍鷞似鴨而雞足，郭璞云一名章渠，顏師古云今之水雞也。然則章雞即鸍鷞，格敦或即鶻鳴之轉聲。禮記作盍旦。又言突黎，即詩之鵜也，大如鶴，頸有肉囊，可盛數斗，口張則囊見。每日須飼魚數斤。突黎正鵜之緩聲。皆可以助博識。又言裔之為氏，惟北湖有之，傳是明功臣徐馬兒之後。馬兒坐藍黨，其子孫改易姓名，逃匿湖中，今五百年，族甚繁衍，有裔家莊。其先世神主內，仍書徐某。此亦可備氏族書之采擇也。里堂又為裔烈娥傳，其事甚足傳，與歸震川所書張貞女事、予所為林烈婦傳，情事相同，文筆亦曲暢盡致。

趙邠卿之注孟子，在漢世經學家，為最少家法，後世注經文從字順之派，實自邠卿開之。每章後綴以四字語曰章指，亦多空言。惟東漢去古尚近，故多存訓詁古義，又不務為聖道空闊之言。其序文及章指，皆簡雅可誦。予向有焦氏正義，亡其末盡心篇三卷，今夕取閱之，大略都徧。趙氏所詮性理，本皆平實，無一奧渺窈繞語，焦氏尤一空理障。然趙注之可笑者，如形色天性也，以形謂君子體貌嚴尊，色謂婦人妖麗之容，引詩曰顏如舜華，下文但言踐形不言色，謂主名尊陽抑陰之義。試思詩云不大聲以色，論語云有容色，孟子云

發于聲徵於色而後喻，又云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何得以色專指婦人？又如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謂雖有少欲而亡者，如遭横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則竟以存訓生活，而忘上文之言養心。焦氏之疏踐形，謂趙氏以男子生有美形，宜以正道居之；趙氏以居訓踐。女子生有美色，亦宜以正道居之，乃上並稱形色，下單言踐形，不言踐色，是尊陽抑陰，其曰主名者，聖人爲男子踐形者之稱，則居色者之主名，其聖女歟云云，尤可發笑。此實經學之蔽，不可不知者也。然焦氏亦實有匡正趙注者。如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趙訓招爲罥，謂入蘭則可又從而罥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太甚。焦氏引趙氏佑四書溫故錄，謂招之爲罥，僅見此注，絕少佐證。孟子之闢楊墨，方深望能言距之人，而不可得，蓋未必有追咎太甚之事。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以與楊墨辯者，有如追放豚然，惟恐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樂受之，使入其苙，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望人之棄邪反正，無已時也。又如說大人則藐之，趙訓爲輕藐。焦氏謂廣雅邈遠也，莊子藐姑射之山，釋文引簡文注卽以藐爲遠，邈藐古通用，說大人則藐之，當釋藐爲遠，謂當時之遊說諸侯者，以順爲正，是狎近之也。所以狎近之者，視其富貴而畏之也，不知說大人宜遠之，遠之者卽下文皆古之制。我守古先王之法而說以仁義，不曲徇其所好，是遠之也。以爲心當輕藐，恐失孟子之恉。觀此二條，可以見其大凡矣。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月二十六日

雕菰樓集，凡賦一卷，詩四卷，贊頌銘一卷，雜文十八卷。詩賦俱不足觀，文亦無古人義法，而攷辯議

論，多具卓識。如四聲陰陽辨，謂平聲有陰陽，猶仄聲有上去入，皆天地自然之音。或言仄亦有陰陽者，妄也。宰孔論，謂春秋得周之良臣一，曰劉伯盆；得周之佞臣一，曰宰周公孔。盆始平內難，後合十八國諸侯於召陵以制楚，東遷後二百餘年，以王臣奮發有爲者，盆一人而已。諸侯不和，霸臣求賂，身死于軍，大業不就，可爲太息！宰孔當齊桓崛起東海，以尊周爲己任之時，乃僖五年秋，諸侯盟首止以定太子，孔爲惠王銜命，召鄭從楚，鄭恃王命，遂叛盟，桓於是日服鄭之不暇，而楚之無王益甚。後十數年，鄭始乞盟，爲葵邱之會。是時襄王深德齊桓，非孔之所能間，乃值賜胙而歸，道遇晉君，力詆桓之非，止獻之赴。夫葵邱之會，諸侯方虞天下之不來，晉來矣而孔間之，其不欲桓霸之成，王室之安，明矣。向之爲王召鄭，非孔謀之而誰耶？內有劉盆，外無齊桓；外有齊桓，內有宰孔，此周之所以不競也。良知論，謂紫陽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陽明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小人。良知者，良心之謂也，雖愚不肖不能讀書之人，有以感發之，無不動者。讀文成集中檄利頭、諭頑民、札安宣慰及所以與屬官謀、告士卒者，無浮辭，無激言，眞能以己之良心，感動人之良心。使當是時告之以窮理盡性之學，語之以許鄭訓詁之旨，必不可也。詞說，謂學者多謂詞不可學，以其妨詩古文，尤非說經所宜者，非也。人稟陰陽之氣以生，性情中必有原委之氣，有時感發，每不可遏。有詞曲一途分洩之，則使淸勁之氣，長流存于詩古文。且經學須深思冥會，或至抑塞沈困，詩詞足以移其情而轉豁其樞機，則有益於經學不淺。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古人一室潛修，不廢弦歌，其旨彌微，非得陰陽之理，未可與知也。書韓文毛穎傳後，謂昌黎作此文，當時多笑之者，柳州辨之，以明夫張弛拘縱之理，誠通儒之論。然人不能學昌黎，而類能學其毛穎傳；人不能服膺柳州他論文之言，而類能服膺其題毛穎傳之言；豈

眞以蜇吻裂鼻縮舌澀齒之物可常服哉！縱易而拘難，張苦而弛便也。昌黎之前，未有此文，此昌黎之文所以奇；有昌黎之文，踵而效之，則陋矣。故柳州重其文而未嘗效其作。蘇長公乃有黄甘陸吉葉嘉陵處士温陶君等傳，不憚再三爲之，其亦好爲俳矣。此皆名論可傳者也。其他攷據，尤多可取，不能備錄。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三月十五日

士禮居叢書　清黄丕烈輯

閲黄氏士禮居叢書。周禮鄭氏注十二卷，重雕嘉靖十六行十七字本，經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四字，注十一萬二千七百六十六字。以紹興閒集古堂董氏雕本校之，有蕘圃所校札記一卷。儀禮鄭氏注十七卷，景宋刻嚴州本，經五萬六千百一十五字，注七萬九千八百三十字。以明葉石君名萬影鈔宋本釋文宋刻單疏本、及張忠甫儀禮釋誤李如圭儀禮集釋校之，有蕘圃校錄一卷。傅崧卿本夏小正一卷，景明袁褧重刊宋本，以通志堂經解本及惠松崖手鈔本校之，有蕘圃校錄四葉。又長洲顧梧生鳳藻夏小正經傳集解四卷，國語韋氏解二十一卷，重雕宋明道二年本，常熟錢氏所景鈔者，以重刻宋公序本及段氏玉裁校本、惠氏棟閲本校之，有蕘圃札記一卷。戰國策高氏注三十三卷，重刻宋剡川姚氏本，以至正乙巳吳氏師道本及鮑彪本互勘，有蕘圃札記三卷。梁公九諫一卷，賜書樓舊鈔本，錢曾王讀書敏求記載之，記唐狄仁傑諫則天九事，不知譔人，前有序及宋范文正梁公廟碑。歐陽忞輿地廣記三十八卷，重雕宋刻初本，朱竹垞曝書亭所藏者，以舊鈔本及淳祐重修本校之，有蕘圃札記二卷。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一卷，毛斧季手寫與潘稼堂求售者，書下皆注價幾兩幾錢。季滄葦藏書目一卷，蕘圃所手寫。孫慶增從添藏書記要四則。龐安常傷寒總病論六卷，景宋刻本，有蕘圃札記一卷。洪氏

遵集驗方五卷，重刊宋本。博物志十卷，汲古閣景寫宋連江葉氏本，蕘圃錄副刻之粤東者。焦氏易林十六卷，常熟陸敕先貽典校。宋本宣和遺事二卷，亦稱宋本重刊。百宋一廛賦一卷，顧千里譔，蕘圃自注而手寫者。汪本隸釋刊誤一卷，蕘圃與顧千里取崐山葉氏舊鈔本及貞節居袁氏廷檮鈔本、隆慶四年錢氏鈔本以正錢唐汪氏刻本之誤。又附刻張船山詩選六卷、同人唱和詩一卷，爲潘榕皋奕雋虎丘雜詩十四絕句，蕘圃與吳玉松雲依韵和之，共二十種。其有目而未刻者，惠氏棟兩漢人物志及蕘圃所箸盲史精華百宋一廛書錄蕘言共四種。又坿刻蜀大字本論孟孝經三經音義，以版大別行。蕘圃多藏古本，校勘精細，其周禮儀禮國語國策四種，誠爲可貴。易林及輿地廣記雕槧亦精絕可愛。毛季兩家書目，已近于骨董家所爲。至梁公九諫宣和遺事，皆鄙俗小書，牴牾誕妄，且字句錯誤，明是市井流傳，不足一噱，蕘圃徒以爲泚古堂舊物而刻之，豈知也是翁不過錢氏一輕薄家兒，稍弄脣肳，江湖稗販，何知讀書耶？若船山諸人詩，尤無足論矣。自來刻叢書者，喜夾入一二小說鄙詩，以自累其書，良可怪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月十八日

二酉堂叢書　清張澍輯

閱張介侯所輯叢書。其世本五卷，三輔決錄二卷，風俗通姓氏篇、十三州志俱有可觀，司馬法逸文、子夏易傳亦足備一家，三秦記、三輔舊事、涼州異物志、陰鏗李益詩集，亦尙能成書；餘如皇甫規、張奐、段熲諸集，周生烈子、侯瑾漢皇德傳、涼州記、沙州記、西河舊事、西河記諸書，皆寥寥不足見梗概。闞駰十三州志見水經注漢書注續漢志注，引之頗多，張氏所輯得五十餘番，恐尙有遺落，當再搜采通典、元和郡縣志、御覽、

玉海等書以補足之。其首列目錄，誤稱劉昞十三州志，蓋涉下目劉昞敦煌實錄而誤；惟其序亦牽引史通雜述篇劉昞該博之語，或緣魏書列傳闞駰劉昞相連，故致雜糅。昞本傳及隋唐諸志並無昞著十三州記之文。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正月二十二日

傳經堂叢書

閱傳經堂叢書，烏程凌氏所刻也。周易翼十卷，凌堃厚堂著，其妻金匱安璿珠爲之箋註，幷附釋義六則。前有朱氏珪、劉氏權之、阮氏元三序及自序。尙書攷疑一卷，凌鳴喈覺甫著，至舜典禋于六宗句止，皆搜采異聞古訓，爲之折衷。尙書述一卷，凌堃著，至舜典烈風雷雨弗迷句止。學春秋理辯一卷，凌堃著，據安璿珠跋，稱有書此七十二卷，稾已七易，今所刻第三卷之王朝列國紀年而已。孟子補義十四卷，凌江著，節取趙氏章句，而博采諸說以佐之，頗爲簡要。其弟堃及奎又爲之補益，前有自序。凌氏易林一卷，凌堃著，餘姚桑梓敬亭等注，蓋皆自注而託名者也。告蒙編一卷，凌堃著，皆與其門人問答經史之語。史記短長說二卷，凡四十則，不知何人所著。王弇州謂齊之耕野者所得，疑爲戰國逸策，蓋無稽之言。明凌迪知稚哲、凌以棟稚隆舊錄于史記評林之首者也。疏河心鏡一卷，凌鳴喈著，言治河之法。讀詩拙言一卷，明陳第季立著，論古詩音韵之略，前有一行云凌鳴喈訂誤，然未見有凌訂語也。東林粹語三卷，凌鳴喈輯高顧諸公講學之語。相地指迷十卷，凌堃輯述蔣大鴻諸家之書，以闢地師之妄，前有自序，痛言沙水惑人之害，停喪求地之不孝，謂不得已而輯此書以救之。然天玉諸經，玄詭已極，揚薪止沸，未見其可。靑玉館集一卷，明凌迪知著，乃高帝紀事之一也。用編年法，至洪武六年止，其曾孫景蹝爲之注。德輿子五卷，凌堃著，安璿珠注，篇各爲名，

而又有法言、區言、巽言、俴言四總目，文頗艱澀，而理致可觀。郝氏懿行爲之序。德輿集一卷，淩堃箸，多記事之文，亦峭潔自喜。盤溪歸釣圖題辭一卷，淩鳴喈歸里時同人題贈之作也。鳴喈一字泊齋，嘉慶壬戌進士，官兵部主事，以上疏論馬政罷歸。厚堂字仲訥，鳴喈之子，江之弟。道光辛卯舉人，官金華教諭。其說經皆本漢詁，而自闢門戶，無所依傍，與包愼伯魏默深一輩人爲友；古文峻厲，亦復似之。泊齋所箸尙有讀詩蠡言，厚堂尙有致用雜記。此書無總序總目，蓋厚堂子鏞鎬等所輯，以資力不敷，故或僅刻一卷以見其凡耳。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月十七日

式古居彙鈔　淸錢熙祚編

閱金山錢熙祚錫之所編式古居彙鈔，本昭文張氏借月山房叢書也，共四十六種。其自序頗譏並時諸家叢書，多殺雜重複之弊，而所輯亦正坐此。除惠席兩家讀說文記外，蓋尠可觀者。且版式縮小，校勘不精，誤字甚多，非佳籍也。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一月二十三日

吳氏經學叢書

隆福寺書賈取璜川吳氏經學叢書來。其章水經流考一卷，據吳志忠跋，謂不著撰人姓氏。書中稱禮從大學士富陽葉公校閱庫書，知是乾隆閒人名禮，而未知其姓。所考章水經流，實爲三江而發，大略言江右豫章之水，蘇氏軾定以爲禹貢之南江，蓋祖鄭康成岷江至彭蠡幷與南合始得稱中之說。因證以今豫章江出南安之聶都山，奔流直下，凡一千九百八十里，亦與彭蠡爲匯，至尋陽而始合大江，故鄭氏逆得經，而以班固韋昭

郭璞顧夷諸家之說爲非，其辭甚辯。今案其中有云吾江右及司鐸南安語，則仕籍皆可詳，當訪之江西人也。

道德眞經集註釋文一卷，宋鶴林彭耜撰，爲道藏本，前有自序，謂集李林二家音釋，以補陸德明之未備。其經文則專據政和御本而互見諸家同異。今觀其引有河上本王弼本李畋音解本纂微本五注本達眞本清源本，李畋以下多世所不傳，可貴也。

春秋疑義二卷，無錫華學泉著，華氏字霞峯，顧復初春秋大事表嘗稱之。所著尙有讀易偶存六卷春秋類考十二卷，俱未刻。

吳英經句說二十四卷，英字簡舟，卽志忠之父。其學不主漢宋，兼采諸家，頗有所折衷，然不脫學究講章氣。簡舟爲陳碩甫姑之夫，碩甫序稱所著尙有六書解而頗存微詞。又言簡舟之父孏堂著有經史論存，並附刻叢書後，志忠序亦云然。今總目中無有，蓋已去之矣。簡舟言其祖容齋生于新安之璜原，後居上海，老遷蘇州之瀆川，與惠松厓交好，曾由部曹守吉安，歿後松厓爲作墓志。半農禮說大學說是上海彭純甫所刻版；春秋說則吳企晉所刻版；簡舟與企晉爲從兄弟也。

岳氏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稱，依也是園影宋本開雕，當取知不足齋本一校之。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正月二十日

過錄彭耜道德眞經集注釋文於畢氏道德經考異本。彭氏雖未通小學，而羅列宋時諸本異同，致爲詳備，於音義亦甚別白。較之畢氏考異，雖折衷說文，辨明正俗，有所未逮，而校戡字句，細密不遺，則非畢氏所及。其中載陸氏釋文最備，間亦可以訂今本之譌。耜乃白玉蟾弟子也。

錄彭氏道德經釋文竟。彭氏有道德經集注十八卷，此其集注之釋文也。所引音義，自陸氏外，爲李林二家。李者李畋音解，林者林東音釋。所引諸本異同，自河上公王弼外凡十二家，又引朱文公說一條，采取頗博，且考覈詳慎，有經生家法。乾隆間畢氏沅撰考異，僅載彭說四條及所采司馬温公葉石林程文簡陳象古四家異同數條，漏略殊甚。至彭所據政和御本，畢考亦多取之，稱爲宋徽宗本。

正月二十六日

紛欣閣叢書　清周心如校刊

紛欣閣叢書共十四種，浦江周心如幼安校刊。首爲朱子周易參同契考異三卷、有廬陵黃瑞節附案語。次宋吳化龍左氏蒙求一卷、仁和許乃濟、華亭王慶麟同注。次朱子陰符經考異一卷、有廬陵黃瑞節附案語。次桓寬鹽鐵論十卷，附陽城張敦仁考證一卷、次張華博物志十卷補編二卷、周氏所自輯次東坡尺牘八卷、次山谷刀筆二十卷、次山谷題跋四卷、次楊愼異魚圖贊四卷、次明黃東海語一卷、次江鄰幾雜誌一卷、次馮班馮氏小集三卷、次鈍吟集三卷、附餘集一卷，別集一卷。次游仙詩二卷亦馮所著。幼安又字幼海，不詳其仕履。據此書博物志序，言道光二年任河南裕州知州，其書刻於道光七八年間，校勘頗疏，字亦率劣。惟鹽鐵論依張古餘太守影宋本翻刻，故誤字尙少。博物志後附校訂，又采集諸書爲補逸文二卷，各標出處，自可知爲績學好古者。予嘗購得其所刻世說新語，雖亦槧刻不精，而劉注尙全，亦可貴也。

正月二十九日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三月二十七日

古微書　明孫瑴撰

閱古微書，乃明孫瑴所輯諸經緯，而附以證佐。其人自號賁居子，識見弇陋，采取亦隘，故諸書軼見他說者，往往不備。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六月二十七日

七緯　清趙在翰輯

閱趙氏所輯七緯，計易八種，書五種，詩三種，禮三種，樂三種，春秋十三種，孝經三種，皆採集各書，標以所出，而終以敍錄，共爲三十八卷。其中多附考辨，專主鄭學，別擇頗精，較之孫瑴古微書，自爲遠勝。前有阮儀徵及歸安葉鴻臚紹本張侍郎師誠三序，文皆極佳。儀徵言緯與讖殊，自隋始禁圖讖，而賈公彥誤有漢時禁緯之言。後世承其謬說，幷爲一談。因據隋經籍志立四證辨之，亦一時之雄論也。趙氏名在翰，號鹿園，侯官諸生。其兄在田，嘉慶己未翰林，爲儀徵所取士。

同治庚午（一八七〇）十月二十三日

玉函山房輯佚書　清馬國翰撰

最錄玉函山房輯佚書書目。其經編凡易類六十四種，尚書類十五種，詩類三十二種，春秋類四十九種，內國語連舊音共六種，而舊音別著於他目。周禮類十四種，儀禮類二十八種，禮記類十九種，通禮類二十二種，原目祇十七種，今取鄭康成魯禮禘祫志，范宣禮論難、王儉禮義答問、梁正三禮圖、張氏三禮圖、共五種散雜子子書中者合計之。爾雅類十三種，樂類十五種，孝經類十六種，論語類四十一種，孟子類九種，五經總類十二種，讖緯類□□種，小學類五十五

種其散雜子編者，如荀爽之禮傳，李謐之明堂制度論，宜入禮類。顏延之之逆降義，宜入儀禮類，又詁幼，宜入小學類。蓋由刻者所淆亂，馬氏當不至此。 蒐拾奇零，綜理徼密，雖多以朱竹垞經義考馬宛斯繹史余仲林古經解鉤沉及張介侯澍二酉堂叢書等爲藍本，而博稽廣搜，較之王氏謨漢魏遺書，詳略遠判。然其中亦有未可據信及不宜收而收者。如齊詩傳輯至二卷，以漢書敍傳有班伯傳齊詩一語，遂謂班書所稱皆齊詩而盡入之，不知孟堅實習魯詩也。論語周氏章句一卷，何氏所輯七家，周氏與周生氏已無可分別。邢疏本作周氏曰，皇疏本皆作周生氏曰，乃因經典釋文敍錄有鄭康成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一語，遂謂鄭所注卽周氏之本，取釋文所載鄭本異同之字皆入之，不知與敍錄所言包氏何以別也。此皆未可信者也。 禮類有孔子三朝記一卷，案此七篇之文，全載大戴禮中，本非佚書，何煩輯錄？ 孝經類有長孫氏說一卷，據隋經籍志長孫有閨門一章之語，遂取今所傳僞古文孝經單錄其第二十二章閨門之內具禮矣乎二十三字，以備一種。 案漢志唯云古文多一章，長孫本傳今文十八章，其書早亡，隋志並不著錄，何以知其獨多閨門一章？ 其言本不足信。 况此乃經文，未未長孫所說，何須錄之。 孟子類有程曾章句一卷，所輯錄僅一條，乃太平御覽引所注孟子外書桀門齊南門一語。案後漢書儒林程曾傳雖有著孟子章句之文，而其書絕不見著錄，則未知所注者爲漢志十一篇之本，抑同趙岐七篇之本。要之外書四篇早亡，今所傳熙時子注本，乃明季姚士粦等所僞託。 御覽所引，其爲本文與否，亦無從辨。 馬氏既不收外書，何須尙存此注，入之經類？ 此皆不宜收者也。 其齊論語一卷，據王厚齋語以問王爲問玉，遂取聘義子貢問君子貴玉而賤瑉一節，及說文初學記御覽所引逸論語言玉事盡入之。 然如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一節，及如玉之瑩一句，皆不引說文而引初

學記，亦爲失檢。又顏延之逆降義，隋時已亡，今所輯唯通典引問答甥姪之稱一條，尋其書名，蓋緣儀禮喪服大功章鄭注女子成人者有出道旁降親義而推言之，賈疏有逆降之稱，自本六朝禮服，諸儒相承舊說，而馬氏乃謂逆降義者，蓋明禮制升降之義，則疏甚矣。章氏不應有此失，疑馬氏得其稿本，其書有已成者，有僅錄其目而未輯錄者，每書之序，當亦有所增改。觀其子編農家類有野老書一卷，其序云漢志農家有野老十七篇，注六國時在齊楚間，隋唐志皆不著錄。考呂氏春秋載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家宛斯先生繹史云，蓋古農家野老之言而呂子述之，茲據補錄。夫驌御不過泛言，安得卽以漢志之野老實之，此亦武斷之甚；而稱驌御爲家先生，則此書此序不出章氏明甚。且其中有錄無書者十餘種，有書無序者亦十數種，蓋章氏僅著其目，或書存而失其序，馬氏遂亦不能補耳。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正月二十四日

閱玉函山房所輯小學諸書，較任氏小學鉤沈爲詳，而有錄無書者，八體六技一卷，蔡邕女戒一卷，索靖月儀一卷，李槪音譜一卷，顏之推訓俗文字一卷，開元文字音義一卷，義雲章一卷，李商隱李氏字略一卷，共八種。

二月初七日

閱玉函山房所輯諸子書，其中譌字甚多，又僅存一二條者至十餘種，皆可不必，其輯孔穿讕言一卷，據孔叢子錄出，以當漢志儒家讕言十篇，既與班氏自注不知作者相違，而又忘孔叢之爲僞書，乃反駁顏注爲誤，亦嗜奇之過矣。

寫玉函山房輯佚書書尉訖。其小學類依目錄尙缺義雲章及李氏字略，緯書類無易緯，子部惟儒家農家有目，而儒家有目無書者十餘種。其餘奇零數十種，有經類子類，皆無目錄，輯訂糅雜，略無倫次，當更爲整比之。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五月初二日

閱玉函山房輯本小學諸書，其開元文字書義義雲章李商隱李氏字略三種，有錄無書，擬補輯之。

十二月二十五日

閱玉函山房所輯易學諸書，其於子夏易傳，據劉歆以爲子夏韓嬰同作，荀勖以爲丁寬作，阮孝緒並列韓嬰丁寬，遂並輯爲三種，分題子夏易傳、丁氏易傳，韓氏易傳而一字不易，古今有此體例乎？蓋近儒臧氏庸謂子夏當是韓嬰之字，崔氏應榴謂漢書儒林傳鄧彭祖字子夏，傳梁丘易，有鄧氏之學，則子夏易傳，當是鄧作。宋人趙汝楳周易輯聞已有此說。其說皆有據。馬氏既未能深考，而貪多務博，緟複支離，其所輯往往犯此病也。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四月十三日

（5） 綜合性筆記

獨斷 漢蔡邕撰

獨斷云：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黃屋左纛，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而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一引風俗通云：

大禹闕百品之羞而菲庖厨，案闕字蓋誤，此卽菲飮食而致孝鬼神意。殷湯寐寢黃屋，駕而乘露輿，則黃屋亦可指宮室言。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三月十四日

意林　唐馬總輯

意林所載書今已亡者往往有格言可取。今略錄之：黨成於下，君孤於上。馬不素養，難以追遠；士不素簡，難以趨急。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崔元始正論。君子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阮子。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淳漆，此玉之符也。言成雅馴，辭作典謨，此人之符也。正部。隋志正部論八卷，王逸撰。案文選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引赤如雞冠五句，亦作王逸正部論。琴瑟張而鄭衞作，五色成而綺穀生。姚信士緯。臨死修善，於計已晚；事迫乃歸，於救已微。行禮若火，流教若水。讓一得百，爭十失九。周生烈子。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於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古伴字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記，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案此謂受之無名者之人而欲自燿其學，以取信於世，詭稱得之於知者，如孟喜言獨受田王孫，趙賓言得之孟喜是也。三也。北方寒而人壽，南方暑而人夭，如鱉寒而饑則引日多，温而飽則引日少。昌言。錄人一善，則無棄人；采材一用，則無棄材。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己非，不當與是爭。鏡照醜好而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魏子。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水可乾而不可奪溼，火可滅而不可奪熱。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任子名奕。考實性行，莫過於鄉閭；校才選能，莫善於對策。杜恕篤論。

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大舉，無訾小故。君子居必選鄉，游必擇士。杜恕體論。人而無廉，猶衣服之無殺，食味之無酸鹹。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之於脂膏，炷大而明，明則膏消，炷小而暗，暗則膏息，息則能長久也。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於自治，故以禮自防。雄聲而雌視者，虛僞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唐子名旁，字惠潤，生吳太元二年。遠難知者天，近難知者人。秦子。寡門不入宿，臨甑不取塵，避嫌也。鄒子。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則不達。孫毓成敗志。念己之短，好人之長。有財不濟交，非有財也；有位不舉能，非有位也。譙周法訓。刑者小人之防，禮者君子之檢。顧譚新言。榮辱所以化君子，賞罰所以禦小人。陸景典論。

以上三十三條，近人山陽丁儉輯子史粹言，偶未及錄，可取補之。其曰崔元始正論者，後漢書崔寔傳作政論，隋志亦作正論，在子部法家。阮子者，魏清河大守阮武撰，阮子正論五卷，見隋志法家，注云梁有隋亡。正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見隋志儒家，注云梁有隋亡。姚信士緯新書十卷，見隋志名家，注云梁有隋亡。周生子要論一卷，魏侍中周生烈譔，見隋志儒家，注云梁有隋亡。魏子者，後漢上虞魏朗撰，隋志三卷，入儒家。任子名弈，無可攷，隋志舊唐志俱有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入道家。杜恕篤論四卷，隋志見雜家，注云梁有隋亡。體論四卷，隋志入儒家。唐子十卷，隋志入道家。秦子三卷，吳秦菁撰，見隋志雜家，注云梁有隋亡。鄒子無可攷。孫毓成敗志，隋志見儒家，注作孫氏成敗志三卷，云梁有隋亡。譙周法訓八卷，隋志入儒家。顧譚新言當作新語，舊唐志同隋志顧子新語十二卷，吳太常顧譚撰，入儒家。陸景典論，隋志作典語，舊唐志作典訓，隋志見儒家，注云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其它所

載有王孫子一卷，見隋志儒家，注云梁有隋亡。通語八卷，見隋志儒家，注作十卷，晉尙書左丞殷興撰，舊唐志作文禮撰，殷奐續，文禮上當有脫字，奐蓋興之誤。亡。梅子一卷，見隋志儒家，注云梅子新論一卷，亡。物理論十六卷，太元經十四卷，見隋志儒家，注云梁有，楊子物理論十六卷，楊子太元經十四卷，並晉徵士楊泉撰，亡。舊唐志亦入儒家，卷數悉同。攷梁元帝金樓子云，漢揚雄、晉楊泉著書同名太元；漢桓譚、晉華譚著書同名新論；即謂此也。化清經十卷，王嬰古今通論三卷，皆見隋志儒家，注云梁有古今通論二卷，松滋令王嬰撰。蔡氏化清經十卷，蔡洪撰，亡。舊唐志作清化經，蓋誤倒。鍾子芻蕘論五卷，見隋志雜家，注鍾會撰，云梁有隋亡。

攷馬氏此書，本之梁庾仲容子鈔三十卷，故多隋志已亡之書。然如阮子正論、姚信士緯、周生烈子、杜恕篤論、秦菁秦子、孫氏成敗志、陸景典訓、殷興通語、楊泉物理論太元經、蔡洪化清經、王嬰古今通論、鍾會芻蕘論，皆隋志言已亡者，復出於唐志。蓋隋志據唐初收隋東都圖籍底柱亡失之餘，唐志據開元收書四部大備之後，詳見兩書志序。故佚書多出，不足異也。惟意林載有纏子一卷，攷纏子惟見於論衡，爲墨子之學，與儒者董無心相難。其書自漢志以來，未嘗著錄，不知何所據矣。其載楊泉物理論，多主復肉刑之說。有一條云，語曰：上不正，下參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今吾越俗語有云：上梁不正下梁參差，參音作初金切，正與毛詩釋文音合；差音作初何切，亦合古音，其語正本於此，而增二梁字，辭意更顯，疑今本意林或脫二梁字也。方言之可證古書如此。其載楊泉太元經七條，共二十二句，文亦模倣子雲，刻鍊可喜。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四月二十八日

意林載風俗通云：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遷。今年有茂才除蕭令，五月到官，破日入舍視事，五月四府

所表遷武陵令。案武陵令當是武陵太守，後漢祇有武陵郡無武陵縣；且蕭屬沛國大縣，不當下遷沅湘之地；武陵所屬諸縣，亦止應有長，不應稱令。觀下文應氏自言爲營陵令，正觸太歲，五月遷泰山守，以此例之，當作武陵守無疑，誤爲令字耳。而近世刻意林者及盧抱經輯風俗通逸文，皆未及更正。

七月二十八日

學林　宋王觀國撰

王觀國學林一書，余深喜之，其論字學尤精確，惟論史及古人，亦不能無小舛。如開元通寶一條下，引唐書食貨志云：武德四年鑄此錢，有司進錢模，太穆皇后誤以手掐之，遂有指甲痕，云云。按太穆皇后卒於涿郡，時高祖尚爲太守，後十餘年登祚，至武德四年則后殂已久矣。且唐志亦無此語也。（按此處上有後來眉批云：此記出唐人一小說，以爲楊貴妃事，亦謬。開元通寶乃鑄於高祖時，開元係錢名，非年號，安得以爲玄宗楊妃掐指痕乎？）

同姓名一條云，唐代宗時武威郡王李光進顯矣，憲宗時又有振威節度使李光進。不知憲宗時之李光進，本姓阿跌，乃河曲奚人也，主鎮振武時，憲宗以其功，特賜國姓，學林乃云惡知其非本宗，誤矣。

其論唐太宗，以爲帝作晉武帝論，譏其不能廢惠帝，而不自知高宗之不君更甚于惠帝；譏其不能除劉元海，而不自知女武之禍更甚於元海；則更迂謬。夫高宗爲太子時，仁孝賢明，固儼然令主，較惠帝昏愚，奚啻霄壤？卽以後日言，高宗初政，亦有可觀，自武后册立，始漸庸妄，且其智尙足以保身，且終其世內外肅然，威加夷狄。卽受制武曌，亦不過干朝政、稱二聖耳。其諸淫酷惡迹，俱至高宗沒後，始肆行無忌，不比賈南

風之於惠帝也。至謂太宗不能除女武之禍，則尤可笑。夫武后在太宗時，一後宮才人耳，年稚位卑，豈顧慮及此？卽朱子綱目于太宗年大書以武氏爲才人，意謂著亂萌，戒人君之不能遠色，爲紫陽特筆深識所寓，不知書此事以甚高宗之罪則可，若欲歸獄太宗，則唐制才人位不過正五品，初非脅寵之命，（按此處有後來眉批云：唐初制四妃正一品，九嬪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至開元時省婕妤，遂升美人爲正三品，才人爲正四品。而胡三省通鑑注以爲正六品，不知何據？）武氏當時亦全無見幸之迹。且武氏乃士彠之女，士彠爲唐初舊臣，故納其女後宮，並非專以色召者，而可因高宗之不肖致亂，歸咎前人乎？此宋儒刻而無當之論也。觀國以劉元海爲比，謬矣！

其論藝事一條，引閻立本伏池左，吮丹粉，望坐中賦詩者，慚汗歸告其子，以繪事爲戒，觀國推說之，以爲士君子不可使藝勝德，而引晉王羲之王獻之劉伶嵇康石崇、唐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薛稷顏眞卿柳公權，諸人皆爲當時之賢，而王氏父子以書，劉以酒，嵇以琴，石以富，虞褚六公皆以書，俱謂以藝勝德；且引戴逵之不爲王門伶人，殷羨之不爲寄書郵，二子可謂先識，云云。夫酒與富豈亦藝乎？劉乃隱于酒者，石崇亦無可賢者，嵇康固不以琴傳，獻之自能書外亦鮮可稱。至于歐柳，謂以藝掩，是矣；而永興之重德，河南之直節，魯公之忠烈，豈藝勝德者乎？薛稷一生惟學書，至晚年官位已重，乃以知竇懷貞逆謀，伏國法死，豈猶足爲賢，而與虞褚顏三公並稱，何其史學之疎也！至殷洪喬爲人致書，豈亦是一藝，恐其將來以此掩德耶！尤令人失笑矣。

大抵宋人論史及古人，是非無不可笑。以蘇子瞻之通達而不取孔明，温公之賢而不取李文饒納悉坦謀

事，他無論矣。日間閱齊東野語，譏唐高祖少恩，謂其太原起事時，不能少忍須臾，待諸子之至，致楚哀王智雲死于東都，爲墮世民之計，亦屬夢語。當高祖起義時，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已密圖殺害，煬帝又有逮捕之命，事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得從容顧戀，萬全而後動哉！且未發之先，遣人召建成元吉智雲于河東，建成元吉皆已間道奪歸，太宗豈特欲陷一幼弟而速之哉！而云墮其計，又謬之謬者也。

咸豐戊午（一八五八）六月二十一日

鼠璞　宋戴埴撰

閱戴埴鼠璞，書僅兩卷，其考據頗多精碻，宋說部之上乘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六月二十八日

困學紀聞　宋王應麟撰

閱翁注困學紀聞。王氏於宋末號爲博學，此書尤有名。然見聞錮於道學，攷訂域於宏詞，雖取便初學，實鮮可觀。不解本朝閻百詩諸儒何以注之不已。翁太常此註，尤援引極博。然亦不無紕謬，今日偶爲訂正數條，不能盡也。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七月初十日

夜閱翁注困學紀聞。此書十年前觀之頗熟，以爲遺漏者尠矣。今重復之，則覺經說中可補正者甚多，蓋翁載青全是譜錄，略無心得。而王氏於經雖喜搜羅古義，其于名物訓詁，領會未深，多囿于宋季義理膚淺之談，而漢儒家家法，動多窒礙。故近儒如張皋文丁小疋謂王氏尙未與言鄭學也。載青歷官中外，奪於吏事，

其自序言質於中表邵二雲同年王穀艖成此書，蓋極一生之力。肯夫言曾見其稿本，皆取名刺紙背，雜鈔碎錄，散夾書中，因薈萃而條附之，實未有所辨證也。安得取其說經諸條，依據漢學，疏通證明，則裨益後人，功尤鉅矣。紀聞閻注之精，何評之簡，全箋之覈，皆非易及。

閱困學紀聞翁注。王氏此書晐綜甚博，一生讀之，尙未貫徹。余辛酉日記中頗病其細碎，爾時識力未能堅定如是。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月初一日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正月二十五日

示兒編　宋孫奕撰

閱孫季昭奕示兒編。季昭乃南宋人之知古學者，雖有踳駁，自爲淹貫。近儒盧抱經等稍於書中附訂其失，予亦爲正定數條。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月十二日

敬齋古今黈　元李治撰

閱敬齋古今黈凡八卷，以經史子集爲次，皆攷索之學。四庫提要極稱是書，謂宋人自王觀國洪邁王楙王應麟外，莫能抗衡。今觀其書，議論雖多平實，而不脫學究氣；說經亦時墮宋人雲霧，論詩文尤迂拙。惟攷訂諸史譌誤處，間有可取耳。以視容齋厚齋，殆相懸絕。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十月二十五日

七修類稿　明郎瑛撰

夜閱郎瑛七修類稿，此書引證頗廣，當時楊升菴已屢引其說，然識見殊卑，筆亦冗拙，時有村學究氣，論詩文尤可笑，其浩博則不可沒也。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九月初五日

郎瑛七修類稿辯證類，有論梅雨一條，持論甚通，劄錄於此：

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入梅。神樞經又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人莫適從；予意作書者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耳。觀杜少陵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在四月矣。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覺晚春。此子厚嶺外之作，則又知南粵之梅雨三月矣。東坡吳中詩曰：三旬過久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又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黔敗人衣服。是知天時自有不同類此。

虞兆隆天香樓偶得農占云：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閩人以壬日進梅。風土記云：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先南方。今驗江南梅雨將罷，而淮上方梅雨；又踰河北至七月少有黴氣而不覺。今吳楚俗以芒種後壬日立梅，壬日芒種，卽是立梅；夏至後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卽是出梅。若芒種後逢壬早，夏至後逢庚遲，則梅多至十八日；若遲早相反，則梅少僅八日，俗以此占黴氣之淺深云云。今江以南出霉入霉，俱如此說，而越諺又有夏至落雨做重霉，小暑落雨做三霉之語，往往皆驗。

咸豐丁巳（一八五七）四月初九日

野獲編　明沈德符撰

得節子書，以沈德符野獲編載張景明爲興府左長史二十年而歿，世宗卽位，賜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諡恭僖，足證徐元梅山陰縣志所載非誣。又解縉明史不言贈諡，而乾隆間其後人刻遺集，稱解文毅公集，其末載傳贊一首，不著誰作，言縉於神宗時追諡文毅。俱屬予審定。卽復以景明之諡，亦見王氏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九異典述及卷七十二諡法考，惟太子太保作太子少保。解大紳諡，據鄒忠介所作祠記，謂萬曆時忠介爲請諡於朝，時于文定長禮部，已有成言，而忠介旋以讒出都，事遂寢。而明史禮志載萬曆天啓時補諡諸臣中，亦無解縉名。今四庫書目稱縉集爲文毅集，蓋亦據其後人所稱稱之，當再考。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正月二十二日

閱萬曆野獲編，秀水沈德符著。德符字景倩，萬曆戊午舉人，其書成於萬曆丙午，時尙爲諸生也。景倩祖父皆以甲科起家爲監司詞林，故自序謂生長京邸，習聞朝廷事，今所記者，僅得百一。又謂編中強半述近事，故以萬曆冠之。然綜覈有明一代朝章國故、及先輩佚事，議論平允，而攷證切實，遠出筆塵國榷孤樹裒談雙槐歲抄諸書之上，攷明事者，以此爲淵藪焉。其中如言世宗朝張桂之橫肆，霍文敏之險忮，汪榮和鋐之邪諂，徐文貞之獻媚；穆宗朝高文襄之縱恣；萬曆朝言路之囂，張給事中王元翰之貪戾；皆明史所不詳。所載典制，多足以補史闕云。

二月二十九日

閱野獲編。是書本有初編續編，予在都中，見明刻大字本，每條各有目甚詳。今所閱本爲康熙間桐鄉

錢枋所輯，割裂排纂，分四十八門，共爲三十卷，屑瑣猥雜，殊失其眞矣。朱竹垞極稱此書，而四庫不著錄，未知其故。明史中著張永明傳所載各官之謁吏部，孫鑨傳所載冢宰之避閣臣，陳有年傳所載冢宰之起爲他官，皆出於是書。而萬曆中廢遼府勘楚獄二事，與明史稍異而尤加詳。其紀海忠介之被彈，郭文毅之見扼，皆由自取，亦足徵公論也。

二月三十日

閱萬歷野獲編。入年來小病謝客，專以此編遣日，間取明史證之，蓋言明事者，莫此爲詳也。沈氏所著有飛鳧語略一卷，入四庫子部雜說類存目，又敝帚軒剩語四卷，入四庫子部小說家類存目，而此編獨未見及。攷朱竹垞集有此書跋，言已鈔輯略備，康熙庚辰桐鄉錢枋爲分四十八門，都爲三十卷，以活字版印行，欽定日下舊聞考中采取百數十條，不知開四庫館時何以遺之？其實敝帚軒賸語卽從此編中錄其神怪諸瑣諸條，飛鳧語略又從賸語中剌取論法帖紙墨及器玩數事爲之。蓋沈氏是編多直記朝政闕失，故當時深諱不出，而僅以談諧瑣語出應世人之求，別題書名而已。飛鳧語略衹十八條，卽此編卷二十六之玩具一門，而四庫提要譏賸語中載嚴世蕃冤報林潤事，以爲奬亂，卽在此編卷二十八果報門中，則四庫館臣實未見此書也。近日通行皆道光初錢唐姚祖恩廣東刻本，姚序稱沈氏所著清權堂集中有天啓宮詞，而茲編於熹宗朝客魏亂政槩未之及，殆危行言孫之旨。案沈氏自序雖題萬歷三十四年丙午，而卷十三禍蓋一條，載巡城御史穆天顏於棋盤街笞許顯純事末云，顯純後爲魏璫鷹犬，卽五彪之一，士大夫受其屠戮，最爲慘酷，則已及天啓之末。其它及萬歷末年事者甚多；亦時有前後緟複，彼此矛盾者，是隨時記錄，未及訂定之故。卷十七奇兵不

可再一條、梅客生司馬一條，語有違悖，則編輯者之疏忽也。補遺四卷自序題萬歷四十七年己未。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正月初四日

閱萬曆野獲編。此書不特考據故事極為精覈，其議論持平，絕無偏黨，亦明人說部所僅見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

卮林　明周嬰撰

閱周方叔卮林。其書雜辨羣籍引用之誤，聞見博洽，立論多有據依。方叔明末人，而文章爾雅，絕無當日纖詭之習，尤難能也。每條以兩字標目，皆系以作書人之姓名，如格鮑、㜿張、洗梅、商艾等，謂正鮑彪之國策注，譏張表臣之珊瑚鉤詩話（㜿字出字林，廣韻未收，集韻類篇始有之，注云：女字。惟後漢書馮衍傳：㜿子反於彭城兮，注引呂忱音仕眷反勉也。東觀記作譏，遂謂㜿亦譏刺之意。實無它據也。）洗剔梅鼎祚之書記洞詮及詩乘古樂苑諸書，商略艾南英之墨卷評語，名目頗近佻仄。又如徐青藤之路史，鍾譚之詩歸及南英之評，此類鄙瑣短書，何足置喙，而一一彈駁，則天壤間書，如入海算沙，豈能窮究？然大致詳塙，在明代說部中為最有根柢，較之筆精、談薈、蟫雋、疑耀諸書相去遠矣。蕭山陳氏校刻頗精，間采附近儒駁正之語，亦為明晳。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正月十九日

疑辨錄　明周洪謨撰

閱明周文安（洪謨）疑辨錄，分上中下三卷，前有成化十六年自序，結銜稱禮部右侍郎，蓋其進呈之本。其序言官祭酒時為六堂諸生會講而作。上卷為先儒訓釋有害經旨者二十四條；中卷為先儒訓釋有誤經旨者

五十五條，又與經旨不協者二十五條；下卷爲發明先儒言外之意百又七條。于漢唐宋諸儒，皆肆意駁詰，于朱子亦無所回護，而攻漢儒尤烈。其中下卷多零星經義，一知半解，亦或有可取。其上卷辨春秋周正至十六葉，約六千言，深取蔡九峯周不改時月之說，而謂魯史每年本先書冬十一月。孔子作春秋，每年截取前兩月，而與春正月爲首。其妄正與同時之呂涇野不謀而合。吳氏所謂行夏時之說至涇野而怪斯極者，蓋尙未見此書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正月二十一日

日知錄集釋　清顧炎武撰

終日閱黃汝成日至錄集釋。其卷首敍錄，言採輯至九十六家，又得閻氏若璩、楊氏宁、字簡在，江陰人。沈氏彤、錢氏大昕四家校本，互相證核。書成後，又就正于武進李申耆、吳江吳山子、寶山毛生甫三君，亦可謂致愼致詳矣。然畸零漏略，采擇不當，間下己意，亦鮮所發明，非善本也。顧氏此書，自謂平生之志與業盡在其中，則其意自不在區區攷訂。世人謂其經濟勝于經史，蓋非虛言。而阮文達據四庫提要所論，以爲矯枉過中，未可爲腐儒道，則予甘受腐儒之譏矣。嘗謂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獻通攷，而俱能自出于通攷之外。後儒攷古愈精，遂掎摭之，以爲疏舛，豈知先生者哉。有能如翁氏之注困學紀聞，以注是書，誠儒林之鴻寶也。黃氏此釋，以爲嚆矢可耳。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一月二十一日

潛邱劄記　清閻若璩撰

潛邱劄記中有與戴唐器書云十二聖人者，錢牧齋馮定遠黃南雷呂晚邨魏叔子汪苕文朱錫鬯顧梁汾顧寧人杜于皇程子上鄭汝器；又增喻嘉言黃龍士爲十四人又云：謂之聖人者，乃唐人以蕭統爲聖人之聖，非周孔也。中惟黃顧差無媿色，朱汪次之，魏杜又次之，錢呂不必論，馮與梁汾不過文士，餘更無甚表見，乃知標榜之習，國初猶盛也。顧亭林廣師篇自言不如者，王寅旭楊雪臣張稷若傅青主李中孚路安卿吳志伊朱錫鬯王山史張力臣凡十人。山史力臣已尟表見；安卿余初不知其名，後閱亭林集有贈路舍人澤溥詩。殆卽其人；而雪臣究不知何人，俟再考。（按路澤溥爲明故大學士路振飛子。楊雪臣名瑀，武進人，著飛樓集一百二十卷，講學東林書院，年七十餘卒，亭林集中有寄楊高士瑀一首。見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三。）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二月二十二日

閱閻百詩潛邱劄記凡六卷。卷一卷二，皆雜攷，往往直錄舊說，而無論辨。卷三爲釋地餘論，卷四上爲策跋等雜文，下爲喪服翼註日知錄補正，卷五爲書牘，卷六爲雜體詩，而前冠以璿璣玉衡賦一首，末系以鄭耕老勸學文及跋一通。後坿其子詠左汾近稿。此本爲百詩之孫學林所編，四庫書目所謂雜糅無法者，然搜尋較備。百詩窮力于古，論辨精實，而識力未高，壓於宋元俗儒之說。甚至以詩序爲不必信，爾雅爲不必讀，故全謝山以陋儒目之。其所著書，自當以四書釋地爲最。故此書所論地理，亦多確覈，若以與並時之顧亭林絜量短長，則學識尙相去甚遠。近時平定張穆並作顧閻二譜，蓋不出爲山西人之見而已。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十一月二十六日

閱潛邱劄記。百詩與戴唐器書，有曰十二聖人者：錢牧齋馮定遠黃南雷呂晚村魏叔子汪苕文朱錫鬯顧梁汾顧寧人杜于皇程子上鄭汝器，更增喻嘉言黃龍士，凡十四人，謂之聖人，猶唐人以蕭統爲聖人之聖。然

其他文於茗文極口詆斥，尤痛闢其古今五服考異之謬，至兩相詬詈，有同仇讐。於南雷亦有違言，條駁其明夷待訪錄之誤，且謂其文章不及牧齋。而於牧齋，謂其詩勝於文。茗文誠淺狹多妄言，其考據固不足當百詩一吷，若南雷則非百詩所能敵也。錢唐馮山公亦力攻古文尚書者，嘗著淮南子洪保，以與百詩同居淮安時所辨論，故曰淮南子，洪者大也。其名本不經，然其傾倒百詩，可謂至盡，而百詩亦力詆之。謂其所據在家語孔叢子竹書紀年及魯詩世學世本毛詩古義，眞謬種流傳，不可救藥。蓋其矜己好罵，若同時毛西河李天生等，亦一時習氣使然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

連日閱潛邱劄記。七發廣陵觀濤之爲今揚州江都地，汪容甫之說甚確，無以易之。閻氏亦以曲江爲錢塘江，同竹垞之說，已爲非是。至云漢景帝時會稽郡省併入江都國，則大誤矣。漢志會稽郡下云，景帝四年屬江都屬揚州，屬之云者，謂以會稽郡屬於江都國，非省郡而併入江都國也。故下云屬揚州，謂武帝時江都國已除，始分天下爲十三州，置部刺史，以會稽郡屬揚州，可得謂省併入揚州乎？且班氏於廣陵國下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所謂吳者，卽楚漢之際項氏分會稽所立吳郡後至武帝始省者。此用全氏祖望主王厚齋說，以漢功臣表灌嬰傳考之，當時有吳郡無疑也。劉原父及顧亭林何義門陳碩甫所說皆非。然則江都國祇兼二郡，吳郡尚不得，何論會稽？故劉貢父刊誤謂會稽未嘗屬江都；金輔之漢志分置郡國考直以志景帝四年屬江都七字爲衍文。全謝山地理志稽疑改定此條，云原本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爲荊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屬揚州，當云會稽郡故秦郡，楚漢之際屬楚國，分置吳郡，高帝五年屬漢，仍屬楚

國，六年屬荆國，十二年屬吳國，景帝四年復故，武帝時省吳郡屬揚州。慈銘案，全氏此條亦有可商，故秦郡三字當仍舊作秦置，楚漢之際屬楚，謂屬項氏也，當去國字。仍屬楚國四字，當作以屬楚國，謂屬韓信也。景帝四年復故六字無著，當省去。全氏蓋據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朱育之言，景帝四年吳王濞誅乃復爲郡也。然上旣概云屬，則其爲郡自如，故漢書外戚傳文帝尊母薄姬父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是當濞時未嘗省郡矣。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十一月初三日

羣書疑辨　清萬斯同撰

閱萬季野羣書疑辨共十二卷。自一至三，皆攷論經傳，卷四雜論古今喪禮，卷五論周正及春秋孟子，卷六爲禘說及房室祔廟遷廟攷，卷七爲歷代廟制攷，卷八辨石鼓石經及古文隸書，卷九雜論字學書，卷十辨崑崙河源，十一十二雜論宋元明史傳記。萬氏兄弟之學，頗喜自出新意。充宗所箸儀禮商周官辨非諸書，多立異說，而精悍自不可廢。季野較爲篤實，其經學尤深于禮，其史學尤詳于明，所作歷代史表，已成絕詣。此書得失，山陽汪文端一序已盡之。大抵以第四及十一十二十三卷最精，論喪禮一卷，酌古禮以正時俗凶禮之失，皆切實可行，不爲迂論。論史兩卷，具有卓識。惟深譏元之劉因，痛詆明之張居正，則尚攷之未審。其論禮好違鄭注，論春秋好闢左傳，皆與充宗相似。至于極言古文尙書之眞，而詆盤庚周誥爲不足存；力駁毛詩小序之謬，而謂二南國風皆未删定，則近于倡狂無忌憚矣。汪序謂其閒有攷之未詳者，有勇于自信者，蓋謂是也。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二月初一日

古今釋疑 清方中履著

閱古今釋疑，桐城方中履著。中履字素北，密之先生第三子，自號龍眠小愚，又號合山逸民，其書康熙中太平知府楊竹庵霖爲之刊行，共十八卷，自經籍至算法衡度，凡分一百七十五目，目爲一篇，辨論縱橫，取材頗博。惟好詆呰先儒，深不滿於鄭注及許氏說文，至極詈周禮，以爲不經。又貶禮記爲非先聖之書，辯左傳爲非丘明作，則悍而肆矣。首有朱記云曾經御覽，而四庫書列之存目，提要謂中履傳其家學，自非弇陋，而引書不載出處，近於策略，不及其父通雅之淹博，所論亦中其病。然本原通貫，自爲可取，其肊決湜辯，亦密之家法也。所論人身脈理骨節方藥及音韻反切皆甚詳，大恉本於通雅之說。其論姓氏一篇，獨爲明晳。論日月交食及彗孛奔星雷電霜雪風雨之理，多取西人熊三拔所言，猶西說之近理者。其謂彗孛奔星，皆地上煖氣上薄陽光激射而成，則近日西人言彗孛皆可推者又不符矣。前年辛未西人謂次年壬申夏當有彗見，然至甲戌夏始見，已差兩年，而世之愚儒，猶竺信之，哀哉。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正月二十日

讀書記數略 清宮夢仁撰

閱宮夢仁讀書記數略。夢仁字定山，泰州人，康熙庚戌進士，由翰林御史官至福建巡撫。是書共五十四卷，分天地人物四部，自理氣至草木，凡五十四類。康熙四十六年丁亥聖祖南巡至揚州，夢仁方罷官里居，以是書進呈，奉旨刊行，次年刻成，令其孫雝賫書及板片進御。此本前有陳相國廷敬、王尚書鴻緒兩序，

夢仁進書、進書式、進書版三表及凡例。其成書時，夢仁年已七十七矣，雖較王氏小學紺珠增輯爲多，而王氏學有根氐，卽緒餘所記，亦自條理秩然。夢仁全以王氏爲先河，而龎雜牴牾，錯謬疊出。今日偶取其人部族望類訂之。

如六人一品一條下崔邠、鄲爲禮部吏部，鄯司農卿，郇大理卿，鄯右金吾將軍，郾相宣宗。考舊唐書崔邠傳云，昆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邠郾鄲三人知貢舉，掌銓衡，冠族聞望，爲時名德。邠終於太常卿正三品。贈吏部尚書亦正三品。鄯官太子詹事正三品。轉金吾衛大將軍亦正三品。贈禮部尚書亦正三品。郾終於浙西觀察使唐代諸道節度觀察使猶明及國朝乾隆以前之总督巡撫无专品，而唐制节度觀察皆兼上州刺史，爲從三品，贈吏部尚書正三品；鄲由太常卿正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中書侍郎正三品，門下中書侍郎本正四品，上階代宗二年升。相文宗武宗，卒於西川節度使；郇大理卿從三品。鄯司農卿從三品。皆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小學紺珠作六人三品本不誤，而下又系之曰邠郾鄲，凡爲禮部五吏部再，此語本於新唐書崔邠傳，謂邠郾鄲三人凡五爲禮部侍郎，再爲吏部侍郎也。夢仁誤去郾字及五字，又誤以爲再字指邠鄲兩人皆爲禮部吏部，不知唐制六部侍郎止正四品上階也。鄲相文宗武宗，紺珠誤以爲相宣宗，夢仁又誤以鄲爲郾，是全不知檢對本書者矣。

中山五王一條下注云，水經注王莽子興生五子，並隱居涿郡，光武封爲五侯。考此出水經易水篇，注云昔北平侯王譚不從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云云。小學紺珠引之作王譚北平侯不同王莽，子興生五子云云，夢仁乃截去不同以上字，竟作王莽子興。漢書王莽傳，言莽四子宇獲安臨，俱早死；所寺侍者生男興及匡。更始到長安，下詔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則莽之子孫已盡滅，安得復封？是於漢書並不寓

目矣。

三世司隸一條，列鮑宣子永孫昱，而後漢書郭躬傳載下邳趙興子峻孫安世三葉皆爲司隸，乃不見收。父子宰相二家一條，列韋仁約子承慶嗣立，鄭珣瑜子覃朗，而總注曰唐武后朝。考兩唐書及唐會要，韋思謙即仁約相武后，承慶相武后中宗，嗣立相武后中宗睿宗；鄭珣瑜相德宗順宗，覃相文宗，朗相宣宗。鄭之與韋，時代懸絕，乃俱系之武后。此二條爲紺珠所無。四庫提要言夢仁以紺珠及張九韶羣書拾唾爲藍本。案九韶明人，羣書拾唾亦名羣書備數，予未之見。夢仁凡例中以紺珠與備數並言，疑二條本於九韶之書，而夢仁未嘗考之兩漢兩唐等書也。

又如輔佐類三元一條，於宋止列孫何王曾楊寘馮京四人，此紺珠原本如此，自爲可據。後人謂唐代三元有崔元翰張又新武翊黃三人，然舊唐書崔元翰傳止稱進士擢第，登弘詞賢良科，三舉皆升甲第；張又新傳亦祇稱其登進士第。又宋代三元有陳堯叟宋庠王巖叟，然堯叟史僅稱其舉進士第一；庠舉開封禮部試皆第一，而時當仁宗諒陰，不殿試，遂以禮部試爲正奏名此宋制如是；巖叟爲明經第一。厚齋宋人，所考自確，止舉四人，是也。至金之孟宗獻，元之王宗哲，皆是三元，明見正史，而夢仁亦不數之，但續列明之商輅一人，則又疏矣。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正月十四日

經義雜記　清臧琳撰

得張問月書，並以武進臧玉林先生琳經義雜記見借。

閱經義雜記，共三十卷。玉林先生爲康熙間諸生，與閻氏百詩爲友，所著尚有尙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大學考異二卷，水經注纂三卷，困學鈔十八卷，知人編三卷，顧世無知者。至嘉慶初，其玄孫在東先生鏞堂始表章其書，儀徵阮文達公爲刻雜記于廣東，復收入學海堂經解，於是先生之名始大著。其書精核訓詁文字之學，國朝漢學實開其先，閻氏作序極推重之，顧歷百餘年而後大顯，書之傳不傳固有數也。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三月初九日

經說　清王紹蘭撰

閱蕭山王南陔經說。無甚發明，且止三禮附大戴禮三傳，共六卷，亦未全之書。其第一條周禮天官太宰贊玉幣爵之事云：贊玉當爲贊王，引小宰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也，明此玉字亦王之誤，而以鄭注玉幣所以禮神爲非。不知小宰亦本作贊玉。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云：諸本皆作玉，惟越注疏及建大字本作王。鄭注謂又從太宰助王者，正以經文無王字，故注以明之，謂太宰旣贊王，而小宰又贊之，使經文本作贊王，何煩注乎？其下注祼將之事云：贊王酌鬱鬯以爵尸謂之祼。明太宰不贊祼將，惟小宰贊之，故特云贊王，以見不同於祀五帝太宰助王也。岳倦翁謂太宰文先有贊王牲事，故下祇云贊玉幣爵，不必更出王字；小宰職卑，不獲贊王牲事，而與贊幣爵之事，故當云贊王。不知賈疏明云贊此三者，如岳氏之說，則太宰贊玉幣爵三者，少宰祇贊幣爵，不贊玉，其說亦不可通。段氏玉裁謂經之例，或言王，或省，無庸泥者，是也。王氏未能體會鄭注，殊失之疏。然其餘大率實事求是，無意必之談，於禮學尤所用心。中丞著述大半散佚，此亦可寶也。

援鶉堂筆記　清姚範撰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十月初三日

閱桐城姚薑塢先生範援鶉堂筆記，自經史子集以至說部佛經，皆摘錄其異文佚義，多所辨正。援鶉者，楊子法言寡見篇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注芚猶盛也，鶉猶美也。先生爲姬傳禮部之世父。桐城學派實開近世空疎之弊，而先生專力考訂，精博遠非姬傳所及。極推服義門何氏及同時定宇惠氏，凡二家所校訂經史，悉據其本錄之，不更加論斷。書共五十卷，乃其曾孫石甫臬使瑩所輯，而邑人方植之東樹爲之校正。姚氏文義簡澀，其書大半從平日所批注羣籍中錄出，往往不具首尾，亦多未定之語。石甫校刊不精，譌奪甚衆。植之所附按語，雖亦時有精義，然屢詆近世諸儒之爲漢學者，於惠氏亦譏其阿鄭太過，每失之愚；至謂近日學者，痛詆唐陸孔而推臧琳，痛詆程朱而推戴震，爲猖狂之尤。惟於吾鄉盧氏文弨，獨無閒言；於阮氏元雖有微辭，亦無過訐。其於三禮三傳校訂頗密，殊足爲姚氏功臣也。薑塢原名啓踈，字南青，乾隆壬戌進士，官編修。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三月二十日

閱姚薑塢編修範援鶉堂筆記。其第一卷至第四十三卷，皆校勘群籍，自經史諸子及文選楚辭文心雕龍韓昌黎集王荊公詩集王阮亭古詩選方望溪文集，俱隨條訂正，或專錄善本，或參存己見，掇拾叢殘以成一書。姚氏之書，頗左袒宋儒，服膺方氏，然其說經，雖閒亦駁鄭注，攻唐疏，而深信近時何義門惠松厓兩家之說，故鉤校謹嚴，猶不失章句家法。史子諸集，亦多考證文義，不務議論，尤留意於地理。其中儀禮一卷，漢書十卷、文選三卷爲最善，所論詩文亦多當。薑塢於望溪爲鄉里私淑之人，因而論方氏多實事求是。論沆

歸愚明詩別裁，謂其書于有明諸公及本朝竹垞之流，緒言餘論，皆上下采獲，然徒資探討，殊尠契悟。結習未忘，妄伺大乘，味蜜味之中邊，眩寶器之飯色，未得爲得，未證爲證。茲選亦仍雲間秀水之遺意，而去取未當，負滄溟之瑰奇，笑鼠璞之未辨，徒標矜愼，漫詡賞音者矣。此段議論，尤契鄙懷。又痛詆吳修齡圍爐詩話之謬妄，趙秋谷聲調譜談龍錄之無足取，亦爲知言。

第四十五至四十九共五卷，爲雜識，爲隨筆劄記之屬。首爲南豐年譜，僅撮其大略而未詳。次爲諸賢生卒，尤冗雜不成書。餘俱雜記散文佚事，多有可觀。末爲梯愍軒脞簡，皆言釋氏之學，間亦加考辨。此五卷雖無詮次，然足見其學之博綜。（按此書書眉附記：王述菴言先生深通佛乘，爲天津山長，數與書論佛頂蒙鈔及成唯識論，往復數萬言不已。佛頂蒙鈔者，錢牧齋所注楞嚴經也）。上可希困學紀聞之雜識一門，次亦不失爲明代焦竑澹園筆錄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之類，在近時雖不敢望養新錄龍城札記諸書，正可與梁氏庭立紀聞相爲頡頏。第五十卷爲續編，則皆其校訂之遺，自戰國策至吳梅村集，又附以雜文共若干條。

薑塢原名啓涑，改名範，字南青，桐城人，乾隆壬戌進士，在翰林未十年，告歸不出。所著尙有援鶉堂詩集七卷文集六卷，其曾孫石甫廉使先合是書刻於閩中。後以筆記失於讐校，多有謬誤，及官淮上，乃屬其鄉人方孝廉東樹爲之校勘釐比，重有增益，蓋皆從所評注書籍中搜輯而成。竊歎國朝儒林極盛，其著書滿家，湮沒不傳者，何可勝道。而薑塢生無專書，數十年後，乃能蒐掇畸零，褎然成集，是賴有賢子孫力也。石甫名瑩，嘉慶戊辰進士，以文章經濟名。道光庚子辛丑間，官福建臺灣道，禦夷甚有勞。咸豐初，起廣西按察使卒。著有石甫文集及東槎紀略等書，皆早行於世。東樹字植之，曾遊阮文達之門，頗究心經注，以淹洽

稱，而好與漢儒爲難。著漢學商兌一書，多所彈駁，言僞而辨，一時漢學之燄，幾爲之熄。此書中附注甚多，雖亦有碻實處，而往往借文攻擊。於惠氏定宇，每譏其阿鄭而愚。又好爲簡古語，而宋人語錄措大氣，時時流露。自言於此書用力甚勤，而前後矛盾，不相照覆之處甚多。文字亦多譌誤。其中有云：先生評校文史，訓辭簡古，如漢唐人語，學者習讀宋以後文從字順輕滑便利之文，或不能句讀，而特疑其結澀。又屢稱姚江盧氏校書之精，是亦本心未昧者也。

蕓塢與吾鄉胡氏天游交最厚，然其論沈休文宋書云：約本無史才，書成永明之世，於沈攸之皆目之爲逆，與魯爽臧質同類。又索虜傳連篇錄拓跋詔文，於義何取？大約其書多仍何徐之舊，故一年卽成，自造者少。如袁顗等傳，直鈔記注，無所翦裁。又書人官階，不遺微末，皆非史法。往時友人胡稚威不喜南史，而云沈約宋書極有意理。今尋之宋書，直無可取。稚威何嘗細心竟讀二史，因宋人稱南北史，故爲偏袒之論耳。以上姚氏語。予謂休文書固不能無疵，其立符瑞志，尤可不必，然大致詳密華瞻，本末粲然，非蕭子顯以下所可及，較之李氏南史，優絀自分。至目沈攸之等爲逆，則當時立袁粲傳，尙請之齊武帝，本朝忌諱所關，自不得不爾，況其他耶？胡先生博奥能文，並時無對，何至於此二書未曾竟讀？蕓塢史學，自後漢書以下皆未精究，故所記甚爲簡略，乃復輕詆交舊，殊病失言。其雜識第二卷，載嘉靖末山陰諸狀元大綬官翰學，置酒召鄉人徐渭文長，入夜良久乃至。學士問曰：何遲也？文長曰：頃避雨士人家，見壁間懸歸有光文，今之歐陽子也。迴翔雒誦，不能舍去，是以遲耳。學士命隸卷其軸具來，張燈快讀，相對嗟賞，至於達旦。四明余翰編文試禮闈，學士爲余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熙甫果得售。方植之謂此未知所出；文長非能深解熙

甫之文者，恐好事者爲之未可信。予謂靑藤文固未能成家，然自有才氣，當時頗力欲與七子爲難，固非無識者，植之何以知其未能深解耶？此事自爲鄉邦文獻佳話，惜亦未知出於何書，當詢之博覽者。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十七日

再閱援鶉堂筆記，方植之附注最可取者，其論宋槧不盡善及顏監漢書注非其本書，及明南雍刊刻諸史本末共三條，皆極詳盡，讀書者不可不知。

正月十九日

鍾山劄記　龍城劄記　淸盧文弨撰

夜閱餘姚盧召弓學士鍾山劄記龍城劄記，多說文之學，其書共六卷，雜綴四部中誤字異義之類，與錢氏十駕齋養新錄頡頏。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閏三月初九日

羣書拾補　淸盧文弨撰

夜閱羣書拾補。此書所校，自五經正義至林和靖集共三十七種，然其中惟易經尙書注疏史通鹽鐵論新序說苑申鑒列子韓子晏子風俗通義新論潛虛元白集十五種通校全書爲稍詳。所補者惟山海經圖讚風俗通佚文爲最完備，而易經注疏，惟正汲本之誤，不及官本。新序申鑒列子潛虛亦甚寥寥。山海經圖讚則今郝氏箋疏本已刻之，其除大率僅標擧一二篇。據盧氏自序，固言限於貲力，約之又約，終未快於懷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正月三十日

閟盧氏羣書拾補，其於風俗通最用心，所輯逸文至六十五番，再能搜輯宋人類書更補綴之，尤當可觀。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四月十六日

雪泥屋遺書　清牟廷相撰

閟牟默人雪泥屋遺書目錄。默人名廷相字陌人，山東棲霞人，乾隆乙卯優貢生，官觀城縣訓導。其子房字農星，嘉慶戊寅舉人，嘗署會稽令事，此書即農星所刻，中列書共五十一種。曰學易錄，曰校正崔氏易林，曰同文尙書，曰尙書百篇序證案，曰周公年表，曰詩切，曰校正韓詩外傳，曰左傳評注，曰春秋算艸，曰國語評注，曰禮記投壺算艸，曰古今年表，曰更定漢書王莽傳，曰明史論，曰名士年譜，曰繹老，曰道德經釋文，曰校正晏子春秋墨子呂氏春秋韓非子淮南子，曰楊子太玄注，曰繹參同契，曰楚辭述芳，曰十二賦箋，曰校正龍文四十篇，曰校正說文，曰方雅福書，曰句股重差圖，曰兩句和與兩股弦較算艸，曰帶縱和數立方算法，曰算學定本，曰風星正原，曰校郭璞葬書，曰雪泥屋秘書，曰凡翁丹訣，曰雪泥屋志。曰神仙集，曰刪定唐人試律集，又有擬我法集，曰雪泥屋文集及詩賦策經文時文試帖等十種，惟周公年表投壺算草已刻。有序者存其序及其大恉。默人之學蓋屏古說，專任肊斷，持論不根。其詩切一種，云稿凡六易，言餘百萬，而痛攻毛詩，悉反小序，甚至改定篇名，蓋近病狂之言。其尤詭異可笑者，改鄘風柏舟篇爲小柏舟，謂句少於邶之柏舟也。讀太叔于田爲大叔于田，謂句多於前篇之叔于田也。改君子于役爲雞栖，改君子陽陽爲執簧，改東方未明爲折柳，此改篇名也。以黍離入衞詩，以下泉入豳詩，以葛覃爲去婦詞，以卷耳爲思婦吟，以鵲巢爲刺召南君以妾爲妻，以擊鼓爲迎喪詞，以谷風爲妒婦詞，以簡兮爲刺大夫獮猴舞，以君子陽陽爲思婦夢，以葛覃爲贅子詞，以采葛爲刺人娶妻而不出，以叔于田爲少年詞，以風雨爲問疾詞，以子衿爲寄衣詞，以出其東門爲巫臣喜得夏姬，以蔓草爲夏姬答子靈，以園有桃刺沒入人田宅，以十畝之間爲刺人悅桑女，以東門之枌爲詠神叢歌舞，以東門之池爲觀美女戲舟，以東門之楊爲詠夜遊張燈，以月出爲望月詞，以澤陂爲嘲人怕婦，以羔

裳爲刺婦人好游，以蜉蝣爲刺裸裎而游，以東山爲周公悼亡，以南有嘉魚刺狎客，以南山有臺傷大貴之損生，不如柱下史老聃，以蓼蕭庭燎皆爲宮怨，以車舝爲刺人送女爲貴家媵妾，以角弓爲傅母箴娣姒不相親，以黍苗爲送召伯爲徐偃王築城，以隰桑爲寵妃刺王私悅宮婢，以白華爲大夫之賢妾見疏而贈其新寵姬，以緜蠻爲窮士謁貴而借貸，以大明爲諫成王欲封后族，以思齊爲邑姜，以成王觀先后畫像，以文王有聲爲止康王欲遷都，以旣醉爲刺康王留賓夜飲而弛宮禁，以抑爲共和夫人教嗣君小學，如此之類，眞是風狂寱語，名教罪人，錄之以資笑柄可也。

同文尙書則惟信伏生二十八篇，頗與閻惠諸儒相合，而亦更定篇目，以序爲僞。至於周禮左傳，無不力詆，以儀禮爲漢文帝時徐生所造，皆愚妄悖謬，爲亂經之巨蠹。其校正崔氏易林者，卽焦氏易林，以舊序有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所譔之言，謂據後漢書崔駰傳及孔僖傳，當是王莽時建新大尹崔篆所撰。延壽是篆之字，因大尹誤爲天水，崔誤爲焦，後人遂以爲焦延壽，隋志據以著錄。此說稍爲近理，近儒亦有言之者，然亦不得竟改爲崔氏易林。

其所最尊信者，老子楚辭太玄，而以老子爲經尹喜所倒亂，文義不屬，爲之移易補綴，凡七易稿，名曰繹老。以楚辭爲被王逸誤注，因考其時地，定九辨二招爲屈原作，稿亦四易，名曰楚辭述芳。是亦可謂心勞日拙者矣。其曰十二賦箋者，高唐賦神女賦好色賦風賦服鳥賦子虛賦上林賦長門賦洞簫賦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而附以相如封禪文子長報任少卿書。其曰校正龍文四十篇者，始以管子牧民篇，終以史記伯夷列傳。其曰神仙集者，選輯鍾離以下羣仙詩。其繹參同契及祕書丹訣等，皆自署曰凡翁務唐，其文筆峻悍簡潔，頗爲可憙。

國朝山左之學，自蒿菴宛斯謹守古學，顨軒蘭皋未谷蔚爲大師。近之文泉箓友，師法不墜。而默人鄉

壁虛造，無所取資，恃其精心，敢于立異，岸然自以爲孔子後一人。其實所好者不出丹經道書，所長者不出時文批尾，枉耗日力，譾言滿家。聞其雪泥屋時文稿已刻行，頗有隆萬家法。蓋約其著書之旨，書經楚辭兩種，當有可節取；算學道集，存立無害。其風星正源所載風角序星象序農圃星占序三篇，語甚平正。投壺算草推演鄭注，詩文等集，必有佳者。明史論汔於宣德十年，爲未定本，其中當有獨闢之論。餘擧畀之烈火可也。以彼其才，凌轢百家，誠亦間出之士，而夜郎自大，恣意肆言，卒爲學究之傖荒，經儒之梟賊，獨學而無友，可不戒哉！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九月十七日

味經齋遺書　清莊存與撰

閱莊氏味經齋遺書，凡尙書既見三卷，尙書說一卷，刻于乾隆癸丑，無序。毛詩說四卷，刻于道光丁亥，亦無序。周官記五卷，刻于嘉慶癸亥；而末有其孫綬甲跋，則題道光丁亥。又周官說五卷，據綬甲跋，周官記五卷及周官說前二卷，皆侍郎手定，其後三卷，則綬甲于遺稿中輯錄者也。春秋正辭十一卷，附擧例要旨各一卷，亦刻于道光丁亥，前有朱大興序，題嘉慶辛酉。（春秋正辭後尙有樂說一卷，四書說一卷。此兩種豈可附正辭後。）味經遺書尙有彖傳論一卷，彖象論一卷，繫辭傳論一卷，八卦觀象解二卷，卦氣論一卷，此非全帙也，計缺五種。此節子所注，節子專搜目錄，其書不知已刻否？）侍郎諸書，惟正辭九卷，要旨一卷，已刻入學海堂經解中。今讀其尙書既見，皆泛論大義，多主枚書，絕無攷證發明之學。據仁和龔璱人定庵文集中侍郎神道碑，言侍郎亦深知枚書之僞，其時攻者甚衆，其僞已明，侍郎居上書房，深念僞書中如禹謨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太甲之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旅獒之玩物喪志玩人喪德等語，皆帝王格言，恐僞書遂廢，後世人主，無由知此，因作尙書旣見三卷。書出而世儒羣大詬之，蓋不惜汚其身以存道者。然其中如言成王卽位時，已非幼年，所云冲人孺子，特家人壽耇相與之常言。惟周公之心，成王未能知，卽二公亦不知之，故有居東之避；而二公惟教成王以居喪之禮，思慕之忱。當周公貽王以鴟鴞之詩，正二公及王歌閔予小子諸詩之時，蓋二公亦以文王武王之德克享天心，嗣王之典學好問，思哀思難，未有過失，何周公之詩憂患迫切如不可以終日者，心不然之，故王亦未敢誚公爾。至後二公日在王所，而不能弭風雷之變，其時二公未嘗有一言。王獨深信天道，不待父兄百官，議其儀法，卽日具親逆周公之禮，遄行出郊矣。此必非漢以後守文良主之所能然，而豈羈丱成童之事乎？蓋書序爲荀卿蒙恬所汨亂，於是大小戴記有成王幼不能涖阼之言，而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先賜霍光矣。其論甚辨，反覆至數千言。又痛斥鄭箋罪人斯得爲成王誅周公官屬之謬。皆未免輕棄傳記，憑私臆造。其毛詩說，以日居月諸爲衞人殺州吁後，莊姜念先君兩子皆敗、自傷之詩。葛覃以后妃親葛爲儉而失禮，謂葛之覃爲美后妃之容，黃鳥之鳴爲美后妃之言，皆穿鑿不可信。侍郎專於春秋公羊，其說經惟主知人論世，而不爲名物訓詁之功，故經學雖無家法，而文辭奧衍，自成一子。其周官記，卷一爲冢宰記，中著五官之屬表；卷二爲司徒記，附載師任地譜，以明均土分民之法；卷三爲司馬記，補周官闕文，文僅五葉；卷四爲冬官司空記，采尙書國語及以下諸傳記之說，爲冬官補亡，以存周公事典之略；卷五爲司空記，則捜撮周秦之書，可備徵引者，蓋存爲外篇，以當冬官傳疏之屬。周官說五卷，皆雜論五官之文，要旨疑義，多所詮釋。其第三卷第四卷皆摘舉經文，爲之補注。第五卷中尌量地任民譜。綬甲

跋言先大父之治經最先致力于禮；又言先大父治禮本鄭氏學。蓋侍郎之學，春秋最精，禮次之，具有功于先哲，而實非本于康成。至其從子葆琛氏，始究心于鄦鄭，所箸如五經小學述弟子職集解諸書，不可謂非漢學專門也。其尙書今古文攷證，亦絕不同其世父之言。卿珊閎亦爲漢學，非專守家傳者。然侍郎雖不足爲醇儒，而無媿于通人，經制之學，亦昭代名家矣。春秋正辭等書，予已先讀之，不具論。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十七日

十駕齋養新錄　清錢大昕撰

夜閱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乃隨時劄記之作，不及日知錄蛾術編諸書之賅博，而考證古義，搜輯佚文，亦卓卓可傳。其論古人若好惡等字，皆無虛實動靜之分，乃後人強別以音聲者，因引大學國治及治其國兩字，陸德明一音直吏反，一云當讀平聲，而齊修正誠格字皆不聞有兩音，何獨於一治字辨之爲尤可笑。論甚新碻，足破千載之蔽。餘論古字通用，若曰與聿通，勉與俛通，嫱與牆通。斫無坎音，今俗作斫固非，作砍亦俗字。予尾翛翛之翛當作脩，古無翛字。上帝板板之板當作版，說文無板字。贄字當作摯，贄乃俗字。大學新民當依舊文作親民。皆有至義。其論史學亦細密。論雜學頗多采掇它書，罕所推發，因爲作兩跋，大略論之如左。案板板之板，畔之假借字也，畔者反也。

咸豐己未（一八五九）十月初一日

錢辛楣養新錄論郡望，言朱有沛國義陽吳郡河南四望，而今人但稱沛國。沛之顯者，在漢爲朱浮，今朱氏不皆祖浮也。三吳之朱，當稱吳郡，若徽國之後，則依文公自稱新安可也。張有清河南陽吳郡安定燉煌

武威范陽犍爲沛國梁國中山汲郡河內高平十四望，而今人但稱清河。張之顯者多矣，如季鷹思曼之裔，則當云吳郡；茂先道濟之裔，當云范陽；西平公軌之後，當云安定；平子之裔，當云南陽；不應概稱清河也。廣韻顧姓出吳郡，不聞有他望。今顧氏所祖，不曰雍曰榮，則曰野王曰況，皆吳人也，而改稱武陵，謬矣。陸有吳郡河南二望，河南之陸，出自鮮卑，本步陸瓜，魏孝文時改爲陸氏。今陸氏皆宗績續遜抗，則爲吳郡審矣，而轉有取于代北之陸。間有不稱河南而稱平原者，或以士衡爲平原內史而稱之，則吾未聞以所歷之官爲郡望者也。又今人姓金者多稱其望曰彭城，此承吳越避諱，改劉爲金，姓改而族望未改，如仁山之後稱彭城，是爲當矣。若日磾之裔，出于匈奴渾邪王，封侯累世，久居三輔，不應冒彭城之望。又謂自五季之亂，譜牒散失，至宋而私譜盛行，士旣貴顯，多寄居他鄉，不知有郡望者蓋五六百年矣。故言王必瑯邪，言李必隴西，言周必汝南，其所祖何人，遷徙何自，概置弗問云云。

予按王氏太原之望，先于瑯邪，漢司徒允時，祥覽猶未興也。允傳已言仕州郡爲冠蓋。又魏太尉王淩，允之姪也，先祥覽而顯。晉時瑯邪大興，而太原自魏司空昶 王渾王濟王濛王恭皆此一支。至晉平北將軍坦之，亦世爲名臣。坦之子忱與國寶等始以貴驕敗，自是瑯邪愈盛，而太原遂不振。然太原王瓊之族，大顯于北朝。至陳隋以後，瑯邪應淮水絕王氏滅之言。唐時瑯邪已遠不及太原，李肇國史補，言滎陽鄭，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四姓皆爲鼎甲，太原王亦爲四姓之匹。至宋益微。又按新唐書王貞公徽傳，徽京兆人，僖宗時爲宰相，號名臣，譜言其先本魏諸公子，至漢從關中霸陵，以其故王家，遂爲王氏。徽十世祖羆，仕宇文周爲同州刺史，葬咸陽，子孫因家杜陵。曾祖擇從昆弟四人，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訖大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三十餘人，

是又于太原琅邪外爲京兆一大宗也。又按漢王陵沛人，王尊涿郡人，王章泰山人，王訢濟南人，王褒蜀人，王嘉平陵人，王商字子威，非成帝舅。亦涿郡人；而元后之父王禁，東平陵人，徙魏郡。其時惟王吉爲琅邪人，與諸家皆自爲族。東海王常王霸潁川人，王梁漁陽人，王丹京兆人，王堂廣漢人，王充會稽人，而惟王良爲東海蘭陵人，蓋卽琅邪支也。魏晉時王朗東海郯人，殆亦與琅邪同族。而王修字叔海，與晉人太原王修小名苟子者是二人。北海人，卽王裒祖父，魏志王修傳作北海營陵人，而晉書裒傳作城陽營陵人，郡名改易也。王觀東郡人，王經清河人，王隱陳郡人，是皆別於太原琅邪者。今王氏惟稱琅邪，其稱太原者已鮮，餘無論矣。

吾李氏自漢將軍廣以來，稱隴西爲大望，至後魏而趙郡之李大盛，幾過于隴西，雖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七姓，以隴西李寶爲首，趙郡李楷爲末，然魏書言孝文重門族，范陽盧，淸河崔，滎陽鄭，太原王，幷趙郡李爲五姓，衣冠所推，趙郡諸李人物尤多。世言高華者，以五姓爲首，蓋隴西惟西涼武昭王後一支，趙郡則有東祖南祖西祖三支，又有中公房等。至唐代隴西爲皇族，而趙郡名閥猶盛，名相如李靖李敬玄李元忠李絳李吉甫李德裕等，指不勝屈，然漸有冒隴西以自附皇族者。其賜國姓又不下百餘家，譜牒遂亂，不可識別。又考漢有李尋平陵人，李通南陽人，李忠東萊人，李郃李固漢中人，李修李膺潁川人，魏有李豐馮翊人，晉有李熹上黨人，李密犍爲人，李重江夏人，李矩南陽人，又蜀李氏宕渠人，皆別于隴西趙郡者。至趙宋時有交阯李氏，西夏李氏。元代以後又有高麗李氏明季遼東寧遠伯李成梁一族，卽高麗之後，爲世將家。嗣更混淆凌雜，莫窮其原。惟吾族自唐汝陽王璡以後，世系分明，代有傳述，乃千百中一二者焉。同邑山前村李氏，亦越中膏粱，而其家譜，前列唐宗室，後云宋太尉忠襄公顯忠始遷于越。按顯忠本名世輔，係夏人降宋者。夏自拓拔思恭唐

末以功賜姓李氏，何前後矛盾如是！近世不學，作志乘者，往往不知檢史，遂有此等笑柄。周氏汝南固爲巨望，而吳江夏太守周魴，爲吳郡陽羨人，傳子晉左將軍周處，孫安豐太守周玘等，世爲名將，是周氏有吳郡一大望也。孔氏皆望曲阜，然春秋時，如衞孔氏爲國大族，陳有孔寧，鄭有子孔，鄭公族，以祖之字爲氏。皆當有後人，不止宣聖一支。晉時吾越自孔愉後，名人輩出，爲會稽甲姓，則孔氏當有會稽望矣。謝氏皆祖陳郡，而越之謝氏，自漢謝夷吾後，謝承謝敷代有傳者。陳郡之謝，至東晉後始寓居于越，故晉初以孔虞魏謝爲會稽四族見世說。則謝氏當有會稽望矣。此類不可枚舉，因閱錢氏說，推論其大略如此。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十一月初十日

閱養新錄。此書雖博奥不及困學紀聞，宏富不及日知錄，而精密則勝之，要皆探討不盡者也。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五月三十日

閱錢竹汀養新錄。此書亦鑽研靡盡，然較之日知錄，自有大官庖與賣餅家之殊，至精絕處則紅綾異味，轉非天廚所及也。其音韻之學尤精，出顧氏五書之上。

光緒丁亥（一八八七）閏四月二十三日

蛾術編　清王鳴盛撰

閱蛾術編。西莊氣矜好駡，自爲學問之累，靑厓補正甚多，然峻辭詰難，同於反脣，是非校注之體也。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八月初三日

閱蛾術編，此書九十五卷，分說錄、說字、說地、說人、說物、說制、說刻、說集、說系、說通十門。說錄者，

經籍目錄也；說刻者，金石諸刻也；說系者，王氏譜系也；說通者，雜說也。迮青厓以說刻十卷已采入王蘭泉金石萃編，說系三卷宜入王氏家乘，因去此二門，止存八門，爲八十二卷。然萃編所取無幾，譜系之學非一家之私言，其删之皆謬。說人十卷，於漢惟詳鄭康成，餘不一及，魏晉六朝，竟無一人，唐人亦止六人，宋止一人，元無一人，明止徐有貞一人。說物說通，尤爲簡略。惟說錄說地皆至十四卷，說字至二十二卷，爲最詳。然王氏小學非專門，在並時遠非段桂二錢匹也。其最善者說地而已。

九月初六日

閱蛾術篇，王氏氣矜，好詆訐，心又不細。青厓隨事駁之，言亦甚峻。然王氏雖潛心攷據，而所學實未完密，青厓泛覽探索之功，亦云勤矣，而措大之氣，兩君俱不能免，失之眉睫者，亦復多有。即舉一條論之，王氏謂杭州盧召弓來札云，通志采南史有沈田子林子傳，今南史無之，竊疑無此事，殆必約傳所附耳。予深惡鄭樵之妄，於通志屏而不觀，未知果若何？青厓附注云，鄭樵之學甚妄，不知何以通志一書，居然與通典通考並行？沈田子林子傳出其僞造無疑，先生屏而不觀，可謂卓識。案沈約宋書以田子林子爲其先世，故入敍傳而不別立傳，此史遷至李延壽，相沿成例。南史不立沈田子林子傳，而依宋書自敍附入約傳，自是李之疏失。通志雖直鈔列史，其於南北朝用南北史而不用八書，亦漁仲之因陋就簡。然獨出沈田子林子傳，能兼采宋書補其闕，是其一長。乃抱經西莊俱未一考宋書，青厓直以爲僞造，豈知漁仲何嘗自言采南史耶？西莊此條，本不成語，書之得失，自當平心覈之，既不屑觀，則不必論，空存此條，何裨於事？通志與通典通考相去固遠，然亦何至屏而不觀，便爲卓識。若如章實齋者，本無眞見，逞其偏譎，妄尊鄭樵，極口通志，以

爲千古獨絕之學，又僅足以欺耳食不學者耳。

九月十五日

蛾術編前有丹徒趙彥修序，亦條舉王氏之失，頗有考證。其論東漢桓譚張衡亦信讖緯一條，蓋不知緯與讖之分。桓張皆力闢圖讖之妄，而於緯則亦信之，以緯者所以輔經，三代之典制，孔氏之微言，往往而在。讖則假託符命，推說休咎，瀆亂不經之書。讖必有圖，如今世俗所妄傳推背圖之類，故曰圖讖，曰圖書，亦曰圖緯，謂有圖之緯也。桓張皆信緯而不信讖，本傳所言甚明。後世緯與讖亂，隋幷焚之，今之殘簡僅存，尤錯雜不可辨耳。

九月十六日

質疑　清任泰撰

閱荊溪任氏質疑一册，無序目，僅三十葉，雜論經學。其說經無家法。然如謂濟盈不濡軌，毛傳由輈以上爲軌，上乃下之譌；軌者兩輪之間，軌卽徹也，徹者通也，中空可通者皆謂之軌，其說皆與段若膺氏同。謂衆維魚矣，衆卽螽字，公羊作蝝，古字往往無偏旁，其說與盧召弓氏引丁敬身說同。二說王伯申氏經義述聞皆駁之，然以段氏丁氏說爲長。其說左傳富父終甥椿其喉，疏謂六尺六寸之戈得及長狄之喉，必改其兵者非也。狄皆徒步，魯自乘車，車崇六尺六寸，人長八尺，戈長六尺六寸，已得二丈餘，故得椿其喉耳。所辯獨爲精晳。此書以活字版印之，又多空處，皆以墨筆塡補，卷首有高郵王氏藏書印。近日聞文簡之孫兵部主事某者卒於京邸，其書盡出售，此其一也。

溉亭述古錄　清錢塘撰

閲錢氏塘溉亭述古錄。其學專於律算，予所不解。錄中如爻辰論、三江辨上下篇、與王无言論說文書、丁小疋漢隸字原校正敍，皆名論不刊。三江辨下篇及與王无言書，尤爲傑作。周公攝政稱王考，則專守鄭義，自爲漢人專家之學。春秋以獨書文姜哀姜出姜穆姜齊姜五夫人之嘉禮爲懲亂本，雖持論甚通，終近私測，不可據也。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七月二十四日

札樸　清桂馥撰

閲桂氏札樸，同邑李吏目宏信所刻也。桂氏精于小學，故是書於名物訓詁，研析獨精。吏目號柯溪，居柯山裏村，與予家同姓而不同宗。吏目亦由部之供事，爲雲南吏目。據此書跋尾，自言在滇時謬以下僚，蒙被推許，引與談論，朝夕商搉，因以此稿付之，屬其刊刻。考未谷以永平縣知縣，攝鄧川州，則李君蓋爲鄧川州吏目也。其小李山房藏書極精，今其後嗣已絕，書亦久散矣。札樸者，蓋取說文柿下削木札樸也之語，以札爲箇札，樸爲木皮，自比于削牘所棄之餘。今段氏說文已改削木札樸也爲削木朴也，言朴是木皮，樸是木素，削木安得有素，札是衍字。近年莫子偲所刻唐本說文木部正作削木朴也。然說文下云陳楚謂櫝爲柿，段氏依韵會改爲陳楚謂之札柿，而唐本仍作陳楚謂櫝柿，蓋櫝卽牘也，言陳楚謂所削札牘之皮爲櫝柿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二月十三日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三月十六日

終日閱札樸。其辨六宗，引月令天宗蔡氏章句云，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與賈逵說六宗云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太山河海；合。賈說與古尙書說同。鄭注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與其月令注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又天之神祇注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自相歧異。按賈逵說見禮記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卽賈所注古文尙書說也，非別有古尙書說。六宗之義，近時陳恭甫五經異義疏證備列二十六家之說，紛如聚訟，莫能折衷。續漢書祭祀志載晉太學博士吳商之說，申明鄭義，最有據依。蓋禋是祭天神之名，非地與山川及宗廟人鬼之祭所可混。月令天宗，亦當是六宗之誤。篆文天作𠑹，六作𠔀，最相近，天安得尙有宗，爲不辭矣。

其說秬卤一卣，引周禮春官廟用脩，謂卣字當作脩。案說文無卣字，春官鬯人廟用脩，注謂脩讀曰卣，卣中尊。其下云：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字用概，凡疈事用散。注云：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以此推之，則脩不得卽爲卣字，猶謨不得卽爲蜃字也。賈疏謂脩字於尊義無所取，故鄭從卣，則脩非可當卣字明矣。江艮庭篆尙書，以卤當卣，亦止取其音同也。竊謂卣本字當作酉，干支申酉之酉，篆文作丣，古文作𨐘見汗簡，皆與卯之篆文丣古文𠂨開合相對。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又酒就也。蓋今本有脫誤，酉卽酒字也，故醆醍等六十七文，皆从酉，而酉酒兩字說解並同。酉者从丣省酒，以八月始酎，故从丣，又取以爲聲也。□象尊形，八象酒形，鬱鬯一卣之卣，本字宜以酉爲之也。說詳予所著說文偶得。

其辨燕禮記賓爲苟敬，謂苟音己力反。說文苟自急敕也，从羊省與从艸之苟字異。詩無曰苟矣，苟亦

當爲从羊之䒶，與下逝字爲韻，鄭並注爲苟且者非。案苟敬之苟，當音亟，孫頤谷讀書脞錄中亦言之，其實非也。燕禮聘禮兩記之苟敬皆宴賓，至此時其禮已殺，故止爲小敬。若云自急敕之敬，則其敬反加於聘饗時矣。敬本從䒶，言敬已足包䒶，不當連文言苟敬也。詩之當作䒶與逝字韻，則與予舊說合。予說在壬戌日記中册。

其說檀弓鄭注申生雉經，正義云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經，引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置其絼。鄭司農云：絼著牛鼻繩。案雉經之當作絼，阮文達力申其說，然陸氏禮記釋文已云如雉之自經也。孔氏正義雖亦引封人之絼，而備載雉屈其頸而死之說。堯典二生一死今在舜典，鄭注雉死蓋雉性耿介，故士以雉爲摯俗作贄，取必死之誼。雉經之說，古人蓋親驗之以爲喻，如必作絼，則豈縊死者必用牛鼻繩乎？

其辨學官，謂當作斆官，說文斆覺悟也。篆文省作學。引檀弓叔仲皮學子柳注學教也爲證。案漢書所謂學官者，謂太學之官耳。故後世謂之校官學校一也，不必改學爲教。

其辨子卯不樂，引漢書翼奉說北方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惡行陰賊，亥卯主之。五行有刑德，行在東方，子刑卯；行在北方，卯刑子。謂賈鄭注言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者非。案近儒多主翼奉說，其實好異之過者，風角刑德之說，聖人所不言。如其說則浹辰之中，必兩遇子卯，疾日亦太多矣。周以前亡天下者，夏殷爲慘。周之先王，又親誅紂，故忌其亡日，以示警惕。且王者存三統以通三微，夏殷在三正之世，杞宋猶存，故子卯不樂，恤亡國，存殷鑒，其義深也。後世尙以甲子日用兵爲戒。武王以甲子興，乃一時折諫者之言，何足以難鄭乎？

其辨龍輔，謂龍節以玉爲函輔，非玉名，亦非禱旱之瓏。案龍節以金爲之，不聞以玉爲函輔；卽國之旌節，皆受之天子，有官守之，不當私以爲獻。杜注玉名，雖不知所出，蓋說左氏者相傳如此。孔疏引說文瓏禱旱玉也，本以無可比坿，姑取一龍瓏同音者言之。桂氏所說，則更爲肊決矣。

其說季氏介其雞，謂當從韋昭云，以芥傅雞羽，說者謂介爲甲，非。案賈逵服虔及高誘淮南子注皆同韋說，其實非也。果以芥子傅羽，則傳文當云芥其雞羽，不宜止云介其雞也。以介爲甲，云雞着甲，是鄭衆說，爲說左氏者最先之人，而高誘注呂覽亦云介甲也，作小鎧着雞頭，則高氏亦用仲師之義。惟以甲蒙雞，故郈氏爲金距以破之，此事之易瞭者。蓋傳文介一本誤作芥釋文介又作芥，賈服遂以擣芥子播羽爲說，而杜氏本卽賈服本，遂亦沿用舊注，此亦陸孔本不同之一，陸本作介，孔本作芥也。今注疏本乃依陸本改之，傳作介，而注義疏義皆作芥，不可通矣，是以釋文注疏合刻之病也。卽如上條記周官鬯人職，鄭注蚌曰合將，此陸氏本也，故釋文云合音合，本亦作含。將如字，本又作漿，而賈公彥所疏之本，則作蚌曰含漿，故疏云蚌蛤一名含漿，今注疏本亦作蚌曰合將。是依陸本改之也。十二經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指。宋人謂以芥末傅羽，揚之欲以瞇敵雞之目，亦當自瞇其目，其說是也。

其謂趙衰當是趙袌，故字子餘。釋詁，袌多也。按袌是俗字，古祇作捊，趙衰字子餘，自當從王伯申說，以相反爲義，如鄭公孫黑字子晳，魯曾點亦字晳，鄭豐卷字子張之比王氏謂卷當作弮，似爲肊改。

其辨魏志鄧哀王沖以大船量巨象事，謂符子載燕昭王以舟量大豕，是古有此法。案符子當作苻子，是苻堅兄子苻朗所作，在東晉末。其撰燕昭王事，蓋卽影撰曹沖事而爲之，子書體多寓言，未必別有所本也。

其賜惡姓一條，謂江西有哀氏辜氏，皆賜姓。今哀改爲衷。案風俗通言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謚爲姓，是

非賜惡姓者也。漢書王莽時有哀章，後漢書有掖庭技人哀置。世說注引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則哀亦爲著姓矣。惟急就篇言姓有曰痛無忌，顏師古注痛本盛國之後，實姬姓也。周穆王盛姬死，哀痛不已，遂改其族，謂之痛氏，則賜姓實有類此者耳。

三月十八日

桂氏札樸云：左傳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注穆陵無棣皆齊境者非也。京相璠曰：無棣在遼西孤竹縣，案此引見水經淇水篇注，無棣上有舊說二字。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管仲舉此者，以曾伐山戎也。史記索隱云，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今淮南有故穆陵關，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小司馬之說是也。管仲舉楚境之穆陵，以證齊伐楚非無因涉其地；又特舉無棣，以示踐履之遠，使楚知畏。若但舉齊之四境，不足威楚，出言何謂？且楚自知之，無煩界量矣。慈銘案，桂說是也。酈注所引是京相春秋土地名語，玩其文加舊說二字，似京相亦主服說，而酈氏斷之云管仲以責楚、無棣在此方之爲近，方之者謂方服說也。則道元已取京相所引舊說。杜氏通典云：鹽山春秋之無棣邑也，則君卿亦取之。至穆陵則高氏士奇春秋地名考云：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大峴山上有穆陵關。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亦同。而案索隱云在淮南之說，無所取證。然青州在晉時曹嶷慕容超等皆據大峴以爲固，不聞有所謂穆陵關者。而淮南之合肥漢屬九江，六朝改曰汝陰縣，屬南汝陰郡。六朝時爲重鎭，其通壽陽建康之要路，亦有大峴小峴二山。合肥在春秋爲舒巢國，楚之北竟，後遂屬楚，疑穆陵本在今廬州府境，後以青州大峴名同，遂移穆陵關於此，小司馬在唐初，聞見固確耳。

桂氏云，哀十五年傳楚伐吳，陳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吳人云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芋尹蓋曰：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審其前後之言，貞子歿於水，杜注孔疏皆未之及。慈銘案，桂說非也。傳文明云將以尸入，尸者柩也，故注引聘禮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以明之。芋尹對太宰嚭亦備言朝聘以尸將事之禮，是吳所云隕大夫之尸者，謂恐隕其柩也，故曰無乃。而芋尹曰雖隕于深淵，皆設為未然之辭，且歿於水，亦不當言隕其尸也。

桂氏云尚書序皋陶矢厥謨，釋文矢本作夭。隸釋唐扶頌惟直如夭。說文匕部𠤕下云，𠤕古文矢字，夭蓋隸體從古文變也。廣韻以夭為俗字。慈銘案，夭者失之篆體也，說文夭從手乙聲，尚書序矢一本作失者，蓋矢失音近通用。唐扶頌之夭，是漢人作隸之誤夭為矢耳。矢之古文作𠤕者，其上以反匕為聲，矢篆體作𠂒，失篆體作夭，本遠不相蒙。自隸變為矢失，遂易相混亂，廣韻至以夭為矢之俗字矣。世之講求小學，喜依說文作楷者，自六書故復古編通雅以及陳氏毛詩稽古編等書，皆書失作夭，則非篆非隸，於失字形聲，盡不可考，蓋以夭為矢之俗說誤之，致變作夭耳。

四月初十日

予前取桂未谷之說，以穆陵當從史記索隱非在青州，而顧震滄春秋大事表於列國地形犬牙相錯表中亦沿舊說為誤。今日觀大事表，有齊穆陵辨一篇，載其弟子華師茂之說，則亦主索隱，而謂劉裕伐南燕時，止言大峴，不言穆陵，知爾時青州尚無此關，尤與予意同也。惟引元和志穆陵關在淮南道黃州麻城縣西北八十八里穆陵山上，一名木陵關，南北朝為戍守重鎮。唐元和中鄂岳帥李道古出木陵關討吳元濟，其地在召

陵與陘之南，尤合當日語意。考元和志淮南一道，今本已全闕，胡朏明禹貢錐指亦引元和志穆陵關在麻城縣穆陵山上，不知據何書所引也。當再考。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五月二十日

南江札記　清邵晉涵撰

夜閱南江札記，皆隨時籤識，匙所論斷，而孟子居十之五。蓋二雲氏嘗欲更作孟子正義，此其草創之一本耳。中如芒芒然歸，引方言云：茫、遽也，吳揚曰茫。地醜德齊，引方言云：醜、同也，東齊曰醜。於予心獨無恔乎，引方言云：恔、快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恔。夏畦，引說文云：田五十畝曰畦，文選注稱劉熙注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又云：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沛澤，引公羊僖四年傳，大陷于沛澤之中，何休注：草棘曰沛，漸洳曰澤。後漢書注述劉熙注曰：沛水草相半。其麗不億，引說文云：⿰麗攴、數也。源泉混混，引說文云，混、豐流也。西子蒙不潔，引淮南修務訓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衣，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爲不若是恝，引說文作忿。云忿，忽也，呼介切。夔夔齊栗，謂夔夔猶𨉖𨉖也，引史記魯世家𨉖𨉖如畏狀。徐廣曰：𨉖𨉖謹敬貌，一本作夔夔。丹朱之不肖，引史記索隱述鄭玄曰，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富歲子弟多賴，引說文曰賴、嬴也。呂氏春秋注云：賴、利也；一曰善也。版築，引文選注稱郭璞三蒼解詁云：版、牆上下版；築、杵頭鐵沓也。其志嘐嘐然，引說文云，嘐、誇語也。皆古義湛然。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二月十七日

閱邵氏晉涵南江札記，卷一論春秋左氏傳，卷二儀禮正誤三十四條，皆摘鄭本之誤。凡鄭言古文作某今文作某者，皆以鄭所从爲不然。禮記一條、三禮論天帝郊丘之祭七條，亦皆駁鄭君說，其辭頗繁。卷三論孟子，蓋卽其孟子正義之稾本，卷五史記九條、漢書七條、後漢書三條、三國志四十九條、五代史十七條、宋史四十六條。南江經史之學皆深，然吾越學派，皆不爲鄭氏家法，雖賢如南江，亦徧以高密爲非也。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三月二十五日

閱南江札記。其論三國志四十九條，皆直錄義門讀書記，蓋邵氏過錄所閱書上，後人誤掇入之。

二十八日

曉讀書齋雜錄　清洪亮吉撰

閱洪稚存曉讀書齋雜錄初錄二錄，其中頗不免疏漏，蓋隨時劄記，未及審正故也。予舊有此書，後以歸陳德甫，今日讀之，不勝人琴之感。

同治甲戌（一八七四）正月十五日

洪稚存曉讀書齋二錄，言晉郤缺謚成子，見內外傳，而新唐書呂諲傳，博士獨孤及議謚曰冀缺之恪，甯愈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皆謚曰武，是缺之謚又當爲武，非謚成矣。成武字正書本相近，豈武字傳寫誤爲成耶？慈銘案，古書成武字相溷者多矣，卽以左傳言之，昭公二十五年，吾聞文成之世，謂魯文及成公之世也，今本皆作文武之世，此類是矣。洪氏又謂三國魏武帝紀漢相國參之後，然裴注引魏書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云，蕭何曹參縣吏也，若果爲參後，則操自作令，不宜如此。慈銘案此正如劉裕自謂楚元王之後，蕭道

成自謂蕭何之後，楊堅自謂楊震之後，遙遙華胄，何容置辯耶？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正月二十六日

洪稚存曉讀書齋錄據張守節史記正義卷九十七，言漢制一金直千貫，因謂家累千金，則直百萬貫，故陶頓之富，皆以千金爲率。慈銘案，其說未可信也。秦漢時黃金之價，遠不如後世。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云，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爲名上幣，鎰者十六兩，猶周漢之稱斤也。漢書孟康注，二十兩爲鎰者，非也。漢復舊制，以十六兩爲斤。因復舊制，以二十兩爲鎰，若秦幷天下時，則改爲十六兩矣。孟康據前後爲說耳。顏師古注，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爲上而錢爲下。據此，則黃金特與錢相權爲輕重，故秦漢之所謂一金者，皆一斤金也。臣瓚據水經是薛瓚，博物志謂于瓚者非，索隱謂傅瓚者亦非。注云，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是也。食貨志言王莽時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所謂萬者十千也。故如淳注言秦制，亦云黃金一斤直萬錢也。是千金者千萬錢，乃一萬貫耳。意林及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三俱引應劭風俗通云，孫子兵書，日費千金，千金百萬錢也，或云一金亦是一萬錢也。史記索隱卷九引大顏蓋是師古叔父游秦漢書注語。云一金萬錢也，合考諸書，斷無一金直千貫之理。

六月初十日

炳燭編　清李賡芸撰

閱炳燭編。鄦齋篤守其師錢竹汀家法，隨時攷訂，皆實求其是，不爲高遠驚俗之談。其書旣未寫定，又中奪于仕宦，未老橫霣，故所箸精密遠不逮其師，然有訂正養新錄及金石跋尾者各數條，皆足爲詹事功臣。

蓋吳門之學，自惠江王錢遞傳，皆以平實切近爲主。拾遺補闕，雖所就有小大之殊，而爲功于古人，不誤于來學，其致一也。嘉定小邑，經儒獨多，皆私淑錢氏之教。自常州莊氏說經，恃其高識雄力，好爲荒渺之論，自託于西京微言，而不知實爲南宋餘唾。數十年來，吳門頗爲所染，而嘉定獨不稍變，此亦論學術者所當知也。此編本四大帙，爲目甚繁，鄦齋之孫用光所手輯，亂後獨存。伯寅言其中多錄它書及未竟之說，蓋隨時纂錄，以俟更定者，因屬陳培之胡甘伯兩戶部及吾鄉趙妄子共校之，釐爲四卷，梓以行世。然昔賢著述，具有苦心，刊定從章，談何容易？陳胡二君，吾不知其優絀，至以妄子參之，則鄦齋之寃已甚矣。今此四卷中，篇葉無多，而尙有直錄前人之說數條，如幽人閽妻及老子國字諸條。又誤字不知凡幾，則校者之學可知耳。鄦齋箸述，自時文外一無所見，惟錢氏之廿二史攷異拾遺中采其說數事，今是書得傳其略，亦足慰攷古者之心，而伯寅所刻諸書，亦以此爲最佳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六月二十六日

閱李鄦齋炳燭編，爲校正十餘條。鄦齋之學史爲長，而伯寅刻此書時，其任校讐者，皆目未見一史也。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十一月二十九日

左海經辨　淸陳壽祺撰

陳恭甫先生左海經辨中有說文經字攷一首，補竹汀錢氏荅問所遺也。江都李氏刻入小學類編，祇從學海堂經解本錄出，未及攷陳氏原書。經解本多誤字，轉刻又有誤者，寓中亦無原刻左海諸書，今據說文各書爲之是正三十九處，幷改正經解本別爲附注十條。陳氏古義湛深，然不及錢氏所舉之密。蓋錢氏惟舉僻字

以曉世之疑說文者，陳氏則習見如西但豐勿豈萊等字，重文如訊之古文㠯，弇之古文𡨄，糟之籀文𩞄，輗之或文輨棿等字本易曉者，亦兼載之。又如䍙本讀如卷，大徐本云古文以爲醜字，小徐本醜作䰠，蓋醜實誤字，而陳氏謂䍙卽易獲匪其醜之醜。駔大小徐本俱云牡馬也，近儒段氏注以牡爲壯字之誤，蓋𩣡下云牡馬，與爾雅同，駔古字通奘，故有駔儈之訓，其字又不與𩣡相次，段氏據牙牡齒改壯齒之例，改爲壯馬，其說是也。而陳氏謂駔卽爾雅牝曰騇之騇，皆攷之未審也。今年讀書，惟此一事耳。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正月初六日

陳氏經字攷云，摯卽詩如輊如軒之輊。案摯當作蟄，車部，蟄抵也，从車埶聲，陟利切。小徐繫傳引潘岳曰如蟄如軒，攷今本文選射雉賦作如轋如軒，說文無輊及轋。集韻六至陟利紐云，蟄說文抵也，或作輊，輖蟄轋通作摯。云通作摯者，考工記大車之轅摯，又平地既節軒摯之任，鄭注摯輖也。釋文輖音周，或竹二反。周禮多故書，故軒輊字作摯，古文叚借也。正字作蟄，抵者不進，卽前重之謂。懋堂段氏說文𩦔下注云，車之前重曰蟄，馬重曰𩦔，其音義一也。楚金引潘賦作如蟄，蓋所見唐季文選本有作蟄者。李善注引詩如輊如軒，亦以今毛詩本釋之，古本及三家或有作蟄也。

論語井有仁焉，自來注說家皆不得其解。井讀如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之阱，省借作井。井者法也，刑也，刑字从井。井有仁焉者，謂若明知其事干犯罪法，而中有仁道，其從之也者，謂忘身以殉之，如尾生之信，專諸聶政之勇。孟子趙注所謂藉交報仇，後世朱家劇孟任俠之流皆是也，故夫子答以君子可逝不可陷，可欺不可罔，陷正與阱對。逝者如夫子之見陽貨，應不狃佛肸之召，可以一往而不可輕身從之，蓋其人求親

於我，或有向善之心，故往以試之，若見其不義，則決然舍去，所謂可欺不可罔也。經文本甚明白，後儒泥於井字，遂多生異說。俞蔭甫欲翻漢宋舊注，乃謂井中有仁道，此據劉氏正義。俞氏平義駁孔注仁人墮井之說，而解爲於井之中而有仁焉，蓋意以井中有爲仁之道，而語不分明，劉氏爲添補道字。夫井中何以有仁道？更不辭矣。又云逝當讀折，謂殺身成仁，夫逝訓往，與從字相應，若摧折則已陷矣；且殺身亦不得謂之折也

正月初七日

二初齋讀書記　清倪思寬撰

閱華亭倪思寬二初齋讀書記。思寬原名世球，字存未，乾隆時恩貢生，見知於學政雷翠峰，嘗與戴東原交。所著尙有經籍錄要十二卷，文選意義訂正、二初齋詩文集。此書共十卷，前有沈旣堂業富序。其書多考據經義，間及古人詩賦，雖未爲博奧，而實事求是，亦漢學之有根底者。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四月初二日

多識錄　清練恕撰

從書肆攟近人練恕所著多識錄兩册歸閱之。恕字伯潁，廣東連平州人。父廷璜，官松江知府。恕以道光戊戌卒，年僅十八。所爲書有後漢公卿表西秦百官表北周公卿表五代地理考明謚法考後漢書注刊誤及散體文數首。武進李兆洛申耆、寶山毛嶽生生甫、長樂温訓伊初等爲之序及傳，皆稱以奇才早夭爲惜。其所著雖不過衜覽鈔集之功，無所補正，文亦未能成就，然細心輯錄，具有本原。其作後漢公卿表時，僅十一歲，毛生甫言其時並未見萬季野歷代史表而致力精密，儼成箸作，眞異人矣。至西秦北周二表，則補萬氏之

缺略，其自序言本欲兼補前涼後涼西涼南涼北燕夏七國，以喀血疾作而止。然則使其人至今存，則儒林中當首屈一指，不在閻顧諸人下矣。其文多論史，具有見地，句法亦有志學古，筆力頗橫老。今之老師宿儒，多有至死不見史漢者，以恕視之，何啻糞土耶！李申耆序中稱其所見秀而不實者，歙人金朗甫汪安甫、武進董方立、嘉定黃潛夫及恕爲五人，皆少年精著述者；因嘆其餘工文字，能讀書，矯矯殊於衆人者，又不啻數十人，何天之靳之使不壽。而古時若丁鴻十三歲受夏侯尙書，張堪七歲受梁邱易，皆至成立，爲得於天獨厚，其寄慨可謂至矣。毛生甫序其後漢公卿表，言嘉定錢晦之補正熊方後漢書表，舍司隸校尉而列河南尹，不知東京司隸校尉威權重於西京，而河南尹等七郡，皆其所部。伯穎此表列司隸校尉，不列河南尹，其綜貫審覈，洵不可以年少易。至其不列大將軍，以不常置，然東漢大將軍爲五府表，不可不列，惟雜號將軍則不當列耳。是其所就，居然與考據家爭得失矣。後漢書注刊誤僅三葉，共十六條，皆祇就紀傳互勘，不但駁註，其所稱華陽國志東觀記，皆卽註中所引者言之，遽名刊誤，未免大言。明謚法考載季代人多闕略。要其專精檢閱，力疾不懈，固古今間出者也。予幼喜詞章，十年來漸知向學，而不耐搜討，所謂史學，皆旋作旋廢。若此君者，乃所謂讀書種子乎？泚筆記之，殊有虛生之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年）閏三月初九日

吾學錄　清吳榮光撰

夜閱南海吳荷屋中丞吾學錄。其書詳于器物刑律，俾流俗易曉，頗爲有意。惜其餘經法大制，多所漏落，旣病太簡，而又有不必載者，近于官書鈔胥之類。以國朝記述掌故，自會典三通數大書外，私籍甚尠，故

風行一時耳。

終日閱吳荷屋中丞吾學錄。其書雖乏體要，多略於朝廷大典制，而泛及官府常行事例，不脫公牘家言，然於品官士民祭禮喪儀及刑名禁例，獨爲詳悉，亦教子弟者所必需也。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正月初四日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二月十八日

癸巳類稿　清俞正燮撰

閱黟縣俞理初孝廉正燮癸巳類稿，皆經史之學，間及近事紀載，皆足資掌故。書刻於道光癸巳，故以此爲名。新安經學最盛，能兼通史學者，惟凌次仲及俞君。其書引證太繁，筆舌冗漫，而浩博殊不易得。其女弔壻駁義，謂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云夫死亦如之者，言女家使人往弔，不須齊衰葬除，其所如僅在弔耳。注謂如其齊衰而推之以斬，則應如其葬除。古禮壻於女之父母禮簡，壻弔女家可也；女於壻之父母禮重。又弔者弔生人，女未識男面，於其家人不能正名之，何以爲弔？女弱非能成弔禮，其壻葬或緩，弱女斬焉喪服，他行帀月三月而後歸，曾不如死之爲愈矣。鄭君雖大儒，其說不可用也云云。慈銘案，禮文明言夫死亦如之，鄭注謂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此鄭君補經之簡文。蓋由夫爲妻服齊衰推之，而知妻爲夫服斬者，則女亦當爲壻服斬，既葬而除，此正大儒之明乎禮意善說經書處。自武進莊氏存與謂斬衰非弔服，經不曰壻死而曰夫死，成之爲夫也，成之爲夫，則斬而不除者正也，齊而除者非正也，是則謂女直當斬而不除。且既以鄭注女服斬衰非指弔服言，則女之初至壻喪所，當服何

服？且女無持夫服斬衰於父母家之理，如葬而不除，則將三年居壻家乎？抑葬而以斬服返母家乎？俞君譏其非人情，誠不爲過。但如俞說謂壻死女不親弔，亦不齊衰，則女死壻弔之禮，反重於女之於壻，是何言歟！

俞君頗好爲婦人出脫，其節婦說，言禮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男子亦不當再娶。貞女說，言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乃賢者未思之過。未同衾而同穴，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直無男女之分。妒非女人惡德論言夫買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則家道壞矣。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此使婦女無可妒，法之最善者。語皆偏譎，似謝夫人所謂出於周姥者，一笑！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六月二十日

閱俞理初癸巳類稿。理初博綜九流，而文繁無擇，故不能卓然成一家言。蓋經學之士，多拙於文章。康成沖遠，尚有此恨，況其下乎？理初經說之外，醫學天文，尤所窮究。其第八卷駐劄大臣原始；第九卷臺灣府屬渡口考、俄羅斯佐領考、俄羅斯事輯；緬甸東北兩路地形考；第十二卷總河近事考、地丁原始、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亦他日國史所必需也。是書首有王藻菽原序，言理初類稿本有三十餘卷，菽原先爲釐正得十五卷付梓，餘爲外集。又言皖人尚有徐卓者，字犖生，道光癸巳進士，箸作甚多，其經義未詳說五十四卷，先已梓行云云。理初道光辛巳舉人，出吾鄉湯文端之門。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十月二十三日

閱俞理初癸巳類稾，雖文義繁碎，不便省覽，要可謂博通古今者矣。其總河近事攷駐劄大臣原始，惜未詳載諸人字號及始末大略耳。俞爲黟縣人，國朝新安之學，可謂盛矣。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十四日

癸巳存稿　清俞正燮撰

夜閱俞理初癸巳存稿，卽類稿所刻之餘也。本名米鹽錄。道光癸巳，理初下第後，其房師王菽原禮部爲之先刻十五卷，故以癸巳爲稱。其未刻者卽名存稿，亦於癸巳寫定。其稿移歸葉潤臣，今葉書盡散，聞是稿亦爲天水妄生購得矣。編者按：天生妄生謂趙之謙撝叔。此刻張石舟序言己亥理初館於祁文端江蘇學政署中所寫副本，石舟從文端假以付刻者。葉氏言石舟曾假其所藏本校訂；又言先亦錄有副本，理初取去，故以原本贈之俱見橋西雜記。然則是刻乃葉本之副本，而天水生所得者，俞之原本也。其分爲十五卷，則石舟所定耳。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二月廿三日

閱癸巳存稿。其書雜記古今，不分門類，亦無目錄，較之類稿，爲無倫次。所采浩博，兼綜說緯，固多可觀，而筆舌冗漫，有學究氣，且時雜以戲謔不經之辭。如駁呂氏春秋高誘注數條，而謂誘思載其金，利令智昏所致，蓋以呂氏有縣千金易一字之言也，此復成何等語？殊失著書之體。惟其言王勃滕王閣序「南昌故郡」，唐以前祇有南昌縣，無南昌郡，據文苑英華乃作豫章故郡，此南昌二字，村塾師所妄改。宋史梁顥傳卒年九十二，與其上文顥美風姿，强力少疾，閨門雍穆，六月暴疾卒語不相貫，知宋史本同東都事略，作年四十二，

後人妄據談苑及遯齋閒覽所載僞啓，改四作九。此二條足訂千載之疑。東都事略顥傳，亦有風姿粹美强力少疾閨門雝穆等語，宋史多本之，則九字之爲妄改無疑。

二月二十四日

閱俞理初癸巳存稿，其學務雜博，而時有小說氣。酷儒莠書、愚儒莠書諸條所徵，挂漏之甚，而又多不確當。

四月十一日

過庭錄　清宋翔鳳撰

閱宋氏翔鳳過庭錄凡十六卷，前有自記，謂己酉歲于役漢皋所輯，年已七十有三，末題咸豐三年二月。此本不知何人所鈔，頗多譌舛，又至卷十而止，尚闕六卷。于廷爲莊葆琛之甥，其學亦主公羊，而湛深古義，紛綸推繹，多有可觀。其卷二卷三，爲周易攷異，卷四卷五爲尚書略說，卷六爲尚書譜，卷七至卷十雜說詩禮春秋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其謂孔子生年當從史記作襄公廿二年，公羊在廿一年者，乃係於廿二年之首，以廿二年經文無可附麗，故先發傳，非係之廿一年也，其論甚繆。廿二年無可附乃先書之廿一年，其所附者何經乎？又謂左氏於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二年夫人子氏薨，三年君氏卒，本皆無傳，乃劉歆輩竄入以與公羊立異，尤臆說無稽。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三月二十五日

閱過庭錄，其謂子夏易傳，據漢書儒林傳言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

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而好之，卽更從受焉。子夏當是韓商之字，與卜子名字正同，蓋韓氏之易，至是始顯，故傳韓氏學者，取最後者題之爲子夏易傳。其說甚确，爲近儒所未及。其周易攷異，謂陸氏釋文凡言某家作某者，多其注中改讀之義，非徑改經文。其言一本作某者，皆王弼注之別本。又據㦰錫之鞶帶音義云鞶徐云王肅作槃，按徐者東晉徐邈，爲易音，知陸氏亦未能徧見諸家本，有卽據舊音載之者。又據明辯晳也音義晳鄭作遰，陸作逝，虞作折；按史記賈生傳鳳漂漂其高逝，索隱音逝。三蒼郭璞注云，古文奇字，以爲古文逝，則古文易作遰，博士易作逝。虞據博士易改古文遰爲逝，而讀爲折，知漢以後人注經不如漢儒之謹，虞氏雖傳孟氏易，其改易經字多出後定，不可盡據爲孟氏古文。皆別白甚精。其尙書譜以尙書皆孔子所譔集，故論衡書須篇以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篇家之言，而漢時所得古文十六篇，亦未必眞。故伏生能引大誓之文，而所傳尙書，仍闕是篇；劉歆所引諸文，太史公不箸於史記；馬鄭亦不爲逸十六篇作注；皆知其不可信。又謂舜典本合於堯典，別無佚文，大禹臯陶謨益稷本合爲一篇，故序云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今經文臯陶謨益稷本合，後人強分之，而別無大禹謨。又謂大禹下本無謨字，僞書所加，益稷本不作棄稷篇，名皆孔子所定，當諱稷名，皆意必之談，所謂卮言日出者矣。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四月十四日

閱過庭錄。新唐書食貨志言劉晏代第五琦爲江淮鹽鐵鑄錢使，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大歷末至六百餘萬緡。至順宗時李巽爲使後，則三倍晏時矣。李巽傳又言薦程异爲楊子留後，計校增於巽時，是唐時楊子一院鹽利幾至二千萬緡。文獻通考言宋元祐間淮鹽歲四百萬緡，紹興末年泰州海陵一監至六七百

萬緡。茲銘案，今制天下鹽課銀共五百七十四萬五千兩有奇，兩淮不過一百餘萬，而積引滯課至不可計，然則劉士安固不可及，卽程李之才，亦豈易言哉。唐時市易未用銀，其銀價不可攷，大約所直不過一兩一緡。以漢書食貨志言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時代遞降，其直漸高，則唐直至貴不過如此。南宋以後，銀始通行，其直益貴。金史食貨志言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後鑄承安寶貨，亦每兩折錢二貫。宋之銀價，當不相遠，則紹興之六七百萬緡，計銀三四百萬，已遠不如唐矣。地利有贏縮，人事有巧拙，而今之弊尤在於法百密而無一行，姦慝禁而益百出，國計何由裕乎？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六月初四日

閱宋氏過庭錄。于廷承其舅氏莊葆琛之學，專爲公羊家言，而不菲薄左氏。其於漢學，亦尊西京而多回護鄭君，此足見其實事求是。然如謂左氏首言惠公妃孟子暨聲子仲子之事，以明隱之所以讓、桓之所以立，至元年歸惠公仲子之賵、二年夫人子氏薨、三年尹氏卒，皆本無傳，今傳文乃劉歆之徒竄入，欲尊左氏與公羊立異，則憑肊武斷，蹈於方望谿姚姬傳一輩人語矣。惟左傳歸惠公仲子之賵，云子氏未薨，則理甚可疑。左氏雖親見各國寶書，況於魯史，宜無不審。然惠隱之間，不免傳聞，其記此事及二年夫人子氏薨事，蓋春秋舊文，本無詳說，子氏又不書葬，無號謚可稽，遂因夫人之文，以爲必是桓母仲子，則歸仲子之賵時，子氏未薨，是豫凶事耳。嘗以情事折衷三傳，仲子之殁，必在春秋以前。諸侯不再娶，仲子當是孟子之右媵，聲子是左媵，以孟仲字次言之，孟子卒，當以仲子繼室，而以聲子者，則仲子卒於孟子之前可知也。左傳言隱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公羊云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

告于諸侯，蓋桓母既早卒，幷無繼室之名，其始卒也不赴於諸侯，不告於天子，正也，至是隱欲成讓桓之意，因惠之改葬，始幷以仲子之喪告天子，赴諸侯，故天王使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致車馬曰賵，車馬所以送葬者也。惠之葬有宋師，蓋王亦未及賵，所謂葬有闕也。妾子爲君母得稱夫人，此不曰夫人者，厭於惠公，且桓未爲君也。桓未爲君，而王歸賵以夫人禮之者，隱自以爲攝，其立也所以奉桓，故以夫人之禮禮仲子，而王成其意也。惠既改葬，則仲子改葬可知，當時天王歸賵衞侯會葬，皆儼然以君夫人事之。隱不臨葬，不見衞侯，嫌不敢當喪主，則當日桓爲喪主可知。而仲子終不稱夫人者，禮無未爲君而可虛當君位者。故春秋書王之歸賵，所以紀實，亦以見隱之讓爲過嫌，桓之立爲非正，而王不能以禮正諸侯，成隱之讓，所以成魯之亂，故書以示譏也。曰歸惠公仲子之賵，不曰及夫人子氏者，明妾不得爲夫人也。曰歸僖公成風之襚，不曰歸夫人風氏者，明母以子貴，故系之子也，此春秋之別嫌明微，孔子之必也正名，言各有當。穀梁以僖公成風例之，而以仲子爲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此意必之詞。婦姑不當同謚，果爾，則考仲子之宮者，爲惠公母乎？爲桓公母乎？將何以別也。至二年之夫人子氏薨，當從穀梁隱之妻也，隱既爲公，則妻爲夫人；將不終爲君，則妻亦不終爲夫人。其書夫人薨，猶隱之書公薨也。不書葬者，成公意也，隱公之不書葬，固以不討賊，亦以當日實未成喪。蓋魯之臣子成公之讓，故殺葬禮以示美，亦所以掩桓之惡，故謚曰隱者，明不尸其位之本意也。隱不書葬，故夫人亦先不書葬，所謂微而顯志而晦也。三年之尹氏卒，當從左氏作君氏卒，聲子也。定公十五年姒氏卒，穀梁作弋氏卒，以爲妾辭，哀公之母也，左氏家以爲定公夫人。哀公十二年孟子卒，三傳皆以爲昭公夫人。蓋當日有此變禮之稱，而史文因之。君氏猶姒氏也，姒氏當以公穀妾母之說爲正，左

氏但言不稱小君不成喪，亦未嘗明云定公夫人。蓋聲子本爲繼室，又生隱公，魯之臣子自當以君母奉之，其卒也稱夫人，則隱嫌不敢當，稱君母則不辭，稱子氏則無以別於仲子，且前年於隱公夫人稱夫人子氏薨，次年於隱公母則稱子氏卒，言亦不順，故變文而曰君氏，禮之所不得已也。公穀於君字滅去口字，遂附會以爲周之尹氏，譏世卿矣。隱母因嫌不居夫人，而曰哀母，因定始薨未葬，哀未成爲君而稱姒氏，昭夫人因諱娶同姓殺其禮而曰孟子；事例異而其義一也。周之世卿，不止尹氏，且無故書王朝大夫之卒，而又不記其名，無此例也。

八月二十七日

曝書雜記　清錢泰吉撰

閱錢警石先生泰吉曝書雜記。先生字輔宜，嘉興人，衎石先生逵吉之弟，官海甯州學正。此書共二卷，雜識古今書籍，尤詳於古刻源流，及收藏傳寫之始末，間附考證，于漢宋之學，兼有取裁。其書中每及持身保家藏書讀書之法，親切可味。而嘉慶道光間吳浙經師，多藉以考見姓名行事。末有管庭芬一跋，謂爲說部之創格，著錄之變體，其中敍述家訓，感念故人，皆至情至性之所係，眞確評也。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九月十二日

蠡勺編　清淩譽釗撰

閱蠡勺編，共四十卷，近人番禺淩揚藻譽釗箸。皆其所劄記經史子集之說，以四部爲次。卷二十五至三十四雜記制度名物，卷三十五以後又雜記經史，蓋後所續爲者。其書多直載古今人之說，罕所折衷，間有

論辨，亦不甚精；然浩博可觀，所引諸書，亦有非習見者。其載吾鄉諸暨傅莫菴學沆說及高郵夏醴谷之蓉讀史提要錄頗多。案莫菴字太沖，乾隆癸酉解元，箸有游衍錄，分經史子雜四類，類各三卷，今鄉里無知其姓名矣。

蠡勺編卷二十七相里氏一條云：莊子書言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言有相里氏之墨，是相里氏東周時即有之，今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二村，安邑縣北三十里亦有相里村。相里氏子孫千有餘歲，尚數十家聚族居焉。晉建雄節度使相里金之墓在汾陽小相里之北，碑云：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庭堅，仕堯爲大理官。至殷末有理徵，爲殷伯。其孫仲明逃紂之禍，故去玉而稱里氏。至周時，晉有大夫里克，其妻成氏攜小子季連避地居於相城，時人遂呼爲相里氏。相里武爲漢御史，相里覽爲十六國前趙偏將軍。案薛歐五代史相里金傳皆甚略，趙氏金石錄以下皆不載相里金碑，此所引碑文不知出於何書？其敍世系與元和姓纂亦小有異同。姓纂徵作徵，是字誤；北史序傳諸書皆作徵；仲明作仲，師成氏作司成氏，季連作李連，以相里勤爲李連玄孫。又漢相里武外有河隄謁者相里斥洪氏瑩云當作乎。濟陰太守相里祉；祉始居西河隰城，今汾州相里城是也。所敍理、徵以上皆與北史及唐書敍吾李氏之先同，一云食木子而改李，一云去王而爲里：傳信傳疑，皆不敢質也。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十一月二十日

寶甓齋札記　淸趙坦撰

夜閱趙寬夫孝廉寶甓齋札記，其攷左傳服注與鄭說不同一條，甚詳覈，据世說新語云，鄭康成盡以所注春秋傳予服虔。餘少可取，蓋多記誦而乏心得者。寬夫名坦，仁和人，道光辛巳舉孝廉方正。（阮文達學海堂經解，凡

舉宏博及孝廉方正者，皆謂之徵君，此非也。二者皆唐宋科目之一，非由徵辟，安得以徵君稱之？況孝廉方正，正宜以今時俗之稱舉人者當之，其舉也爲恩例所應有，尤與宏博異，孫淵如稱江叔雲爲孝廉是也。）

同治丙寅（一八六六）正月二十六日

爻山筆話　清蘇斆元撰

昨在廠市見有爻山筆話十四卷，粵西藤人蘇時學斆元所著。書賈言此君以會試入都，攜此求售者。前有象州鄭獻甫序。其書先考經史，次及子書，次及文集，後附雜語，皆自抒所見。今日取閱之，雖見聞未廣，議論亦多有學究氣。其駁正新序中一條云：魯宣公，魯文公之弟也，以弟字爲誤；則似未見公羊者。又謂太顚即太公，此吳斗南之妄說，前人已闢之。然其他考核頗有細心。如據博古圖有單疑生盂銘，謂單即春秋所謂單子，單讀如善音，與散近，疑生即散宜生。按單氏之出，杜氏孔氏俱無所言。春秋文十四年單伯始見於經。公穀以爲魯大夫姓單名伯者，固謬；謂成王封幼子臻於單，因有單氏者，其說始於羅氏路史，而鄭氏通志、馬氏繹史因之。然長源所據僻異，多不足信。竊疑周初功臣，散宜生爲周召之亞，不宜其後無聞。散姓，宜生名，此孔馬以來相傳古說。金石錄有散季敦銘，王伯厚據堯妃散宜氏謂散宜爲氏者，單文孤證，不足據也。蘇君此說，又合於古書聲音通假之法，殊爲刱獲。辨盤古之訛，謂此說起於三國時徐整曆記，其言怪誕。至梁任昉述異記，乃曰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桂林有盤古墓，今人祝祀，云云。周秦古書，未有言及盤古者，而任氏言其墓，乃皆在桂林南海，蓋傜人之先所謂盤瓠者致訛而然。今西粵土音讀瓠字音與古同。傜峒中往往有盤古廟，傜人族類尤多姓盤者，以此徵之可信。予按盤古之說，漢唐諸儒所不道。宋邵康節作皇極經世，始鑿鑿

言之。馬宛斯繹史。歷引五運歷年記述異記三五曆記諸書言盤古事者，而斷之曰：盤古氏名，起自雜書，恍惚之論，荒唐之說耳。作史者目爲三才首君，何異說夢！蘇君證其爲盤瓠之譌，尤足破千古之惑。

辨戰國之宋爲戴氏所簒，據韓非子曰：戴氏奪子氏於宋；又曰：司城子罕取宋。韓非每論戴氏，必與齊之田氏並言；而呂氏春秋，於宋偃之亡，亦曰此戴氏所以絕也。不言子氏而言戴氏，其事甚明。竹書紀年云：宋易城肝廢其君璧而自立，璧者宋桓侯也。易城肝殆卽司城子罕。予按易城肝，戰國策作剔成，其名義皆不可解。蘇君此證，旣發戴氏簒宋之案，而以易城肝爲司城子罕之譌，亦甚近理。（按此處書眉有補記：案史記李斯傳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刼其君。與韓非子二柄篇言宋君失其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刼者合。又鄒陽傳言，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而國以危。則戰國時宋有子罕之簒；其明證也。）•

辨三蔡滅于楚，謂楚惠王之滅蔡也，蔡猶復建。更七十八年，至楚宣王時而蔡始亡。據戰國策言子發滅蔡，當蔡聖侯時；子發者，楚宣王之大司馬景舍也。淮南子言子發以宣王時滅蔡，以威王時獲罪出奔，其時世尤爲可據。楚宣王與梁惠王同時，當梁惠王會泗上諸侯，固猶有蔡焉，則蔡不亡於楚惠王時審矣。而陋者每溺於史記之說，反疑國策之文有誤，妄改聖侯爲靈侯，宣王爲靈王。幸楊倞注荀子，引國策此文，尙存其舊耳。此與前一事，皆考戰國時事者所未及留心也。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四月二十四日

開有益齋讀書志　清朱緒曾撰

閱開有益齋讀書志，分經史子集爲六卷，其後附金石記，自魏曹眞碑至錢文端公書耕織圖詩僅二十九種，無一漢碑，亦無一北朝碑，蓋至光緒庚辰其子桂模始搜輯成編，去述之殁已久，故散佚者多耳。述之究心目錄，藏書甚富，其學長於經部集部，志中攷證，極有可觀。自言所著有爾雅集釋及曹子建集考異十卷、敍錄一卷、年譜一卷，今皆未見。續志一卷，乃從其硏漁筆記中錄出者，本非目錄之作，故體例與原書異。述之久官吾浙，多見文瀾閣天一閣及汪振綺吳拜經諸家藏書，又交錢警石蔣生沐勞季言諸人，故所收多祕籍，有南唐祕書監陳致雍曲臺奏議十卷、周雪客在浚陸氏南唐書注十八卷、宋詔令一百卷，攷南唐事者莫備於此。又言其師曹寶書森嘗見胡恢南唐書十卷，又言大唐郊祀錄中有南唐祭禮，亦陳致雍所定。又言游簡言孫晟皆謚忠，見曲臺奏議，而馬陸書本傳中皆不載，安得覓諸書而觀之也。陸書孫晟傳載謚文忠，此偶失攷。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正月十七日

閱朱述之開有益齋讀書志，其中多古義異聞，非收藏家賣骨董之比。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正月初五日

戴氏經說　清戴祖啓撰

閱戴氏經說，上元戴祖啓敬咸著，共三種：曰尙書協異二卷，曰尙書涉傳四卷，曰春秋五測三卷，前有朱石君相國序，言尙有老子新解一種。其曰協異者，專考二十八篇之異文。曰涉傳者，爲二十八篇之傳，取史記涉尙書以教之意。曰五測者，謂先儒之說春秋，紛而益遠，故以五者測之：一常文以定體，二變文以別嫌，三互文以通異，四便文以修辭，五闕文以愼疑。前有袁子才序。朱序稱其書爲其子衍善所錄，曾屬沈嵩門進士

景熊，王畹馨孝廉紹蘭校之，二君皆湛深于經籍者，頗有異同。然以老書生穿穴衆室，成一家言，不必競是非于前賢，而自有不可沒者。又尚書專注今文，亦食肉必食馬肝也。紫戴爲朱分校乾隆戊戌會試所得士，而其言如此，甚有不足之意，其不爲沈王所許可，更不待言。王卽南陔先生，蕭山人，後官至福建巡撫。戴夙爲畢秋帆尚書所知，朱序亦言其子將就正於尚書，然後開雕。今書無畢序，蓋弇山亦未取之，然其尚書頗能依據詁訓，專釋名物，不爲空言。雖不信書序，又簡略過甚，尟有獨得，而所采者皆爾雅史漢馬鄭陸孔之說，梅氏僞傳，一字不收。其解皇極，謂朱子作皇極辨，以漢儒訓大訓中爲非，而曰皇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釋詁固明訓皇君也，極至也；漢書五行志固明訓皇君也，極中也。中所以爲至，則中與至固一訓也。漢成帝詔皇極者，王氣之極也。兒寬傳唯天子建中和之極。意旣與朱子同，而洪範五行傳明作建用王極，史記宋世家又明言王極之傳言，然則朱子之說固同于漢人而偶未之考也。凡後儒創說多如此，故此書於一字之訓，務溯其原云云。卽此一條，可知其留心古義矣。春秋亦依經爲說，不強通所不知，雖譏左氏從赴公穀設例之非，而尙知折衷三傳，意存簡覈，較之焦袁熹之春秋闕如篇、方苞之春秋通論，固爲勝耳。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九月二十九日

說叩　清葉抱崧撰

閱南匯葉抱崧說叩。抱崧字方宣，諸生，所著雜載經史子中語，僅寥寥十餘葉，多直錄本書，鮮所發明，亦多耳目所習者。惟據封氏聞見記，進士試時務策五道，雜文兩道，並帖小經，其後改帖六經。又據王貞白有帖經日試宮池產瑞蓮詩，謂明經亦有試詩，駁顧氏日知錄唐以詩賦取者爲進士、經義取者曰明經之誤。據

通典稱明經先帖文，然後行試帖經之法，試帖之名，與詩賦無涉，駁西河毛氏以唐人試詩爲試帖之誤。據儀禮喪服傳鄭注，繩菲今時不借也；賈疏云：此凶荼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駁今詞人以草屨爲不借之誤。皆碻。又辨福副二字，謂福方遇反，副普力反。顏師古曰：副貳之副，本爲福字，從衣畐聲。今呼一襲爲一福衣，取充備之意。副義訓剖劈，詩云不坼不副，周官有疈辜，並其正義，今書史假借，以副代福云云。按所引顏氏語出匡謬正俗。曲禮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副爲剖劈，自是正義。說文有副字，無福字。金壇段氏曰：副之則一物成二，因仍謂之副。因之凡分而合者皆謂之副，訓詁中如此者甚多。福字雖見於龜策傳、東京賦，然恐此字因副而製，豈容廢副用福，自以段說爲精。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二月廿七日

何氏學　清何治運撰

買得閩人何郊海治運何氏學一部。郊海深通小學，其書指駁潛邱竹垞謝山竹汀抱經北江淵如覃溪樾堂伯申匪石諸家之說，皆確有所據。以嘗爲西莊弟子，又受知於儀徵，故於二家之書，獨無所糾摘也。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正月十四日

點閱閩人何治運何氏學一過，系以跋云：吾鄉章實齋譏近儒著述，多自稱某某學，謂誤用漢書某經有某氏之學語而不通。案近儒經說之稱某某學者，乃用何邵公公羊解詁稱何休學之例，明謙辭也，非用漢書儒林傳語。章氏疏于經學，自蔽而嫉賢，好詆切並時江鱷濤戴東原汪容甫洪北江諸君子，以自矜大，而其言又失之不攷。若何氏此書，不過攷據雜文，且有代人酬應，無聊短篇，而竟題其書曰何氏學，則眞妄而不通矣。

漢曰某氏學者，謂此經師弟傳授，有此一家之學也，是固名何經，傳何人，而謂此何氏之學乎？其書汎濫雜博，一知半解，時可節取，而逞肊武斷，雜引不根，氣囂志張，高自標置。如校正逸周書名爲周書後，定謂不當有逸字，而自譽曰囊括大典，網羅衆家。補正福建舊志名爲東越志，謂不當稱閩，而自譽曰大賢君子函雅故通古今。又取逸周書商誓解王若曰告爾伊舊何父之文，自稱曰伊舊何父，夫本書此下文缺，不可知詳，其後曰乃殷之舊官人，及太史比小史昝等，則伊舊者指商之舊臣也，而以自號，果何義乎？以久依其鄉人陳尙書若霖而代擬嵬瑣弁言，亦都入集旁，注曰代望坡先生，而望字皆空一格。又以乾隆丙午舉于鄉，本與阮文達爲同年，而以文達督兩廣時聘修廣東志，遂稱文達曰太夫子，又何其徇俗而自卑也。然其申經訓，辨雅詁，于聲音文字之學，時有補苴，存其書焉可矣。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七月初五日

經說　小學說　廣韻說　清吳夌雲撰

閱嘉定吳客槎明經 夌雲 經說三卷、小學說一卷、廣韻說一卷。客槎字德靑，與錢辛楣氏同時，錢氏養新錄中已采其說。經說本名十三經注疏鈔最，乃取其文字聲音訓詁之互異者，折衷鄦氏，爲之辨覈，至爾雅而止，尙闕孟子一經。小學說乃其較讐說文之槀本。廣韻說亦本名廣韻抄最，嘉定王叔倓 宗涑 爲删節勘定，而海鹽陳倬長 其幹 刊行之，易以今名，多附王陳兩君按語，皆能有所是正。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正月二十六日

白田雜著　清王懋竑撰

閱白田雜著。予中先生爲樓村先生之從子。樓村年五十八中康熙壬午舉人，次年癸未會試殿試皆第一。先生亦年五十一始成康熙戊戌進士。世宗朝，以安慶教授與漳浦蔡文勤公同被召，爲翰林院編修。蔡公傳高宗，而先生傅和親王。年餘丁母憂歸，遂以病廢。生平用力朱子之學，而辨別其眞僞。謂綱目爲初年未定之書；家禮幷非所作，條疏而指駁之。卽四書集注，如盤銘鴻雁麋鹿之類，皆多所訂正。其他如論公子之宗道，謂一君之後爲一大宗，百世不遷，周公康叔蔡叔各分封，而周公爲長，故以魯爲宗國。至孟子時滕之臣猶稱吾宗國，而別子各爲祖不相宗之說非。考孟子入梁及齊伐燕之歲月，謂入梁當從通鑑惠王之後十四五年。（通鑑從竹書紀年，惠王三十六年始稱王，更爲後元年，至六年卒，子襄王立）。齊伐燕當從史記爲湣王十年。史記誤以惠王後五年爲襄王元年，于是謂襄王元年稱王，五年予秦西河地，七年盡入上郡于秦，十二年楚柱國昭陽敗其兵于襄陵，與孟子不合。又于襄王之後，昭王之前，多哀王一代，與世本亦不合。此當從通鑑者也。通鑑不知孟子中齊宣王皆湣王之誤，遂以齊宣王十九年伐燕，殺王噲，是年宣王卒，子湣王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不知宣王卒于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爲愼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溫公欲附會孟子，乃上增齊威王十年，（齊威王卒于周顯王之二十六年，在位三十六年，通鑑謂卒于顯王三十六年，在位四十六年）下減湣王十年（齊湣王卽位于周顯王之四十六年，在位四十年。通鑑謂立于赧王之二年，在位三十年）而移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謂燕人畔在湣王時，與孟子亦未合，此當從史記者也。至戰國策以伐燕爲齊宣王，亦後來以孟子而改。按蘇秦死于齊湣王之初年，蘇秦死，蘇代乃出游，說燕王噲讓國，其非宣王時明矣。辨漢火德之說起于王莽劉歆，東漢因之，謂封禪書，黃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秦得水德，蓋本鄒衍說，秦始皇用之，以周火德，秦滅周，從所不勝爲水德。漢初用赤帝子之祥，旗幟尙赤，而自有天下後，仍襲秦舊，故張蒼謂漢爲水德。文帝時，公孫臣言當改用土德，色尙黃。至武帝改正朔，色尙黃。至劉歆三統歷，乃謂夏得金德，殷得水德，周得木德，秦在木火之間，漢得火德。王莽簒位，自以黃

帝之後，當爲土德，而用劉歆說，盡改從前相承之序，以漢爲火德。東漢重圖讖，以赤伏符之文，改用火德，班志遂以屬之高帝，誤矣！賈誼諸人說皆以漢爲土德也。元后傳，莽更漢家黑貂，着黃貂，此則漢因秦舊用水德之未改者。皆確鑿可據。故精博雖不及後來諸家，亦說部之善于辯證者。

論史事兩卷，兼訂通鑑及綱目之失，亦多謹嚴。所論僅自秦迄晉，於三國事尤詳，雖閒不免頭巾氣，然如謂蔣濟乃爲司馬懿所刦，非懿之黨。李豐桓範，魏之忠臣，莫有過者，陳壽不立李豐傳，其所敍皆不足據。高柔盧毓傅嘏皆黨附司馬，爲魏逆臣，通鑑敍李豐事，載其父恢語，及傅嘏杜畿論豐語，皆出傅玄所撰傅子，玄乃嘏從父兄弟，其言皆出愛憎之口。王祥以至孝稱，而濡跡魏晉之際，與吳之孟宗同，皆爲可惜。張昭爲吳之社稷臣，其議迎曹操，亦過爲權計，不欲以孤注一擲。江表傳謂權卽尊位，會百官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昭之剛直，權夙見憚，必無此事。魯肅意欲協和吳蜀，故臨歿不荐呂蒙自代。潘濬以治中典留荆州事，乃與傅士仁共守公安而聽其迎降，及孫權慰勞，遽下地拜謝，更爲權用；樊伷謀以武陵郡附劉氏，而濬自請兵往討平之，此全無人心者。楊戲李漢諸臣贊，列濬于糜芳傅士仁，誠不爲過。孫策禮任張昭張紘虞翻，權皆不復用，昭幾不免，翻且竄死，陸遜亦以憤恚卒。周瑜魯肅幸早死不與其禍，而亦恩不及嗣。惟顧雍潘濬從容諷議，得安其位，所愛重者惟呂蒙凌統甘寧周泰輩，遠不逮策，皆有特識者也。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一日

閱王子中白田雜著。此書大略予已述之於去冬日記。其中論史獨多名議，駁正通鑑諸條尤詳慎。先生篤信宋學，最致力於朱子之書，而時能匡正其失。說經不多，要皆推本漢儒。史學尤精密，惟及史漢三國，

晉以下則不暇論；於綱目亦多辨覈，謂與文公家禮皆非新安手定之書，固乾隆以前諸儒所罕見者也。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三月二十一日

閱白田雜著。其辨書經今文古文敍錄諸條，及公子有宗道諸條，皆極精確。其論史自晉以下僅有辨陶威公心跡一條及李衞公誅郭誼一條。衞公誅誼事，謂誼盡殺王涯賈餗等子孫，欲以結宦官，求節鉞。衞公既欲誅誼，恐中人爲梗，故特聲王賈諸人之罪，謂已就昭義誅其子孫，使若其事固出朝廷之意，則誼不得居功，蓋衞公心實痛王賈冤死，特欲正誼等叛逆之罪，故假爲此詔以安內官耳。其說甚確，可謂得衞公大臣之心。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搉第九十一卷中深取之，謂此論最精，可云卓識，而譏孫之翰唐史論斷胡三省通鑑注詆諆衞公之謬。

三月二十三日

訂譌雜錄　清胡鳴玉撰

閱訂譌雜錄，青浦胡鳴玉著，前有沈歸愚序。共十卷，凡三百七十四條。其書隨事考證，多限于聞見，尙沿誤說。惟持論平愼，無憑私逞辨之談。一知半解，亦時有可取。其後有自跋，謂是編之成，僅五閱月，卽付棗梨，未暇點戡。其中有襲前人說而不必存者，有事近于俗而不足辨者；字音字劃，亦多疵纇。訂譌而仍蹈于譌，每一展卷，內愧于懷。則固虛心自知之士也。鳴玉字廷珮，號亭栝，乾隆時諸生。蕭山陳春以此書與宋人王觀國學林並刻入湖海樓叢書中，其學識亦正相亞。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九月十六日

每月一日至十日，以初字領之，沈匏廬交翠軒筆記引王荆公高陽郡君齊氏墓志，有曰五月初三日十月初八日，以爲北宋時已然。胡亭培訂譌雜錄引白樂天詩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則唐時已然。又引漢末焦仲卿妻詩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則其來更古。按此詩初七未必如今日所言，要以七字單辭而加之，是亦卽今言之所本。胡氏此書訂正俗誤，雖多在耳目之前，而往往爲人所易犯。如云書言皋陶邁種德，本訓廣布其德，而今人以邁種爲出類之稱。公羊傳許夷狄者不壹而足，本謂不以壹字便許之，而今人以不壹而足爲至多之辭。禮記朱弦而疏越壹唱而三歎，本謂聲希和寡，而今人以壹唱三歎爲長言之意。陸士衡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或含豪而邈然，上句謂草率速成，下句謂寒澀不屬，而今人以含豪邈然爲深遠之致。世說索音色解人亦不得，本謂人之意求解此者亦不可得，而今人以索解不得爲作者自求解人。此等皆極易曉，而世多忽之，通人名家，時亦誤用。至如分野之分音問，與野字對；劬勤皆去聲，作急遽解；宂長之長，逕庭之庭皆去聲；俗儒亦多不察也。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八月初五日

閱訂譌雜錄。考據之學，愈後愈難，如高唐神女夢一條辨文選刻本於神女賦中王玉二字顚倒互譌，遂以宋玉之夢爲襄王之夢。四庫提要謂姚寬西溪叢語已言之，譏鳴玉未見其書。不知沈括夢溪筆談補先辨之甚詳，存中北宋人，又較令威爲早矣。以夢神女屬襄王，唐人詩已屢用之，蓋其沿誤甚久。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六月十三日

瞥記　淸梁玉繩撰

梁玉繩瞥記載乾隆丁酉十月上諭，四庫全書館進呈李廌濟南集，其詠鳳凰臺詩有漢徹方秦政句，因檢北史文苑傳序，亦有頡頏漢徹、跨躡曹丕之語。始皇酷虐無道，自可顯斥其名；曹丕躬爲篡逆，稱名亦宜。若漢武帝尙爲振作有爲之主，黷武惑仙，乃其小疵，豈得直書其名？著交武英殿將北史文苑傳序改爲漢武；其李廌集亦一體改正，云云。大哉王言，可謂千古獨出之識，昔人無道及者。往年有人以毛稚黃巽書求售。稚黃名先舒，錢唐人，國初有盛名，因取觀之。其首卷論唐高祖太宗及宋太祖太宗倫紀事，稱宋以太祖太宗，而稱唐二帝皆以名。余舉謂友人曰：前代帝王，自非商辛楊廣，皆不應斥名，況唐高祖創業之君，太宗古今推令主，尤後代所宜尊崇，稚黃又與宋二帝同論，乃一以名，一以廟號，兩兩相形，又非以此寓褒貶，而稱謂淆亂，非惟無識，且亦不知文章體裁，無論其文之拙也，遂還其書。今日偶憶之，漫記於此。

咸豐戊午（一八五八）六月二十一日

午風堂叢談　清鄒炳泰撰

午風堂叢談四册，無錫鄒曉屛相國撰，凡八卷。書爲代州馮遜園侍郎故物，卷面有遜園手記數行，稱相國爲先師。每册側面編三四五六字數，又書板心題曰午風堂集，蓋其前尙有二册，爲相國詩文之屬，而侍郎記言得此于廠肆，其時蓋已失前二册矣。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正月十四日

臥閱午風堂叢談。其論書畫頗當家，間及掌故，亦可備參考，而筆意迂冗，不能出色。所考證經史，亦鮮自得之學。

正月十五日

斠經筆記　清陳倬撰

陳戶部倬新刻其斠經筆記一卷，戶部爲陳碩甫弟子，故說經具有家法，亦頗有心得。此卷中如言易革卦象傳順乎天而應乎人，古本作應乎天而順乎民，引禮緯含文嘉、漢書敍傳述高紀述哀紀、後漢書黃瓊傳、魏志袁術傳辛毗傳、蜀志先主傳後主傳郤正傳、宋書禮志、北齊書方伎傳等爲證，今本因唐諱民爲人而又互譌其文耳。又詩巧言篇爲鬼爲蜮，鬼卽螝之省，螝乃莊子所云螝二首。顏氏家訓引古今字詁云古之虺字，三家詩當作爲螝爲蜮。文選鮑昭蕪城賦云壇羅虺蜮，蓋本三家，楚辭大招亦以虺與蜮並言。（案王棻友說文釋例已言之。）禮記射義篇蓋觀者如堵牆，經文本作蓋觀者如堵，注當有堵牆二字，釋文出如堵二字，知所見經文猶未誤。史記田叔列傳正義引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堵牆也，蓋引經復引注，此其明證。不知何時以注中牆字連寫入堵字下，遂挩去此注耳。此三條極爲精碻。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十二月二十一日

重論文齋筆錄　清王端履撰

閱蕭山王小穀端履重論文齋筆錄，共十二卷。小穀字子臨，嘉慶甲戌庶吉士，告歸，遂不出。其父穀人先生宗炎，乾隆庚子進士，未授官而歸，藏書甚富，號十萬卷樓，校勘極精，年八十餘，猶孜孜不訖，著有晚聞居士集者也。小穀濡染家學，又受業於其族父南陔中丞，早歲歸田，見聞頗廣。是書刻於道光丙午，亦多有所考證；又一時交游，如儀徵鍾保岐懷仁和蔣蔣邨炯仁和陸爾雅堯春同邑汪蘇澤繼培傅子經學灝徐北溟鯤

皆湛深經術，載其論著數首，尤足以傳。惟多存其自作之詩，詩又不甚工，且至載其場屋試律及鄉曲酬應瑣事，至爲可厭耳。其所載陶安生定山金登園廷棟諸作，則已刻於阮文達詁經精舍文集徐北溟文亦有見集中者；趙寬夫坦沈補生豫之作，已見兩家文集中。南陔先生文及詩詞所載特多，言其思惟居士存稿以卷帙繁重，未能付刻，故錄存之。然往年平景蓀言，曾見其許鄭學廬文集，已有刻本，未知諸文收入否也。是編載有擬江式求撰集古來文字表一首，乃其爲諸生時應學使朱文正公試所作，文至二千五百餘言，爲考小學者之資糧，云已刻入廣雅樓試卷，予亦未見其書也。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八月二十六日

左傳亥有二首六身，注疏皆以字形爲解而不能明晳，後人遂滋異說。近儒孔氏廣森言之最詳，云宣城梅氏以此證古籌算縱橫記數之法。按宋元人算草，六七八九或爲𝍥𝍦𝍧𝍨，或爲𝍮𝍯𝍰𝍱，蓋權輿自古射禮釋獲，橫縮相變，卽其遺象。留侯發八難云，請借前箸以籌之，言以箸當籌，時方食有兩箸，復借高帝前箸得四箸，每發一難，輒下一籌，至五橫之（案謂〤也），六𝍥之，七𝍦之，八𝍧之，故用四箸而足。篆文亥爲𠀅，其乀與丅相似，ㄗ與丅相似，是有三六形。若移首上二畫下置身旁，則成⿰忄川，正如布算橫列四位，起二萬，次六千，次六百，次六十也。今閱重論文齋筆錄載南陔先生說云，商鍾銘吉日丁亥之亥作𠀅，正合二首六身。古之造文者，本有移置之法，右旁之丨，橫之爲一，置於中丨之下，卽爲𝍮矣。左旁之二豎，其上畫作丨，置於一上，亦爲𝍮矣。左旁之ナ，伸其丿作丨，置於一上，亦爲𝍮矣。總其六身，則爲𝍮𝍮𝍮；合其二首則亞；豎其二首則爲𝍡，下而置於𝍮𝍮𝍮之左旁，則爲𝍡𝍮𝍮𝍮，於是士文伯見而數之，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其說正與孔氏相發明，而所據尤爲精確。若孫

氏星衍謂亥有二首者，十干配十二支，從甲寅數至亥則餘甲子乙丑，子與丑實支之首，故云二首；六甲爲身，故云六身。下甲子乙丑與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同計之，方成六甲，故云下二如身，是其日數言不外二與六也。二萬大數在先，故曰首六千六百六旬；餘數在下，故曰身支有十二而干十。史趙舉亥，士文伯卽知以旬計；史趙舉二六之數，大數在前，餘數在後，士文伯卽知是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矣。按其說支離之甚。數起甲寅者乃曆法，與此無涉。絳縣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何不從甲子布算，而必以甲寅布算？從甲寅數至癸亥餘甲子乙丑，則在下餘而非在首，何得云二首？且子可稱十二支之首，何得連丑數之？甲子乙丑，既在所餘，又安得並數之爲六甲？況以六十干支一周計之，則自甲寅至癸丑六十年中已得六甲，若數至癸亥，則七十年中且成七甲矣。史趙但舉二六之數，又安知非二萬六千或二萬六百或二萬有六旬，何以必知爲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乎？十干自十干，干者幹也；十二支自十二支，支者枝也；豈有干而假支爲首之理？旣以甲子幷數之爲六甲，是方得成六身而已失二首，何以得云二首六身？且身字何解？下二如身又何解乎？孫氏之言，按之文義算法，無一而合。又謂亥字如不以干支求之，所云二首六身，安知非二萬六千六百又六日，而必云旬？案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者，謂二萬六千六百日又六十日，正合七十三年之數。杜氏長歷孔氏正義所說甚明，是以旬計者止六旬奇零之數，其二萬六千六百，皆以日計，何嘗以旬計乎？是益爲曲說矣。

筆錄又載乾隆辛亥八月南陔先生寓杭州吳山火德廟，錄道藏寄晚聞居士札云，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三續，已得一册。竹汀先生學問精博，惟燉煌長史武斑碑跋云春秋時周有武氏子來求賻，此武氏見於經傳者，而姓氏書惟舉趙武臣爲始，亦弗深考也。案襄四年左氏傳言羿臣有武羅，是夏時人，較武氏子爲先矣。淮南

子校本家懷祖先生校出誤處二百十一條，陳觀樓先生校出十五條，皆精當不可易，此外尙未能盡刊踳駁也。盧校釋文，已見其書，不甚精審，考證亦多疏舛。如爾雅釋詁箌考證云，說文艸部菿，艸大也；竹部箌，訓草木到。案說文竹部無箌字，艸部有菿字，訓草木倒，慈銘案當作到，古無倒字。盧誤記耳。慈銘案，盧氏考證云，據陸氏知今本說文誤，然訓爲艸大，則字當从艸。今爾雅亦从竹，疑皆誤。是盧氏固以从竹爲誤矣。後段若膺氏說文注改菿艸大也之菿爲箌，而刪去部末菿篆及草木倒之解，謂是後人所綴。紐氏樹玉說亦同。詢之王謂懷祖氏邵謂二雲氏二氏，均不滿其書，謂盧郎老矣，而刻書甚易，能無誤乎？邵公謂盧公喜與時賢作難，是其一蔽。鍾山札記駁及許綠紂紅，駢四儷六，各有體裁，豈可以經義繩之？爾雅考證厈山條下之近人，指洪稚存也。稚存謂厈山卽沂山，原屬肊說，然作釋文考證，則不直與此等無稽之談辨也。慈銘案，以厈山爲卽沂山，固洪氏之說，見卷葹閣文甲集與邵二雲編修書，然盧氏考證，謂近人本遂改作斤，謂卽周禮沂山者，則洪氏未嘗有校刻爾雅之本，疑別有所指。且洪氏列有八證，雖未必盡確，亦自粲然成理，不得竟斥爲無稽之談？王氏所駁考證二條，誠爲有見，然盧氏此書，用力甚深，其中刊定疑誤，卓然發千載之蒙者不少。釋文宋本及葉石君影鈔本不可得見，盧本終遠勝通志堂本。近來耳食之徒，多訾盧之肊改，實不然也，學者毋爲所誤。至卷首校勘姓氏，有云東吳朱文游兄，海鹽吳槎客兄、東吳嚴豹人兄等云云，經典釋文是何等古書，乃有此九兄之稱，竟同屠沽家酒肉簿，都人傳爲笑柄，不意抱經先生鄙俚至此，豈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耶？言之可發一噱。慈銘案，此誠不典，然亦足見先輩眞璞處。予所見同輩中有年弱於予幾半者，予未嘗直呼其字，而公然先施之，其名士刻集者，往往直斥人名，亦世風之日下也。復古編自葛君罷官，竟不刷印，坊間絕響。聞鮑氏謂以文有刻本，似可無容遠購，希與蔡君言之。爾雅正義貸園叢書都已買得。陔餘叢考僅勝席上談天，只可場中對策，無補經術，不必急於購求也。新刻抱朴子，此間已有，無所校補，不

及藏本遠甚，俟歸後重坐吳山，懷餅就鈔矣。小穀謂先生此時將謁朱文正公於皖，故有歸後重鈔之言也。其書關係一時學術，先生時尚爲諸生，而所得已如此，足徵學力之深。

筆錄所載考證經義，多有可采，其訓詁具有心得，蓋承南陔先生之指受也。今最其三則云：

論語子張學干祿，鄭云干求也，祿祿位也。案廣雅釋詁，祿善也，子張欲求善猶今俗語欲討好，故夫子告以寡過，寡過則善自在其中。由此推之，詩旱麓干祿豈弟，言求善而得樂易也，假樂干祿百福，言求善而得百福也。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行德自不回邪，非有意求善所謂性者也。干祿與下正行對文，益知非爵祿之祿，廣雅所釋，自爲古訓。自鄭趙諸注，俱以祿爲祿位，而祿善之詁遂昧。王懷祖錢晦之作廣雅疏證，俱引周禮天府注祿之言穀也，穀訓善，祿亦當訓善爲釋，由不得其本義故也。

論語大哉堯之爲君也節，孟子滕文公篇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惟天上無巍巍乎三字，似論語涉上下節而衍耳。白虎通唐猶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是蕩蕩正釋堯之所以大，若增巍巍字，似兼高言，而非專言大矣。故趙岐彼注云：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漢書儒林傳唯天爲大上亦無巍巍乎三字。孟子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趙注以治釋脩。案脩與循古字通，循從也，由也。易繫辭德之脩也，釋文脩，馬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循本作脩是也。慈銘案，隸脩循字相似，古書互譌者多矣，未必相通。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猶言吾何由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比讀如樂記比于慢矣之比。鄭彼注云，比猶同也。其餘可取者尚有一二，不及備載。

又答嘉興沈西雝濤書，言陳氏湖海樓所刻周易鄭注，尚有數條未及補正云，如小畜九三輿說輻，釋文本

亦作輹，馬云車下縛也。鄭云伏菟。案說文輹，車下縛也。轐，車伏兔也，似馬易作輹而鄭易當作轐，疑釋文鄭字下傳寫脫作轐二字，不得蒙釋文本亦作輹之文，遂改經輻字爲輹而注云伏兔也。又井九二注坎爲水上直巽，義不可通，胡刻文選注引作上直魚，案晉書天文志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與坎義相合，知巽字乃魚字之譌，此必須改者。慈銘案，今湖海樓本尚未改正，又錢晦之廣雅疏義二十卷，僅知其名，今據筆錄，則已刊行矣。又言所藏有青浦湯運太南唐書注十八卷，徵引極詳贍。

筆錄言爾雅所載多古藥名，嘗欲據周禮疾醫五藥鄭注草木蟲石穀也取爾雅區分五類，著釋藥一篇，以老不能成書，將所得諸條，散附筆錄中。今按其說，往往直錄邵氏正義郝氏義疏之文，尠所發明，然亦間有訂正兩家之誤者。如釋草離南活莌注，零陵人祖日貫之爲樹，據中山經注零陵人植而日灌之以爲樹，邵氏旣引此文，而又云祖日貫之疑有脫誤。慈銘案，此乃邵氏之愼，郝疏則明云祖貫卽植灌形聲之譌矣。又蘠蘼虋冬注，門冬一名滿冬，邵氏謂上文顚棘，爲今之天門冬，此則今之麥門冬。本艸陶注謂根似穬麥，故謂之麥門冬，虋門音同也，郝氏謂卽今之薔薇，恐非。慈銘案，郝氏謂今薔薇華白，子若棠梨，多生水側，春初葉芽可啖。然吾越所見薔薇皆花具紅黃而大，間有白者，亦無子，葉亦無人啖之。京師花亦有紅黃白三色，郝氏蓋徒以蘠蘼薔薇音同而附合之，未可信。又菟奚顆凍，注款冬也，又中馗菌小者菌，注地蕈也，似蓋郝氏據釋文中馗舍人本作中鳩，云菟奚名顆東，顆東名中鳩，是讀中鳩上屬。又說文菌地蕈，蓋許亦讀中馗屬上，與舍人同。案中馗卽終葵，考工記玉人抒上終葵首，鄭注終葵椎也。凡物之豐上而銳下者，皆謂之終葵，菌之形正似之。則中馗自屬菌言，其小者則謂之菌耳，菌亦以其形言之，郝說非也。慈銘案，說文菌下止云蕈，不及中馗，許君解字，不必備舉異文，此例甚多。郝氏遽謂其于爾雅亦讀中馗屬上，自

出肊斷，王氏之說是也。

八月二十七日

復閱重論文齋筆記，再劄其經學三則云。

孟子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趙注茲此也，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案舜雖愛象，豈不知其不仁，他日封之有庳，尙使吏治其國，今甫謨蓋之後，反令治其臣庶，恐無此理。史記五帝本紀作爾其庶矣，索隱言汝當庶幾於友悌之情義也，是並不以爲臣庶之庶。先大人曰此王氏稱其父穀人先生之說，臣當作㠯，古臣㠯字形相近而誤。㠯由也，見漢書劉向傳注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曰，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所以卽所由也。于讀如檀弓于則于之于，彼疏以廣大釋之，廣大卽寬博之義，治有安意，蓋象言思舜而憂之甚，欲自掩揜井之謀，舜誠信之，故曰思惟思也，釋詁文此由徼幸詩檜風傳庶幸也，釋詁庶幾幸也。汝其寬廣厥心，予甚安也。猶今俗語云汝放心我好也。

與鑽穴隙之類也，王伯申尙書釋與爲語助，無意義。案與猶及也，之是也詩小雅蓼莪箋之猶是也，爾雅之子者是子也。謂不由其道，與鑽穴隙是類卽同類。故趙注云是與鑽穴隙何異，何異正釋之類二字。孔檢討讀與爲歟，屬上讀。焦里堂疑之字爲衍文，皆未審之訓爲是故耳。

左傳衞懿公好鶴，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五里，是鶴乃地名，蓋鶴邑之人，爲懿公左右嬖倖。故史記衞世家於好鶴下繼以淫樂奢侈四字，新序狄人攻衞，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宮人與鶴對文，正是外嬖之屬。呂覽忠廉篇同。懿公好鶴邑之人，而與之祿位，乘大夫之車，

故國人曰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以國人與鶴（鶴是外邑）相對言，無事則以祿位與鶴，有事則以甲授國人也。杜於鶴無注，正義以鳥釋之，恐非。

以上三條，雖近於新雋，然詁訓名通，皆有依據。好鶴一條，似無堅證，惟乘軒非鶴所樂，汪容甫已疑之。且國君好鶴，卽有糜費，亦何至國人皆怒，臨難不戰。況以呂覽新序所言證之，似亦指人。春秋時如晉厲公齊莊公皆以嬖倖致死，非無稽也。錄存於此，亦足以示人讀書之法。筆錄又言漢書鄒陽傳魯姜羗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疑皆嚴氏春秋義。又載海寧俞潛山思謙朱子刊去孝經解云，朱子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因刊去大雅曰無念爾祖以下數處，共二百餘字。考漢書匡衡疏云，大雅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是朱子所疑後人增入者，正漢儒所謂孔子著之首章者也。又載仁和范介茲景福云，周頌烈文篇末多一韻，天作篇末少一韻，若移嗚呼前王不忘六字於子孫保之之下，則兩篇皆協韻矣。二詩相連，蓋誤簡也。此書行本甚稀，世所罕見，故節錄之。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十二月初十日

讀書偶識　清鄒漢勛撰

讀書偶識三册，爲新化鄒漢勛字叔績所箸，尙是寫本未刻者，其每葉紙心題「斅執齋箸述」五字，所記皆經典攷據之學，多引近儒戴東原江子屛諸家說，主于名物訓詁；亦多作說文字，其人名字皆所稀見，當是績學著書而世未知者也。

其于禮經名物，攷訂頗詳，而尤深于小學。所詮說文字義及辨正新坿字數條，皆精確。言書盜稷篇丹

朱爲驩朱之借字，據山海經驩朱卽驩兜，非堯之胤子朱，義尤新切。至以敖爲驩兜之子，謂驩兜爲惡謚，敖亦惡謚。据呂氏春秋莒敖公高誘注，敖謚也。周王發生時號武王，死後因號加謚爲寧武，此兩字謚。古人兩言謚三言謚皆單稱，故寧考、寧王、寧人皆謂武王。又謂周書謚法無寧字，而秦有寧公，蓋傳寫周書者佚之。則皆望文武斷，爲漢學之蔽矣。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十月十六日

閱鄒叔績讀書偶識。其論廟室服制等頗詳覈，能斷制，餘多失之繁瑣，且武斷不根。予于乙丑之冬，曾正其論尙書謬誤者數條。然如言棄稷此當作皋陶謨之丹朱，爲驩朱之借字，敖爲驩朱之子。據莊子堯伐叢胥敖，謂虞賓在作，既非殄世，亦何至於朋淫，列有七證。言梓材卽伯禽之命，據尙書大傳作杍材，而載伯禽周公橋梓之說。謂王曰對，當是王曰材，材蓋伯禽之名，杍者子也。尙書百篇，無摘篇中二字爲篇名者。二事雖似立異無堅據，而具有至理。梓材以左傳祝佗所言及康誥首冠以維三月至大誥治四十八字文義推之，蓋書序以殷餘民封康叔下脫落伯禽二字，故後人遂不得其解，而梓材者實周公誥伯禽兼誡成王之書也。至伯禽之爲字，則證以左傳楚靈王之稱曰禽父，而不與王孫牟連類稱王孫禽，尤爲明顯。父者且字也，伯者五十伯仲之稱也，皆配字不配名者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八月二十八日

學藝齋遺書　**清鄒漢勛撰**

閱鄒叔績文集，其王制周尺解、三江彭蠡東陵攷、九江攷、漢長沙零陵桂陽武陵四郡攷、汝淮泗注江說、

貳軫釋，皆足以自持其說。寶慶疆里圖說，備言方志續圖之法，及舊圖之病，極爲精塙，它文亦多有本之言。其家書有云，年三十有畸，尙未靑一衿，則其入學甚遲。又有云榜發落解，卌年守經，不能寸進。攷叔績爲咸豐辛亥舉人，癸丑從江忠源死事，年當已五十許矣。遺書前刻楚人王闓運所爲傳，意求奇崛，而事蹟全不分明，支離蕪僿，亦多費解。此人盛竊時譽，脣吻激揚，好持長短，雖較趙之謙稍知讀書，詩文亦較通順，而大言詭行，輕險自炫，亦近日江湖佹客一輩中物也。日出欠消，終歸朽腐，姑記吾言，以諗後來而已。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十二月初二日

巢經巢經說　淸鄭珍撰

閱巢經巢經說。鄭子尹珍所箸。子尹之說文逸字，已爲近日卓絕之學，今閱其經說僅一卷，而貫串精密，尤多傑見。其長在善讀經文注文，不爲唐以後正義所惑，有功於經學甚鉅。如補正爾雅釋親宗族一條，謂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母，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當作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母，父之從祖姊妹爲族姑，皆誤衍一祖字。又旣曰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復曰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爲從祖王母，文義緟複，當是父之從祖昆弟之父爲族祖王父之誤，古本原與下族祖王母句對文也。父之從祖姊妹爲族姑下，當又有從祖姑爲族祖姑一句，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下，疑舊有其女子子爲從父姊妹，從祖父之子相謂爲從祖昆弟，其女子子爲從祖姊妹三句，乃于儀禮五服內親無一遺闕。而自開成石經，已同今本，邵氏郝氏亦未疑及。易疇程氏說禮名家，而其文足徵中親屬隆殺述，至以昆弟之曾孫與族曾孫爲二人，以從父昆弟之孫爲族昆弟之孫，則此篇關係非淺尟也。曾子問婚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節一條，所云致命，非辭婚，乃致其綏娶之命；所云弗取而後嫁，非別嫁，乃女氏強嫁于壻。鄭注本不誤，而正義誤解之。爾雅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一條，同出謂同一父所出，姊妹者男子于女子

之專稱，姒娣者女子于姊妹之專稱，故妯娌相稱，卽據其年之長少以姒娣呼之，親之若娣妹而繫以婦，曰姒婦娣婦，別其非同生也。自孫叔然誤解爲同事一夫，郭氏因之，而姒娣爲女子于娣妹之專稱義遂昧矣。說士昏禮夫婦之名一條，未奠雁之先，稱女而不婦，以未受夫摯也。未入室卽席之先，稱壻而不夫，以尙無匹配義也。聖人謹夫婦之名如此。

考定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下文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鄭氏經注原本一條，明舊讀合兩條爲一之誤，以著康成改讀之由。文多不載。子尹謂康成所見儀禮，此處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下，只有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九字，故斷其爲上一條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之傳，文闌在下，而以女子子句，爲女子子成人有出道者降旁親之事例，故注云明當及時。蓋聖人處女子年已笄醴者，早晚有嫁道，若値喪服，必一槪滿其月數，則昏姻愆期。惟正尊之服，是不敢降。故不杖期章祖父母條內，已兼有未嫁女孫服之矣，而下又言女子子爲祖父母，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條內，亦兼有未嫁曾孫女服之矣，而下又言女子子未嫁者爲曾祖父母，至於旁親則皆可從降，始無失嘉會之時。朱子云：女子子適人者爲世父等之服，獨見此經，當從鄭注無疑，然猶不知此條本非明嫁者爲世父等之常例，特以明未嫁者有降旁親之事例。女子嫁者降其世父等之服，自可由爲衆昆弟大功推之，若未嫁降旁親，不出此條，則此例遂無從見，此經意也。賈疏所謂逆降者是也。逆降之說，已見梁朱异問李業興語，始於六朝儒者，而後人羣大訾之，以爲大違服例。予謂此聖人經例，鄭特明之，非肊撰也。今本儀禮傳曰下，有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四句，蓋魏晉以後從馬王之學者，必欲違舊讀以難康成，因取齊衰三月章嫁者未嫁者之傳，以爲此經之傳。而得與女君同句下，又有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傳文，則賈疏明言是康成注文，謂當屬上節注文言大夫之妾乃此三人之服也句下，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破之，可知唐以前人並不認此二十一字爲傳文。其直以爲傳者，自開成石經始，云云。反覆辯證，凡五

千言，極其精確，推明服制之微，以著人道之重，有功于聖經甚大，不止爲鄭學干城也。阮氏元陳氏壽祺皆知傳文下言爲世父母二十一字爲鄭注，而猶未明逆降之義，又不知傳文嫁者其嫁于大夫四句亦係後人羼入，非康成所注原本，甚矣讀書之難也。孔氏廣森禮學卮言，謂此條言逆降者，蓋以貴降，未嫁者謂未嫁於大夫也。斬衰章注，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婦人外成，既許嫁大夫，雖未行，固已貴矣，是以有逆降之法云云。蓋欲周旋傳文嫁者四語，而頗協於服制尊尊之義，亦足以備一說，要不若子尹此辨之精。至金氏榜禮箋，謂此女子子亦指大夫之女，以尊厭降，非逆降，則姊妹亦是大夫之女，何得厭降？又謂傳曰嫁者四語，亦鄭注釋舊讀之文，後人誤加傳曰二字，混入大字。李氏惇謂姑姊妹三字是衍文。皆不可從。皆足以訂正千載之誤。辨日本古文孝經孔氏傳之僞有十事，其謂孝經漢止分章，至皇侃義疏始標章名，而此本章名皆與今同（惟所多四章，別立新名。）孔穎達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及馬融爲周禮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則就經爲注，始於東漢之末。今此本孔序乃云發憤精思，爲之訓傳，悉載本文，是漢儒訓詁體例，且所未知。陸氏經典釋文序例云：「朱以發經，墨以起傳」。曰發曰起者，猶言標也，蓋陸氏因摘字爲音，經傳相間，欲便覽者分別，故其初本標經文用朱書，標注文用墨書。而此書序亦云朱以發經，墨以起傳，不知經何待發？所起者又何傳？是直不解陸氏所言，徒以其例新而襲用之。孝經孔傳，隋劉炫始主之以駁鄭注（書亡于梁，至隋時復出，即炫所僞作。）其駁鄭注「孝始於事親」三句，具載邢疏，而此本孔傳轉同鄭義。邢疏孝治章引孔安國曰：亦以相統理。感應章注，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疏云此依孔傳。而今本無此二條，足見作僞者于注疏猶未細檢。此五事尤爲精確，足關僞者之口。予嘗讀古文孝經孔氏傳，決爲日本陋儒所爲，幷非劉光伯所假託之本，其序文全是六朝人筆墨，殆尙是光伯原本。中有云：「昔吾逮從伏生，論古文尙書誼，時學士會，云出叔孫氏之門，自道知孝經，有師法」，此豈西漢

人語？又云：「夫雲集而龍興，虎嘯而風起，物之相感，有自然者，不可謂毋也。胡笳吟動，馬蹀而悲，黃老之彈，嬰兒起舞，庶民之愚，愈于胡馬與嬰兒也，何爲不可以樂化之」？其文義句調，皆齊梁以後畦徑。至因漢書藝文志有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郄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等語，遂改故親生之郄下句爲是故親生毓之。試思今文故親生之郄下以養父母日嚴一語，謂郄下至近也，親生之至恩也，而其養日嚴，蓋由恩生義，由近生尊，郄下之地，卽大禮所自出，此何等精義。班氏所謂諸家說不安處，未知所指，而改作親生毓之，便淺陋迥異矣。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此卽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禮記云「君子念始之者也」之義。鄭注「父母生子，骨肉相連屬，復何加焉」。明皇注：「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于斯」，皆得聖人精義。班氏所謂不安，未知長孫江翁何所說，后倉翼奉何所道，而此本改作「父母生之，績莫大焉」，傳云：「績功也，父母之生子，撫之育之，顧之復之，攻苦之功莫大焉者也」。父母于子，可以功論？文義俚鄙，一何至此！又以陸氏釋文云：「父子之道，古文從此已下別爲一章」，遂別標章名曰父母生績章，尤爲可笑，是則斷非光伯所爲。子尹譏召弓盧氏最號精審，而爲此書作序，極辨爲眞孔氏作，蓋好奇之心先入之，卽極醜態亦不復見。予觀盧氏序，亦未始不置疑，且言其章首傳中，有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仲尼之兄伯尼」十五字，必是後人孱入；又云在讀者之善擇，是盧氏未嘗竟信爲眞。特以古籍流傳者無幾，卽出掇拾，其中亦或存古義，但于文字無所顯背，所謂與其過而廢之，無寧過而存之者歟？至海寧吳氏騫、慈谿鄭氏辰兩序，則推崇太過，愈辨愈僨，爲作僞者所中矣。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九月初七日

夜再閱巢經巢經說中攷定喪服大功章鄭注一條，反覆詳繹，爲最其要略，以小字補書于初七日日記眉端，至二更後，燭再盡而罷。鄭君此論，精貫經文，深明禮志，不特見女子未嫁而成人者有降旁親之服例，且以明不杖期章所以特言女子子爲祖父母，齊衰三月章所以特言女子子已嫁未嫁者爲曾祖父母，蓋以見正尊之服不敢降也。而上文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一條，正與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三經一例。蓋妾爲君之子女，例止統言庶子，則庶子二字，已包女子在內。至妾服私親，祇有不杖期章爲其子，爲其父母；而私親大功以下，則記有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一語，所以補經之不備。是舉一經而全經之體例，俱得要領，益見經文記文之周密無間，而舊讀之憑私牽合，灼然可知其誤，苦心深識，乃成此創獲之解，康成經注，眞如日月經天矣。子尹自言六年之久，反復推尋，始得明備其說。經學最不易言，儀禮尤苦難讀。然遇此等疑義，探索之餘，渙然冰釋，其樂自勝于看他書。今夕續燈，細籀此文，如獲異寶，經義悅人，如是如是。

九月十二日

羣書札記　清朱亦棟撰

閱朱亦棟羣書札記。亦棟原名芹，嘉慶時諸生。書凡十卷，雜考古義，頗有心得。於近時孔衆仲之詩聲類，詆之甚力，蓋於古今聲韻，亦能參互而知其原，故往往中孔氏之病。惟讀書未多，時有村塾陋語。據其凡例言所著尙有十三經札記，已先刊行。是亦吾越好古之士，而學者罕知，深可歎也。其書刻于歿後，編次無法，且多誤字。

舒藝室隨筆　清張文虎撰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六月二十八日

閱張嘯山舒藝室隨筆。卷一經說，自易至爾雅；卷二卷三說文，附玉篇數則；卷四史記；卷五漢書，多據明刻廣東本及汪文盛本校日食晦朔月日之誤；卷六後漢書本紀、續漢書律曆志、逸周書、戰國策、管子、韓非子、墨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莊子、文選樂府詩集，而管子所校最多，餘不過數條或一二條。其書實事求是，鉤貫邃密，而說文爲尤精，於近儒段桂錢嚴之說，多有所補正，卓然不刊者也。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閏五月初七日

閱張孟彪舒藝室雜箸甲編上下卷，皆說經及考據之文。孟彪精於律算，爲專門之學。又少長吳淞盛時，多見故家藏書，校讎目錄，尤所長也。乙編上下卷，多志傳紀事之作，文不能工。其署浙江甯波府知府林鈞家傳，林曾爲山陰縣丞，後又署縣事，貪競巧滑，衆所共知，而傳極稱其賢，諛墓之文，大率如是。至敍山陰林烈婦李氏事，誤以爲李烈婦，林氏且謂請旌及立祠墓，皆稱林烈女，所以絕之於李，則大謬矣。墓碑祠額大書林烈婦，爾時余嘗爭之於邑紳，謂烈女爲林童養之媳，未嘗合巹成婦，而爲林逼姦，不從以死，宜以李烈女請旌而絕之於林，諸紳不能用，余因爲傳及詩以志之，今皆存集中。此事本與官無涉，孟彪蓋據鈞家所作行述書之，而姓氏顚倒，可知鈞之作吏，全無心肝矣。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七月初六日

東塾讀書記　清陳澧撰

夜閱東塾讀書記，分孝經論語孟子易書詩周禮儀禮春秋小學諸子三國志朱子書各爲一卷。經無禮記，史止三國，蓋未成之書。其學折衷漢宋，實事求是，而獨不取荀子，蓋未知蘭陵之學者也。又其意實不滿宋學，而故爲門面之語，亦可不必。朱子書後又有論西漢數頁，編次頗無序。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十月二十六日

閱東塾讀書記中春秋諸子兩卷。其言皆極平實，惟謂左傳多後人增入語，取姚姬傳吳起輩坿益之說；謂荀子所謂學者止欲求勝前人，其非十二子中尤專攻子思孟子，蓋其失甚矣；又謂荀子詆子游氏之言甚於子張子夏氏，或以子思孟子之學出於子游；則誣說游辭，不足與辨也。又閱小學一卷，雖簡而不枝。論三國一卷，西漢一卷，皆寥略，其標題止曰三國，曰西漢，殊非是。

十一月初一日

近人番禺陳蘭浦澧東塾讀書記云，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爲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此蓋有激而言，未可爲公羊病也。下文公及齊人狩于郜，公羊以爲譏與讎狩，讎者無時，焉可與通，可見公羊深惡魯莊公不復讎，遂以爲賢齊襄公復讎，故云襄公事祖禰之心盡矣，九世安得云禰？明譏魯莊公忘其禰也。慈銘案，此眞善讀公羊者，然獨未盡也。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羊云，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何注復讎以死敗爲榮，故錄之。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何注時實（今本此下衍不能二字）爲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讎伐之，於是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則公羊於此事不啻反覆言之深切箸明矣。夫敗而猶爲榮，何

況能復？以名復者猶足錄，何況以實伐者誇大也。亦解詁文。其後既非以實，又以致敗，而猶誇大之，其責臣子之復讎，言至痛而意至切矣。邵公解在下爲臣下之下，是也，以莊公一生絕無讎齊之心也。近儒孔顨軒氏解在下爲在後，以爲不於襄公而於桓公之世，非也。復讎論世，則與大九世復讎之說相矛盾矣，與百世可也之語益相戾矣。陳氏此說，非特善說公羊，亦甚有功名教，故爲申釋之。扶經植義，後之君子，或有取焉。

十二月初一日

閱東塾讀書記中易經一卷，眞實事求是者也。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八月十三日

閱東塾讀書記諸子一卷，所言皆大義醇實，不攟摭瑣碎。

光緒癸未（一八八三）七月十八日

閱東塾讀書記訖。陳氏取材不多，不爲新異之論，而實事求是，切理饜心，多示人以涵泳經文、尋繹義理之法，甚有功於世道。其文句於考據家中自闢町畦，初學尤宜玩味也。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正月初五日

讀書雜釋　清徐鼒撰

閱徐彝舟鼒讀書雜釋，其聞見雖不甚殫洽，然實事求是，於經典名物詁訓之牽互者，亦頗能鉤析分明。如籧篨戚施一條，謂說文籧篨、粗竹席也，䶢鼀、卽戚施正字，䶢本作鼀。詹諸也；薛君韓詩章句，戚施、蟾蜍，喻醜惡也，蟾蜍卽詹諸之俗。此爲弟一義。國語、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韋注：籧篨偃人，戚施僂人；毛傳用國語。此爲

弟二義。爾雅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鄭箋用之。此爲弟三義。言其展轉相生之故，極爲明晳。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十一月二十二日

曲园雜纂　清俞樾撰

閱曲園雜纂，每卷爲一種。今日閱其艮宧易說達齋書說達齋詩說。曲園者，俞氏寓居吳門馬醫巷所築之園，艮宧達齋，皆園中室名也。其說經解頤，仍是平義本色。

卷四十二梵珠，取佛經語爲連珠一百八首，卷四十三百空曲，廣尤西堂駐雲飛十空曲爲百首，卷四十四十二月花神議，卷四十五銀瓶徵，以岳忠武小女銀瓶投井事不見宋史及金陀粹編忠武行實，亦岳珂譔而周密癸辛雜識已載之，今杭之人乃強以張憲爲之配，因爲之考以徵其實。卷四十六吳絳雪年譜，卷四十七五行占，卷四十八八卦葉子格，卷四十九隱書，爲廋辭百事，先隱後解，以漢志有隱書十八篇也。卷五十老圓，取蔣清容四絃秋曲意，演老將老妓而老僧爲之說法，效王船山全書後坿龍舟會襍劇也。此九種爲游藝之餘，然梵珠詞采斐然，百空曲亦清雅可誦，卽十二月花神議事近游戲，而敷佐典雅，終非檀几叢書等比也。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九月初二日

卷四達齋春秋論，卷五達齋叢說，卷六荀子詩說，卷七何邵公論語義。其春秋論多取證史事，爲成敗之鑑，具有深意。叢說皆說經史，事爲一篇，多出新義。其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說，以上九字作一句，讀殺字讀去聲，與余甲子日記中舊說同。荀子詩說取荀子中引詩者釋之。何邵公論語義取公羊解詁中引論語者次列之。皆足備一家之學。惟據北堂書鈔引何休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是不知此

本出何平叔集解引孔安國說，書鈔以其出集解，遂作何晏曰，而鈔本又誤作何休曰，俞氏猶沿劉申甫誤說而不知審正也。

初三日

閱曲園雜著卷二十七改吳，改吳虎臣能改齋漫錄也。卷二十八說項，說項安世項氏家說也。卷二十九正毛，正毛居正六經正誤也。卷三十評袁，評袁質甫甕牖閒評也。考訂多精確。

初四日

卷三十一通李，通李治敬齋古今黈也。卷三十二議郎，議郎瑛七修類藁也。卷三十三訂胡，訂胡鳴玉訂譌雜錄也。卷三十四日知錄小箋。項毛袁李郎胡諸家，學問皆不甚深，毛言小學，尤多疏舛，俞氏闢之，綽有餘力。其於日知錄謂體大物博，未能涉其藩籬，故自謙曰小箋，然所訂正七十餘條，亦多有依據。惟大原一條，引史記匈奴傳南踰句注攻太原下晉陽，以證詩之薄伐玁允、至于大原，當從朱子說爲今太原陽曲縣，則非也。無論周漢時事不同，宣王時晉穆侯方盛，愼固疆圉，玁允無由出入；且詩人方夸武功之偉，而薄伐僅至晉陽，何足云乎？夫薄伐者征之也，征必至其國，晉陽豈玁允之地乎？若謂玁允入侵，而驅之僅至晉竟，是以寇詒諸侯矣。顧氏以涇陽屬安定地望準之，而知大原卽原州平涼縣，其說不可易也。又閱卷三十五茶子，分內性等十章，學法言太玄，故爲艱深之詞。卷三十六小鯀露，皆溯小事俗語之原，亦自典雅。

初五日

三十七韵雅，取廣韵中不經見之語，以類編纂，略如爾雅之例，分釋天釋地釋人釋物四篇，極有裨於小

學，惜未載音釋，如有人更加以疏證，尤可傳也。又如有人能取集韵中語，如爾雅篇目，編纂成文，爲之疏證，則更足爲六經資糧，非僅助小學矣。又閱卷三十八小浮梅閒話。小浮梅者，其曲園中臨池小檻名，錄其與配姚夫人閒話俗傳小說眞僞之事。卷三十九續五九枝譚，續尤西堂作也，而較有名理。卷四十閩行日記，卷四十一吳中唱和詩，皆不足觀。

九月初六日

閱曲園雜纂，卷十七讀韓詩外傳，卷十八讀吳越春秋，卷十九讀越絕書，卷二十讀鶡冠子，卷二十一讀鹽鐵論，卷二十二讀潛夫論，卷二十三讀論衡，皆篇葉無多，每不過二三十條，而辨誤析疑，多有據證。外傳及潛夫論，亦兼擧趙懷玉校、汪繼培箋之失，兪氏熟於經子，精於詁訓，固非諸家所及也。

初十日

閱曲園雜纂卷八，士昏禮對席圖，卷九樂記異文考，卷十生霸死霸考，卷十一春秋歲星考，卷十二卦氣直日考，卷十三七十二候考，卷十四左傳古本分年考。其士昏禮對席圖，謂以經注觀之，夫婦對席對饌一一如繪，賈疏亦明白。而自敖繼公後好爲異說，今取張氏惠言儀禮圖之夫婦同俎，鄭氏珍儀禮私箋圖之特俎縱設，而更迻夫之菹醢醬湆於少北，婦之菹醢醬湆於少南，以合經言俎設于豆東注云菹醢之東。設黍于醬東之文，而各爲圖說以明之。樂記異文考取史記樂書及漢書禮樂志、荀子樂論篇、家語辨樂篇、說苑修文篇，考其文句之異。生霸死霸考，以霸說文云月始生魄爲叚字，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康誥釋文引馬融注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魄，而漢書律歷志引劉歆三統術以朔日爲旣死霸，次日爲旁死霸，望日爲載生

霸，次日爲旣旁生霸，始以霸爲月之無光處。於是孟康注漢書遂云月二日以往月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七十二候考備載夏小正易緯通卦驗禮記月令篇、周書時訓篇、魏書律歷志、舊唐書歷志所載李淳風麟德歷、開元大衍歷新舊二法，附王冰素問注，而終之以國朝時憲書。以七十二候入歷，始於北魏，其候用易軌與周書不合，一行始改從周書，至今沿用之，而爲注其同異，較近人錢唐羅氏以智七十二候表又加詳焉。左傳古本分年考，謂傳文如惠公元妃孟子至隱公立而奉之，本連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卽位攝也爲文，衞莊公娶于齊至桓公立，乃老本連下四年春衞州吁弑桓公而立爲文，自編次者必以某年建首於其前，所有文字皆截坿上年之末，如此之類，凡三十二條，皆爲之訂正，以存左氏之舊。

九月十五日

俞樓雜纂　清俞樾撰

閱俞蔭甫俞樓雜纂，亦每卷爲一種，共五十卷。俞樓者，其詁經精舍弟子爲築樓於孤山之麓，在六一泉之西，名曰俞樓也。其第一卷爲易窮通變化論，第二卷爲周易互體徵，第三卷爲八卦方位說，第四卷爲卦氣補考。余素不喜論易之變互反對卦氣，尤不喜言方位。今日閱其卷五詩名物證古，取朱子集傳中所釋名物，證以舊說之異，不加辯論，而義自見。卷六禮記鄭讀考，以段茂堂氏譔周禮鄭讀考而不及禮記，故補爲之。得此及胡墨莊氏儀禮古今文疏證，而鄭君三禮改讀之義發明過半矣。以人事未及徧究而止。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九月初七日

卷十三論語鄭義，取鄭君詩箋禮注中有及論語者詮次之，以存鄭學。卷十四續論語駢枝，續劉端臨氏作也。又閱卷三十九廣楊園近鑑，廣張氏之書而兼陳善惡，以爲勸懲。卷四十壺東漫錄，亦隨筆劄記之屬，曰壺東者，猶陸友仁雜志題硏北也。卷四十一百哀篇，其己卯悼亡之作，爲七絕一百首，曰百哀者，取元微之貧賤夫妻百事哀語也。卷四十三取國朝諸家記載新異之事，分義奇愚逸悲五事，事各五類，各系以序論，其意亦主風世，而奇零挂漏，太覺不倫，其名尤近於戲，然讀之殊足感人。卷四十五廢醫論，分本義原醫醫巫脈虛藥虛證古去疾七篇，具有名理，其脈虛藥虛二篇，析理尤精。

初八日

卷七禮記異文箋，取鄭注所引異文，爲之疏證，得此更足發明鄭君禮學。惜徐氏養原周禮故書考尙未得見也。卷八鄭君駁正三禮考，其中亦頗糾鄭失，蓋俞氏不深信鄭學也。此卷尙讀之未竟。

初九日

閱俞樓雜纂卷九九族考，卷十玉佩考，卷十一喪服私論，卷十二左傳連珠。其九族考謂當從尙書今文家說，合母族妻族數之，以古文家說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之說爲不然，而又分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亦足自成一義，然不當合母妻言之，余別有論。其喪服私論，謂後世婦爲舅姑之服，旣加至斬衰三年，則妻父母之服，宜加至小功；外祖父母之服，宜如唐開元制加大功，使輕重略稱。又謂婦爲夫之祖父母，宜加期；爲夫本生父母，亦宜服期。又謂爲舅之妻，亦當如開元制服緦，皆本人情以爲言也。然此等事要當別論之。

十一日

卷十五論語古注擇存，卷十六孟子古注擇存，皆辨何解趙注之優於朱注處，多折衷平允。卷十七孟子高氏學，以高誘呂氏春秋序自言嘗正孟子章句，因取高氏呂氏春秋淮南子戰國策注中涉孟子者略詮次之，以存高氏一家之學。卷十八孟子纘義內外篇，取我善養乎浩然之氣等三節及養心莫善於寡欲一章爲內篇，取仁者無敵及善戰者服上刑一節、今天下之地一節、王如施仁政於民一節、今王發政施仁一節、尊賢使能一章爲外篇，而暢其論說，使文義相貫，意似專爲今之客氣用事及慕效西器者而發，固有託之言也。然持議有本，不墮矯激，亦足爲中流一壺。

九月十三日

卷十九四書辨疑，辨元人陳天祥撰四書辨疑十五卷，專辨朱注之誤，俞氏頗稱其善，而舉其說之未合者，復爲之辨，僅十五條。其湯盤爲盥器一條，昔人已言之。卷二十羣經賸義，言初欲作續羣經平義，以衰老不復能成，因舉所得者刻之。

九月十四日

卷二十一讀文子，卷二十二讀公孫龍子，卷二十三讀山海經，於山海經誤文奧義，訂正甚多，亦時舉畢校之失。

九月二十一日

閱俞樓雜篡中諸經說，其言大戰于甘、乃召六卿，是戰敗而申儆之辭。君奭之召公不說，是召公以主少國疑，欲周公循殷家兄終弟及之制，說皆極墒。乃者，難之辭也，旣云大戰于甘，而又加乃辭，則旣戰而召可

知。其下祇數不共命，則戰敗可知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伯啓各本誤作夏后相，據高注及御覽引改正。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御請復之，夏后不可云云，可知古解本如是。君奭正義引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夫曰不宜復爲臣，是卽欲其爲君也，知鄭君及王子雝所見皆同，必如此解，則篇中歷數殷時代有重臣保乂王家皆終臣節，所以釋其疑者至矣。至曰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則其意更顯也。此皆由熟釋經文而得，所以有功經學。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閏五月十七日

賓萌內集　清俞樾撰

閱賓萌內集凡五卷，分論篇說篇釋篇議篇雜篇，其議論雋利而頗涉膚淺，又喜新巧，而偏駁者多，文筆亦太輕滑，故爲時所詬病。然讀書既富，時有特識。如先縠論滕文公論秦始皇論，下篇馬援論鄒元標論明代爭國本諸臣論周書明醜說左氏春秋傳以成敗論人說蜀漢非正統說釋盤古釋姜嫄釋公主釋佛寺諸篇，皆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而明醜說借古之象刑，爲申明其義，尤有功於名教。以左氏之論成敗，謂不欲窮天道之變，所以箸興亡之理，絕禍亂之源，深得聖人微意，亦爲有裨經學。學校祀倉頡議欲以沮誦史籀胡毋敬程邈爲四配，以司馬相如史游李長揚雄班固賈魴六人從祀，而不祀李斯；又以書法之羲獻，韵學之周沈，破壞字體，變亂古音，爲六藝之罪人，八體之巨蠹；亦折衷平允。雖今之所謂帖體者，非始於二王，今韵亦非周沈之舊，而力刱新意，風俗靡然，爲古今之一大變，實自四人始也。考定文字議謂經典之字，皆宜壹以許爲的，一曰正字義，二曰正字體，悉羅列許書正字，辨俗體之誤，尤學者所不可不讀。自乾隆後通儒輩出，盧弓父

等耑事校書，遂謂經典自有相承之字，不必傅依說文，於是黄蕘圃輩墨守宋版，至以骨董爲經學，豈知字之宜正者先在於經，經文旣譌，何論它事？宋槧俗誤甚多，其結體多依法帖爲之，卽上而唐石經及五經文字，亦不免參以俗學。再上而蔡邕一字石經，傅用隸體，已漸開碑帖臨摹之習，取便流俗，豈三代竹簡之所傳，漢初繆素之所留耶？俞氏此議，實獲我心矣。其釋左右二字，謂左右對文取義，當相配。今左从工，右从口，爲不倫，工當是巨之省，巨所以爲方，从巨卽从方也。口是口讀圍帀字非手。口字口者圓象，从口，卽从圓也；ナ執方又執圓，天地之道也，論甚名通。然方圓之方說文自有匚字，何不云左卽从匚，而必从巨作媎文以爲迂曲乎？外集駢文四卷，皆其舊作。俞氏亦自謂鄙薄卑下，其氣體淺俗，詞意纖佻，誠近於吳薗次一派，然終是讀書人語。如與友人謝不飲酒書答汪蓮府書報孫蓮叔書謝夢漁香南憶夢圖序亦典雅淸綺，足稱佳構也。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九月十四日

儆季雜箸　淸黃以周撰

定海黃元同秀才以周儆季雜箸兩册，稾本未成，多所塗改，中皆攷據之作，實事求是，多前賢所未及。據其自敘，所箸有周易十翼後錄、輯歷朝諸儒十翼舊注，幷及各經注疏史文史注諸子文選，以發明聖傳。經義通詁、采經典中詁訓性理之語，分類纂之，凡二十四目，曰命，曰性，曰才，曰情，曰心，曰學，曰意，曰道，曰理，曰仁，曰禮，曰智，曰義，曰信，曰忠，曰恕，曰靜，曰敬，曰剛，曰中，曰權，曰誠，曰聖，曰鬼神。經禮通詁、取經傳所載典禮之類，仿五經異義例，廣采諸說，以析其同異。讀書小記、分九類：曰易說，曰書說，曰詩說，曰禮說，曰春秋說，曰論語說，曰孟子說，曰國語說，曰雜說。經句釋、輯羣經古注，攷其句讀之異同而增之。

經詞釋。取王氏經傳釋詞所列諸訓，爲之推廣補正。聞其書皆已成，洵一時之樸學矣。又聞其父薇香先生名式三，號儆居子，亦諸生。所箸有易釋春秋釋尚書啓蒙論語後案周季編略儆居集經外緒言，卒時年七十餘，尚箸書不輟。儆季稟承家學，自已酉落解後，窮經十年，不應試。近寓湖上，肄業詁經精舍中，聞今年可得優貢，浙東經生，蓋無與比。以竝世二百里內之人，姓名泯然，無人樂道，可謂不求聞達者矣。此韓昌黎見殷侑公羊注而自謂非復人類者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八月初六日

閱黃元同儆季雜著，其補史記越世家，辨王無彊之見殺在楚懷王二十二年，爲周赧王八年，非楚威王時。無彊之敗，僅失江淮南故吳地，其子玉尚保郎邪，更傳王尊王親兩世，始爲楚考烈王所伐，失郎邪。而其族人尚據浙東故越地。直至秦始皇降越君，置會稽郡，其子孫始居東甌及閩中，非無彊敗時已失會稽。皆考訂細密，確有據依，言越事者所必采也。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三月十五日

讀書雜識　清勞格撰

閱勞季言讀書雜識，共十二卷。季言名格，仁和諸生，入貲爲訓導，以同治甲子歲卒，年四十五，無子。此書其兄青主檢及其友歸安丁寶書所編刻者也。季言之父笙士，爲臧在東氏弟子，嘗校刻歸安嚴修能元照爾雅匡名一書，箸有唐折衝府考，未成，季言續完之。其學尤熟於唐代典故，所手校者有元和姓纂大唐郊祀錄北堂書鈔文苑英華諸書，又鈔得大唐類要，爲曝書亭舊物。此書自卷一至卷六，皆雜校羣籍，爲之補正，一

書或不過一二條；卷七亦雜綴，而附以唐杭州刺史考，卷八爲讀全唐文札記，卷九卷十爲宋人世系考，卷十一十二亦雜攷羣書，頗乏倫次，蓋編纂之失。其學氾博無涯涘，強識過人，勤於搜采，不媿行秘書矣。又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三卷，仁和趙星甫名鉞，嘉慶辛未庶吉士，官泰州知州。所覣，季言足成之者。此外尚有唐郎官石柱題名考二十四卷，亦趙氏覣稿而季言成之，已刊行，當與唐折衝府考幷購之。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十月二十七日

十二 劄記

莊子俄而柳生其左肘。柳、瘤也，而王右丞詩：今日垂楊生左肘；又豈惡楊枝肘。左傳繞朝贈之以策。策、竹簡也，而太白詩：臨行誰贈繞朝鞭。後漢書冠雀銜三鱣魚。鱣、鱓也，而少陵詩：勅廚惟一味，求飽或三鱣，則以爲鱣鮪之鱣矣。

咸豐丙辰（一八五六）三月初一日

酒名三雅舊矣。楊升菴丹鉛錄引于志寧詩，謂劉禹錫酒每傾三雅所本；而朱翌猗覺寮雜記載古酒餅號三雅：伯雅仲雅季雅，且引劉詩爲證。升菴固號博雅，新仲此書，在宋人說部中亦爲錚錚，番陽三洪盛推其淹洽，顧不知典論載劉表諸子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耆舊續聞作一㪷，侯鯖錄皆同。）次仲雅，受五升（續聞作七升，）次季雅，受三升（續聞作五升。）見太平御覽，載入仁皇帝欽定佩文韻府。又上虞人王煦曰：雅同䀉，桮也，見廣韻䀉字注云酒器，䀉雅同音。武陵人掘池得是器，因以三雅名其池，今武陵此池故在。煦字汾原，乾隆時舉人，作宰甘肅，以博洽稱，尤專小學，著有小爾雅疏及說文五翼，皆卓然可傳。（陳鵠耆舊續聞：閬州有三雅池，潘蘧紀聞云：古有修此池者得三銅器，狀如酒盃，各有三篆，曰伯雅仲雅季雅。或謂劉表三子好酒云云。趙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飲器。曾存之云：古升合小，三升當今一升。趙德麟侯鯖錄所載亦同。）

七月二十六日

古文自韓柳歐三家外，應推本朝魏叔子爲雲門嫡嗣，曾南豐爲臨濟別出。繼其衣鉢者，元有虞道園，明有歸震川，本朝則方望溪也。王臨川蘇老泉又曹洞旁宗，其衣鉢無傳焉者也。蘇子瞻以氣雄古今，然究不能自爲一宗；明之唐荊川，本朝彭躬菴是已。侯朝宗筆力勝子瞻而理不足，然其氣則有過之無不及矣。道園震川皆學歐，又極似歐，而吾謂其繼南豐，則以二家不免冗漫，而說理頗粹，又務主寬展，有不盡之意，其得失皆似曾也。又震川望溪，俱不免有時文氣。歐曾蘇王皆正宗，而予別爲三者，就其同而別之也，非謂曾王爲旁門也。旁門者，其必唐之孫樵杜牧乎？宋祁其繼焉者也，樊宗師穆參軍不足道也。而禰之者明爲盛，李空同李滄溟汪伯玉及吾鄉之孫月峯張文恭皆尤而效之而又甚者也。斯乃邪魔外道，不足以與於文矣。

八月初六日

王銍默記全載歐陽文忠張氏甥女案始末及貶文忠制詞，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全載胡紘劾朱晦翁疏及晦翁謝罪表。或以汚衊之語，君子不道，而二書備述之，致貽千載口實，爲二書惜。吾謂二公事，當時已有定論；且其事皆非大不肖者不爲，豈後之人於二公而疑之。二書詳其事，辨其誣，是有功於二公者，而何譏爲？

八月初八日

后山詩叢載金帶圍事爲韓魏公王荊公王岐公珪，其過客則陳秀公升之。周煇清波雜志所載亦同。惟蔡絛鐵圍山叢談，謂過客乃呂司空晦叔，非秀公也。絛聞見較近，當不誤。呂晦叔名公著，封申公，謚正獻；其父夷簡，封許公，謚文靖；而人多稱夷簡爲申公。又呂端亦封申公。費袞梁谿漫志云：呂文靖初封申公，

其子正獻，亦封申。韓忠獻初封儀公，其子文定亦封儀。本朝父子爲相，獨此兩家，且襲其爵，亦盛事也。

八月初十日

加丹後漢書、爾雅正義、劉熙釋名、沈彤儀禮小疏諸書，閒亦皆評註。諸書皆竭終歲力不能偏者，而一日雜舉之，蓋有所思則取而閱，閱時有所得卽取而加丹，涉獵而荒，職是之故，況重以健忘之上上者耶？

咸豐丁巳（一八五七）七月初二日

太白七絕，東川七律，予俱不解其佳處。

太白如送孟浩然之廣陵云：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謂其超拔則可，若狀黯然之景，則不如許渾之謝亭送別云：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也。春夜雒陽聞笛云：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東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謂其婉曲則可，若論高妙，則不如李益之受降城聞笛云：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及從軍北征云：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裡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也。與賈舍人至汎洞庭云：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較之賈至作云：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偏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似賈詩略遜其不着色相。又巴陵贈賈舍人云：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較之戴叔倫之湘南卽事云：盧橘花開楓葉衰，出門何處望京師，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及劉長卿之送裴郎中貶吉州云：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似更爲含

蕭。然晚唐諸人亦閒有及此者，非絕詣也。他若越王句踐破吳歸一首，格創而詩無餘味；一爲遷客去長沙一首，僅格調好耳；朝辭白帝彩雲間，氣勢可取，謂爲神妙，誠未見得。以及此行不爲鱸魚膾，自愛名山入剡中；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皆常語也。上皇西巡南京歌固非絕句正體，不必論矣。至於夜發青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則病其晦拙；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則病其無聊；美人一笑搴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則病其淺露；夜懸明鏡秋天上，則俗句也；一叫一回腸一斷，則劣句也；其不膾炙人口者且置之。

東川詩僅七首，自明何李盛稱之，與王右丞並。更前後七子至陳臥子李舒章，皆學之無異詞。本朝陳伽陵詩，亦云更憐絕代東川李，七首吟成萬顆珠。然其中惟送魏萬之京云：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是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清華朗潤，通首俱佳。其他如早晚薦雄文似者送司勳盧員外，坐臥閒房春草深題璿公山池，新加大邑綬仍黃寄綦毋三，西嶺雲霞色滿堂同上，皆拙句也。送李回云：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歲發金錢供御府，晝看仙液注離宮；千巖曙雪旌門上，十月寒花輦路中。不覩聲名與文物，自傷流滯去關東。此一首亦秀健，然雄事究屬強押。宿瑩公禪房聞梵及題盧五舊居二詩尤劣。此論詩文必須自出手眼與。

八月初十日

鄭康成中庸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孔穎達疏云：木神則仁者，皇氏

云，東方春，春主施生，仁亦主施生。金神則義者，秋爲金，金主嚴殺，義亦果敢斷决也。火神則禮者，夏爲火，火主照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別。水神則信者，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土神則智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義者多，智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智也。此以知五行之推算由來已久。

王應麟云：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此午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此丑牛之證也。至吳越春秋子胥以越在巳地，故作蛇門；而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以象龍角。然他經傳中絕未之見。王充論衡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寅木其禽虎也，戌土其禽犬也云云，始全見十二物之名。

二分二至，始於堯典之日中、宵中、日永、日短數語。汲冢周書時訓解始有二十四節名，其序云：周公辨二十四氣之應以順天時，然大戴禮、夏小正已有啟蟄雨水等名，則或夏時已有之；抑或出漢儒附會，俱未可知。左傳桓五年啟蟄而郊；國語楚語范無宇曰處暑始寒大寒之語，韋昭注、七月節也；管子亦有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之語，蓋起于周無疑。唯周以前驚蟄在雨水前，至漢始改雨水在正月，驚蟄在二月，故淮南子天文篇已先雨水後驚蟄也。王應麟云：左傳啓蟄而郊，正義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改。其改啟爲驚，蓋避景帝諱。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歷也。又按劉歆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而時訓及通卦驗，清明在穀雨之前，與今歷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

爾雅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

歲則自有閼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自漢以前，初不假借。自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又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又銅權銘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己巳，歲次實沈。自此後漢書張純朱穆等傳皆見之。荀悅漢紀言漢元年實乙未也；曹娥碑云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至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矣

古無以一日分十二時之說。經傳中紀其時者，皆曰日中，曰晝日，曰日昃，曰東方未明，曰昏，曰夕，曰宵，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日側，曰見日，曰日下昃，曰日旰，曰日入。史漢猶然。至紀夜則用星，如詩言三星在天，春秋傳言降婁中而旦，是也。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曰夜半，曰夜鄉晨。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乙丙丁戊，謂之五更，亦謂之五夜者。又淮南子天文篇日爲暘谷爲晨明，登扶桑爲朏明，至曲阿爲旦明，至曾泉爲蚤食，至桑野爲晏食，至衡陽爲隅中，至昆吾爲正中，至鳥次爲小還，至悲谷爲餔時，至女紀爲大還，至淵虞爲高春，至連石爲小春，至悲泉爲懸車，至虞淵爲黃昏，至蒙谷爲定昏，是一日夜分十五時也。左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是言一日祇十時也。而杜元凱注則曰：夜半，雞鳴，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日昳，晡時，日入，黃昏，人定，是雖不立十二支之名，而一日分爲十二，始見於此。趙翼陔餘叢考以爲十二時之分，蓋自太初改正朔之後，歷家之術益精，故定此法，如五行志日加辰巳之類，皆漢法也。

太公六韜有開牙門常背建向破之語見通典所引，乃六韜逸文。其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十二字，全見于

淮南子天文訓。

已上皆集錄諸家說部所載者，惟取所引原書校其差錯外，並不更加辨核，以人多習用而不知，雨窗少暇，寫之以便檢閱，亦因而學之之一端乎。

咸豐丁巳（一八五七）八月初十日

儀禮鄭注：姑之子爲外兄弟，舅之子爲內兄弟。爾雅：從母之子爲從母晜弟母之姊妹爲從母。山堂肆考云：兩姨之子謂之外兄弟，姑舅之子謂之內兄弟。已與鄭說微異。黃勉齋與鄭子恭乃從母昆弟，而稱之曰內弟，蓋誤也。（按本日日記中鈔有宋黃勉齋會表兄弟序一篇，序首稱北山黃東招其內弟鄭子恭而告之曰。）至妻之兄弟，則爾雅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子爲姻兄弟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亦有明文。而劉熙釋名乃曰妻之昆弟曰外甥，甥者生也，他姓子本生於外，不得如其姊妹來在已內也，說疎謬不通，蓋引爾雅文而誤。不知爾雅原文，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郭注四人體敵，故更相爲甥，是本不專指妻之兄弟而言。且爾雅明言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然則姊妹之夫有舅稱乎？至本朝王漁洋稱其婦兄曰內兄，則太不典矣。近世俗並稱爲舅，是又反熙之說而不爲其母者地也。釋名云：舅，久也；久，老稱也。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而可以妻之兄弟當乎！余嘗謂舅之名本尊，而忽卑，誤始于近代。楊行密呼妻弟朱延壽爲舅，見唐書及通鑑。然用之俗而已。（按此處書眉加注：後漢書張禹傳禹祖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注皇祖考鉅鹿都尉回是也。光武見況喜曰：乃今見吾大舅乎？是呼祖母之弟，故爲大舅也。大者尊辭，猶祖之稱大父也。）姨之名本卑，而忽尊，誤由於漢世，經生承用之而不知。按爾雅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衞風曰：邢侯之姨，

譚公維私。左傳蔡哀侯稱息嬀曰吾姨也。皆妻姊妹之稱。至母之姊妹，則爾雅明言母之姊妹爲從母，儀禮喪服章皆同，未嘗有別稱。至劉熙乃云母之姊妹曰姨，禮謂之從母，爲娣而來，則從母列也；故雖不來，猶以此名之也。此說一出，至晉杜預註左傳穆姜之姨子也句，遂謂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兄弟。孔穎達疏云：據父言之謂之姨，據母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言，亦呼爲姨云，則亦想當然語也。熙蓋以漢世有此俗稱，不知改正，反從而謂之辭，釋名之迂妄，多此類也。後世反呼妻之姊妹爲小姨。（按此處書眉加注：今俗又稱妾爲姨。案漢書文帝紀母曰薄姬，注引如淳曰：姬音怡。今隨音而誤爲姨也。）

九月初一日

柳柳州文佳處最露，然如段太尉逸事狀、先太夫人墓表，均喙絕千古。顧段狀敘事潔而乏精采；墓表雖哀咽，而俱出以排句，亦近膚調；曹溪六祖及南嶽和尙兩碑，東坡極稱之，然俱窪泓易盡，未見佳處，豈古人之欺我耶？抑學問之未至耶？甚矣論文之難也！又李習之常自負其高愍女碑楊烈婦傳兩作，謂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然愍女就死事，本足生色，碑文寫此處亦簡淨，而後一段敷演閒文，議論甚平熟，不及杜樊川之傳竇桂娘也。至楊烈婦勉其夫守城而城卒完，事似奇而理實庸，本不足以奇其文，習之欲以簡出勝，而筆力散弱，亦無足觀。使習之卽成唐史，亦不過與宋景文頡頏，且恐出其下耳。唐代韓昌黎外，若杜牧孫樵，始可與言史矣。

十月廿七日

古文畎作く，澮作巜，川作巛，皆見說文。而後漢書輿服志云：乾巛有文，則以巛爲坤字，本於家語執轡

篇此乾巛之義也，王肅注巛古坤字。陸德明易經釋文云：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毛居正六經正誤曰：巛字三畫作六段，象小成坤卦。巛古坤字，陸氏以爲今字誤矣。鄭樵通志六書略曰：坤卦之☷，必縱寫而後成巛字。本朝盧紹弓周易音義考證，謂巛六畫，中不連；連者是川字。王司空引之經義述聞云：按說文坤地也，從土從申，土位在申，是乾坤字正當作坤。玉篇坤下亦無巛字，而於川部巛下注曰古爲坤字。然則本是川字，古人借以爲坤者。蓋古時坤川之聲，竝與順相近，故假借用之。自廣韻二十二魂坤下列巛，注曰古文，而集韻類篇，並沿其誤，以假借字爲本字矣。

十二月初五日

上午看大歷十子詩。十子中如錢郎司空二皇甫，詩境皆如孤花倚石，楚楚可憐；又如寒山古寺，淸磬數起。但才力太弱，長句聯語，往往合掌，無變化之迹；七言尤甚。其所以勝宋人者雅俗之別耳。宋人若放翁，氣力儘可雄視十子，而不免有村氣；十子詩其秀固在骨也。至於古風，則中唐如二劉者，當時推大家，遠非十子所能頡頏，尙無一篇合作。蓋自李杜高岑韓孟外，固無人足以語此者，況十子耶！若論絕句，則李十郎之雄渾高奇，不特冠冕十子，卽太白龍標，亦當退讓。韓君平淸婉，亦其選也。王韋五古，又不可與李杜六子等論矣，乃天籟也。

十二月十六日

博士及郎中皆秦官。東漢以前，凡易書詩春秋三傳諸經博士，皆隸太常，通謂之太常博士。至魏文帝始別置太常博士四人，掌禮儀謚議事，然諸博士猶隸太常。晉以後，因武帝泰寧四年，始立國子學，別置國

子博士一人，而太常與國子始分矣。

秦有郎中令，以掌宿衛宮殿門戶。漢因之，其屬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三署。武帝以後，更名光祿勳，而所統三署，各有中郎侍郎郎中，皆更直執戟宿衛，通謂之三署郎，亦曰執戟郎。其稱侍郎者，謂其更直侍衛也。稱郎中者，謂其宿衛居中也。其職入則直宮門，出則充車騎，乃今世侍衛之職。唯成帝置五曹尚書，又置郎四人，分掌曹事，爲如今之曹郎。至東漢光武，始置三十六司曹郎，又重尚書之職，掌議政事，及出納命令，而以郎官爲之屬，始有尚書諸曹郎之官，其人皆由三署郎及孝廉年未五者，試以牋奏，以次選補，初稱郎中，後稱侍郎，五歲授大縣令。後以賞薄，乃授刺史二千石，此明帝所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者是也。馬氏文獻通考，謂明帝此語，仍指三署郎者，非是，三署郎無出宰百里之事。若員外郎則起於隋文帝開皇三年，諸曹各置員外郎一人，以貳曹事。煬帝又改爲承務郎，唐高祖復改爲員外郎。至六朝有稱員外郎者，乃員外散騎侍郎耳。（按此條書眉有後來補記如左）。

辛未附識　後漢書鄭宏傳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宏爲尚書令，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帝從其議。案漢制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令千石，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是建初以前郎官但補縣長，自後始得補縣令。建初者章帝年號也。又續漢書志引蔡質漢儀曰：尚書郎三十六人，惟客曹郎主治羌胡，事劇，遷二千石或刺史。是則終漢世尚書郎得授二千石刺史者少也。

今稱都水司爲都官者，非也。都官郎始于魏明帝靑龍三年，因漢司隸校尉下，有都官從事一人，掌中都

官不法事，故立此一曹以掌京師百官非違得失。至隋開皇時，乃專掌配沒奴隸簿錄俘囚，及良賤訴競之事。唐宋因之，乃刑法官也。自劉宋時置都官尙書，即今刑部尙書也。若都水司，乃昔之水部郎，亦起於曹魏者。（按此處書眉有後記：改都官尙書爲刑部尙書，始於隋開皇三年。今刑部各司下猶分憲比都官司門四科。）

今稱戶部爲農部，非也。農部郎亦始于曹魏。因漢成帝置郎四人，其一主戶民墾田，如氾勝之爲郎教田三輔之類，故魏立此曹。晉改爲屯田郎，亦曰田曹，東晉及宋齊皆以左民曹郎中兼屯田事，陳亦以左民尙書領之，至隋始屬工部。是今之工部屯田司乃農部也。又按郎中之名，雖由來舊矣，然自漢迄六朝，凡史傳及文集所載，皆單稱某部郎，或某曹郎，無中字，至唐以來始稱郎中耳。

侍郎實始于隋煬帝，自漢以來，不過有其名耳。漢之侍郎，三署郎也。東漢之侍郎，三署郎諸曹郎及黃門侍郎也。魏晉宋齊北魏北齊之侍郎，黃門及散騎侍郎也。梁陳隋初之侍郎，諸曹郎也。六朝又有王公侯國侍郎，名位尤卑，皆非今侍郎之職。至煬帝始於六曹尙書下置侍郎各一人以爲之貳，乃今侍郎矣。唐遂以中書門下侍郎爲宰相矣。宋元豐更官制，亦以左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者爲宰相；其但爲中書門下侍郎者，亦宰相之亞也。（按此處書眉有後記：元豐改參知政事爲中書門下侍郎，而升尙書左右丞並爲執政官。）

唐自開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爲學士，以張垍爲之，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稱曰內職；肅代以後尤重，號爲內相。然無定品，自諸曹尙書，下及畿縣尉校書郎，皆可充其選。其立班各依本官，惟內宴在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學士院與翰林院本屬兩署，翰林院設於玄宗初，凡書畫琴棋醫筮之流皆可居之，名曰待詔。學士院惟學士草詔寓直。

其稱翰林學士者，以別於宏文集賢諸學士耳。

唐最重進士，然登第後不過得遠小縣簿尉，幷多不調選者，必再登宏詞及制策諸科，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才識兼茂諸科，皆名制科。或試書判拔萃，乃得拜畿縣尉及校書郎集賢校理等官，最高者得擢左右拾遺；否則爲節度觀察使辟掌書記，及推官巡官等職。由使府入者，多拜監察御史，始可望通顯。其實監察御史不過正八品官，拾遺從八品官也。宋代進士，亦須更試制策及宏詞，方得改官。

唐兩省本以中書居右，門下居左，而政事常先中書。如狄仁傑以內史總機務，姚崇以紫微令總機務是也。自元和以後，宰相先拜中書侍郎，後轉門下侍郎，首相繫銜，皆以門下侍郎。宋元豐更官制亦如之。又唐首相多兼太淸宮使。（按此條有後來補記二則如左）

侍中長門下省，中書令長中書省。唐初因隋舊制改侍中爲納言，中書令爲內史令；未幾，復爲侍中中書令。高宗時，改門下省爲東臺，侍中爲左相；改中書省爲西臺，中書令爲右相。旋復故。武后改門下省爲鸞臺，侍中爲納言，中書省爲鳳閣，中書令爲內史。睿宗復舊。玄宗改門下爲黃門省，侍中爲黃門監，中書爲紫微省，中書令爲紫書令。自天寶以後，門下中書侍郎皆爲正相；侍中中書令不常置。如郭子儀爲中書令，李光弼馬燧爲侍中，皆以優崇元勳，不復預政事也。

王厚齋困學紀聞引李文簡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上。大歷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改？元豐定官制，亦以門下侍郎居中書侍郎之上。慈按唐書趙憬傳，憬進中書侍郎，與陸贄同輔政，贄于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

內不平。是在貞元時猶以政事先中書也。

咸豐戊午（一八五八）十二月廿四日

夜雜閱陳龍川酌古論、高新鄭本語。復閱陳于鼎所輯歷代職官沿革志及所作資治通鑑序文，甚拖沓不足觀。

咸豐己未（一八五九）正月十四日

予欲作古今南人宰相表一書，采自漢迄明，仿班氏古今人表，分九等。其入國朝者，不敢論定，亦班氏例也。春秋末如越之文種范蠡計然等皆不及，以侯國不得例也。若楚雖南服，以今日而論，湖廣居天下之中，非偏于南，故自漢以來楚人之爲相者，皆不列也。若彭城，若沛，若淮南，若淮西，今雖皆屬南省，然地居中原，又風氣偏於北，故自蕭何曹參以下皆不列也。西漢時，南人宰相無一焉。東漢若江夏，若蘄，若廬江，若舒，若壽春，皆有矣；而會稽吳國豫章諸郡，則惟吾鄉鄭公弘朱公儁兩人焉。顧鄭公以清愼稱，無大功業；朱公討賊立勳，而爲台司則逼于逆臣，無可展者。至孫氏立國江左，而顧雍陸遜始號名相矣，然則風會固有時而開歟！晉亦惟顧和陸玩數人。齊高帝嘗欲相張緒，而王儉以南士少居此職止之。武帝又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故六朝迄隋，罕可稱述。至有唐而褚遂良張九齡陸象先陸贄始大顯矣，然終寥寥可數也。宋眞宗欲相王欽若，以祖宗祕識南人不可作相爲疑，而卒用之，顧欽若終以不賢稱。繼用丁謂，謂吳人，力祖南，而謂身陷奸邪之目。然自是以後，晏殊杜衍范仲淹父子，乃蔚然繼興矣。遞乎前明中葉，復有斥南之論，王濟之作論力辨之。要之宋以後，則名臣固南產爲多也。

聖帝明王，主賢無方，惟在人之自爲耳。予輯是書，將欲以會得失之源，集法戒之益，其書倘成，不可謂非有用書也。

正月三十一日

閨情詩，唐人最善翻案，然亦多重複者。王右丞云：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意佳矣。張仲素云：夢裡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乃更翻進一層。聶夷中云：生在綺羅下，豈識漁陽道；良人自戍來，夜夜夢中到。漁陽萬里遠，近于中門限；中門逾有時，漁陽常在眼。則又自出新意。而于濆遼陽行詩曰：遼陽在何處？妾欲隨君去。義欲齊死生，本不誇機杼。誰能守空閨，虛問遼陽路？語尤悲而決絕。此皆本于沈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而各能自出機杼，歷久常新。國朝黃仲則節婦行末云：妾聞瀚海風沙一萬里，郎兮幾時飛渡此！妾死倘欲隨郎行，看郎白骨沙場裏。則又從唐人翻進一層，而語尤加痛也。曹鄴云：青天無停雲，滄海無停津，遺妾空牀夢，夜夜隨車輪。語工矣。聶夷中云：君淚濕露巾，妾淚滴路塵。羅巾今在手，日得隨妾身；路塵如烟飛，得上君車輪。同一用車輪也，而語意俱變。邵謁云：若作轍中泥，不放郎車轉。則變而益新。韓偓云：醒來情緒惡，簾外正黃昏。李中云：海燕歸來門半掩，悠悠花落又黃昏。韋莊云：落花寂寂黃昏雨，深院無人獨倚門。則詞意皆同，而皆不害爲佳，此俱翻案之工者。若王昌齡云，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而李頻復云：自怨愁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則直襲其詞而意味頓盡矣。今日偶閱唐詩，姑舉一二論之如此。

二月初九日

與叔子（周譽芬）夜談少陵詩，悟入微至，有非語言所能盡者，今略舉一二。哀王孫起四語云：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上兩語皆知爲樂府語也，不知其下二語之妙，乃眞樂府滴髓，看似笨拙可省，然正是質實獨到處。又向人家啄大屋七字，眞千鈞筆力，上兩語人盡能之，此兩語不可到也。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于今爲庶爲清門。眞是古文敘記筆法，而却淵源雅騷，而非昌黎之以文爲詩者比。爲庶爲清門兩爲字，樸老絕倫。舞劍器行，此題若入作家手，無不用排場起步，而直起云昔有佳人公孫氏，便覺有百尺無枝氣象。北征中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此兩語忽賦一小物景狀，極似無謂，而下即接云：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乃覺數語眞有無數關係，全篇血脉俱動，此所謂神筆也。卽其他累句，如古柏行云：萬牛回首邱山重；又云：異時剪伐誰能送；洗兵馬云：尙書氣與秋天杳；又云：奇祥異瑞爭來送；諸將云：曾閃朱旗北斗殷等語，語意雖拙，然不能累其氣力。惟如飲中八仙歌前後苦寒行，皆下劣之作，雖膾炙人口，不値一哂。同谷七歌及八哀詩亦非高唱。秋興八首，瑕多於瑜，內惟聞道長安似弈棋及蓬萊宮闕對南山兩首，可稱完美。昆明池水漢時功上半首格韻俱高，下半未免不稱，且此詩命意，亦絕不可解。其餘若叢菊一聯，信宿一聯，及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皆輕滑不似大家語。香稻一聯，淺識者以爲語妙，實則毫無意境，徒見其醜拙耳。詠懷古蹟第五首，諸葛大名垂宇宙一律，字字笨滯，中四語尤入魔障。萬丈潭云：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題畫楓起語云：堂上不合生楓樹；皆此老心思極拙處也。至何大復謂古詩亡於杜，此眞大而無當之言。人徒見杜詩之渾厚雄直，刻摰沉着，而不知其精深華妙，空靈高遠，多上追三百，下包六代。如麗人行乃深得樂府豔歌之遺，新安吏石壕吏

新昏別垂老別諸詩，何減十九首？其律詩如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等語，何嘗不細膩獨步耶？予於杜詩，雖瓣香所在，顧僅得其大意，不求甚解，故鮮全首能背誦者。舉其命脈氣息，卽覺了了目前，奧窔深微，暗合無間，少陵復起，亦不以爲妄語耳。

咸豐己未（一八五九）十一月十八日

閱皮陸兩家詩。魯望詩亦粗率，然儘有佳句；襲美較蕪俗。古文詞筆相似，多以峭折取勝，然亦以陸爲佳。陸文如甫里先生傳等作，皮所不逮也。顧讀兩家詩文，總覺淸逸可喜，蓋山林烟水之思，得者爲多耳。

十二月初六日

閱俞巾山樾孫琴西衣言張海門諸翰林詩，內惟孫詩粗有體格，諸公皆一時名士也。計入都來所見日下名公詩集，如壽陽祁相國、朱御史琦、潘侍郎曾瑩、何太史紹基、孔閣讀憲彝諸家，相國䜱䜪亭集最淸雅，侍郎小鷗波館集亦秀潤，均有可採。御史詩徒有腔拍，何詩一二語間有奇氣，顧甚蕪雜，餘不足論矣。其已往者，若陶侍郎樑、葉閣讀名澧，陶淩俗，葉膚廓，置之社中諸子中，皆洪主簿沈縣尉之流也。

十二月十一日

自馬班至李延壽，作史皆有敍傳，所以成一家言。晉書以唐太宗御纂而諸臣分修，故不得有敍傳。三國志則陳壽以蜀臣仕晉，斥故國爲僞朝，其敍傳無所附，故亦不立。歐陽五代史記，本係私撰家藏之書，而廬陵先世皆仕南唐，既斥李氏爲僭竊，自不敢復敍其家世於後。且文忠方斥三主之名，深醜其先代之受祿，

更不屑叙其閥閱矣。自是而後，史皆官修，遂不復講此事。鄭漁仲作通志，改司馬遷班彪父子作列傳，而延壽叙傳，竟忘采入。李氏人物最繁，魏齊世臣，最爲弁冕，鄭氏乃至遺漏，遂使名德如李沖李神儁李虎者，竟不見於志傳中，亦可謂荒率不檢之甚者矣！三國志蜀書不立夏侯霸傳，五代史周臣不立李穀傳，皆史家疎舛處也。夏侯霸傳魏志亦無有，李穀傳宋史爲補立。

咸豐庚申（一八六〇）六月初九日

正統之說，紛紜不決。歐陽文忠司馬文正失之拘，楊鐵厓仍其腐說；楊升庵又失之偏，皆不能折衷於理。其中最難定者，爲六朝五代。必以統歸晉宋齊梁陳，猶可說也，五代以朱温石敬塘爲正統，則大謬於聖人矣。要之，正閏者，當論邪正，不當論內外；當推當日之人心，不當據當日之地勢。宋儒于六經進江表而退關洛，其意在內諸夏外夷狄也。顧晉得於魏，魏得於漢，乃禪讓之賊，自是簒弒相仍，以訖於陳，不正甚矣。元魏道武以一成一旅，奮起平城，何異夏之少康？且其先代雖臣屬於晉，其後亡於秦而晉不能救，道武又自興於諸胡，非得國於晉。乃以劉宋之簒爲正，而元魏爲僭，何其傎例乎！唐之亡也，天祐天復之號，不絕於天下，而必尊崇朱温之凶竪爲帝，尤害于理。宋儒于五代，其始也，帝梁而寇河東；其繼也，尊石晉漢周而僞南唐，其意在重中原，輕諸國也。顧朱温罪惡之首；石氏叛臣，實階戎禍；劉氏乘間而竊國；郭氏倡亂以弑君；皆聖人所必誅。與其帝朱温，不若帝王建帝楊行密也。與其帝石氏，不若帝契丹也。與其帝郭氏，不若帝北漢劉旻也。太原李氏一日不滅，則唐一日不亡，其名正言順無論矣。南唐卽云其世係不可知，然照烈之於漢，亦未必昭穆盡可據也。帝南唐不猶愈於石劉郭柴乎。洪景盧謂漢晉後當以宋齊梁爲正統，而接之

以北周，周傳隋及唐。蓋以梁旣滅于周，則陳可不數，而陳氏又終滅於隋也。予謂卽如其說，梁元帝江陵之陷，時爲西魏恭帝之元年，雖政出宇文，而元氏固未改步也，何得遂爲北周？況魏戕元帝，立梁岳陽王詧於江陵，是爲宣帝，傳明帝後主三世始滅於隋。宣帝乃昭明太子之子，蕭氏世嫡，得國甚正，是固當以隋繼梁，不當以周繼梁。此皆人心之公、萬世不易之論也。

六月二十八日

元代宰執旣設中書省，世祖以任用桑哥，又設尙書省，其權重於中書，旋卽罷去，而樞密院御史臺之職，較中書省爲親要，如伯顏以左丞相出師，及平宋後，得同知樞密院事，是樞密之職近於中書省矣。故漢人如耶律楚材楊惟中爲中書令，其後如耶律鑄史天澤賀勝賀惟一爲左丞相，而樞密院如商挺張文謙張易等皆止拜副使，無爲正使者。蓋副使班尙在中書左右丞下，而知樞密院則不授漢人也。御史臺稽察庶政，大夫之權，出宰相上，如燕鐵木兒已以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而文宗謂曰：卿已爲省院，惟未入臺耳，改遷御史大夫。漢人惟世祖時張雄飛以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然亦未拜大夫。其後賀勝旣以漢人爲左丞相，子惟一拜御史大夫，辭曰：故事臺端非國姓不授，特賜蒙古氏，更名太平，足見大夫職之要且近矣。臺中治書侍御史之官，在參知政事之上。如許有壬由參知政事拜治書侍御史，張德輝自當成遵陳祖仁等皆由參議中書省事拜治書侍御史是也。元代南人不得官中書及臺諫江浙湖廣江西閩廣爲南人，惟世祖時程鉅夫爲中丞，順帝時危素爲參政耳。漢人亦自成宗後，雖官平章左右丞，稱宰執而不得預政。至仁宗延祐元年，以劉正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高昉參知政事，爲用漢人預政之始。考之李孟傳，孟於武宗至大三年授平章政事同

知樞密院事，及仁宗嗣位，眞拜平章政事，乃知前固未嘗與政矣。又元制在外立十一行中書省，設丞相平章左右丞參政郎中等官，如京師。世祖及武宗時皆嘗改爲行尙書省，不久復舊，復罷丞相，其平章亦稱相君，左右丞亦稱執政。順帝時以兵興復置各省丞相，漢人惟爲左丞及參政，無爲平章者。又至元十四年初立行御史臺於揚州，置大夫中丞治書侍御史監察御史等官，秩皆如內臺，統淮東淮西湖北浙東浙西江東江西湖南八道。未幾河西遼陽雲南等處各立行臺。二十七年，徙揚州行臺於建康，專涖江南之地，號南臺。河西遼陽行臺皆罷。大德初，移雲南行臺於陝西，號西臺。終元世東西兩臺，與內臺並峙，轄各道提刑按察使司，後改肅政廉訪司，漢人亦無爲大夫者。元末明兵破集慶路，（文宗以潛藩在金陵，即位後改建康路爲集慶路）御史大夫衞國忠肅公福壽殉節，命太尉納麟爲南臺御史大夫，遷行臺治紹興，時至正十六年也。二十四年張士誠以呂珍守紹興，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屈死。此元代用人之大略也。

元初又於山東江淮荊湖江西四川等處立行樞密院，後幷入行省。順帝至正十六年，復立行樞密院於杭州，命行省丞相兼知院事，而邁里古思以行樞密判官分院於紹興，石抹宜孫以行樞密判官分院於處州。世祖中統三年，立十路宣慰司以總軍民，秩一品。至元十三年丙子平宋，復設諸路宣慰司，以行省官爲之，並帶相銜。其已立行省者，不更設宣慰司。是宣慰司與行省抗衡，猶唐宋之使相，其權甚重。十五年，以行省宣慰多謬濫，大加裁汰，削所帶相銜。自後宣慰之職漸輕，以得行省左右丞爲超擢。順帝至正十八年，董摶霄以平山東功，由山東宣慰使遷河南右丞是也。

又元初掌兵柄惟左右萬戶，至太宗始立劉黑馬等三萬戶，後增立七萬戶；而劉黑馬以燕薊之兵駐天城，

嚴實以山東之兵駐鄆州，史天澤以河東河北之兵駐眞定，張柔以燕南之兵駐滿城，爲漢地四萬戶，皆挈地歸附，爲開國首功之家，子孫世襲，兵衆尤強，是雖亞於左右都總管萬戶，而權任隆赫，猶古諸侯之方伯連率，非僅節鎭之比。及混一以後，此官漸輕，初猶與總管抗行，繼則遂爲偏裨，不過如今營守備之職矣。

世祖至元三年，定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改府爲路，改太守爲總管。州縣則蒙古色目人爲達魯花赤，漢人爲州尹縣尹，皆一同判行文案。其曰路者，卽府也。而又有散府，如世祖本紀，至元八年分歸德爲散府；十五年改江南總管府爲散府者七。散府長官，蒙古色目人仍曰達魯花赤，漢人則曰知府，如李齊爲高郵知府，李思齊爲汝寧知府是也。順帝至正十二年，潁州沈邱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人李思齊同起義兵，授察罕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汝寧府知府，察罕色目人，思齊漢人也。察罕後歷定河北關陝冀寧河南山東，官至平章政事，爲山東降人田豐劉福通降將王士誠所刺，追贈潁川王，謚忠襄。養子擴廓帖木兒，卽王保保也。思齊亦累以功至陝西平章許國公，元末遂據長安，朝廷調遣皆不行，屢與擴廓兵爭。順帝詔分潼關以西屬思齊，東屬擴廓，各罷兵還鎭，後爲明兵所破。以二人皆係元代結局，故附識其本末於此。元代官制頗不易詳，史志亦疎舛，因略疏如左。

七月初三日

吳人以戈順卿爲詞宗，奉之甚至。三十年來，大江以南無敢訾之者。其詞辨別上去二音，謂獨得律呂分寸，持守甚嚴，而語意膚拙，乃白石老仙之末派耳。順卿父名宙襄，字小蓮，亦吳中老宿，乾嘉間有盛名，聞其博奧不在當時諸經師下，有半樹齋文集。

近來老儒，若江蘇陳奐碩父之經學，直隸苗夔仙麓之小學，及戈順卿之詞學，海內幾以魯靈光視之。實

則戈詞僅足當曲譜讀。苗之著述無所見，偶見其一二題跋，文字俱不甚通。陳爲段懋堂弟子，授受具有淵源，所著有毛詩傳疏，乃舍鄭箋而別爲說者，多取康成以前諸儒之說，徵引浩博，自逞雄辨，蓋段氏之教如此也。凌次仲有言，今爲漢學者多喜駁康成，殊不可解。汪容甫言吾最不喜今之爲古義者，偏信私決，惡莠亂苗。昨河之（顧瑞清）言陳氏毛詩疏中，凡宗廟社稷國學之地，衣裳之制，皆據古籍單辭，或古本一字之異，盡翻前說，繁徵記傳，以實其言，至於不知所從。此眞經學之弊，然其淵洽貫串，固近日學者中碩果僅存矣。京師諸稱古學及詩文家，直皆不識一字，不通一語者耳。

八月十二日

史至宋元，可謂極壞，而元史尤不成體裁。蓋史莫簡于遼，莫蕪于宋，簡而蕪者則惟元，鄙陋不文，疎冗無法。又盡去論贊，馬班以來史體，爲之大變。景濂子充皆不學之人，雖以文章濫得重名，其全集具在，迂蔓平弱，全無足采，宜其所就止此。顧宋史自揭陽王昂撰宋史補，莆田柯維騏撰宋史新編，祥符王維儉撰宋史記，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臨川湯顯祖、吉水劉同升咸有事改修，稾尙未定。梁諫菴瞥記謂聞前輩言湯若士有宋史改本，朱墨塗乙，某傳當削，某傳當補，某人宜合某傳，某人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下，科段分明。王阮亭分甘餘話，謂臨川舊本在吳興潘昭度家，恨無從購之。許周生云：潘中丞昭度嘗欲重修宋史，先爲宋史抄，摭拾最富，友人楊鳳苞嘗見其殘稿十餘册。全謝山云：顧亭林亦嘗改修宋史，身後歸徐尚書健菴。吳門陳黃中有宋史編，惟闕天文律曆諸志。錢辛楣養新錄，謂餘姚邵二雲嘗有志改修宋史，擬作南宋事略，以續王偁東都事略，篇目悉依王氏之例，予爲酌定儒學文藝隱逸三傳目錄寄之，今二雲沒矣，索其家遺稿無有

存者，云云。予謂亭林二雲二先生皆博極羣書，又勤于著述，而其書不成，蓋有關定數，非可以人力強者。以崑山之有力而好事，竟不能終顧氏之志，眞宋人之不幸也。柯希齋新編，竭一生心力而成之，亦不爲世所重，竹垞笑其目未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燾續通鑑長編諸書。王損仲宋史記，明季時經潘曾紘招曾異撰徐世溥更定其書，未成而罷，何其難至是耶！今所傳自柯王二書外，有仁和邵經邦宏簡錄、嘉善錢相國士升南宋書，皆疎略卑陋，反遜本書。然則如湯義仍劉孝則陳和叔諸人者，其書幸不成，成必無可觀也。歸震川亦有意宋史，觀其集中附宋史傳贊一卷可見，然震川長於文而疎於學，亭林二雲則又長於學而拙於文。嗚呼，晚近以來，兼三長者，蓋鮮其人，欲求史事之精也得哉！使震川得與顧邵並時，震川秉筆而顧邵裁定之，當可追跡范陳，俯視歐宋，乃史册之極選，藝林之玉章矣。竹垞謂宋遼元三史取材諸書具在，其他宋金元人文集約存六百家，郡縣山水志以及野史說部又不下五百家，今改修，文獻尙猶可徵，嘗欲按諸書考其是非同異，復定一書，惜乎老矣未能云云。使朱氏已有成書，後之能文者從而撰述之，則可爲全美，而雅志不遂，無所稟承，豈天必欲使良史之絕于世而留此遺憾歟？抑固有待于後之人歟！予幼喜觀史，訖今三十外人矣，學殖愈荒，文章不進，顧著書之念，嘗形寤寐，但得稻田五十雙，當築室湖塘柯山間養親，讀書十年以後，更竭十年之力，從事南宋九朝，以成一書，不敢望過前人，而朱氏所列羣書，按籍可徵，又資國朝閻顧以下諸君子考證議論，以爲指南，遵而勿失，殫文辭以佐之，當不在王氏事略下耳。浮泊京師，心力困瘁，身叢憂患，家遭亂離，未知何日得償斯願，思之慨然。若元史則邵遠平類編一書，亦無足重，每欲卽其書爲之改竄，更補其志表論贊，竊恐未暇兼及矣。

十二月十五日

以錢二十五緡，買得臨海洪筠軒先生頤煊讀書叢錄二十四卷，歙縣金輔之先生榜禮器三卷，江都焦里堂先生循羣經宮室圖二卷，高郵王文簡公經傳釋詞十卷，棲霞郝蘭皋先生配王婉佺安人列女傳補註八卷，列僊傳校正本二卷，及馬令南唐書一部。計前日博進錢二十二緡，今日盡以買書，亦一快也。尚欠二緡，借之叔子，日晚捆載而歸，適奴子告煤乏，默無以應，據案縱閱，自憙而已。

南唐有馬陸二書，陸書頗多而馬書殊少，家居時購得明代仿宋刻本，紙槧殊佳，而首册乃鈔補者，字多譌舛。今此本不知刻於何時何地，尚端整無大誤。

洪氏金氏焦氏諸家，皆近儒經學之尤異，向求其書未能得。洪氏著作尤罕見。先生尚有弟震煊，亦精經學。台州為吾浙濱海僻郡，而同時洪氏兄弟外，尚有金先生鶚字誠齋、沈先生河斗及黃巖施先生彬，皆專精訓詁考訂之學，有名於代，今則鮮能舉其姓氏者。諸君書皆不傳，惟誠齋先生求古錄，長洲陳氏奐為刻之吳門，予未之見也。王安人名照圓，字瑞玉，山東福山人，所著尚有詩經小記。蘭皋歿後，安人為梓其遺書以傳。臧在東序列女傳補註，謂其時父子著述者，惟王石渠觀察即懷祖先生曼卿學士，即文簡公夫婦著述者，惟郝蘭皋戶部及安人也，倡隨之樂，冠絕儒林，訖今令人艷羡。其書援據古籍，別正文字，甚精細，殆不免戶部所助。國朝乾嘉間，周秦漢古書，悉經諸儒校勘，罔不眞審，而此書出於才媛之手，尤千古罕見。末附臧氏王氏父子及馬瑞辰胡承珙洪頤煊牟房王紹蘭諸先生校正六十五條，皆精確。牟字星農，山東棲霞人，嘉慶戊寅舉人。官浙江知縣，曾署會稽縣事。其父廷，本名廷相，字默人，以優貢官訓導，著書數十種。但牟

君爲縣時，試童子，曾拔予第一。其人絕不知文，予曾接其言論，全無學問，此又不可解也。錢塘梁諫菴先生玉繩嘗謂向與孫頤谷侍御志祖及仲弟處素履繩校正列女傳，欲刻入盧抱經羣書拾補中未果。嗣元和顧之逵抱沖重鐫是書，其季廣圻卽千里先生作考證，多與舊校者相同。因取顧所未及者數十條，刻於所作曾記之末，中亦多盧校語，云云。顧氏書揚州阮氏所刻，其考證又刻入學海堂經解續集，暇當取梁氏所校與此本參勘一過也。（按此處書眉有後記：顧氏列女傳卽近所行上截圖像下截文字之本。顧氏所刻列女傳另是一書仿宋畫者，乃阮氏校刊，今入文選樓叢書）。

咸豐辛酉（一八六一）正月初十日

得張問月書，並爲余代購得興化任子田先生大椿小學鉤沈十九卷、嘉興馮柳堂先生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六卷、補遺三卷。任先生字幼植，乾隆己丑傳臚，由禮部主事官陝西道監察御史，所著尙有弁服釋例深衣釋例及釋繒釋色等書，事具國史儒林傳。馮先生字雲伯，又號勺園，嘉慶庚辰進士，由翰林改教授，以塡詞名。

正月十二日

閱歙縣吳小巖雲蒸說文引經異字三卷，寶山毛清士際盛說文解字述誼二卷，說文新附通誼二卷。清士爲錢大昕弟子，此書多載其子生甫嶽生說，及生甫弟子嘉定王宗涑字叔矦說。蓋清士旣著是書，生甫續加考訂，王君復增益之，經父子師弟三人而始成，亦可謂難矣。吳縣潘榕皋奕雋說文蠡箋一卷。榕皋爲太傅文恭公世父，以曹郎致仕，重宴翰林，加四品卿銜，著有三松堂集，以詩及書法名。吳氏書備載經典文字之與說文所引異者，據石經爲本，而參考他書。毛氏所附通義，取徐鼎臣所附字而證以古卽某字，博稽故籍以發

明之。潘氏書本名說文通正，乃備列古字之通用叚借者，於經傳史子金石，搜括靡遺。三書皆說文支流之學，然非綜貫羣言，又多見古本，不能爲此，有益於學者甚大。乾嘉間，鄦氏之學，極盛一時，窮探旁討，各信其說，而要以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爲集大成。次則嘉定錢可廬先生大昭說文統釋六十卷，曲阜桂未谷先生馥說文義證五十卷，皆此學之奧區。錢書未刻，而近儒諸書引其說者已多。桂書曩歲始刻成于京師，後之治小學者，以段爲之經，錢桂爲之緯，餘子爲之翼，則文字之精無不究矣。吳王潘三書皆最後出，名不甚著，而古今字之增減，正俗字之分合，一覽了然，尤便記誦，其資助來學，誠非淺鮮。前賢爲其勞，後人爲其逸，即此是也。今日神思極昏，心目不接，閱之殊苦罔罔。

正月二十二日

閱程大昌詩論王柏書疑。程專攻小序，王割裂古經，無知妄作，議論皆無一可取，焚而絕之可也。

三月十六日

閱胡竹村氏說經諸文。績溪胡氏五世傳經，與吳門惠氏相匹。國朝經學極盛，兩家尤爲眉目。惠氏以定宇先生爲集諸儒之成。胡氏累世所著經說，如樸齋氏匡衷儀禮釋官及竹村氏燕寢考諸書，阮儀徵刻入學海堂經解。竹村生於諸儒爲最後，其學尤精儀禮。嘗重疏儀禮，成正義十七卷，近儒稱其過賈氏遠甚，惜未得見。其他辨證之文，皆議論精博，折衷至當，詞尤明辨以晳，無愧通儒，爲說經家所僅見。今夜雨過稍涼，燈火可親，繙閱數首，心目爲之增爽。（此處書眉有記：胡氏儀禮正義，故兩江總督沔陽陸建瀛於咸豐初刻之江寧，長州陳碩甫爲校勘印行。前年聞有人攜一部至京師，索價四十金，予亦未曾遇也）。

六月初六日

偶考禘及明堂事，雜閱孫氏星衍問字堂集，金氏榜禮箋，凌氏曙公羊禮說禮疏、孔氏廣森禮學卮言及公羊通義、段氏玉裁說文注、凌氏廷堪校禮堂集、胡氏培翬研六室文鈔。孫氏力申禘爲祭天之說，繁徵博引，其言甚暢。金氏之論亦同。惟孫氏以冬至圜丘，夏正月郊天，及明堂大祀爲三禘；金氏以圜丘方澤宗廟爲三禘。孫氏周禘表，亦言鄭注以夏至方丘及夏正月北郊皆爲禘，則三禘實五。孫氏以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祭感生帝，金氏以爲祭后稷，孔氏亦主祭天之說；而金氏謂冬至圜丘之禘通得稱郊，孔氏謂圜丘必不得稱郊。孫氏說亦同。凌氏廷堪段氏皆主禘爲祭天，而言宗廟人鬼之祭亦得名禘。凌氏曙胡氏則皆以禘爲宗廟之祭。諸家各有援據，互申其說，而終不免遺此失彼，互有格礙。其多主祭天之說者，以此義出於康成，爲王子雝所攻，宋儒又主王說，遂以禘爲宗廟之祭，諸儒力扶鄭學，故極辨王氏之非，聚訟紛如，莫知所決。客中儲書不多，無能再考也。

六月初九日

國學在西郊及四郊之說，顧氏澗蘋據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文，謂當主西郊。段懋堂氏據祭義天子適四學，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正義引皇氏以爲四郊皆有虞庠，謂當主四郊。臧在東氏陳碩甫氏皆從段說，然不如莊珍藝說之爲得也。莊氏與臧在東書云：西郊四郊，自熊皇以來已有兩說，故疏家並存之。如天子設四學，疏既云四代之學，又引皇氏說以爲四郊皆有虞庠。其祀先賢於西學，注西學周小學也，疏云謂虞庠也。又云：瞽宗則在國，虞庠爲小學者則在西郊。王制疏亦言西郊，以

西序虞庠，與東序東膠對文故耳。然則鄭祭義注所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又何所本？豈鄭注禮時，王制已有四郊西郊之本，鄭注王制則從西郊，注祭義則從四郊，爲此騎牆之見耶？其實四郊皆有虞庠，而養庶老祀先賢，則在西郊之虞庠。非敢以此爲兩家調人，蓋漢學之存於今者，苟有一字一句之異同，要當珍若拱璧也，云云。具爲名論。

六月十八日

廢君多不加謚號。漢則惠帝子兩少帝、一太子，史不記其名。高后紀云：「皇后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立之。」張后傳云：「呂太后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而立爲太子。」是少帝特非張后子。一恆山王宏，本名山，亦孝惠後宮子。史謂之他人子者，言非皇后子也。及周勃等誅呂氏，遂倡言少帝非孝惠子以誣之。俞氏正燮有漢少帝本孝惠子考，甚詳確。昌邑王、更始，東漢則北鄉侯、弘農懷王，北鄉雖非被廢，以未成君亦不加謚。魏則齊王、（晉受禪，降齊王爲邵陵公，卒謚曰厲公。）高貴鄉公，吳則會稽王，晉則海西公，宋則營陽王、子業、蒼梧王，齊則鬱林王、海陵恭王、東昏侯，梁則豫章王，陳則臨海王，北魏則南安隱王余、幼主釗、長廣王曄、章武王融子朗、廢帝欽，北齊則濟南閔悼王，皆無尊謚。至唐始無廢帝之名，雖以溫王重茂之爲韋庶人所立，數日即廢，且謚爲殤帝，而高宗至追謚其太子宏爲孝敬皇帝。玄宗追贈其兄寧王憲爲讓皇帝，肅宗追謚其兄靖德太子琮爲奉天皇帝，代宗追謚其弟建寧王倓爲承天皇帝，雖皆曰失禮，然惟高宗之加子以尊號，不可爲訓，餘皆不失爲厚。諸帝之無不稱宗，亦始於唐，後人或譏其濫。中宗被弒於后，幾至亡國，又無胤嗣，乃得中宗之號，尤爲不當，然睿宗之待其兄不可謂不厚也。唐以後，惟金有兩廢君：海陵煬王、衞紹王也。謚法解疏遠繼位曰紹，古今惟見此一用，於衞王亦恰合。蓋

衞王世宗子，章宗世宗孫，而衞王係承章宗之統，於倫序本舛，故宣宗以紹字謚之。明桂王號唐藩爲紹宗亦此意。

曹氏謚山陽公以獻，亡國而得此美謚，蓋謂其知人則哲，法堯禪舜，附於聰明睿智之義也。司馬氏謚陳留王以元，尤不可解，豈取行義說民之義乎？嗣後故主則多加以恭字，晉恭帝西魏恭帝周恭帝，而隋至有兩恭帝。唐之於代王侑，王世充之於越王侗，不謀而合。

曹魏號漢獻陵爲禪陵，當矣。乃山陽之封，竟襲定安公之謬。南唐尊吳主爲讓皇，此最得體。既云法唐虞禪讓，何得加之以封爵？降之爲王公，惜華子魚輩不能爲曹丕言之。

三恪二王之義，當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商之後，云云，以薊祝陳爲三恪，杞宋爲二王後，通已用六代之樂，此說爲最長。國朝如講求古禮，當立奇渥温氏朱氏爲元明二王後，唐李氏後、金完顏氏後、宋趙氏後爲三恪。蓋朱温石敬塘爲簒逆之賊，固不足論；後唐朱邪氏亦不足數，劉郭柴皆不成天子；遼僅雄長朔漠，竊據燕雲十六州，無功德於中國，典禮所不當及。是皇淸固當溯唐爲六代。其諸帝冑裔，譜牒猶多可稽，此亦職客臺者所當知也。

劉歆三統歷云：顓頊水德。水生木，故帝嚳木德。木生火，故唐堯火德。火生土，故虞爲土德。土生金，故禹爲金德。金生水，湯爲水德。水生木，周爲木德。秦在木火之間。木生火，漢爲火德。此自是五德相代之理，取相生，不取相剋。秦始皇不學，用鄒衍說取五德相剋，又誤以周爲火德，遂謂秦滅周，從所不勝，自用水德。漢人正之，又以爲繼周不繼秦，故用火德。至魏因當塗高之讖，以爲火生土，乃用土德，色尚

黃。然魏不得爲統，豈足稱代德。此猶王莽亦自稱土德，著黃貂也。今據乾鑿度孔子三百四歲爲一德之言推之，班氏漢志言一代一德，然五德之運，因乎天地之自然，必數百年始相嬗代。後世得國者，一姓或不及百年，或僅一二十年，豈亦得爲一德？近儒王氏鳴盛乃謂如夏商周傳世皆數百年，決無中更變易一德之理。孔子之言亦不必泥。予謂王說非也。統有正有閏，德亦有正有閏，凡一德之終，必有閏數。卽如周歷八百，而平王東遷以後，卽爲閏德。緯書惟乾鑿度最確也。漢爲火德，晉在火土之間。南北朝統緒雜糅，未有代德。元魏周隋亦不過餘分閏位，至唐始得土德。宋得金德。元在金水之間。明得水德，國朝得木德，故發祥於長白山，起自東方，帝出乎震，木之義也。

六月二十七日

服子愼以吳闔閭爲夷昧子，僚爲諸樊之庶長兄，其說本於世本。杜元凱以闔閭爲諸樊子，僚爲夷昧子，其說本於史記。劉光伯從服說，孔冲遠從杜說。近儒臧氏琳據公羊襄二十七年傳，闔閭刺僚而致國于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云云，謂季札稱僚爲兄，則服說爲確。何劭公注亦以僚爲季札兄。予按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吳屈狐庸謂晉趙文子曰：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時爲夷昧嗣位之三年，故曰今嗣君。據此則闔廬爲夷昧子無疑。使從史記僚爲夷昧子，則僚嗣位十二年，卽爲光所弒，母弟太子皆死亡相踵，左氏何得言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乎？與其信史，不如信經也。且公羊明言謁卽諸樊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則僚爲壽夢庶子之長，與四人不同母，其旨甚顯。

史記及漢書樊噲傳，皆言噲以將軍從韓王信，擊陳豨，皆有功，遷左丞相。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燕。而

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漢書百官公卿表，丞相下皆無噲名。按高帝紀及蕭何曹參傳，自高帝元年相蕭何後，終身未嘗更置相，直至惠帝二年何薨，曹參始代爲相國，而高祖本紀二年亦有以韓信爲左丞相之文。疑此是出軍時特假丞相之位號以重其權，如唐之使相，非眞宰相也。

七月十一日

周書謚法解及史記正義所載謚法，頗有不可信者。如靖民則法曰皇，德象天地曰帝，仁義所在曰王，立志及衆曰公，執應八方曰侯，賞慶行威曰君。此爵號之稱也，安得云謚？他若威德剛武曰圉，治民克盡曰使，狀古述今曰譽，昭功寧民曰商，外內貞復曰白，官人應實曰知，凶年無穀曰穅，德正應和曰莫，施勤無私曰類，思慮果遠曰趕，嗇於賜與曰愛，教誨不倦曰長，逆民虐民曰抗，擇善而從曰比；皆不經見。商白穅類趕長六字尤奇。而漢有中山穅王昆侈，爲中山靖王勝之孫，顏師古注好樂怠政曰穅，與逸周書史記皆不合，蓋牽於好樂怠政曰荒之文，而史記凶年無穀之穅，亦譌作荒，故致此誤。王子侯表又有安陽穅侯延年，被陽穅侯偃，皋虞穅侯定。案說文禾部，穅穀之皮也。康爲穅之或體，然則穅王穅侯，卽康王康侯也。康本義爲穀皮，而引申假借爲康樂康寧，故謚法安民立政曰康，而凶年無穀之謚，自當曰荒，不當曰穅也。至堯舜禹三謚，二書固無有，惟載湯字，亦謬。其周以前未用之僻謚，見於後世者：心能制義曰度，宋咸淳廟號用之。怙威肆行曰醜，魏吳質晉王愷用之。柔質受諫曰慧，元魏廣陵王羽用之。又漢世謚愛者，有富平侯張延壽，功臣表有合陽愛侯梁喜、長羅愛侯常惠、成安愛侯郭還、當塗愛侯魏聖。謚圉者，功臣表有曲成圉侯蟲達、彊圉侯留肹、昌圉侯旅卿、高陽圉侯王虞人、戚圉侯季必。滿志多窮曰惑，後周滕王逌用之。疏遠繼位曰紹，金衞王用之。肇敏行成曰直，至我朝太祖追上興祖直皇帝尊號用之。又按謚法民無能名曰神，揚善

賦簡曰聖，一謚古未敢用。至齊神武唐神堯始曰神矣；唐太宗以後始加大聖矣。春秋公羊傳，以文公母聲姜爲聖姜，與二傳異，恐不可從。危身奉上曰忠，周時臣子亦無有用者，漢以後始多賜忠字矣。西漢諸臣尙無謚忠者，至東漢若馬援謚忠成侯，梁商黃瓊俱謚忠侯，蜀漢至如陳祇亦得謚忠矣。漢書恩澤侯表有黃霸孫建成忠侯黃輔，功臣表成帝時有馳望忠侯冷廣，疑皆思字之誤。

七月十二日

閱唐武元衡李德裕權德輿與王涯四家詩。忠愍出入將相，名位崇重，而詩格淸曠，殊有曲江東川風味，近體尤高逸。衞公功烈震爍古今，所爲文章極華貴，而詩亦淡婉輕俊，皆似山澤之癯。其憶平泉山莊者十居八九，鄰叟村尨，皆入歌詠，固性情有獨至者。二公所業雖未能雋上遒鍊，警句絕少，然氷瑩霞潔，自足以祛煩解熱，遺俗離塵矣。栽之官亞二公，廣津亦歷登宰府，而詩皆似婦人女子。王詩稍淸拔，較權爲健；宮詞高綺，不讓仲初。四家文字殊不肖其爲人；而忠愍受戕，廣津以奇禍湛族，衞公貶死，獨栽之雍容回翔，則又知詩能決人禍福之妄也。

七月十四日

陸士衡作兩漢辨亡論，權載之作兩晉辨亡論，皆推原亂幾，其論甚美。歐陽永叔遂謂唐之衰由於宣宗。近儒王禮堂非之，謂文武宣皆令主，唐之亡實由於懿宗之荒淫，與宣宗無涉。予謂漢唐宋明之亡，皆由德祚陵替，氣運使然。漢之桓靈，唐之懿僖，宋之哲徽，明之神熹，雖皆云失德，然不過庸闇怠廢，或童昏好聲色，實無大過惡於民，亦未有肆虐好殺之事。諸帝質皆長厚，又俱能尊禮大臣，靈帝之大誅黨人，哲宗之去元祐

諸賢，熹宗之殺東林諸君子，皆蔽於左右，非由帝意。嗚呼！桀紂無論矣，三代而下，惟蒼梧東昏楊廣足正其辜，胡亥高緯前人餘殃，尙其次也。

唐懿宗史俱言其奢淫失德，迹其生平，惟寵任駙馬韋保衡及迎鳳翔佛骨之事，尤爲世之口實，要亦非大害於國家者。雖懿宗侈靡性成，刑賞未當，顧觀其閒龐勛裘甫之亂，出師命將，猶見焦勞。宰鎭大臣，尤能禮任，惟時無賢輔，固寵竊權，王政不綱，職由於此。而王定保摭言，載大順中諫議大夫高逢休與僕射劉崇龜書，論顧雲羊昭業等修史事，謂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太悠悠，足明當時國史已明著譏貶。大順乃昭宗初年元號，懿宗爲其父，逢休竟敢言薄德不任，固由其時唐政衰弱，亦可見懿宗不君之名，彰於遠近，雖在朝廷，亦無所忌諱耳。惟蘇鶚杜陽雜編，稱懿宗器度沈厚，形貌瑰瑋；又言上仁孝之道出於天性。鄭太后厭代，蔬素悲毀，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又玉堂閒話亦稱懿宗以文治天下，固唐人記載中所僅見者矣。

七月三十日

閱書旣多，自不能盡憶，況我輩素性善忘，隨手所過，都不復記，偶有所得，卽當筆之於書，不必計前人已及否也。今日雜閱架上書，知前日所糾唐書李訓謀誅宦官一條，已見顧氏日知錄。又前日日記所糾後漢書羊續傳東園一條，已見王氏十七史商榷，雖病複出，然本非勦襲者，亦不必爲嫌。近儒嘗以日知錄所駁漢書有與兩漢刊誤同者，謂寧人未見劉書，足見著述之難。予謂刊誤刻本固少，然顧氏博極羣書，不容不見，此乃偶忘耳。王禮堂綜究經史，其十七史商榷，亦云精密矣。然其中如糾後漢書竇后父諱武一條，黨錮傳

外黄令毛欽一條，儒林傳序立毛詩博士一條，皆已見日知錄。王氏豈有不見顧氏書者？偶或忘之，不足爲病。又如漢成帝哀帝更始光武時皆置州牧，唐武宗後改名爲炎，此皆略讀史者所共知，而十七史商榷以酷吏樊仲華傳光武時拜揚州牧謂州牧始於靈帝，此乃追書；孫樵西齋錄書裴炎爲名犯武帝諱，謂武宗諱瀍非炎；此二條殊大謬，予皆正之。然豈得譏王氏爲不知史者耶！

八月二十六日

買得近人通州雷介庵淇所著書四種，爲：服緯釋注介庵經說及所輯世本與竹書紀年。服緯者，其父崇仁縣知縣鐏所撰，備言古今服章服制之沿革變遷，皆一準以經訓，而介庵箋注之。經說則雖以古義爲本，而不甚信鄭許之學；于近時諸名儒說，亦無引用者，然精博時有可取。世本乃采掇羣書所引，略存梗概而已。竹書紀年後附以天象地理世系各圖，予家有其書，紙槧俱佳。此本已爲翻刻，頗有誤字。紀年終不足深信，以流傳既久，古事之載於往籍者，往往藉以考證。雷氏抉摘遺文佚義，多所補正，較徐氏文靖之統箋爲密，惜所撰義證四十卷，尚未見於世耳。

同治壬戌（一八六二）三月十二日

終日窮愁寥落，不聊讀經史，因檢知不足齋叢書中說部數種，借以撥悶。閱得黃山谷宜州家乘范石湖吳船錄陸放翁入蜀記元人郭天錫畀客杭日記，共四種，皆前賢日記也。計看此俱已三過，故歷歷翻去，殊不費目力。范陸二公所作皆極經意，山水之外，多徵古跡；朝夕之事，兼及朝章；膾炙藝林，良非無故。若涪翁雲山二記，則隨筆直述，寥寥短章，而傳播至今，風流不歇，固由叙次簡潔，自有可貴，要亦吉光片羽，以人增

重者也。放翁記有云：至平江過盤門，望武邱樓塔，正如吾鄉寶林，爲之慨然。又過舒州長風沙有云：西望羣山靡迆，巖嶂深秀，宛如吾廬南望鏡中諸山，爲之累欷。郭記遊大般若寺云：寺門俗云望江亭，俯視錢唐江水，大略與揚子江同，但隔岸越山蒼翠差勝耳。遠見西興渡口，煙樹如薺。觀此三則，越中光景，可見一斑，不禁鄉思坌集矣。嗚呼，渭南越產，而西川之行，全家上官，萬里如砥，然尙觸目生感，不勝故國之思，況如僕者，家陷虎狼之室，身居溝壑之濱乎？厲樊榭題郭記云：解道樓居好風韻，杭人不合異鄉遊。若以僕樊榭，所處之地，所値之時，又不止霄埃別矣。

十月初七日

近日憊甚，閱書無復條理。偶檢得南宋人沈某所撰鬼董及元人楊瑀山居新語兩書，支牀觀之，聊以遣日而已。鬼董叙次頗潔，然其中如俠士韋自東一條，陶小娘子一條，皆已見太平廣記，大略相同。而此書皆以爲南渡時事，以陶小娘子爲張循王妾，蓋傳聞之誤。小說無稽，固不足責也。瑀字元誠，順宗至正時，由翰林出爲浙東宣慰使都元帥。陶南村輟耕錄屢及其人。此書楊廉夫爲之序，多記元代朝野雜事，頗稱美順帝，亦臣子之義應耳。元世說部甚爲寥寂。王文定玉堂嘉話，予未之見，世閒殊少傳本，所賴輟耕錄及葉子奇草木子兩書，最足證補史事。其外惟此書及庶齋老學叢談、至正直記三書，差可備參考耳。

十月二十六日

閱張山來潮王丹麓晫所輯檀几叢書，及山來所輯昭代叢書。國朝叢書之刻，此兩書實繼毛氏津逮秘書

而起，爲開一代風氣之先。惜所收者，自閻百詩毛朱詩說孟子考、毛西河三年服制考、吳陳炎春秋三傳異同考、黃棃洲歷代甲子考數書外，半係村書小說，宋人沈作喆所謂非要而著書者。他若王漁洋隴蜀餘聞宋牧仲漫堂墨品汪堯峰答喪禮問魏叔子日錄等，則各家全集，久已風行，張氏采掇單零，不足觀也。

十二月初七日

自昨夕而今晨，整比書籍，甚費心力。以案頭之書，必取其最要者以待相次而讀；而書有常資考索者，尤宜置於羣籍之前。以吾輩性嬾，或有所疑，而書壓在下，不便檢閱，輒復置之，遂至此疑終身不決。齋中無書架，僅縱橫置兩案，又須空其十之四爲看書作字地，留其十之二置杯椀鐙釭奩合筆硯之屬。予性又頗喜潔，知惜書，即日閱之物，亦必使整齊不少散亂；又不欲見蕿殘書，故或簏或閣，或床或几，或近或遠，或高或下，皆極費匠心。今以殷氏說文、孫刻仿宋本說文、任氏小學鉤沈爲前列；次以邵氏郝氏爾雅、王氏小爾雅、盧刻經典釋文、翟氏四書考異、王氏經傳釋詞，皆訓詁之法海，讀經之首枕也。又次以漢書儒林傳、藝文志、陳氏書錄解題、晁氏郡齋讀書志、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皆讀書之綱領也。又次以顧氏日知錄、錢氏養新錄、翁注困學紀聞、盧氏鍾山札記龍城札記，考古之禁臠也。又次以王氏之經義述聞、王氏讀書雜志、臧氏經義雜記，洪氏讀書叢錄、梁氏瞥記及人表考、陳氏五經異義疏證，窮經之寶藏也。又次以兩漢書，經史之分源也。又次以凌氏禮經釋例、金氏儀禮正譌、金氏禮箋、胡氏儀禮釋官、程氏通藝錄、焦氏羣經宮室圖，言禮之淵藪也。然後略以經史子集，比而繼之。羈旅貧兒，無力買書，所得區區，萬未及一。然中多善本，隘而實精，儉歲玉粱，正足一生咀嚼耳。

閱寶應劉氏履恂秋槎雜記、劉氏玉麐甓齋遺稿。寶應劉氏之學，端臨先生最爲傑出，二劉亦白眉也。二書卷帙雖皆寥寥，然考證經籍，原本古訓，俱精核可傳。中附凌曉樓薛子韻劉孟瞻諸先生之注，尤邃密可貴也。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正月二十日

連日閱宋元明說部詩話，皆於茶初藥後，聊溫舊聞，且資排遣而已。王闢之字聖塗，紹聖時人澠水燕談錄，分七門，紀宋元祐以前事，頗詳盡可觀。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中一則云：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謄錄之制，進士得失始一切付之幸不幸，雖歐公欲黜劉幾，坡公欲取李廌，不可得矣。士捨科舉之外，他無進取之門，苟有毫隙可乘，則營回以趍之，冒法以爲之，明知其罪而不暇顧云云，可謂名論。然歐公未嘗取劉幾，謂欲黜不得者誤也。吳可南渡初人藏海詩話，論詩雖亦閒有迂拙僻澁處，而時有神會。頗得拈花微笑之悟，亦宋人之可與言詩者。其極贊柳子厚清風一披拂林影久參差二語，及參寥細雨詩細憐池上見清愛竹間聞，又流水聲中弄扇行七字；又舉詠柳詩月明搖淺瀨語，謂人豈易到，皆非有妙悟者不能。侯鯖錄載東坡云，僕爲吳興守，有遊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艸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尤爲深於領略之言。江南三月之末，四月之初，陰晴餖飣，衆綠悄然，此二十字妙能寫之令人神往。又載蘇州僧仲殊潤州詩云：「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下二語亦善寫江南者。

吳可稱老杜詩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籬傍」，與竹枝相

似，蓋即俗爲雅。又舉陳子高詩云：「江頭柳樹一百尺，二月三月花滿天。裊雨拖風莫無賴，爲我繫着使君船」，乃轉俗爲雅，似竹枝詞。其於詩之體格，具有深識。子高以詞名，厲樊榭撰宋詩紀事，搜輯子高詩一二，而未及此作。又舉明不虧題畫山水扇詩云：「淋漓戲墨墮毫端，雨濕溪山作水寒。家在嚴陵灘上住，風烟不似夢中看」。明不虧未知何人，吳可謂其後二句騷雅，亦是確評。又評歐公稱杜詩身輕一鳥過，謂此非杜佳句，當時補一字者又不知是何等人，尤推具眼。四庫目錄稱其謂七言律詩極難做，蓋易得俗，所以山俗別爲一體云云，爲深有所見，亦不謬也。

吳正傳禮部詩話，賞陳簡齋「微波喜接人，中立待其定」，亦佳。

李西涯麓堂詩話，謂柳子厚「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坡翁欲削此二句，不免矮人觀場之病。若止用前四句，則與晚唐何異？眞能辨別於氣格之微者。又自舉其桔槔亭詩：「閒行看流水，隨意滿平田」二語，亦中唐以前佳境。以上諸條，皆深得詩家三昧。特標舉之，以諗後人。

同治癸亥（一八六三）三月二十四日

東漢三署郎者，五官中郎左中郎右中郎三署也，皆屬光祿勳，皆有中郎將，皆直宿衞殿門，稱執戟郎，若今侍衞之職。皆得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尚書侍郎，凡六曹三十六人，屬六曹尚書。此爲今六部郎中之濫觴。秩滿遷縣長。光武時，以太尉鄭弘言，乃遷縣令，後遂遷二千石或刺史，此爲今部郎外授之濫觴。光祿勛中二千石，三郎將比二千石，三署郎比三百石，尚書六百石，尚書郎四百石。尚書郎遇御史中丞，中丞避車執板往揖，郎坐車舉手禮之，中丞俟郎車過遠乃去。東漢無御史大夫，

以中丞爲御史臺倅，秩千石，朝會獨坐，多以故二千石爲之，極爲尊顯，而見尚書郎卑抑如此者，以重內臣尊朝廷也。漢時尚書猶今之軍機，郎中猶軍機章京，議郎則猶南書房翰林矣，故秩卑而體崇。郎之下有令史，秩二百石，每曹三人主書，此爲今六部主事之濫觴。令史皆選蘭臺符節兩署精練有能之吏爲之，功滿補縣丞尉，亦以鄭弘言，補縣長。漢時縣滿萬戶以上者置令，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缺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爲郎，蓋與三署郎參用。而光祿勳之屬又有虎賁中郎羽林中郎兩署，皆有郎將郎中，郎中秩亦三百石；不在三署之列，不得詣臺試尚書郎。續漢志，虎賁郎中上有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下有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爲四郎。自節從虎賁久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制虎賁中郎皆父死子代。蔡邕漢儀曰：羽林郎百二十八人，無常員，序次虎賁屬。前漢書曰：初置爲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郎，出補三百石丞尉。續漢志云：本武帝選隴西等六郡良家補，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此其資品較輕，故不得與三署郎並。漢儀又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見五官左右將執板不拜，於三公諸卿無敬，可知惟五官左右稱三署，其職入直殿門，出充車騎，蓋猶今之乾清門侍衛矣。自來讀史者，於三署郎尠有考及，故多牽錯，不辨其制，特參考兩漢志註文，證以記傳及他書，爲疏明之。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三月初十日

自來志經籍者，漢書藝文志後，向推隋經籍志。近時吾鄉章逢之，逢之名宗源，山陰人，以兄宗瀛官翰林，乃寄籍大興，中乾隆五十一年順天舉人，生平輯錄唐宋以來亡佚古書，蓋無不備，皆爲之敍錄。揚州陳穆堂皆爲作疏證，而姚江邵二雲氏

撰隋書提要，譏其敘次無法，述經學源流多所乖舛。如謂尚書由伏生口授，而不知伏生自有書教齊魯間。謂詩序由衞宏所潤益，而不知傳自毛亨。謂禮記月令明堂位樂記爲馬融所增，而不知劉向別錄已有此三篇，其書在十志中爲最下。唐人重詞章而輕經學，卽此已可見。錢竹汀跋大戴禮記云，學者惑於隋志之文，謂大戴之書爲小戴所刪取，然隋志述經典傳授，多疏舛不可信。鄭康成六藝論但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四十九篇，別無小戴刪大戴之說。今大戴與小戴略同者凡六篇，可證其非刪取之餘。又漢書儒林傳，王式言聞之於師，安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曰在曲禮。服虔注，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是大戴亦有曲禮篇也。邵氏所駁誠當，但此志搜遺括紛，源流條目，斠若畫一，其全體多善，總爲考古者所必不可少之書。近儒議論往往有過當者，謂何晏論語集解出而論語之古註亡，杜預左傳集解出而左傳之古義亡，唐人孔穎達作五經正義而五經之古學亡，陸德明作經典釋文而歷朝之古本亡，賈公彥疏儀禮而禮學晦，郭璞注爾雅而雅訓微，此皆好爲高論之病。近時遂有攻鄭康成之注經失家法而孫叔然之反切爲變亂古音者，不皆其流弊所至歟！平心論之，平叔之論語，元凱之春秋，功多而過少。陸之釋文，賈之周禮儀禮，郭之爾雅，則有功無過。惟孔氏之五經正義，易棄鄭注而用王，書棄鄭注而用孔，自爲有過，然其詩其禮記其春秋左傳，功亦不在禹下，後儒雖窮精殫力，摭拾補苴，豈能出其範圍哉。

三月十二日

大小九卿之說，朝野相沿稱之，然終未能分別。王漁洋香祖筆記、阮唐山茶餘客話，皆言之不得其詳。余按此稱實始於前明，國朝仍之，然會典通禮諸書中，實止有大學士九卿之言，無所謂大小九卿也。寒夜無事，爲之參詳官制，驗以故事鈔報，旁考說部諸書，分疏於此。

明七卿明史有七卿表　六部尚書　都察院左都御史

明大九卿　六部尚書　左都御史　通政使　大理司卿

明小九卿　太常寺卿　太僕寺卿　光祿寺卿　詹士　翰林學士　鴻臚寺卿　國子監祭酒　苑馬寺卿　尚寶司卿

國朝大九卿　六部尚書　左都御史　通政使　大理寺卿

國朝小九卿　宗人府府丞　詹事　太常寺卿　太僕寺卿　光祿寺卿　鴻臚寺卿　國子監祭酒　順天府府尹　春坊庶子

至若理藩院內務府兩衙門，皆以滿人爲之。鑾儀衛則係右職，欽天監太醫院則係雜流，故皆不與卿列。內務府更有奉宸苑上駟院武備院三卿，亦皆爲滿缺，故亦不數也。又思小九卿當數順天府府尹及左春坊左庶子，而不數內閣翰林講讀學士。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列有京兆尹，則不得以府尹爲非卿曹矣。左右春坊，本與詹事府各爲衙司，故今制授庶子者得謝恩，以其爲春坊長官也。若內閣翰林讲讀學士，內閣已屬大學士，終不得別爲衙門，翰林總歸之翰詹科道而已。此說似較前說爲通。

十月二十六日

袁子才恃小慧而不師古，其議論多荒唐。惟以周祭用尸，爲不窋竄狄後沿用之夷禮，予頗以爲然。而姚姬傳非之，作書與袁辨。頃閱江愼修氏羣經補義，有一條云：周禮雖極文，然猶有俗沿太古，近於夷而不能革者。如祭祀用尸，席地而坐，食飯食肉以手，食醬以指，醬用蟻子，行禮偏袒肉袒，脫屨升堂，跣足而燕，皆今人所不宜者，而古人安之。予謂席地而坐以下，皆歷代相仍古人質樸之風，未爲近夷。惟祭之用尸，則

夏商所未見，而事又頗可駭怪，疑是公劉遷豳以先，習于戎翟之俗而不能改也。

十一月初三日

古人舅姑甥之稱無一定，凡親屬相當者，可互稱之。姊妹之子曰甥矣，而爾雅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郭注四人體敵故更相爲甥，是也。婦稱夫之父母爲舅姑矣，而壻稱婦之父母亦曰舅姑。坊記，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是也。儀禮則惟曰姑之子舅之子妻之父母者。蓋此是世俗相傳，故不列於禮經，而傳記則可順俗以爲文也。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十四日

夜歸後，校讀漢書外戚傳，臆改原文誤字一條，孝成許后傳，妄誇布服糲食，誇字疑是許字之誤。辨正顏注三條，孝景王后傳，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俗者金王孫女之名也。史記徐廣注可證，顏氏誤屬下讀，言隨流俗而在閭巷，大謬。又孝成許后傳，毋若未央宮有所發一條；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一條。又改正原書譌字二，汲板譌字三。

同治乙丑（一八六五）正月十五日

唐人李善之注文選，顏籀之注漢書，古今並傳，以爲絕學。然顏實非李比，兩注相斠，優劣懸絕。蓋李精通訓詁，淹串古義；顏揉染俗學，多昧本文。據唐書文苑傳，言善注文選，釋事而忘義。書成以問子邕，邕謂宜事義並釋，善乃令邕補之，遂兩書並行。按今文選注往往兼釋事義，則已有邕注幷入其中，而不復能別。師古之注漢書，本於其叔父游秦，故稱爲小顏注；而師古不標明游秦之說，遂令大顏之注，無從分別，故前人譏師古爲攘先善。是則文選注以父掩子，殆出北海之意，不失爲恭；漢書注以後攘先，竟成秘監之私，

殊害于義。兩書非特疏密難同，亦且從違迥判。

正月十八日

夜加朱漢書外戚傳上卷畢，采附錢氏攷異王氏雜志數條，亦間有以私意校正者。如李夫人傳，弟子增欷，洿沬悵兮，孟康曰：洿沬，涕洟也。晉灼曰：言涕淚洿集，覆面下也。師古曰：洿音烏，洿下也。案洿當是洟之誤，洟古或寫作洿，與洿字形似而譌耳。又函菱荴以俟風兮，孟注謂菱音綏，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華含菱敷散以待風也。案菱字卽葰字。說文，葰、薑屬，可以香口，从艸俊聲，息遺切；儀禮作綏。旣夕云，實綏澤，注、綏廉薑，澤澤蘭，皆取其香也。蓋菱从夋聲，爲正字；或從俊作葰，說文从俊聲，不若从夋聲之直截，故此葰爲或體字也。假借作綏同音相借，俗作荾。文選潘岳閒居賦，蓼荾芬芳，李善注引韻略曰，荾香菜也，相惟切，與葰同。荴說文作蒪，華葉布也，从艸傅聲。漢書李奇注，荴音敷。是函菱荴以俟風者，正謂含香敷布以俟風耳，故下句作芳雜襲以彌章，孟以菱爲華中齊者非也。霍皇后傳，顯因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案衣補二字不可解。據顏注謂縫作嫁時衣被也，則補字當爲被字之誤。太平御覽引此已作衣補，則宋時已誤，故各本皆仍之。又孝宣許皇后傳，女醫淳于衍等，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觀可過辭行語，則衍先尚未入宮也。嘗入宮嘗字，疑是當字之誤，而各本皆作嘗。又孝景王皇后傳，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文曰云云，案大臣亦當作大行，不然何以大行獨奏事？下又云遂案誅大行耶？而史記及各本俱作臣。

正月十九日

參閱隋唐宋三史經籍、藝文志經子部。唐志錯雜紕謬，最爲無法。如云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卜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夫三家詩固皆應有序，然韓詩之序，必非出于子夏。漢志言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則子夏之序僅毛詩有之。今諸書所載韓詩序皆與毛詩大異。漢志隋志皆不言韓詩有卜氏序，其誤一也。既有卜商序，又有卜商集序，不知其爲何書？漢隋志亦並無卜商集序之名，其誤二也。韓詩翼要十卷，乃漢侯苞所作，而不別其名，其誤三也。又云禮記正義七十卷，孔穎達等奉詔撰，賈公彥禮記正義八十卷。夫正義之名，但屬孔穎達等奉勅所撰易書詩禮記左傳，故號五經正義。賈公彥撰三禮疏，並無正義之名，其誤一也。賈公彥撰儀禮周禮疏各五十卷，禮記疏亦五十卷，本傳可據，宋志亦不誤，而云八十卷，其誤二也。此外疏舛，不一而足。如樊恭廣倉二卷，顏延之詁幼二卷，皆梁七錄所有，隋志已亡，而唐志乃載廣倉一卷，詁幼文三卷。廣倉雖文選注後漢書注尚有引用者，要非出于本書；詁幼則絕不見徵引，歐公何以知唐代有此二書乎？因慨隋志所載，大半已爲六朝人作，漢時人書，存者寥寥。唐志則唐人之書居什之八，宋志則宋人之書又居什之八矣。卷籍逾多，概可覆瓿。韓氏之詩，流傳最久，而竟亡于五代。孟氏京氏費氏馬氏鄭氏荀氏虞氏陸氏之易，馬氏鄭氏之書，王氏肅崔氏靈恩之詩，馬氏王氏沈氏重之周禮，王氏之儀禮，王氏孫氏炎皇氏侃沈氏熊氏安生之禮記，賈氏服氏之左傳，嚴氏彭祖之公羊，唐氏固糜氏信之穀梁，唐志尚有尹更始注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案唐志言梁有今亡，此亦唐志不足信之一。至宋而無一存者。於是易則惟太極，書則惟僞文，詩則惟淫風，禮則惟大中，春秋則惟獄辭矣！

二月初六日

近儒解經，日精日密，然有一見似可信而實不可通者，略舉一二言之。梁曜北據白虎通引禮有八十曰𦒷俗作耄，借作旄。說文𦒷从老蒿省聲。若如俗作耄，則老既从毛，耄復从老加毛，不成字矣。考篆作卷。九十曰悼，因極稱姜氏湛園劄記之說，謂曲禮此節文皆舉十年爲成數，不容獨將八十九十併言，又忽出七年曰悼四字。人方童幼，而目以悼，亦爲不祥，二句明有誤文。不知白虎通引此二語在考黜篇，其文曰：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責備童子也。禮八十曰𦒷，九十曰悼，悼與𦒷雖有辠，不加刑焉。其意欲明幼稚者之不黜，而引禮乃僅言老者之不加刑成何文義？是明是版刻傳寫之誤，非其本文。況謚法年中早夭曰悼，享國不永曰悼，從無以悼字加老人者。耆耋𦒷等字皆從老，悼字則何取乎？抱經盧氏刻白虎通，據曲禮改正其文，爲得之矣。

姚姬傳據儀禮解左傳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二句，謂飲酒之禮，旅酬以前，有賓主介僎升降揖獻之節。臧孫先命北面重席，絜尊降逆悼子，已儼依主人待之。及旅則獻酬已畢，通行旅酬，始以長幼齒序而始飲。臧孫至是始召公鉏，令與悼子依長幼之齒而坐，故曰使與之齒，說似確矣。然如是則悼子仍列公鉏之下，下文何以云季孫失色乎？若謂季孫恐公鉏怒其及旅始召，則使與之齒四字又爲贅文矣。故知杜注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者爲不可易也。

朱武曹解尚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二句，謂中與終同，中身即終身，言文王自受命至終身享國五十年也。然古無以中終通用者，亦未有訓惟爲止者，是不若從舊解爲得矣。

武虛谷解論語傷人乎不問馬二句，引揚子雲太僕箴廄焚問人仲尼深醜爲證，謂當從釋文一本讀至不字爲句，言以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可知。漢人授讀，必有所自，尤見聖人仁民愛物，義得兩盡。不知釋文此

讀，唐李涪刊誤已駁之，謂先問人而後問馬，常情所同，亦何足爲夫子異？若以揚子箴辭言之，則正謂仲尼之問人者，深以廐焚傷人爲醜耳。武氏誤解以問人爲醜，失之遠矣。況論語文最平正，如謂讀不作普默切，則無此句法也。即依李資翁資暇錄讀作否，謂不者人對夫子之辭，則不上宜添一曰字，而問上亦宜加一又字。翟晴江四書考異引鹽鐵論證古本讀乎字爲句，是也。

同治丁卯（一八六七）四月初六日

褎褏褒三字，今多不能分別。褎即今袖字。說文：褎，衣袂也，從衣𥝌聲。采即禾穗之穗。段氏以聲字爲衍文，謂衣之有褎，猶禾之有采也，似未確。似又切。俗作袖，從由爲聲。左傳釋文袖本作褎，玉篇作褏，漢書序傳作褏。詩唐風羔裘豹褎，經典用袖本字者，僅此一見。古人袂必尙長，戰國策云，長袖善舞，故褎之引伸爲長。詩大雅生民曰，實種實褎，毛傳褎長也。古人袂必尙飾，唐風羔裘豹祛，羔裘豹褎，鄭風謂之羔裘豹飾，故褎之引中爲盛飾。邶風褎如充耳，毛傳褎盛服也。近儒陳氏奐詩毛氏傳疏，謂褎盛服，卽承上章狐裘而言。狐裘爲大夫狐蒼裘，則褎正指豹褎。褎如，卽褎然也。漢書董仲舒傳褎然爲舉首，注、褎然，盛服貌也。玉篇裒下云，似又切，袂也；又余久切，色美皃也，進也。此因義別而強分爲兩音。釋文於邶風亦音由救反，又在秀反。由是俗讀邶風之褎如，大雅之實褎，皆作誘矣。褒字本作襃。說文：襃，衣博裾也，从衣𤓽省聲，博毛切。𤓽古文保，故隸變作褒。博裾者，大裾也。漢書朱博傳，多褒衣大袑，褒者褒之譌。褒有大義，故引申爲褒大，爲褒美。玉篇亦作褒，下云布刀切，揚美也，衣博裾也。裒又褒之譌變。爾雅釋文云，裒古字作褒，是也。邶風釋文云，褎本亦作裒，則誤。經典本無裒字。易謙卦象，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云，裒，蒲侯切，鄭荀董蜀才皆作捊，云取也。詩小雅原隰裒

矣，說文引作捊矣，是易詩本皆作捊也。爾雅釋詁，裒聚也。詩大雅鄭箋，捄，捊也，釋文捊，薄侯反。爾雅云聚也。是釋詁本亦作捊也。釋詁釋文，亦云裒本或作捊。說文，捊，引取也。大雅釋文捊下引說文云引取土。金壇段氏謂取土二字乃堅字之譌，堅義同聚。步侯切，或从包作抱。古孚包同音，若懷抱字本作褱褢。玉篇捊，引聚也，捊亦通作掊。易釋文云，裒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云，掊捊也。今本作把也，段氏謂當作杷，如杷之杷物。詩釋文云，掊克，聚斂也，是捊掊義通。玉篇始有裒字，音扶溝步九二切。訓云減也，聚也。此卽附會捊掊二字之義。蓋由唐以後人所增，非顧氏本有者，若如其訓，則字之从衣，取何義乎？玉篇所載，往往多昧形聲，皆由孫愐等妄竄，非希馮之舊矣。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五月十三日

左傳策正字當作册，借用馬策字名委質，杜元凱解委質爲屈膝而君事之，是以質爲形質之質。釋文遂音質如字。正義因云質形體也，拜則屈膝而委身體於地，以明敬奉之也。其說曲而義亦淺。案史記索隱仲尼弟子列傳，委質下引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君也。是讀質爲贄。國語晉語九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言委質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是服韋同義。始仕必爲士，士贄以雉者，示守死之誼，服注正本國語。白虎通瑞贄篇本作文質篇云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讀若逼，今多誤讀若福。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是委質二字，古誼相承，皆訓委贄。贄本俗字，經典或通作質，或通作摯，故左傳作質，儀禮禮記作摯，胡鳴玉訂

譌雜錄謂俗因曲禮有童子委摯而退之文，遂誤讀左傳之委質爲委贄，是沿杜注之譌而不知其非也。

五月十八日

古人楊揚通用。揚州之揚本作楊，通作揚，亦作陽。釋文引太康地志以揚州漸太陽位履正含水明，故取名焉，可證。揚雄之揚，本同楊。唐以前用雄事，無作揚者。毛詩揚之水，隸釋引魯詩作楊。漢書地理志揚郡作揚，丹陽縣作陽。南監本俱作陽。續漢志俱作陽。晉志郡作揚，或亦作陽，縣作楊，且注云：丹陽山多赤柳在西，蓋丹揚郡屬揚州，其取名之義同；其借揚陽通用之字亦同。春秋元命苞云，楊州厥土下濕而生楊柳，李匡乂資暇集地多白楊，故曰楊州。楊柳之性輕揚，故通作揚。釋名揚州，水波揚也。地有水者下濕而宜楊柳，其義亦相備。廣雅楊揚也。自三劉漢書刊誤妄別楊揚爲兩姓而異說遂紛紛矣。吳斗南補遺駁之，是也。

九月初四日

閱戴氏聲韻考及段氏六書音韻表。江戴之言古音，由顧氏之旨，推求遞密，段氏尤多創解。然其所言合韻，殊不可信，往往有意過其通、求精反疏者。顧氏於此事首開篳路，後儒雖議其未盡，而其言包括賅通，最得古今秘要。足相裨補者，惟孔氏詩聲類而已。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八月初六日

先師生日，公羊作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據陸氏經典釋文。今注疏本皆作十一月庚子，蓋徐彥所據本，卽陸氏所云別一本也。近儒孔氏廣森公羊通義本，已據釋文改正作十月。穀梁作二十年十月庚子，史記作二十二年而無月日。漢儒注左傳者，若賈景伯服子愼，皆主二十一年；司馬貞史記索隱，以爲史記作二十二年者，

緣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遲一年。然則先師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十月無疑矣。是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三傳之經皆同，然則庚子爲二十一日又無疑矣。而近儒錢竹汀以三統歷推之，謂庚子當在二十二日。錢氏推算雖精，然三經稱朔，不應有誤，或以爲春秋日官之失，則非予所能知也。

至先師之卒，左氏大書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而杜注言是年四月十八日爲乙丑，己丑是五月十二日，月日必有誤。元凱精於曆學，此以長曆推而知之者。然以隸書言之，乙己固形近易譌，而左氏傳於兩漢，皆稱古文。古文乙作乀，己作㔾，絕不相溷，故㔾可譌爲三，不能譌爲乀。左氏特以存孔子卒日，續兩年之經，若何鄭重，而容致誤。賈景伯深通曆緯，而襄公三十一年左傳正義引賈說，亦作四月己丑，或杜氏所推，亦不能無誤耶？嗚呼，三傳皆尊聖人而傳其經者也，或稱弟子，或爲門人，乃二傳則紀其生而不紀其卒，左傳則紀其卒而不記其生；且又年月乖違，日干疑誤，此又好古之士所深慨也。以吾夫子之明並日月，垂法萬世，而生卒異聞，尙不相一，又何怪西域胡神，恆星夜隱，傳疑傳幻，世數等縣耶？本起經言佛以四月八日夜生。因果經言以日初出時生。長阿含經言以夜半明星出時生。雙卷泥洹經言以二月八日生。至其年則魏書釋老志據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謂佛生于周莊王十年甲午。然杜氏長曆言辛卯是四月五日。且周正四月爲夏正二月。唐王起五位圖謂生於桓王十年甲子。沙門曇謨最等又誤據竹書紀年昭王十四年夏四月恆星不見之文，謂生於昭王二十六年甲寅；而昭王止十九年，並無二十六年，其謬尤不待辨。

八月二十一日

閱臨漢隱居詩話、滹南詩話。魏道輔時有會心，王若虛亦有得處，而拘滯未化。其極推東坡，而力詆山

谷，亦頗過當。惟于大謝池塘生春草句，獨取李元膺反覆求之終不見佳之論，以爲謝氏誇誕，猶存兩晉遺風，後世惑于其言而不敢非，則通人之言也。

同治辛未（一八七一）十二月二十一日

閱潘閬消搖集、連文鳳百正集、蘇過斜川集。斜川集鈔最于永樂大典，尙得六卷，世間贋本，一旦而敗，自爲佳事。叔黨詩文，俱有父風，其田布論志隱論海內黎事書祭叔父黃門文梟灑亭上梁文諸作，尤可觀。潘逍遙詩極淺俗，全是五季惡習，四庫本掇拾殘零，尤不足傳。其稍可誦者，望湖樓上作一律，歲暮自桐廬歸錢塘晚泊漁浦一律，孤山寺易從房留題一律，夏日宿西禪院一律，秋日題琅邪山寺一律，自諸暨抵剡四律，留別金山寺一絕，書璿公房牡丹一絕耳。餘皆粗獷浮率。其所云琅邪山寺，即吾郡之怪山淸涼寺也。連應山爲元初月泉吟社中人，其詩境逼仄，不出江湖小家。春日田園雜興七律，當日社中賦詩者二千七百三十五人，以連作爲第一；然卑陋淺劣，不過如童子學語而已。

十二月二十三日

嘉慶以後之爲學者，知經之注疏不能偏觀也，于是講爾雅講說文；知史之正雜不能偏觀也，于是講金石，講目錄；志已偷矣。道光以後，其風愈下。爾雅說文不能讀，而講宋版矣，金石目錄不能攷，而講古器矣。至于今日，則詆郭璞爲不學，許君爲蔑古。偶得一模糊之舊槧，亦未嘗讀也，瞥見一誤字，以爲足補經注矣。間購一缺折之贋器，亦未嘗辨也，隨摸一刻畫，以爲足傲漢儒矣。金石則歐趙何所說，王洪何所道，不暇詳也，但取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數册，而惡金石萃編之繁重，以爲無足觀矣。目錄則鼂陳何所

受？焦黃何所承？不及問也，但取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一書，而厭四庫提要之浩博，以爲不勝詰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談廢務，奔競取名，然已爲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不可痛乎！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十月初八日

論語鄉黨一篇，卽禮經之別記。如凌氏廷堪之解黃衣狐裘爲韋弁服，據詩羔羊正義。凌氏曙又兼解爲臘祭之服，據玉藻注。凌氏廷堪胡氏培翬解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爲食禮，據公食大夫禮。解唯酒無量不及亂爲燕禮，據燕禮鄭注。劉氏台拱之解吉月必朝服而朝爲聽朔必視朝之禮，據玉藻。皆精論不刊，爲先儒所未及。然不特鄉黨也，如李氏惇之解子語魯太師樂曰一章，劉氏台拱之解師摯之始一章及關雎樂而不淫一章，皆援據禮經，以明樂奏之節，有功于聖言甚鉅，讀四書者所不可不知也。今類而錄之。李氏云，古樂有堂上堂下之分，見於皋陶謨戛擊鳴球一節，至儀禮鄉飲酒禮燕禮而升歌笙間合樂之禮備矣，論語子語魯太師一節，尤爲明晝。曰始作者，謂升歌也，翕合也，謂堂上瑟聲與歌聲合也。曰從之，則笙入以後三節矣。曰純如者，謂笙入三終也。三笙一合，其聲純如，非如堂上之淸也。曰皦如者，謂間歌三終也，堂上一歌之後，間以堂下一吹，明晳而不雜亂也。曰繹如者，謂合樂三終也。堂上歌關雎，則笙吹鵲巢應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應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應之，其時歌響與衆聲齊作，纍纍如貫珠也。至是工告正樂備而爲一成矣。天子諸侯之禮升歌，或以頌，或以大雅，而笙入間合次序並同也。劉氏論師摯一節云，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間有合，是爲一成，始于升歌，終于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

皆大師升歌，摯爲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賅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此反魯正樂之效也。論關雎樂而不淫二句云，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国語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凡此所論，皆足一掃空言枝說之蔽。至吾自衛反魯一章，全氏祖望疏證極詳，援據甚博，然不免雜以肊說。黃氏式三論語後案痛駁之，則又過矣。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正月二十五日

閱近儒江氏永、程氏瑤田、焦氏循、張氏惠言、洪氏頤煊、胡氏培翬諸家考辨宮室之書。張氏言房室異制，無壁者房，有壁者室，大夫士右房亦有北壁，與左房之制稍異，故鄭君有東房西室之稱。洪氏謂東西箱與房通夾之北，皆當有戶，引漢書呂后側耳聽於東箱，楊敞夫人自東箱與敞言爲證。胡氏謂大夫士室東有戶與房通，而南無戶，故至堂者必有房。其說皆確不可易。

五月初十日

夜閱胡竹邨錢溉亭許周生諸家說經之文。周生廟祧之辨最著，然實爲武斷。以文武之廟，亦在迭毀之列，而文王以功德宗祀於明堂。然則武王始有天下，而穆王時已爲四親廟之首，共王時已去廟爲祧，夷王時已去祧爲壇，宣王時已去墠爲鬼。許氏亦知其不可通也，于是取鄭君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之注及玉藻聽朔於南門外之注，謂明堂以文武並配。然孝經言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序言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皆不言及武王。許氏每事好遠鄭義而獨據此者，武王既並祀明堂不致餒而則可以成其祖宗別於宗廟之說，夫亦甚難而實非矣。

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十一月初十日

考據之學，愈後而愈精，然非心細而識高，不能獨出己見也。國朝全氏錢氏王氏之史學，可謂精矣。全與王錢，雖取徑不同，錢又非王所及，要其考證，皆有獨絕處。惠氏棟史次於經，而兩漢則致力亦甚深。何氏焯陳氏景雲姚氏範，尤非三君之匹，其校正馬班范陳四史之功，亦不可沒也。然如漢書宋景文校本之僞，錢氏亦不能辨之，全氏鮚埼亭集外編中列其五可疑而僞乃灼然矣。梁劉之遴傳中載漢書古本，王氏亦信之，桂氏馥札樸中深以無可考見爲恨，邵氏晉涵南江文鈔中列其五謬而妄不待攻矣。邵氏說即四庫之提要也。提要史部多出邵手，今南江文鈔中，惟刻史記漢書後漢書提要三首，而官本已多所刪節矣。蓋王錢俱未及見也。漢書古本之妄，全氏經史問答中已發其端，此以知謝山史學之不可及。惟其喜言道學，薄視馬班，所指摘兩家史裁之疏，皆拘於宋人義法之說。其言分傳合傳之不當，又未免以時文法律之。然錢氏能知史漢之用意而猶輕視范書，

惠氏亦致不滿，而王氏獨深知其佳處。宋儒如王厚齋猶極詆陳志，何氏錢氏始力爲表微，益見讀史之難耳。

光緒乙亥(一八七五)三月二十六日

唐人言更制周興嗣千字文，惟枇杷二字不能拆，此不學之言也。枇字古用作梳比後人作篦字，後漢書濟北惠王壽傳，頭不枇沐。集韻十二齊枇、篇迷切，櫛木，或書作桊，亦音婢。黃庭堅急就章注云，細櫛也。杷字，方言云杷宋魏之間謂之渠拏，亦謂之渠疏。郭注無齒爲朳。說文杷、收麥器。急就章捃穫秉把插捌杷，顏注無齒爲捌，有齒爲杷。太平御覽引周生子要論云：夫忠謇朝之杷朳，正人國之埽篲也。秉杷執篲，除凶埽穢，國之福，主之利也。枇又通作匕箸字。禮雜記枇以桑，注枇所以載牲體者，吉祭枇用棘。釋文枇音匕，本又作朼，儀禮皆作朼，枇朼一字也。

五月初三日

今人呼鳥之胃曰肫，亦有所本。內則鵠奧，鄭注奧脾胵也。脾胵本字當作膍胵。說文膍一曰鳥膍胵，胵鳥胃也。胵之轉音爲肫，肫本權俗作顴。肫字，史記漢書皆借準爲肫。中庸又借肫爲忳，儀禮借肫爲腨爲純。徐鍇膍下注云，百葉牛肚也。胃亦名胘。廣雅胃謂之胘。說文胘下徐鍇注云，今俗言肚胘也。知今人呼牛羊豕之胃爲肚，五代時已如此矣。而漢時則牛之胃謂之百葉，故說文膍胘下皆曰牛百葉也。周禮醢人鄭司農注云，脾析牛百葉也。儀禮既夕，鄭君注云脾析百葉也。

予前以人一產三男以上爲妖，今日又得兩事。馬總意林及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一俱引應劭風俗通云：不舉併生三子。俗說生子至於三，似六畜，言其妨父母，故不舉之也。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一百一十三引天鏡云，婦女一時生三男，不出三年，外國來伐；生三女，國有陰私。而應氏又引國語，越王句踐令民生二子者

與之餼，生三子者與之乳母而論之，云三子力不能獨養，故與乳母，所以人民繁息，卒滅強吳。今人多生三子，子悉成長，父母完安，豈有天所孕育而害其父母者哉。案今制一產三男者，由督撫咨報禮戶二部給米五石布十四，其男女並育及一產三女者不給，亦取人丁蕃息之義耳。

五月初四日

漢上林苑名果異木，有李十五柰三，曰白柰紫柰花紫色。綠柰花綠色。廣雅楷榴、石榴，柰也。埤蒼石榴，柰屬也。爾雅棪槤其，郭注棪實似柰，赤可食。王象晉羣芳譜據廣志以佛書之蘋婆果爲柰。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云，蘋婆來禽，皆柰之屬，特其產少異耳。蘋婆果雄於北，來禽貴於南，柰盛於西；其風味則以蘋婆爲上，柰次之，來禽又次之。案說文杏柰李桃四文連比，而下俱曰果也。以四者之爲果，古今所盡知，不煩解釋爲何果，而四文相連，其果必亦相似。廣雅以爲楷榴石榴者，爾雅劉劉杙，郭注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嵇含南方草木狀云，劉樹子大如李實，三月花，七八月熟，其色黃，其味酢，煮膏藏之，仍甘好。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榴子出山中，實如梨，是廣雅埤蒼之所謂石榴卽劉杙，亦是柰屬，非今日五月花之安石榴也。安石榴乃外國種，邵氏晉涵、郝氏懿行疏爾雅，皆辨之甚詳。王氏念孫疏廣雅合而一之，蓋考之未審。玉篇楷榴，柰屬也。劉杙亦見說文，今不知爲何種。要之林檎卽林禽。玉篇林檎果似柰。頻婆果文果皆柰種之少變者耳。至用作柰何字者，是乃何之借，乃何卽如何也。如古音轉而，而古音轉能，能乃一音之轉，故如而乃三字古通用相訓，說詳王氏經傳釋詞。後人別製㮈爲柰果字，始見玉篇，俗字之不合六書者。其後又製柰何之柰爲奈字，益鄙謬矣。

五月初十日

庚子山謝趙王賚息絲布啓云：春服既成，童子得雩沂之舞，此用論衡明雩篇說也。其文曰：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此本古論語說。鄭君論語亦從古本作詠而饋，注云饋饋酒食也。古人舉必以禮，無羣出嬉戲如後世宴游之事，曾晳自言所志，亦必合乎先王之禮法，非如莊列一輩語也，故鄭君獨用古義。

五月十八日

予前主孔沖遠易正義之說辨，以彖象傳合經文由於王輔嗣，非特不始費直，亦不始康成，而以三國志高貴鄉公紀淳于俊言鄭合彖象於經者，謂是鄭合經文彖象注之，以補費氏之止釋十翼，不注經文。今日閱詁經精舍文集李遇孫六朝經術流派論，則直以魏志彖象二字爲注字之誤，較予說爲直截而尤確。其說云：高貴問俊以孔子作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鄭玄作注連之，何也？俊當對以鄭玄合注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今乃云鄭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易了，此時方論彖象不與經連，何轉云合之耶？方疑鄭注與經文相連，何忽及彖象之合不合耶？此史家承上文有彖象二字而誤，所以帝又云鄭玄何獨不謙耶？蓋因俊言孔子以不合彖象爲謙，故言鄭何不謙而合注於經，是則康成之非合彖象於經，瞭然可見，皆由六朝諸儒廢棄不講，以致鄭王之是非莫辨也。此可謂能抉千古之疑矣。然以爲承祚本誤，恐未必然，當是後來傳刻之譌耳。

五月二十五日

今人喻患難相依，多用蛩駏，其實本當作蟨駏或蛩蟨也。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

邛邛岠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蹷。呂氏春秋不廣篇云，北方有獸名曰蹶爾雅郭注作其名爲蟨，鼠前而兔後，趨則跲，郭注引作頓。走則顚，常爲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淮南子道應訓文全與呂氏春秋同，惟蹶作蟨，距虛作駏驢。說文蛩，蛩蛩獸也；蟨，鼠也，一曰西方有獸，前足短，與蛩蛩巨虛比，其名曰蟨。是蛩蛩巨虛爲一獸，故司馬相如子虛賦蹵蛩蛩，轔距虛，郭景純注距虛卽蛩蛩，變文互言耳。又穆天子傳邛邛距虛走百里，郭注引山海經云，蛩蛩距虛，並言之耳。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璞曰，邛邛似馬而靑，距虛卽邛邛，變文互言之。穆天子傳曰，邛邛距虛日走五百里也。所引穆天子傳云云，蓋裴駰所增，今本穆傳似脫日五兩字。或據逸周書王會篇獨鹿邛邛善走也，孔晁注，邛邛獸似距虛，負蟨而走也。又云孤竹距虛，孔晁注，距虛野獸驢騾之屬。說苑孔子曰：蛩蛩距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二獸者非性心愛蟨也，爲得甘草而貴之故也。子虛賦張揖注曰：蛩蛩靑獸，狀如馬，距虛似驘而小，則邛邛距虛，又爲兩獸。漢書顏注主郭說，近儒段氏說文注亦主郭說，而郝氏爾雅注主張說。慈銘案，合爾雅穆天子傳諸書證之，郭說爲長，卽云兩物，亦是一類相依之誼，自當以蟨並言。而王符潛夫論實邊篇云，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蛩蛩距虛，更相恃仰，乃俱安存，則後人之相沿誤用，實始於此矣。今本逸周書王會解作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注云獨鹿，西方之戎也。邛邛獸似鼠，距虛負蟨而走也。王氏應麟補注本所載同，而王氏亦歷引爾雅呂氏春秋穆天子傳爾雅翼說苑張揖子虛賦注諸書，而斷之曰然則負蟨者或卭卭或距虛，二物不相須也。王會注以爲卭卭似鼠，距虛負而走，是以卭卭爲蟨也。與爾雅說苑異，今不取。慈銘按，王氏所謂王會注者，卽孔晁注也。據此則孔注本作距虛負而走也，無蟨字，今本及補注本皆後人所加。孔晁晉人，固亦以邛邛距虛爲相依之獸矣。至王會文本作獨鹿邛邛，無距虛善走也五字，與下孤竹距虛不令支玄獏不屠何靑熊等句一例。如邛邛下本有距虛字，則下文不應復出距虛，而

孔晁亦不應復於下句作注。如有善走也三字，則孔注不應曰邛邛獸如鼠距虛負而走，顯與正文背矣。惟其文旣以邛邛系獨鹿，距虛系孤竹，故孔注分爲二物，且以邛邛當蟨而曰如鼠耳。後人習於邛邛距虛四字連文，又知爾雅等書皆言邛邛距虛負蟨而行，遂於正文妄增距虛善走也五字，於注妄增一蟨字，致正文注文皆不可通矣。盧氏文弨校正本疑邛邛下距虛二字爲衍，近儒多從之，而尙未悟善走也三字亦衍文也。至盧氏謂注文獸似鼠鼠字後人所增，因删去之，而不知後人所增者乃蟨字非鼠字也。古書脫落，又經竄改，非博觀細考，不得而知，故昔人謂書之譌脫者尙可推而知，經校改者無迹可尋。予謂不學之人，據誤文校改者，尙有迹可尋，惟學人依他書校改，而或有千慮之一失，則幾無可推求矣。蓋古書之難讀如此也。山海經海外北經云，北海內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郭注亦云即蛩蛩鉅虛也，皆堅主爲一獸。韓詩外傳西方有獸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以蛩蛩距虛連文，蓋亦以爲一物。

六月初四日

大者葦，小者萑。葦亦曰蘆，初生曰葭，已秀則曰葦，或曰長大而未秀曰蘆，此葦之異名也。萑俗曰荻，初生曰薍，亦曰𦺳，亦曰騅，已秀則曰萑，亦曰蒹，又曰蘼；或曰長大而未秀曰薍，此萑之異名也。詩衞風言葭菼，秦風言蒹葭，豳風言萑葦，皆二物並舉。王風大車毛傳云：菼騅也，蘆之初生者也，蘆是萑字之誤。戴氏震段氏玉裁李氏惇郝氏懿行陳氏奐皆主是說。說文艸部云，薍𦺳也，八月薍爲葦，葦亦萑字之誤。段氏謂本當作八月薍爲萑，葭爲葦，今本脫萑葭爲三字耳。二者大小迥別，夏小正、詩毛傳、許氏說文、陸元恪毛詩疏、孫叔然郭景純爾雅注皆辨之甚晰，孔沖遠詩正義亦不誤。惟舍人李巡樊光爾雅注見詩碩人正義及爾雅釋草正義引。邢叔明爾雅正義誤以蘆薍爲一草。郭景純又誤以蒹與萑爲二草。近儒陳長發戴東原段若膺邵二雲郝蘭皋李成裕諸先生皆詳辯之，是也。萑葦之萌可食者曰虇蕍，唐宋詩所云蘆牙荻牙，今俗所云蘆筍也。虇蕍猶權輿，說文作灌渝，

郭注爾雅以其萌藡讀句，而以蘈字屬下䒖𦸈華榮爲句，非也。其秀曰芀，芀亦作苕，又作蔄，亦曰葤，亦曰華，亦曰荼，今所謂蘆花荻花也。其根可食者曰蒟，亦曰茭，亦曰茇，今京師所謂茭兒菜，秋時食之者也。萑字今隸省作萑，蒹字今隸省作蒹，經典相承用之。荻字不載說文，始見於陸元恪疏，卽郭注爾雅之所謂藡也。

八月二十一日

夜閱劉公𢊍體仁七頌堂詞繹一卷，彭駿孫孫遹金粟詞話一卷，吳仲倫德旋古文緒論一卷。公𢊍於詞本非名家，其書標舉甚高，強作解事，山谷所謂隔簾聽琵琶也。羨門詞品格亦卑，而稍有悟入處，故言雖淺近，轉爲得理。仲倫著有初月樓文稿初月樓聞見錄及論書隨筆諸書，其古文墨守桐城，此書雖於方柳尙有不足之辭，而傾倒姚氏甚至，其言文法，全自茅沈所選八家中討生活，不過措大時文識見。所論周秦以至唐人，浮辭瞽說，無一得其要領。至謂劉海峯最講音節，有絕好之篇；朱梅厓學韓，其集中書一體最佳可傳；張皐江取道甚正，魯賓之淸而能瘦，其氣亦疏；皆何異癡人說夢也。

十一月初八日

夜雜考羣書，國朝考據之學，搜遺索隱，可謂無閒不入。卽以古書傳注姓氏一條言之，如易子夏傳，王儉引七略以爲子夏韓嬰同作，宋人以爲唐張弧作，中經簿以爲或云漢丁寬作，七錄並列韓嬰丁寬。近儒或以爲子夏當是韓嬰字，遂定爲嬰。至崔氏應榴據漢書儒林傳五鹿充宗傳易於沛人鄧彭祖子夏，官至眞定太傳，繇是梁丘易有鄧氏之學，則子夏者鄧子夏也。爾雅犍爲文學舍人注，或以爲舍姓人名。洪氏頤煊、孫氏志祖皆據文選羽獵賦注引郭舍人爾雅注；洪氏更引西京雜記郭威字文偉，茂陵人，有言爾雅張仲孝友

云云；孫氏更引漢書東方朔傳有郭舍人；則舍人者官名而姓郭也。漢書臣瓚注，博物志以爲晉將軍于瓚，史記索隱以爲晉秘書郎傅瓚。至近儒姚氏範、桂氏馥、李氏賡芸皆據水經注屢引薛瓚漢書注，薛嘗爲姚襄參軍，後仕苻堅，則臣瓚者，薛姓也。他如尙書僞孔傳出於枚賾，實本於王肅，而家語孔叢子亦皆肅一人所撰。錢竹汀王西莊孫頤谷臧拜經諸君皆有此說。竹書紀年魏晉間人所僞託，以讖禪代之事 唐氏仲冕說。焦氏易林，焦乃崔字之誤，後漢書崔篆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篆卒於建武時，故有昭君是福之語。牟氏相說。案此說極確。漢書京房傳及儒林傳俱不言焦延壽著易林，而舊本易林首有費直之語，稱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焦延壽官小黃令，當卒於宣元之間，安得及莽世？惟崔駰傳言篆爲王莽建新大尹，則建信卽建新，本漢千乘郡，天水乃大尹或太守字之譌，焦卽崔字之誤，蓋篆之字也。是則鄭氏曉古言謂明夷之咸林，似言成帝時事；節之解林，似言定陶傅太后事者，皆不必疑也。論語孔傳文字不類漢人，而鄹人之子下孔傳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直稱聖父之名，則孔傳顯爲僞託 陳氏鱣說。孟子正義爲邵武士人僞撰，非孫宣公作，朱子已言之。近儒更考得正義序卽用孫氏音義序略竄數語，則贋迹更明。戴東原孔誧孟盧抱經焦里堂諸君皆有此說。至於注孝經者有兩鄭氏，一康成 或云小同，或云康成後人，要以太平御覽所引孝經序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云云證之，則爲康成所注無疑也。一鄭偁，見公羊疏 孫氏志祖。梁氏玉繩說。偁亦爲魏侍中，見續漢輿服志注，又爲魏世篤學大儒，嘗傳明帝，見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注爾雅者有孫炎，疏爾雅者亦有孫炎 見宋史，見宋史藝文志 洪氏頤煊說。邢昺爾雅正義序云，爲義疏者俗間有孫炎高璉；又陸佃埤雅，亦屢引孫炎爾雅正義。此皆前人所未及者也。

十二月初一日

秦亡於子嬰，漢亦以孺子嬰爲莽所篡，困學紀聞謂莽蓋有意爲之。考廣弘明集引陶公紀年云，秦殤帝子嬰四十六日，水經注卷十八引漢冲帝詔曰：翟義作亂于東，霍鴻負倚盩厔芒竹，冲帝指孺子嬰也，是兩子嬰皆有謚，不知誰加之。或謂秦子嬰爲項羽所殺，其謚蓋漢高所加；孺子嬰爲更始丞相李松所殺，其謚蓋光武所加。然高帝不聞爲義帝作謚，光武不聞爲更始作謚，何反厚於兩子嬰？此蓋出於當日遺臣所爲也。金哀宗自焚之後，體骨被分，而昭宗義宗名號迭出，蓋遼天祚宋帝昺所不如者。顧氏棟高全氏祖望謂春秋時如欒懷子郈昭伯中行文子范昭子皆身死族滅，誰爲謚以美名。予謂范中行特出奔耳，本未覆宗，當時周與齊鄭皆爲之助，其獲謚宜也。昭伯忠於魯君而死，其謚當出昭公所賜。若欒懷子素得士心，曲沃之人，皆願爲之效死，雖事近叛亂，實非得罪晉君，故死而懷謚，與郤克之謚昭子，皆遺臣感義，足見人心之公。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正月二十五日

古則字或借𢀸爲之，或借枳爲之。賈子新書淮難篇天子之法，𢀸蹂促而弗用；皇帝之令，𢀸批傾而不行；立𢀸泣沾巾，臥𢀸泣交頸。連語篇牆薄則亟壞，繒薄𢀸亟裂，器薄𢀸亟毀，酒薄𢀸亟酸。此借𢀸爲則也。逸周書小開解，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字，君枳維國，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此借枳爲則也。逸周書文多脫爛，此篇孔晁無注，其上文又云維有共枳枳亡重，尤脫誤不可解，然大要是上下相維之意，枳之爲助詞無疑。後人不解，誤以爲枳棘之枳，如後漢書馮衍傳揵六枳而爲籬兮，章懷注六枳東觀記作八枳，因引德枳維大人云云。案衍作顯志賦，自此句以下徧及蕙若蘭芷杜衡射干蘼蕪木蘭新夷，皆言草木之香者，徧滿庭室，此自屈騷以後，每有斯比，此則六枳自爲橘枳

無疑。章懷亦先云，枳芬木也，六八字筆劃小異，何足致辯，而引逸周書以解之，謬亦甚矣。蓋語助本無定義，古人從便書之，亦猶今之譯各國語者，止取對音，不求本字，故自來承用助辭，多出假借。如也本女陰，借爲乀字，也从乀爲聲，以乀不便書，故借也，秦篆又借殹。於本烏之古文，借爲于字；焉本鳥名，借爲于字；曷字也字矣字用在句首者，如禮記焉使倍之，即於使倍之也，於即于字。論語焉可誣也，即曷可誣也。用在句末者，重讀則也字之借，輕讀則矣字之借，經籍皆如是。又借爲於是字此二字合音，即反切之始也。周禮焉使則介之，左傳晉鄭焉依，晉語焉作爰田，焉作州兵。而本頰毛，借爲能字如字若字乃字然字汝字爾字，凡用在句中作轉勢者，皆能字之借。學而時習之，學能時習之也；人不知而不慍，人不知能不慍也。直而溫者，直能溫也。寬而栗者，寬能栗也。舉此可以類推。用在句中作如字者，左傳且先君而有知也，先君如有知也。詩垂帶而厲，垂帶如厲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胡然如天胡然如帝也。用在句末作如字，翩其反而室是遠而是也。作爾字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是也。用在句中作乃字者，雍也仁而佞、匿怨而友其人、夫子莞爾而笑、舍瑟而作是也。餘俱詳王氏經傳釋詞中。能本獸名，借爲耐字。猶本犬類，借爲由字。古猶由字多通，由者從也。經傳用猶字，作取譬義，取譬即以類相從也。雖本蟲名，借爲唯字，雖从唯爲聲，因以爲唯字。論語唯求則非邦也與唯赤則非邦也與兩唯字，皆雖之未借者也。凡文用雖字，皆有開宕義，故段氏玉裁又以雖爲雎字之借字，似未確。爾本靡麗義，借爲尒字，爾从尒爲聲，因以爲尒字。凡文用語助，皆當作尒。其對己稱人者，或爾或汝或若，皆女字之借。稱人以女者，女有偶義，唯相人偶，始有爾汝之稱，故以女字爲之。汝則水名，若則以手擇菜也。盍本蓋覆義，借爲曷字；何本負荷義，亦借爲曷字。它本蟲名即今之蛇也，隸轉爲佗，又變爲他。借爲誰字。爲本母猴，借爲僞字，凡作爲字皆當用僞字，長言之則爲詐僞。推之舊本雎舊，借爲久字；常本衣常即裳，借爲長字；帥本佩巾，即帨字，借爲徫字；率本捕鳥之畢，借爲逵字。音隨義變，沿流忘源，日用之而不知，此類不可枚舉也。

十月三十日

夜偶考棖闑二字，謂門止中間樹一短木謂之闑者，孔氏禮記正義之說也。江氏永王氏念孫廣雅疏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邵氏晉涵爾雅正義桂氏馥說文義證郝氏懿行爾雅義疏王氏筠說文句讀劉氏寶楠論語正義皆從之。謂門樹兩柱爲闑，以其中爲中門者，賈氏儀禮疏之說也。段氏玉裁說文注焦氏循羣經宮室圖等書皆從之。宋人李氏如圭從孔說而朱子不能決。按說文闑門梱也，梱門橜也；橜弋也，一曰門梱也。爾雅釋宮橜謂之闑。其說皆同。然典禮鄭注云：梱門限也，則梱之誼已許鄭迴異郝氏爾雅義疏以鄭說爲然。又詩鄭風箋云，棖門梱上木近邊者。論語皇疏云：門中央有闑，闑以硋門兩扇之交處也。門左右兩槏邊各豎一木，名之爲棖，棖以禦車過，恐觸門也。鄭君曲禮士冠禮兩注，俱以闑爲門橜，曲禮正義云，中央有闑。故江氏鄉黨圖於門中畫一短木植地，名之曰闑，而以闑之東爲君所出入之門，以立不中門爲不敢立闑東之中。夫闑之東，是門之左偏，安得謂之中門？郝氏則謂豎木設於門中，其旁曰棖，其中曰闑，所以門必設棖與闑者，以爲尊卑出入中間及兩旁之節制。則又似於門中特立三短木，行禮出入，毋乃有株拘觸礙之憂。賈氏故剏爲門中樹兩柱爲闑之說，以求其通。焦氏更爲之說云：兩闑中間有閾，兩闑外無閾，以通車行，至掩門則撤去兩闑與閾，而別設門限。劉氏駁之云：若有兩闑，則君行兩闑之中，臣行棖闑之中，判然異路，何至貿然而與君同中門，且履其閾，蓋門皆有閾，然門啓時或去其閾，以通車行，惟廟門不行車，故閾不去，而其閾或寬以庳，故行者多至踐履其上。案兩闑之說，經傳無徵，自爲難信，劉氏之駁，亦出肊決，惟廟門不行車不去閾之說，差謂得之。竊謂爾雅以來，解闑者多牽於以闑爲橜，其實闑與臬殊，本射準的也，因而凡植地者皆謂之臬，是橜屬也。闑

字从門，與檿無涉。故爾雅又云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杙當作弋，弋卽檿。此在地之臬，其字明作臬，非閾也。若閾與棖之製，皇氏所言，當得其實。蓋閾惟閉門時設之，門啓則徹，因以爲門中之名，棖則惟啓門時設之。爾雅棖謂之楔，又云樴長者謂之閣，又云檿所以止扉謂之閣。說文閣所以止扉也。若棖閣一物。說文棖杖也，一曰法也。無門旁樹木之誼，以閣誼可以包棖也。若閫梱二字，閫則門限也，其字從門；梱則檿也，字亦作。朱曲禮假梱爲閫，而說文偶脫閫字，故至糾轕耳。梱亦在門，蓋以短木之方者止門，卽用以上車，故史記楚俗患庳車乃高其梱，於是無不高車者，其製蓋猶今之上馬凳，唐謂之上馬石。梱在門，故曰門檿也。

十二月初七日

文字所常用，制度所常著，有習見而人猝不能辨者。如官品階封一事。官分九品，始於曹魏；官品有從，始於元魏；此人所知也。而元魏自正四品以下，又有上下階，至唐因之。宋以後雖無上下階之名，而自二品至九品，每品皆有兩階，計格而轉，則至明猶然，今人皆不知矣。元代正一品自開府儀同三司至銀青榮祿大夫凡六階，從一品光祿大夫兩階，正二品至從四品皆三階，正五品以下皆兩階，明代損之。一品光祿從一品榮祿正二品以下皆兩階。今之階名，大率因元光祿榮祿大夫，元之從一品；資政大夫，元之正二品中階；通奉大夫，元之從二品中階；通議大夫，元之正三品中階；中議大夫，元之正四品上階；中憲大夫，元之正四品中階；惟朝議大夫本唐宋之正五品下階，元代無此名。奉政大夫，元之正五品上階；奉直大夫，元之從五品上階；承德郎，正六品上階；儒林郎，從六品下階；宣德郎爲唐宋正七品下階，元代無此名，明以爲從六正七兩品吏員出身者之階，國朝因之。文林郎，正七品上階；唐爲從九品上階。徵仕郎從七品上階；登仕郎，正八品上階；登仕佐郎，從八品上階；惟修職郎及佐郎古無此名，明代始以爲八品階而降登仕爲九品，

今因之。此階封之大略也。階封者，唐宋謂之散官，元謂之文資，自唐宋以迄元，散官以外，又有爵有勳。自一品至五品，有公侯伯子男，爵也。自二品至從七品，有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勳也。明始去爵，非有大功者不封。而尙有勳。文勳十：正一品左右柱國，從一品柱國；正二品正治上卿，從二品正治卿；正三品資治尹，從三品資治少尹；正四品贊治尹，從四品贊治少尹；正五品修正庶尹，從五品協正庶尹。武勳十二：正一品左右柱國至從六品武騎尉。國初武臣尙有加柱國者。至武階自唐至元五品以上稱將軍，唐自從一品驃騎大將軍至從五品下階游擊將軍，凡十五階。元自正二品龍虎衞上將軍至從五品武略將軍，凡二十二階。猶文階五品以上稱大夫也。六品以下稱校尉，唐每品下階皆稱副尉，元惟從八品稱保義副尉進義副尉。猶文階六品以下偁郎也。國朝惟一二品稱將軍，三四品稱都尉，五品至七品稱騎尉，從加佐字。八九品偁校尉，從亦加佐。此古今之不同也。

至婦人之封，六朝以前見於史傳者，間有國夫人太夫人之封，其詳不可考。唐則一品封國夫人，二品三品郡夫人，四品郡君，五品若勳官三品有封者縣君，此謂職事官及散官並至五品，或勳官至三品又本身已有封爵者，妻方得封縣君，蓋唐宋職事官往往不與散官相應，有職高而階卑者，有階高而職卑者，階不及品者不得封也。爵亦有與官不相應者，如裴休等爲宰相而爵止子男，則其妻止得封郡縣君，不得封夫人也。勳亦有與官不相應者，如中唐以後，縣令往往加柱國，見於制誥中甚多。散官並同職事，此謂散官合品者與職事官同，皆得封也，今舊唐書職官志同字誤爲司。勳官四品有封者鄉君，此通謂勳官，凡至四品且已得子男等封爵者妻皆封鄉君，不專指五品言。母皆加太字。宋史職官志言司封郎中掌外今本誤衍一內字。命婦之號十有四，曰大長公主，曰長公主，曰公主，曰郡主，曰縣主，曰國夫人，曰郡夫人，曰淑人，曰碩人，曰令人，曰恭人，曰宜人，曰安人，曰孺人。自大長公主至縣主，皆列之外命婦者，以別於貴妃至貴人爲內命婦之品五也。故宋初趙普諸女封郡主，高懷

德二女封縣主，王闢之譏其失典，不知其本列於外命婦，猶人臣亦得封王與皇子等班爵不異，則婦人亦得與皇同也。宋制諸王嫡室亦止封國夫人，理宗度宗之母皆止封國夫人，而內命婦亦有封縣君郡君郡夫人者。親王母皆封國夫人。又云：建隆三年詔定文武羣臣母妻封號，宰相使相三師三公王侍中中書令尙書令之曾祖母祖母母封國太夫人，妻封國夫人，樞密使副使知院同知案謂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宣徽節度使封郡太夫人郡夫人，簽書樞密院事三司使封郡太君郡君，以上皆封至曾祖母，惟三司使止封祖母。東宮三太文武二品御史大夫六尙書兩省侍郎太常卿留守節度使諸衞上將軍嗣王郡上國公郡縣公皆母郡太夫人、妻郡夫人，常侍賓客中丞左右丞侍郎學士給事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卿監祭酒詹事諸王傅大將軍都督中都護觀察防禦團練使皆母郡太君、妻郡君，庶子少卿監司業郎中京府少尹赤縣令少詹事諭德將軍刺史下都督下都護家令率更令僕皆母縣太君、妻縣君，文臣通直郎、武臣修武郎以上母妻並孺人。然考本紀載徽宗政和二年十二月乙己定命婦名爲九等，續通考云政和三年詔郡縣稱君，蓋非婦道，且等級無別，於是定爲八等。執政以上夫人，尙書以上淑人，侍郎以上碩人，太中大夫以上令人，中散大夫以上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宜人，朝奉郎以上安人，通直郎以上孺人。蔡絛鐵圍山叢談云，政和中改郡縣君號爲七等，郡君爲淑人碩人令人恭人，縣君爲室人安人孺人，後又避太室人之目，改曰宜人，而志文皆不載。其繁釀無法，皆此類也。元命婦止國夫人郡夫人郡君縣君恭人宜人六階，國朝皆依明制。按八等當從本紀作九等，以夫人有國夫人郡夫人爲兩等也。蔡絛所云七等，當作六等，以孺人本通直郎以上之封，非縣君所改也。縣君止改宜人安人耳。

光緒丁丑（一八七七）八月初九日

通典引鄭衆婚禮謁文有合歡鈴。案周官司几筵後鄭注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是婚

禮又有合歡席也。

初學記引盧諶雜祭法春祠用曼頭餳餠髓餠牢丸，夏秋冬亦如之；夏祠別用乳餠，冬祠用環餠，太平御覽引作白環餠，北堂書鈔引范汪祭典亦作冬薦白環餠，此曼頭二字，始見祀典；唐以後作饅，則俗字矣。

八月二十七日

屠杜二氏本爲一，蓋皆出杜伯之後。故左傳晉之屠蒯，檀弓作杜蕢，而屠岸並爲複姓。國語晉語里克及丕鄭父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于狄章，注屠岸夷晉大夫也，其後有屠岸賈，見史記趙世家，岸夷岸賈，二名無義，自以屠岸爲氏。莊子及韓詩外傳說苑諸書所稱楚之屠羊說，蓋亦同族，謂以屠羊爲業者，子家緣飾之肊說也。余又疑兩屠岸皆當作屠羊，岸羊字相似而誤。屠岸賈漢書古今人表作屠顏賈，顏羊亦一聲之轉。晉之有屠羊氏，猶羊舌氏之比。元和姓纂廣韻王氏姓氏急就章皆祇載屠姓，而系屠岸夷屠岸賈屠羊說於屠下，蓋未之思也。惟通志氏族略載屠岸複姓，最爲得之。

光緒戊寅（一八七八）五月二十七日

自六朝言四聲，往往一字分平仄兩讀，而牽強斄戾，在所不免，近儒多論之矣。如使使二字，虛字之使令役使上聲，實字之使命使者去聲，其分別本無理。左傳之行李，卽行使也，行使字當讀去聲，而借李字則上聲矣。論語子華使於齊，釋文音使所吏反；蘧伯玉使人於孔子，釋文無音，而於下使者音所吏反，云下同，謂使乎也；是陸氏於上使人之使讀上聲，故不發音，朱子集注本則於使人字亦讀去聲矣。此等本古人長言短言急气緩气之別，以理而論，虛字之使令字，當讀去聲，實字之使命字，當讀上聲，既相沿互到而又無一

定，其矛盾處不勝詰也。史傳中凡使使兩字連者，上使字讀上聲，下使字讀去聲，六朝以來定法也。今卽以史記盧綰傳言之，如云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此使字當讀上聲，謂使令也。燕王綰亦使其臣於匈奴，此使字當讀去聲，謂聘使也。又云脫勝家屬使得間，此使字當讀上聲，謂使令也。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此使字當讀去聲，謂聘使也。其它可以類推。此等雖易生轇轕，幾同庸人自擾，而旣有此說，自當辨別幾微。張守節史記正義有發字例略，舉四十二字，使在其一，但云所里反，又所吏反，不言其義。其自言點發蓋詳，今其書不傳，然所舉四十二字中，如從字云訟容反，隨也，又縱容反，南北長也，又從此字誤當作才或作子用反，侍從也，是史傳中凡曰從漢王從高祖者皆當讀如字，而索隱多讀去聲，此亦難別之一端矣。發音正讀，亦何容易哉。

光緒己卯（一八七九）正月二十四日

唐詩及小說往往可以證古訓者，如詩桑柔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執熱猶言當暑，故左傳北宮文子之釋詩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當熱時必濯水以求涼也。杜甫集中有多病執熱奉懷李尙書詩云：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可知唐以前皆如是解矣。漢書張良傳良間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服虔注，汜音頤，楚人謂橋曰汜今本皆改作圯，由宋初張佖妄校改，此以汜通作圯也。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八神部引廣異記，垂拱中太學進士鄭生曉度洛橋下，見一豔女欲赴水，遂載與歸，號曰汜人，是亦以得之橋下故曰汜矣。

七月二十一日

韓詩外傳九所載孔子聞皋魚哭聲事，說苑敬愼篇作丘吾子。蓋皋丘雙聲，魚吾疊韻，古皆通用。南史

孝義韓懷明傳云，懷明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答云：是外祖忌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卽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丘吾之恨矣，正用丘吾子云吾少好學問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之語。梁書孝行傳作虞丘，虞吾亦同音通用，本當作丘虞，校刻者不知其義，妄乙爲虞丘耳。周書及北史儒林樊深傳云，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亦是誤倒。梁書孝行傳論云，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炯江紑謝藺者，亦二子之志歟，吳吾亦通用字；惟云二子，則似分丘吳爲兩人，蓋姚氏偶誤耳。

九月十一日

億安也，从𢡆，𢡆滿也，十萬也。从啻，啻快也，从言中會意。慈銘案，啻卽論語億則屢中之本字也。言而皆中故快，快其引申誼也。段茂堂氏謂億則屢中之億本意字，案意志也，志卽識，故引申爲記意，今作憶者，意之俗也。若億則屢中及不億不信之億，本字皆當作啻，快者決也，啻決而中爲快，故加心作𢡆爲滿，滿亦快足意也。詩毛傳 伐檀楚茨豐年皆同 國語韋注 鄭語 九章算術皆言萬萬曰𢡆，此今數也。詩鄭箋及說文皆言十萬曰𢡆，此古數也。衆經音義卷六引算經云下數十萬曰𢡆，中數百萬曰𢡆，上數萬萬曰𢡆，蓋𢡆者數之成，故上中下數皆由此計數，以𢡆爲滿，故借意字爲之。滿足則安，故加人作億爲安，聲義孳生，本皆一貫。論語之億則屢中，卽左傳之不幸而言中，以言中爲啻之本誼，無可疑也。

光緒壬午（一八八二）五月十五日

都中酒令，有於口字外加二筆各成一字者，凡三十字，又篆文八字，其事最雅，且有益於小學，爲記出之。司台叺見龍龕手鏡，卽呻字。又漢隸以字亦如此。叨召叭占兄号說文嗁，号本字，今作啼號。加另見玉篇音鼻，另別也。叮古

叶只可叵右𠇢 古信字 同石 二字皆非从口，借用之。 𠰻邔 本从邑，見說文邑部，云京兆藍田鄉。玉篇作邔，廣韵在上聲四十五厚，隸變邑旁成阝。 句㕧叱見類篇，从匕卽古化字，音化，開口貌也，亦見集韻去聲四十禡。 叱音昌栗切，亦作尺栗反，呵也，此正音正義。 又音七，聲也，見莊子釋文。 今俗書作叱，與叱混。 谷叭 見玉篇普八切，聲也，類篇同。 吞。 又篆文八字 笑貌，今以听爲俗聽字。 吒 卽叱吒之吒，亦作咤。 字有重惟貤繆至不可詰者，如另字本冎之隸也，冎爲剮人肉置其骨，音古瓦切。 咼字从冎爲音，咼在口部，音苦媧切，口戾不正也，卽今俗歪字。 玉篇以咼爲卽冎字，其謬一也。 別字从冎本作𠛱，隸作別，其後轉寫作別，从口下力。 玉篇口部遂有另字云音𠷏，另別也，其謬二也。 𠷏說文作𠜱，在冎部，云別也，讀若罷，孫愐音府移切，玉篇音補解切龍龕手鏡遂入卑部，出𠜱𠷏二字，云𠜱俗𠷏正，不知咼卽冎之譌，另卽冎之變，而強分正俗，其謬三也。 𠷏以卑爲聲，智光不知偏旁聲義之別，其書出入淆亂，不勝枚舉，固不足怪。 另卽冎字，本無从力之另字。 玉篇是宋人增益者謬收，其云音𠷏另，蓋當時俗間有此語。 然另字究不知何音，韵書皆不收，而今人讀若零去聲，不知何本，其謬四也。 龍龕手鏡一書，所收蕪濫譌謬，多不可訓，而口部獨以爲另卽咼字，咼卽冎字，可知宋以前尙無另字訓別之說也。 其𠷏下亦祇云音彼，相分解也，竝無𠷏另之語。

光緒辛巳（一八八一）十二月十一日

新序義勇篇卞莊子事，全用韓詩外傳卷十之文；說苑立節篇邢蒯聵事，是本韓詩外傳卷八荆蒯芮文而小改之；其文義甚明。外傳於卞莊子奔敵殺七 新序無七字 十人而死，下引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新序引君子曰：三北而 案此誤字 塞責，滅世斷

家，於孝不終也。此全用外傳語，以是非已明，無容贅也。外傳敍荆蒯芮（說苑作邢蒯聵者，邢荆字形聲皆近。聵說文一作䫌，云聵或从𦕻，𦕻芮聲近，蓋即左傳之申蒯。）死齊莊公之難，云吾旣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其斷義可謂至當。說苑意以旌善，更爲忠厚之論，改之曰：君子聞之，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西漢人語先生或單稱生，或單稱先）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此其詞加詳，而意加婉。太傅以戒人之輕生，中壘以褒人之能死，其恉相成而不相背，此西漢兩大儒之格言，後人所當玩味者也。又說苑立節篇所載楚申鳴遇白公之亂，白公刼其父以招之，申鳴不顧，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歸賞之，申鳴自殺，事亦本之韓詩外傳卷十。外傳引詩曰：進退維谷，以斷之誠，以行不兩全，名不兩立，人生至此，忠孝兩窮，君子悲其遇可也。說苑不加論斷，以不忍論也。後漢趙苞之事正同此，而威豪更有城守之責，又親受其母決勉之言，則勢更無它顧。是以蔚宗列之獨行，世無閒言；温公通鑑亦無貶辭。自綱目爲責備之文，於是宋明愚儒，皆謂其處置未當，紛紛論辯，以迂謬之見，爲不關痛癢之談，亦可謂不樂成人之美者矣。夫朱子吾不敢言，不知趙師淵尹起莘輩設身處此，將何如也？又新序義勇篇載齊莊公之難，陳不占將赴之，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止之。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往，聞戰鬥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此亦本之外傳。今本外傳無此文；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九引外傳有之，

而文加詳，其下斷之曰：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此皆與人爲善之辭，不責難，不求備，中材以下可以勉爲也，西漢諸儒所謂微言大義。此等最有關於世道人心，特錄出之。陳不占事孟子有求全之毀，趙注引之，作陳不瞻。僞疏不知所出，焦氏正義引外傳文，而以陳不占謂卽申蒯，蓋焦氏不知外傳及說苑又有荆蕢芮事也。

光緒甲申（一八八四）十月二十九日

西湖志載陳贄，字維成，餘姚人。洪武間以薦授杭州府學訓導，徙居錢唐，寓昭慶灣，官至太常少卿。錢唐志云、由訓導擢翰林待詔，進太學博士，命教內豎，人咸親之。嘗和宋人董嗣杲西湖百詠，天順中合刻以傳，今收入四庫。天順中，錢唐陳知府敏政百詠唱和詩序稱太常少卿會稽陳維成先生，嘉靖中河南周王重刻序亦稱會稽陳太常少卿。錢唐志稱所箸有自怡客屋諸詩稾。明詩綜載馮瑜，字叔瑜，一字大美，號越南，會稽人。建文中，官河南道監察御史，寓居嘉興之烏墩。卽今烏鎭 宣德中，與烏墩人儀鑾司序班趙伯高巘等爲九老之會，時人有詩紀其事。御史箸有石軒集。今紹興府志皆不載。其後人猶居城西北四十里移風邨，地屬清風鄉，與安昌鎭鄰，俗呼儀風。有故宅曰都諫第。

十一月十九日

庶吉士之設，皆謂始於永樂二年甲申楊相等二十八人比二十八宿，又增周忱一人，謂之挨宿。不知此乃成祖命解縉於庶吉士中選二十五人，并一甲曾棨等三人進學於文華閣上親教之。是科庶吉士有六十人，其蕭省身李昌祺等皆仍在翰林院讀書也。庶吉士始於洪武十八年乙丑科選陳淇等，其一甲三人丁顯練安後以字子寧行 黃子澄 一作花綸，以子澄爲二甲第一。皆授修撰，入翰林，亦始於是科。至二十一年戊辰科，始定一甲一人任亨泰 或作黃觀者誤，觀乃二十四年辛未科會元狀元。授修撰，第二人唐震、第三人盧原質授編修，至今因之。

惟建文二年庚辰科一甲胡靖王艮李貫皆授修撰。又翰林以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爲堂上官，侍讀侍講五經博士典籍待詔爲屬官，編修檢討爲史官，典簿孔目爲首領官，始於洪武十八年。至正統七年，於京師玉河西岸建翰林院，正堂三間，中設大學士學士及侍讀侍講學士公坐，左爲史官堂，以居編檢等，右爲講讀堂，以居侍讀侍講等，亦至今因之。

十一月二十三日

得王醉香書，贈厚朴花一匣，即復謝槁使二千。厚朴者，榛木皮也。廣雅：重皮，厚朴也。今以榛爲梓栗及荆榛字，而不知是厚朴矣。厚朴本以出安南者爲良，名醫別錄云：生交阯寃句。然寃句今曹州，而無有以爲貴者，越南近亦不佳。以四川出者爲上，河南次之，以厚而色紫皮卷者爲上品。其花瓣長而厚如皮，亦紫色；以煎茶，氣清而和，藥中鮮用之者。然蘇頌圖經云：厚朴紅花而青實。李時珍綱目云：五六月開細花。則今之所謂花，恐仍是皮之近花者耳。

光緒乙酉（一八八五）六月初七日

張彥遠法書要錄引何延之蘭亭記，言太宗使蕭翼取蘭亭事，委曲甚詳。延之言：開元初，至會稽，親得其事於辯才弟子玄素。玄素時居雲門寺，年已九十餘，似所傳當不謬。而嘉泰會稽志載汝陰王性之銍考古引劉餗傳記云：蘭亭叙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弟子辯才得焉。文皇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及知在辯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王府。性之謂劉餗父子世爲史官，以討論爲己

任，於是正文字尤審。則辯才之師智果非智永，求蘭亭敍者歐陽詢，非蕭翼也。此事鄙妄，僅同兒戲。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尫殘老僧，敢靳一紙書耶？儻欲圖之，必不狹陋若此。況在秦邸，豈能遣臺臣？放翁謂餗所云殊有理。然辯才所住永欣寺卽古之雲門，今號淳化寺，有蕭翼宿雲門東客院留題二詩。吳傅朋記閻立本畫，其跋猶存。立本太宗時人，蓋亦親見當時事者，恐不可盡棄。慈銘案：寺觀題詩，或出後人傅會。至吳說跋閻立本畫，謂蕭翼詒辯才，旣見蘭亭眞蹟，卽出太宗詔札，以字軸寘懷袖，則情事又與延之所記不同。太宗卽有此事，何至當時便形圖畫？然餗謂事在武德二年，則是時太宗方與劉武周宋金剛等苦戰河東，會稽爲李子通沈法興等所隔。雖嘉泰志引唐太守題名謂龐玉以武德元二年授越州都督，然考玉時方討梁州山僚，未必能遽至。太宗倥偬戎馬，何暇辦此？延之記謂取蘭亭時越州都督爲齊善行。善行爲都督在貞觀十七年，則理當然也。至延之記稱蕭翼爲監察御史，所攜御府二王雜帖數通，不云有心經。翼得蘭亭後擢員外郎，加五品服，並無西臺御史、觀察使等稱。趙彥衛雲麓漫鈔辨此事云：開元二十二年初，置采訪使，至德三年改爲觀察使，太宗時焉得有觀察使？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太宗時焉得有西臺御史？三藏記貞觀十九年翻譯經文，心經預焉，右軍時焉得有心經？四庫提要稱其考核有根據，不知此等皆宋人所增飾，唐人絕無此言。有唐一代，無所謂西臺御史者。惟宋以洛陽爲西京，宋初有御史分司者，稱西臺御史，故不知官制者以加之唐。唐稱洛陽爲東都，有留臺，亦有分司御史。如吳說之跋稱閻立本爲右丞相，不知唐高宗及玄宗時止有左相、右相，無右丞相之稱，說亦以南宋之官稱唐人耳。要之，陳隋以前，蘭亭敍不甚重，唐初，虞褚諸人始盛推之。太宗雅好二王筆法，自後代加夸飾，遂以此爲書家極軌，流俗影撰，丹

青日滋，如玉匣殉昭陵等事，皆不足深信。晁補之等至以此爲太宗累，何異癡人說夢。蕭翼計賺辯才事，或由太宗篤好，不欲以萬乘之威，強劫緇流，故於幾暇怡神，作此游戲，存之以爲佳話，點綴名山，歆豔藝苑，未始不可，不必深辨有無也。

七月十八日

人主於生日立節名，始於唐明皇，其改千秋節爲天長節，載於舊唐書本紀及王虔休傳，而世罕知者。嘉泰會稽志卷七長觀下云：天寶七載，改千秋爲天長地久節，則它書所未見也。志又云：寺本官署之名，後漢浮屠初至洛陽，館於鴻臚寺，及建精舍，因冒寺名曰白馬寺，隋更其名曰道場。又云：初釋氏自達摩至慧能以來傳禪宗，然禪院皆寓律寺；至百丈山懷海，始創爲禪居，乃不復寓律寺。又云：凡寺院冠以大中二字，皆廢於武宗而復於宣宗者，惟祥符非是（此指府東北三里之大中祥符寺，本唐之中和水陸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改）。此三則皆梵字故事，世人亦鮮知也。

八月二十三日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下文：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慈銘案：鄭君之意以冬至可云日至，不可得云長日至；惟春分後日漸長，始爲長日之至。建子之月祭天曰圜丘，建寅之月祭天曰郊；圜丘以配夏至之方澤，皆因地之自

然，郊乃築壇爲之。分別畫然，不容稍混。其謂周之始郊日以至者，乃記禮者誤據魯禮以爲周禮，故曰此說非也，明斥記文之誤。其於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語，一篇之中凡兩引之，此自有堅據，古書卓然不疑，必非僅以乾鑿度單文孤證而輕駁禮文也。自王肅妄以爲郊卽圜丘，僞造家語以實之，於是郊丘始亂，千載以來，說如聚訟。孔作正義，雖例不破注，而實左袒王說。自宋以後，攻鄭者益多。馬昭申鄭云：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以迎之。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數語簡盡，足以息喙矣。

光緒丙戌（一八八六）正月十七日

讀陽明先生與王天宇書，皆辨致知誠意之恉，直截了當，絕無葛藤；其他支離之說，皆門人附益之耳。

四月初三日

余於壬申廠市購明人李在畫水墨山水直幅，其懸磴結屋外爲石闌，筆意如篆籀。市兒韜之以錦，題爲宋畫，索直三十金。余諧以六金，不得。去年廠廟購國朝人李世倬畫水墨屋樹直幅，臨晁无咎本，茅堂三間，外峙高木，疏籬環之，意致蕭閒。索直十六金，諧以四金，亦不得。李畫都中屢見，亦多贋本，所見以此幅爲最。兩事常不去懷，今錄二人行略於此，以當畫餅。

朱謀垔畫史會要云：李在，字以政，由莆田遷雲南，宣德時，與戴進同直仁智殿。山水細潤處宗郭熙，豪放處宗馬遠夏珪；自戴進以下，一人而已。人物八面生動，四方重之。案所目皆不甚塙。余所見者蒼深高淡，頗法雲林。張庚畫徵錄云：李世倬，字漢章，號穀齋，三韓人，隸漢軍籍，都統高其佩甥，官至副都御史。山水人物得指授於王翬馬逸，而上法吳道子。案所稱與余所見者俱不甚似。花鳥果品得舅氏指墨法，而易以筆，故各臻其妙。

嘗奏事，高廟命就皋塗精舍圖御製詩意，稱旨褒獎，時以爲榮。亦工詩。案畫如梁之陸氏，唐之李氏，蜀之黃氏，宋之米氏、馬氏、趙氏，元之趙氏，明之文氏，國朝之王氏、惲氏，皆世爲名家，而明之黃鶴山樵王叔明爲趙松雪甥。宋葛長庚字如晦，閩清人，後至雷州繼白氏，名玉蟾，字以閱，又字象甫，案四庫提要云：長庚字白叟，別號白玉蟾，與此異。然白叟之字則爲此所遺。號海瓊子，又號海南，又號蠙菴及瓊山道人、武夷散人、神霄散吏，居武夷山。甯宗召至闕，封紫清眞人。善畫梅竹，間自寫其容。自來字號之多，無如此者。國朝仁和金農畫梅，師白玉蟾。農字□，號冬心，又號壽門，別號稽留山民，又號昔邪居士，又號心出家盦粥飯僧，其別號之多，蓋亦師玉蟾也。國朝龔賢，又名豈賢，字半千，又字野道，號半畝，別號柴丈人，崑山人。性孤僻，山水得北苑法，亦倣梅道人。流寓金陵，爲八家之一。嘗自寫照，工詩文，行草雄奇。秀水王概山水學龔賢，概初名改，亦名匄，字安節。王止仲自號淡如居士，倪元鎭自號幻霞生，別號荊蠻民，又曰淨名居士，又曰朱陽館主，又曰蕭閒仙卿，又曰雲林子。又嘗變姓名曰奚元朗，亦曰元映。王孟端紱自號九龍山人，王履吉寵本姓章。自號雅宜山人，戴文進自號玉泉山人，沈石田自號白石翁，王元渚心一自號半禪野叟，文與也自號南雲山樵，金孝章自號不寐道人，王煙客又號西廬老人，王湘碧鑑又號染香菴主，王耕煙又號淸暉主人，惲南田又號白雲外史，又號雲溪外史，又號東園客，王蓬心又號蓬樵老蓮，又號柳東居士，徐俟齋自號秦餘山人，張浦山自號瓜田逸史，又號白苧桑者，又號彌伽居士。吳道子中年用筆如蓴菜條，其傅采於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謂之吳裝。王陑子山水峯巒幽致，別是一家。世之言山水者，稱陑子頭，道子脚。關仝亦作同，又作童橦。於山水深造古淡，如詩中淵明、琴中賀若，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安定胡翼主人物。翼字鵬雲，繪道釋、人物、車馬、樓臺，種種臻妙。嘗

臨摹古今名筆，目之曰安定鵬雲記。畫家以唐爲極盛，孫位、關仝、荆浩，皆唐末人也。浩然隱太行之洪谷不出，自號洪谷子，當爲唐之遺逸，尤不得入之僞梁。唐自李思訓昭道父子爲北宗，王維爲南宗；其合南北宗爲一手者，惟南唐之董源乎。北苑歷仕中主後主，時官後苑副使，入宋，未仕，不得爲宋人。

七月二十一日

閱楊野鶴長江無盡圖卷。用筆輕蒨而工細，設色極秀，江南春麗，宛在目前。卷尾自題云：青溪老人寫長江無盡圖六十卷，此爲第一卷春日，每當窗明几淨，抽豪仿右丞筆意。康熙乙酉春三月野鶴楊晉。考畫徵錄云：晉字子鶴，號西亭，常熟人。山水淸秀，爲王翬高弟，兼工人物、花卉、寫眞，皆足名家，尤長畫牛，卒年八十餘。畫家以煙雲供養，多享大年，亦視其人胸次蕭然，澹於榮利，寄意績事，寫其天眞，無取刻畫細徵，窮狀瑣屑，乃能游神巖壑，頤性景光，窮而不憂，仕而不溺。故倪雲林七十有四，張伯雨七十有二，黄子久八十有六，王元章七十有三，沈石田八十有三，其世父南齋貞吉亦八十餘，文衡山九十，其子三橋彭七十有六，文水嘉八十有三，從子五峯伯仁七十有四，陳眉公八十有二，王仲山問八十，李九疑日華七十有一，程松圓七十有九，王煙客八十有九，王圓照八十，文與也七十有二，王麓臺七十有四，王石谷八十有六，王蓬心七十餘。唐末荆浩山水皴鈎布置，俾後學畫者得有由徑。郎瑛七修類稾嘗謂夏士良之圖繪寶鑑宜於諸家下補言其畫法，如董源則曰山是麻皮皴之類，馬遠則曰山是大斧劈兼丁頭鼠尾之類，如是則二人之規矩已寓目前，而後之觀其畫者亦易。此不易之論也。明唐元生繪事微言有云：佛道、人物、牛馬，今不如古；山水、林木、花石，古不如今。眞名言也。佛道、人物所以今不如古者，古法渾樸，能追神肖力，又設色濃厚，副

其光相；後世惟務巧密耳。又云：作畫以氣韵爲本，讀書爲先，國朝王蓬心以宿雨初收、曉煙未泮八字授潘蓮巢恭壽，以爲山水眞言，此皆學者不可不知。朱子嘗自號雲谷老人，又號滄洲病叟，又號雲臺眞逸，見宋本易學啓蒙序。儒家理學，亦有山水風流。揚補之祖揚子雲，其自書姓从手不從木，然揚、楊實一姓也。補之自號逃禪老人，又號淸夷長者，鄭所南自號三外野人，皆有深意。補之屈於秦會之，累徵不起；所南宋亡後，自變其名曰肖曰南，以示不忘趙氏，臨殁，自題其主曰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此皆風睎箕潁，節媲首陽。故補之梅花寄神天外，空枝疏蘂，澹遠如無；所南畫蘭，根不土著，離披散逸，無迹可尋，豈撫規寫矩者所能學步？若國初八大山人朱耷，字雪個，號个山。筆意縱放，已有傖氣矣。朱本石城王孫，甲申後爲僧，以持八大人覺經，故號八大山人。其畫流傳頗夥，亦多贋本。前年余於廠肆見其大幀山水一軸，蒼渾奇恣，樹長二丈，亦其傑出之作。

七月二十三日

夜以文獻通考選舉志校宋史選舉志。唐宋每科總目，賴有通考此志，班班可攷，狀元、省元姓名亦幸將此以傳。明代及國朝實錄，每科皆書賜某某等若干人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意宋代實錄亦如此，續通鑑有記有不記，其例非也。至三元之稱，向謂起於唐之張又新。然唐時進士僅有解試及禮部省試第一者，即爲狀元。雖武后載初元年時尚睿宗居位，武后稱制。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案諸書皆作城，疑當作成。通典雖謂殿前試人自此始，然通考謂此如後世之省試，時試士尚屬考功員外郎，武后自詭文墨，故於殿陛間下行員外郎之事，非省試之外，再有殿試，案馬氏之說是也，故曰貢人者，謂天下所貢之人，非已試禮部也。其後訖唐世，惟賢良方正及宏詞諸科試於殿廷，故曰制科。若進士未有試殿中者，雖以長慶元年因人言禮部侍郎錢徽取

士不公，敕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白居易重試，亦未云在殿廷；且雖覆落狀元鄭朗等十三人，止取温業等三人；而未聞温業稱狀元。　惟武翊黄稱三頭者，謂解頭、狀頭，又中宏詞敕頭，故曰三頭。　而摭言亦曰張又新時號張三頭，注云：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　蓋唐人登第後，須再中宏詞、賢良及拔萃諸科方得官也。　唐人雖有狀頭、狀元等稱，然宋登科記總目所載自開寶六年以前，進士第一人皆坿曰榜首，至八年以後則曰狀元矣，蓋竟以爲官稱，觀宋庠呂誨事可見。雖朝廷亦稱之矣。　通考謂開寶初年，李昉知舉，下第者訴牓不公，太祖於講武殿命題重試，御試自此始。　昉等所取十一人，重試共取二十六人；然於昉等所取十一人內祇黜武濟川一人，餘十人則高下一依元次，而續取十六人不過坿名十人之後。　至八年覆試禮部所取士，於講武殿內出試題，得進士三十六人，以王嗣宗爲首，而禮部所定第一人王式居第四，於是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　是殿試有狀元起於王嗣宗，而此後如太宗端拱元年不廷試，則止有省元程宿。　至神宗以後，遇諸帝諒闇中，皆不廷試，謂之不臨軒，則卽以省元爲狀元，迄於宋世。　而高宗紹興八年、孝宗隆興元年非在諒闇，皆不親策，亦以省元爲狀元，是非每科必有狀元也。　王厚齋小學紺珠載三元祇宋之孫何、王曾、楊寘、馮京四人，蓋考之審矣。

光緒戊子（一八八八）三月二十一日

左傳桓二年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　正義引服虔注：藻，畫藻；率，刷巾，禮有刷巾。　杜注以藻率爲藉玉之韋，是一物，而駁服說禮有刷巾事無所出。且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不當舉拭物之巾。案服蓋讀藻爲繅，讀率爲帥，帥爲帨之本字，訓佩巾，古率帥字通，後人通假爲䢦𧗿字，是服說非無所出。　惟

單以藻字爲繅藉，既近不辭，而與刷巾亦非同類，且巾何足以昭數？孔說亦是。藉玉用韋，飾刀用革，鞞是刀室，古謂之刀削，以革爲之，鞛是刀本，所謂刀環，亦以革裹之。刀鞞飾以珧曰珌；諸侯則以玉鞛飾。以玉曰琫，諸侯則以金。珌古作琿。故舉物之同類言之。繅藉、刀飾皆有命數，故曰昭數。繅藉謂之率，古雖無徵，疑當時有此語，如鞶厲之比，古人行文往往用它字足成之。鞶厲之鞶，當讀如周禮巾車玉路樊纓十有再就之樊。鄭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賈服及杜氏皆以鞶爲紳帶。不知上文帶裳幅舄之帶是紳帶，故與裳並言，杜注以爲革帶者非。此句鞶帶游纓皆主車馬之飾言，游卽巾車大常十有二斿之斿，纓卽樊纓之纓，禮家所謂當胸後，鄭以爲馬鞅者，是也。馬鞅夾馬之頸，猶人之冠之有纓結於頷下。樊纓斿皆有多少之數，故曰昭其數也。解經不必求新，惟比類合誼而已。今日因授僧喜此傳，略一發之。

七月初十日

演戲有崇臺一齣，晉郤克聘齊及鞌之戰也，本之列國志演義，全用穀梁傳，以郤克爲眇，孫良夫爲跛，與左傳、國語不合。夜與僧喜輩講三傳，因爲坐客言，卽此一事觀之，可知公、穀皆不免道聽途說，遠不如左傳，而穀梁又因公羊而傅會之，愈失其眞。是時衞齊方相仇，竝無四國同聘齊之事。左氏傳惟云：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雖不明言跛，而跛可見。國語亦祇云：郤子聘齊，婦人觀而笑之。公羊云：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或跛或眇。則增一同聘者，而以眇屬臧宣叔。穀梁更益其事，同於兒戲。唐陸質以街談巷議訾之，是也。蕭同叔子，公穀皆作蕭同姪子，范氏集解不知蕭同叔爲蕭君之名，而曰：同，姓也；姪子，字也；固謬。至云：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此語必有所本，非武子所能造。

左氏但云帷婦人使視之，不言何人。其後頃公朝晉，郤克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先曰婦人，曰使，其爲非母可知，郤克之對頃公斥言婦人，亦非其母可知。國語亦止謂齊頃公使婦人觀，是左氏並不以笑客爲齊侯母。後人因其下言郤子欲以蕭同叔子爲質，而國佐稱爲寡君之母，遂以笑客者爲卽頃公之母。公羊從而實之，曰：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棓而闚客。國君之母，何至上蹋懸絕之板以闚人？据何氏解詁是直齊東野人之言。穀梁先云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後云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所敘較公羊爲近理。范注齊侯與姪子同母異父昆弟，不欲斥言齊侯之母，故言蕭同姪子之母，兼忿姪子笑，其語亦有斟酌。蓋郤克忿其女之笑，因欲質其母以脅齊侯，誠以笑客之婦人不足爲輕重也。國語載齊侯朝晉，郤子有以慭御人之言。韋注，御人，婦人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己者，是竝不以婦人爲君母也。左氏以蕭同叔子指頃公之母，穀梁以蕭同姪子之母爲頃公母，亦傳聞異辭。近人歸安董氏增齡國語補注謂左傳兩蕭同叔子下俱脫之母二字，亦近臆說。鍾氏文烝穀梁補注以穀梁兩之母字爲衍文，尤誤，蓋過信公羊也。史記大抵本左傳，而亦參用公羊，故改帷婦人曰使夫人帷中，改婦人笑曰夫人笑，失輕重之倫矣。鍾氏又謂穀梁傳季孫行父禿云云，姑廣異聞，原不深信，此猶公羊以叔術妻嫂爲賢，孔顨軒通義謂自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句以下皆傳所不信，聊廣異聞，皆曲護本經之辭。然公羊彼傳下文載公扈子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云云，則猶可謂傳所不信。若穀梁此傳自冬十月下鄭重言之，尙得謂姑廣異聞乎？左傳止云郤子怒，公羊云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穀梁甚之曰：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夫豈有謀伐人之國，而卽在其國終日言之者乎？昔人謂作穀梁傳者似已見公羊，其說是也。

十月初三日

考木蘭本末，當以宋氏過庭錄之說爲是。詩中所云可汗者，突厥啓民可汗也；天子者，隋煬帝也。宋氏謂木蘭之父蓋啓民部落人，時啓民屢與其兄弟都藍可汗雍虞閭相仇殺，文帝遷之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河南爲今陝西榆林府西北邊牆內外地，故有朝宿黃河、暮宿黑山之語。慈銘案：詩人之言雖多文飾，然玩詩中當戶理紅妝、對鏡帖花黃等語，必非胡女。考隋書突厥傳，自文帝開皇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擊都藍，明年遂遣漢王諒、高熲、楊素等分道出兵，是爲助啓民出師之始。直至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民及妻義成公主來朝行宮，是時都藍可汗早死，嗣之者步迦可汗，屢爲楊素等所敗，奔吐谷渾，兵爭始息。蓋兵士久戍者，皆得歸，故有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之語。時雖命親王上相督師，而史言上發兵助啓民守要路，蓋征戍者兼爲啓民所轄，其後功賞亦當由啓民請之，故有可汗大點兵及可汗問所欲等。若本啓民部落，安得云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一宿黃河、再宿黑山，不過甚言其行之火速，一日千里，豈可實計路程？且其詩云當戶織、云機杼聲，豈胡中所有之事？又云：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正形其爲中國之女，未嘗聞胡語也。玩將軍二語及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確是隋人語，已開唐音之漸。文苑英華卷三百三十三歌行征戍門，載此詩所注異同頗詳，其題韋元甫名，則誤合樂府詩集中所載後篇爲一人作也。

十月二十二日

(全二册)

統一書號：17018·61

定　價：5.70 元